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八冊目次

國初羣雄事略十二卷

清錢謙益撰
民國烏程張氏刻通園叢書本

雲間志畧二十四卷

〔明〕何三畏撰
明天啓刻本

國初羣雄事略十二卷

〔清〕錢謙益撰

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國

初

羣

雅

事

時

十

二

養

國初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毫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
斯年而別將脫眞龍於魚腹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
揚之於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
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效類先鳴淮徐響應漳城遙借聲勢
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遙寇也儼
然踞坐堂皇指揭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滁陽既歿孤軍無
倚假樂城之虛名噬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
定臺城開吳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
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虛而淪爲灰劫矣嗟
夫安靈之假甲寧逆耳于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于德慶

國初羣雄事略序

國初羣雄事略序

漢祖天授不諱受命于牧羊光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
是繫以年月疏其終始倣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
觀焉昔張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即眞
宜以更始之就建于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高皇
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夏志割據也次東吳
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
焉於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
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攻出姦佞寵賂於屬盜章紀綱爲之
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蹕于臺端高郵之圍
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于城下省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
之寶賂直達于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斬而曠林之干戈相尋

於闕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
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仰觀
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不云乎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
與天無極可也

舊史官錢謙益序

國初羣雄事略序

國初羣雄事略序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宋小明王

姓韓氏至正十五年二月卽位於毫建國號曰宋改元龍鳳又號小明王在位凡十有二年丙午冬十二月殁於瓜步

至正十一年卯辛五月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爲號陷潁州初潁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誘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

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元史順帝本紀

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世欲立事功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皆不克行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潁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鑿石入止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驚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貧富不均多樂從亂不旬月聚殆數萬人葉子奇草木子

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雙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妖寇遂乘時而起朝鮮中元史續編

至正十一年潁州遂安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是年芝麻李稱王

五月潁川紅軍起號爲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得名也其始出趙州欒城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起潁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朱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斯黃者宗彭瑩王和尚推徐眞逸爲首陷德安沔陽安陽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三王孟海

馬爲首布三王號北鎮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鎮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爲首庚申外史

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略曰趙王璽於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兵誅之雖卽擒獲而亂階成矣草木子

十二年五月監察御史微德帖木兒等言河南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元史

王申命同知樞密院事赤赤以兵討劉福通授以分樞密院

印元史

朝廷聞紅巾起命樞密院同知赫爾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類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同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沈湑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務赫爾禿馬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卜阿卜者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爲笑其後赫爾死於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庚申外史

是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礮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元史

六月汴梁路同知黃頭守項城縣被執不屈死時向乘鄉

國朝通鑑卷一

通鑑卷一

椰海戌項城謂子伯忽都姪阿刺不花等曰彼虜新執黃頭勢驍突甚與其坐斃孰若進討苟天未厭亂吾一門不忝卡尙書矣伯阿等曰大人誓許國兒輩何愛死遂力戰多所殺獲卒以援絕咸死之七月安東萬戶朵哥十戶高安童並中流矢死順川王達至正十一年大小死節臣詩後序西臺御史張桓謝職居礮山縣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仰天誓叱屢唾賊面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元史

王達序云妻孥九人并遇害

八月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反元史太廟實錄作趙均用

國朝通鑑卷一

四

通鑑卷一

之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因突入其半在外夜四更城內熱四火城外亦熱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爲一城內外吶喊相應城內四人奪軍仗斬關城外四人突入同聲叫殺民皆束手從命天明樹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有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脫脫觀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元不復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盡誅乎其後張士誠起淮海趙明遠起徐州毛貴起山東明元帥起四川獨本朝龍興江南即以建康爲天下根本先是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

築郊壇於南門郊天受命改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
丁未也豈不驗哉 庚申外史

新州羅田縣徐貞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鄧普勝等以妖術陰
謀聚眾遂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 元史

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畝至十萬 元史

九月汝寧知府完哲府判福祿護國連抗十日城垂陷仰
天呼曰臣等義不辱竟投水中 王達詩序

壬子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
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 元史

汝頤之聞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
之脫脫乃奏以弟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軍

十餘萬討之 元史脫脫傳

十月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兒討河南 元史

十二月辛丑也先帖木兒復上蔡縣擒韓咬兒等至京師誅
之 元史

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兒河南萬戶察罕相繼死南陽

臥龍岡下 王達詩序

十二月布三王陷鄧州襄陽 庚申外史

至正十二年 庚申正月命達魯曾爲淮東添設元帥統領兩淮
所募鹽丁五千討徐州 元史

淮東元帥達魯之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墮丁可
以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亦上言墮丁本野夫不如募

城野趨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
帽號曰黃軍脫脫用以攻徐州一鼓克之 庚申外史

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遂陷湖廣 庚申外史

是年正月定遠縣富民郭姓者燒香聚眾稱亳州制節元
帥十一月起定遠縣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克
曹州 俞本皇明紀事錄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起
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三月壬子河南左丞相秦不花克復南陽等處 元史

秦不花弘剌吉氏老章出師久無效詔秦不花將兵往代
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聲大
振 元史秦不花傳

脫脫調阿剌吉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剌
吉攻平汝寧城 庚申外史

辛酉命親王阿兒麻以兵討商州等處賊以鞏卜班知行樞
密院事 元史

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衛漢軍合愛
馬韃靼軍合數萬取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醉臥
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聞死人得其屍死人
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 庚申外史

閏三月甲戌朔

大明太祖高皇帝起義入於濠州 太祖實錄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軍竄退屯朱儁鎮元史

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殘卒屯朱儁鎮朝廷以爲不習兵命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元史脫脫傳

也先帖木兒總精兵二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計億萬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運糧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谷汝也遂離城四十里朱儁鎮屯焉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庚申外史

詔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東討荆襄賊克復忠萬鎮

國朝通鑑紀事本末

七

通鑑紀事本末

雲陽等州四月復歸州進攻夔州誅賊李太素等遂平之元史

五月答失八都魯到荆門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破之元史

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襄咬住兵既平江陵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十萬官軍

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敗賊於蠻河進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僞將三十人腰斬之賊閉門不復出乃相視形勢內列

八翼包絡襄城外遣八營軍岷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城中之人縋城爲內應五月

朔日破之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九月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總兵復徐州屠其城芝麻李遁走元史

紅巾芝麻李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擊

賊之城堅不可猝拔用也速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賊困莫能支也速攻入其外郭明日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

黃藏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僞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詔部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元史脫脫也速傳

芝麻李據徐州元命脫脫總番漢兵數十萬平之改爲武安州皇明紀事錄

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

國朝通鑑紀事本末

八

通鑑紀事本末

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庚申外史

趙君用彭祖住率餘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擊之龍飛紀略

彭祖住實錄作早住彭大之子也奔濠州者當爲彭大其詳見濟陽事略中

是歲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同起義兵元史

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家河南爲潁州沈丘人幼篤學嘗應進士舉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

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

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

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元史察罕傳

潁州沈丘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復羅山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庚申外史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壬午元將賈魯卒於濠州軍中元兵解圍去元史賈魯傳

十二月陝西平章政事李羅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魯復均房等州詔字羅等守之

附錄事略卷一

國朝典章

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武當山寨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僞將趙明遠木驢寨十四年正月復峽州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至正十四年甲午三月丙子潁州陷

五月甲子安豐正陽賊圍廬州

十月戊戌詔答失八都魯及秦不花等會軍討安豐元史

十一月答失八都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元史

龍鳳元年至正十五年閏正月我

太祖取和陽遂守之龍飛紀略

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

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命甲士擄殺遵道福通遂爲丞相後爲太保元順帝本紀

至正十五年乃小明王龍鳳元年稱帝於亳後遷都安豐號宋徽宗九世嫡孫臣民稱爲主公實韓哥哥之子也小名林兒太保劉福通等扶以爲主於時上受節制元本史事錄

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高僧鴻猷錄

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奉韓山童爲主公分兵攻掠其下有

附錄事略卷一

國朝典章

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則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草木子

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遵穎川遂爲紅軍舉首先

是伯顏爲丞相馬札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

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爲掾史既

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庚申外史

馬鑑壽州人年十四爲盛文郁養子冒其姓文郁卒鑑代

領其眾居安豐自爲同僉我師教安豐鑑遂來降復馬姓

官至前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二十七年卒賈錄

三月郭子興卒四月汝顏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等迎韓山

童之子林兒爲帝居于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諸

將推張天祐往天祐尋自毫歸蕭杜遵道極推子與之子爲
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邪遂不受太祖實錄

汝頴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君都于毫時羣
雄是其門弟子皆從之韓林兒造言宋苗裔也時王甫卒
歸葬潯陽未久閭閻造言門弟子孰先後之創亂之功
孰魁況孫德崖以潯陽部將意欲統潯陽之眾其子聞之
懼辭不能以文召 上代辨 上總兵於和陽日與元戰
諸戰將嗣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眾禦胡則朱往不
然則公往張遂代往 上發兵及親率將和陽西南民寨

國朝建康府志卷之十一

節次削平張自毫歸蕭亳州杜遵道文憑授潯陽王子爲

都元帥張爲右副 上爲左副皇明本紀

郭元帥卒眾奉其長子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次之

上次之俞本皇明記事錄

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後以諸將議欲

藉爲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高岱鴻錄

六月

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

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

大明從而取之元史順帝本紀

置太平與國寶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太祖實錄

六月我 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陸深平胡錄

十一月郭元帥張天祐戰歿 太祖獨任元帥府事俞本紀事

錄

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攻夾河賊大破之元史

六月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爲其所敗將士奔潰

九月至中牟圍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其子

李羅帖木兒相失劉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李

羅帖木兒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堤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劉福通劫敗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雅陽庚申外史

賊陷懷慶命河南行省右丞不花討之元史

國朝建康府志卷之十一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元史

主遁於安豐元史

香軍陷安豐二月陷和州三月破廬州宣讓王棄城由浙

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寧國遂據江東

既而池州安慶尋皆敗歿庚申外史

是歲察罕帖木兒與賊戰於河南北屢有功元史

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鄆許嵩雄察罕帖木兒兵

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其鋒賊乃北渡盟津校

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河北遂平

元史察罕傳

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丙申

三月庚寅

大明兵取集慶路元史

三月答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答失八都魯墜馬字難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禦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太祖實錄

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我太祖總其事以李善長爲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各分房掌事至是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得專征伐因置前後左右中翼元帥府元史紀事本末

是月毫都陞上爲樞密院同僉以帥府都事李士元爲

經歷尋陞上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故元帥郭天敘弟天祐爲右丞經歷李士元改名善長爲左右司郎中以下諸將皆陞元帥元史本紀

八月李武佳德破商州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元史紀事本末
九月庚辰汝頴賊李武佳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述律杰戰死元史

潼關失守哭參政述律杰存道詩云十月三日天地昏將軍拒賊死轅門火飛華嶽三關破血浸秦川萬馬奔望越伍胥徒扶目戰貧先軫不歸元北風吹盡英雄淚倚劍悲歌一槍魂張嘉祿集

通賢贈張直言南歸詩云載憂山東盜兵禍久連結誰憐鄭生拼竟墮韓侯諸注云參政述律存道事與鄭食其同通賢金臺集

壬午蒙古王斌納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以兵守之丙申潼關復陷伯家奴兵潰蒙古王復以兵取之李武佳德敗走戊戌賊陷鞏州及陝州元史

是月察罕帖木兒復陝州及鞏州復襲敗賊兵於平陸安邑元史

賊西陷陝州斷彼通勢欲趨秦晉答失八都魯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棹

陵立柁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縣晉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元史察罕傳

十月乙丑淮安城陷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元史續編

汝頴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與青軍攻圍日急總兵者按兵不救城中艸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鞞皮鞍轡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老嫗更相食城陷猶據西門力關見執爲賊所縛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

十百戰人比之張巡云元史補不華傳

元鎮南王李羅善化鎮揚州招降青軍元帥張明鑑為驍
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丙申三月明鑑等以食盡謀作亂
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君用所殺
賁錄

至正十六年三月長鎗軍帥大小張鑑叛據揚州鎮南王
退駐淮安時憲使褚不華拒寇趙貞城胡陳素首鼠兩端
司馬木真靈保說胡誘獲趙人畜千百計既饑軍民相食
數求救老張平章援不應十月城陷不華抗敵死王被執
逾月不屈妃某偕投水死靈保由海趣浙寄跡老氏王達詩序
元史諸書皆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為何寇觀賁錄及王達

國朝集賢堂詩卷一

十五

通鑑纂要

詩則其為趙君用明矣君用自濠州圖解後以甲午夏陷
盱泗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以己亥奔益
都殺毛貴復為續繼祖所殺則君用之失淮當即在戊亥
間耳俟更考之

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訪副使俺普遁元史

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大書旗幟云戊寅三千
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遠邁傳聞元都
大震元史
元史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遣使來獻捷元史

十一月攻取來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偏太
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

之比曉奮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
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
人辛酉太康平遣李羅帖木兒獻捷元史
答失八都魯傳

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丁酉

二月壬子賊李武崔德犯七盤藍田命察罕帖木兒以軍會
答兒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
武納失里及定住等同進討元史

戊辰知樞密院事脫脫復邳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攻黃
河南岸賊大破之元史

王中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兪樞密院事脫脫死之元史
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櫟京賊勢猖獗無異

唐宋陶宗儀輟耕錄

十六

通鑑纂要

是月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陝號
援陝西元史

詔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川右丞通鑑
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至霸上分道掠

同華諸州三輔震懼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海懼計無所出
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移書求援察罕帖木兒即領兵
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
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元史
察罕王思誠傳

三月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臣曰此人死
期至矣罷還軍先是秦不花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

彈之有旨卸其軍藏藏爲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爲湖廣省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達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相次失守矣
庚申外史

三月毛貴陷萊州守臣山東宣慰副使釋嘉訥死之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員奴遁自是山東郡邑皆陷
元史

同知海南海北道宣慰使司事王英致仕家居年九十六益都陷謂其子弘曰吾世受國恩忍食異姓之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殮舉其屍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先坐祝畢屍即起
元史王英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 庚申外史

丁酉毛貴陷濮州四月丁卯陷曹州
元史

毛貴陷益般陽等路而濟南又告急董搏霄提兵援之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設伏礮上台戰大破之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歸南山來襲乃列兵城上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城上兵皆下令擊之賊敗走濟南始寧有疾其功者諸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從下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未幾命守河澗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
元史董搏霄傳

五月乙亥命知樞密院事孛羅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平章政事亦克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元史

六月劉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趙關中毛貴據山泉其勢大振
元史

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等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等趙關中毛貴合田豐趨大都
庚申外史

賊犯汴梁守臣求援于秦不花至十往返猶按甲不進雖寧太康俱陷邊報日急關左右大言曰無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日縱兵出掠繼又渡師河北擊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兩遣重臣諭旨秦不花恬不爲意十八年三月詔以中書右丞相總兵山東五月削官爵安置蓋州尋被殺
元史秦不花傳

七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齊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田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
元史

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
庚申外史

是月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於賊歸德府及曹州皆陷

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孛羅帖木兒與萬戶方脫脫擊之
元史

九月甲午澤州陷陵川縣尹張輔死之
元史

秦不華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

命紐的該加太尉總山東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漢率眾來寇擊走之元史

閏九月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擊走之元史

十月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

是月白不信大刀放李喜喜陷興元遂入鳳翔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屢擊破之其黨走入蜀元史

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遂入鳳翔高位攝勝錄

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先分

兵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圖鳳翔賊果來圖之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

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譟而出賊大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定元史

察罕傳

答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官軍潰敗答里麻失里死之元史

九月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答失八都魯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答里麻失里爲劉福通所殺達達

諸軍皆潰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規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知書遺

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一夕憂憤死明年

正月詔其子字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軍馬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答失八都魯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先爲刑部侍郎號長鎗侍郎庚申外史

十一月王賓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元史

癸亥豫王斌納失里與陝西行省左丞相朵兒剌西行臺御史中丞伯嘉訥分道攻討關陝元史

是歲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僧稱永義王彭僧稱魯淮王元史

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童以叛降於毛貴余寶

遂據棣州元史

龍鳳四年至正十八

正月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丁卯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與毛貴戰於好石橋敗績走濟南元史

二月己巳朔毛貴陷濟南州遂據長蘆鎮元史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的戰死毛貴立寶興院選用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

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元史

董搏霄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毛貴兵猝至而營壘未完

因拔劔督兵以戰賊眾突至搏奮前碎而問曰汝爲誰搏
霄曰我輩老爺也取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其弟見
霄亦死之元史 孟德 霄傳

壬午田豐復陷濟寧路甲申輝州陷丙戌紐的該聞田豐通
近東昌棄城走元史

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北鄉東昌遂陷

丁亥察罕帖木兒調兵復涇州平涼保鞏昌元史

戊子田豐陷東平路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周全擊
敗之元史

三月庚子毛貴陷般陽路元史

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養因不華死之

附初集事略卷一

三

通鑑書

甲辰察罕帖木兒遣養因亦等復晉寧路元史

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晉寧人
希舜整冠衣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而已隨之元史

忠義傳

己酉劉福通遣兵犯衛輝李羅帖木兒擊走之進克濮州元史

庚戌毛貴圍鉅州詔徵四方兵入衛乙卯毛貴陷鉅州犯鄆
州至棗州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略柳州同知樞密院事

劉哈刺不花以兵擊敗之貴退走據濟南元史

毛貴據山東由河間趨直沽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咸勸乘
與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中書左丞相太平以爲不

可起同知劉哈刺不花于彰德與戰于柳林大敗賊眾京

咸遂安元史 太平 劉哈刺不花傳

丙辰冀寧路陷丁巳田豐陷益都路辛酉大同諸縣陷察罕
帖木兒遣關保等往襲之是時賊分二道犯晉冀出沁州
一侵絳州元史 平 郭錄 關先生 破頭 諸等

旨機賊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燔
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帖木兒先伏兵南山阻隘
而自勦重兵屯閭嘉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
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盤
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并陘口以杜太行諸道
賊歸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元史 悉定 元史 察罕傳

四月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略退保東昌元帥方脫脫以兵

附初集事略卷一

三

通鑑書

復廣平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寇慰張良弼斯中郭擇善官恩同知
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總師汪長主奴各以所部兵討李
喜善於鞏昌李喜善敗入蜀元史

五月戊戌朔察罕帖木兒遣重克昌等以兵復冀寧詔察罕
帖木兒還兵鎮冀寧庚子賊兵踰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
保擊敗之元史

劉福通攻汴梁王寅汴梁守將王真棄城遁福通等遂入城
乃自安豐迎其僞主居之以爲都 元史

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遣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
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元史

傳 庚申外史記在十七年五月

乙巳關保與賊戰於高平大敗之庚申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虎林赤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察罕帖木兒調虎林赤關保同守潞州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元史

秋七月丁酉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雒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周全遂盡驅懷寧民渡河入汴梁元史

丁未不蘭奚以兵復般陽路已而復陷元史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雒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

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元史

守將續通鑑作察罕帖木兒

叛將周全棄單懷入汴城合兵攻雒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城舉諸險而還元史察罕傳

八月辛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元史

九月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元史

關先生爲察罕所扼遂引還自塞外攻保定出掠塞外諸郡轉兵而東軍聲大振舊唐事蹟

丙午賊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十月壬辰九同路陷完者帖木兒棄城走元史

字羅帖木兒統領諸軍攻曹州參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字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克復曹州擒殺僞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印金牌等物元史字羅傳

十一月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略往遼陽遂至高麗庚辰察罕帖木兒遣樞密院判官瑄往進兵於遼陽元史

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殿宮殿臺虎賁司犯大率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

十六屯在馬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庚申外史

關先生等兵東向開平焚宮闕一盡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修之大興工作中書省參議陳祖仁諫止之龍飛紀

是年十月上親領馬步數萬取一馬車兼二步軍征濟東懸金牌鐫云奉天都統中華

十二月克婺州設浙東行省于金華府上于省門建立二大黃旗兩傍立二牌旗上書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

大宋天牌上書云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舊圖俞本

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乙亥

正月丙午遼陽行省昭靈州路總管呂震死之元史

破頭潘福先生趙全率英魯王宮府駐軍遼陽庚申外史

寇陷上京廣寧路總管郭嘉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

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給言官軍

鐵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夾攻之死無算頃

之賊至圍城互數十里嘉開西門逐賊力戰以死元史忠義傳

三月辛巳樞密副使朵兒只以賊犯順寧命張立將精銳由

紫荆關出討合鴉鵲由北口出迎敵元史

甲申賊楊誠由飛狐靈正犯蔚州據之元史

李羅帖木兒領兵靈州雲內與關先生嚴關軍奔潰是月

奉詔鎮大同爲京師捍蔽元史李羅傳

四月癸亥朔賊陷金口等州司徒知樞密事佛家奴調兵平

之元史

甲子毛貴爲趙君用所殺元史

四月先是徐州芝麻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

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至是又

殺貴龍鳳事蹟

此記早住之死在同君用據淮之後可以正史之誤

己丑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元史

五月察罕帖木兒大發秦晉諸軍討汴梁圍其城元史

察罕帖木兒圍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

道出汴南略歸寧陳蔡北道出汴東賊船浮於河水陸並

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

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

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屢敗遂嬰城以守

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

追伏兵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傾賊賊出爭之

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

敢出元史察罕傳

七月丙辰趙君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

君用遂與其部自相仇殺

山東元守將毛平章被淮安趙平章所殺將士怨亦殺趙

取奪其幼子仍爲總兵以鎮山東之地上欲知齊魯燕

冀虛實復遣何必堅爲毛平章燒飯食以探中原小毛平

章年幼聰敏必聚至數日待之甚厚以金盒盛玉帶一條

謝之俞本記事錄

八月戊寅察罕帖木兒督諸將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僞

主遁退據安豐元史

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聞思李克彝虎

林赤囊因赤答忽脫因不花呂文亮哲魯宗哲安童張守

禮伯顏孫嘉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

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

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不旬日河南

悉定獻捷京師詔告天下 元史察罕傳

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太平子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譏擢日甚罷爲上都留守 元史太平傳

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總兵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等自晉冀兩京歷上都兵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成功其子至則關潘之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宿留不前竟潰而歸昏夜入城仍歷爲翰林集賢學士 庚申外史

是歲五月

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

太祖親征衛州 國初事蹟

十二月克處州亳州陸上爲丞相同僉 俞本記事錄

是歲冬十一月我太祖得處州命分省都事孫炎爲處州總制能泉人葉子奇上炎書曰愚聞正天下之統者必新天下之化興天下之治者必革天下之弊設使弊不革則治無由而興化不新則統亦無從而正矣洪惟聖宋之重興實由天厭于元德命茲宅中於華夏宜當修德以應天彌謂復聖宋之治其綱條之大者有八正彝倫以精化原簡英賢以熙庶績隆廉恥以革貪風紀孝行以敦禮本汰冗官以一其撻正刑賞以齊其柄通錢幣以權輕重驗

國初事蹟略卷一

三六 國初事蹟

產力以均賦役凡此八者當革戎夷之弊風一復我家之舊制則統不期正而自正治不期興而自興太祖太宗膺

樂刑政之綱化夏文明之教將復見於今日矣又上炎論賦額書曰伏遇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業總制先生以通誠之器特受丞相之知聖朝肇造區夏務存寬仁立法之初允宜敦謹方今征討之秋非謂軍國之需全不科取於民但當一掃危邦之陋風以出興王之令典則蒼生幸甚 葉子奇辭薈文集

龍風六年 至正二十

正月初一日

上於府門親書桃符曰六龍時過千官觀五虎功成上將封

俞本記事錄

國初事蹟略卷一

三六 國初事蹟

正月癸卯太宰路陷 元史

賊陷太宰路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敵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太宰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 元史也速傳

楊誠諱蔚州字雁帖木兒攻之追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 元史字雁傳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乙已冀寧路陷四月庚申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爲豐所殺 元史

五月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一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

羅其臣納女請降將士皆以女子號遂與高麗如姻姪往

來高麗人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

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髻裨將李

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已而又降賊郭庚申

七月辛酉李羅帖木兒敗賊田豐僞將王士誠於臺州元史

八月乙未永平路陷元史

賊雷帖木兒不華程思忠等陷永平堅守不可下也連外

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僞師二百餘人擒雷帖木

兒不華送京師程思忠棄城遁去追至瑞州賊遂東走金

復州元史也述者

九月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眞定路癸未賊復犯上都

右丞相哥帖木兒引兵擊之敗績元史

十一月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

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正月

上爲吳國公俞本記事錄

正月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罕帖木兒討平之元史

二月甲申同僉樞密院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樂州等處元史

二月癸酉察罕帖木兒調兵討永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

梁綽住元史

五月李思齊受李武崔德等降元史

劉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

叛降於李思齊高俊鴻錄

六月丙申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七月辛亥平東昌是月

進兵復冠州八月討東平遣使招諭僞丞相田豐豐降魯地

悉平進兵濟南劉珪降益都元史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開陳荆襄河雒江淮

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軍船繕甲

兵務農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二十一年謀却山東

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乃與兵自陝抵

從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

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濮軍水陸俱下分道

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

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問思孝

等會關保虎林等將兵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

眾奪之關保虎林亦且戰且渡拔長溝擣東平東平僞丞

相田豐遁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

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

降東平平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兗州俞保隆東平王

士誠東昌楊誠等皆降遂復東平濟寧魯地悉定時大軍

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拒乃分

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濰陽章正

中循潁海郡邑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濟大敗之

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

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堦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元史順帝紀察罕傳

山東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驛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爲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處皆附田

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庚申外史

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

實錄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谷眞附海船到本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齊等軍馬事情谷眞差吳都事同去既同帶到馬十匹

實錄載在癸卯三月但云令方谷眞市馬

俱劉辰國初事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錢祖往察罕軍中結援河至軍中議

論稱旨龍飛紀略

龍鳳八年至正二年王寅

二月僞平章乞李道楊榮祖至大同降於字羅帖木兒

元史

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致書於

上上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辭婉而婉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書其情爲可見乎方有事之秋米暇與較姑置不答

太監賈鈺

王寅十二月元遣戶部尚書張昶航海至慶元欲通好於我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告

上不之答液還國珍懼乃

國初錄

三

國初錄

送昶于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所時有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上上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即劉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昶果至遂偕昶先赴建康昶見上問其所以來昶俯首無一言上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

賈鈺

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雙刀趙扼安慶張士誠據平江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和耶中馬合謀奏差張璉寶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兩遣人來告太祖不答國珍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只不花遣

人往福昌告平章王溥溥欣然遣備士饒某到京奏稱等在鉛山界首等候 太祖命符璽郎劉宗敞於廣信迎之

和等果至宗敞伴至衢州城昶等到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 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向敢遣人扇惑我民將出廢之昶無一言馬合謀抗對不遜 太祖命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誅之以三人首發與福建界首示眾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議論及出乃袒也除行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知政多合 上嘗賞賜甚多權勢震動奔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丑的等官皆給

國初雜事卷一

三

與脚力送至境上上其還鄉稅心懷舊主以國事險通獲其書 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極刑謂李善長曰被他侮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之于水 劉辰國初事蹟前本記事作都事馬本吉

張昶潛以書通元朝泄江南兵機至安武州獲之昶後遷死 俞本記事錄

李察罕下山東天下震動 太祖亦遣使通好元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以江西行省平章授 太祖 太祖問察罕死不受馬合謀不屈死 月山黨談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海內震動我 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國初雜事卷一

三

上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即榮祿平章之命也元史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破剌之問亦至矣野史所謂 太祖聞察罕死不受命者是也 太祖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向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關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劉辰又云 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誠陳檄張信知天命有歸即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即位後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其墓可知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

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益何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聖祖之意當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 聖祖之怒耶或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謙許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子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遂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爲總兵官復圍益都詔以擴廓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 元史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圍拔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

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諸行觀營壘取以爲不可往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素長五百餘丈起危宿場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其難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及葬追封潁川改諡忠襄元史察罕傳

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月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設施多用術數乃忿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誠以汝爲元

國初編年通鑑卷一

三三

通鑑纂要

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乃漢室之舊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能自爲之耶於是與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邀一切幕官大小部帥行酒故選驍勇者侍立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爲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于十四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士誠勇而驍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豐目之使退士誠誤以爲噤已也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開門納之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中欲推察罕爲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可已而察罕死察罕入城之夕諸將惶惑軍中頗有異謀同僉白瑣住乃察罕舊人倡言曰總兵奉命討逆總兵雖死朔命不可中

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爲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子是率先下拜眾亦皆拜人心始定帝聞察罕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婦人皆爲嗟歎流涕庚申外史

王逢七月間河南平章閻詩云六月妖星芒角白幾夜徘徊天市側尋聞盜殺李上公窮旅孤臣淚沾臆當時寬猛制崔澤安得受降翻受敵上公忠名垂竹帛書生案爲費禪恤東南風動旗黃色蒲稍天馬長依北福溪集太祖聞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害歎曰天下無人矣天潢已亥益都兵出戰擴廓帖木兒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

國初編年通鑑卷一

三三

通鑑纂要

級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塢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

擴廓帖木兒既總兵柄身率將士誓必復仇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遁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謀頭等二百餘人獻關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然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荅州于是山東悉平元史察罕傳

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來獻馬太祖實錄先是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旣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擴廓帖

水兒乃遣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賁錄

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至正二十三年

上卽吳王位於金陵前本記事錄

正月乙巳天寧陷是春聞先生餘黨復自高麗還寇上都字

羅帖木兒擊降之元史

丙寅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城羅帖木

兒太祖實錄

書略曰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

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

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

國初雜錄卷一

三

通鑑叢書

之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賁錄

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入其城殺福

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爲珍所殺三

月辛丑朔

上率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

據其城聞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

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

乃還命達移師圍廬州七月乃還太祖實錄

韓林兒建都亳州答失八都魯圍亳州林兒遁於安豐劉

福通陷汴梁乃曰安豐近其主居之以爲都察空破汴梁

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林

兒棄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

月太祖取安豐劉辰國初事錄

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太祖親援之太史劉

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不聽徑逼廬

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解兵同攻廬州三月不克

後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爲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

之出直騫金陵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諒不攻建康而

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也同上

據實錄劉福通爲呂珍所殺國初事蹟則云福通奉林兒

國初雜錄卷一

三

通鑑叢書

遁於滁州庚申外史則云丙午冬與小明王俱沈於瓜州

二說未知孰信史乘考誤以劉辰所記爲非然洪武實錄

多舛誤又諱言龍鳳事吾亦未敢以爲信也

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

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

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問陳友諒來入寇

遂議征討不果奉高麗鴻臚錄

誠意伯行狀載不奉小明王事莊庚子年以時勢考之恐

未必然高岱記于癸卯安豐遁退之後與國初事蹟不啻

輕敵之言相合所謂陳友諒入寇者非庚子龍濟之役而

癸卯南昌之役也似爲近之第云上奉林兒還金陵丙

年殂於金陵則承小說家之譌耳

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有屍埋于地而瘞者亦掘而食之以井底泥爲丸用人油燻而食之者小明王在

城中號安陽突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軍士每名各齎白米二斗積於東門

外以救城中饑者選請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五突官軍乘城悉詣廬州營中上設鑾駕繖扇迎駐潯

州紆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前本記事錄是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內降制書謂我太祖三代曾

祖考九四公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侯氏吳國夫人祖考初一公爲光祿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考五四公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軍

國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妣陳氏吳國夫人龍鳳十年至正二十是年小明王在潯州

春正月丙寅賜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時羣臣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不許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太祖實錄是歲二月授陶安黃州府知府十二月授鄱陽府知府其

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

陶學士文集

是年小明王在潯州

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

高皇帝平僞州先有榜喻之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軍中書省敕奉令旨敕此除放過外各隨地行準

北合行備用榜文曉諭敬奉令旨事意施行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是歲陳應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

先忠之不義後賜死通鑑是年張士誠攻圍乘黑風暴雨而出居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至潯州是年張士誠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乎我 聖祖之開創于宋無毫髮藉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至安豐之圍尺書告急卽親將赴援不從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卒以脫林兒于虎口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恐漢高之子義帝光武之子更始未必能若是也嗚呼明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李文鳳論曰秦氏暴虐陳勝吳廣斬竿揭木以爲天下先雖尋就覆亡後之議者猶曰秦民之湯武也胡元非我族類重以庚申不肖民不聊生韓氏父子君臣起義號召天下天下雲合響應羣雄並爭不謀而同然當是時據河南蕩山東隔趙魏蹀上都入遼東略關西下江南大抵盡宋之將帥不謂之中國之湯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龍興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四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定鼎建業處漢吳二強寇之關東西掃蕩從容指揮元之不能以匹馬隻輪臨江左者以有宋爲捍蔽也韓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國其亦大有功於我明也乎草澤崛起不無憑依鬼怪與夫暴戾糾紛之氣象然建國十有餘年其間所以能自立要必有可紀者惜載籍泯泯莫究萬一得則爲王失則爲虜悲夫

月山叢談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龍鳳之十三年改爲吳元年
俞本皇明紀事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追封潯陽王

王諱子興姓郭氏濠州定遠縣人其先曹州人也至正壬辰二月起兵乙未一月卒於和陽洪武元年追封潯陽王

王父少好術數嘗從異人游得其書年長未娶南游定遠邑人神其術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贅女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曰此貴人也翁曰此女贅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諸既娶不數年家日賸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異日非常必大吾家既長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兄弟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信之甚篤遂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潯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之月承道鄧太南司丞呂張來領率就漢中書舍人胡廷鑑奉 敕書并家額

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潯州妖人劉福通作亂陷潯州八月蕭縣芝麻李及彭大趙君用攻陷徐州

至正十二年辰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慶及俞某魯某潘某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

皇帝實錄

十二年正月定遠縣富民郭姓者聚眾燒香稱亳州制節元帥十一月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

縣俞本皇明記事錄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聞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

廟碑

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梁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舍不兩月起境犯他邑所逼亦然胡帥微里不花率騎三千營城南三十里逡巡不進四掠良民以絳繫首稱爲亂民以獻功於是良民受害呼親親喉嚨相繼入城合勢其守子當是時尚舊草野託身縋流於是驕於伽藍容于倡義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門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爲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親兵終歲如之 紀夢 高皇帝制文集

閏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縛而欲斬之有人報於首雄賈久得免收入步伍幾月拔長九夫首雄潯陽王郭子興也既長九夫王嘗召與言論久之王知 上非可久屈收爲家人親待同子弟 皇明本紀

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喜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也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 廟碑

初宿州閔子卿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嘗言術者謂此

女當大貴及遇亂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託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興與其妻張氏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死

上時未有室子興與張氏謀曰昔馬公與吾相善以女託我然視眾人中未有當吾意者因言上度量豁達有智略可妻之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乃以女妻

上即 孝慈高皇后 太祖實錄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按張來儀廟碑初勸滁陽館 高帝於二軍者次夫人也滁陽被械擄二子從

高帝奔告魯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 上妃生三王二公主八鄉滁陽能識真主於魚服之中不知皆其次夫人啟之也且倉卒之中能奔告魯淮以免其夫斯可謂賢

明婦人矣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遂沒次夫人之賢余故表而出之此按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上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高帝又以其女相託則當時周旋傾軋次夫人之功多矣滁陽事實 高帝手集以授來儀宜其不沒次夫人之德也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是時我

太祖高皇帝贊於郭元帥義女馬氏領兵攻五河二月初六日復取定遠縣攻南宿州固鎮十六日至濠州元帥賈魯兵圍之至九月退 御本皇明紀事錄

按元史十二年八月賈魯從脫脫平徐州九月脫脫班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次年五月卒於軍中魯嘗師曰吾

頓兵於濠七月矣則俞本所記賈魯圍濠自二月至九月者誤也或別將之師非賈魯耳

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眾故含忿 廟碑

王爲人志氣雄暴列諸雄之上其雄有四俞魯孫潘出於農其性竊直謀智和同獨與王異王少出外而多居內每視事四雄者每待王久不至則四人專主之三五日乃一會會則四雄瞋目視王四雄言有不當王出言相侵四雄亦姑忍之王久乃覺謂 上曰諸人若是奈何 上曰不遇會慙而至是耳王曰然明日出與會三日後復如初彼

此防疑不相安矣 皇明本紀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碑云四人名位在王上本紀云王列諸雄之上當以廟碑爲是

九月脫脫平徐州彭大越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擊之

未幾各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僞稱王王等遂爲所制 廟碑

遇徐州亂雄敗其殘雄趙濠梁合勢其守其殘雄勢本受制不料俞孫潘郭反屈節以事之未旬月人各受制後因

彭趙僞稱王號勢在魯淮趙稱名而已 皇明本紀是年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州彭早仕趙君用率餘眾奔濠

德崖等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等四人與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早住頗有智數機權專決君用但唯唯而已

大趙實錄

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涼州挾德崖等爲己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承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涼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號是在壬辰奔涼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王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存自徐奔涼之日或當以實

國朝實錄卷二

二

通鑑纂要

錄爲正耳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涼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於甲午六月上取涼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承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尙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王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

死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若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承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仍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己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君用部曲往往皆挾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輩披猖淮泗間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援據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一日眾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

國朝實錄卷二

一八

通鑑纂要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遣人釋王以歸廟碑辭陽王奉魯淮而輕趙命魯孫潘特趙威於市鬻鵠王上出淮北聞王被擒急趨歸友人止之曰爾王被擒亦欲擒爾且勿歸上曰再生之恩有難不入何丈夫之爲也即入見其家止存婦女諸子弟皆匿上曰舍人安在諸婦人佯言不知上曰我家人也釋疑從我謀詢知舍人所在乃以實告上曰主君厚彭薄趙禍必自趙欲脫此雖非彭不可明旦以次夫人攜二子往告彭彭怒曰孰敢若是乃呼左右點兵搜捕上亦返舍去長衣披堅執銳與諸人同圍孫氏棧舍上揪襟揭瓦諸軍殺其祖父母

於晦窟中得見據陽王御足棄肌肉浮湧令人負歸

明本紀

九月初九日 上攻懷遠縣及安豐十月破元平章月乞察兒營克佳山陳章營攻塔岡招安壯丁十二月賈魯復國濠

州

至正十三年

癸巳

上克凱里蕭縣寨 四月攻宋山寨克含山縣攻平塘營克

臺聖縣紅縣

會本記事錄

壬辰冬元將賈魯與月哥察兒圍城城中極力拒守

癸巳夏五月壬午賈魯卒元兵解圍去

太原實錄

脫脫平徐州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魯誓師曰吾奉自統

國初事略卷二

七 通鑑紀事本末

八衛漢軍頓兵於濠七月矣必以今巳午時取城然後食

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勿散病愈亟

攻竟卒於軍中十三年五月壬午也

元史賈魯傳

俞本記五月大敗賈魯六月海子口搭浮橋攻賈魯於藕

塘下營按五月賈魯已卒此云攻賈魯於藕塘下營或魯

之殘兵也

時濠州乏糧 上謁友人得隱數引乃泛舟以鹽易於懷

遠將糧數十石以給王家

皇明本紀

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

廟碑

六月丙申朔濠州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子與喜以上爲鎮撫

太祖實錄

當時子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圍城解子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

上宮授我爲鎮撫

紀夢

七月再克定遠縣

會本記事錄

至正十四年

甲午

五月陸 上爲總管克全椒縣

會本記事錄

又明年甲午夏染末疾未瘥王問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

可使待過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

三千

廟碑

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

國初事略卷二

八 通鑑紀事本末

人內平二十四名銳者南游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

率練之六月取橫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人入濠陽

葦城以守之

紀夢

朕居擾攘之閒遂入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

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

廟碑

開江樓記

彭趙二雄以力禦眾部下多凌辱人 上以七百人讓他人

統之惟拔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中途染疾而歸

半月乃瘥方三日蘇陽王扶筇過門噴噴有聲 上卧聞

之問傍人曰王適扶筇而過聲意根愧胡爲若是答曰遠

方有兵聲言欲降猶豫未決王知友人在其中令人往說

奈何家無可行者故憐恨耳 上乃扶病詣王寢室王曰

汝來何爲曰聞他方有欲歸者未定何人欲扶病往視王

曰汝病方瘥未可行 上知王意決行不辭王許之遂入

定遠以計縛其帥首收壯士三千人七日後東破元將老

張營得精兵二萬練未及旬率而南入滁陽 皇明本紀

六月招安武口張寨

是時郭元帥之兵雖據定遠縣前有義丁城口張寨不能

進後有元軍不能退乃集將士問曰城口張寨深爲吾患

爾等能招降卽領寨兵 上請往郭曰汝未能次日又問

上請往云令必來郭曰往需何物用幾人 上曰唯執

旗單騎耳次日單騎至門寨主領馬步兵百餘出問曰汝

爲誰來此云何 上曰郭元帥部下朱總管有密報卽邀

入寨 上跪曰今夜達兵劫寨奉元帥命來報須謹備張

曰汝何由知 上曰哨獲達軍知之因以天道人事說之

張喜是夜達軍果來劫寨已有備人馬擄獲大半張曰郭

元帥好人也其何以報非汝幾敗我事惜汝往見之 上

曰不宜遲元帥見汝當重賞必令汝守此寨張卽具本寨

兵馬錢糧數目隨 上至元帥大勞之授以名爵令 上

蕭榜安本寨軍民遂令其精銳從元帥攻河州新塘克三

汧河陽泉保住達魯花赤營克徐倉官寨 俞本紀事錄

克泗州時貽 俞本紀事錄

六月己酉盱眙縣陷庚戌陷徐州官軍潰 元史

續通鑑賊陷盱眙又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部尚書阿魯

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賊元史載盱眙之陷不指名

爲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平吳錄諸書皆云士

誠攻揚州募陷盱眙及泗州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

其兵豈能遽及盱泗今考俞本記事錄其爲濠兵無疑也

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書曰未踰月彭早仕

趙君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餘陽兩碑亦云彭趙東

屯泗州則知陷盱泗者彭趙之兵也是時濠兵以彭趙爲

主彭趙攻盱泗而 上攻滁雖分兵爲兩其實皆濠兵也

記事者亦無從分別言之耳

是月十三日克梁縣至大橋顧 國朝纂修時略卷一

七月初二日克張保 實錄張元知院老張于獲前山徐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南略滁陽

閻碑駱二寨克把頭寨 國朝纂修時略卷一

十八日克滁州 國朝纂修時略卷一

八月克六合縣 國朝纂修時略卷一

旣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住

皇上方駐和陽知眾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

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 國朝纂修時略卷一

克滁陽未踰月永義魯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駐盱泗 上

知非久弗從未幾二王自相吞併舊戰者多死於盱魯淮

亦亡惟存永義而已彼時滁陽王尙受制於盱眙幾爲所

吞而卒幸免 上遣一介去說永義從徐陽王南行初王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招誘者不過萬餘 上之兵眾已三萬有奇踰兩月王爲義所破擊近行掌文案者數人李善長終不棄去是後四方征討總兵之事不令 上與 皇明本紀

彭早住趙君用道人遣 上將兵守盱泗 上以二人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子興勢益孤 上遣人說君用曰公昔誓於元兵奔逐城郭公開門延納既不見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爲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竊其羽翼失豪傑心又況人心難以

四初事略卷一

十一

國朝本紀

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屬猶眾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時君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 上又使人路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居再闢月子興或於譏意欲疑 上悉奪左右用事者凡兵事皆不得與既而元兵圍滁有任某者詣曰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比出城援戰任未十步即被矢走還 上獨前奮擊徐還子興乃愧歎凡軍中有所得 上輒分給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故不說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悉以遺子興與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是疑竊漸釋 太憲實錄
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子興命

上將兵往救元兵欲攻滁

上設伏敗之復謀款其師由是滁城得免 太憲實錄

元史十一月脫脫兵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成化間史館續修綱目亦因仍舊之蓋不知是時我 太祖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等處失於考證而不知避諱也 龍光說略

元將脫脫聞六合被圍者請救來使乃 上之友也中夜來叩門 上即起隔門與語謂之曰姑少待我告王闕門而進王與六合之雄有隙聞求救嗾鳴奮怒不肯許 上因勸來使其說之至日晨王意少解諸將畏脫脫以狡不吉爲詞王乃召 上曰汝宜白神 上曰六合受圍勢同

四初事略卷二

十二

國朝本紀

一家臂亡則齒寒若命我總兵神可弗白於是決出師東之六合與脫脫戰微失利歸 皇明本紀

時子興名稱尙微且無意遠略欲據滁自王 上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興默然事遂止 太憲實錄

至正十五年乙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 皇明本紀

正月戊寅 上率師取和州時 上數諫王王爲人所譖初少被責辱 上終不以爲意王性聰明納諫如流俄又中譖輒復懷恚因是致疾兵眾乏糧謀議所向遣人召至再三終不能會復遣人召至定計出軍 上許之諫曰三千人衣青衣垂髻左衽徭爲彼兵令萬人衣絳衣兵先至

敗走至暮青衣兵抵城下破之會敗兵先歸報王驚怒責
上失計俄城南報元使來招王驚恐益甚 上命以三
門兵合壽陽南門然後令來者驟行以見 上代王諭之
眾欲殺來者 上曰不如縱歸示以大言彼不知我虛實
必不敢加我明旦元師遁去王命 上往收敗軍及總守
和陽遂南趨和陽皇明本紀

至正十二年李扒頭據無爲州雙刀趙據含山聚眾劫水
寨俱稱彰祖家

乙未正月二十一日克和州李扒頭寨克太山同知及韓把
頭寨并雞籠山攻彰祖水寨含山縣俞本紀劉錄

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儲

人亦在其中聞王至移軍他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禽王聞驚懼得疾尋卒廟碑

辛巳元兵十萬攻和陽 上以萬人守連兵三月元兵數

敗解去未幾彼眾皆走渡江時梁梁雄雄俞魯孫潘亦乏
糧其部下皆就食和陽孫德崖軍遂入城假居焉滁陽王

信讓閩軍中多取婦女財物意欲歸罪於 上左右護者

欲因而致 上於死地不旬日王果至 上往視之王怒
久而不言久而謂 上曰誰 上答曰某王曰其罪何逃

上曰兒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

速謀王問何事曰曩與俞魯孫潘有隙長者受制呆等國
金踰牆殺彼祖父母脫長者之患今營人在斯彼眾我寡

甚爲慮之明日五鼓德崖遣人謂 上曰彼翁至矣吾將

他往 上大驚急領王以備之 上復謂德崖曰兩軍合

城今一軍盡起公當留後令軍先行德崖許諾 上出城

送友人去城十五里聞城內兩軍相鬪 上策騎急歸彼

軍大呼追逐抽刀以阻道 上單騎入彼軍中德崖之弟

繫 上頭欲加害友人張姓者力止之往入城見餘陽王

繫無之類其案而欲歸謂諸人曰如軍所爲幾傷兩命今

各生存事不難矣諸人怒猶未解張留 上同投抱 上

首達旦明日復歸睡窟中又明日乃行徐達等奉王命以

數人至於是得歸王亦釋孫王聞 上被擒驚憂致疾後

終不復起卒於和陽皇明本紀

子興爲人勇悍善戰而性倖直不能容物故卒以憤恨而
終太祖實錄

四月張天祐肅杜遵道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

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俞本紀事錄

郭元帥卒眾奉其長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次之 上

又次之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太祖實錄

太祖轉戰和陽會滁陽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天

漢王漢

子興既卒孫德崖欲統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辨乃

以書邀 上代辦之太祖實錄

四月克裕溪中丞蠻子海崖水寨

六月

上率諸將渡江取太平諸將率

上爲大元帥 太祖實錄

六月初二日 上親領將士萬餘乘風斗快船渡江無船者

以葦荻作筏而濟江東士民值太平日久無不殷栗待命遂

克采石及太平府無湖縣是時三帥雖兵府置事運籌決策

皆自 上裁將士樂戰軍民傾向權歸於 上矣前本記事

七月克溧水

七月壬辰命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陳也先部曲攻集慶路

弗克而還 國朝聖訓略卷二 上二 通鑑纂要

八月克溧陽

九月戊戌命郭元帥張天祐率所部軍攻集慶己亥天祐等

至方山攻破左谷失納識里營走之陳也先遂叛與元福壽

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太

祖實錄

至正乙未夏五月今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

由淮南行中書平章特騰是命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

平縱兵四劫潛趨集慶攻南門公晝夜拒守相率引去秋

七月復至又敗之九月寇大至圍城四面凡七日公身先

士卒且戰且守而鋒大挫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先率

其徒渡江屯集慶城南之板橋行臺命與官軍俱征太平

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寬其妻子使爲先鋒務必取集

慶也先素服公威信翰密款願擒官賊以自效眾疑其詐

公獨采聽之無惑下令俾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遂生擒

偽元帥郭張二人及其餘偽官甚眾殺死者無算因乘勝

逐北鼓行趨太平而也先爲鄉兵誤殺舉軍痛惜之是歲

孟月陳基撰西夏永年公勦寇詩序

九月元義兵元帥陳也先領兵攻太平府士卒登城 上親

率死士拒之城中危急是時 上娶孫伯英妹爲次妃妃言

於 上曰府中金銀若干何不盡給將士使之奮身禦敵倘

有不虞積金何益次日敵再至 上盡置金銀於城上分給

將士遂大敗敵兵生擒也先 上親釋其縛坐與語也先許

以全軍歸附 上與結爲昆弟宰烏牛白馬以祀天地歃血

爲誓約其攻建康府卽令還營整兵以待並進

十月郭張二元帥督兵由官塘趨同山進攻建康之東門陳

也先自板橋直抵建康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也先邀

郭元帥飲殺之擒張元帥獻於福壽亦殺之也先會元兵夾

攻大軍遂潰部下總管趙繼祖躍馬遁也先單騎追逐鴈門

孟萬戶擒殺之 並前本紀事錄

十一月郭張二帥既沒

上獨任元帥府事

至正十六年 丙申二月二十五日攻克三山中丞水寨三月初

三日 上親統大軍克板橋營擒陳也先姪陳勝

初十日 上親克建康 以後事具國史

丙申三月毫都陞 上爲江西行省平章以故元帥郭天敘

弟天爵爲右丞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謀叛詠之前本紀事

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後次爲降人所陷元帥郭幼與羣小陰

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孫王如意王女二

廢

洪武元年天下旣一剖符行封追念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

乃封滁陽王配張氏封夫人建廟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

祭之 廟碑

洪武三年二月癸未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妻張氏爲

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繪其三子從祀凡生卒之日及節

序皆命有司致祭 實錄

洪武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曰曩者羣雄鼎沸之時

民不堪命王乃奮精定遠拔滁城而守之朕方從軍幾被他人

所害惟王能活我致有今日盡平天下家國已成再生之恩

終世難忘今日督工鳳陽道經還滁望廟在斯遣官致祭

尚饗 御製文集實錄

皇帝制諭滁陽王百戶王傑等自古豪傑之士有大功於天

地人雖生雖不獲其福死必血食廟祀焉所謂死而不亡

名傳永世者也惟滁陽王定遠之民當元運將終羣雄並起

王亦乘時倡義旅克濠城拒守二載時朕從事恩禮甚厚威

榮已王行兵盱眙甲午移駐環滁之未南巡和陽嬰疾而薨

先是命朕率兵鎮禦和陽及王薨王子不能駁諸豪英兵且

之食朕率眾渡江十有三年帝業乃成朕追念舊恩特封滁

陽王立廟於州歲時奉祀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陽千百戶

等免徵田租者二十員名示供時祀其有民首率而祀之故

茲制諭

一 祭祀日期用四孟日

一 祭物用羊一羝猪一口

一 奉祀人員官一十七戶看廟人有奶子等三戶

洪武十五年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

恩德注在朕心今餘有廟祀而碑刻未具其闕典也汝其據

此爲文於石臣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

乎人蓋必有所佑助而後成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

難議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

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天統旣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

於王爰建廟號俾承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

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爲銘 廟碑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天完徐壽輝

壽輝一名貞一廬州羅田縣人至正十一年十月僭稱
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爲陳友諒所弑
至正十一年辛卯治平元年

八月廬州羅田縣人徐貞一名壽輝與黃州麻城人鄒普勝
等以妖術陰謀聚眾進舉兵爲亂以紅巾爲號元史

紅巾起斬黃者宗彭瑩王和尚推徐貞一爲首陷德安鄱
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庚申外史

壽輝體貌魁岸木強無他能以燒香聚眾起初袁州慈化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通鑑纂要

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眾其徒周子旺因聚眾欲作亂事
覺元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瑩玉等走至淮西匿民家
捕不獲既而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謂彌勒佛
下生當爲世主遂起兵爲亂以壽輝相貌異眾乃推以爲
主舉紅巾爲號實錄徐貞一本傳

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遇夜然火
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眾徐貞一本湖南人
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及妖人
彭鼓眾欲爲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眾見其
身有光眾皆驚異遂立爲帝反於蘄春東南遂大亂湖廣
江西浙江三省城池多陷沒開運臺省於蘄春然姿性寬

縱權在臣下徒存空名爾草木子

正正十一年中原盛起壽輝於山中獲口鐵十斤麻城鐵
工鄒普勝居稱壽輝夜夢有黃龍蟠其鐵硯明日壽輝攜
鐵還之令製綬鈕膊坐鐵硯上背勝心異之告之曰今天
下尙須綬鈕活耶當鍊一劍贈君耳於是兩人深相結陰
謀舉大事會彭和尚妖黨作亂普勝乃與眾共推壽輝爲
主舉兵以紅巾爲號借聖人宣於多雲山中溪水日再朝
溪傍有巨石狀類鰲舟壽輝命鑿一穴樹桅其上祝之曰
天助壽輝當揚帆出溪口石爲行十餘丈壽輝遂決意反
湖廣志

彭祖師戮荆襄民徐貞一據廬州稱帝徵饒郡民率眾掠

江闕會本紀事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通鑑纂要

九月徐壽輝陷蕪水路及黃州路元史

十一年徐壽輝起蕪黃威順王寬徹不花與其子別帖木
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帖
木兒威順王世祖之孫賜金印鎮武昌元史威順王傳
河陽盜倪文俊號蠻子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
母夢有白虎入室及徐僭號倪爲僞相用多槩船疾如風
晝夜兼行湖江出沒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
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
諸子竟爲所殺荆岳潭鄂黃蕪安陸常德寶慶江虔洪
吉等州皆爲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爲其所殺前

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戮之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必有大官人當死吾手不知其身當之也其弟倪文郁同亂后封長沙王鎮岳州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今尚居漢川縣耕稼爲業富於牛田草木子

九月新州總督李先分守新州縣死之隴河南參政論義愍王還歸序

十月徐壽輝據蕪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元史

攻陷饒州又陷信州元史續編

魏中立以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以義兵擊賊被

國初寇盜事略卷三 二 通鑑紀事本末

執以紅巾破其身立叱之鬚髯盡張執歸蕪水大罵不已遂被害總督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蕪水爲俘獻僞主釋其縛昇僞印一鉅大本投印於地指僞主痛詈之亦遇害元史忠義傳

至正十二年壬辰治平二年

正月丙辰徐壽輝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已陷興國府己未徐壽輝遣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棄城走元史

詔追奪寬徹普化印而誅和尚元史寬徹普化傳

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眞遠陷湖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庚申外史

辛酉徐壽輝遣僞將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閻不勝死之元史

斬賊曾法興犯安陸丑閻敗賊前陳乘勝追賊而賊白他門入巫還朝服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閻疾叱之賊以刀斫石脅斷而死

辛亥徐壽輝兵陷沔陽府元史

斬黃賊馮境祖官俞述祖鎮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僞主徐壽輝所述祖屬不輟壽輝怒解之元史忠義傳

壬申中興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橋失出元史宣慰使錦州不花山南廉訪使卜禮月敦皆遁走元史

十二年寇犯中興山南廉訪使卜禮牙敦以兵與抗射賊

國初寇盜事略卷三 四 通鑑紀事本末

多死明日擁眾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關被執大罵賊剗其腹而死元史忠義傳

順帝本紀廉訪卜禮月敦通忠義傳云被執死當以忠義傳爲正曾法興陷安陸又陷沔州及中興路實錄

二月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遂陷南康路元史初盜陷新黃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雖下流實東西襟喉之地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以北拒賊

衝不報及渡江陷武昌船艦蔽江以下江西大寇乘勝破瑞昌石丞李繼皓小兒方軍於江間之通遊兵至境倉卒無號罷士卒面統之出戰賊大敗殺獲一萬餘輔曰賊不

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賊舟揚帆順流而下舟遇樁不得動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無算時西自荆湖東際淮則守臣往往重城通關守孤城提屏旅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賊攻入北門與之若戰知力不敵揮劍叱曰殺我無殺百姓賊自是向來刺鎗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元史忠義傳

丙戌徐壽輝兵陷岳州元史

元史

二月陷江州南康分兵歸州岳州房州三月遁歐普祥陷袁州資錄

國朝紀事本末卷三

通鑑紀事本末

普祥黃州黃岡人歲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爲元帥人稱爲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陷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速堅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九月復往攻之不久乃攻陷分宜新喻等縣招其丁壯團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元帥別速堅與萬戶賈同等堅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籍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上高等縣與元兵屢戰屢勝壽輝屢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普祥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掠無遺庚子歲陳友諒弑壽輝徵兵於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壬寅王師取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款歸附上厚賜之命普

祥仍以本部軍馬守袁州甲辰六月丁巳卒劉鑑歐普祥至正十二年歐道人據袁州 俞本記事錄 本傳

三月丁未徐壽輝僞將計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僞將陶九陷瑞州總管馬蘇福軍戶張岳敗之甲子僞將項普略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元史

正月湖廣禿堅不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張伯顏定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白南昌民家歸來三月賊眾來圍城凡兩月民無離志因奮擊敗賊走之元史道童傳

饒志彭襲達項普略破吉安路彭翼即彭和尚一名妖彭

平胡錄

國朝紀事本末卷三

六八

通鑑紀事本末

閏三月乙酉徐壽輝僞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元史

已而普文反兵復陷其城資錄

閏月十二日勦黃紅巾自江州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平胡錄

丁酉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四月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貞復武昌漢陽等再陷元史

辛未荆門知州孫勛復荆門元史

炳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眾七萬復荊州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江陵其功居

多 元史忠義傳

五月乙卯咬住復中興路

野峻台升四川行省參政與平章咬住討賊賊方標巴東縣政拔之平歸陝等州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據清水門與賊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 元史忠義傳

七月庚辰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 元史

賊攻昱嶺關鎮撫往完澤再戰閣下皆勝尋與其妻弟全德皆被執反縛於樹斷以白刃完澤呼德曰全勇男子莫即死不可聽賊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元史忠義傳

國朝新編卷三

忠義傳

賊犯餘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調兵出戰皆不利賊至執敬遣上馬率兵出中途與賊遇射死七人賊填溝街巷縱火眾潰執敬奮力斫賊中槍而陷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 元史忠義傳

至正壬辰七月十日徽寇犯杭樊時中執敬為浙省參政禦於歲寒橋遂死之 王逢補遺

壬辰秋新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僞帥項葵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門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浙省參政樊執敬死於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於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簿籍府庫金帛悉括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克復城

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郡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樞署省事至是亦同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傷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甲豪施尊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副於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太平不可復得矣

軍擄奪率兵攻杭州遂後徽州 元史續編

擄奪從江浙平章教化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賊已陷杭州擄奪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門

國朝新編卷三

忠義傳

則江南不可為矣拔劍誓諸將遂進兵杭賊迎戰至橋凡七戰追殺至清和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徽饒賊復至昱嶺關寇於潛擄奪以臨安郭漢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進兵叫口及虎橋遇賊大破之遂復於潛縣既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翁二千人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擄奪乃先以兵守多溪扼三關要路而分三軍出三關會兵持賊巢遂乘勝復安吉克廣德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陷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擄奪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後斬首數萬級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元史續編

七月紅巾陷錢塘九月陷吳興延陵十月陷江陰州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與其子如章聚眾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壑而埋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

魏耕錄

十二月冬徽州陷常鎮戶張珍引兵伏橫林連敗之乘勝深入常悉平

王達詩序

是月徐壽輝僞將王善康壽四江二蠻等陷福安寧德縣等處

元史

賊自邵武間道偏福寧和州王伯淵與監州阿撒都刺分扼險阻賊帥王善俄墜眾直壓州西門伯淵墜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賊以長槍春馬馬僕見執善說伯淵降為我

國朝通志卷之三

九

通志卷之三

尹此州伯淵嚼舌出血嘆善面唾罵之挺頸受刃頭斷湧白液如乳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起兵討賊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賊方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股斬其酋江二蠻編軍遂平

元史忠義傳

八月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賊將黨仲達復陷岳州

元史

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城陷被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擒其將劉萬戶進營蘆洲賊眾奄至其家藏焉

襄陽路達魯花赤李羅帖木兒率義兵進攻潛江縣最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賊大至與戰抵持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創見執罵賊遇害一家死者二十有八人

元史忠義傳

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咬住領兵與戰於樓臺敗績松茲本路判官上都死之癸未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

元史

是月江西平章星吉與賊戰於湖口死之

元史

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賊號百萬募兵得三千人奔江而上四月復池州又復銅陵敗賊於白馬灣追及於白谿擒其僞相周驢奪船六百艘死者

國朝通志卷之三

十

通志卷之三

賊江江水為赤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費池石埭建德諸縣時賊久圍安慶焚營解去進復湖口縣克江州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自駐鄱陽口縱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轉戰六月餘兵食俱竭九月二十日賊取兼葭編為大筏杜上下流縱火夾攻我軍殊死戰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亦死賊射星吉中目仆舟中賊索聞其名昇至密室中至且少蘇饋以食星吉斥之不復食凡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而絕

元史

忠義傳

忠義傳

忠義傳

徐壽輝兵侵江東西詔江湖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討之時星吉蠻子海牙皆駐太平循留不進乃與俱前復

銅陵池州遂遣將分討而自駐池口以防遏上流江州再陷星吉死之海牙與威順王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卽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安慶之圍遂解元史本紀

星吉之死元史續編平胡錄載在十一月今以星吉神道碑正之

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州都平胡錄

十二年冬十一月賊悉眾寇安慶水陸並進上萬戶蒙古尹駟連破之輕舟追賊中流矢卒是月二十九日也先是尹駟鎮江陰時海內無事州人王達謂曰太歲在辰候當保障一方戰勝恐後不利已而果然姑溪集

至正十三年癸巳治平三年

國初雜錄卷三

通鑑叢書

三月賊眾十萬攻池州卜顏帖木兒命諸將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賊於望江又戰於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敗走之進復江州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五月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江彬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復

饒州斬黃等賊望風皆奔潰六月答失八都魯克復安陸府七月壬申朔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府元史

七月卜顏帖木兒進兵攻蘄州擒僞帥魯魯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嶽焚其柵抵瀾溪口殲黃連若賊集分兵平兩

巴河於是河路始通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十月丁未廣西元帥張崇福復道州誅賊將周伯顏元史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擊徐壽輝於蕪水敗之壽輝遁走元史本紀

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省行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漢沙軍合而湖廣左丞相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州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星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黃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江而下攻安慶爲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

國初雜錄卷三

通鑑叢書

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亦熾矣亦憐真班丞相以馬步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大爾赤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敵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庚申外史

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闕破羅原俊兩道攻福州連江縣率善鄉巡檢劉潛拒之辰山俄聞福州陷置多潰去潛帥其子健進兵遇賊於中麻廬戰三時頃潛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擒潛戟手大罵賊斫其手指盡及兩腕與足皆屬瀾瀾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座父屍健歸請兵於帥府弗聽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

魏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
磔之元史忠義傳 龍飛紀略

至正十四年元史 治平四年

三月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卒元史 亦憐真

江西白道童政治懶弛亦憐真班至風采一新盜賊謀歸
款至是卒所部爲之喪氣元史 亦憐真

十二月詔威順王寬徹不花還鎮湖廣元史 亦憐真

寬徹不花率領王子及本部怯薛等討賊立功十四年
詔復鎮武昌還其金印元史 威順王傳

至正十五年元史 治平五年

正月丁丑徐壽輝僞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元史

國朝通鑑卷之三

通鑑卷之三

寬徹普化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南元帥何

思南以大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僞將

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雞鳴渡水淺船閣不

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

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元史 威順王傳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陷襄陽路元史

五月庚戌倪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

七月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等路

斬黃賊陷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汪澤民死之九月

己亥倪文俊陷岳州路元史

十一月庚戌賊陷饒州路元史

至正十六年元史 治平六年

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元史

三月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而申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

俺都剌道五月丙申倪文俊陷豐州路元史

六月卜顏帖木兒復以兵守池州十一月卒元史 卜顏帖木兒傳

八月庚申倪文俊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十一月倪文俊

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歹帖木兒湖廣參知政事也先帖木

兒與江左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元史

至正十七年元史 治平七年

二月倪文俊陷陝州破驪關明玉珍又進陷川蜀諸郡因

據守之元史 徐壽輝本傳

國朝通鑑卷之三

通鑑卷之三

五月丙申常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

攻池州青陽縣舒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

十騎衝其營陣陣亂敗兵乘勢擊之遂破之克其縣

趙普勝者本巢湖水軍元帥初與俞通海等皆來降中道

叛去降於壽輝爲人饒勇善用雙刀人號爲雙刀趙云元史

至正十二年雙刀趙據含山聚眾結水寨稱彭祖家十五

年正月克彭祖水寨含山縣十六年六月院判趙子忠攻

池州樞陽不克守賊乃雙刀趙十七年郎中趙興守南陵

雙刀趙聞興元名不敢侵十一月院判趙子忠并帳前黑

先鋒攻池州樞陽俱克之元史 本紀事錄

九月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僞

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遂自稱平章

元史

十二月明王珍據成都王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王珍遂自

據之蜀中郡縣皆附平胡錄

元史續編

陳友諒寇安慶守將余闕拒卻之

元史續編

十五年拜江推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池州趙普勝帥

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三旬始退懷寧縣

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

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

山爲藩蔽命義軍元帥胡伯顏水軍成瑄十月河陽陳友

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

賊迫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

國朝纂修略卷三

通鑑纂要

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已賊棄東門紅旗登城

闕簡死士以擊賊復敗去戊申賊併軍攻東西二門又卻

之

至正十八年戊治平八年

正月丙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闕死之

元史

賊豎柵起飛樓金鼓震地晝夜不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

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西

門勢尤急闕身當之獨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孤軍血戰斬

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引刀自

刎墮清水塘中妻及子女皆赴井死

關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亦不至故城陷而死

庚申外史

友諒義關之死求其屍殮葬於西門外

陳氏事紀

四月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城道童火你赤棄城遁

陳友諒復攻江西城火你赤素與道童不相能且含忍不

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

賊迫者至遂爲所害

元史道童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

遁當乃帶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友諒遣人辟之當卧

牀不食以死自誓乃昇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

爲屈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平適年以疾卒

元史忠孝傳

是歲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督安

謙棄城從新門走撫州賊陷瑞州守城臨江同知給事中

國朝纂修略卷三

通鑑纂要

死之至臨州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尙書總督海

書皆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

庚申外史

甲午陳友諒遣王奉國陷瑞州路

元史

四月己巳朔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樞陽寇

池州陷之樞密分院院判趙子忠被執

皆錄

五月壬寅陳友諒遣康泰趙宗密等以兵寇邵武路庚

戌陷吉安路辛酉陷撫州路

六月癸酉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德勝總督劉員等

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

張遵道等及部卒四百餘人

實錄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九月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全普庵撤里及總哈海赤死之元史

江西下統諸郡皆爲友諒所據遣其將辛文才率兵圍贛登城拒戰凡四月義兵萬戶馬合謀沙欲舉城降普庵撤里不從遂自刎城陷之日哈海赤謂賊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贛民當速殺我遂見殺元史忠義傳

十月戊子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縣時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又攻建德縣陷之友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普勝於葛公嶺斬其萬戶汪彥章普勝遁去友賢復取建德實錄

十一月陳友諒陷汀州路

至正十九年已治平九年

正月甲午朝陳友諒兵陷信州路守臣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力戰死之元史

十八年友諒遣王奉國寇信州號二十萬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於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袁軍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蟬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六月奉國親來攻城穴地百餘所咸魚貫梯城而上城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元史忠義傳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元史

丁巳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陳允同義士汪秉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俞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復破走之實錄

四月癸酉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而自據樞陽水寨數往來侵掠境上元帥徐達遣院判俞通海等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糧艘數百艘遂復池州實錄

五月雙刀趙破石埭太平二縣段興王卿力戰死俞本記六月俞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實錄

諸將患之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服上

下之閒心懷疑貳用計離之一夫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實錄

八月辛酉胡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元史

九月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於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牛畜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縣命膺元帥守之 實錄

七月 上以朱文正同徐達俞通海等水陸進攻安慶不克八月大軍由潛山回遂克無爲州張德勝攻肥州 俞本紀事俞通海青溪口鼓雙刀趙海船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

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仍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諒友諒遂執殺之并其軍初友諒與普勝攻陷安慶令普勝守之至是殺普勝即生鬻於我 實錄

十月壬申元帥俞廷玉政安慶不克卒於軍 實錄

十一月戊辰陳友諒兵陷杉關 元史

十二月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迎僞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 元史

友諒遣兵略衢州破杉關而自引兵至江州迎壽輝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欲往友諒遣人止之不聽引兵發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而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居之友諒遂自稱漢王立王府於城西門外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於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 實錄徐壽輝本傳

至正二十年 庚子 治平十年

五月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 實錄

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乃遣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使謂曰友諒兵至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友諒兵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出兵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山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友諒遣使來白此戰非我意乃巡邏者偶戰耳其於詐如此 實錄

閏五月丙辰朔陳友諒攻陷太平

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入城西甯士卒緣兵舟

尾攀櫓而登城陷首將樞密院判花雲及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死之 實錄

戊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於采石 實錄

初陳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益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伴爲白事陰令壯士持鐵繩自後擊碎其首弑之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昇殿中行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羣下草大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實錄

陳友諒乘勝下江東至太平弑徐真逸於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於金陵南還後於江州建都焉 庚申外史

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是年五月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啟天定友諒
已不用治平矣

平苗錄

元史順帝紀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於太
平實錄載在閏五月陷太平之後似當以實錄爲正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王

國初羣雄事略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漢陳友諒

友諒沔陽王沙縣人治平十年五月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在位四年癸卯八月死於涇江口子理立改元德壽次年國亡

至正二十年庚辰 治平十年大義元年

五月丁亥朔實錄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號皇帝國號大漢改元大義已而同駐於江州元史

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賈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通鑑表舊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逢源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于武藝常爲縣吏不 希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揀佐文俊陷諸州郡有功尋用領兵爲元帥宣承教歲乙未文俊治宮室于漢陽迎壽輝居之而專其政柄友諒心不平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事覺懼而走黃州友諒因襲殺文俊并其眾自稱宣慰使尋爲平章明年兵陷安慶池州又破譚興瑞州諸郡因分遣康泰趙宗鄧克明等攻取邵武別將取吉安而自以兵破撫州八月破建昌九月破贛州乙亥正月破信州三月遣將取襄陽又出兵攻衢州遂取杉關友諒疑其將趙普勝貳已殺之十二月

以江州爲都奉壽輝居之遂自稱漢王庚子閏五月友諒挾壽輝犯太平陷之既得太平欲僭稱遂殺壽輝賈錄陳友諒本

傳

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兄弟四五人專兵爲衛先是徐雖爲君權皆在倪繼子友諒其所部倪爲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于是大權盡歸于陳封僞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後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草木子

乙未陳友諒羅忠顯陷辰州元史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通鑑表舊

閏五月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遣人約張士誠來寇建康乙丑友諒引師東下大敗于龍灣賈錄

陳氏入寇 上召公問計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誠意伯行狀

上以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俾致書速其來茂才家老閭嘗事友諒令齎書以往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江南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聞者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改築江東橋又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楊璟駐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

于盧龍山戒持械者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乙丑友諒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瑒整兵禦之水路狹隘友諒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師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連呼老康不應即與其弟就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酷熱 上衣紫茸甲張蓋營兵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 上曰天將雨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戰前拔柵友諒麾其兵來爭戰方台雨止命發鼓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潰兵趨舟值潮退膠淺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人其將張志雄梁鉞

國初建寧事略卷四

三

通鑑纂要

喻國與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艦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張志雄故趙普勝部將口長張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勝志及降言安慶無守禦可取 上亟命徐達等將兵追友諒又命俞元帥將兵取安慶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經火焚其舟至采石與大戰德勝死之馮國勝以五翼軍燈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旱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俞元帥遂取安慶 實錄

友諒遣其第五王領大船侵應天府龍江城下城堅塹深又糊蓮花椿于江瀕二里許以拒艦五王舟至不能近城

移海船于石灰山其虎口城雙刀之兵攻龍灣友諒以其將長張元帥兵先導 上調常遇春拒長張於龍灣邵榮拒五王于石灰山徐達居中應援數戰不利 上調邵榮兵沿江風急水湧不能開幫率眾俱降 上于石頭城山上力戰天晴占者曰今日午時有兩敵大敗至其時大雨如注頃刻復晴再戰大破友諒兵五王僅免登舟而遁兵登舟不及死者不可勝計其被傷及死橫於道者兵不得行生禽數萬人俱赦之旋作水牢羈之月餘死者過半次日 上遣廖永忠俞通海等領海船拆流蘆之迫至三山磯及采石青沙連戰皆捷僉院黑張同知觀音奴陣亡陳氏兄弟率敗卒夜奔江州 創本記事錄

國初建寧事略卷四

國初建寧事略卷四

戊寅克信州 實錄

友諒寇龍江 上命胡大海出兵搗廣信以牽制之王愷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臨之不可大海從之遂克之 實錄

七月乙丑陳友諒浮梁守將于光等來降 實錄

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俞樞與饒州幸同知有隙出兵攻之光等遂遣人來降命仍守其地友諒遣其參政侯邦佐攻陷浮梁光遂輕騎謁 上于龍江 實錄

九月戊寅改徐壽輝將袁國公袁州陳普祥參政劉敬遣人來降 實錄

十二月友諒聞普祥降于我遣其弟友仁攻之普祥與部

將劉仁黃彬戰敗其眾獲友仁輟而囚之友諒懼命其太師鄭普勝與普祥約各守其境乃釋友仁歸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大義二年

正月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退實錄

五月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實錄

李明道聞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遣兵據玉山之草平鎮以退我師元帥夏德潤出兵爭之遂戰死六月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將胡憲清閉城固守大海率兵由靈溪來援德濟乃出城與李明道力戰大海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李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漢二普之弟也朱文忠令二人為書招轉

同知蘇松等路

五

通鑑纂要

上命皆仍舊職用為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遠陷安慶守將俞元帥等奔還建康上怒俱斬之實錄

安慶乃長江之要地上流雙刀趙普勝據守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至樅陽普勝於水中聞以鐵索橫截杙著索不行黑先鋒及將士皆被禽陸路軍馬皆潰散陳友諒陷太平又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變誘執普勝往江州

謀之別留軍馬守安慶太祖克之命食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趙伯仲與程八遁至龍江知府譚若李亦遁中途聞寇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

太祖命各給弓弦一條自檢死國朝事蹟

八月甲申鄭克克浮梁實錄

八月雄峰翼分院元帥王思誠克鄱陽之利陽遂會鄭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攻之不下至是克之守將侯邦佐棄城走于先復攻樂安州擊敗友諒總管蕭明禽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實錄

八月癸卯大明兵取江州路時僞漢陳友諒據江州為都至是退都武昌

庚寅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李明道至建康具言陳友諒自弒徐壽輝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友諒之敗遂決

國朝纂要

六

通鑑纂要

意伐之至是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濟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迴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克其水寨遂克安慶長驅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王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上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大破友諒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上遣徐達進兵追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拒戰達乃屯於漢陽之沌口以遏之甲辰遣兵攻南康克

之丙申斬黃廣濟降實錄

戊申陳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建昌王溥降實錄

吳宏餘干州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參政守餘干上取

江州遂全城請降王寅上至龍興宏率眾來見遂改鄧

愈江西參政宏代守饒州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後左

遷親軍指揮宏涉微經史事母至孝見重于士大夫明國

陳友諒弑壽輝于太平以王普爲宣慰元帥進攻建昌實錄

溥以其弟漢二被執又聞友諒失九江勢孤不能支帥孫

德壽等遣萬戶羅康榮奉書來降上命各復其官仍守

建昌壬戌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等

八縣來獻實錄

溥從克武昌升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洪武元年兼副詹事

從大將平山東河南燕冀陝西賜文幣七表裏三年論功

行賞升河南行省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十一年定諸臣歲祿之數溥每歲七百五十石于江西

官田內給與與李伯昇潘元明同祿實錄

九月二十二日攻湖廣徐達令右丞薛瑄兄領士卒焚漢

陽城沿江舟楫次日攻城友諒登黃鶴樓袖手觀之令開

門堅守達等未備攻具自寅至午不克遂焚城外房屋大

軍遂退二十三日達領大軍船隻駐襄陽以竹編巨簍貯

礮石于內填塞壩口出水高丈餘闊十丈令桑院判領快

船三百餘隻哨鄂州至青灘而回大軍駐船旋三江口十

一月大軍復上江州大敗五王之兵殺死被擒者數萬本

記事錄

十月戊子命理問谷繼先討陳友諒與國路石榴山紫克之

獲寡首嚴院使及其官屬實錄

十一月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實錄

鄧克明新淦人自少無賴恣橫鄉里紅巾寇陷臨江克明

與其弟志明亦聚眾而起依賊帥陳普文據縣之修德欽

風太平王爺四鄉遂陷撫之樂安崇仁宜黃等縣自樞元

帥陳友諒發兵掠新淦克明率眾歸之友諒以克明爲右

丞志明知州事克明復轉掠永豐寧都石城河州寧化等

縣遂陷建昌破杉關掠光澤道順昌以攻建寧不克遣兵

據撫州是冬吳宏率兵取撫州宏遣人招之鄧愈駐兵臨

州之平塘克明欲走新淦不果乃僞請降愈察其詐僞以

兵夜襲破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送克明見上于九江中途逃歸新淦仍肆劫掠壬寅

正月上至龍興城克明懼不自安乃詐爲商賈乘小舟

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

明囚送建康是歲大都督朱文正遣志明從征贛州志明

乃據寧州嶺沙阮牛陂爲寨拒命不行甲辰八月常遇春

鄧愈討平之執志明送建康與克明俱伏誅克明兄弟凶暴殘忍御眾無紀律所謂荼毒人以鄧賊稱之

實錄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

實錄

陳氏洪都守將胡君美使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君美遂以城降

誠意伯行狀

是月上班師以右丞相徐達總大軍船隻仍駐三江口

本館記事錄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大義三年

正月庚申大明取江西龍興諸路辟江西諸路皆陳友諒

所據元史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正月乙卯上以胡廷瑞來降遂伐九江如龍興辛酉

上至龍興胡廷瑞祝宗暨左丞張民瞻參政廖永堅樞密僉事康泰左右司郎中潘有慶等俱迎謁於新城門外

上入城

實錄

戊辰建昌王博饒州吳宏各率眾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

實錄

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軍食不支官糧令溥於聚寶門外南街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以龍之後溥爲事毀之又江西僞丞相胡廷瑞以南康降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通鑑紀事本末

至正十九年上遣帳下衛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

將隊平章年已老其勳靜偵知之上問汝到袁州有何

爲記答曰歐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克袁州果

然俞本紀事錄

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輝中來降

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

實錄

本立應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紅巾亂起義兵從元守臣

納速兒守吉安萬中兄弟亦聚兵吉水陳友諒遣其將熊

天瑞攻吉安納速兒丁戰敗遁去萬中兄弟與本立遂降

天瑞乃并其軍使其甥徐指揮吳員外馬斷事等與本立

萬中同守吉安本立爲徐下心常不說上至龍興乃詐

與徐謀請假偏師名往規兵勢徐從之遂同萬中粹中見

上納款上以本立爲江西行省參政授以銀印命復

其職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使還守吉安中納

友諒所授銀印命復其職別以行省印授之二月己丑孫

本立還吉安秘其納款事徐指揮稍覺謀邀本立等飲就

圖之徐有愛將泄其語于官妓妓以告本立本立乃邀徐

吳馬三人至其家與其屬皆殺樓剝飲醉而潛去其梯本

立手刃殺之遂遣人來報併上其軍民錢糧之數

實錄

三月癸亥祝宗康泰攻陷洪都府四月甲午右丞徐達等

復取洪都

實錄

兵復送建康 上以其爲胡廷瑞之甥特宥之

實錄

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示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實錄

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湖間後以陳友諒命攻陷臨江吉安又攻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命加參政守贛州兼統吉安南安饒州諸郡縣孫本立之降於我也遷姓土安攻贛之興國縣爲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之復據吉安遣弟三子劫掠山寨獲貨財牛馬而歸乃造戰艦揚言欲領兵東下署其鐵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

國朝通志卷四

十一

通鑑纂要

親軍都指揮使歲癸卯陳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成敗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伴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于南雄造戰艦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洛山寨遂陷韶州命部將袁仲任守之壬辰春戰艦成率兵數萬進攻廣州忽天晝雨大雨如注雷震而檣舟不能進天瑞仰天祝曰廣州非予所有則天爲清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乃歸贛是年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之以歸王師克臨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頭爲備禦計九月王師至贛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凌濂立柵以因之十月元震竊出規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

知其爲遇春也遇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來襲遇春遇春

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鬪且卻遇春曰

壯男子也舍之乙巳正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

瑞亦肉袒詣軍門遇春送之建康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

養子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鼎臣標悍有膽略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陳友諒既滅

鼎臣乃守吉安甲辰八月常遇春鄧愈兵次吉安遇春遣

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

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還歸曰歸語

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而留可善自爲

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鼎臣既走安福

與其黨劉顯等仍肆剽掠鄧愈自贛還兵討之久不下乙

巳六月復命元帥王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討之鼎臣

棄城走茶陵復合浦陽聖盜于南峰山寨與友諒將劉平

章寇掠益甚十一月國寶出兵邀擊鼎臣中弩死餘黨皆

潰散

五月陳友諒復侵安慶守將院判趙伯中遁九月遂領陳平

安慶陳氏夜遁修城重命將士守之

十二月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走出遂以參政

劉濟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梓中共守之

至正二十三年

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

大義四年

實錄

實錄

實錄

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燄數十其中上下人不聞相語膳籍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敵大江上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友諒巨艦至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乃與諒將分城拒守丙寅陳友諒兵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其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堅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黃錄

友諒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進擊朱文正城上發礮石榴木火箭無不破之國初鑑錄卷四

事蹟

五月己巳朔陳友諒知院將必勝饒鼎臣等復陷吉安黃錄

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舊約必勝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陳海萬中皆被殺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曾梓中亡走經其仇家黃如淵里中如淵本萬中部曲怨萬中兄弟虐其家叛投鼎臣執梓中送鼎臣殺之必勝脇降齊等齊等不屈必勝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以三人徇洪都城下仍以明道同鼎臣等守吉安黃錄

甲辰二月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友諒及見機於胡大海上

命爲行省參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復叛附友諒友諒亡明道走歸豐城窮其鬚眉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戮于鮎魚口沙上明道有畜犬爲我軍攜至武昌見明道被戮嗥鳴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土此天命會葬明道黃錄本傳

癸酉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黃錄

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實錄
丙子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六丁辛亥友諒圍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槳從柵內刺之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

國初鑑錄卷四

一四 地圖書

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僞許友諒誘降至城下大呼令固守友諒怒殺之黃錄

六月癸酉

上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是日會師譚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丙戌友諒圍洪都至是八十有五日聞上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丁亥遇于康郎山實錄

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礮聲雷鞠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

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僞平章舟刈戮二千餘卒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暫保嶺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柁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

宋 薩平江漢鎮序

戊子命徐達等進兵薄戰達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俞通海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指揮韓成元帥宋貴李兆先等俱戰死友諒梟將張定邊營前欲犯上舟舟通膠淺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

國初建寧縣志

十五

說圖藏書

身被百餘矢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上親布陣與友諒戰敵兵舟艦相連至瞿東北風起上命以七舟載荻葦貯火藥草爲人飾以甲冑命敢死士操之乘風縱火須臾抵敵舟燔數百艘煙燄張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庚寅上所乘舟檣白友諒欲并力來攻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曰莫能辨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屢示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敵連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百倍合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旗鼓聲仗浮敵湖面張定邊

欲挾友諒退保嶺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

實錄

按實錄紀戊子之戰張定邊直犯御舟中矢百餘而走平江漢鎮之序則繫于辛卯相去凡四日實錄紀辛卯之戰上與遇春舟俱膠淺及聞開平神道碑則繫于壬戌禁江口之戰廖永忠等相去凡三十有五日又實錄紀辛卯之戰六舟深入而鐵冠子傳則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僉以爲不可救上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漢王陳友諒及將士溺死者無算辛卯己丑相去又三日三文皆出宋學士手筆不知何以與國史錯互如此更相考之

國初建寧縣志

十六

說圖藏書

是日移舟泊柴棚明日泊左蠡友諒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

實錄

我師泊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豬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右金吾將軍欲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將軍請決戰友諒兵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懼及禍遂來降右金吾亦從之友諒兵力益衰上移書告之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被公江州蹂躪黃漢河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困於洪都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

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我相持以公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大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不遣猶建金字旗周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命悉出所俘視有傷者賜藥遣還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賈錄

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賈錄

又移書與之曰昨兵泊豬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乘仇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權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益宜修德

國朝通志卷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能答 上遣裨將攻蘄州及興國克之賈錄八月大明兵與僞漢兵大戰於鄱陽湖陳友諒敗績而死其子理自立仍據武昌爲都改元德壽 元史

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王戊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死斃于舟中癸亥降其眾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平江廣頌序八月壬戌友諒窮蹙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吾師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上麾諸將逆擊之吾師與敵舟聯比順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

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廟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敵眾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瑄參政魯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剛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太尉張定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走武昌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賈錄

陳友諒與大兵戰鄱陽湖中箭死友諒寡徐眞逸僞號大漢改元天定大善至是亡庚申外史

友諒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鄱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湖口

國朝通志卷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爲流矢所中而卒草木子

友諒有權術兵強一時及弑主稱帝羣下多不服而叛遂至滅亡死時年四十四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魚兒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曰昔有術者觀先世葬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迎其父父曰汝不聽我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是果敗賈錄陳友諒本傳

友諒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吾兵必勝之氣當力戰友諒中流矢死 太祖謂基曰我不富有安豐之行使友諒棄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擄我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

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國初事蹟

三月徐達領大軍攻廬州老左堅守不克圍至七月陳友諒親率大船進鄱陽湖來侵徐達棄圍援之上親領舟師往征衣甲鎧仗旗幟火礮火銃火箭火礮大小火鎗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礮神機箭及以舊席作圍圍五尺長七尺闊以布紙絲麻纏之內貯火藥捻子及諸火器名曰梭柁何用竿挑頭桅之上兩船相幫燃火線刀斷懸索沒奈何落子敵船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數上敢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爲前鋒平章廖永忠俞通海爲左右翼餘船列幫而進上以所乘船如征江州之勢令愈嚴肅師愈

國初事蹟卷四

十五 逃回豫章

鮮明舟愈齊整戒將士曰晝則視旗幟夜則視鎗砲遠則聆信礮近則聽金鼓以翔翔二船爲左右副以厘斗快船爲前導大小船隻相繼而進兵至左蠡旌旗蔽日金鼓振天帆幔遮水衣甲燦日遙列數百里友諒後繼之船盡則俘獲江西守將朱文正鄧薛二參政率軍力戰友諒將士不能近城聞上援兵至棄圍赴戰友諒船塗紅爲號大者容三千八中者二千五百人小者容二千人其船以灰麻捻底觸與兩頭頭尾不驗或謂友諒曰何至船底友諒曰此一去船何須盡驗以故友諒戰船皆不及上船之堅以白紅分兩軍陳氏之兵曾經龍江江州湖廣三處大敗善戰折損卻於湖潭荆襄等處徵田夫市子三丁抽

一爲軍號曰蓬合且十八無一二慣戰及船相幫望見白船水上周旋迅疾旗幟帆幔衣甲器械又聞金鼓礮銃之聲魂魄俱喪安能操戈執弓哉友諒惟恃巨艦未知軍心恒怯白船往來湖中仰而射紅船堅駐不便轉動一日攻數次白船輪次而戰紅船軍力疲倦

七月二十一日大戰紅船焚溺二十隻煙燄障天咫尺不能辨聲振山谷軍浮水面波浪漂沒白船亦被火裹焚者七隻紅船將士焚溺者殆六萬人白船焚溺者七千餘人餘船相幫紅船被白船相撞即爲碎薪是日友諒之弟五王溺水而死將士浮水求救者蔽水面上遣快船濟之次日上設大牢少牢遣使致祭五王之極於軍友諒亦

國初事蹟卷四

三 逃回豫章

以禮遣歸又數日上遣人齎書詣友諒約出江決戰友諒無紅船欲出湖口恐白船襲其後遂讓白船先出上遂令江西之船堅拒黃泥州及樵市令諭將士曰我船出了湖口便占上流埠岸選精銳馬步兵登岸待戰風斗快船鱗岸排列海船依次排江中次日遂行白船盡出紅船方行白船正出之時紅船不敢追襲者何也大船泊淺小船兵尤故也紅船出到湖口埠岸俱被白船已占值西風大作紅船之勢高拒順流如箭而下無所措手足流至金江口拋五鐵鎗始往兩軍相望二十餘里上指謂都督仇景福曰那紅船何人的景福對陳氏所乘上曰我提百萬兵數千里遠來除暴荷天以此子付我掌中此機不

可失諭達等曰平暴定亂正在今日遂令將士各措火器兵仗衣甲於所立信地

二十四日 上所乘每號船頭敕曰將士勿動奔奔燧

拜祝曰黎民被難數十年吾今除暴解紛實天祐之克此

姦雄四方寧息汝等士卒俱令富貴今當盡心以報天意

即拔劍敕曰交鋒之際擅離信地不用心者斬遂令釘其

水門平基撤其上下木梯拽牆兩廂懸鈴兵皆倒身搖櫓

又值西風順水船下如箭比至紅船三百步間箭統將軍

筒標又俱發如雨紅船將士無所躲避僅以板牌遮身或

伏匿或趨走無出視者白船竟過矣 上命親軍指揮康

茂本率二十八宿令船水搖挽船而上十五里許順流再

國朝聖祖實錄卷四

三

通鑑紀事本末

下紅船將士望之如山崩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

從紅船而白船已至箭統齊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

氏卒溺水報曰友諒死矣 上傳今日友諒已中箭死兵

船將士敢有擅殺一人者斬陳氏將士聞之全船來歸者

相繼不絕友諒屍已爲近侍竊載遁於湖廣矣部下皆院

官及八陣指揮率領海船再戰俱不勝而降輻重盡爲俘

獲惟知院蟒張海船不戰而遁向友諒所謂一去船者今

果驗矣所獲戰船上下左右箭刺如蠅 上大悅諭眾曰

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於赤壁走曹操遠矣稠人難

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次日 上執爐焚香朝天

拜祝曰異日天下一家與汝等巴都兒共享富貴教汝都

做大官拜畢 上於樓船上設金椅坐定保駕都督仇景

福率八枝壯士一千三百人稱萬歲謝恩遂設一筵卽命

班師後至王宮以在船一千三百人羅於兩廡下賜以酒

食恣其醉飽次日每人給以金龍宮段一表裏冬夏布五

匹銀五兩麥各五石銅錢六千文省府衛及千百戶鎮撫

等官給賜各有差

甲子遣兵追陳理於武昌九月丁卯朔

上發湖口還建康王午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率諸將親

征陳理於武昌冬十月壬寅

上兵至武昌十二月丙申朔

上發武昌還建康 實錄

國朝聖祖實錄卷四

三 通鑑紀事本末

上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命遇春等分兵立柵圍之又于

江中聯舟爲長壘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諸

郡 上還建康命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

獨處軍中欲出無由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久當自下也 實

是年十月湖廣僞姚平章張知院陰遣人言於擴廓帖木

兒設計擒殺僞漢主陳理及僞夏主明玉珍不果 元史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德壽元年

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二月乙未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 實錄

先是張定邊潛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

張必先使入援必先去城二十里軍于拱山 上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取未機擊之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呼爲撥張城中倚以爲重乃縛至城下示之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矣宜自圖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傳友德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降復仁于城下號哭理招之入復相持痛哭乃諭以 上意理與定邊等遂請降 實錄

臺兵攻圍武昌一年不拔張張以譚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 草木子

二月友諒將知院張領精兵數千援湖廣 上命達率

國朝通志卷四

三

國朝通志

兵數千敗之俘軍一千餘人每四人共用麻編頭繫木椿釘于鸚鵡洲上是夜雨雪追曉死者過半有發張而罵之洪武三年鄧愈克河州班師至謂原撥張參政心懷巨禍上遣人齎密旨于愈即時斬之 俞本記事錄

英丑陳理銜豐內祖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 實錄

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友諒兄友才亦降友才所謂二王者也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忠信進來武昌戰敗而降上授忠信參政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

于益陽之高山忠信翼詞開諭之于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實錄

以陳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嬪宦載赴應天府納友諒次姬爲妃命右丞周德興守城 俞本紀事錄

上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下令諭告中外 實錄

封友諒父魯才承恩侯理歸德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嚴祀焉後魯才徙滁理徙高麗 平漢錄

洪武五年正月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兒輩言語小過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全始終宜處之遠方則覺隙無自生可始終全保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匹傳善待之 實錄

國朝通志卷四

三

國朝通志

高岱論曰友諒之勇略雖或未及項羽而性較悍出沒飄忽大困而不餒屢戰而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摧敵其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惜其味強弱之勢失先後之著據形勝之地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昧觀算之法慢處輕涉龍江已取覆敗及我方有安豐之役金陵空虛則又老師洪都而不爲抵禦之計用兵之道當如是乎豈可盡

委天命哉然我聖祖之所以得竭力於友諒則以士誠
之之遠圖耳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友諒既殂不肯直
搗武昌而還師再舉皆恐東吳之乘其後也區區戎簡輩
一老書生焉足以知聖算哉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夏明玉珍

玉珍隨州人至正二十二年自稱皇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在位五年二月卒壽三十六子昇立改元開熙在位六年國亡

至正十一年^{辛卯}天完治平元年

蜀有明氏一曰受氏名玉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有重瞳性剛直鄉間有訟皆往質焉

^{平夏錄}

徐壽輝起斬水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鄉人得千餘屯于青山結寨櫓自固眾推玉珍爲屯長

^{賈錄明玉珍本傳}

重慶號受瞎子先沔陽人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鑾子爲盜

夏主母夢與神遇遂娠而生有異相家世以農畝爲業少負大志不屑爲也辛卯兵起頻禁間因部署諸鄉豪屯青山修櫓治城以保鄉里有眾十餘萬眾遂推爲屯長

^{新都楊學可稱明氏賈錄}

至正十三年^{癸巳}天完治平三年

癸巳冬十一月徐壽輝使人招玉珍曰子起兵舉義期逐

胡虜以靜中夏若歸其圖大事不來且先誅之玉珍懼且欲保鄉里不得已從焉壽輝待以殊禮授統兵征虜大元帥仍領所部益兵俾鎮沔陽時元帥哈麻禿爲患洞庭玉珍與連戰湖中流矢中右目

^{明氏賈錄}

壽輝攻陷荊湖州縣遣人招玉珍曰早降其富貴不來舉兵圖之玉珍懼遂降壽輝俾爲元帥復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麻禿連戰湖中流矢中右目

^{平夏錄云人呼爲受瞎子賈錄本傳}

壽輝招玉珍在癸巳十一月但云壽輝都漢陽玉珍歸之則誤也壽輝以壬辰春陷漢陽癸巳五月阿魯輝復漢陽乙未七月倪文俊復陷之至丙申冬壽輝方都漢陽癸巳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西河度

十一月尚在斯也玉珍之歸天完定在丙辰己巳兩年其詳不可攷矣

^{明氏賈錄}

至正十七年^酉天完治平七年

二月倪文俊陷陝州破鹿盧關明玉珍又進陷川蜀諸郡因據守之

^{賈錄徐壽輝本傳}

事將兵取中興不克賊遂入鹿盧關是歲倪文俊陷川蜀諸郡命僞元帥明玉珍守據之

^{元史順帝紀}

玉珍既鎮沔陽甲午秋沔陽水湧連歲民采菱魚而食乙未夏玉珍將兵萬餘駕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屬天完參政義珪鎮守玉珍泝流至巫峽資糧皆滿載蜀

人亦不知擾也丙申冬玉珍自巫峽將還先是元四川行省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募兵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西平寨丁酉春三月漢以兵至重慶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漢將士謀復仇不克乃虜船下流適遇王珍于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兵備單弱完者都與左丞相哈麻禿兩不相下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慶如反掌耳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曰鳥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脩兵沔陽爲民也噶檀子蜀亦爲民也不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以濟荒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據之不濟則歸何損也且此兵之出窺龍蜀據上流保荆襄開糧道一舉三得

國朝通志卷五

二

通志卷五

幸勿他慮玉珍從之遂率兵至重慶時蜀中承平日久忽斗船大集遠近騷動完者都夜遁果州哈麻禿出戰被執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如故旁近降者絡繹不絕遣使獻哈麻禿于壽輝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龍蜀省石丞相夏錄明氏實錄

丁酉春倪文俊陷峽州令玉珍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陝間時四川行省石丞相完者都左丞相哈麻禿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聞之率兵五千自西平寨至重慶屯兵江北單騎入謁完者都欲圖其兵置酒飲漢酒酣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歸營將士皆怒遂放船下峽按實錄載哈麻禿事在丁酉春又云楊漢走歸與平夏錄明氏實錄互異俟更考之

實錄本傳

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珍據重慶路實錄

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壽輝將倪文俊陷川蜀命玉珍守禦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元史續編

是年九月玉珍訪求儒碩有陳憲君者居五峰山中玉珍以萬戶告身招之不至明氏事蹟

至正十八年戊戌天完治平八年

明玉珍遣兵劫烏牛山寨破嘉定城又親率眾攻克大佛寨自是蜀中郡縣相繼下盡有蜀川之地實錄

戊戌二月完者都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一名規復重慶玉珍遣義弟明二領兵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

國朝通志卷五

四

通志卷五

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二以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寨擄嘉定城皆破之惟大佛寨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攻之旬日完者都兵內潰入之趙資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明革友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明革友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於江岸以招資資嚙曰癡婦胡不死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明革友妻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眾擁去乃止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爲游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速死耳玉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

遂同斬于大十字街蜀人謂之三忠玉珍以禮葬之

平夏

戊戌春二月完者都自果州來會蜀省平章副革友參政

趙安平兵屯嘉定州謀取重慶王珍遣義弟明三領兵沂

流圖攻嘉定未克相守牛載王珍兵駐鹽州已亥王珍親

領兵至嘉定圍之令明三率銳兵直趨成都時元行省平

章買奴參政韓叔亨為青城一作青巾賊所執城中窘迫

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聞明兵至皆驚

潰明三領兵入省中虞明革友趙資妻見王珍玉珍待

夫人義不受辱自投於江明三以趙資妻見王珍玉珍待

之以禮曰執政乃我中國人何故反為胡虜守職夫人能

招使降當裂土以贈翌日南軍會戰王珍驅資妻臨陣謂

資曰妾與鎮同受擒於此明公甚以禮待參政念結髮之

情願子母之命言既其號泣其子亦大呼兩軍觀者淚下

資住馬執弓厲聲曰寢婦不死何待乃引弓發矢中其胸

膺之又欲射其子眾以盾護之乃免王珍揮兵勇進分左

右二翼襲之元兵大敗遂生擒完者都明革友趙資至重

慶戮于大十字街以禮葬之

明氏實錄

按實錄本傳及平夏錄不載王珍遣明二攻成都事又皆

載于戊戌年而不及已亥皆紀載之闕略也以明氏實錄

為正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陷嘉定等路

平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

矣王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

五月其稱希于癸卯正月至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

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

脩于洪武元二龍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

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當以實錄為正

至正十九年元史天完治平九年

秋遣使貢於壽輝實錄

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平夏錄

十二月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僞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

元史

至正二十年庚子天完治平十年

閏五月戊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於采石實錄

明王珍為徐壽輝立廟絕陳友諒不與通遂自稱隴蜀王實錄

本傳

庚子夏友諒弒壽輝自主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

朝為臣子今弒逆子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

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春秋奉祀服推王珍為隴蜀王

平夏錄

王珍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重慶陳矯徐命使會

兵建康既而憤陳之弒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為帝我豈不

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不與陳通居位六年草木子

二十二年五月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青州犯興元肇昌等路元史

玉珍爲隴蜀王因下令曰胡元運去中國豪傑並起而逐之子本鄉農因亂爲眾所推始自爲保夫豈蜀人邇者義兵一起羣醜底寧湖湘向化顧茲蜀地久被青巾之亂豈有爲之翦除者乎奉天誅罪豈能自安已經殄殺凶徒幸爾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豈人謀方今圖爲畫一之規與民共享太平之治誠恐百姓不知以予爲爭地殺人之師非弔民伐罪之舉予取爾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諸元爾輩亦當復見中華文明之化亦不可安于胡元之陋習也更

宣洩心從怡嶺勿取惡招尤明氏黃錄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四月以劉禎爲參謀黃錄

戊戌歲玉珍攻完者都道出澧州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歷官大名路經歷元進士也有文章能政事避青巾李喜之亂隱居方山蓋往見馬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坐致也明日遂往見之與語時事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延至舟中卽舟中拜爲理問官朝夕侍講書史預決政事至是禎爲王國參謀禎屏人從容說玉珍曰今天下大亂中原無主西蜀形勝之地沃野千里東有襄陽可以達江左北有劍門可以窺隴右自

遣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加意撫養民幸甚思民心歸附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王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此時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部下將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尙難以自保全蜀況欲取天下乎弗聽明日禎又言賊譚張文炳力贊之聲息已彰于外說服者多玉珍不得已乃各謀于眾其議始定平夏錄 明氏黃錄

至正二十二年夏元統元年

春三月己酉玉珍自稱帝卽位於重慶國號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黃錄本傳 平夏錄並同

壬寅三月己酉明玉珍稱帝于重慶黃錄

一十三年癸卯正月壬寅朔四月明玉珍僭稱皇帝建國

號曰大夏紀元天統元史順帝紀

壬寅春三月戊辰祭告天地卽皇帝位建都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詔曰天主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運漢唐宋之繼統其來遠矣元以北狄汙我中華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爲之消滅咸云天數敢謂人謀邇君子孫失道運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厭棄之機豪傑乘時興驅逐之策惟我家國肇跡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爾進退成湯七十里盛德已振於三巴歷數八百年神功終收于一統上承天命下順民心謹以壬寅年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屢代帝王卽皇帝位國號曰大夏其以今年爲天統元年嗚呼素行天罰至彼左衽之卑汗昭顯茂功成我文

明之大治尙賴遠邇豪傑勿吝嘉謀庶幾大小臣工協登偉績

明氏實錄
立郊社祭以春秋追帝其四代立廟祭以四時分蜀地爲八道

明氏實錄
做周制設六卿卽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

明氏實錄
是復姓名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都

明氏實錄
興爲司徒劉頤爲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國南爲承旨史天章

明氏實錄
爲學士太子昇朝夕受學焉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

明氏實錄
提舉司教授所教養郡縣生徒府置官曰刺史州曰太守縣

明氏實錄
曰令設科舉策試進士去釋老二教而專奉編勅

明氏實錄
立進士科八道鄉試充貢有司次年會試宗伯廷試分五

明氏實錄
及算出身去釋老并編勅佛堂

明氏實錄
夏始定賦稅十取其一農無力役之征

明氏實錄
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皆出身有差

明氏實錄
置雅樂置奉天征虜大將軍府於漢中以進取陝右

明氏實錄
征遼大將軍府於夷陵以進取友諒

明氏實錄
冬使司馬萬勝領兵出漢中攻刺歸坎侯普顏達夫平章敗

明氏實錄
走獲其人馬萬口

明氏實錄
冬平夏錄云癸復遣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

明氏實錄
勝兵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康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

明氏實錄
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天統二年
三月平夏錄十勝兵至雲南梁王李羅帖木兒一名把都及雲南
行省廉訪司官先一日棄城走退保金馬山一日官勝入城
據之實錄本傳

明氏實錄
三月初八日勝兵抵雲南屯兵金馬山鄒李皆不至梁王

明氏實錄
李羅雲南省廉訪司官先二日皆走勝遣使四方告諭招

明氏實錄
安繼日齋宣牌面納降降者不可枚舉

明氏實錄
鄒李兵不至勝遣使四出招諭降者日至卽遣侍中楊源

明氏實錄
表聞獲其服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謨受維新之命王師所

明氏實錄
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旣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于六詔寧

明氏實錄
祇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萬智如湯文明協舜既

明氏實錄
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衽之流劍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

明氏實錄
貽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卽進登於五位忝

明氏實錄
茲南詔鄰彼西戎藉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檢壬滋其

明氏實錄
驚警守宰無側怛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黎下詔擄

明氏實錄
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

明氏實錄
望風而奔潰遂由駟路踰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

明氏實錄
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稱室皆安勝等愧以庸才欽承威

明氏實錄
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能智聖人大庇之洪休抑

明氏實錄
諸將效勞于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

明氏實錄
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鄙輿所撰也

勝兵之入雲南也柳興芝麻李尚未至梁王不意勝兵奄及放棄城遁及梁王之傳大都出兵率偵敵獲勝部將姬安禮問勝兵幾何曰八千於是大都會大理段平章兵擊勝殺傷者過半勝以孤軍深入約兵未至而戰士多中傷遂引兵還所過暴掠爲民患玉珍不能制上齎遣書諭之賈錄 玉珍本傳

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來攻城萬勝領兵回哨援之勝敗于關灘時招安元師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於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逮水元帥府千戶叢瑾領八千人與大都拒守遂引還重慶 明氏實錄

國朝通志卷五

十一 通志卷五

二十二年三月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珍弟明二史順帝紀 元史記于王寅年又云擒明二皆誤也

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成楚諸將悉亂總督大理段功謀于員外楊湖海進兵至召關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首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同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糧海效其書跡易之曰

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巾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梁王深德設功以女阿薩妻之爲泰授雲南平章 楊慎演義記

按雲南之役玉珍不在行或即明二之譌也

癸卯 九月表韓氏女爲貞烈

初丁酉歲九月青巾賊入成都韓氏女年十七舉家從軍夏兵攻刺闖破之韓女假爲厮兒被虜砍草養馬出入六七年人不知其爲女也至是征雲南還路逢其父贖之適尹氏貞烈如此

己酉辟劉湛爲仁壽縣學教授湛學行優裕造就人才升爲

國子監祭酒 明氏實錄

十三 通志卷五

時有劉湛者字信翁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爲後

進所宗丁酉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 平夏錄 明氏事蹟同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天統三年 司馬萬勝率兵攻興元關城三日不克而還 平夏錄

秋巴州叛命司寇鄭興攻克之留兵鎮守 同上 攻拔巴州尚倉置軍守之 賈錄本傳載在癸卯秋

至正二十五年 己未 天統四年

春吏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 平夏錄爲 柳興爲平章鎮成都

吳友仁爲平章鎮保寧莫仁壽爲平章仍鎮慶門鄧元亨爲平章鎮通州寶英爲參政鎮播州明氏寶錄元帥爲平章寶錄州寶錄爲參政鎮黔南寶錄本傳

冬徐國參政姜珪來朝乃令守夷陵就彼屯種置倉以贍國用明氏寶錄

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聘夏夏主遣參政江儼答聘平夏錄

秋遣參政江儼入貢寶錄本傳

乙巳九月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好上遣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元政旣墮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徐氏以昏懦

國初建寧事略卷五

十三

通鑑纂要

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其強暴自取頹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天下操日夜思併吞吳蜀吳蜀不能合從以拒操而屢起鬪端自相攻伐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子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汴淮齊魯二音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千嶺之東南漢西湘湖之地然而陳友諒據其權綱足下因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旣奄有全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

兵侵擾殺掠生民無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擁齊魯根柢惟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中國其志非小使其奸雄如操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不可以昔之吳蜀爲鑒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聽之明氏寶錄

乙巳十月己酉朔上聞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暴掠不能制乃遺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皆不思救民恣行殘忍自絕于天以底禍敗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爲敵兵之所過郊圻之內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西蜀沃野千里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有

國初建寧事略卷五

通鑑纂要

之誠爲足下之憂予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弈者當局有不自知旁觀者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於予亦幸有以相告豈不美哉明氏寶錄
吳王始遣都司孫養浩來結好書曰吳王奉書夏國皇帝問者得美珪誥命觀其文義妥貼辛卯歲兵起蔡穎有陳友諒恃其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一旦迫區區之境不得已而應之三年遂決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之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居國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時遣使通好推足下圖之是年秋遣參政江儼答書曰夏主皇帝奉書吳王足下邇者夷狄運衰中原氣盛天必降生豪傑驅逐

胡虜以爲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弟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尙爲彼用殊爲可恨足下應運而興目視赤子之塗炭想亦不忍也區區人馬二十萬北出漢中東下荆楚期盡殘虜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復通好不敢後約惟高明亮之明氏實錄

冬元威順王侯蜀顏達失平章率兵由雲南間行如陝西遣丞相戴壽追襲之至秦州弗及而還是月全蜀星隕如雨

本傳
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天統五年

春二月王珍有疾召其臣僚諭曰西蜀險塞汝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遂死

國朝通志卷五

十五

通鑑綱目

於江水之北自僭號至是五年壽三十六子昇嗣立年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王珍爲人頗尙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餘賴以壽安然喜自用昧于遠略而嗣子稚弱政出多門國事去矣

實錄本傳

丙午春夏主不豫召臣下諭之曰中原未平胡虜未逐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險塞予沒後汝等同心協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窺中原不可與各鄰國構隙言畢遂殞在位五年壽三十六葬江北永昌陵羣臣尊上廟號曰太祖文武至聖皇帝遺詔太子即位遣使報訃于吳及各國兼致遺物

明史

史官方孝孺贊曰夏主方有意于結蜀羣臣遺青巾之虛

百無一二夏主躬行儉約興文教關異端禁侵掠薄稅斂一方咸賴小康焉惜不能謹之于始私家倍于公室倉帑空虛不能展其疆界歷年雖承民至今感歎焉然不能以文詞盡其賢也

明氏實錄

夏太子昇即皇帝位年十歲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立妃王氏爲皇后改元開熙

明氏實錄

詔曰皇天眷命篤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弔伐創業開基期並中原以登至治願大業未遂龍馭上昇舉國臣民攀號莫及予小子哀疚方殷而臣民以嗣位爲請謂神器難以久虛國家不可無主懇請再三辭遜無術謹于四月初一日祇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子稚年涼德忝任君師惟敬

國朝通志卷五

十六

通鑑綱目

天以勤民在脩身而法祖續承烈緒任洪業以無疆誕敷武文祈天命于有永尙賴臣工協志同濟時艱補缺拾遺匡才不逮其以明年爲開熙元年除舊布新與民更治仍遣使詣吳及諸國告即位

明氏實錄

二月辟鳳山趙善璞爲翰林學士不就

善璞歸隱於樂殯山中所著有陶真集正韻彙有自述詩曰錦里棲遲處處然遠俗羣地偏車馬少山近市塵遙謝事惟求避暑官懶折腰請暫明至道忘味學遺詔對坐花千點充饑水一瓢放情隨澗落得句自推敲種菊開三徑橫琴詠九皋唐虞今在上許我學由巢

明氏實錄

吳王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送葬 吳王遣使來賀即位

明氏

實錄

丞相萬勝與知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之內府舍人明昭等復矯后旨召勝入縊殺於崇文樓下拜劉頴爲右丞相明實錄 月山叢談同

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頴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錄

玉珍居位六年後爲其弟殺之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帝以其黨戴壽爲冢宰事皆專之小受主擁虛名而已草木子

楊學可曰右丞相萬勝者德安府黃陂縣人也壯歲智勇

國朝雜錄卷五

十一

國朝雜錄

過人真主寵愛之妻以弟婦故稱爲明二載載總兵信實必罰士卒樂從所向克敵開國之功良多夏主舊天立幼母后臨朝小人間謀張萬自相屠戮而非以有罪見誅不及五載國遂亡是自取之也明氏實錄

按平夏錄記張萬相戕之事未詳草木子尤總當以明氏實錄爲正

秋廷試進士龐百里等六人及第餘出身有差幼主吟桂花詩賜諸進士曰萬物凋殘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些小難堪歌露冷風清大地香明氏實錄

命丞相戴壽領兵攻烏撒不克而還明氏實錄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實錄

上因與語使者輒自誇其國險阻富饒上笑曰蜀人不

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阻誇其富饒豈爲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窮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因語侍臣曰吾平日只要務實不尚浮僞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實錄

丙午遣參政蔡哲報聘于蜀實錄

上諭哲曰蜀使者多僞浮詞誇大其國汝無效此彼有所問但以實告之耳實錄

吳元年未開歷元年

三月參政蔡哲歸自蜀實錄

國朝雜錄卷五

十六

國朝雜錄

貝言蜀自明玉珍喪後明昇嗣弱羣下擅權月挾盡史以往圖其所經山川扼塞以獻哲字思賢先仕陳友諒爲御史歲壬寅來歸後爲侍御史坐事免尋卒實錄

十一月乙亥夏主明昇遣使者鄧良來聘命良覓從大將軍徐達觀所下城邑實錄

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叛

友仁移文于郡縣曰昔與先王自汾陽而至重慶共樹奇勳開邦啟土今者矯旨殺戮功臣異日我輩亦如此耶遂據城謀叛遣使與陝西李思齊張良弼通幼主數調兵誅伐皆敗而還

洪武元年未開歷二年

大明皇帝來告即位遣平章鄭敬奉書往賀

四月命丞相戴壽討吳友仁友仁來歸

丞相戴壽總兵八萬往征友仁友仁入城自守謂壽曰不須用兵可遣參政文彥彬來即降是日遂遣彥彬入城友仁與彥彬約丞相可設策將義子明昭等誅之不然必爲所害壽回奏事因朝會設計擒明昭等盡誅之友仁同彥彬至重慶請罪謝恩

明氏實錄 或作文彥彬

吳友仁以萬勝之義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明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恩

平夏錄

十月戊辰朔夏主明昇聞王師克元都遣使來賀十二月壬

通鑑綱目卷五

十九

通鑑綱目

辰遣使以書諭之

實錄

書曰朕昔以令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足下以幼冲之年處新造之國朕念先好安得不爲足下慮哉足下舊臣竭力推誠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審機觀變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日延羣臣問安靖生靈之道必能有能善後之策者擇而行之是實融錢俛見于今日也承平之福當享之足下其圖之

洪武二年己卯開熙三年

七月丙辰蜀明昇遣使來貢

實錄

初我師之西出也不數月蜀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

尚莫能禦況吾蜀乎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又充足其若我何爲今之計莫若外加交

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復遣修貢

實錄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請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同姑以此復

平夏錄

十月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瑄招諭明昇

實錄

瑄至蜀諭昇以禍福使奉國入觀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瑄還復以書曉之昇不能從

實錄 蜀省蜀瑄專略中

通鑑綱目卷五

三

通鑑綱目

十二月戊辰瑄自蜀還言昇聞弱將佐皆庸材諭之再四終不悟不如舉兵取之上曰兵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害姑緩之

實錄

洪武三年庚辰開熙四年

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興旺龍鎮

實錄

七月甲辰明昇遣使以香栢木來獻詔賜興與其國相戴壽知院向大亨及來使文綺紗羅有差

同上

丙辰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擊卻之

實錄

明日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城中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斂兵入城友仁乃圍城決遠填塹攻益力興旺嬰城固守大將軍徐達令傅友德領兵三千竟趨黑龍江夜襲木橋關攻斗山皆下令軍中人持火炬然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大驚乘夜遁去同上

夏守瞿塘將莫平章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將陳文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擒八十八人送楊璟斬之

鳴獻錄

是年大明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秋再遣蔡參政

招諭兼致禮物不從明夏竟絕和好平夏錄

大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壽不與明氏實錄

國朝纂修略卷五

三十一 通鑑節書

秋丞相劉禎卒

禎元進士精于易數導夏主修道盡逐胡元以安中夏詔

令多所代製人比之孔明云明氏實錄

洪武四年辛亥開熙五年

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丹師由瞿塘越重慶瀘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顯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

好問昇雅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昇乃惑於羣言反犯吾興元不可不討行師之際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皆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以後並同

閏三月楊璟師進次夔州大溪口

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吳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嗣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礮石木竿鐵銃其上旁橋兩岸復置礮以拒我師璟遣指揮章權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攻南城寨璚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漢口進攻瞿塘扼江之咽喉璚不利亦

國朝纂修略卷五

三十二 通鑑節書

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實錄

大明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攻夔關戴壽相向知院陝中設大橋備禦船至以木頭撞下輒碎竟不得上屢戰不勝退兵陝外重慶城中每虛驚禁不能止明氏實錄

四月丙戌傅友德攻階州克之

友德陞爵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擊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思不再耳友德至陝集諸道兵璚言出金牛使人偵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先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平章丁世貞來拒友德擊敗之

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貞遁去遂克階州

乙丑友德兵克文州

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貞等復集兵據險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貞以數騎遁去癸巳友德兵度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遂以兵趨隆州

癸卯克綿州

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別遣藍玉夜襲其壘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蜀兵大敗遂克綿州大亨走保漢州五月兵至漢江阻水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已卯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連湯和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爲解體

六月壬午朔拔漢州

夏人聞王師伐蜀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聚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友德破階文擄江油乃與友仁分璽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還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親率師迎擊大破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留鄒平章守襄關引兵走成都友仁走古城遁還保寧

戊子廖永忠兵至舊夔府辛卯進兵瞿塘關遂入夔州

上聞湯和等住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賜詔促之永忠聞命卽率所部先進戊子兵至舊夔府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出兵拒戰分前後軍出兩翼旁擊大敗之遂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乃密遣壯士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衣青莎衣出崖石草木間而率精銳由墨葉渡分二道攻水陸寨舁舟出江者自上流俱發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天張及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率步騎約會于重慶

戊戌僞夏平章丁世貞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傳友德兵來援世貞棄城遁去

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口赴友德降

己亥廖永忠率舟師抵重慶是日大銅鑼峽夏主明昇遣使詣永忠軍納款

明昇與右丞相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劈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悸若區區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前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

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劉仁挾幼主并皇太后彭氏齋符璽詣軍門降

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
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奉表詣軍門降
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禁侵掠撫慰戴壽向大
亨等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之遣指揮高德送昇等降
表於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
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
功峻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坤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
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棄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墊溺
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不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
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應寶融先幾之智又乏錢俶達
事之宜見同并蛙計窮穴兔揣罪實由於已啟釁用匪其

國初建寧府志

三五

通鑑

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討願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
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布孟昶之傾心謹
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七月庚申傳友德圍成都辛酉夏丞相戴壽等以城降

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以象戴甲士逆戰友德命前
鋒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卻走壽兵死者甚眾會湯和
遣人報捷壽等亦得其家書遂無關志乃籍府庫倉廩遣
其子詣軍門納款翌日壽等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東門
得士馬三萬壬戌分兵徇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
成都既平分兵徇川蜀之未下者因籍其丁壯置守要害
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及其官屬朝見封為歸義侯

上聞大軍下蜀命中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受降
等禮省部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入宋故事是日
上御奉天門宣令昇等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宣表訖
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待議舍人掖昇起跪聽宣制
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又四拜出文武官行賀禮
曰孟昶專治國政所為著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即
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率官屬朝見制授昇為歸
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

八月庚子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蜀
地悉平十月 上以其寇漢中起兵端致明氏失國命誅
之

國初建寧府志

三六

通鑑

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
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
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宣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
十八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

洪武五年正月歸德侯陳瑄歸義侯明昇俱徙高麗

已上俱出實錄平夏錄平蜀記俱同

辛亥七月臺兵攻四川小叟主同其母俱降其後母召入
宮以海舟送小叟主德壽陳少主去高麗飄飄然入于海
矣草木子

明昇降封歸義侯彭氏召入宮父子凡十一年而亡後送
明昇入高麗今聞有子孫在 月山叢談

大明封幼主爲歸義侯彭后爲皇妃賜甲第以居以劉仁爲應天府尹餘授職有差前後明氏二主幼主年十六歲起至正辛丑至洪武辛亥共十一年

史官方孝孺曰幼主雖春秋未富德性純雅通孝經論語爲權臣執國命不能宰制所以內相屠戮自翦其羽翼是以國內空虛天戈一揮若崩厥角歸於一統固其宜也明史實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六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東莞伯何真

真字邦佐廣東莞人累官至榮祿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右丞洪武元年四月以廣東降累官湖廣左市政使二十年七月封東莞伯賜鐵券食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三月己卯卒年六十七

公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生八歲而孤母夫人守志不奪少偉然有志

宋廣惠惠州何氏先為碑

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奮劍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中原兵起憤海驛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

生民為念

黃佐撰何真傳

嘗為淡水鹽場管勾後棄官居東莞員頭山

黃錄何真本傳

至正間嶺南盜起焚掠州郡真集義兵保鄉里

黃錄本傳

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搆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

先祠碑

至正十五年乙未邑民王成陳仲玉清亂真請于行省舉

義兵除之真躬環甲冑住禽仲玉以歸成築堦自守乃使

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領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

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

虎還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為貓孰知其虎奴求實真如

數與之使人具湯羹烹奴駕驛輪車數人推之使號于眾

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權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噉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知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實罰有章以為尤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

黃佐傳

解惠州之困遂叛將黃常復惠州

先祠碑

率盜攻惠州真率眾走之城賴以完以功授惠州路判官尋升同知既而勦滅羣盜升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

本傳

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惡食暴肆放民不

堪命眾募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遂常繫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官尋遷惠陽路同

知廣東都元帥

黃佐傳

南海盜邵宗愚陷廣州真與子弟率兵分四路擊之宗愚敗

走遂復廣州

黃錄本傳

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眾復廣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權廣東行

省參知政事其後置江西分省于廣東進江西行中書省

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真功權中奉大夫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推恩封其二代皆

廬江郡公未幾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

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

黃佐傳 碑同

乙巳九月宗愚挾嫌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獲之齡十月

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率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石丞鐵里迷失以歸黃佐傳

戊午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升右丞黃佐傳

時中原大亂南北阻絕真益練兵據險保障一隅實錄本真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卽遽而僞之以示無二心黃佐傳

自左丞升右丞未拜而王師平江西詔至諭公公上廣東之籍以降先祠碑

二月壬寅朔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

時永忠在福州先遣人以書諭真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

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

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擊

造區夏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

緩逆者誅殲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

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黃佐傳

三月甲戌何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迎際

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

其表請降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送

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

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勳兵瀛梁創業金陵除殘去

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

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眞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政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勢師旅先命來降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庭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呼天朕粉紆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心以懋厥績

壬辰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四月辛丑朔永忠至廣東之東莞縣何真帥官屬迎見閏七月辛丑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

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眞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

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

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

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

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邇者逢亂不

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

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貢禍於生靈

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

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

命名已著尙懃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眞出見永忠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餘孽悉平詔

至貢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

兩將士各賜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各

進繳貢叩頭乞賜蘇子家爲後世子孫榮上可之授貢

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實錄本傳 黃佐傳同

貢莅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遠斷人莫敢犯而一主

于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貢在傳

三年三月召還遼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

士還京復任山東

五年六月參政何眞收集廣東所部舊卒三千五百六十

人發青州衛守禦實錄

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眞請以其子貴參侍東宮即除貴

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眞及其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

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糧草以俟大軍征進及還升山西右

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眞及貴往廣東收集士豪一

萬六百一十三人實錄

六年六月眞還廣州招集舊所部兵士二萬七百七十七

人并家屬送京師

還朝拜眞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眞姪潤溺敬三人皆

拜官軍今上數十人皆授管軍百戶 實錄本傳

十七年復命眞往廣東收集未至軍士

閏十月致仕布政使何眞復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

百一十三人送京師聞多遺亡者請追捕之上曰彼爲

民久矣今復擾之宜其然也亡者勿問實錄

十八年正月起復山西致仕左布政使何眞爲浙江左布政

使十九年十二月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使致

仕

八月壬寅封湖廣左布政使致仕何眞爲東莞伯

誥曰古云歲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

擅聲教而役生民朝與暮汲汲於終不能知時務而

識天道尙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爾何眞率

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鄰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莫

不於爾仰賴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旗

臨境則未附爾眞聞八閩負固桂林舉民海上羣生亦不

量力爾眞獨心悅誠服巖嶺南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

者予常在朕心未及崇報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

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誠之心尙益加恭慎以保

祿位延及永久爾其敬哉

賜鐵券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

六子宏爲尙寶司丞二十三年三月升尙寶司少卿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眞薨四月乙巳朝命其子榮襲父爵實錄

眞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

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親

先墓嘗有紫氣人指爲符瑞輒斥絕之及事 高皇帝風

夜畏威惟謹 高皇帝推心委任勿疑故能以功名終實錄

情

榮襄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羣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真昔能輯服保有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卽納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嘉其誠錫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特命爾榮襄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實毋墜前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

二十五年命榮往陳州潁州二衛簡閱軍馬二十六年二月坐與藍玉謀反伏誅

是年十一月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叛厥作亂南海衛以兵捕

國初羣雄事略卷六

七

通鑑纂要

之迪伏阻阻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灣廣東都指揮使司務兵追擊敗之械送京師誅之

何榮招云榮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欽差往山西抽丁本家置酒與何貴何宏弟閑話弟何貴說大哥想李太師延安侯眾人爲交結胡丞相都結果了我每老官人在時也曾去交結如今胡黨不絕只怕不饒我這一家兒榮說我心裏也常爲這事煩惱又沒躲避處由他看久後何如次日起程前去不期弟何貴在家怕前事發露又與龍虎衛指揮法古私通藍玉謀逆伏誅了當又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東平侯驍勳到鎮朔衛在榮下處喫酒閒密說前日宣事候使人來說涼國公收

拾四川人馬與陳義指揮等商議擺布要下京來做一手著我這裏聽候接應如今全寧會寧寧懷遠等侯劉真都督比先都是胡黨已商量接應他你心裏如何榮回說我先父亦曾交結胡丞相因見延安侯眾人廢了我與弟何貴常常煩惱久後不知何如既官人每都從了時我也和你每做酒畢各散在家一向與本官潛謀聽候不期奸黨敗露今蒙提問罪犯

何榮弟鎮南衛指揮何貴招云二十六年正月蒙古左衛指揮法古對貴說前日茅都督過江潛對法古說涼國公見

上只管病纏要謀大事你可收拾聽候你有一千軍在我衛裏那裏頭目我都引去見了再教我同潘指揮來對你說

國初羣雄事略卷六

八

通鑑纂要

貴說

上位關防大如何下手法古同說

上位只關防得各門上如今我衛裏虎刺指揮常隨涼國公出征他是廝殺好漢貴卽應允次日到涼國公直房拜見至晚有本衛百戶朱成到貴家說常教官人來帶刀討分曉今早的言語謹慎著

何榮弟尙寶司少卿何宏招云詳見前

涼國公奸黨敗露被馬黑黑指出提問罪犯已上俱送監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六終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周張士誠

士誠泰州白駒場人至十四年正月僭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祐十七年降於元授太尉二十四年自稱吳王二十七年九月被執自縊死年四十又七國亡至正十三年己亥

五月乙未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爲亂陷泰州及興化縣遂陷高郵據之僭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祐元史順帝紀

按實錄士誠以癸巳正月起事此云五月者紀其陷高郵之月也實錄士誠建國改元在甲午正月此則先事而書之耳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一

通鑑纂要

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爲業少有膂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正義者屢窘辱之士誠不勝憤癸巳正月遂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正義并所讎富家焚其廬舍延燒民居甚眾自度不可已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謀起兵行至丁谿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誠中矢死士誠益憤怒欲滅子仁子仁眾潰入海士誠遂乘勝攻泰州有眾萬餘克興化結寨於德勝湖四月元以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實錄張士誠本傳

郵不得入賊給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縉紳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拽倒搥碎其膝而副之元史忠義傳

河南兵起兩淮騷動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於揚州以璉參知政事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璉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效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趨士誠治划船趨濠洲士誠疑璉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尋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

賊鬪市衛賊圍璉至其船璉馳騎奮擊賊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同上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納速刺丁捍高郵德勝湖焚賊船二十餘艘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狀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環鎮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餘萬戶府等官皆遁走納速刺丁與其三子皆死之同上

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遣本官照磨盛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

出拒官軍昭叱之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刺其臂肉而後磔之同上

泰州鹽綱張士誠兄弟濠高郵泰州及三十六鹽場俞本

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劉子仁兵潰其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告變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五月復陷泰州及興化縣遂據高郵平吳錄

按癸巳正月士誠起事既陷泰州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遣高郵知府李齊諭降降而復叛再陷泰州殺趙璉遂破興化據高郵殺李齊及盛昭平吳錄於三月書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聽又於五月書行省再遣李齊諭之不聽則

以一事爲二事矣又盛昭之死當在李齊之後元史忠義傳甚明平吳錄相傳出於吳文定公雅據元史實錄而歲月先後錯互不一今悉正之

六月命前河西廉訪副使也先不花爲淮南添設宣慰副使討泰州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興化元史

至正十四年甲午周天祐元年

甲午春正月甲子朔張士誠國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實錄平吳錄同

二月以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苟兒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攻高郵元史

石普者徐州人也以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

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面陳破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丞相壯之命樵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義民萬人以行汝中柏陰沮之賊其軍半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令軍日具食夜漏三刻衛校趨資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分兵三道普自將攻北門賊敗遁入城普先士卒轟之縱火焚關門賊懼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拔不遑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捍蒙古軍即馳同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勦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直入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日西援絕墮馬步戰頑目左脅為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與從者皆力戰死之

元史忠義傳

六月辛卯朔張士誠寇揚州丙申達識帖睦爾以兵討張士誠敗績諸軍皆潰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佛家蘭會達識帖睦爾復進兵討之

元史

元史於此下記已酉盱眙縣陷庚戌陷泗州官軍潰平吳錄諸書皆牽連書之不知士誠兵力僅能出沒高郵揚州旋為脫脫圍困僅而得免豈能遽及盱泗者蓋濠泗之兵非高郵也當時高郵濠泗兵勢頗相因依故石普告脫脫曰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脫脫既圍高郵即分兵西平六

合蓋為此也詳在龍鳳事略中

九月辛酉詔脫脫以太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董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出征高郵十一月丁卯脫脫領大兵至高郵辛未戰於高郵城外大敗賊眾之西遺兵平六合縣十二月丁酉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活不為意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

元史

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

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憫察兒知樞密院事雪代濟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

元史脫脫傳

元貶脫脫詔畧曰吾刺罕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往年征徐土僅復一城不日而旋失茲者薦總大兵再期掃蕩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徒懷眷戀之思曾無尺寸之效生祠寇玩日減精銳虛費國家之錢糧誣誘朝廷之名爵皇子愛猷識里答剌術從大宥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脫脫有意外旅拒等事各以大義效忠從事宜諱畢脫脫匹馬北歸將士憤亂元兵不復振矣

俞本紀年錄

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達曰丞相出師時嘗被
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
矣脫脫弗從同上

脫脫總天下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
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成功忽有詔旨來
卸軍軍中間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達勸奉密旨
詔書且勿聽脫脫搖首曰不可遂受詔大軍百萬一時四
散先是諸大臣子弟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來軍
中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遽如此其散
而無所之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
是也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將攻

濠徐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歷奸邪誤國遂至危亡
不救可勝惜哉庚申外史

脫脫師號百萬聲勢甚盛及抵城下毛胡廬軍已有登其
城者忌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如何輒自先登乃召還及
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草木子

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
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
分兵攻天長六合賊皆潰敗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
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
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
林爲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羅耕錄

脫脫兵攻高郵未下元主以議解其兵柄士誠乘隙出兵
奮擊元兵大敗實錄本傳
士誠乘間與李伯昇等十八人憤圍突出走海上其下稍
稍赴之月山叢談

寶錄潘原明本傳云士誠與李伯昇潘元明呂珍等十八
人突圍北走按脫脫解兵之日開門縱擊元兵已星散矣
何爲又出走海上哉

是年五月攻破揚州路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九
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遼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
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黎莽錄

至正十五年乙未天祐二年

國初義元集卷七

四月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瑋招安張士誠仍齋
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訪司等
官商議給付之元史

張士誠據高郵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爲使招諭
士誠而用揭爲輔行揭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揭集賢待制
給驛就其家起之揭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迂詔使揭等既
入城反獲開諭士誠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
食欲以降揭爲唯詆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揭肆其凌辱揭
不卹也及士誠徙平江揭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揭所
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成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
高郵謀泄執揭訊問揭厲聲不絕竟爲所害後賊中見失

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元史忠義傳

實錄紀鴻與烏馬兒招諭在癸巳四月誤也平吳錄亦誤

五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推東廉訪使元史也先迭兒

撫諭高郵元史

乙未推東鐵士誠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

熟縣實錄本傳

江陰羣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殺宗三將入城

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

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賄

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逃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

子信兵復仇士誠初亦疑滅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

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於是遣士德率高郵賊眾擊橫

圻渡鋪山實錄

江陰石牌民朱定者販鹽無賴武斷鄉曲與石橋富民趙

氏有隙集眾相攻擊定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

遣江浙參政納麟哈刺討之定窮蹙乃遣人導士誠兵由

通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士誠署定爲參政遣元帥樂瑞

爲戍石牌實錄

至正十六年甲午天祐三年

正月壬午朔張士德取常熟州秘傳元史

高郵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州中

眾肆搶掠一夕而空平吳錄

二月高郵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平江路爲隆平府遂陷

湖州松江常州元史

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鄉村農夫薦罹饑饉投充

壯丁生不習兵鳥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

旨得便宜行事升漕運萬戶脫因爲參政統領官軍民義

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達魯花赤

哈散沙爲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

素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

軍一戰而殺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中閉門不

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德眾纔三四十人長驅而前直

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

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殺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

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嚙死既而

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士

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

路爲隆平郡上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庵院家門巨室

將士分奪爭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實錄

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

脫寅畏賊避匿於裏門十八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

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輩棄之相率遁

去士德既入郡城卽承天寺爲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

射三矢於棟上平吳錄

平江缺守師素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眾渡江明年春守將靳闢遁去師奏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元史張師素傳

密聞貢平江訖姓張平軒遁海上稿溪集

易姓名瑞禾氏隱居雲間集苑私記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辛亥晦義軍府參謀楊椿與守齊門淮兵奄至眾皆不知所爲獨謂冠不足畏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援追者及之遂併遇害敏交於胸終無少屈椿故吳下授徒屢應鄉試其舉將固所假館咸知已而強起區區就小職乃自振拔如此張又新楊多謀
士誠入姑蘇守將脫更不能禦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

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得其尸於張香橋亦自縊死椿字子秀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吳家藏集

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戰遂死城下其子年十六亦死徐集傳

淮張入吳嘉定州倅奉印降州吏尤鼎臣沮之爲其將繫且諭以官抗不受杖百鎗於家稿溪集

達識帖睦迺以苗師楊完者守嘉興王與敏以松江叛附於周張士德取常州湖州元史張士德傳

淮人陷平江嘉興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若星火驛使

交道中不絕塔失帖木兒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升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卽拜添設左丞載新錄

進攻嘉興全軍刊沒載新錄

楊完哲保嘉興丙申二月夜淮寇攻北門楊自暗口獨乘一騎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首其徒溺死者無算僞士董性存撰碑述其事農田餘語

丞相與王與敏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士德既得松江仍以與敬統兵鎮守自引兵還居隆平秘閣元王與敏淮西人以軍功得官至元帥丙申春淮寇渡江以所部繫於常熟兵費欲退保姑蘇參政脫因閉城不納乃

抵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之遂屯兵松江謀結水寨於潞山諸湖令上戶供給其軍爲自保之計楊參政遣裨將鐵木鍊怒營圖之王知其謀具屬官戴萬戶嗾其異圖乃焚劫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裨將蕭諒襲擊之奪其婦女數百人與敬敗走由上海投淮張僞命爲威虜將軍僭僞元帥史文炳復陷松江次年淮張納款除同僞書行樞密院事初淮寇入姑蘇丞相命楊完哲以苗蠻由嘉禾方谷眞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恢復計值與敬叛其事遂沮農田餘語

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哲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城實欲繼倡端重養

兒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達思誠皆與不協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十八日夜與敵下萬戶戴列孫等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懷潰散檢括金帛自與敵以下人口輻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哲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帳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劫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有松江一月火不絕截人耳鼻掠婦女劫貨財官庾粟四十萬悉籍爲已有局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自湖柳入古浦塘破濊湖柁船糧相銜旌旗蔽日苗軍一矢不交夜遁而去

常州豪俠黃甫開道歸款許爲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毘陵郡

士德之圓常州也萬戶府知事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殺齋鐵書浮江開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殺未及還而城陷良獨不屈閨門走水死者十餘人劉良之從子也

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

以周仁爲隆平府太守

仁家本飯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戮力躬親細故

周鐵星利欽臣周倌也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趣亡於毒欽臣周倌假山陽鐵冶子以聚欽功至上朝伏誅日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對我敢言是耶連殺之吳人快之或手額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周鐵星國上卿談申韓爲法經釘華杖爲國刑千倉萬庫內外盈十有三賦爭科名周鐵星難算箕欽無時停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軍督利民膏啣民體六郡赤骨填野雲霧倚天一曰傾鐵星亡國法當享尙持六郡金谷數巧死萬一充虞衡鳥乎周鐵星十抽一雄百萬釘暫刻爾體作鋸器鐵星碎地啟噴天開顏

三月癸巳張士誠自高郵來隆平宮於承天寺萬歲閣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大周歷日明時以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蔣輝播原明爲左右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

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軍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實有司籍所在木植寺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石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當承天重修時悅楚南來住持或

請題梁悅曰當有俗人來暫居後張士誠由淮渡浙據以爲宮蓋徽殿上保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原鑒字名其閣既設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年復爲寺殿耕錄

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

至正丙申春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楚國公渡江來念吳民多艱牧字者多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二襲馬一匹粟若干石肥瘠旨酒有差而丹陽張君德常爲吳縣丞三年考績陟縣尹又明年調同知嘉定州事王寅秋調松江府判官楊基送張府判詩序 德常明趙

國初雜事略卷七

十五

通鑑書

初立鎮海萬戶於太倉平吳錄

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人參知政事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元史

南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稼種名曰答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

壬申降人陳保二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黃錄

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眾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湯和等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黃錄

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畢居仁馬某等過江居仁男畢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獲陳保二太祖殺之克蘇州生擒

單大舍付居仁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孝當碎其肉縛於市曹殺遲處死國初事蹟

乙亥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黃錄

書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音曉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或於交指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黃錄

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迤楊完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元史

國初雜事略卷七

通鑑書

七月遷杭州達識帖睦迤即棄城遁於富陽陷戶普賢奴力拒之而楊完者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迤乃還初達識帖睦迤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升江浙行省參政至是遂升右丞誦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迤方尙完者以爲重故完者驕矜日肆而不可制元史達識帖睦迤傳

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以數萬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眾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武林達丞相恃楊漫不爲備僅以身免楊聞之跌足即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將英從大麻唐炳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

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於皋亭山再敗於謝村三戰敗於水城港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目咸擒安得有歸者已而竟得遁去私語七月惟張弟士德據杭州眾號十萬完哲自嘉興赴援力張士德幾不免由他道而遁省治以安楊去嘉興日告諸將曰我云必來比三日果至諸師合擊敗之農田條語八月士德與王與敬招兵入杭州大軍欲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軍檢括廣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及慶元路萬戶金駒兒之子年末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苗軍繼民亦挺身卷戰士德軍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

國朝雜錄卷七

一七 通鑑紀事本末

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饒勇擒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壤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謝料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完者自嘉興來駐軍城東菜市橋外未即進兵民自爲戰勝同上卒已張士誠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師於龍潭進攻常州擒其將張湯二將軍張士誠遣兵來圍鎮江城中官軍與倉夫出城擊敗之登船退去太祖親率戰船繼至直追至黃石永沙不及而回郡人敘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末寫龍鳳年號後太祖命毀之臣初事張士誠部將呂同僉率兵侵鎮江哨至瓜埠上親領舟

師遁至江陰大獲士卒船隻以歸創本記事錄

秋攻常州擒張士誠吳將士誠恐怖致具儀物太祖命

中山王退之天潢玉牒

秋七月姑蘇張士誠以舟師來攻鎮江上遣兵禦之癸巳戰於龍潭焚其舟殺溺甚眾我師遂乘勝進攻常州徐達等守東郭上謂之曰上誠起於鹽徒許出多端交必有變當速出三軍以攻毘陵備有說客勿令擅言沮其詐說因其營壘於是達等益督兵攻圍常州皇明本紀諸書載禽張士德事附見

張士誠遁稱名號遣使已據毘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道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

國朝雜錄卷七

一八 通鑑紀事本末

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毘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太廟高皇帝御製中山武孝王神道碑

達帥師圍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言賊已蹙請益師上復遣三萬往於是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其弟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

六郎士德梟鷲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爲之計被殺士誠氣沮 上欲留士德以致士誠士德聞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賈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甘露寺下營士誠弟士德來報達調元師王王等擊敗士德上德策馬走王令馬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被我擒之張氏之事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誡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一萬匹永爲盟信就以廖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許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兄可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 事蹟

國朝雜記

一六 趙國策

是月張士誠徵元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楊乘乘自經死乘字文獻杭州陷寓居松江之青龍鎮七月十八日惟張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遣請公請擇日受命以禮幣致門外令于由卓具牲醴告祖禰追暮起行後園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經死 張經錄依故人彭德路同知章德居上海其卒也章殯之 張經錄士誠居吳頗好士元臣郭良弼董授皆爲之用二人皆乘之徒也故言乘於士誠 元史忠義傳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元帥江通海來降 黃錄

史文炳率師攻嘉興楊完者擊敗之 秘閣元通政要文炳大舉兵攻嘉興東門悉爲苗軍所截文炳僅以身免

國朝雜記

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觸敵天排川而下迨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燬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眾遂舍舟登陸進逼城下戰於東瓜壩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凶肆掠人貨錢婦女部曲騷擾民閭諺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宋郊私語

十月戊申張士誠遣其下孫居壽奉書來請和我師攻城急士誠遣書卑詞求和願歲輸米二十萬石金五百兩銀三百斤以充軍用 皇明本紀

國朝雜記

國朝雜記

士誠兵既敗於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奉書來 始者竊伏惟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舉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郵東運海濱番官將帥併力見攻自取遣散殺其平章實理門參政趙伯器遂成探警成乃還翰待制烏馬兒齎詔撫師以爵賞卻而不受 春據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眾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覽以武之資起兵准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爲左右建之大業之賀向幾詹李二將禮遇未通繼蒙過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過 書夜相攻咎實自貽夫復何說然自己改過 解困厄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

軍之責各守封疆不勝感慰 上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釐召兵實由於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縣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備生楊憲齋善通好又復拘留擄兵開釐誼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向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便臣將校仍饒糧五十萬石卽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土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徐達大破土誠兵於常州擒其將張德

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毘陵會清

圖初集卷七

二

軍叛吳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眾擒其梟將張將軍 宋濂奉敕撰梁國公趙德勝神道碑

壬午徐達圍常州久不下 上復益精兵二萬人閉之土

誠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兵四面去其三達營

於城南遇春營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

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白其壘來

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

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益困

實錄

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其圍守者誘我新附帥

首傾營入城助彼來戰 中山王神道碑

是年夏潘元明將兵過吳江華嚴寺夜漏下二刻月中見

浮圖上矢影取弓矢一發正中其巔舉軍皆賀 六月丙午

左丞攝公射吳江佛寺浮圖諸所

望亭新城二堡丙申中張氏築玉蓮詩云憶昔扁舟自西

下二堡相繼無一舍 松溪集

丙申春張氏據有平江俞樾以疏通松江僞尹鄭煥署宰

華亭用酷刑股剝邑民恨入骨髓 輟耕錄

至正十七年 天祐四年

二月戊申耿炳文克長興

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

圖初集卷七

二

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長興擒其守將

李福安各失堡等義兵萬戶將殺率所部降 實錄

三月壬午克常州

常州兵雖少而糧足及叛兵入城軍多糧少我師攻益急

因珍曾遁避取之 實錄

是月徐達等取馬獸沙克之

三月初四日達克常州生擒張德二將檻車送應天府

上以善言撫之不屈拘於東錦牆坊數日斬於市據實錄

禽張湯二將在丙申七月 俞本記事錄

五月乙亥朔耿炳文敗張士誠兵於長興

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上新橋炳文

擊敗之生擒數百人原明等遁去 實錄

已亥克秦興

江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攻秦興士誠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秦興 實錄

樞密院判官通海趙誠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

六月己未取江陰

長春樞密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取江陰士誠兵據秦望山我師攻之大風雨夜潰遂據其山翌日攻克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南有浙西長興江

國初集事略卷七

通鑑纂要

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

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派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實錄

秋七月甲戌朔丙子攻常熟擒張士誠之弟士德

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亭無錫諸寨 宋 謙 趙 德 麟 附 道 碑

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德以歸 天 禧 玉 牒

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 皇明本紀

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四船三十艘降其兵甚眾 實錄

陳基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有感詩云一望虞山

一慨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開闢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屬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右陳基敦初夷白與詩也基臨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檢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至幕下仕偽吳為學士入國朝預修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

國初集事略卷一

通鑑纂要

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 太祖高皇

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為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詩作於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為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探輯開國功臣事略於宋文憲整城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

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無錫甘露亭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為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據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於武桓碑於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辭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複考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若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謂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已失弟而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還書何以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尙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旣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

國朝實錄卷七

三十一

國朝實錄

走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考之且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承制令周伯琦招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陸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曰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賈下士撈遺伯

業如王達楊維禎陳基者頌慕之詞久而不替不獨如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鄉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達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命都將王左丞晨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子避地無錫說晨勸張楚公歸元權淮省郡事子辭不就他年逢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鄧玄珠操聲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邀極竟折孫策鑿天王詔褒貶守將躬履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於士德達以元之追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

國朝實錄卷七

三十一

國朝實錄

達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聞書遣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諺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擒於前而不欲泯其主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處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於此

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謬也又考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舟三十艘降其兵甚眾武桓碑紀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僅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軍調遣故沒而不書獨於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於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誦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至流傳既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

國朝通志卷七

三二

國朝通志

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擬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歷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轡者迄今數年排繯辭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啟六年七月二十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書

覆南徐擒毘陵擊常熟擒張士德蘇伯衡撰明威將軍三
戊戌六月十二日徐達常遇春領大兵征常熟擒士誠弟張瑄
僞平章張士德送應天府上以禮待之供珍膳俟其降士德不食不語斬之俞本記事錄

八月平江路張士誠爲書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謙帖睦爾承制令參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元史紀

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爲完者所敗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也采石爲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謙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執乃許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謙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謙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

國朝通志卷七

三八

國朝通志

力以爲請達謙帖睦爾雖外爲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拂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糧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謙帖睦爾功詔加太尉元史達謙帖睦爾傳

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甚蘇息湖之長興與武康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各有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敵敵可畏者時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船楫衛自侵擾與陷常州又陷士德

戰敗被擒俘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降使者往返迄莫成就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七年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於平江以授其官屬

士誠納款於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爲太尉士誠雖假元封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二省賈鑑本傳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將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略相與僂力達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抵徐州至濟寧之金

濟賈鑑

國朝事蹟卷七

三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葉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吳平

江浙行省丞相承制假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士誠既降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元史周伯琦傳

伯琦被留於吳士誠爲造第宅於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平吳鑑

十七年改隆平府爲平江路盧熊志士誠既授封始遷之府治平吳鑑

太尉府妙簡屬僚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

進辟據史十八年八月二日也信夫嘗以樞府據從事平章榮祿公矣太尉以武備時以文經國不受玉帛與馬招來賢俊聞風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謹老成如信夫者陳基送周信夫序

上公柱國開藩府露布朝持拜冕旒八陣風雲開羽扇百年江漢見輕裘輕吹海雨來京口雁帶邊聲下石頭珍重晉公經濟手中與天子復神州昨夜文星照南極今朝客省週東維錦囊脫穎千年鬼形管光緒九尾龜墨捲風雲隨王氣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草平蠻策先寫新封楚國碑楊維禎上張太尉詩

辛卯臣魯疏河時憊一形勢先崩離雨東兒謠虛健健頽

國朝事蹟卷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上蚤叫韓口口張公鶴鶴志不小繡然效順開藩維吳棟十萬上燕薊淮鹽千里通徐邵珠還明月光四抱車啟賢路塵交馳王逢詩集張九六事附見

嗚呼謂天無爲而生公耶則公之志量超乎等夷謂天有爲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於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里之敵而英略足以立決兩陣之機卑讓足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極使千尋之木弗能共大廈之傾萬斛之舟弗能濟蒼生之溺此天心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嗚呼豈不祥

於巖猿麒麟豈不仁於虎狼蛟龍豈不神於螻蟻稊莠豈足忤於稻粱今妖鳥得以賊祥禽隨聲足以辱仁類之動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草得以爲良苗之害豈天末歌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於此而天之蒼蒼竟戕口其咎即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以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於日月下可以垂休於汗青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

讀明倫彙編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然復仇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九泉之精爽不寧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以首見陷於館下纓辱屬於朝廷義雖均於僚佐患難忘於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於國士又不能奮錐鏢七以效死於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於王事夙興夜寐勉強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爲軍國愾而下以哭吾黨之情陳基祭故平章張禪張公文

王逢遊昆山懷舊傷今詩曰丈夫貴善後事或失謀始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一門著大志羣雄適鋒起玄珠探雙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誓祖遜憚竟折孫策華天王詔褒贈守將

躬歲祀翼然東昆立蘭燒跌疏綺青繁春薦豆翠柏寒動聚斂坤有孤臣風雨猶五鬼銅駝使有舊屬具卧荆杞

庚

按士德之死不詳其年月考逢之詩則知士德返葬於崑山而元有楚國公之贈楊維禎詩所謂先寫新封楚國碑者是也賈餘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考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爲不食而死者是也辰又謂士德之母欲以慶同僉易士德而太祖不可然則永安被獲在戊戌十月士德之死久矣其葬在永安事略中

是年冬張氏築城虎丘因高據險役凡月餘周南鄉經輩

有詩紀之

虎丘志

通志卷七

丙申中吳既陷無錫亦陷常州路總管完顏同知李秉方合宜興分帥嚴家舌不華騎步卒退保陽山其地阻湖濞陰順逆不當至是山氓委心僂力戰拒張氏凡十六月張降浙省朝廷錄功嚴拜浙省參政完顏浙憲使秉方待制翰林

楷漢集

至正十八年

戊戌

正月庚戌廖永安俞通海攻石碑張士誠元帥樂瑞降
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軍克石碑八月克望亭新安十四日盡獲朱州判海船十七日攻馬廠沙十八年四月俞通海攻石碑至門子獲朱州判餘卒

俞本記事錄

甲寅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擊敗之實錄

士誠以水軍來寇我師禦之破其眾於太湖鮎魚口廖永安又與戰於常熟福山港大破之復敗其兵於通州復山獲其戰艦而還皇明本紀

八月己丑張士誠寇江陰吳良擊走之實錄

達謙帖睦爾約張士誠攻殺楊完者其部將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等來降實錄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又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謙帖睦爾雖主其婚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屢言使士誠出兵復達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為備遂破圍苗軍悉潰完者與計

國朝編年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國朝編年通考

弟伯顏皆自殺其後贈完者諡國忠愍公伯顏衛國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據杭州元史達謙帖睦爾

楊完者字彥其武岡綬卒之赤水人為人陰鷲酷烈嗜斬殺恃權詐無賴嘯聚溪洞推以為長湖廣陶夢鼎舉師勤王遣使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鼎死阿魯本總兵淮西招入中土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不復可控制民起義兵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淮人陷平江答失帖木兒招完者守嘉興累官至左丞完者兵淫縱嘉興僅保孤城城外悉遺兵焚完者陽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完者之威令僅行於嘉興杭州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

玉帛皆在焉用法刻深任意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貞之徒又悉邪佞輕桃左右交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知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眾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性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機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富陽得免平章女嘗許嫁親王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放赦其罪者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屍瘞祭之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政降之南都野史曰完者寵榮過望豈有一志忠君愛民之道耶亦見諸行事獨於己犯分貪財好色夷性固然君子可以略之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一寒微威令不信褻法敗度達卒至於如此亦可哀已新錄

國朝編年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國朝編年通考

楊完者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蠻義軍征討自備糧餉衣裝所至多殺掠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江浙丞相達謙公招守嘉興丁酉張氏遣僞陸平知府周仁誦軍門納款既降張氏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見完者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鳥銀器皿金鐵較之類盡以遺楊自是約為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文炳以所部從之及史王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是受丞相節制完哲出戰屢挫乃縊於營中真田公談

勇悍所向多克官至海北道元帥江浙省丞相達識公孫制拜參知政事惟張氏稱王吳中勢捲浙右公振師復省治保嘉禾張氏降江浙省奏拜張太尉惟南平章行樞密知院公加本省左丞相越二年張發兵掩襲丞相陰謀竟不之援公嬰城閉守斬賜馬享士卒逾以大義拒戰十日遂經死弟伯顏同死之幕下員外郎王國賢嘗直言侵丞相丞相殺之

葉北軒易左丞詩序

五府驛代楊左丞留題詩云東髮從戎十五年戰回平地血成川英雄生世有如此忠孝報君當慨然假擾弄兵俱赤子中興有道自皇天猖狂暫假姑蘇息繫鎖終難拜馬前

張子厚集

國朝雜事卷一

三

通鑑綱目

談濟長沙湘潭人也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眾捍城居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遂與俱東戊戌秋楊完者爲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有卻力戰自刺死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捧書往歸明統軍

伯顏試鎮世傳

十月丁亥御史大夫拜住哥誘殺邁里古思部將黃中殺拜住哥家人以告於張士誠張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

元史

張氏據有平江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將陳應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榮翰題一執扇寄呂云後來江右一賢傳又是淮陰保相家見說錦袍酣敵罷不驚越女采荷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我爲主人守邊疆搗死鋒鏑開豈務愛子女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

輟耕錄

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廖永安率舟師擊士誠聚於太湖乘勝深入與呂珍戰爲其所獲

實錄

上遣使謂達曰宜興城小而堅粹未易拔西通太湖口張氏餉道所出若斷其餉軍食必乏城必即破矣乃分兵絕太湖口併力攻城破之永安復率舟師深入遂爲所獲

實錄

十二月

上親征婺州聞士誠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取道蘭溪

實錄

至正十九年

正月戊申邵榮破士誠兵於餘杭

實錄

國朝雜事卷一

三

通鑑綱目

戊午我師攻臨安不克而還

雄峰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攻臨安右丞李伯昇來援茂先擊敗之伯昇斃兵自守攻之不克

實錄

胡大海率兵取諸暨

士誠守將華元帥宵遁萬戶沈勝以取降

實錄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兵復寇江陰吳良擊敗之

戰龍鼓江而下其將蘇同僉駐兵君山良命弟禎出北門與戰元帥王子明出南門合擊敗之生擒陶元帥裨將宋賈將英以千二百餘人謝死者甚眾

今年春官武將軍江浙行樞密院判蘇侯完恭承大尉公命督水軍往征西處進兵抵江陰城下而虜帥黃哈喇把

都兒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顏等率徒屬五百餘人以十數艘遁城出江中通信款附侯不疑延納之諭以聖天子之威靈太尉公之寬仁尋以見太尉公公賞以金帛授之官秩而優遇焉其徒屬胥慶曰真所謂脫虎口而歸慈母也釋克勤蘇侯招降詩序

於西邵榮率兵攻湖州

我師圍之翌日城中悉兵出戰我師不利還屯臨安謀知李伯昇欲來攻設伏以待山上旗舉齊擊之敵眾大敗伯昇憤整軍來攻又敗之我師亦引還實錄

三月丁巳張士誠寇建德朱文忠擊敗之四月再寇建德駐兵大浪灘據分水嶺文忠皆遣兵破之是月陳保二寇宜興

守將楊國興禽寇軍越伏誅士誠兵又寇常州湯和擊敗之

李伯昇寇安源孫茂先擊敗之實錄

胡大海攻紹興賊士誠兵於將家渡及蕭山東門五月召還守臨越實錄

大海回守婺有趙姓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爲內應太祖知其詐令法司考問張士誠令三人來將家屬盡誅之臣初事張

大海攻紹興不克於三山斗門白塔寺運載皆捷擒元兵士誠降卒五千餘人分給帳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意欲帶

回京恐中途遁去悉斬於雙溪上同上

是年上選衛士三十侍左右選得十三人伴稱得罪於上私降張氏士誠配以妻撫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斬於虎丘山下吳元年克蘇州擒海歸陵遲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同上

六月甲子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軍珍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實錄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見史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拜太尉平章之命十九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資築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蒙糧運役而首事長

吏復籍之監斂糶朴樵楚死者相率不年十月迄功凡費

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以南仲山甫爲醫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坤爲詭伊誰之力豈不有愧詞乎集韻私語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攻嘉興楊完者命典者攻我師大捷張氏歸命大城武林機繆統所屬工徒往役士信欲乘此修厚之眾皆爲寒心繆殊不爲意繆嘗怕西北面數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眾勢來督罰殊得眾心視他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奈何一日巡工至繆所日已暮而工猶未輟士信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日夕敬共王事況

小民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鉅何怪衫青鬚髯烈
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
念衫青之役猶恨不力縱幾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
言及衫青猶使人肉跳不止 同上

九月詔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
龍衣賜張士誠徽海運糧 元史

先是梅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
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議帖睦爾徒存虛名而已
元史達議帖睦爾傳

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始
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

國初建康府志卷七

三

通鑑紀事本末

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議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
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裂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
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
平吳錄

二十年五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二十一年
五月如之是年九月命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麻來
徵海運糧二十二年五月海運糧至京師如前數 元史

至正十八年戊戌海運後太尉張士誠知鐵崖名欲見之
先生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
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惟吳之
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

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
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者也閣下

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
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國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

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
田租鉅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

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
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

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
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仗以爲

國初建康府志卷七

四

通鑑紀事本末

下信佞爲忠則臣有斬向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
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蹇躄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
縑使拜虜而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奸
人養之爲大老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謬
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
未見其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
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
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費關
多端不有內憂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
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
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貽羣

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廣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歟惡其切直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鐵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諷之由是不合久之乃徙居松江

李貞開楊鐵匠傳

士誠以厚幣招致楊維禎禎竟行至姑蘇適元以御酒賜士誠維禎飲酒遂賦詩曰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復留聽之歸

張氏事蹟

十二月甲子元帥何時明破士誠兵於分水

士誠以分水之敗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

國朝縣志卷之二

通志卷之二

之新城三溪結寨以遏我師世明率兵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

嚴發

戊辰命常遇春帥師攻杭州

遇春攻杭州戰數不利元帥劉仁古反據史商尙質又皆戰死城不得下明年三月召還

賈錄

己亥臘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識帖木兒公與太尉吳陵張公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寇平

陳基補忠廉碑

杭民尙淫奢己亥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越數日米既盡糧亦與米俱盡又數日稍獲亦盡乃以油車餽餅屑屑啖之至有合家其沈於水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

嚴耕錄

十二月邵榮總大軍攻杭州不克

俞本記事錄

至正二十年

庚子

庚子士誠闢地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蒙古爲

太祖發祥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

平吳錄

王達寄陳昌道檢口時淮藩新復豪泗徐邵等州詩云右轄歟兵暨壯湖須臾草木迷全蘇登萊海色浮樓艦紫羽

國朝縣志卷之二

通志卷之二

山光浴版圖又有送吳藩錢郎中升參政分鎮淮徐邵三州詩

橋陰集

二月徐達克高郵尋復失三月俞通海征福山劉家港白茅港

俞本記事錄

三月張士信修宋岳鄂王精忠廟

三月寇退吳陵公命即故址作新廟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廟庭俾郡守謝節經理其墓田

陳基補忠廉碑

張士信鎮杭基以本職參佐岳飛墳無穢弗治基勸士信新其廟爲文刻石墓上

尤義撰陳基傳

九月士誠兵侵諸暨元帥袁寶駁死又遣兵三路寇長興守將耿炳文大破之

賈錄

同僉呂珍元帥徐義平母帥自太湖入陳廣港分兵據下
新橋五里牌樓發三路進兵以范長興耿炳文遣將分
禦之總督湯全張琪皆戰沒炳文與元帥劉成合兵大破
之同上

至正二十一年

正月諸將討劉興領張氏參軍李希白知州
樂德德二州

八月胡大海率兵攻興德二州付勇進至城下遇伏
被執死之大海聞賊入城

呂珍守紹興有才略賊以牛車攻其背濟以義我師
每戰令戰二及城中人皆散

疑不肯附珍詣我軍獻降攻之然亦珍作保越錢諸
守城之功既降乃退之今人有其害

胡大海克諸暨錢諸戶軍太祖賜衣服令司敵策
於士誠離諸暨五十里軍中築一壩水發即沒城之戰船

攻之可克謝兩與與爭戰數年後克紹興城錢諸戶到京
誅之國初事蹟

十一日戊午命遇春救長興

先是司徒李伯昇寇長興眾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
七千上在江州命華高費察等率三路兵往援寇兵夜
劫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拒守元帥劉成戰死寇圍城
結九寨為壘軍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溝堙放火船燒水關

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一月甲戌遇春兵
至長興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敗之實錄
平章邵榮援應長興俞本紀事錄

至正二十二年

三月張士信率兵圍諸全

初士誠乘勝英之亂遣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
興晝夜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設伏城外合戰大敗之士信
憤益兵來攻再興告急於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復
與史炳謀颺言徐達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剋日進擊使謀
者揭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謀夜遁德濟與再
興發壯士夜半出擊寇兵亂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眾士

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博
博謝就謝宴為事諸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實錄

七月張士信補刻西湖書院書籍
西湖書院舊有書庫十九年九月士信一新之二十一年
復命董補其書版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壬辛其事

明年七月二十三日訖工陳基西湖書院目錄

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即由平章出官錢補
綴成帙陳基傳

八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等部海船於二村港哨張氏謀
叛部下士密告之上令邵永忠等邀欲擒之泣數行拜其
宴數日中秋俱斬於聚寶門俞本紀事錄

九月江旆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王同參平章張士信軍事於淮安陳基集

基八月發吳門詩云少壯不解武衰老卻從軍將相比出師部伍各駭奔水師欲龍驤鐵騎紛雲屯如皋縣云王師重孫亂主將加隱惻戒吏窮蒿萊分曹理鹽筴眷眷惜瘡痍遲遲歷阡陌弔徐節老文云九月基與錢用王同參平章吳陵公軍瑁於淮陰冬十月望戎事甫解嚴率僚友謁節孝之壘基與用王向參佐士信鎮杭此云參軍事於淮陰則士信又出鎮淮陰也趙君用以丁酉冬據淮己亥七月爲趙繼祖所殺則士誠取淮當在亥子之間是年八月之出師蓋以史椿守淮安與汪同謀應金陵故也考汪同

傳可見

甲寅士誠殺淮南行中書省左丞汪同及其左丞史椿

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義兵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丁酉七月爲鄧院判所得庚子六月領兵征饒境單騎潛往浙張太尉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乃往淮安見史左丞氣義殊洽史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同往見李恨相見晚辛丑冬朝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李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李爲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待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

往金陵史本姑蘇人張得其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屬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卽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於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卽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旣叛我豈得從汝反耶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諸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死不少屈事聞追封平陽郡公趙訪在左丞傳

國朝編年卷之二

卷之二

張九六及邵將史椿皆士誠謀主士誠被擒椿見士誠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讓張椿守淮安遣使齎書歸太祖士誠執椿誅之國朝事類

史椿見士誠不足與有爲又左丞徐義常諸之遂遣使請降太祖遣使報之往返之間士誠覺之乃詐死而使士信主國事太祖信之遣使弔慰貽書士信言戮力北方事及史椿計決士誠遂發兵猝至淮安執之以歸士誠復出視事月出叢談

是年夏江旆行省鄉試揭曉後士子作四六彈文與省榜同時版行藝文類聚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入其城三月

辛丑朔

上率左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

珍入安豐殺福通等

賈餘

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太祖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率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復入安豐

云吳錄

安豐破張氏圍固小明王在城中劉太保等遣人求救

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軍

會本記事錄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兵吳門二十二日狼山觀兵詩

云官軍野次狼山口鐵騎犀船盡虎經牙軸萬家供饒餉

國朝雜錄卷一

四七

國朝雜錄

旌旗千里江湖勝行擬伏諸侯將面縛行申兩觀誅淮

海父兄爭鼓舞將軍恐是漢金吾

陳基集

癸卯春士誠遣其將呂珍為前鋒攻安豐而自以兵繼

之宋主來徵兵我太祖自將救之劉基諫不聽先遣常

遇春趨安豐太祖尋至士誠解圍去會僞漢攻南昌

太祖往援士誠遂乘間略定濠泗汝穎地龍鳳主退居滁

州月山書談

按安豐之役呂珍先將兵往而士信率兵繼之陳基集中

癸卯二月官軍發吳門諸詩皆紀安豐之師月山叢談以

為士誠親行誤也

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奔紹興降於張士誠

賈餘

五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鹽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元史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

兒徵海運士誠不與

元史

九月張士誠稱吳王

賈餘

歲甲辰僭稱吳王

本傳

士誠命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遂識帖木遜曰我

承嗣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

微終不為其所服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

詭以從之耳乃為其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

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

元史達達錄時地傳

士誠母曹氏頗有知數士誠稱王進稱太妃死葬姑蘇南

國朝雜錄卷一

四八

國朝雜錄

門外王師伐吳上預戒將士勿發其墓

賈餘本傳

是時天下謂我太祖為西吳士誠為東吳然士誠尚泰

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為元恢復而實自守之

月山叢談

基由杭來吳參大尉軍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羣下同聲贊

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還學士

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

出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

陳基傳

淮省郎中俞齊賢字中夫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張太尉

開藩前與有功遂識丞相秦除前職及太尉稱吳王累犯

顏諫止不聽且版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

士誠傳

俞思齊泰州人士誠稱王聽諫臣之言不遭賈思齊獨言

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即棄官稱疾而隱楊維禎作骨鯁臣傳

吳平

魯淵字道原淳安人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張太尉稱王推

博士令召拜官并辭還山

王逢詩序

陳思宇履信松江人吳藩府地連十州守將咸以爲安思上疏危之

同上

是月謝再興兵犯東陽朱文忠擊敗之李伯昇兵號六十萬犯諸全新城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黃尊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正月

國朝建寧府志卷之七

四九

國朝建寧府志卷之七

上卽吳王位二月滅僞漢陳理出降

三月湯和徇黃楊山擊士誠水軍敗之四月俞通海張興祖略劉家港進逼通州擒其院判朱璣元帥陳勝

黃尊

八月乙卯張士誠自以其弟士信代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元史

答蘭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右丞眞保爲左右司郎中二人

詔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木兒之短二十四年

士誠乃使王晟等面數其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

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

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徒達識帖木兒居嘉興事

聞朝廷卽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元史達識帖木兒傳

甲辰八月張氏國弟四平章士信克安豐還逼達識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

行中書省左丞相照得江浙行省莫臨吳越控制江淮乃

天下之雄藩實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

蓋當世澤及生民者曷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英傑開

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姿英武志節忠貞伏念當職

才非輔弼年已衰殘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勝任苟不

推賢以自代必至誤國而獲愆今將元受官爵行中書省

行樞密院行宣政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罰罪

農田會誌

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受施行

士誠僭稱吳王遣士信遷江浙丞相達識鐵睦爾於嘉興

國朝建寧府志卷之七

五〇

國朝建寧府志卷之七

醜殺之遂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擬士誠諸弟士德最

優旣被擒死氣日以衰士信愚妄不識大體人頗嗤之當

是時浙西民物甚盛積積展富士誠兄弟驕侈淫佚懈於

政事又闇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然士誠持重寡言欲以

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與馬居室無

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聞舊將奪

其兵柄由是上下乘疑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將當出者或

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卽厚賜之始起任事至軍則載

妓女歌舞日命游談之士誦宴博弈及喪師失地而歸士

誠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如此宜其敗也

黃尊

士信爲丞相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

得富貴平吳錄

張氏割據時諸公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伎購圖書民聞奇石名不必見豪奢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爲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遂至於此時人有詩云書生一夜睡不著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園城中於城上玉棚下食金桃飲酒飛檣射入殿中擊死虞田餘節

士信到江浙省徙達識帖木兒於嘉興自爲丞相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三人謀國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苟且人

國初建康時卷七

王三 通鑑叢書

識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時有市語十七子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癸後士信守閩門正飲飲中噤死城破械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命縊死之國初事畧

士誠用事者王蔡葉三參軍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吳中

童謠云王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歌寶錄本傳

蔡葉行刺仗倖臣蔡彥文葉德新也張氏亡國由太弟太弟至此實由二伎丁未春二伎伏誅於臺城風乾其尸於

齊刊者一月君不見傷吳兄弟四六七十年強兵富金穀大兄垂旒不下堂小弟秉鈞獨當國山陰蔡葉師雲陽葉皇卜朝生白玉堂夜宿黃金屋文不談周召武不論顏

牧機務託腹心邊籌憑耳目弄臣什什引膝前骨瘦孤孤

納囚桎參軍俞

斷棺取台珠鯨海刮商劫沈玉弔官隨地進妖豎龍貨無時滿阮谷西風卷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馬奔腐木那知五樓覆大絨先罪魁餘殃盡辜倖寄謝悠悠倖兒福不盈倖禍連族何如吳門市賣藥賣卜饑死心亦足張庭司史樂石

達識帖木兒至嘉興士信峻其牆垣錮其門闔達識帖木兒口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達識帖木兒即使人至紹興索書

國初建康時卷七

王三 通鑑叢書

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仰藥而死後數日達識帖木兒聞之歎曰丈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元史達識帖木兒傳

十月張士信以兵侵長興耿炳文破之擒其元帥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長興十一月湯和救長興與炳文夾擊士信兵敗之寶錄

是冬浚常熟州白茆港

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裏江時莫之省也張士誠聞故廣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塹白茆

爲港長五九十里廣三十六丈委左丞呂珍督之民憚其勞時人宋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

三吳水利集

白茆謠曰白茆大何崑崙幾鋤版鋤二十萬盡是吳中一

十二都良家兒追旁過客問大事但言將軍有令開江隄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眉冰鑿鑿血指北風繼繼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寒妻曉飢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勢里正囊糧食長年苦役家亦隨費伯師帥速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白茆夫良可悲豈無新店儼豈無趙光奇天關隔下土爾訴那由知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辰逢百罹我歌白茆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晉陽水沉竈產姪民弗離又不聞孤子決天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五言古詩

命殆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足規

承平之世念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願將軍心推德

懷庶黎黎荒服平四夷上書太常願下立表賜碑男耕女

織天下一生令百姓歡騰古唐文錄

又謠曰好條白茆塘只是開不全若與聞得全好與西師

歇戰船

至正二十五年己乙

二月丙午李伯昇寇諸全宋文忠大破之

張士信憤諸全之敗集兵號二十萬遣李伯昇扶我疾將

歸再與寇諸全之新城都陳延五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

爲必拔之計胡德濟堅壁拒守嚴州行省左丞宋文忠率

諸將衝枚走新城奮擊之大敗其眾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獲同僉韓謙理開勝忠元帥周遇福壽山等士誠第五子及伯昇以數騎遁去

舊錄

樞密院判簿再興乃都督朱文正之妻父胡大海皮紹興太祖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珍攻於溪上築一壩每年水發輒淹城再興不時遣人偷決之力戰功多再興心腹右總管糜萬戶嘗以違禁物往揚州易賣太祖恐泄國事執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門上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右丞徐達復取再興回京覽宣諭遣參軍李夢庚往節制軍馬令再興還聽調遣再興恥無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給配又苦我聽人訾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五言古詩

制與知府樂鳳就款夢庚元帥王王陳剛以諸暨軍馬赴

紹興投降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聞之文忠

諭降保其不死指天爲誓謝五以城降太祖曰謝再興

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士誠情不可恕仍將謝五凌遲

事異

八月贈右丞潘元明院判潘元紹之父樞爲榮祿大夫淮南

行中書省右丞進封鄭國公母戴氏封鄭國太夫人

公爲通州人今吳王居鄭時公嘗從之遊夫人謂其子元

明曰此人豪也蓋謹事之且爲次子元紹求婚至正癸巳

王舉義兵江淮間公首率元明等居麾下夫人內則綜家

事給餉餽親製戰士之服外則撫士卒如已子人皆樂爲

之用今江浙左丞呂公珍來自興化夫人見其似儻因爲
公言公與語大悅卽分授以兵使事楚國公俾居左右而
屬任之無何公卒於秦郵之東郭及師渡江夫人居吳乙
巳十月卒陳基台葬誌

十月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布告中外辛丑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
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賈錄
士誠所據郡縣南至招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
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 上欲先取
通泰諸郡縣翦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同上

國朝新編通志卷之七

五三

通鑑纂要

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海安礪丁未進圍
泰州新城敗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巳酉淮安李院判來
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城中拒守未下賈錄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舟師四百
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已未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辛酉遣建康

庚辰徐達當遇春克泰州虜其守將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
忠院判張士俊等五千人遂建康遣黃旗千戶劉傑徇興化

十一月辛卯徐達追兵攻高郵
上卽軍中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遣軍泰州

圍取淮安濠泗是月士誠兵寇宜興遣率精兵渡江授宜興
敗其兵城下十二月癸亥白晝興遣攻高郵其將俞同僉堅
守不下賈錄

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
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同上

十一月大明兵取泰州時泰州通州淮安徐州宿州泗州
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誠所據元史

十一月克通州興化鹽城等縣俞本記事錄
是年冬丞相張士誠重徵徭度課錢僧苦之慧朗住持杭

之天華寺斷一臂說四句偈以獻賴免者眾王達詩引
是年江浙行省鄉試丞相張士信命陳基等爲考官

國朝新編通志卷之七

五三

通鑑纂要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正月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駝沙漣流窺江陰
上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
淮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至浮子門力戰大破之賈錄
三月徐達拔高郵

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僞僉院俞某開門詐降國勝令指
揮康泰等先入城俞某於城樓下聞盡殺之 太祖召國

勝同決以大杖數十罰令步走至高郵國勝怒四門齊上
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國朝事蹟

四月乙卯徐達取淮安

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往襲之破其水寨義

泛海遁去俘其院判錢富等舟師薄城下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輩成出降庚午達率兵取興化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

李濟據濠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上嘗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韓政督顧時等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

城中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賈魯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無家遺冀希魯潛往說蕭把都後把都出降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宋遂我志也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

通鑑紀事本末

五七

通鑑紀事本末

按元史徐宿二州亦士誠所據聚既降遣兵攻沛縣取邳州徐達亦克安豐

七月廖永安卒於姑蘇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七月上以淮東既平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議討張

士誠右相國李善長以謂張氏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宜俟

隙而動徐達謂曰張氏爭奪於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將將如李伯堅固珍之徒各持異見爲富貴之謀主蔡榮

三參軍居中用事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一威德

聲罪或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

見獨汝合吾意八月以伐張氏告大江之神遂即戰門戒諭將佐毋縱士卒虜掠毋妄殺傷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損其墓遂爲約戒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召徐達常遇春

於西苑諭以張氏若全城歸命必保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以妄殺爲戒將發又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

曰逐臭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勢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誠起

應龍與張天驥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懼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遂攻

通鑑紀事本末

三八

通鑑紀事本末

蘇若天驥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攻兵姑

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

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

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常快快遇春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

命傳檄姑蘇數士誠八罪

賈魯

高皇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有塘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輊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王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誦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對伏有司差食而優貲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允官又改鈔法及數十萬民潭潭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傳言之妄誕醜信彌勒之真有翼其治世以蘇其苦歟爲禱香之篇根據汝輯延河離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揚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太甚之弊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不士崩其弊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的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

國朝雜錄卷七

五元 國朝雜錄

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諸侯咸氏稱號據我上游與閭閻之師彭蠡交兵元理按高其父子兄弟面縛輿轎既待以不死又討列爵將相皆置於死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亂販鹽實行劫於江湖與兵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崇其罪一也又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託其多政趙璣因其待孫越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江南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僞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截犯浙省楊和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陸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

罪五也占據江浙錢塘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網已廢公然害其丞相達誠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其於蚩尤葛伯崇桀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邑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戮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賞賚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利取使汝等永保鄉里

國朝雜錄卷七

六元

國朝雜錄

以全室家此與師之故也敢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邊外咨請施行準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敕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士傑齎到 光緒野記 平吳書一四

徐達進攻湖州大敗士誠兵於阜林

癸丑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敵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右

丞張天驥分兵三路來拒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驥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曰兩軍相當不戰何時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驥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敗走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驥子實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驥開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俞得金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逵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

國初蒙古略略二

國初蒙古略略二

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若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軍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增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遂等與戰於阜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辛卯士誠復遣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視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乙巳廖永忠辭顯將游軍自湖州之德清遂取之禽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曾德成士誠自志堅敗其懼遣右丞

徐義至舊館觀形勢將還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軍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辛亥達以所獲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王子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其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聚餘軍奔入舊鎮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達復攻弁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機率

國初蒙古略略二

國初蒙古略略二

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辭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眾大敗五太子及朱遇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遇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貴錄高啟聞朱將軍戰後詩云江浦戈船小戰稀孤軍落日陷重圍殘卒自殘新將去老親空見舊奴歸楊基悼朱秦仲總制云力盡戈鋌援不回猶揮赤手搏風雷護使張鑑說關羽誰將全武易秦裴攻湖州遇春躬率將士於大錢港與張氏將禿張左丞交

鋒遇春中矢創其脇肱奮戰將士莫知遂大敗張氏兵進圍湖州俞本記事錄

十一月甲申大明兵取湖州路南申取杭州路及紹興路辛丑取嘉興路元史

甲申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勢孤援絕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驥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亦降乙丑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實錄

國朝聖祖高皇帝

卷二

十一月初二日湖州守將李司徒并禿張右丞降城中市不易肆張氏第四丞相領精兵十萬援湖州駐舊館怯不敢進乃立檄以自固夕攜妓歌舞蹴鞠爲戲遇春領兵攻之全軍倒戈而降四丞相僉免遁去俞本記事錄

洪武元年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將兵討湖廣蘇利土酋平之八月同耿炳文分兵守陝西三年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十六匹命以中書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爲征南右副將軍同吳良討靖州十二月班師賞綺帛八匹十七年正月命往鎮定統理軍務八年正月命往彰德屯田開衛六年七月大將軍命分討殘胡十二年十二月定伯昇

與王溥潘元明歲祿七百五十石十三年往漳州理軍務四月薨符召還實錄

伯昇後坐胡璩見胡惟庸事略及昭示奸黨錄諸招張氏之敗由李伯昇先降故吳人謂負主者曰李司徒客論

張天驥與化人歸附後命爲江西行省右丞洪武三年陞本省左丞食祿世襲與伯昇同

九月己未命文忠帥師攻杭州十月文忠遣將攻桐廬陸戰元帥略富陽擒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謝再興之弟謝五拒守文忠許以不死乃出降遂進兵杭州平章潘元明遣員外郎方藝納款明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國朝聖祖高皇帝

卷二

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爲省樞非心蟻於榮華乃志存於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幾名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願傳單於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僉李勝奎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並執符契劉雲出降實錄

是月十九日李文忠攻杭州張氏婿平章潘驍馬降城中不識軍容安堵如故遂招撫紹興俞本記事錄

署雲南布政司事平章潘元明卒元明素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

及李伯昇呂琛與焉後爲浙江行省平章以杭州降仍授原官士誠由是勢孤以至於亡洪武三年以浙江行省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三年七月命在福建理軍務十四年平雲南署布政使司事庚子士誠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佐以紹興路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臣宋興以城降

黃錄

癸卯徐達等進兵圍平江

十一月進抵姑蘇其屬縣相繼來歸惟蘇州孤立而已上欲困服之乃圍其城

皇明本紀

癸卯大軍至姑蘇城南貼魚口擊敵將賀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渡戰艦千餘艘及積

國朝通志卷之七

國朝通志卷之七

聚甚眾達遂進軍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奠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囊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佑部將也善沒水天佑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佑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困得其彼此所通璽凡書由是悉知士誠天佑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茅成左脇中矢死

黃錄

蘇州城堅兵銳屢攻不下達令各衛列營於城之周挑長壕所在相連接起敵臺以圖之高四丈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數

前本記事錄

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元年

正月庚子大明兵取松江府

元史

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皋作亂據松江府大將軍徐達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

黃錄

初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參謀費敬直諭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就攝府事上命苟玉珍代之達檄各府縣民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命遂結張士誠放元帥府

國朝通志卷之七

國朝通志卷之七

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眾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開庫庚通判趙儼驛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王珍棄城走追殺之鶴皋自稱行省左丞署於元字刻碑爲印僞署官屬以魏大章爲統兵元帥張思廉爲參謀施仁濟谷子盛爲樞密院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求援達遣後討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兵及松江城鶴皋閉門拒守俊攻下之獲鶴皋檻送大將軍斬之仁濟等率餘黨遁去

黃錄

國兵困姑蘇上洋人錢鶴皋起兵援張氏巨姓號御湖謝亦與焉事敗皆破滅罷佑御湖詩有揮戈思指日傳檄欲

存吳之句

東鑑集

五月丙子朔

上遺士誠書論降不報

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
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
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
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
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竊能順附
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
書至士誠不降

六月己酉士誠兵大敗於平江之山塘

（一）

（二）

六月己酉上誠破圍既久欲突圍決計城左方見軍陣
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濟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
至閘門將奔常運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隊絕其歸路
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把都帥兵千
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決塞不可進麾令稍
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
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卻遇春因率
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
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爲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
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是日俱溺死錢萬里
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能救肩輿入城計忽無所出

時降將李伯昇知城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計士誠門

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爲公共亡禍

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

羽喧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於天下歸於漢趙何則

此天數也公想以十八人取高郵元兵百戰而亡之時如

虎落算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提孤軍乘勝收整

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四面稱孤此一羽之勢

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

才能任其職事撫民人練軍旅嚴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

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親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均取也

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

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及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

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

下不復有一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

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亡至於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

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

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

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塵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

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

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

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籍
應勢極思生猝有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
故吾籍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
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
失窮戶侯況言許以賢融錢假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一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愧首沈慮良久曰足
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王子士誠復帥
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
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
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
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

謝節等會食

謝節等會食

謝節等會食在石方進枕末及寤忽飛礮碎其首而死
六月二十四日晨四更相於西門門將戰方食地傾中石
礮而死連鎗二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置礮礮架五
座七礮礮架五十餘座大小將軍簡五十餘座四十八衛
營寨別於城之周圍張氏欲遁不能乘度統礮之聲晝夜
不絕

謝將軍刺死張士信也丁未六月六日爲龍王徽擊死
謝將軍無日不自身無月號有神霄沙紅兩符簡于南
宋開府稱諸臣共強國富結高結上原正叫天王尊時弟
柱國東城等爲下兄稱孤君家前大事有妖變後宮春
殿上已領水府萬壽宮張氏何丁萬鍾輸茅津神愁鬼憤

哭窮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斬妖魔拔
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籠子面縛西向爲吳資
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義
不顧家脫有不測若輩當自引決最少妾段氏請先死六
人皆相繼自縊元紹焚之廢後圖丁未七月五日也潯陽
張羽作七姬權厝志

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士其陪臣潘元紹以國
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酣酒嗜殺而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
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文豪勇歌
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逼之謂之不幸則可平居優雜子
文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進經之潘之

惡其矣

惡其矣

金盤美人刺僞馬潘元紹也潘娶美媚凡數十內一爲
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
絕類北齊主事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淵中昨夜金
牀喜喜薦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薦美人頭明朝使君在
何處淵中人溺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宵夜夜鬼
語啼聲

九月辛巳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張士誠

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城中木石
俱盡至拆祠廟民居以供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
以竹笆軍伏其下截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將將士

破到門遇春所敗關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城下權衛
唐保資城唐保資駐軍門內今參政諸節制之權以
補外城保資不敵我兵降唐保資徐義祥九結及義參政
降士誠出大書請降遂城附唐保資城二城士誠請使
勸殺收餘兵二萬觀率之戰於前唐保資城復敗
降士誠所部軍士皆降士誠推自自將領唐保資
日士誠所部軍士皆降士誠推自自將領唐保資
降將趙世雄趙世雄未絕蘇達又令諸元紹以理
之反覆數回士誠與目不言乃以舊唐保資之
場以百餘里至市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趙世雄士誠各起一小木牌令曰張氏守城民
離船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進春軍其右分
兩軍士莫敢動居民憂安
七月初八日張氏守封門將宋平章開門納達兵
妻子眷屬登堂望城自製達登樓欲獨得者尊之項
春其至李司寇士誠出城達與其舟至應天府
達等進言于戶取通州次狼山守將張有丞降士誠從子
所請次張也莫天佑等至無錫達累遣使諭降俱殺之
朝廷徵攻之慈州人張翼率父老說天佑出降天佑沈思
良久擲帽於地曰守此誠難不如降也翼乃縋城而下諸

軍前請命天佑遂曰天佑性兇猛有勇力人稱爲莫老
虎壬辰聚眾曰張士誠陷常州招之不從發兵攻之不
勝士誠受元帝官天佑乃降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
是月元帝封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上召見士誠但暇目不言不食賜之衣冠亦不受遂令
王士誠至橋都校四十而死

上命張瑄於石頭城

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
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
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徵全士誠而士誠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張氏生有東南富饒之地軍食豐足兵多驍膽諸將老
境局之其勢足以得浙東泰州諸軍叛歸之其勢可以得
泰州皆遲而不取臺兵十三萬攻之不戰而潰先是乙巳
常遇春襲運泰據鹽房夜負小舟過塘攻取高郵進東悉
爲明有未幾盡取浙西獨平江兵無錫莫老虎堅守前後
攻圍一年莫兵死者十餘萬城破達于臺以弓弦勒殺
之莫老虎
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

死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

賈錄

劉夫人至正太尉吳王孺拜車服置弗御澹煙常鎖雙眉春中州接遠敵在目權貴日驕驕日蹙背城借一王本心孤埋狐拊將軍欲夫人勇決烈女義百口樓居親舉燧片時陰慘萬世生月明風清孤音至君不見男兒成敗古有之孰以楚霸輕虞姬蘇民安得夫人祠烏棲白鳥庶少哀

王廷相集

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王麟謝節王原恭董經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士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

國朝集賢堂詩卷二

三三三 國朝集賢堂詩卷二

人凡二十萬餘並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叛

將熊天瑞伏誅

賈錄

城破張士誠同王蔡某到京命殺之及獲原叛降人王哈刺不花徐大舍單同僉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

國朝集賢堂詩卷二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召右相國李善長左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都督馬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廖永忠左丞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參政解驥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戰門封善長爲宣國公達爲信國公遇春爲鄂國公達紅段表裏十一匹遇春十四匹廷瑞宗異各九匹

和良臣各八匹永忠高茂才各七匹驍庸祖各六匹指揮人五匹千戶人四匹百戶人三匹軍人米一石鹽十斤明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遠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軍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飲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王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及玉帛非禮從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

國朝集賢堂詩卷二

三三三 國朝集賢堂詩卷二

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之富貴若肆志一時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得富貴乎汝等若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 吳元年國兵圍姑蘇張士誠投不死城擒天官王湯叔潭有詩哀之云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睨睨金湯徒自棄會皇王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讓讓問風雨明年寒食節多誰誰灑太妃墳先作亦有絕句云虎關龍爭既不能爭鳴鶴亦可曾陳平晉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據有浙西地富饒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次者爭趨之之美官豐祿富貴時然有北樂將識之云生龍帝兒驚乳梢頭帶刀盾穿穿領調袖影

坐窗四人輟又是張吳王保靈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賣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

詩話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甚易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輓之卒上下遂離遂忘遠圖終焉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壘竟歸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殲城破身為俘囚如劉鍾耶雖然倔強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辛重光之柔懦則過之耳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

爲錄以藏之後世必有考焉

平吳錄

余嘗過張士誠故宮廢墟殘堞鞠爲茂草有足悲者及詢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槩方其據吳僭王財賦甲兵雄於四方亦魄駭公孫述之徒匹也卒之疆圉日蹙猶欲嬰城巷戰以冀爾偏隅抗我王師妻孥爲戮彼其政教弗修淫濁汰奢賢豪弗爲之用卽有所設施足以自亡而已矣哀哉錄三卷吳文定公覽所撰後有論

袁鑑平吳錄序

士誠之敗何也士誠施仁而不當於理將士奢侈而惜其生及馭將士無異於富家養驕子豈主國命師之道哉出師之日他兵者駐城遲延不進過人詣士誠曰糧費不數士卒不敵衣甲旗幟不鮮俟如其請方行又攜妓妾從征

及遇大敵交鋒將士潰散而回又不誅責卻加升賞如此不亡者鮮矣士誠之心知施恩而不知施威知取之易而不知守之難也悲夫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三六

通鑑叢書

方谷眞

谷眞台之黃巖人初名國珍後更名眞避廟諱也又改國爲谷避高帝御字也仁祖實錄諸書概從舊名誤矣嘗以宋濂神道碑正之至正八年聚眾海上吳元年十二月來降凡二十年授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洪武七年三月王長卒於京師鍾山里之私第年五十又六葬於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

至正八年子成台州方國珍爲亂聚眾海上命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桑兒只班討之元史順帝本紀續編十一月

國初羣雄略卷八

國初羣雄略卷八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爲亂劫掠連橫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桑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桑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爵益

張璠

公長七尺狀貌魁梧身白如銀有偉丈夫量未嘗宿器識者已知其爲人王正初李太翁嘯眾倡亂出入海島劫掠漁船殺使者有司捕索人不獲因從而緩輒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問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爲亂勢張甚中書參知政事桑兒只班發郡縣兵討之怨家誣構與其通

逮繫甚急屢指賁賄吏尋捕如初公謀于家曰朝廷失政航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亂自此始今酪吏藉之爲姦謀擊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戮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爲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安城齊民以爲功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廷察其非罪奏

爲慶元定海尉使散取各安其居洪武九年十一月爲陳道傳銘其子禮請于朝留守都尉經歷天台營衛行收

國珍名珍以字行世以販鹽浮海爲業長身面黑頗沈勇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眾惡少年行劫海上有司發兵捕逐國珍怨家陳氏誣供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訴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

國初羣雄略卷八

國初羣雄略卷八

及鄰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清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參政桑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爲所執國珍因迫使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雖受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勢益暴橫實錄方國珍本傳

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其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爲國寶力後失賞遂出忿言曰蔡能爲盜我豈不能耶遂拔力能走及奔馬與兄國璋弟國瑛姪亞初同爲亂

阜本字

谷眞乃台州之土豪至正初造艦千艘于海上劫掠商賈集黨卒數萬阻元之海運霸占浙東西浙海州邑

楊氏一日洋嶼山素無草木是年青草徧生國珍之兵果起方氏事賊

先是蔡亂頭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氏人募賞功官爵募眾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督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即啖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戶蕭戴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草木子

十年庚十二月己酉方國珍攻温州 元史

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 元史素不花傳

十一年辛卯正月庚申命江潮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方國珍

國初集錄時卷八

三 通圖彙書

珍六月李羅帖木兒爲國珍所敗 元史

二月詔李羅帖木兒爲江潮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花諒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州泰不花縱火焚之一夕遁去既而李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花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李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閘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泰不花聞之痛憤饒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花欲令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適遇

夜過泰不花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適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花親至海濱散其徒眾刑其器舟國珍兄弟復受官有差 元史泰不花傳

朝廷命參政李羅討方國珍兵未交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制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託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政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刑賞無章紀綱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草木子

十二年壬辰三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入黃巖港台州路達魯花赤素不花率官軍與賊死之 元史

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

國初集錄時卷八

四

通圖彙書

海以叛泰不花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炯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憐狀泰不花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砍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嘆目叱之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璧皆死之 元史泰不花傳

五月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

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元史

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宗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爲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千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舊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于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爲盜矣草木子

方之初亂有宣數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又獲功之官于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有功無錢者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區控名宣救遇微功卽填給人己不榮之矣同上

十二年五月方國珍寇台州自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

國初縣志

通志

肉薄臨城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者盡墮死賊遂焚

火焚郭外民舍樓并毀劉基台州路天聖廟碑

八月方國珍率其眾攻台州城浙東元帥也斌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退之元史

中書參知政事帖理帖穆衡出爲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與南臺侍郎史左若納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至台州遣使宣諭方氏兄弟悉歸所俘民願歲帥其徒防漕糧至直沽以自效於是海上悉平劉基天聖廟碑

十三年巳正月丙子方國珍復降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侍郎史左若納失里招諭方國珍十月

庚戌從二人之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遺之任國珍疑懼不受命元史

十四年甲四月以阿兒溫沙爲江浙行省右丞恩寧普爲本省參知政事總兵討方國珍元史

先是帖里帖木兒等招諭國珍報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國珍不從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以故御史臺臣糾言二人之罪命阿兒溫沙等討之元史

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辟公爲行省都事公建議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其兄弟宜拒而斬之餘或宜從招安方氏懼請重賂公公不受左丞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

國初縣志

通志

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準招安授谷眞以官罷左丞輩竊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益橫誠意伯行狀與元史異蓋元史所據者一時省臺之議與左丞輩相左者也當以行狀爲正

九月方國珍拘執元帥也斌迷失黃巖州送龜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官浩以俟詔命元史

國珍攻台州久不下有漁者九人常夜從水關入城漁畢則出既久乃就國珍獻計國珍與計而遺之一夕國珍兵至西門漁者使數人于西門大噪放火城中官兵盡避救之及數人密從東門斬關而出納外兵遂陷台州國初縣志方氏陷溫台慶三郡俱在甲午乙未間元史及寶錄俱不

詳

至正壬辰春方國珍率海島貧民千餘艘突入劉家河燒
海運船無算遂抵太倉大肆焚掠浙省參政寶母樊敬
以兵數千來援遣平江英十字軍爲前鋒潰于張涇賊大
獲金帛而歸

十四年國珍復率蘭秀山賊來寇水軍副萬戶董博齊等
之子劉家河及半涇斬首數百級賊遂遁去 並嘉定縣志
十五年方國珍剽掠温州慶元等路朝廷招諭不下力氏
十六年三月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爲海道運糧漕運萬戶
兼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兼防禦海
道事 元史

國珍據溫台慶元等處方氏事

七 國圖遺信

十七年丁酉方國珍據溫台慶元等處方氏事
厥後汝頴兵大起海內鼎沸齊國忠襄王李察罕保蘇河
能督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珍分有江
漢荆益張士誠據淮淪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
張子善者好縱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
將極不待智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
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眾可立而待浙江而上則南
北中絕擅懷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聞風斷越可
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
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
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適爲主保境安民以俟

眞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 清道碑
八月乙丑升左丞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海道運糧
萬戶如故 元史

國珍據溫台慶元等處方氏事

八

公累遷至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會右詔徵兵討張士誠
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眞統十將軍
兵七萬禦公于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
焉文炳眞陣兵城中乃以步騎夾岸爲陣士誠命游兵往
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
衝乃復參用步騎兵雖眾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
壯士數百趨荷子橋文炳眞使十將軍海水戰矢石如雨
公戒其眾持蠶屎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
亂射公燎及鬚鬢橫刀大呼而入殺兩將重及十餘人軍
大潰公與壯士追擊還其中堅文炳眞接戰公出入陣中
所向輒披靡橋左右水騎迄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敗北
文炳眞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藉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
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
元正朔公還遂授公節鉞鎮浙東明治于鄞元之君臣多
公之勛復數加爵賞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備國
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 神道碑
僞周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藉國珍收士
誠因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兄弟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
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姪以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七戰七

捷會士誠亦送降款于元元從其請遂命國珍罷兵國珍還開治于慶元而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姪明善居溫而留弟國珙自副續本傳

十六年張士誠據平江國珍已歸元以溫台明三州之師來稱克復張氏遣其將呂珍守奇子有潛戶倪蓮頭者爲國珍內應潛襲呂珍珍僅以身免後張氏降元國珍復來寇士誠復遣呂珍迎之大破三州兵浮屍蔽江江水爲之不流自是方氏不敢復爲寇嘉定縣志

神道碑但記奇子之勝而志無記三州之敗蓋各從其國記也

士誠屢爲我軍所敗又南與楊完者接境方國珍乘隙又

國珍與張士誠書

九 忠貞堂書

以海濱攻擊崑山乃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于是兩境之民稍息秘開元錄政要

按元授國珍參政在丁酉八月士誠降元亦在是月而政要諸書紀兩家結好乃在丙申之十二月其誤明矣姑改附于此

丁酉海寇劫崑山卽國珍兵也鄭元祐白雲海記

十八年戊戌

方國珍遣兵襲據紹興屬樞密院判官通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徵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朝廷方倚重國珍查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

憤通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事卽召通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命左右以鐵鉗扼死之斷其頭擲廟前黃中乃率其眾復仇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掠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史遷通里古思傳

戊戌十月廿三日通里古思出兵與方谷眞部下楊萬戶關不利駐軍東關軍馳赴廿四日遲明拜召君私第議事至中門左右以鐵鉗扼殺之部將黃中率眾爲復仇入拜家舉其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湖池中續編錄

十二月遣主簿蔡元剛僑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續錄時上親取婺州

國珍與張士誠書

十 通里古思傳

方氏事蹟諸書並云是年上遣典籤劉辰使慶元卻國珍所遣侍姬而實錄不載

十九年己亥正月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寶錄

蔡元剛至慶元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抗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張以爲然至是遣使奉書獻金幣願合兵其誠張士誠書略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爲業無聞于時向者因恐構誣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爲眾所推連有三郡非敢稱亂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

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歟威武以安百姓國珍嚮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穢愚猥加誨諭開其昏瞶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首言爲定明神寶臨上復遣省都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雖納款然尙陰持兩端

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嗣爲質嗣後改名明完一作亞嗣上厚賜而遣之實錄

公遷子完入侍上喜曰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資上許之然猶

國初遷徙事

通鑑書

自海道輸粟元都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惟求此民而已神道碑

九月甲寅遷博士夏煜授方國珍兄弟行省平章等官有差授方國珍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國璋行中書省右丞國珙行中書省參政國珙江南行樞密院會院各給符印乃以本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頗倨惟國珙開樞密分院署事實錄國珙行用樞密院印其餘印信留而不用心持兩端太祖寬容之國初事蹟

太祖遣亞關回降以銀印令奉龍鳳正朔遣博士夏煜齊

在慶元分署月山叢談

十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

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張士誠所以漕米十萬餘石渡海北輸元都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珙自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遣人入貢其實假此以爲覘伺

二十年庚子

正月夏煜自慶元還言國珍姦詐狀上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較乃遣都事楊憲傳仲彰往諭之曰吾始以汝爲豪傑議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順榮自制一面豈效他人陽交陰備徒爲竊席之國

國初遷徙事

一二

通鑑書

而已豈意汝自迷惑昧達大之圖爲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內實反覆欲覘我虛實則遣質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眾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願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爲僇徒爲人所指笑大智者轉敗爲功因禍爲福汝其圖之國珍不省實錄

十一月甲寅朔復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諱詐者亡負固者滅陳韓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汝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

煩訓諭使者歸還遺謝過賈錄

方國珍既獻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若浩楊憲傳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爲保百姓請上位多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若違奉正朔張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果欲從命必須多發軍馬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弟姪赴京聽命止乞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上曰姑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遲矣國初事蹟

二十一年辛丑

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馬鞍書來獻 上卻之賈錄

國初事蹟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 太祖謂其使曰我取天下用馬奚取此物大年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賜街隨賜將官克蘇州國初事蹟

二十二年壬子二月國朝苗軍降將蔣英李福板將由台州走福建方國瑄率兵邀擊於僊居爲所敗被殺賈錄本傳

苗軍劉震蔣英等兵交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

隸麾下眾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

今納其叛人是見卜利而忘大信也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歿 上遣使弔祭且慰撫其遺孤神道碑

二十三年癸卯

二十四年甲辰

九月方明善攻平陽參軍胡深遣兵擊敗之賈錄

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據溫之平陽屬爲明善所逼歸降于我明善恐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出師擊敗之遂攻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 上許之命深班師上同

二十五年乙未十月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開省慶元

二十六年丙午四月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來貢白金二萬兩賈錄

十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張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

國初事蹟

公世爲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屢致侵侮父歎曰吾

諸子富有興者無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贈曾祖祖皆行省平章勳柱國越國公父伯奇淮南行

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越國公曾祖妣暨兩妻董氏皆越國夫人神道碑

明善小字亞初方氏事蹟

吳元年丁未二月己未

上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賈錄

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覬勝敗爲我服計

上以書數其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尙承平天下誰敢稱

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於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廷送款于西蕃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發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汝較短長爾自懷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而不逆爾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倉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姦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頃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

國朝嘉靖朝卷八

十五

長慶縣志

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聾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疏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于王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萬狀今歸於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遭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

皆降附遂擄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寨作亂近已平定墮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姦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扇潛結遂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圖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貳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之情或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豪傑之士能爲爾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

國朝嘉靖朝卷八

一六

通志卷八

珍得書不報

七月遣使責國珍貢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

實錄

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據境自若時時遣間諜覘我虛實上以書責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懷姦狡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得以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吾大庇于爾也爾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姦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救人爾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

也爾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登大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爾宜慎思之甚至國珍大懼集弟姪及諸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江左之兵方圖姑蘇姑蘇勁敵也國富兵強高城深池豈必死之志勝負難必彼安能輕越千里而取我劉唐曰江左兵多步騎步騎平地用也施諸海濱其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爲然雅正持爭曰此二者皆非所以爲公福也惟信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江

二、

左一下始解曰兵固向乘勝而驅實吾背叛之理然道而
前時吾誰是爲援吾一敗慘地矣疑若遺使某書曰不
不敵乃免患庶可以解結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貴而久
子孫不爲憂也解曰夫國之慕德不能決計已遲且終

二、

九月廿六日命欽差大臣祖國錫江蘇浙江巡撫金福壽等馳正陽門外
御膳房園珍上內膳珍魚蟹魚肝臘背等物並監製得遠近
各省各官中書等處各官當心吏役無長人等官使海運等三
部三民我國已甚城下之日每民人等世進攻台州方國
大臣等里等處戰敗之卒直攻台州西瑛和黃蟹黃蟹
大臣等里等處戰敗之卒直攻台州西瑛和黃蟹黃蟹

珍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始棄城拒守士卒往往
逃潰我師攻之急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守黃巖亭
祖入其城拘下仙居諸縣十月兵至黃巖州國瑛燒燬宇
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魯降音錄

癸丑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命大都督府事吳祿爲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寶鑑國珍聞之益懼遂乘大船遁入海島和與祿等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逼遁出其不意直抵車厰方氏事蹟已已朱亮祖攻温州方明善擊家遁去同上

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擊敗嚴珍部將于城南七里破其

調子よく、
歌を歌う

3

將逆兵應援時克其城獲其員外國劉本方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

十一月癸酉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
追至楚門海口遺百戶李德招諭之同上

亮遣陳子溫州城南七里筑將蘇云雲朱景達來降亮相
綱之授以元帥時李文忠遣耿天驥將蘇州兵抵溫州太
平樹下方明善遇衛士拒戰我師失利云雲等散去明日
天驥復引兵攻之師善來禦奮擊大敗之遂北至生婁門
知下遂取其太平寨亮祖分兵急攻遂克其城明善遁去
宗澤等復得京師下賊知其反覆棄之

十一月癸未大明兵敗慶元堅元史

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德上虞縣尹沈昱遂進兵慶元府判徐善等出降方國珍部下驅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眾力戰我師擊破之虜其偶副糧方惟益元師戴廷芳等國珍率餘眾入海和還師慶元向下定海慈谿等縣丁酉和等兵至車庖會降者言方氏已挈家入海和即引師追至壽安及之國珍還師來拒合戰至夜三鼓敗之國珍復挈妻子棄其師而遁盡其戰船糧重而逃遂下慶元分兵戍之乙未和等進兵溫州

已丑方國珍入海島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師

師自海道會和討之元史

方國珍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壬辰方國珍部將徐元的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皆叛不得已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示奉書于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斌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南監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鎮十二月方國珍歸於大明元史

大將軍平姑蘇縛上誠懇京師公以入疾不親事又幕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上怒大軍且壓劉公憂懼不知所為乃封時遠籍民數使城守者出迎明挈妻孥避去

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

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于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察臣本庸才處平季世保境安民非有葭屋左肅之念擬者陛下霆擊電掣之師至於茲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于俾守郡縣如鑒鑒故事十年之閒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廷抗越則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意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

開初錄錄錄錄錄

千

通國藏書

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俟命上覽表悲公入親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罪道既上始怒其反覆覽表後之乃賜書曰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元史

辛亥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見湯和于軍門送國珍等赴京

師 實錄

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戊午徙方國珍所署僞官左右丞元帥劉庸等居于濠州 實錄

國珍實欲泛海以風不順不得已歸命月山叢談

洪武二年十月以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實錄

三年十二月子孫世襲指揮僉事 同上

七年三月壬辰廣西行省中書左丞方國珍卒 同上

太祖命湯和攻慶元國珍懼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繼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三二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又請降惟廷明善拒敵後亦降太祖以國珍既降不念舊惡授廣西行省參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亞關獻三郡海船水手數萬及建言沿海築城立衛所防倭太祖從之 國初事蹟

谷真朝畢宣升奉天殿賜以龍衣冠帶命與大臣班坐而宴 則本紀事錄

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令俾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興與至第則成末疾矣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克賈衛千戶所鎮撫台得親見之已而疾革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

盛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權舊絕不知人間事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 上親御翰墨爲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 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即死無歸葬海濱主上遇我過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于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禮部爲奏請 上欣然可之 神道碑

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同邑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承嘉工枏輩惟工枏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姪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三三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國璋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參佐皆杖死惟赦柝仕爲韶州知府 實錄本傳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成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潯州沈工人本姓王氏名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爲子元拜太尉中書右丞相封河南王洪武八年八月卒於哈刺那海之衛庭

至正二十三年

六月戊子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眾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爲總兵官復圖益都詔授擴廓帖木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諸國策書

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爲子察罕入城之夕諸將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鎖住乃察罕舊人有機議違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舊爲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爲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軍先下拜服亦皆拜人心始定

庚申外史

二十一年四月察罕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

元史本紀

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諫庚申詔授擴廓帖木兒太尉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

元史

擴廓帖木兒既養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圖城益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察罕帖木兒

元史

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以書來獻馬

賁錄

先是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察罕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乃遣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來還因以馬來獻

賁錄

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正月丙寅

上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

賁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諸國策書

二

諸國策書

書略曰元失其取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賂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賁錄

二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三月詔遣中書平章政事愛不花分省冀寧擴廓帖木兒遣兵據之六月戊申李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貊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八月戊午李羅帖木兒

言擴廓帖木兒誅戮父惡有不臣之罪乞賜處置

字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後數以兵爭晉冀雖屢
論解之而警蹕日深二十三年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字
羅帖木兒構兵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
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字羅帖木兒匿之營中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三月詔數字羅帖木兒罪解其兵權削其
官爵字羅帖木兒不受詔八月字羅帖木兒大舉犯闕擴廓
帖木兒部將白鎖住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元史}

十二月乙巳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實錄}

書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於始或沮於
終成於前或墜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

國朝建國時考元

二二 通鑑集要

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固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頤川王
以一軍之卒用於眾敗之餘僅得加兵於齊魯功未及成
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於中勇發
於義鼓率憤旅竟雪讐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接急氣
慷慨激厲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略川爲不死矣
邇聞北庭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字羅犯關
古今大惡此政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令之時也夫以閣
下雄才取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之術不可
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頤川新造之業邊庭未
固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親者誠頤川存日
能盡撫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絕也或字羅侵寇不已

閣下何斷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
春秋御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
彼此之分哉況予近半僞僕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
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
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
圖之

至正二十五年己卯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字
羅帖木兒七月字羅帖木兒伏誅擴廓帖木兒既從皇太子
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
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賜一月辛未詔封
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元史}

國朝建國時考元

二二 通鑑集要

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
居兩月即遣南還視師^{元史}
擴廓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居京師兩月輒與不樂朝
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腳官人左右勸擴廓請出治兵江
淮詔從之^{元史}
是年七月甲子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實錄}
書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騎即還汪河同往
爲生者賀沒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
閣下昔與字羅構兵雖雄水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禿
攻我景陵掠我河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
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

一旦輕我遂留前使子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羣藩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閣內反舍近圖欲趨達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嘗博詢廣采聞中軍將欲爲變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致我前意速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

十月徐達出兵淮東 上遣使諭之曰還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爲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

又爲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厥今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之間餘兵據守此迤北消息汝宜知之 寶錄 思道即良弼

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二月擴廓帖木兒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擴廓帖木兒遣兵西攻張良弼於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 元史

擴廓既出無意治兵欲處父墓側或曰總兵既受朝命不可中止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桓者儉人也畏江南張盛欲故緩其計以容其好謂擴廓曰丞相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

併力渡河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割付調關中四軍張思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恩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而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見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 庚申外史

二月 上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遣使諭徐達于高郵已而王保保聞有備竟不至 寶錄

五月徐達克安豐聞王保保欲侵徐州卽分兵趨徐既而兵至王保保大敗而去 同上

是年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 寶錄

書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道汪河報禮至今不遣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字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家傑之王平居則謀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遣交近攻合從連衡以卹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懼後期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信相待如此惟春秋

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赫武此夷狄報怨之淺兒豈意閣下反效之子亦不以此介意乎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困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踞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夾掣遼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保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于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西南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

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都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潯泗之將自陳汝葛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季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眾君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遺後悔

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元史

擴廓由懷慶屯彰德彰德蓄積糧草十萬生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曰擴廓之出為清肅江淮也不肅清江淮而結怨關中關中之戰雌雄未決而復移兵彰德豈欲窺我京師耶又怒其后及太子曰汝母子誤我天下太子欲被捶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宜駐兵濟寧鄭縣等縣名為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庚申外史

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帖木兒與李嗣弼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釋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第遣其弟及部將以兵往山東而西兵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願乃戕殺詔使天保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元史

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舍元殿基推李思齊爲

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元史

是月甲辰 上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

實錄

書曰茲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
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爲量也小矣又
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闔下之
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竊聞令
先王去世闔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沔
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闔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豈
不爲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生者慶初非

國朝通志卷九

九

通志卷九

無故也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
政以此時李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闔
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李羅自
爲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闔
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
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
爲重生靈爲念者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
位之始衛使女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
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閒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
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交兵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
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

大也況闔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距秦隴北接幽朔南

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于潼關

李思齊抗衡于秦隴命實之兵蓄變于肘掖王信之賊生

臺于近郊恐闔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聞坐

使諸雄連結禍幾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闔下惜也所以

數四遣人喋喋奉書演說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闔下

闔下何爲自矜拘使不答聞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

涵澌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爲闔下今日明驗

闔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取士之多聞

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闔下用兵中原追

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

國朝通志卷九

十

通志卷九

魯也爲何如魯之復命於衛言也爲何如設曰各盡其禮
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闔下執此爲法即遣能使刻日
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
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爲被後時之戰慮禍
日嬰惡貫日積強敵以增仇讐不解闔下雖深謀如莽操
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
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其爲臣者乎闔下其深思之
二月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生擒李二

實錄

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馬軍三百與徐

州陸參政出哨濟寧以警中原

國初事蹟

四月 上語侍臣曰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爲諸將所阻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聞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厭戰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尙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實錄

是月遣使還河南擴廓帖木兒陳州譚石丞竊高脫因帖木兒等紗羅葛布有差同上

八月丙午詔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擴廓帖木兒領本部軍馬肅清江淮李思齊等分兵進取其濟時艱擴廓帖木兒不肯受分兵之命竊高關保等皆叛詔黜其兵權就命竊高討之壬子爲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元史

國朝雜錄卷九

上 通鑑卷九

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煥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罷兵孫翥進密計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相後患於是攻張李益急七月竊高復進計曰關中四軍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自下矣今關中兵將彼此相持不決所畏者惟竊高耳宜急抽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掃鳳翔覆思齊巢穴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擴廓即日從其計竊高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夜聚謀曰朝廷用我敵南

軍今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帖張知院沙剌參政拔剌魯日不必多言五鼓罷扶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竊高即使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北奪彰德僞爲使人以入殺擴廓守將范國瑛劉沙西奪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朝廷方議奪擴廓兵柄見竊高奏至大喜壓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軍且詔擴廓率遼陽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官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西聚衛輝擴廓率河雒民兵北渡懷慶竊高懼擴廓兄弟夾攻亦盡劫

國朝雜錄卷九

二 通鑑卷九

掠衛輝民畜北人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陸沙伯元臣李國鳳者進謀于太子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竊高首倡大義所部將士皆賜號忠義功臣庚申外史

九月戊戌 上又以書遺擴廓帖木兒賈誼

書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嘗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尙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事有

難言閣下果忠於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子近於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內居閒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薄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十月壬子詔擴廓帖木兒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凡所總諸軍命諸將分領之擴廓帖木兒不受詔即退軍屯澤州元史

十一月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庚申外史

御批通鑑輯覽卷九

三 通鑑輯覽書

十二月 上諭山東所俘楊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驕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閭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于天以此存心是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憚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

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賈銘

是月大軍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先驅人民引軍遁去 同上

洪武元年

至正二十八年戊申正月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二月壬寅朔詔削其爵邑令諸軍共討之內辰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額高合是月 大明兵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

御批通鑑輯覽卷九

三 通鑑輯覽書

本心乃解兵西還元史

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許國公亦以晉冀歸之擴廓退據平陽 庚申外

三月己亥大將軍徐達兵至陳橋左君嗣竹昌迎降汴梁守將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 景昌字 四月戊申兵至河南塔兒灣屠同脫因帖木兒戰敗於維水之北收散卒走陝州李克彝走陝西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以梁王金印出

降河南平 阿魯溫者察罕帖木兒父也 賈銘

是月馮宗異兵至陝州脫因帖木兒遁去進攻潼關李思齊棄輜重走鳳翔張思道走郿城 同上

四月大軍平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竊高合勢攻其東李思齊張思道服里白孔與合軍攻其西

庚申外史

五月擴廓帖木兒遣尙書將也先參政溫某自太原以馬三匹白金二錠詣大軍俯饋禮徐達受馬反金遣舍人王銘送也先赴京仍遣溫參政還報擴廓

賈錄

五月庚寅 車駕幸汴梁

賈錄

上幸汴遣老保招諭王保保保保鳩殺之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陽武縣中智保人從察罕起義沈工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後平方脫脫之亂老保以功改除樞密院知院守澤州復隨察罕攻山東察罕死與其甥王保保攻拔

國朝雜事紀元

一五

通鑑纂要

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丁未十一月城破被執

賈錄

六月庚子朔大將軍達自河南至行在上聞取元都計達曰臣自平齊舊下河雅王保保遠巡太原徒爲觀望今

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同上

是月 上遣人祭故忠襄王李察罕曰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名爾李將軍當中原擾攘元政不綱大臣竊命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日危人將以爲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爲三軍拔智勇以上聞煩帑以官之明其分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張兵僅能固守爾能陳兵於野請命於朝進退有方君命是

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曜號令嚴若冰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速逃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殞於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果屬何耶豈果獨忠以身先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將而若此歟噫子數其事而酬之猶生之對也靈離而往子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乎

劉文

上幸河南遣人具牲醴祀齊王李察罕墓察罕元追封齊王又以其甥王保保總山山西番漢兵 上欲其來附娶其妹爲秦王妃令民數戶守墓

命本記事錄

七月伯高關保進攻平陽閏月己亥朔擴廓帖木兒擒伯高

國朝雜事紀元

卷之八

關保詔關保伯高開謀擣兵依軍法處治關保伯高皆被殺伯高逼太原城爲陣伯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翼望見易旗幟駐兵于其西伯高誤入其陣擒之關保管在伯高西未及布陣縛伯高示之皆潰關保亦被擒兩部將士皆降于擴廓

庚申外史

丁巳詔罷大撫軍院復命擴廓帖木兒依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以兵從河北南討甲子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 大明兵至通州丙寅帝北奔八月庚午 大明兵入京城國亡

元史

朝廷聞關保伯高軍敗大驚遣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鳳盡復擴廓官爵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

廓出援燕京擴廓得詔乃提兵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襲元輝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爲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十七 趙國英書

帝即卷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詔擴廓帖木兒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連山東悉平

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維未幾也速兵潰充魯恩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爲矣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十八 趙國英書

取實錄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眾西奔於甘肅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師次太原擴廓帖木兒兵尙盛中山王夜劫其營擴廓中傷宵遁
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將自碗子城入破擴廓于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來援晉冀駐龍鎮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先鋒常遇春夜破擴廓營侵及中軍擴廓匹馬隻輜夜遁于是晉冀之地皆平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十八 趙國英書

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蘭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擒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劉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取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達兵至太原兩軍對壘列營二十餘里相持凡三日達選善劫營軍師夜劫之河南王寶罕驍勇而遁達令汪興祖追襲至大同不獲克其城會擴廓帖木兒部將斡馬魯遁

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眾覺亂擾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鞵未及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騾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追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士降傳兵同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過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不記實

洪武二年記四月右副將軍馮宗異兵至臨洮李思齊降張

思道亦以慶陽降于我已而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俱爲擴廓

國朝雜錄卷九

十七

國朝雜錄

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則謀取慶陽陽和部將陳二往招良臣遂以城降達遣將兵赴慶陽良臣迎衛伏道左逮暮以兵劫營我師遂散顯被傷走還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又慶陽城高險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八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與王保保爲援援費宗哲韓克兒爲羽翼姚暉韓八之徒爲牙爪故復據慶陽以拒我拒守以成大功達恐其黨與相爲聲援生遣兵鈇其出入之路六月達駐師東原分遣諸將圍其城良臣遣竹奇往寧夏求援被執于環州又獲王保保諱者四人七月王保保部將韓禮兒攻破原州又陷涇州欲以援慶陽馮宗異自驛馬關引

兵擊之禮兒遁去八月張思道遣右丞王讓等以白纓衣與良臣爲信且言王保保已往宋昌俾以城降爲我軍斬獲良臣數出戰不利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姚暉等以城降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實錄

是月李文忠擒脫列伯于大同孔興定之懷德先是元主北走也蓋里泊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元主無意南向矣同上

上遣使諭元將擴廓帖木兒

曰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運

國朝雜錄卷九

三

國朝雜錄

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撤蓋以汝守孤城保其餘眾遠處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與前濬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部下將帥及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從順文武智謀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者聽其質宗哲孫壽趙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計投機之會聞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高皇帝御教文身

十二月王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蘭州指揮張溫拒守保保進攻不利乃引去同上

三年正月初三日夜半有馬衝山民王黑子叩臨洮城門報曰元小總兵馬已圍蘭州指揮俞光被擒哨兵將至

矣指揮韋正登城設備達旦哨果至聞有備而回元兵攻蘭州百計不能克兵賊食乏互相殺奪主將不能禁三月大將軍達右副將軍和左副將軍愈督兵四十萬援之

洪武三年戊辰

正月癸巳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往征沙漠實錄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失策宣

吾欲分兵爲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

國朝通志卷九

虎取之必矣諸將受命而行同上

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嶠入侵蘭州無所得而去乃縱游兵四出被其擾同上

三月戊午大將軍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將軍鄧愈直抵其壘立柵以遏之

兵至定西乾溝達諭將士曰我在此安營元兵必棄園赴戰及夜至吾已息兵二日戰必勝矣居二日小總兵果留圍城之兵率部下赴敵達令陝西運糧相繼元兵食愈乏愈本記事錄

四月初五日達令各衛士卒輪晝夜驚擾之元兵飢甚而

不得息初七日夜不令軍士擾之俟元兵睡熟選將士遣其中軍劫之元兵大潰小總兵遁去部下將帥悉擒至與元斬之士卒派錄各衛隨征成都

四月王保保走和林

大將軍駐沈兒峪口與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戰保保發兵千餘由開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援達親率兵擊之乃退明日力戰大敗保保兵于川北亂冢間擒元剌王文濟王及國公闊思李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一千八百六十五人保保僅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議理達應復任以事實錄

國朝通志卷九

是月丙戌帝崩於應昌五月癸卯大明兵襲應昌府皇

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王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禮達臘從十數騎遁元史

洪武四年壬戌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

保保女弟爲秦王棧妃實錄

時妃有外王父喪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上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爲王必選名家賢女爲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棧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爲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實錄

按保保姓王氏爲李察罕之甥今秦王妃曰選爾王氏知爲保保本生妹也曰有外王父喪者蓋即察罕之父梁王阿魯溫也

洪武五年壬正月遣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師征王保保實錄

上御武樓與諸將論邊事徐達曰王保保出沒邊境遁居和林宜剿絕之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巖言趨和林而實運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掩其不備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勢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同上

國朝通志卷九

三十三 遼聖廟書

二月藍玉兵至土刺河與王保保遇擊敗其眾保保遁去五月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失利敘兵守塞實錄

洪武元年劉基乞歸將行言于上曰擴廓帖木兒雖可取然未可輕殲聖明留意其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竟北走沙漠基本傳

五月命中山王等分道征進和林天潢玉牒

洪武三十年六月敕諭晉王今上曰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益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實錄

高帝謂天下一家尙有三事未了一少傳國璽一王保保

未滿一元太子無音問分三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草木子餘錄

傷生數萬草木子則云四十餘萬蓋通前後征胡而言實錄

洪武六年壬六月王保保遣兵寇雁門

據南北二山守關指揮夾均拒卻之實錄

十一月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步將皆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近衛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同上

十一月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聞王保保兵至大同北卽率師往擊之至貓兒莊遇大雪退營雁塔堡遣裨將撓捕

懷柔胡騎至三角村擒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千餘匹而還同上

三四

遼聖廟書

洪武七年甲九月上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復遣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錦衣各一襲實錄

洪武八年乙卯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實錄

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同上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來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我朝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

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所謂好男子也其後民間每

相誦曰常西邊拿得王保保來耶至今遂諺語

姚福清漢

野史斷曰平定江淮大事也庚申帝漫爾而付之擴廓

郭亦漫爾而受命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

擴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邦之

大計出則昧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

不宜哉

庚申外史

高岱論曰擴廓強橫善用兵以遁逃棄盡之勢猶能轉戰

千里屢挫不衰中山自入中原未嘗少阻獨龍石之克甚

艱至多斬殺其部曲暨其運終祚訖遭沙漠而不爲亡

國之俘我 太祖激厲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

豈非深羨之耶

馮爾霖

二十一年四月藍玉兵至捕魚兒海詹事院同知脫因帖

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七月與樞密院知院託

台謀叛託台發其使命王逮問僇之于剡州脫因帖木兒

者王保保之弟也以其同知詹事院故又稱爲詹同云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

思齊字世賢汝寧羅山人累官錄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封許國公洪武二年來降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七年九月四日卒年五十二

至正十二年壬辰察罕帖木兒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襲破羅山授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汝寧府知府元史

當元之季汝潁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官中順大夫汝

寧府知府元史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

通鑑纂要

羅山縣典史李思齊與察罕克復羅山縣庚申外史

十七年丁卯二月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虢援陝西以

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思齊爲四川行省右丞元史

十八年戊辰正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於鳳翔是月詔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思齊屯鳳翔

四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等討李喜喜於葦

昌喜喜敗入蜀察罕帖木兒駐清涼李思齊駐斜坡張良弼

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帖木兒等駐通渭定住駐臨洮各

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襲殺拜帖

木兒分總其兵五月思齊復同僉樞密院事郭擇善

二十一年辛丑正月李思齊進兵平伏義縣等處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是

月李思齊受李武崔德等降

明玉珍陷嘉定在十八年實錄

九月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

十一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弼詔和解之俾各還信地兵乃解

二十二年壬子正月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二月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退保鳳翔使至進兵益門鎮使還復歸鳳翔三月遣兵攻

張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

六月戊子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二十三年癸卯四月李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六月李羅

帖木兒方奉詔討襄漢擴廓帖木兒部將牙驢等駐兵藍田

七盤思齊攻圍興平遂據整屋踰襲其後李羅帖木兒遣竹

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貍高與思齊合

兵攻之竹貞出降

二十五年己丑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爲許國公

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以李羅帖木兒襲據

京師命擴廓帖木兒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合統軍馬務

義懷復六月皇太子加李思齊銀青榮祿大夫鄒國公中書

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川行樞密院事

進保關陝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

權厝志

二十六年丙二月擴廓帖木兒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陝西

張良弼拒命李思齊劉伯孔與等兵皆與良弼合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

帖木兒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與脫

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持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擴廓帖木

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

良弼合兵連不能罷元史察罕傳

七月甲申以李思齊爲太尉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是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台兵渡河會竹貞商高且

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良弼

拒守關保等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九月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滿尚

賓吏部侍郎掩篤剌哈白鳳翔還京師先是尙賓等持詔諭

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留鳳翔一年至元

始還

二十七年丁三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舍元殿基

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五月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黃連寨關保虎林赤

等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龜高等爲變關保虎林赤夜遁李

思齊速解而西

六月李思齊據長安與商高拒戰侯伯顏達世進兵攻李思齊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思齊思齊外關保等兵退趙蔡琳等破其營侯伯顏達世奔潰

七月李思齊遣許國佐辭穆會張良弼脫列伯兵屯于華陰時命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遣其部將鄭應

祥等守陝西而白還鳳翔

八月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軍馬而分命擴廓帖木兒自

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白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與

張良弼孔與脫列伯等取襄樊

十二月詔陝西行省左丞相禿魯總統張良弼脫列伯孔與

國朝通鑑輯覽

通鑑紀事本末

各枝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統禦關中撫安軍民脫列伯

孔與等出潼關及取順便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其勤王事

思齊等皆不奉命

是歲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以東屬擴廓帖木兒各罷兵

還鎮於是關保退屯潞州商高留屯潼關

以上俱元史

是歲十月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

實錄

書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羣雄欲成霸功者甚眾然

處非其地徒擾擾以傷民今十有七年矣功業之建概乎

無聞邇者吾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至中掣獲王保保部

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險數年

之間民無一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

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君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積遺
塗矣耳區區雖昧於見聞然奮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
訪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機頗知一二況人之常言天道
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
相上下必欲相爲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
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辭相告二公當揣其福
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爲尊撫定關中以一民心擁
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尊於上公卿
將相各安於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據
一隅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
身名俱滅比之屈節稱分尊朋友有德者爲君已爲公卿

國朝雜錄卷十

五 趙簡廉

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若吾以用
兵爭疆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
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爲今以相尊
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爲二公之福不淺也
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爲不然鵲蚌相
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

洪武元年

二十八年申二月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亮魯李思齊等
討之是月 大明兵已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等解兵西還
思齊次滑陽良弼次樸陽
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相持日久大明兵

已至河南思齊張良弼皆遣使請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
解兵大掠西歸元史卷一百一

三月 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會兵駐潼關火焚良

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關所部張德欽穆祥飛守潼關 大
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于鳳翔元史

四月甲子馮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皆遁初

思齊與思道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
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穆祥飛
守關及王師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奔鄜城丙寅宗
異遂入潼關引兵西取華州資錄

大軍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皆潰而西庚申外史

國朝雜錄卷十一

六 趙簡廉

思齊思道各擁大眾來武功東川而軍思齊在東思道在
西以禦我軍鴻臚錄

五月李克彝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李思齊爲總兵駐兵岐山
是月李思齊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藍屋商昌據武功李
克彝據岐山任從攻據關州七月李思齊會李克彝商昌張
意脫列伯於鳳翔

元太尉李思齊守鳳翔總轄山外二十四州之地 上察

參政孫希孟都府經歷王均美等與侍衛指揮毛驤張煥
盟爲昆季飲生雞血酒爲誓 上疑之鞭希孟均美遣齎

敕往諭思齊思齊不聽縛于陝西菜市副之前本記事錄

閏七月丁巳詔李思齊南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與擴廓帖

木兒等四道進兵思齊兵未出續那帖木兒退守太原是月
丙寅帝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元都元史

洪武二年西曆三月庚子大將軍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癸卯

副將軍遇春宗異發陝西進取鳳翔丙午李思齊奔臨洮續

元太尉李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兵西至吐蕃南至磧頭關

東至商雅北至環慶皆思齊主之精兵不下十餘萬聞大

軍至棄陝西之鳳翔陝西父老迎達降俞本記事錄

初李思齊據鳳翔副將許國英穆祥飛等守關中張思道

孔興脫列伯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秦元

及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進野魚口遁去師至鳳翔李

思齊懼率所部十餘萬西奔臨洮遇春獲其部將祥平章

等實錄

國初遷事卷十

七

通鑑纂要

四月丁丑右副將軍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大軍呼李思齊至鳳翔遇春軍至思齊已遁至固關見萬

木夾道遣人砍木截路以阻襲軍遇春令軍士步者攀崖

騎者騎士斷木焚之四月至鞏昌土官汪靈真保降十二

月達達馬勝追思齊至臨洮土官平章趙脫兒挾思齊出

降達以金吾衛指揮潘尋守之令騎士送思齊靈真保脫

兒三人赴京俞本記事錄

大將軍在鳳翔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

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蘭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

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

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產足以

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

洮既克則旁郡自下遂移師趨隴西鞏昌遣右副將軍

宗異將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

李思齊降初思齊之在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日前日遣

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

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

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

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厭地

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據驛

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効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

國初遷事卷十

八

通鑑纂要

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

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者豈為是我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入沙漠以圖後

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

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向云可

也倘中原相從之眾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

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

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

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匈奴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吐

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竊寶貨婦女避匿山谷聞

思齊遂窮蹙至是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歸琦狄道人一名脫帖木兒時呼爲趙脫兒世爲元士官實錄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率士馬數萬來歸實錄

五月乙卯大將軍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以所獲臨洮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陝西行省實錄

十月以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左丞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實錄

洪武三年庚戌從大將軍破定西王保保還取興元陞中書平章政事實錄

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權厯志

以李思齊爲第一

通鑑書

是年冬論功賞文綺及帛各二十四匹十二月辛巳陞中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僉事思齊等皆起兵歸附之臣上欲優之命食祿而不視事實錄

洪武七年甲寅八月以李世昌爲金吾衛指揮同知實錄

諸曰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馬歷代相承承爲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元而授兵衛之職者何益爲爾父遇時大亂能率眾以保關內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正統從胡人復仇我中國者無所成惟爾父效賈融之事師二萬騎及步兵之眾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嘗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某官永爲世襲爾

懋哉高皇帝御製文集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

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王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在再沈疴竟弗能瘳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三十三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是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禮也權厯

洪武七年上遣思齊往諭沙漠河南王王保保至則待之以禮留數日遣歸令騎士送至界上騎士辭思齊曰總

西初集卷十

十

通鑑書

兵有旨請留物以作遺念思齊曰我爲公差遠來無以留贈騎士曰請留一臂思齊知不可免斷一臂與之還京而死上以其幼子爲指揮使厚卹其家南本紀事錄

按思齊之死命本所記爲確權諱諱云從征大同得疾而還又云在再沈疴竟弗能瘳雖諱言其實而其被詞亦可思矣

上御製祭李思齊文曰卿昔爲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關中臣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尙能固守臣節斬我行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胡君遁去中原之地復我漢人朕遂爲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正統從胡爲

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
思父母之邦義忠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
矣夫何久疾不瘥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
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族間卿歿不勝痛悼今遣某
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

洪武八年乙卯正月辛未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增祀故淮
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百八人

黃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海西侯納哈出

納哈出本華黎裔孫也至正乙未被擒繼之北還官至署丞相封開元王洪武十九年五月歸降九月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賜鐵券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卒于武昌舟中

乙未六月克太平執其萬戶納哈出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

上初獲納哈出以爲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上遣降將萬戶黃儒察其去就僞見納哈出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通鑑纂要

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爲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僞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爲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汝有父母妻子之思念還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實錄

洪武二年四月

上遣使以書與元主又以書諭納哈出

上聞元將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爲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

主曰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有爲退可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眾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羣雄所據之地悉爲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所有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爲生事耶亦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爲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爲君熟計當限地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令其還書不多及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通鑑纂要

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爲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土馬強盛可謂有志之士甚爲之喜茲因使通元君道經營盤望令人送達所遣內臣至將軍營即令其還書不多及

三年五月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

書曰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眾從淮漢江姑孰之捷爾質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於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

知幾毋貽後悔

四年六月遣蘇事官黃僑齋書諭納哈出

三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眾北歸比之關中諸人稍爲囑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狖放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於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眾不忽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遠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賈誼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爲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

四年六月遣蘇事官黃僑齋書諭納哈出

書曰前者萬戶黃僑回聞將軍威德遠左英賓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主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於汝穎羣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於毫徐真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九四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於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有十萬者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華雄所逼因集眾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我俘虜惟元昏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賈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賈獻買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譬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傳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是月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賢謀殺指揮同知劉益右丞張良佐等擒彥賢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良佐以其事來聞上書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喇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眾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憂

七月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納哈出等未附以馬雲葉旺爲定遠都衛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七年十一月納哈出復引兵寇遼陽千戶吳壽等擊走之
八年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使葉旺大敗其兵
八年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 上敕遼東都同曰今

天寒冰結虜必乘勢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章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竟至城下排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應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還歸部指揮葉旺策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

五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

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龍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近隱然如城藩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老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礮即舉旗高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邊前衛指揮周鸞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候其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越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雪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墨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乘勝逐至楮兒峪覆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神算何能有此旺遣人送乃刺吾

至京師羣臣請戮之上不許命爲額撫賜以妻妾印宅

賞錄

十一年六月遣使齎詔往金山諭納哈出

詔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三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爵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擒於江東朕特縱爾歸北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陷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閒有力不及汝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惠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

六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

己心推之盡殺勿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黃僑捧朕命而往豈傷之所願哉實有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爾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僑所生僑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眾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十一年十二月詔諭故元丞相哈刺章魯子驢兒納哈出

等曰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爲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卿等獨奮忠仗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然十有一年今聞爾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謂有終有始良臣之名播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閒此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此乃人倫正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禮難拘從賢則吉夫當流離之際而爲臣者猶能竭力爲之不絕有元之祀美聲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論但以立君爲名而內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矣況同類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時卿等富貴如風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深可慮也

國朝雜錄卷一

七 趙國慶

十九年十二月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遠東宜於大寧諸邊陲分兵置衛以控制之

二十年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額圖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左右副將軍前軍都督商高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搗金山納哈出出其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旣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

以書諭納哈出及毛蘭撒里達溫鑾子晃失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愚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眾出沒不常竊軼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於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發院鑒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

國朝雜錄卷一

八 趙國慶

不多及

三月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

五月丙寅遣使齎敕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虜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遠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遙遁尚恐詭謀發尤不可不爲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遣斥候以逡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

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

辛未 上復遣使密敕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援之人事正與天台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起趨攻其無備虜眾可盡圖也

六月丁酉馮勝等進師金山之西

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九

通鑑紀事本末

卽遣其左丞劉探馬亦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覩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旣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免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眾由是虜眾多有降意

癸卯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丁未遣右副將軍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眾

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日榆林深處一日養鷄莊一日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遣大將軍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哈出乃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十

通鑑紀事本末

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歎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約降玉大喜出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之先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

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要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互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眾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漢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七月遣使賜納哈出及其部將

賜來降納哈出部眾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

先是納哈出既降營王失刺八禿等以病在道相失至是與雲安王璽吉兒的郡王桑奇失里和尚國公等復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京師乃遣定遠侯王弼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於信州道爲處所襲亡馬七百餘匹信州卽納哈出所屯一禿河也

八月庚戌再遣使往賜納哈出等

遣指揮李隆往賜故元降將納哈出文綺帛各十匹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賜其妻衣絨線鞋全國公觀童宗王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提溫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遼國諸葛

木兒同知曩如思平章晃失台院判察罕帖木兒參政撒里帖木兒並賜文綺帛各一匹白金二十五兩

乙卯命左軍都督僉事耿忠于永平撫安降附達酋長軍士及給賜納哈出妻子米五百石達達將軍士男女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五人布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七匹綿襖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項皮裘五千三百五十三領冬衣及色絹衣三萬二千二百四十餘襲

丁丑征虜大將軍馮勝上賀平納哈出表

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三千三百餘人馬二百九十餘匹金印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

徒平章十三石丞左丞三十一參政知縣三十三各院使

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慰使副使僉事一百八十九萬戶千戶路府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尙書參議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師府僉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訪司使副鹽運司使副六衛師府使一治書安撫司農各一太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經歷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一千四百餘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徂征之師獯狁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迅掃致醜虜之來歸喜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遼國諸葛

盜臣民懍懍遠邇臣勝等竊惟故元丞相納哈出以嚴表之道擊亡國之賤俘質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殺戮我信使寇竊我邊陲上違逆於天心中阻遏於聲教除殘去暴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謬忝恭師之寄將佐效忠而致力士卒買勇以爭先軍威遠震於虜庭義氣橫飛於瀚海兵有不戰之勝敵無交刃之慮其納哈出卽詣軍門納款輸誠咨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膻之穢是皆皇帝陛下神謀運於有密睿知發乎先幾故能豫制於萬全是以成功於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獨殲犬馬之驅馳少盡信埃之報答萬方膏靈觀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坤之

覆載

九月戊寅朔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故元降將納哈出及諸王哥列沙國公親童及故官帖木兒不花等至京納哈出人見上廡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詔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于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休命統一華夏于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爲推誠輔運欽承效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上以納哈出之降乃勅君與有力焉陞授千戶仍賜以金帛

庚辰海西侯納哈出上表謝恩獻馬三百八匹

壬午賜納哈出織金文綵冬衣各一襲

丁亥賜海西侯納哈出羊十羴酒百尊

己巳賜海西侯納哈出等官三百一十八人白金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文綺帛二千九十四匹鈔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九錠

丙申賜海西侯納哈出部將二百餘人衣鈔韓輅

丙寅賜海西侯祿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給之

二十一年七月辛丑海西侯納哈出卒

納哈出性嗜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水沃身因得疾上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傳友德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于舟中上聞而閔之詔歸其柩于京師葬都城南門外

八月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詔曰朕惟列爵建侯子孫世祿國之大典非有勳勞者不得與焉爾察罕父納哈出昔爲元臣自元運告終退守金

國

國

山幾二十載比者知天道之莫違率眾來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爲海西侯肩於功臣運命從征百夷冀其成功忽途中嬰疾而逝聞之惻然然父死子襲初誓不忘茲特改封爾察罕爲欽承父業推誠效力武臣柱國瀋陽侯爾向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爾父之誠下爲爾父立報國之功豈不神人共鑒而福祿悠久者乎勉之毋怠

二十六年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瀋陽侯察罕人氏招云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帖里白脫禾赤朵列帖木兒

劉謙忽都帖木兒和尚友也速不花也先火者和尚友都不花等到來過手帕拜壽就留各官茶飯乃兒不花說俺

比先在草地裏時遇著大人今日好的日子呵殺牛羊馬
儘着俺用那等快活那裏有如今在這裏

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動靜
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
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乃兒不花招云上位將
一個著去下俺久後也知怎麼理明察罕說這裏雖
備著出軍去一發反將出去眾人依允
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刀官人儘得快活恁欺人
休替外人知道好友尋個長便本月十四日察罕同月魯
不花等到乃兒不花家喫酒本官言咱幾時能數出征反
將出去涼國公征進回來使法古蒙古左衛指揮來說他是總兵
官要他做一件大勾當着俺收拾人馬聽候若事成了都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三

通鑑綱目

大家享富貴又放俺本處去俚十分快活日子有便讓允

月魯不花招同

又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舊頭目錦衣衛鎮撫楊和

等右僉都御史帖古思帖木兒男帖法成頭目三寶奴等
來本家慶賞元宵察罕簡述乃兒不花帖里白等傳達涼

國公說話又云似這等看來順了他到得快活俚楊和等

同言既如此官人儘向前小人都來出力酒畢各散以後

依法成白寶因帖木兒楊和

時常同各人去藍玉家商議招並同

住奴招云住奴北平人夫楊二病故官府差撥伏侍西番
和尚後起取赴京西番和尚汝寧尚書去天禪寺出家住
奴同義女把禿罕在聚寶門廊下住坐瀋陽侯察罕亦在

聚寶門外住坐西番和尚常去本官家看經住奴以此來
往熟識二十六年正月西番和尚同外甥阿禿赤蠻男古
友來住奴家說我和瀋陽侯探望涼國公他說要謀大事
瀋陽侯你收拾些達達人準備着我已與三塔寺住的國
師達達和尚打力麻失里雞鳴寺黨九國師徒弟帖木兒
都說得知道了你可去瀋陽侯家來往打聽消息住奴依
允黨事敗露住奴又以賣雞爲由前去探聽不期差人抄
扎將住奴等拿捉前來

北平府僧人省無礙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同一般
和尚耶舍巴等本寺西番和尚汝寧尚書等到瀋陽侯宅
慶賞元宵本官邀請軍官在家就留筵席飲酒開瀋陽侯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十六

通鑑綱目

說涼國公要謀大事教我收拾達達人來接應汝寧尚書
等俱各喜允說我每一般達達歸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
利害熬不出去有這光景不如隨順他做一場招同已
上並逆臣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終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陳友定

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州福清縣人徙汀之清流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據守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潮諸路洪武元年被執不屈就諫

友定世業農爲人沈勇喜游俠鄉人畏服之王辰兵起所在騷動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友定以壯士見公安與語奇之令統所集民兵署爲黃土寨巡檢

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儲于橘州富室羅氏雖病頭瘡其狀魁岸有志略即樵采爲戲斬殺隊伍羅翁奇之將以爲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通鑑纂要

婿其妻不悅呼爲癡頭郎因失鵝而奔宿于鄰舍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異之乞于羅翁妻以女俾習商販輒折其貨大困充明溪縣卒于辰寇起卒化曹柳順據曹坊擁眾數萬其黨八十餘突來明溪寨馬眾莫敢拒友定被酒半酣諭眾始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溪友定發老孺登寨誓其侶賴政孫通胡炳等五百人乘柳順營自馳擊之斬獲過當遂追屠曹坊擒柳順以歸事聞授明溪縣巡檢

郭進卿撰陳友定傳

從福建僉都元帥吳按攤不花討汀延邵建諸山寨以功授清流縣主簿尋陞縣尹

實錄本傳

尋陞清流縣尉鄧寇數十皆所划平陞延平路總督

韓傳

吳按攤不花將樂人紅巾寇據邵武募義兵克復之授福建行省參政

入關通志

至正戊五月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陷邵武路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已亥十一月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元史

歲己亥陳友諒遣康泰取邵武鄧克明攻汀州轉略延平將樂諸處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總督以禦之戰于黃土獲其將鄧益克明運去元拜友定行省參政

實錄本傳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通鑑纂要

戊戌十一月癸卯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越庚子進圍清流友定駐兵于縣前平安寨聞道夜襲大敗之追至密化清流以復緒啞喉嶺開寨及南北寨守之郭傳

己亥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庚申外史

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饑遣使徵海運士誠據浙西有糧方國珍據浙東有船兩寇相攻糧意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王士燭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同上

癸卯四月守漳州右丞羅良遺僚佐由海道運糧抵遠東以給行在軍詔授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仍守漳州良遂設南詔屯田萬戶府任崇壽清流人元末盜起邑人推宗堯爲長至正庚子鄧克明來侵清流宗堯與其子四人率兵決戰皆死之寇亦退去

八閩通志

歲辛丑鄧克明復取汀州進攻建寧不克而還友定遂復汀

州開分省守禦陞左丞實錄本傳

辛丑克明轉掠永豐寧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遂陷寧昌
破杉關掠光澤道順昌以攻建寧不克還兵據撫州是冬
郭愈兵逼撫州實錄

郭克明偕胡廷瑞復陷邵武延平攻建寧城西北立數十
砦以鐵礮火箭擊軍機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
食且盡平章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壬辰
友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突圍入戰取惟呼曰陳總管來
吾屬生矣友定叱守將阮德柔開北門策敵擅山岩還奪
水南砦敗之于菱角塘蜀安州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
尋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友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驅
避殺之度三關以通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
行省參知政事郭傳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三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按元史順帝紀壬寅五月友定復汀州稱參知政事則知
實錄辛丑陞左丞者誤也當以復建寧功陞參知政事耳
郭傳紀復建寧在壬寅歲則又誤也當依實錄載在辛丑
爲正考郭愈及克明本傳則知之矣

壬寅五月乙巳朔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陳友定復汀州路元
壬寅五月友定復汀州蓋九龍灘石通丹楫以運汀糧郭傳
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陸並進一由順昌出將樂一溯延
平溪而上清流會攻汀州克其城友定既復汀州遂有據
福建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華所收郡縣倉庫悉入爲家

賞收官僚以爲臣妾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威鎮閩中元史
要政
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爲平章於是閩中八郡皆其
所守實錄

按元史友定陞平章在丙午八月此云甲辰陞者誤也
至正十六年復置福建行中書省二十六年置福建行樞密
院至是天下大亂福建諸路及廣東潮州俱平章陳友定據
而守之

建寧十七年改建寧路總管府二十二年立建寧分省既
而陳友定據之復廢分省

泉州十八年立泉州分省二十二年西域那兀那納等
竊據其地二十六年陳友定取之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四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漳州二十二年漳州行中書分省右丞羅長據其地二
十六年陳友定取之

汀州延平邵武俱二十二年爲陳友定所據八開
乙巳二月己丑朔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實錄

參政胡深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擊敗守將
岳元帥遂下浦城同上

四月己丑朔胡深攻克建寧之松溪獲友定守將張子玉而
還實錄

五月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眾敗奔崇安請發廣
信漳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規取八閩上曰子玉驍

將今爲我禽彼必喪膽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命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

六月壬子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參軍胡深被執死之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亮祖欲攻之深視氣凌不利亮祖迫深使進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圍深軍數重

日已暮深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送于友定友定初甚敬禮之會元使至督迫遂遇害實錄

友定赴建寧遣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繞深背以斷歸路深破其一寨有定率牙將賴政等二千餘人突與深戰德柔逆兵夾攻深馬蹶被執賴寬遇之深爲具道上威德

并道天命所在援賈誼歸漢事以撼之友定笑曰已既破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太祖遣使以良馬金幣贖深會

元使至督逼之遂殺深并其使郭傳按賈誼深爲德柔兵所執深神道碑及行述俱云深破其二柵友定悲帥執銳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送

于友定行述所紀爲詳而實錄從其略也郭傳載此戰之極

西陳友定平與化泉州二路

而平與化林洪與惠安陳同卿伯順伏殺引番阿巫那及

亦思巴奚兵攻劫累年時伯順據興化行省檄友定討捕番寇遂據兵南下四月阿巫那黨白牌馬合謀金阿巫等攻興化迎眞門友定之子宗海已領兵夜入城中明日開

西南二門縱兵而出白牌等見城門驟開已疑及見兵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益恐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

海兵直前搏執之亦思巴奚大敗僅屬數千追擒白牌等殺之餘悉奔港所在農民以鋤經鑿殺惟逸四驛去是日

友定師至撫集軍民克復路治營勢益壯伯順在城中耶令而同友定遣兵奉約陳先是泉州府南丁據福州路

戰敗餘眾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巫那之祖友定命宗海督伯順及同等兵合攻水軍並攻泉州友定自以能繼之

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至是興泉二郡始免亦思巴奚之禍或傳至正近記 郭傳

八月戊寅以李國鳳爲中書左丞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元史

八月晉行省平章修城池結守備分遣諸將各守郡縣郭傳九月陳友定陷漳州路

長汀人羅良校寇州總管與友定素有卻九月友定使至漳州獨不下乃以書責友定友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校

三千人據強弓矢伏江東以備之賊有警勿輕移一夜友定以兵千入夜攻海宮紫陽宮縣海舟乘潮直下千夫

長張右由會進良校制悉赴之友定兵遂圍城羅良校士卒驚潰良校戰于馬岐山敗績遂圍城環攻旬月良校死

以守城中矢石俱盡良校誓死之友定遣將諸子善戰在幕下延友定入城良校誓戰死之友定遣將諸子善戰在幕

完固乃鑿山以洩之而縮城之西北凡平闊諸寨三百餘
屯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渡潮州總管兼
督德梅惠州郭傳

至正二十六年省丞陳友定命總制都事理明張某改築
東西北三面視新基小一千餘丈獨南一面仍其舊浚河
三百六十九丈

王翰臨州人江西行省郎中元亡屏居永福山中洪武中
以薦被徵自裁並八閩通志

友定既爲平章發兵討省內未服者遠近聞風縣城無敢
角者惟良卓然不屈以書責之曰足下爲參政國之大臣
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

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耶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
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僇百
司之職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爲家賁歷官
僚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實私耳跬步之際眞僞甚明不知

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德乎友定得書大怒益兵
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唯爾無遺龍永

羅良事不見正史俟更考之

十二月陳友定將建寧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實錄

詔德柔以原官守郡德柔卒爲友定所併見章溢傳

丁未三月戊寅以空名宣敕遣付福建行省命平章政事曲
出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元史

友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
不得有所與元史迭里哥實傳

藍光江西人官行省都事時八都驛援陳參政方事此復
光總藩幕獨警察持正偶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豈
貪祿者哉國兵下全閩光深衣巾市隱居教授越三十二
載卒黃仲昭八閩通志

福寧州人陳瑋孫爲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友定被
執憤罵見殺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楮拒友定
而死建陽人詹龍保障其鄉不從友定亦遇害友定由福
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遂于建陽因閩越王
大潭城址增築之以備我兵郭傳

梁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京師元史

閩入貢大都道路阻絕友定歲時多遣貢船由海道抵登
萊其得達者十之三四元主嘉之下王世貞補元史列傳

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
上曰吾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友定據
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我師深入主客勢乖萬一不
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徐而取之未晚也實錄

九月命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討方國珍實錄

谷真求援于友定友定恨其部下謀殺海戍不之援郭傳
十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
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贛河無爲等衛軍由江

西取福建湖廣參政戴德從征

上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故命汝總兵取福建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

十二月丁巳大明兵度杉關取邵武路時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州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元史

十一月壬寅廷瑞師攻杉關頗政爲指揮戰屢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揮沈友仁費子賢乘勝略光澤下之十二月甲辰師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陽守將曹復壽降留沈友仁守之

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實錄

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元史
上問平閩諸將于章溢即日詔李文忠出師從浦城取建寧神道碑同
章溢神道碑 實錄本傳 實錄載在洪武元年二月畋陽

上詔文忠出師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率部將總美鎮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友定守禦偏將胡瑄豪悍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屢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瑄不爲意閉關酣酒而臥瑄美武德乘夜兩斫關入瑄醉起手刃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刃遂取死進攻無益銅船山寨文忠不敢輕進乃屯浦城待海師消息友定大驚自

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寧郭傳

郭傳載攻浦城事不見他書其記文忠出師與章溢神道碑合可以補雜史之闕故存之

庚午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平章政事曲出遁行宣政院使朵耳死之元史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師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歐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曲出所殺曲出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是夜參政袁仁遣人納款我師於臺

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鄧益拒賊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朵耳不屈下獄死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官積薪樓下縱火焚其妻女遂自剄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州諸路分兵徇略福寧寧州縣未附者實錄

和等率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郭傳
廣東廉訪司僉事獲獨步丁開居寓福州以石繫其腰投井死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呂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引繩自縊死元史忠義傳

侍御史韓準請老未報籍業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其宣敕準取而枕之彌刃向吏曰必欲之并取吾首去後病不飲藥而卒八閩通志

戊申洪武元年五月興化州軍民詣湯和軍納款

參政袁仁遣宣慰使關住至興化諭降友定所設府判徐昇及元帥王思義葉萬等密謀殺關住及經歷鄭元明盡取豐盈庫銀帛驅其兵走泉州耆民李子誠吳彌明等首倡迎降之說往福州全城歸附吳源至正近說

壬午胡廷美等師至建寧壬辰克建寧

廷美師至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曰大明兵自入杉關其鋒不可當今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尙富可

國朝通志卷之十二

通鑑書

以拒守彼攻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廷美等數與挑戰固守不出我師攻圍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廷美整兵入城執子琦送京師實錄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元史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酒瓮中慷慨飲之誓死守湯和師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于眾曰彼兵方銳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敕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貳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

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圍城凡十日城中軍器局失火礮

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

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遁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望拜泣與謝英輔皆自刎死賴正

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雨復懸旌纛還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

定子海蘭其父兵敗自將衆來降遂併執之實錄

湯和等命指揮孫虎督新附者守福州乘勢自水口舟騎

並抵延平水南隔溪而陣廖永忠渡水攻西門友定倉卒

遣參政文殊海牙指揮賴政等七戰不勝閉門堅守湯和

奉命招降友定力拒之曰我爲元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

貴耶于宗海叩誠不聽遣出守將衆將佐知其不降乃數

請出戰友定心疑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徐大

興攻其東北廖永忠攻其西南鼓譟甚遍又聞李文忠胡

廷瑞兵皆逼友定度不能支乃衣冠北面拜訖神武門疾

雷震醒械送京師宗海自將衆來歸併執之郭傳

友定至京師上詰之曰元網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

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

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尙

何言遂併其子誅之實錄

國兵既取閩俘友定至京上命公之子慎繼其肉以祭

公卿列行述

友定至京師 帝將釋之按以原官曰不降伏銅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命瘞其屍

郭傳

二月湯和傳檄至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死之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吏走白招諭使者至

迭里彌實從容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引笏祈其印文

大書年服曰大元臣子卽入位端坐拔佩刀刺喉中以死

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

元史忠義傳

五月甲子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衆

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糾台清流寧化散卒陷將

衆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鰓門指揮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羅得聚千戶李申擊卻之復與官軍戰于城南柘柘寮

王奮擊大破其眾追至沙縣之青雲寨于隆等預險固守

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馮谷保七月李文忠攻取清流寧

化諸山寨獲金子隆及其餘黨聞地悉平

實錄

解縉云元末起義諸人馮陳友定始終盡節無愧

月旦

聞有三忠謂馮北平章陳友定俞樵曰帖里衛子壽漳州

建魯我亦造我失于初也

三賢集

福清參軍陳八仕獻友定像長身巨目狀貌偉然其家

世祀之

友定起有衣以累功而受職視谷真蹟不同豈爲平章據

全閩郡縣不服則征之其時既亂不得不以便真從事耳

梁耳迭里彌實雖多死節之臣倘友定果敗屢獲據則梁耳輩必先死之安肯與亂臣同事哉

郭遠卿傳贊

國朝臺雄事略卷十二

右國初羣雄事略十五卷 國朝錢謙益牧齋撰牧齋常熟

人萬歷庚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弘光時禮部尚書

入 國朝仍爲禮部侍郎事蹟入貳臣傳牧齋博極羣書聲

望卓著崇禎朝扼于溫體仁弘光朝扼于阮大鍼國朝扼于

謝陞宦旣不達欲以史事自見而亦未有任之者纂名臣名

人傳誌訂成數百冊又爲六丁取去惟存列朝詩選聊見微

旨誨已此書卽其遺史長編首韓林見次郭子章次徐書輝

次陳友諒次明玉珍次明昇次張士誠次方國珍次擴廓帖

木兒又陳友定次李思齊次納哈出次蔡罕次何真次何榮

十五人分爲十五篇宋自諸書抵牾處不改正參差處不書

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刊定之書周在浚黃俞邵微唐宋祓

書本書目此書在焉然迄未刊行之者今以漢唐齋馬氏蘭

味軒莊氏兩鈔本互校訂定以明昇蔡罕方榮各從其父定

爲十二卷牧齋著作刊播於世實爲最後矣癸丑十二月烏

程張鈞衡跋

雲間志畧二十四卷

〔明〕何三畏撰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刻雲間志略序

雲間何士抑先生博雅碩大龍躍豹隱歸然為郡祭酒余婁見之丹顏秀髯軒軒霞舉神仙中人也余不識洛社耆英作何狀

雲間志略序

壹

如先生者真其後身乎一日出所為雲間志畧眎余且徵序余先大人幸附先生同籍先生視余子弟行也雖不文不敢辭因請先生指先生曰吾郡志則顧

文僖公先之矣茲集也僅一家

之言未敢稱志且名宦三之人物七之水利賦役未遑也即志亦略耳余曰不然文僖公詳水利賦役而畧于人物先生志人

雲間志略序

貳

物而并寓水利賦役於其中孰詳孰略世必有能辨之者抑吾嘗繹志之義矣志者言乎其久也品不久不核論不久不定情不久不堅當其顏面相覲云為

相感之際心舟不空呼邪易動其能以大白自完於世者幾何人逮夫去者去沒者沒遽廬已虛滄桑幾易而後青白之眼雌黃之口日消日亡而人心之公是出焉於是乎郡邑始有龔魯桑梓始有閔曾蓋直道之終明而如椽之不可無如此先生志郡而獨縷縷於人倫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且先生以長才茂

德為越中名司李旋有所徵忤即拂衣歸歸可二十年而越之士民謳吟未已比乃礪石而追頌之以聞於公吁嗟乎品久而核論久而定情久而堅良非偶爾先生之志雲間也無異乎越中之碑先生也先生之志而略也無異乎越中之碑而詳也先生甘棠之遺緇衣之好炳炳乎兩地兩紀其徵也夫余不佞濫

竿守茲土不及先生之治越萬
萬倍而猥以糠粃蕙茲集余愧
滋甚聊以論於編纂之外若此
至於先生詞源學海咳唾珠玉
如類鎔諸函可金可石文苑史
才誰能分先生重席者則海內
習聞之無俟不佞贅矣

天啓三年臘前三日雲間守年
家晚生張宗衡頓首拜撰



雲間志畧序

何士抑先生人而仙者也遠心
曠度瞻智宏材酉藏汲塚之書
無所不讀少為文即吐光芒成
廉鍔追踪機雲而一澤於仁義
識者謂養到木鷄宜班聯金馬
乃其經綸手僅試之股肱郡檮
名司理尋思尊鱸歸老雲間園
一區庭數楹林籟結響泉石激
韻良朋萃止羽扇綸巾觴咏其

間覺身在三島十洲而又非禽
魚花竹流連自放已也居恒念
丈夫紂於鍾鼎須伸於觚翰所
勒一家言懸國門者種種尤抽
揚遺典參以心匠大暢其楮墨
之性著雲間志若干卷閭簿書
餘暇獲窺其畧蓋爛然鴻裁矣
昔人云左氏綴事附經約而難
明史遷就人叙事詳而易覽是
編纚纚道之皆生於斯遊於斯

非物望殊絕鍾三泖九峯之靈
則宦蹟崇深足與泖峯相掩映
一切戶口土田風俗沿革不具
載要未嘗不錯出互見殆史遷
列傳之體歟閭每嘆世降而李
麟可為磨雉可為鳳夜光可為
怪石燕磔可為寶珠安得真人
焉胷中冷暖不入將皮裏臧否
悉真計先生水邊林下垂二十
年跡溷叔世意締羲皇何冷何

生之人

天啓甲子仲春中浣知華亭縣
事廬陵郭如闇頓首撰



聖間志略序

泐故君子鄉其學士大
夫皆脩中和之美而修
敦龐之教外不苟同於
當世而內亦不肯自傷
其坊表其樂道人善也
如不及而聞人之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此固泐

地氣結聚使然亦先輩
教化薰蒸德美流傳者
遠也何士抑先生以鄉祭
酒喜著書訓後每網羅

雲間志畧

序

載

里中故實茲詢諸龐眉
父老茲攷信世本野乘其
於郡邑仕宦名大夫及里
黨賢公卿高人韻士之

德素人者為傳編勒成
書偶一披讀先達眉宇
如見旦暮而又詳而有
體質而不諛以博史之才

雲間志畧

序

參

寓仁人長者之教噫先
生之指遠矣夫孝失憤
激好評中葺曲士傳訛
喜憑塗說使典型零

蒼郡邑無光若其標
懿美于前聞邇風徽
於往事傳其標樣際
陳末世之肺腸寫其神

雲間志卷一

序

肆

情開動後人之面目今通
人踴躍高山而懦夫亦
濯磨孤往其厚人倫美
風俗豈獨修一家言為

千秋美譚已哉先生山
居而胸次澹故詞指和
為世而性量寬故蒐取
廣郡史不作雅道誰陳

雲間志卷一

序

伍

鼓煽淳風在其筆下先
生之為人具此書矣若
常見海內朝士目吾邦人
為不隨然亦信且迂之

者丰先生此志出而知吾
 松人自立繇來更遠吾
 故不敢自遜為迂而定曰
 泓為君子鄉此非吾鄉
 人之言亦海內通達者
 之言也

雲間志卷一序

陸

天啟甲子秋日太子賓
 客前國史纂修徐郡

友弟張萬世調甫題



雲間志卷一序

朱

雲間志畧序

吾松郡誌先達顧文僖撰訂距
今百十三年未有起而載筆者

岌岌焉典章淪墮是懼然山川

雲間志畧序

疆域謠俗貢賦方隅可循冊籍

可按間就湮佚尋討非難獨人

物行誼寄人口吻臚傳如雲烟

潦水忽焉遷逝徒令人歎仰止

之無從識者慮之何士抑先生

志畧一編自臺司郡邑守相博

士逮里中紳裾文學高流隱君

鉅行纖善据摭靡遺後有作者

雲間志畧序

二

恣意採擇開卷瞭然斯誠往哲

之鼓吹良史之導師也直指臺

燦衡張公亟加歎賞命付剞劂

非曙于輶軒之職惡能銳意弘

獎如是乎抑余聞之人事有善
否猶天道有慘舒故談人善如
和風旭日泮渙優游談人不善
如閭谷陰崖披榛蹈莽何先生
氣槩通疎城府洞達而抵掌操
筆樂道人善滿腔皆生意也此
種生意在物為長春在人為壽
考在國為貞臣良士翼運休明

在家為孝子慈孫紹隆堂構三
覆是編知先生福履式穀繩繩
乎未艾矣迺若才華之絢發叙
述之淹綜寧暢無詭寧直無飾
讀者鑒賞自有定價吾何贅焉
天啟甲子孟冬朔旦郡史氏知
制誥纂脩官錢龍錫拜手敬識



叙雲間志略

班孟堅易太史公八書為十志而江淹尤以史中之志為難非難於紀星野紀山川紀田賦徭役災祥諸大典而難在人鏡之陽秋也吾

叙雲間志略

上

松之志自顧文僖秉筆以後幾且若而年而未聞有更續者如大兵則倭奴蹂海上徵師轉餉或戰或守或立功或死節等是也災如嘉靖癸未辛酉萬曆戊子戊申請蠲

請賑請折請截留等是也大興革

如設青浦等是大賦如三殿陵工援朝鮮援遼加編等是也諸如此類皆關係一郡三邑之掌故久且日遠日亡父老無可詢腐牘無

叙雲間志略

上

可檢其不化為太山無字碑者幾希矣可嘆也吾師嘗與儒語次及二子曰是將在汝儒逡巡却步不敢當而師則慨然任之請志先賢名宦題曰雲間志略當事者企踵

相慕捐俸助剌凡若干卷言必瞻核文必雅馴旁收博採不憚勞朝斤暮削不辭倦其劉劭之人物志應劭之風俗通乎師之言曰孔子春秋操一字褒貶之權行三代之直若鄉黨恂上似不能言則又判然若兩人者其意味可想矣故雲間志略一書寧譽無毀寧詳無疎寧確無贗寧獨出一人而無旁借他手寧為曹丘生為司馬懿操而

無為碧雲駁以長少年浮薄剌削之習蓋在朝言朝以精嚴為主不虛美不隱惡國史是也在鄉言鄉以長厚為主善長而惡短郡志是也吾豈為門戶子孫計哉直大體當如是耳儒退而憬然悟曰命之矣請篋而藏之以待後之文僖其人者

門生陳繼儒百拜書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名官

上海祝正夫 尚書夏忠靖 中丞周文襄

傅子魏文靖 督學孫宜鉉 郡守趙定素

中丞王端毅 郡守王宗鎰 郡守樊廷璧

華亭聶雙江

卷之二 名宦

郡守路北村 上海鄭思齋 中丞李士修

郡守熊軫峯 郡守何述齋 郡守馮桐江

督學楊裁庵 郡守劉沂東 中丞張半洲

雲間志畧 總目錄

中丞翁見海 直指周觀所 備兵任應乾

僉憲董克平

卷之三 名宦

中丞吳東湖 郡守方雙江 司理吳悟齋

別駕韓雙泉 郡守黎漢門 郡守史鶴峯

郡守臧堯山 司理袁澤門 華亭方礪菴

華亭倪東洲 上海邵文川 華亭周三泉

華亭陳春臺 僉憲鄭九石 郡守衷簡肅

上海黃景雲 博士張虞峰

卷之四 名宦

郡守朱泰巖 華亭聶崇野 華亭鄭謙山

郡守賈春谷 中丞海忠介 學使耿恭簡

司理陳楚石 郡守閻月川 二守吳少麓

青浦屠赤水 青浦羅柱宇 華亭陳養自

郡守喻楓谷

卷之五 名宦

華亭項東鰲 司理李中石 上海顏嶧阜

上海許仰亭 貳守譚華南 華亭張喻齋

檢校劉斗墟 郡守李思弦 華亭王懷我

司理畢白錫 上海徐觀我 郡守許繩齋

雲間志畧 總目錄

司理孫玉陽 華亭俞瞻白 上海李斗冲

卷之六 名宦

中丞周懷晉 郡守蔣晴符 郡守張曙海

華亭熊際華 司理毛孺初 貳守方旦心

華亭聶井愚 鹽使楊弱水 郡守張劬美

司理吳茲勉 司理劉碧山 華亭章譽齋

卷之七 人物

別駕洪凌霄

何義士子淵 全內閣希顏 任大叅薇菴

俞祠部山月 陸饒州德林 陳叅知景祺

袁侍御海叟 沈學士兄弟 葉錢塘宗行
侯將軍敬莊 徐太醫父子 先憲使公遠
錢贈公汝明 蔣少參檢卷 張處士林起
李長史養卷 任長史怡卷 張徵君杏園

卷之八 人物

錢文通遺卷 宋侍御南野 宋膳部檜雪
唐中丞足卷 張莊懿簡卷 侯運同復卷
張學博友山 張宗伯南山 夏方伯止軒
唐中丞拙菴 何孝廉翠谷 談司空野翁
顧太守草堂 張太守東海 楊處士西岵

雲間志畧 總目錄

三

卷之九 人物

孫太守雪岑 朱隱君鵬策
曹憲副定卷 張莊簡定卷 許僉憲一卷
陳憲使西潭 朱孝廉鳳山 先別駕西野
奚比部干東 張憲副後樂 陳刺史約卷
唐祠部西園 張京兆養恬 張中丞古卷
張都諫龍山 衛都督明德 楊光祿玉峰
沈方伯西津

卷之十 人物

錢翰撰鶴雛 陸文裕儼山 周比部北野

顧文僖東江 王博士西園 黃憲使西坡
唐比部只山 孫文簡敦齋 衛壯勇源正
沈少參東老 李贈公一愚 徐髯仙子仁
張司空賓山 浦散人小癡 蘇侍御一齋

卷之十一 人物

吳長史石湖 朱福州青岡 曹武選漢陽
王刺史南岡 張刺史含齋 郁太守水軒
富憲副春山 胡大理浦南 李比部宜散
楊黃門麟山 顧御醫東川 張博士全山

雲間志畧 總目錄

四

徐文貞存齋 潘恭定笠江 顧少參豫齋
馮廷尉南江 錢太守午江 吳太守貞石
沈太僕鳳峰 徐侍御南湖 楊水部南溟
王封公海槎 包侍御兄弟 謝社師古執

卷之十二 人物

陸文定平泉 蔡太守漢陽 張中丞須野
陸儀部齊峰 唐大行左溪 楊忠恪抑齋
張給諫白澱 彭太守魯溪 何翰林兄弟
唐上猶次梁 唐侍御父子

卷之十四 人物

徐奉化長谷

董宗伯初海

唐中丞孟琮

龔給諫兄弟

趙銀臺方齋

夏給諫陽衢

姚大參華陸

楊憲使九華

李太學春樓

王封公蕙江

李觀察海樓

奚文學玄超

周少尹一山

張太學西谷

張文學西鶴

卷之十五 人物

莫方伯中江

范太僕中方

徐司寇覺菴

高吏部南洲

李水部南涓

朱司成文石

陳封公所恒

顧廷評研山

楊孝廉九南

包少參父子

杜黃縣孺懷

瞿海澄永山

雲間志畧 總目錄

五

趙太守鳳宇

楊孝廉南谷

楊中丞朋石

卷之十六 人物

周學憲業峰

袁長史太冲

王憲使九霞

宋侍御定宇

楊參知崑南

張觀察受所

張水部青原

曹運同芹泉

吳別駕惺亭

許封公東川

李贈公漸川

許郡丞海嶠

卷之十七 人物

顧符丞龍海

杜浪穹虛江

艾通政恒所

李憲使雁山

潘學憲衡齋

潘方伯充菴

盛僉憲淳菴

朱孝廉方林

陳太史泰巖

陸大參敬齋

黃贈公南山

董州幹栢山

府贈公少泉

卷之十八 人物

陸中丞阜南

王中牟留菴

王參知洪洲

馮京兆勲齋

蔡司馬龍陽

曹太守景坡

朱太學象江

喬憲副玄洲

陸山人三浦

唐文學二懷

李典客中條

卷之十九 人物

張憲幕王屋

陸運長自齋

喬方伯純所

林太僕弘齋

張方伯漸江

朱大參遜菴

雲間志畧 總目錄

六

先太學侯庵

董太學紫岡

鍾給事順齋

莫太學廷韓

張博士九栢

姚社師拓庵

張太學甫懷

吳贈公愛石

卷之二十 人物

李孝子見汀

李參知約齋

陳少參後梅

馬憲使文所

馮山人父子

徐太常仰齋

杜封君敬新

陸山人象山

王憲使後陽

莫文學芳亭

張封公隆陽

張文學二麓

徐比部鴻洲

張文學五鹿

卷之廿一 人物

孫漢陽雪居

陸司理函誠

俞愈憲新宇

范孝廉牧之

杜光祿城南

彭太學欽之

錢孝廉傳巖

張封公青濠

張文學虞族

張山人友連

孫山人雁洲

呂別駕聞齋

夏贈公北津

謝贈君近峰

陸孝廉君策

張文學長庚

謝隱君宗山

卷之廿二 人物

方學憲明齋

高穀城九畹

錢蓬萊漸菴

唐文恪柳所

章虞部鹿苑

楊官諭石閭

范刺史侃如

郝孝廉鳳谷

范文學叔子

雲間志畧 總目錄

徐太學孟孺

王文學見素

張道人貞白

黃憲副穀城

王封公淳宇

朱少尹中宇

卷之廿三 人物

徐太學澤夫

殷少叅十峰

唐常山曾城

陸考功中陽

丘長汀曾城

顧光祿清宇

宋光祿京菴

陳少叅成所

王太守達宇

沈侍御石樓

張宮諭瀛海

張宜春內菴

卷之廿四 人物

楊孝子懋延

高孝子旭岷

康隱君丁子

周文學水亭

蔣允溪適菴

喬將軍伯圭

雲間詩人傳

雲間老隱傳

雲間兩善人

雲間孝子傳

雲間節婦傳

雲間節烈傳

雲間兩異人

雲間名醫傳

雲間志畧 總目錄

八

雲間志畧總目錄完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名宦

上海令祝正夫

治河使夏忠靖

大中丞周文襄

郡學博魏文靖

督學使孫宜鉉

郡太守趙定素

大中丞王端毅

郡太守王宗銓

雲間志畧 卷之一

郡太守樊廷璧

華亭令孫變江

壹

雲間志畧卷之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韓輯

上海今正夫祝公傳

祝挺字正夫江西之鄱陽人也洪武年來知上海縣事蓋當 皇祖受命之初方章腥膻事屬草創真所謂披荆秦而治之者而會逆民錢鶴舉倡亂拘囚守今劫掠鄉城流離搶攘之中最號難理而公之才沛然有餘亦復凝然鎮定猝而臨事遇變最能擔當其始兵逼縣治公即懷印走府謀所以誅克討叛者而忽聞府城已陷公乃仰天嘆曰嗟乎嗟乎此我歟所也效死弗去正其時矣無何爲賊所執公正色諭之曰汝乃我之編民我乃汝之縣長汝敢逼我耶吾有頭在勿復言賊知其不可屈旋釋之乃密與主簿鄭著李從吉等謀起義兵身自披堅執銳追斬僞總兵姚萬戶金于西溝由其首以獻當事者人皆壯之時主帥議罪脅從公乃慷慨進言曰彼皆良民一時爲其所逼亦出無奈耳奈何併誅之不傷天地之和乎願以身代罪復上狀中書省反側于藉以自安詳在楊鐵崖維禎及馬弓碑中弗具論而公從此反旆縣衙比時無間男女老幼皆靡呼踴躍提壺焚香燭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也效死弗去正其時矣無何爲賊所執公正色諭之

曰汝乃我之編民我乃汝之縣長汝敢逼我耶吾有

頭在勿復言賊知其不可屈旋釋之乃密與主簿鄭

著李從吉等謀起義兵身自披堅執銳追斬僞總兵

姚萬戶金于西溝由其首以獻當事者人皆壯之時

主帥議罪脅從公乃慷慨進言曰彼皆良民一時爲

其所逼亦出無奈耳奈何併誅之不傷天地之和乎

願以身代罪復上狀中書省反側于藉以自安詳在

楊鐵崖維禎及馬弓碑中弗具論而公從此反旆縣

衙比時無間男女老幼皆靡呼踴躍提壺焚香燭

拜伏道左迎公以歸海上之所以幾危復存其士民幸不罹鋒刃而轉溝壑者秋毫皆公再造恩也夫公之爲今也當國家粉造盜賊縱橫而公能勘定禍亂有濟變之猷保全生靈有治人之德豈不誠良有司哉故首爲祝公立傳

治河尚書夏忠靖公傳

夏原吉字維詰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年從鄉薦入太學授戶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充祿訪使巡撫福建永樂初晉尚書時蘇松大水命公往治之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州湖宣歙諸山水注潏山諸湖入三泖頃者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稻苗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

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二十餘里潮汐壅障交薦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煩且澆沙淤泥浮汎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濶深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故跡也俟既開通相度地勢

各置石閘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秦
入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人聽其便宜從事公至
則布衣徒步日夜經營雖盛暑亦不張蓋人以問公
公曰衆皆赤體曝日中我何忍獨求涼耶以是人
歡呼効力于蘇則浚白茆塘劉家河而于松則浚黃
浦導淫水以海爲歸水患乃息歲饑奏發粟三十萬
石賑濟全活者何止數十萬人時有欲干澤於上者
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耕以足國用公曰民疲極
矣況可加之以重役乎即馳奏車庠則徒勞民力裁
種則業已失時何益於國上納其言事遂寢也蓋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四

公之奉命治水旣恤民災而公之具疏罷耕又甦民
力然則吳人之思公安能一日忘而又安能不百世
祀哉後公還朝復出治水水復治已而召還兼掌
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洪熙初晉少保兼太子少傅
宣德初與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同心輔政爲國元臣
及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在松扁舟單
車徧歷遐僻所至輒多題咏嘗寓西郊外超果寺登
一覽樓有賦手迹猶存又有踏車嘆諸作至今雲間
父老皆稱其尚書功烈至比之神禹疏濬决排云公
天性寬平人有犯絕不與較或問之曰量可學乎公

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
則自熟遂不與人較某何嘗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
主矣此公名言并識之傳後國史永樂壬辰年正
月賜文武百官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絳山燈歲以
爲常時夏公爲戶部尚書侍母往觀上聞賜鈔二
百錠即其家賜之曰卿爲賢母懼此真太平盛事前
古所未嘗有者亦併識之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五

大中丞周文襄公傳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宣德庚戌年以工部右侍郎爲江南巡撫時蘇松常三府積欠糧以千萬計公廉知豪富有力者不出加耗以致貽累小民又糧長家徵收斗斛無制取羨自由乃知積欠之故在此遂奏設官糧官定斗斛式立水次倉每府通計一歲田糧及支撥總數以秋糧正米爲則定爲加耗而以各戶應納之數置汪由帖而分授之俾戶自持帖輸納在倉里胥不得上下其手又立國戶糧頭與糧長同收互察而官糧官第總督其成完日如數支撥雲間志畧卷之一

松之蒙公恩尤厚蓋自公奏請手朝得減稅糧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有奇又請極重官田極貧下戶並從輕折每金花銀壹兩准平米四石潤白布一疋准米一石算銀三錢三梭布一疋准米二石算銀六錢計該府共得輕折米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石有奇夫小民既蒙減額又獲輕賣其省多其惠渥矣又開吳淞江濬金山濱海河修防倭城堡創金山衛學與凡官府學校橋梁驛傳百廢具舉而上不煩公帑下不費民財蓋其心計周詳才猷敏練臨民和易蒞事精勤而時恒乘小艇駕輕輿出舍郊外脫畧勢分咨訪野老山民卑官賤吏有善謀者輒開心訪納故能集衆思廣忠益而績用是成也公嘗夜過唐行鎮賦詩云雲間西去唐行鎮夜半歸來月滿船三百青蚨欲沽酒恐驚雞大憫人眠其愛民之仁即此一詩可見蒞江南前後凡二十二年百姓熙熙樂生不知苛政橫歛之及即百世尸祝豈足以報公萬一哉後有舉公成法而紛更之者弊孔百出令人益思公不置矣當公開府駐節吾松時有南禪寺僧啓公者素以詩名爲公所雅敬暇則常造與談時錢文通公溥爲諸生有文譽偶從學舍還先至僧寮以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七

藍衫置欄杆上公見之問某秀才在此僧因稱錢才
爲公即請見索其作觀之大加歎賞遂成相知後文
通登第入翰林而公尚任江南也此又見公之憐才
下士云若其他以中丞自矜重不置人眼孔中即有
佳士如文通者十百交臂而失之矣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八

學傳魏文靖公傳

魏驥字仲房浙之蕭山人也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
松江府學訓導公體不勝衣言不出口惟恂恂爲人
而祗慎端莊慨然以成就人材爲事每與諸生講經
必辨析其疑義訓之與諸生論文必釐正其文體訓
之而其在學讀書者又爲之稽其課程當更餘必攜
茶以往過夜半則携粥以往聞書聲則啓戶入或供
茶一甌或供粥一盞士子皆感激思奮發恭肅向風惟
恐在公蹊陶之外故凡出公門下樂育者後皆爲名
人顯官更僕未易數也如是者九載于茲而公以滿
雪間志畧

卷之一

九

考將戒行諸生楊瑛數十人不能忍然聽公之去乃
詣闕請留時仁廟監國特命公與諸生偕還復
教三載總之公前後在松十三年公之於松也若長
子孫其中而諸生之於公若家人父子然師傳而祿
祿之矣尋以吏部尚書師達荐于朝陞南京太常
博士諸生送者至擁道不得行而且有直送之自下
者未聞博士在任之久如公亦未聞博士得士心之
深如公者也既而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
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侍郎無何實授八年
以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又辭皆不允比陞

本部尚書以景泰改元之年七十有七請致仕而
上乃許之公之難進易退如是蓋公在宦途考鄉試
者二考會試者三而當其時有內閣大學士陳公循
爲公所取士謁公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
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
座主明日遂行非公其就能有此勇決者乎 茂陵
復位進公榮祿大夫家居二十年日惟布袍糲食不
別治生事其兄教論騷至老愈加恭謹性好吟咏口
占適情有南齋集若干卷而清德重望卓然爲海內
達尊至公年九十八時御史梁昉上言公有德有壽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十

請如漢更老故事優禮之 詔遣行人存問 賜羊
酒月給米三石未至而公已卒矣公遺書付其子完
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得請如例祭葬而其
子以遺言懇辭 詔從之旋 賜諡文靖易名之典
公何忝焉當公存日年雖耄耄猶與松之故舊郵書
來往不絕于途其子若孫猶曰吾父吾祖魏文靖公
門人也初公在松有一生戲取公衣冠着之一生日
宰服此卑官服耶公聞之亦不怒及爲冢宰一生皆
充吏服役公退猶待以弟子之禮其度量寬洪如此
及歿皆往蕭山哭之今世世祀公先賢祠有談公遺

事者公方司教郡庠適袁忠徹至郡守今而下皆以
休咎問之未答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貴人也壽
至百歲公後至南冢宰壽九十八蓋忠徹不但相
成祖而識真主亦能相文靖而識貴人矣

鄒

輯廟廡重建

先賢像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七

請如漢更老

故事

優禮之

詔遣行人

存問

西

熱國國長王亦誦文報而船費入矣

至百歲公後至南冢宰壽九十八蓋忠徹不但相
成祖而識真主亦能相文靖而識貴人矣
事昔公文曰休職率直奏

督學使宜鉉孫公傳

孫鼎字宜鉉江西廬陵人永樂甲子舉子鄉校江蒲縣學教諭宣德甲寅年陞松江府教授滿考諸生具疏乞留以楊文定公薄薦爲監察御史總南畿學政公天資醇厚儀狀端嚴未嘗一苟言笑其爲松授也嘗謂師道不立故士風不端至則首禁侈靡以道義陶煦士類終日坐堂上與之講經辨析疑義必明而其教以孝弟忠信爲本諸生貧者賙之病者藥之歟歟以殯殮者捐俸助之而又開義勇爲多所創造如輯廟廡重建尊經閣重繪先賢像益祀漢陸康陸續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主

元胡存道其中增廣學舍修葺祭器經史下及倉庾靡不完美監司道府以至鄉士大夫咸敬禮之時趙公豫爲郡守每折行而與之交見必講敵體禮宴科貢士趙以賓師待之公輒踞上坐不少遜也時遇國家衰經赴府僕及其冠一府之冠皆及公請正之趙守曰我效先生耳若以爲林宗折角巾然其推重公如是在松九年連主鄉試考順天者二考廣東者一所至服其公明楊文貞公稱爲博士第一以此薦入臺中出爲南畿督學使者每單車詣所部諸生旣集即閉門而試關節一無所通每閱試卷雖盛暑中

或篝燈下亦必肅衣冠端坐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公解衣公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諸士祖宗之靈森列在傍我安得不敬凡臺使見錄赴舉者必懸花掛紅鼓樂導送之出會當庚午秋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公泣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飲血當膽之時今何敢仍畀鼓樂花紅罔諸生於非禮乃從中道步送出大門而還旣乃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道歸遇舍尚書濂相與慷慨對泣作詩有萬里丹心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人爭誦之此又可以見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主

公忠義之槩矣府學祀之先賢祠至今父老傳說其教授時事與學校時事以爲造士作人無如廬陵孫公者故銓大而爲之傳如此

郡侯定素趙公傳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永樂年以主簿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年奉敕知松江府事時兵卒驕悍難制地方囂然不寧公至一意撫循與民休息擇其驕悍之尤甚者杖而遣之衆遂帖服民之貧窮老稚至者務得其情而又擇名家子醇謹馴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嘗怪吳俗喜奕碁彈琴且多奇珍玩好公以爲此無益之事一切屏去之以寓目居恒恐嗜欲絕宴游每識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誦法者也乃條議十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古

五

滿考吏民數千人伏闕請留增秩正三品復任前後歷十五年而士民之愛戴謳歌亦十五年如一日善乎廬陵孫門之頌公畫一崔爲贈而曰公爲政若大車之行平陸巨艦之汎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知言哉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以公列上等詔宴午門賜金織衣一襲縉紳皆以爲榮及致仕去位吏民攀擁不得行留一輓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後從祀先賢及配食周文襄公祠其亦可以報公矣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大中丞王端毅公傳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不喜爲古文詞有志經濟遂不得留出爲大理寺評事寺副累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時奸人王瀨子以左道挾中貴人勢收買書畫括東南富人金帛珍玩以數萬計所至凌轅州縣人畏其勢莫敢誰何公列狀以聞斬其入於都市傳首江南士寅歲大饑松江米斗百錢公出粟減價以糴存活甚多又以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每至破家乞嚴禁華光禪寺歲供白粳藥及庖人賤雲間志畧 卷之一 天

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又奏減耗米十餘萬奏免秋糧數十萬而賑貸貧人至二百餘萬口三異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畿一甲子獨王公恕與周公忱兩人而周以十八年王不二年其久暫不相當而德澤則相等矣公雖官在外每遇 朝政有闕必抗疏直言數忤權近益其性正直然也後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弘治初起爲吏部尚書再致仕公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康健無恙日事讀書嘗言吾垂老方理會學問而縉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騎從走謁再拜以疑難質公公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

元之歲公以九十被 詔遣行人存問 賜牲醴彩幣益月廩歲夫公乃復疏數事上之 朝又三年卒公噉食兼數人至其日稍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計開 上予祭葬獨厚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有五子十二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墮其家聲云偶閱南園漫錄所記王端毅公事獨詳公爲吏書時嘗署門曰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餽儀及門爲恥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于人吾寧不自恥哉非公清介自信恐不能以此言榜諸門也有天台夏進士鏐以省親回限例當送問貢郎中欽據法白之公鏐不服願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公憐其才命一主事從中爲之解語鏐曰子果不服而長歸任子往矣倘據法行浙江按臣提問不令母氏驚駭乎夏遂語鏐還以白公公喜見於邑即遣官持手本引鏐送刑部又叮嚀善慰諭之事鏐公語人曰此年少有才而不知法故當委曲相成公於新進之士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亦不少誦也真有大臣風範哉弘治三原王公爲吏書鉤州馬公爲兵書同朝在列而王公長于馬公十歲及王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七

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師兼太子太師爲
吏書每對人言及王公不姓不名不號但曰老天官
前輩之謙厚如此因併識之傳主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卷

郡侯宗銓王公傳

王衡字宗銓山西稷山人少時穎悟異常讀書輒過
目成誦終身不忘有神童之號及壯講求經濟常以
韓范富歐自許時論宗之登天順甲申第進士出知
浙江淳安縣徵入爲監察御史成化戊戌年擢知
松江府事公方正清嚴居官動按三尺甬中絕無一
私念而人亦凜凜不敢少干以私嘗憤世俗好訟以
爲此非良民且非保身保家之道故每至放告之日
必殷誠而溫諭之未嘗輕准一詞自是公之訟庭無
復刁頑之跡罪非大辟死囚亦未嘗輕繫之獄因圖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大

爲之數空民有運糧之役事被官軍剋剋其苦不可
勝言而有司亦莫能制公爲陳白兩臺極言其弊請
就支於本倉且劾總兵官不戢衆軍奉旨約束而
二運皆停一時得免虎噬鯨吞之害秋臺皆公再造
恩也中貴人以織造至松多所需索恣橫有犯公必
以法重懲之皆斂手不敢肆竊其所最留意者尚在
庠序特建府學魁星樓凡經生謁見者無長幼與之
均禮而尤雅重賢雋恩遇有加士類以此歸心焉自
後登巍科躋顯宦者繩繩相仍夫孰非公感發興起
之矣公在松七年清介真如一日比丁內艱以去而

府舍中自床帳門屏以至米鹽醯醬細小之物皆命吏籍之以待繼者公可不謂廉吏哉服除補守廣平尋陞涪江叅政轉陝西布政以壽終于家至今雲間人談說郡侯善政指必一屈稷山王公云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九

郡侯廷璧樊公傳

樊璧字廷璧浙江常山人登天順甲申第進士與前守王衡爲同年成化甲辰年即繼王來知松江府事公爲人簡易坦夷不事邊幅而慷慨有意氣遇事有爲而壁畫又有妙用時運夫折閱逋欠數多索債者殆無虛日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也公至日夜講求得其要領知運之折閱以衆皆齊民無所統一故利歸狡猾害及善良而糧運綱費與供應軍需皆出自餘米既收復糶輾轉重煩其弊所由生乎乃請章民夫俾糧長自運而寬其綱用以資之夏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運糧者既關係切身無敢輕費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於是官司積弊十去八九而田野間無復睚突叫呶之苦矣公方講究周文襄公之制欲舉偏處而通融之以爲經久計而會母憂去未竟所施地方不得終蒙其福惜哉公前爲御史遇事敢言無所回互按雲南尤有聲後至工部尚書位登八座老且乞歸壽八十餘卒公遺東海張公詩有公館時常粗糲飯行囊依舊木綿裘之句其清介可知在郡不及三載去郡已及二十年而松之人

雲間志畧

卷之一

十

猶望其復至迄今二百餘年矣而談松賢守指必首屈公則以公當時在事孜孜爲民若飲食之千饑渴耳讀何元朗翰林叢說談名宦祠謂我朝惟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于江南府官則太守樊堃經制糧運貳守王源奏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于民者可祀也因檢郡志第列王公姓名而不載公治績我友李節之紹文閣漳州府志載王公源字啓津龍巖人宣德間爲松貳守奏罷重額糧二十四萬餘石而又懲豪民宋保等五虎之虐害鄉里者又平反冤獄訊刁民稽詠等之誣奏二百餘家左道惑民而出之逮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三

繫者以毋老乞終養歸民遞留之不得留一靴以去識之雲間雜記中而唐大令曾城之屏又按一統志源以甲申庶吉士歷職方郎知饒州府而松志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勅減本府稅糧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茲固朝廷之德意蓋亦必有先之者且知府趙公豫是年始任則此爲源所奏減無疑及讀杜宗桓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悉皆停徵則源所奏罷逋負之糧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之者矣嗚呼世固有宦績而弗傳者獨源也哉余故

因傳樊公而及王公以見爲守爲貳者有惠政及民皆係去後思垂身後名如此

雲間志畧

卷之一

三

華亭令雙江蕭公傳

蕭豹字文蔚號雙江江西永豐人也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親者二年至庚辰始授官爲華亭令華自甲戌頃年以來水波汎濫民苦溺饑流亡者衆幾于十室九空而侯始視事慨然欲勞來而安集之蓋其從身也廉其秉心也恕而其賦政也渾厚而精明雖吏牒旁午而所遇迎亦輒解案牘無留即問左之息耗戶口之存亡櫛擗分疏坐鏡不爽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兩用代逋賦因濬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向年汎濫之水支河無不疏

雲間志畧

卷之一

通民是以得無害其逃亡來歸復業者計三千二百一十二戶不至父母妻孥流離瑣尾者皆侯賜也先是華亭爲松邑附庸郡有志而邑無志侯來甫二月即禮聘孫文周公脩輯時文簡編修在家爲之盟主而招致文學之士佐之於是旁搜博采分門別類而志用以成矣華舊未有名宦祠鄉賢祠侯始兩創之自來良有司賢士夫之勲庸月旦非侯其孰能表揚者乎又闢社園進諸生而與之談經術品藝文且與之論學其說本于易所謂寂感而証以中和証以孝弟又証以古昔聖賢所以成己成物守約施博者徐

文貞公所謂味之而益旨履之而益效者也時文貞爲傅士弟子以文字受知于侯謂必公輔之器而文貞采以賜甲位還顯矣侯第歷宦至陝西按察使有忌公者竄公名於拾遺疏中而文貞爲禮書預參帷幄獨以公荐于朝立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蓋文貞以門下士知公而特薦公名臣爲國家用豈獨報知已恩哉後公爲兵部尚書又以斬虜功加太子太保贈一子錦衣戶戶卒謚貞襄當文貞在政府與公同朝且爲之和衷共濟而以功名終可謂兩無負矣

雲間志畧

卷之一

詩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名宦

郡太守路北村

上海令鄭思齋

大中丞李士修

郡太守熊軫峰

郡太守何述齋

郡太守馮桐江

督學使楊裁菴

郡太守劉沂東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大中丞張半洲

大中丞翁見海

直指使周觀所

備兵使任應乾

僉憲使董克平

壹

雲間志畧卷之二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郡侯北村路公傳

路迎字賓暘號北村山東汶上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由北刑部郎爲松江守公以濟魯之英授吳下一專城之任何難臥治之而公謂雲間劇郡賊重役煩慮一時不能經紀其事撫循其民恐恐以瞻探是懼難時咨詢父老延攬耆紳即閭閻藹藹亦欲使之陳一得以集衆思而無所隱匿其情于庭堦之下乃知民間之窮窮于盜賊劫掠而民間之費費于師巫盛行雲間志畧卷之二

于是下今日近來劫盜縱橫若輩恐累地方互相容隱其有得盜贓今之逸去是以盜爲外府而以捕盜爲具文此風何可長也又下今日異俗信鬼人有疾病輒不延醫飲藥往性聽巫賽神費出不貲甚至破家陷產此風亦何可長也今既具與民約而爲之期其府縣巡司鄉城保甲有擒賊至者案問之贓証具在當若不赦之科不必申詳道院即押至大門外折其兩足與衆共棄之其市井區箇中五家爲伍十家爲鄰敢有男女師巫持左道惑民祭賽神鬼者令各舉首不舉即以其罪罪之因得其渠魁若干人捕而

悉寘之法從此眩筮擇先之徒譚神說怪之輩皆很
奔見竄絕跡遁矣公之治行卓犖他不具論論此
兩者于風俗大有關係而公毅然行之無少貸則豈
非所謂神明太守歟當公在郡時有傳士王西園者
公最雅重之而何翰林元朗王大衆道甫楊節推選
之諸公皆所敬禮及公陞任將行元朗三君子直造
西園之廬請其詩畫爲贈公受而珍藏之夫公以二
千石之貴何有一博士先生且其時鄉先耆紳尊顯
者不少而丹青翰墨爭取重西園老人此亦熙時盛
事而嗣後有張中丞半洲乞言于孝廉莊小山爲母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二

大人壽洪溪東太守亦乞言于孝廉楊南谷以藏於
家蓋皆高其品望文章而非以名爵里氏重也嗟嗟
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恐今無復有此風流矣太史董
公思曰入都道經汶上造公之廬而謁焉見其所居
僅蔽風雨有孫都丞某者肅衣冠出迎談及乃祖往
事甚悉云自雲間歸所攜惟圖書琴鶴而已鶴已老
死而雲間名箋尚遺數幅出眎之乃談箋也此又可
以見公之清德云

上海令思齋鄭公傳

鄭洛書字啓範號思齋閩之莆田人也由正德庚辰
進士來知上海縣事公蒞任精勤明敏事無分鉅細
簡繁瑣然畢舉亦無論因革興廢井然有條而撫按
道府所下文牒必視其有當民情與否當者輒即奉
行有未當者竟置不報上官初亦銜之後知其不爲
何徇竟亦嘆服其訊決詞訟發摘奸狀如神舟行見
焚屍道左者察其有怪色問之曰我故嫂也數日後
有以母亡不歸來告因逮焚嫂者訊之其人故無嫂
而告者謂母戴金鈴夜行被人劫殺發其金具在公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三

知向所焚屍乃攫其母之金殺而焚之者遂擬大辟
成爰書海口民家以石磨沉壓一屍者密遣人偵之
村中有磨失其一取合之若符訊之得其情即具獄
凡詞訟遣原告拘提第以聽其自息不息者召而以
理折之必使平情而退有兩牛相角而斃其一者兩
造爭之不已公爲之判曰兩牛相角一死一生死者
合剝生者同耕待牛年老賣牛平分其人輪服各叩
頭去時遇凶歲饑民求賑公令報各造冊逐一覈給
須臾分散遂畢居恒無一隸卒下民間若不知有縣
也公日晏退食常垂簾鼓琴以自適或進諸生講

論經史評騭藝文月無虛日遇事曲加優卹終披靡
不傾心而尤崇獎人倫表章風節嘗論次各宦鄉賢
營葺社稷山川祭屬壇增置社學修邑志成文獻
千茲大備識者賢之至今黃童白叟猶頌公不衰也
後召入爲御史數上書言時事有直聲以居官廉不
饒貲產甫城被倭殘破其子孫子立來奔海上邑士
朱察卿顧定芳首倡醵金縉紳士庶爭爲捐助置義
田若干畝以充遺孤伏臘表曰鄭賢侯田云時與公
同事令華亭者爲永豐聶公豹同著循良名然議論
殊不相下一日坐察院側正當秋試報捷之期有報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四

上海無一中式者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
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此雖戲語亦足
見公應對之才父老述其遺事如此

大中丞士脩李公傳

李充嗣字士脩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戊
寅巡撫南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公聞宸
濬得增置護衛驍白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
狀而廷議難之公旦夕設方畧預策武備以待其
變庚辰夏宸濬稱兵犯順公出重兵屢挫其師遂宵
遁奔入鄱陽遇汀賴巡撫王公陽明一戰就擒此雖
王公之績而實公本謀也始上降勅褒而後叙
功不及公亦恬然亡何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
水利之政久廢以致頻仍旱潦儲峙空虛非長久計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五

詔宰臣推才望堪任者以聞廷議以公舉首遂於
辛巳晉工部尚書視江南水務仍兼巡撫公被命南
來即訪淤塞故道不避勞怨而爲之具疏云臣考禹
貢水道所歸相地形高下并永樂中夏原吉成化中
周忱兩臣治濬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重其役詔
遣鄧水司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副公得便宜行
事公集衆議知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江二
派諸水之襟喉太湖之尾閘也遂首興事焉酌諸郡
縣食利之厚薄爲編戶任役之多寡畫水道中分之
授以開鑿法度刻日完工先竟者賞後竟者罰而凡

椿木舂鍾給賞雇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遴選廉
能有司以主出入一毫不攝于已一物不取于民故
皆踴躍歡呼不二年而役竣蓋公之治河嘗設巨筏
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
小艇百餘隨鐵箒于尾以爲疏導名曰鐵掃箒自是
潮汐不閼霖雨無患而公循行河道間日惟一蔬一
豆冬一裘夏一葛而已且自始事以至告成不以少
有疏通處便生喜心必期底績而後已此傳之所稱
公勿規小利遂獲大功者也攷之吾松諸河皆公以
嘉靖二年開濬華亭所濬者曰南橋塘曰金滙塘曰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六

官路港曰站舡浜曰北礮龍曰南松塘曰北松塘曰
官莊涇曰青村港曰黃泥漕曰尹山涇曰米市塘上
海所濬者曰舊江曰走馬塘曰周浦塘曰站舡浜曰
鹽鐵塘曰六磊塘以洩當湖三泖澱山湖諸水使各
通黃浦吳淞江以入海當是時若以爲費不支勞不
息然自茲而後無水旱之虞者伊誰力哉其後吳淞
江湮塞在隆慶初年海忠介復爲開鑿今又五十餘
年頓戍平陸矣而未有建議開之者何翰林叢說載
夏忠靖治水時軍糧內編有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
項支銷去任水利者尚其究心焉

邵侯軫峯熊公傳

熊宇字元性號軫峰楚之長沙人也以正德丁丑進
士由御史出爲松江太守公性資高簡器宇清華其
治率惇大而輔之以精明平夷而出之以練達時與
士大夫論及民生利病亟欲去苛剔蠹撫摩煦育之
而必不敢與時浮沉殘民以逞其慈祥惻怛之意真
若進赤子于衽席懷抱中而爲之乳哺者而其一種
光明俊偉之度每飛揚于雙旌五馬間無論在公庭
堦曾以事得其哀矜以訟得其軫恤者額手稱慈母
神君卽望塵道路亦噴噴廉明太守不去口也其于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七

費序青矜尤所加意培植嘗建天藻亭于郡庠以藏
敬一箴與士子講明正學皆澄心見性之言而何元
朗先生良俊爲諸生時遇以國士常進之衙署終日
劇譚每至深更乃罷而一語亦不及私元朗嘗謂每
侍公筵几如孤雲之在上漢戾鶴之在長空令人不
敢齒一俗事其品可知蓋公之廉介不啻處于檢身
未嘗示人以頌笑此其永蘄之操有終始不渝者而
其斷訟持平能使無情者不得炫其奸而負覆盆者
得白于槐棘之下先是吾郡有一富室子父死爲黥
奴魚肉家貲遂至貧窘計將訟之公庭而其奴已計

買一人募訟主人爲盜付之拷掠不勝楚箠誣伏押
赴其家搜賍奴已潛置賍于床下遂搜得之晚宿春
申浦真武祠賄公差縛至于柱方就臥聞而奴之子
覺有巨蛇緊纏其足輒大叫衆起舉火視之投蛇于
甕中密緘其口明旦啓視之則朽索也衆始知其冤
以寢解官公訊之其冤得白縛以交父于于市令衆得
共擊之須臾而斃且無論其他卽此一事固亦神人
之所快心者矣公最工詩郡齋實牡丹有正憶桑麻
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之句如此妙麗之詞出自
郡大夫辱吻人爭誦之當公在任時道蘇州守蓋雙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八

江以公事來松設席于白龍潭款之遂相與論學各
賦近體一章說者謂兩公同第進士同爲御史又同
守蘇松而賓主一時唱和亦足稱盛事云詩曰重
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雷聲高楓秋入樹
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漸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
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熊詩曰不悟
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德尤騰漢早
事春農玉蒲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
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流雲影前二詩并記於此

郡侯述齋何公傳

何繼之字善甫號述齋廣東順德縣人也公奉簡命
而來守吾松毅以爲質靜以爲基督以爲經慈以爲
馭其行政也弛之而亦不寬張之而亦不簡其治民
也操之而亦不猛縱之而亦不寬特當災沴相仍饑
饉日蹙公愀然曰民事孔亟此時予之辜也乃下令
調停變通與民更始緩刑而薄稅養老而恤孤式閭
而訪遘而又賑饑平糶給粥招流若拯溺拯焚然不
遺餘力而其自御則供饔勿豐器用勿飾臥垂敝之
榻服重澣之衣自守郡五年以來終不市尺縑以自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九

給卽公堂楮劄新紅之類亦發其餘者售之以給貧
民可謂廉介之極而性更恬愉鎮定不作奸惡不事
紛更不敲朴苛細以繩束其民不鈎棘深文以詭遇
其上賢哉大夫其規彼之尊嚴若神滿染若噬媚監
司以天帝驅百姓以牛羊者奚啻霄壤懸絕耶公嘗
籍戶口覈版圖定三鄉均九則山場塗蕩周其廣家
畝旬家米悉其肥瘠不數月而遠近首隱田者數萬
畝漏稅者數萬石于時四野歡騰父老泣下曰太守
活我哭張矣然勢家鉅族稱不便者嘖有浮言而事
竟以寢惜哉後公陞河南憲副頗行之日民皆臥轍

攀留而先是公入覲單車就道有富室恐其抵京無以爲贈遺費持金追送之而公揮手卻之去其入曰遠來無知者公曰吾與汝知之夫何謂無知卒不受此徐文貞爲少宰時知其事而題楊震卻金以貽公馮廷尉餞別舟中所書四小序中及之者也是烏可以無傳余友李節之紹文雲間雜記記公爲守時尚未設迎賓館上海陸儼山翁來謁公迎至儀門儼翁從僂衆中望見施八峯用者囚服而立于階下卽揖之而前大聲呼曰以子之才之美當登金馬玉堂今以何事乃屈首公庭耶蓋施八峯亦雲間一才子儼雲間志畧

卷之二

十

翁素所器重者也太守因問此子爲誰儼翁曰公祖既知府事則一府之才士不可不知有一施生而尚不識其人乎太守爲之慚謝前輩之憐才愛士如此

郡侯桐江馮公傳

馮彬字不勝號桐江廣東海康人也公以進士高第拜御史抗言時政有聲烏臺中出爲松江守松故稱饒郡而頻年以水旱寇盜之灾日就凋耗俗亦漸以靡靡前所更守五六公非不銳志願治然或因循而不爲或振刷而無補或陞遷投劾以去而未嘗以久任淹也故望一賢守如里歲焉而公至則慨然曰民敝敝矣豈無饑弗飽餐勞弗休息很弗柔而梗弗順化者耶予牧茲土而有一于斯司牧者罪也其何策以理之于是蠲苛細黜侈浮勸撫循務生養飭學政勸農桑去追呼之煩嚴投詭之弊繇賦里甲糧役有議官布綿紗鹽課有疏規畫諸條悉合機宜而中肯綮歲省公費幾十倍而民陰受其福蒙其庥如是閭閻春秋若再夫乃公則服再潸之衣絕重味之食臧獲不緝于御能僅不及于門卽交際燕享之需動有節制未嘗遣一使出境外而亦未嘗取一介于人以徼其賢誦之者以爲小馮君大馮君復起而奈何一朝橫被口語欲駕車以去也顧松之士民大有不能忍然于公而謀所以援行者會撫臺周公按部至郡相與合詞控留而又卽大巡侍御饒公留之又卽巡

十一

侍御董公留之皆謂守誠賢良何可捨去而無何部有聽勘之疏公且不日就道暫息家園以須論定而士民則相與攀車臥轍灑泣送之前途噫此豈可以虛聲鼓動者哉論者謂公天下士也極其備度長材足以康濟四海即區區一方之治何有于公特以公能勇于任事亦能篤于愛人而不免持之太急故論者輒有所短長亦事勢之所必然何足深怪第其心迹之間一時未能遽白可爲世道發一慨耳當年縉紳大夫如馮公南江張公西谷相與信公而曰天下之懸虛而易疑者流言也滋久而自定有公論也厥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主

後太守之心迹明太守之論定而言者息矣吾民固三代直道之遺也豈以公之去住生軒輊心爲賢否案耶故爲太守馮公立傳

學使裁菴楊公傳

楊宜字伯時號裁菴直隸衡水人也由嘉靖癸未科進士爲山東濰縣知縣多惠政及民立祠祀之有碑記擢居御史臺督南畿學政于十九年按臨蘇松所拔皆有才有名之士如朱公大韶袁公福徵周公思兼陸公樹聲高公士張公仲謙先後相繼登巍科取上第非其所首錄則其所優錄者也其校文之役敏而且精從來學臺無能出其右者矣吳興茅公鹿門爲丹陽令負文章重名爲公所雅重凡考試必以鹿門隨巡閱諸士卷皆與之參覈稅文上下其名次而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主

公取高才卷爲第一高故積學名家與皮豹齊驅並譽公嘗曰南京有皮豹松江有高才此必魁解會狀而鹿門不以爲然第謂高才雖不虛名下第非科第中人卒如鹿門言止于應貢當是時院中閱袁公福徵卷公極嘆賞其文跌宕不羈以爲奇士因眎鹿門鹿門謂此卷非但名士當是美少年公猶未之信也及發落唱袁公名果然英妙美丰神公乃盛稱鹿門眼力之高至能決人年華姿貌而公自督學以來鑑空衡平品藻百不失一僅失之吾松高才一人耳前輩言公考法極嚴每試必書二篇經一篇論一篇或

一表一策見時必問性理通鑑綱目有能據實以對者輒旌異之士人以此俱務實學不驚虛聲周叔夜集中稱公督學政二三子皆謹于文詞不愆其度江以左文體爲之不變良非虛語故一時科第遂稱得人而論學政者指必爲公首屈無謂哉公陞任之後爲蘄松糧儲道又爲南潯江御史中丞總之造福東南于松有緣者也故泚筆立揚公傳吾友董玄宰太史言公督學時隨巡者不獨茅公一人又有丹徒令沈公青崖鍊者亦與焉公談次謂諸生中有會元兩人其一松江高才其一常熟邵某也沈公請問其

雲間志畧

卷之二

故公曰高才文字甚熟邵某文字甚雄沈公曰高才文字雖熟亦有俗處邵某文字雖雄亦有庸處未必是會元松江有會元恐非高才乃林樹聲也常熟有會元恐非邵某乃瞿景淳也無何辛丑甲辰會榜林瞿兩公相繼掄魁竟如沈公所評臨以此知青崖目力又在公與鹿門上矣青崖後以直諫顯爲國朝名臣蓋文章與節義兼者因傳揚公而并及之

郡守沂東劉公傳

劉存德字志仁號沂東閩之同安人也公以嘉靖戊戌進士由烏臺出麾而守吾郡當公在臺中抗直敢言慷慨論列時有大議持不決者衆莫誰何而公奮然署名首發奸伏無避卓然御史有名而守松之命下士民則相與計曰聖天子宵旰爲東南造命誠願得長厚之吏父母師帥者以弘濟時艱如劉公名御史得無卑視專城矜直聲負銳氣不深諂諛而事苛細耶及近公來望塵道左其容粹如其貌溫如又竊計公雲間之還當如汲長孺出補淮陽漢帝欲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其臥治也者而公即不倖倖有所建明亦必不落落無所表見他日持大體而畧苛細行之者必公也松故澤國決渚無珠璣竹箭蒲稍未提之奇繁之職貢惟歲轉河漕百萬爲縣官餉邊而頃歲旱潦相仍閭左失業流離轉輾嗷嗷偷生將陷于亂議者憂焉公甫下車以來正當兌事倥傯而公從容應之不擾民亦不病軍遂騰聲望而諸事每加延訪銳意調停惟寬厚惇大之是務雞鳴視牘迄于夜分所衝決一切錢穀刑獄之務于大郡稱煩劇者按署無留動中理綏吏不能窺其意旨亦不能聞其說詞而復扇之以

玄風臨之以汪度無論與寮屬處與士大夫交無所見町畦露圭角即兒童父老亦且歡顏色而接之輒驚喜日使君似非着惠文冠嶽嶽柱後者進之謂兩臺諸監司亦絕無抗厲靡不咄咄稱賢乃知公無留心而有妙用無仇志而有冲襟獨能破觚爲圓化雕爲朴夫豈泥時趨事好托于無爲者蓋無爲而有爲以不爲爲者也汲長孺嚴毅之質其於立朝風采誠宜而于繩下則急故漢帝出長孺外補稍抑以成其功名若劉公之于此際以其抗直爲名御史者而復委蛇以爲名太守于長孺風度得無彷彿乎公治

雲間志卷之二

七

事之暇好親鉛槧嘗延見章縫之士與之論文藝談經綸而亦諮訪民瘼不去口其建領尊堂于署後固亦昔賢先憂後樂之情也公能詩而猶長于署書郡中鄉先生家多有出公椽筆者又仰公清風在翰墨間矣後公陞浙江副使其子夢松生于松故以命名亦登乙未第爲台州守多政績能詩文時余司理古越脂對間談松事如家事叙通家之誼意甚殷殷也而其人雅朴其政循良不爲浮薄峭刻之行更可以占公世德云

大中丞半洲張公傳

張經字子繡號半洲閩之候官人由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御史大夫奉 敕巡撫江南提督軍務與總督大臣合謀經畧以勦島夷蓋江南重地計賊重倚非公重臣不可也祇因黠酋聚散靡常驚匿默散伺懈則進薄城邑見危則退踞阻深官軍不敢寧居亦不敢奮擊比且數易撫臣靡所建畫一之策扼腕咨嗟桐疑虛喝迄無成功此何以故則以師疲于轉戰財匱于漏卮禍積于蔓延力分于奔潰雖有善者束手莫知爲謀公受 上命持節鉞而來開府松郡身臨

雲間志卷之二

七

因步目擊時艱慨然有廓清之志圖戡定之猷而天實厭夷時亦稍稍轉徙公亟下令曰可以弔我尸牖矣可以慎我封守集我流亡夫寇聚越境大軍旣會克有期而公益發兵具糧以當要害之衝相爲聲援彼攻其前我攝其後寇欲奮則不格欲還向則有以待之備既無虞勢將自困于是計定而戰將帥士卒各以其職從事鼓行而前有王江涇之捷公方從容坐策而無何凱報捷聞時蓋甲寅歲五月之庚午日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非耶先是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等處四月剿賊

徐海麻葉等偵知嘉杭兵已調松江揚泉去記乃令數千人聲言先攻嘉次攻杭軍民洶洶張公從松兼程至視師令將官盧鍾鄒繼芳俞大猷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之賊北走平望又追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遂大潰共斬首一千八百有奇此爲第一功也當是時吾郡黎侯率其僚若屬走公戟門之下頓首颺言申頌休德而公默然不以自有對 關虎拜歸功 廟謨公可稱國家宣力任事不貳心之臣矣公故恂恂文人而至是復以武自表見在昔齊人譏儒者有禮無勇而夾谷之會一麾衛士而寒敵國之心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六

晉楚力爭是雄而帥中軍者廼說禮樂敵詩書之士由斯以譚文事武備實相爲須而公固世之通儒也此惡可爲拘曲者道也况公宦蹟所至湖藩以撫苗著名淮臬以弭盜宣譽而茲者出其緒餘以掃除宿寇惠我東南非誠才資文武備體兼長何以辦此詩有之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有公而甫豈得專美于前哉第公亦稍自貴重不善下人會倖臣趙文華來督視恚其不受願指又與論出兵不合乃具疏劾公縱寇糜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賊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黨塞責 上怒詔下獄而是時公已王江涇

報捷文華匿其捷書不以上聞竟論死科臣爭救之不得遂棄西市惜哉史官張公偉撰倭變志而曰夫疆場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軍書隨其倭其倖而成功則忌者之口益鳴張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此古人所以歎立功難也余于張公不能不爲之三歎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九

大中丞見海翁公傳

翁大立字道生號見海浙之餘姚人也嘉靖戊戌進士三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蓋東南自島夷倡亂侵歲相仍有司告急方以安撫大計厘主上宵旰憂而公嘗以叅政督餉蘇松至是命爲江南巡撫既下車爰檄郡邑求間閭疾苦軍國機宜所當釐舉者條上之無不當旨一一見諸施行而其最大且急者則有鋤強弭盜之疏以明法禁有練兵置將之疏以飭兵防有凱奏記功之疏以鎮軍威有議處馬政之疏以寬民力而又論精選閑以

雲間志畧

卷之二

辛

汰冗食信賞罰以激士心嚴舉劾以繩吏治此其施爲次第已可舉而言矣時有打行肆行強搶劫奪公嚴爲禁革且令府縣官密拏數日間創死十餘人不逞之徒計窮勢窘乃揭竿而起劫府縣庫藏囚獄并圍公院署縱火焚燒公聞變踰牆而出幸不及難然較書符驗俱已散失公乃容疏請重給敕印群不逞俱追獲于太湖之濱悉伏其辜自此打行之風遂息間歲丁未海寇內犯嘯聚三沙出沒靡常官軍迎擊之未發公方日夜焦勞求所以滅此朝食者以報九重以救元元之急而聞警即下令整兵鼓行往擊

會荆川唐公來視師公居恒雅重唐公亟就與之圖

事相與設方畧欲携其左右援而絕其歸途寇聞之懼乃爲退舍公遂以兵蹙之一舉而有得勝港之捷再舉而有周浦之追又大舉而有陶湖之勝至是賊之寇我境者已無噍類而一方之人得以安枕貼席臥者孰非公大造哉蓋公勤敏在事請于咨諏而尤留心將領奏請添設金山衛游擊一員添設沿海軍餉若干石去腹內冗兵并民間雜差議加應安徽寧等府民丁協濟蘇松而以徽州一府民丁一萬六千有奇則獨濟松江軍興之費其他如賊艘之往來賊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三

情之變計賊所經道路之險夷條貫畢陳如指諸掌而又內替樞幄外給軍需復以忠義鼓敢死之士故人樂爲之用所向無前宜其績用是成也上聞而能資公拜金幣之賜事平旋有加賊之議公疏請蠲除又有查催通賦之使公疏請撤歸又以荒政莫先水利公疏請工部官一員潯導時東南方仗公爲保障而廟堂忽有別注之議豈天遺吾民不使之竟所設施終惠茲土歟後公官至尚書陸一子以功名壽考終在公無復遺憾而在江南此時以不得公久留爲悵悵故述其事之始末立公傳如左云

直指使觀所周公傳

周如斗字允文號觀所浙之餘姚人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貴溪令以治行徵入爲御史官非臺乙卯歲來按吳中四郡治民多惠政臨敵有膽畧其所爲吾松勞心焦思救災捍患者無如備倭一事亦無如救荒兩疏蓋倭夷入寇始自黃巖蔓延漸且癸丑春二月賊至上海屠人性命燔人室廬掠人財物幾于一空至夏政府城焚殺淫擄所過亦復如掃公初下車即上疏言賊勢猖獗荼毒生靈某處殺傷官軍幾千名某處殺傷男婦幾千口某處燒毀民房幾千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主

間兵伍某處缺人錢糧某處乏餉督撫有司調度之得失將帥士卒戰守之勇怯一一達諸宸聰以故肅皇帝於東南軍興詔司馬調兵戎詔司徒酌糧餉兵食既具殺伐用張矣公又分布士兵客兵嚴防要害督諭將領相機攻圍且慮客兵久住騷擾地方選士著之民壯分給口糧訓習之以待緩急是公於練兵而寓救荒之策也先是寇入罷市輟耕餽享載道公見之不勝愴然即具疏奏聞其言詞剴切即鄭俠流民之圖何以過焉因得命旨減是年田租之半凡小民已輸入倉者升合亦皆發給擔負以

歸人有更生之幸乙卯歲賊至柘林募兵亦到公度其勢必將走蘇乃先劉吳江遣兵蹂躪賊遂退據墓亭大兵乃得合圖勦殺殲賊者甚衆公又度寇餘黨必遠竄而西計先往蘇迎擊之賊果由唐行鎮與官兵開殺直趨婁門公以先事有備親督薛兵斬賊四百餘級而向之巢穴於松者一舉而殄滅矣非公料敵如神能有此大捷乎已而新寇復來屯據閘宅新場等鎮時公在蘇慮賊圍松駕小航夜渡過斜塘風烈幾覆幸而無恙非神佑公不及此是歲役大旱荒公又以十分重大災傷急救殘民事具疏以聞下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主

詔又減田租之半蓋令兩歲而兩減半相亦似全蠲一歲而兼之儀者煮粥病者給醫死者掩骼故民得少安而公復奏謂折布折徵課鈔等銀以支軍餉示有司城墮廢壞并供億延宴亦已之吾松之所以連遇凶荒雖有外寇而不至內亂者恃公于城在耳既而照于五月望後猝至攻過松城按兵未禁而公以孤身周流四門付肩百務日中不食夜半巡城西望烟焰瀾空公爲仰天歎流而又念小民守城之苦諭令鄉宦富室迭相替更賊知預備難攻不半月皆解散去吾松之幸獲保全者秋毫孰非公力哉松之民

感公德公相與鳩工聚財於丙辰歲建生祠肖公像尸倪馬廷尉南江馮公撰公碑記皆公實錄也公不一年而爲南畿督學又不數年而持大中丞節來撫吾吳公之功名始終在吳地而備倭救荒獨於松有萬民之利百世之恩故不勝想憶公而爲之立傳如此

備兵使應乾任公傳

任環宇應乾山西潞安人也嘉靖甲辰進士先任蘇州府同知後任蘇松兵備癸丑倭寇東南公練民兵躬介胄策馬與方戰嘗偏身書姓名曰死緩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識者爲收吾骨聞者壯而悲之公治兵日夜暴露草莽泥淖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嘗與賊戰敗追義及公中之創庖者餘珮手搏賊以免公珮竟死既守大倉以積勞發疽聞賊至裹瘡出海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已又敗之陰沙又敗之保山又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旗輒駭曰此任家旗也咸遁去捷聞擢山東僉事備兵蘇松甲寅賊犯蘇民爭走保城門鑰不得入公亟命啓門納之存活者數十萬明日以計敗賊于封門乙卯復大敗賊斬首六十餘級進副使賜金綺廕一子世襲副千戶時丁嫡母趙孀人憂以兵事起復公公書出治戎夜歸則衰絰終夜痛哭時計聞在吾松棠溪書院其哭之東路人聞之無不酸鼻者明年倭平乞終制詔許之仍陞泰政未幾竟以哀毀雞骨支床卒年僅四十贈光祿卿太史氏張公謚曰公戰則死勇喪則死哀蓋忠孝其天付哉乃知

大節大功能垂宇宙者不虧其性也溫嶠趙苞之不
堪爲忠臣也從古恨之矣夫士多談穰苴而得封拜
然身未有歷疆場者亦未有親鋒鏑者任公文吏耳
當島夷倖起窮窮雲戈當者靡不非而公乃獨厲卒
伍旌金革以與此賊誓不俱生也櫛雨沐風裹瘡含
血七起七戰于險易之野九上九下於鯨鯢之波卒
能挫賊鋒以歸王愷其勳庸不百倍他人哉然而抑
抑恟恟不矜不伐其養可知公嘗曰克海闊天高之
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始可言士嗟嗟彼其視忠孝爲
大物而倪死生爲細故也即古名將何以加焉至今
士聞公名

卷之二

天

松人思慕而咏歌之故奮筆撰公傳

僉憲使克平董公傳

董邦政字克平山東陽信人公初應貢任六合知縣
善騎射嘗擒江中劇盜以果敢勇毅聞當倭亂時督
府知其能檄至松江捕寇撫按奏陞松江海防僉事
駐節上海公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用戰輒奏功
時上海被倭殘破靡有孑遺百里村墟幾絕烟火雖
新城築就而守備之具十未一完甲寅正月十八日
賊首蕭顯者駕七巨艘率衆夜泊城下旋逼東門外
穴樓壁以瞰城中而又聲勢恐嚇吶喊搖旗中外洶
洶皇皇以爲必有土崩瓦解之禍城不覆者一髮耳
向公登雄堦罵賊跳躍如飛賊望見有懼色嘗親目
大石督將士環甲固守之每出城與賊戰用神鎗手
鼓行而前以一當百賊不能支遂遁去乙卯正月紀
兵揭川沙宜直入其穴賊死者五百有餘至丙辰之
三月公同兵憲任公環擊新倭于界嘴公奮勇力戰
自卯至申斬賊十之七明日復戰又敗之賊自金山
登陸流至西巷公進戰衝其鋒賊潰走匿法昌寺公
用火攻盡殲焉又追擊新庄賊于沈庄百餘人皆駢
首就戮公于東南戰功爲多上海之孤城所以危而
復安者皆公保禦力也先是曹軍門橫渾之捷公與

雲間志畧

卷之二

七

要參將字符有功而督撫楊宜慎已不與并劾公違
節制不但沒其勞而且欲按其罪時論譁然爲之不
平時文貞公在朝有言曰方今多事之日未聞推轂
一敢戰者而先論去一二立功之人如國事何兵部
提提問公非文貞力爲之保全幾不免矣後以清水
窪之捷部擬陞四品秩擢用庶幾其少有以報公乎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中丞吳東湖

郡守方雙江

司理吳悟齋

別駕韓雙泉

郡守黎漢門

郡守史鶴峯

郡守臧堯山

司理袁澤門

雲間志畧

華亭方礪菴

華亭倪東洲

上海邵文川

華亭周二泉

華亭陳春臺

僉憲鄭九石

郡守袁簡肅

上海黃景雲

博士張虞峰

雲間志畧

雲間志畧卷之三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符輯

大中丞東湖吳公傳

吳獻臣字廷舉號東湖蒼梧人由進士宰順德徵入

爲御史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璫枷號午門前一月論

戊瑾誅起官爲松江府同知後丁嘉靖年歷官至都

御史巡撫江南當公之在順德也有蜀之古士鄒公

汝愚智者以抗疏得罪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日公

令邑民李煥于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

亥十月鄒卒戌所公經紀其後事適方伯東山劉公

雲間志畧

大夏至邑不服出迎始亦訝之後廉知其故反加禮

待共捐貲還其喪而公自此知名矣其同知松江府

時適劉公德滋琬爲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舊規

太守月堂後佐臬官各歸私衙理事而公獨不去卽

側坐府堂凡守舉動有不當者卽正言規切之性復

喜臥時與太守燕居輒捫一虱置桌上周聞以垂作

人罔直視守口沒能走由此範圍乎其輕世傲物

如此及爲江南起撫行部至松或禮清正威嚴人莫

敢犯卽府縣進謁亦自肅然堂上無一吏行站

其傍寂不聞人聲唾咳亦可謂卓爾若神矣第其

坐堂時徒聚盈庭下忽棄之趨入後堂須臾而出人謂其自種瓜茄于園畔育雞雛于庭中偶思灌汲喂飼而入皆以爲痴恐失憲體豈其然歟公亦博極羣書嘗至孔廟行香畢問諸生五服鷄三脚舊故事無一人應者而又以所刻薛子胡子粹言頒示諸生蓋亦汎濫簡編當非俗吏老有望見公顏貌者云其人軀幹短小黑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耳然按其前後行事如劫劉瑾之逆治鄧公之喪此其品何如正直忠厚卽有傲脫簡率處亦何足爲公病哉偶聞潘公士藻開然堂類纂編載公遺事當其在太學時與南城羅屹爲友屹病痢而其僕人疾且死公日煮粥啖之且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不辭勞屹病瘳已而同登進士嘗語人口屹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吳君也此其高誼何如又載公仕終尚書至易簣乃無衣以殮無棺以殯賴都御史姚鑣爲營辦其喪公生平視財利如糞土妻子雖冒饑寒而施于不較有無此崔後渠先生稱其真才潔履皆從漸摩而來蓋公曾從陳白沙講道想於此得力居多耳

郡侯雙江方公傳

方廉字以清號雙江浙之杭州新城人也第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遷禮部主事晉精膳司卽中會有庚戌旁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諫草以上時徐文貞爲大宗伯心異之遂言之吏部出守松江公至郡時倭夷已渡黃浦殘虐上海縣治者數夫上海之民子女旄倪悉爲其所戮辱室廬財物悉爲其所劫燒間有得脫者悉走郡城以寄命于旦夕此無他則以上海之城未築故也先是陸文裕在京時上海解糧人往見以築邑城修海塘二事爲請公曰此吾意也欣然操筆改易奏稿命進復懇當道准行而文裕不久致仕按院舒雲川汀至上海閱視城基鄉宦富民恐妨其業咸阻止之文裕不能獨任第築海塘自後海潮幸不汎濫而竟以無城爲倭奴所蹂躪衆方追悔之而已無及矣時方侯在事羽檄交馳工役並建而立法整嚴不三月而城就至是寇復從南沙突來城下見之爭詫以爲神不敢正目視也乃由黃浦窺覲郡城則已高壘堅壁同聞累挫其銳而賊環視莫之誰何蓋由公日夕深衣幅巾巡行城上以惰勤忘親執耒耨儼傲其于撤之不力者而又運籌方

畧條列事宜曉諭軍兵人等如賊臨城濠未近則以硬箭強弓鳥銃禦之如賊迫近城濠則以神臂弩火石榴禦之必期中的傷人不許浪發而擊旁則用鐵蒺藜布地使賊不敢前而又立賞罰格懸之見賊誼譁者智遷次者吾未戰先亂未格聞先奔者按軍法有能赴賊巢探聽消息者賞有差伺賊去城稍遠則縱民出城推蘇擔負俾搶攘之際民猶得以樂業安生而其携男挈女避寇入城無所棲止者則竟空闕寺院公所使居之母俾失所又有將男女棄于途者公命地方里甲收之撫養別舍其六七歲能食者以

澤者誰非公賜也公質性敦敏強毅語及生民即義形于色而凡事之有關要害者慮必幾先其才足以當世之取捨其德足以寄時之安危故遇變臨危所施輒當所謂心誠求之必有中焉者耶忽一日亭午後西關外哨馬人呼曰我來我來遂訛傳以爲倭來倭來舉城鼎沸無不鼠竄復奔即公屬諸役一時散去者多矣公亟呼輿人出迎之而回顧輿人又復不見乃呼雜役昇輿而出至鶴城書院始知其爲訛傳而公神色不變第云回府而已非公識在事前而氣度凝定能如此乎公始居松時其體豐盈其容渥赭

老有談公遺事者當寇圍城之夕有上舍杜戶援琴公聞而叩其私室出上舍于帳幕間而勞之曰爾可謂暇豫矣然欲享其樂不得不任其憂請以所藏阿堵假四十鐶以資殊給上舍如其數獻之大都素封家亦無能閉其困庾囊橐者然公絕不以自潤而人亦不疑其纖介私其中心誠信于民故也彼有踵其策者上因之爲利而下亦乘之爲奸謗議蜂起噫安得與公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司理悟齋吳公傳

吳時來字惟修號悟齋浙江仙居人也登嘉靖癸丑進士以甲寅歲來理吾松甫至會倭夷入侵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且臥疾暫告假聞公奉巡臺檄攝城守監軍則未明求衣日昃不食若以干戈爲枕席者然晝則遠城而巡夜則乘城而宿戒登陴者殊死守稍懈輒大創之而又募巧匠作雲梯治火砲佛郎機鉛銃諸器械教士習弩射不挾屯之四郊以作聲援備非常一日寇勢逼至士女奔城下者千萬計或議捷開止之公曰城下獨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非計之得也乃開門悉縱之入且擇空閑地蓋房使居焉時因城隘人眾地道汚闊疫病大作公四啓水關入舟以便輪薪穀者而即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用鑿製藥餌療治之民是以得不疲于疫有客兵過吳門中丞明厓張公猶不及格遂致脫巾而呼比至松按臣觀所周公與公計爲之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田潭林外各立行堡令客兵至者分署部伍敕官吏導之人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貼然且以客兵素稱驕悍剽掠即不異寇制之頗難乃採賫畫者言結其酋長數輩日約束之行伍中

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於是刀斗相屬，迄終事無敢譁者。後張公移鎮境上，親兵取人一縑，公鞭之數十下。張怒，讓公公不色，動徐對曰：「用兵以安民也。如庇兵以殃民，忍乎？」張爲內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會大雨，甚城崩，西南隅數丈，人情洶洶不安。撫按兩公急呼公計之。公且盡撤屯戍，弔以箭弩數十人，扼其衝。兩公不以爲然。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懈，彼將不虞。且泥渾安能登城，即登從高攻之，易耳。」兩公遂謝弗及。時內徙者薄城而居，類以苦。蓋其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夜遷卒將屋材運之城雲間志畧

卷之三

八

外爲木柵以扞衛修城者，卒且戰栗莫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告從之往。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其經畫周敏類如此。當是時，賊知我已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欲寢賊所，如設方畧，決震澤之波，阻賊飛渡。當事者從公言，悉檄吳江、令洩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隨以水兵塞諸隘口。賊果由精李道平望阻水，不能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踐踏。我兵出其不意，先後襲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自後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繫公首謀也。松故東南事，地國家財賦所輸，亦百萬生靈所係，而一

經倭夷蹂躪，民不樂生城之，不亡有如鼎卵。公與居守，方公寢食，不寧督視戰守。公且躬履行陣，辭指激揚。一時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因瀟豐爲金湯，作嬰巖爲龍虎，合兵以之，障蔽嚴輔，以之保安厥功。茂矣自倭亂後，人情愁慘，久不聞鼓樂聲。忽城南一小姓成婚，偶用鼓吹，捕官聞聲，按命即擒解公從容進言曰：「聞此一派笙歌，亦足粧點太平光景，遂得免捕。其片言爲民造福如此。公後入爲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請戍嶺南，至隆慶改元，詔起行間歷官御史大夫，位亦不滿其德，而吾郡去後之恩，彌久彌切。雲間志畧

卷之三

九

所立紀功碑在生祠之左，庶幾其可少報公乎。父老有述公遺事者：當周浦進勦官軍失利時，公逃周浦寺內，有一老僕周山及一門役蕭成者，隨公忽見群倭趨入寺，公與兩人懼不免，緣金剛神肩背而上，避入板間。中倭探寺爲巢，三晝夜不去，三人餓而待斃。山曰：「今夕出亦死，不出亦死，盍益伺其間，或可倖脫。」乃夜半乘倭睡酣，緣綠神像而下，走二里外，見野有草房，縱火焚焉。倭望見火光，疑大兵至，亟趨出寺，幾空無人。公乃與蕭成下板閣，從間道遁走，山已先覓一小舟，急棹出浦，入舟，舟子進麥漿一碗，公飲之，少

有生氣抵暮得入城此可謂出萬死于一生者至今
言之令人涕蘇蘇下益感公不去懷故并識之此

郡別駕雙泉韓公傳

韓崇福字君社號雙泉其地之客雲人也初由選貢授官知滑縣事滑藩邑也藩王頗驕恣公按法治之王銜公遂左遷為松之府學教授公至以師道自尊與諸生課文講學不三月而士風彬彬焉既而與郡邑間禮貌有不合者遂浩然而行渡江去詣生佩公道義不忍怱然十公也乃馳數百里外追還之時海道在松城外擄掠居民殆盡所過披靡有司莫知爲計學士經紳先生輟絃誦以談攻守而登壇者逮章縫矣常關而譏呵者盡博士學官矣一日突冠南關迎濠而陣時募援之兵未有至者士民莫不傍徨公憤然作色曰奴輩此來出我不意豈謂秦無人耶乃挺身撓弓而前三發矢而三中其渠魁都黨不勝駭愕輒膛目喘息而疾走西關公復挾矢追及之賊取門屏蔽身奔潰以去自後賊至不敢仰視城隍所過雖皆殘破而孤城賴以保全公之力也昔薛仁貴以三箭定天山而韓公以三箭而定海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以此撫接兩學歲而公有雄才命出浦爲守崇公率兵士不過數百人寇釋來向公舟射矢如雨下而公弗爲動也公徐發勁矢還射之中者多落水

斬首級十餘寇輒退去時鄉紳有額手謝公者公曰
我豈爲此拉功名哉第當喪亂時聊以爲國家效一
臂耳其斬首功悉推讓郡丞而後且襲取功次或有
超遷憲臬者而公淹淹下僚絕口不談決勝事其不
伐如此雖古之名將遜功大樹下曷以加諸然公聲
望藉藉聞于京師元老每垂問韓君何如人頁文武
之畧爾爾會裁進楊公以缺官請乃得循資補松之
別駕始得與郡大夫追隨五馬關而公冲然不以屑
意亦惕然不遑寧居也視牒而暇則枕戈矛散衙而
出則臨戎伍一聞賊至即統兵遮擊之若奮不顧身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十一

若公直備丈夫哉何可以資格少之蓋公家密雲諫
宦情冒遠務使得當一向之寄其功名富不在韓范
下而惜乎其僅摧蘇郡丞去也可嘆也是時有府同
知都公文奎者善騎射常敗賊于南沙吳淞得勝港
以及寶山直搗上其功陞俸一級有同知羅公拱辰
有爲松陽令禦賊有功奉檄來援陞浙江兵備僉事
左遷松江海防統兵海上有勞加運同銜有常州通
判劉公本學者來署上海縣時上海築城之初守備
單弱而倭倖臨城鄉紳請貸庫銀二千兩爲犒賞資
督兵畫地分守賴以無虞若三公者亦可謂同功一

體者夫史氏張公儼曰自島夷內訌海上鄉無完堡
居無寧晷而數公出萬死一生運謀於槍櫓之中戮
力於危城困壘之下得非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
生靈者耶余以詩韓公而并及三公志之于其傳後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十三

郡侯漢門黎公傳

黎道調字孝若號漢門湖廣京山人以嘉靖丁未進士歷兩曹郎吏有聲出守松郡松被寇毒歲復府饑民似失其常業恐恐然草木皆兵公提符而至居頃之寇猝抵城下不下萬人士民徬徨莫知計所自出公第登埤以利害數語諭退之寇輒羅拜引去城以內外無間男女老稚莫不合掌歡呼以爲黎使君活我時據貴人視師志公後至且度文吏不閑下兵撤撫瘡痍招流徙調通負緩催科增高而整深輓弱而雪用志畧卷之三

面

郡侯鶴峰史公傳

史直臣字子忠號鶴峰順天涿州人也公以嘉靖丁未進士由縣令而來貳吾郡卽爲吾郡守惟松谷稱富庶而當是時則以瀕年水澇府臻倭奴徂徠民皆失其故業日削月殘去者流離不歸存者瘡痍未定而兼以國用告匱羽書交馳新征愈繁舊逋仍迫吾民汲汲乎朝不謀夕莫必其生矣公爲松之貳守簡靜廉平民用是憚當路以守松非公不可故卽以專城之寄屬公而公則熟識民艱悉心調劑且又隨時勸相因俗俯循必欲使居者帖于席行者安于途聽雲間志畧卷之三

五

自公守松而國無稽賦軍無耗伍庭無留牘而囹圄無繫囚諸大夫拱手受成于公而得以燕燕居息固公所以養清淨和平之福而士民享其餘休諸大夫亦蒙其餘庇者非公其孰能有此乎于時公以治行叙銓陞山西副憲以去而一時去任之聞聲得一良翰吳失一良守矣至今松人之德公其思益倍于去後而暨碑立祠談及則額手嚙指此豈可以虛聲恐嚇而得人若是其深且久者也如公賢有可烏得不爲公作傳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去

郡侯堯山臧公傳

臧繼芳字原實號堯山浙之湖州長興人也公登嘉靖癸丑進士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知松江府松與湖衣帶水相距不二百里而遙向來親戚友朋往來亦不絕跡公既爲守抵家即戒嚴其門松人來者不見一客不通一書卽胥吏門役皂快輩一叩頭而出不得久留其方嚴之槩松之士夫不待其至而已聞之矣旣至自出謁撫按監司還卽坐堂皇之上理郡事日有規條粘之屏上依次而行自授文放告以至理訟不疾不徐從容應之有餘暇而暇則接見士夫賓館中所談必地方因革利病欲以非意干者見公嚴毅不敢居間一事吞吐一詞也是歲適大水公爲請蠲其賦趣兩臺具奏於朝又給粟以賑之貧溺以啖之而亦必親自檢點使民受實惠而非徒事具文者所全活不下幾萬人金澤有盜丁彪聚衆數百人敗鹽湖海問撫臣將議勦公曰此輩皆草木妖無能爲變若戈矛與之從事必有玉石俱焚者矣請勿勦而諭令自歸諸脅從竟縛彪獻地方以寧故事金山餉軍糧一月一給會歲饑遮留郡吏欲請於一月之外預給一月糧公曰軍糧徵散自有定期如先

一月給之後必以兩月三月請漸不可長也固勿許而密捕倡首者等數人衆譁遂定時郡邑多事大吏時與守議畫調停有不當者公必再三爭之大吏每屈已以聽而公持其事直且氣平詞和大吏亦不以爲訝也故其相與計議者其利于民甚多而民且佩德卿思倚之爲召父杜母矣癸卯冬公母吳夫人卒于家計至公適有事吳門立解印綬付其寮友跪奔而歸士民之在松者不知也旦日府中眷聚亦趣歸乃始知之而行李蕭然不過圖書數篋袍帶數襲而已世亦有郡縣憂去者卽其速亦有數日淹而公無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大

旦夕淹也僅于庫中之羨囊中之藏有所顧戀豈能不俟終日哉非大廉不及此聞公跪奔之日憑棺悲號氣絕者數四三年足跡未嘗離宮堦間比葬廬墓側服除而猶獨處外室者兩朞非大孝亦不及此合之則公一人廉吏而孝子也此公之所以百世祀鄉賢祀名宦也峴山之碑當不在若下而在雲間矣公子懋循負高世才中萬曆庚辰會榜授國學博士官性蕭灑不樂仕而公之孫爾瞻爾炳爾焜才亦翩翩將繼祖父而起翔翔齊漢松之人皆額手籲天而頌公有後公之後嗣如此天其有以報公乎父老有談

公遺事者言文貞柄國按君陳公文峰爲建青宮太師牌坊上扁之日按君率郡邑大夫及諸學博站通衢北向行四拜禮公挺然獨立按君回首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公答曰統于尊矣按君默然又一日文貞家孫行冠禮有士大謂公欲請公爲大賓而其詞甚婉第云加冠之頃欲聽公祖教誨一番耳公應之曰老先生亦爲此言卽他家小兒曹戴帽與吾們官府何干士大夫大漸而退其卽槩類如此後公遷楚臬卒于官僚友檢其橐篋如也第有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重諸大夫竊疑之護藏以待公子至及啓視乃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九

一菜曝耳諸大夫且咲且嘆曰昔鬱林守載石壁冊以歸公真其人乎此又公之清德終始如一日者也併志之

司理澤門表公傳

表汝是字公儒號澤門湖廣石首人也由嘉靖庚戌進士來理吾松時堯山臧公爲郡侯以敦大渾厚愛養元元政務整然修舉而公以法制明威謀斷相資而佐之公刑官也而公且平恕宅心不期必于刑而期必于刑措嘗曰刑有所召松之民所召者始于賦重敵于役繁發于催科憐于變賣數者民之刑也而實民之蠹也不去民之蠹而刑之是荼毒我民也乃乘署縣時分九等之則以平賦立十限之法以緩徵嚴告訐之弊以維風革庫辦之繁以省費而其糾刑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也求其生而得者則生之求其生而不得者始刑之哀矜一念添入于鞠訊之時而跳出于楚箠之外是以終公之任三年秋滿無冤獄亦無冤民如白朱葵等之覆盆釋陳詔等之誣罪此皆刑罰中之教化其著者也公嘗語縉紳曰余村人至二十則心疚推此古者言忍于我民而楚之敲朴者乎公一日坐堂上見謁鹿軒軒翔走問左右歲食幾何答云歲供銀七兩公曰此亦民之脂膏也玩飛走以食人吾何忍焉命去之夫公不忍于物而又何忍于民此真可謂仁君循吏也已公以治行徵入拜給事中由刑歷禮而

工以數數糾繩爲人所忌出公判泉州二年移補蘇州府同知旋陞松江府知府其再任也憫小民之困于兇軍者則監督持平武弁無驕橫之索郵糧犯之斃于繫獄者則產盡開釋羈囚免餓寒之冤盡經畫以編助役之公田重矜疑以輕侵欺之舊獄此亦其政績之卓然可紀者也而久之則治體稍弛頗多物議則以一鄉先生與公同在諫垣者俛仰陰陽與之沉湎于酒有東園載酒西園醉之謠以此功名不無少損于理郡時爾獨其群刑之聲至今尚灌人耳而公以黃門青瑣浮沈于仕宦之途不戚戚於下僚不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主

傳

華亭令礪庵方公傳

方純字子鉅號礪庵湖廣荊州巴陵人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宰吾華始至正值饑荒侯乃鑿一牌于縣門大書拙令勸民四字下分注兩行云饑饉之年凡事要省而又省不餓不冷饑饉之年凡事要忍忍而又忍不盈不損此今布而其恤財止訟之意業已諭衆通知矣故其署中所食日不過一菜一腐或數日僅具一齋卽其天性澹泊故然亦將以此儉約之風表率衆庶而民有具詞訟入者則進之几案前以溫言勸之或以正言規之必不令無情之詞少伸于片

雪間志畧

卷之三

五

紙而民亦以此頓息其囂囂公所日夕焦勞宵旰而籌畫以陳白之大吏而咨訪之士大夫惟是民間疾苦而隱隱若若病癢之傳體而病癢之切身者於是拙催科停風速戒勾攝革美餘所以撫循而休養之靡弗篤摯夫侯故大器殊倫壯猶異等真稱個儻非常之才以之處衆必且俄而頽脫誰能禦之而侯雅不欲以尺寸自見寧純母逮寧村母華百所注盾張弛要歸于惻怛愛人之念而豈遜事沉時以無爲藏拙者耶當是時有郡大夫廷客作長夜之飲者例必取辦于縣不免役其民以應供具侯殊厭苦之乃敷

其將登席必執杯操箸以從而還理縣事之後卽過至飲所候送以此客不自安旋且散去而郡大夫大設席亦稀矣蓋侯之意寧得罪于上官毋使得罪于百姓此與世之善宦率務希旨遇合以夢上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侯與牟廉沈兼山交契公餘薄暮時往往造之劇談間以蔬酌相留至漏雨下而別侯惟民瘼是度而沈亦一語不及私時人兩賢之謂大令牟廉終能相與以有成也父老至今談侯清德惟飲泔水一杯雖古之置韭投錢亦不是過而去任之時圖書而外別無長物後歷官至大司徒而家止百畝

雪間志畧

卷之三

五

之田所居僅蔽風雨則其在官之廉可知余偶讀達觀高先生野史雖責有云某自有生以來所歷縣令奚止數人性嗜菴方公最著清節以先生所記合之父老所言豈非我者故不勝仰止而爲公傷之

華亭令東洲倪公傳

倪光薦字達甫號東洲燕都平谷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今華亭侯方下車島夷猶寇境上荼毒生靈民之望治于侯案出之水火而侯粹然茂齡初試煩劇察之而淵乎其秉稊乎其思鎮定從容大人之度具矣既受事輒審民心隱有加諮詢若何而勞來若何而撫綏若何而稽冊籍定踐更若何而事催科應程限若何而聽詞訟剖曲直是非若何而採饑荒撫流亡遷徙凡所以保我黔黎於于戈饑饉之後而不至爲溝中斷釜中遊者當當沐而吁臨餐而噎鳴鷄

雲間志畧

卷之三

香

視牘張燈治書輟轉圖維已確有成畫而又請質之諸臺使者而又謀之賢士大夫而又問之鄉三老然後權便宜畧苛細舉其大者急者有闢利害因筆者次第舉而行之未嘗效發禡還席之爲今人呼淵魚察而亦不專以取挾毛舉實能幹名以故智及所投輒中桑林之舞庭無廢事獄無冤聲左右無宿奸遺黨民之恃賴我侯真如畏傳之不能離于側而其愛戴我侯亦如慈母之不能釋于懷也勞則以侯爲枕席饑則以侯爲膏粱法行則以侯爲風霜惠行則以侯爲雨露蓋三閱寒暑而侯之政成侯之循良聲亦

既有聞矣蓋爲今者每以精明渾厚慈愛寬平見其所長而以刻削摭摭廢弛踴躍見其所短精而求之以所長則侯無一不有苛而責之以所短則侯無一有之夫侯以英俊之年如穎之在囊腕可立見而惟出之以醞釀發之以紆徐無不批卻導靈右有左宜休養生息之效敗而與上蔡中半齊驅並駕也噫此侯之所以爲侯也昔者兒寬以治行爲漢廷最侯豈其苗裔歟故事賢有司滿考得疏名于朝而是歲未公直指以憂行例不得有所薦列乃第其考移檄從事者旌異之當年士民所以咏歌而泐之金石以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圭

此余生也脫不及事公而父老受公軒幃者述公爲令時苦心之政甚詳及其清廉正直之狀亦甚悉公居官操守甚嚴無苛取封翁在衙公特裝新馬夫銀人翁見而叱曰此物何從而來公跪答曰此官俸無他也查明意方解一日路遇陸錦不家人不行廻避鞭之不服公曰吾豈惜此一官爲悍奴所抗何以爾顏立民上乎必笞之已故至滿考六年猶不在行取數又一年始徵入爲給事中後歷官通政至工部尚書此亦見公論之不終泯滅矣

上海令文川部公傳

邵光先字子孝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以嘉靖己未科進士來爲上海令上海素號膏腴亦稱煩劇並任而令茲土者無不謂難而公以新發之銅露脫囊之顧其品從容有度而其才揮霍有餘若兄以爲無難者錢穀未易綜核而公以心計總其操縱出入一覽而澈不謂難詞訟未易衡決而公以明斷辨其曲直是非片言而折不謂難賦役未易均平而公以先事廉其富貧肥瘠按籍而定不謂難吏胥之猾豪右之奸未易約束而公以威嚴攝其心志耳目有犯卽按法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三

而治不謂難他如催科必緩養餘必蠲逋負必停勾攝必戒曾無一差役一牌票下及閭閻公亦不難自廢寢食爲民日暮拮据以養其安靜和平之福而其延攬縉紳先生與之咨詢治理不難折節而下之其接見庠序學人士與之講論文藝不難吐哺而從之其待父老小民與之訪問愉苦利病不難降庭階和顏色而道之而其所最難者無如兌運一事蓋因南京衛之武弁旗軍勒索異常自來賦長受其荼毒侵陵已非朝夕公亦圖之熟矣一日運官董率其軍卒數十人持挺露刃而入縣門公在堂上目攝之髮衝

冠卽起立待其至手執一弁而叱之曰汝等何爲者

將劫庫耶遂命閉門勅輿隸盡縛其軍卒轉顧曹掾亟令牒申總漕武弁皆皇遽叩頭請罪數四始釋之公乃下令逐運船出浦外魚貫而泊俟一船兌完方容一船進兌官軍唯唯無敢喧嘩亂動者不三日而事竣夫時當搶攘而公不難出力調停爲民捍患斯真民之父母哉公本晉人有直節而無流心亦絕少脂韋態故其治邑如家視民如子一有緩急如疾痛之在躬何啻慈母顧復故大吏按部噴噴以公爲賢而公之得行其志以此且公清如水不染一塵非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三

但苞苴無入卽腐糝小物未嘗取之民間父老稱公之廉自赴任以至起行泊然齋居而亦蕭然行李僅攜一鶴一琴以去自比于趙清獻之風偉然有大臣氣度後行取歷官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兄上海人輒煦煦慰勞如故迄今人思其善政清德爲之家戶祝云

華亭令三泉周公傳

周宗字元察號三泉江西吉安之安福人也由嘉靖壬戌進士授嘉善縣令轉調華亭公以英妙之年治煩劇之邑氣既軒翔才復犀利此所謂亦之新發于剛錐之立見其穎者也而公始到之日則饑饉閭閻軍軍崑崙若無所知識無所作用者然凡吏民人等告一狀則准一狀送一牌則僉一牌稟一事則行一事第有唯諾而漫無主張比時人人相顧竊笑以爲如此邑宰者直木疆人耳遲之三月後一日坐堂會天雨有老役人持傘穿油靴委蛇而過堂前者公召雲間志畧

卷之三

无

而問其姓名則詰以某日某日奉差拘某人何故一不結竟立杖而枷示之又從庭中喚某某某問其某事如何不完某差如何不繳一一杓責枷號舉三月之內衆所匿情詭法者一旦舉而更張之巨猾夙奸噤不能出片語於是遂相顧駭愕日惴惴焉救過之不暇無復敢有犯者矣賦長類有常例公嚴爲之禁既使苞苴不入于門而凡士人之請託有不合於律不衷於理者一切謝絕之舊有坊長庫子舉縣衙供億悉取辦于二人者公毫無所收亟令該房申文革去每日買辦止令管辦差役逐日發銀亦止肉

一瓣菜腐一種而已其聽訟也不差一役人下鄉卽着原告勾攝不至則差里長又不至則將木皂隸拔入其家判云此將如不來頭上有烏鴉自是無不疾赴公訊之無不立得其情而亦無不叩頭服罪卽數十起須臾而決訟庭爲之一空而暇則進諸學人士與之談經講學詞旨凜然而亦未嘗不諄然也蓋公范任三載以來緩催科而急撫字先體樂而後科條事權不下核利孔不旁出邑有寡廉鮮恥者蔑義宜屠者怙智與力侵國之儲者子弟之犯其父兄僕之背其王者必罪無赦而縉紳之里居而賢者士之文

卷之三

无

而飭於行者則敬禮之加等遂令一時奸頑息影良善向風而政以成而邑以大治民之嚴事之如神明而樂親之如父母豈若初至時人所指爲木疆者哉此周侯之所以爲賢侯而諸士大夫交口頌之諸臺使交章薦之者也尋陞禮部主事旋調吏部而以浙江僉事致仕及起閩藩而又以致仕告公之難進易退如此誠不急急于名位之場不營營于勢利之塗者其後歷官中丞而爲人理于卿而爲吏部左侍郎大僚而享上壽天之報公亦不薄矣父老言公應召去任之日行李無所有惟一書篋一衣箱而已役人送

之還家者見所居敝廬不蔽風雨出拜親友賓客亦不乘肩輿惟葛巾布袍徒步而應門止一老蒼頭公雖致位通顯而恬淡終不樂仕進夫乃其高致依然歟徐文貞公曾貽之書云聞公有泉石骨有視斯世若不屑意竊恐孔孟之學殆不如此偏枯早晚召命至幸欣然起赴之若以爲中外之望所屬益亦重其人者而公竟屢起屢告惟講心性以終其身可謂真道學真品格矣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三

華亭令春臺陳公傳

陳邦顏字獻社號春臺福建晉江人由嘉靖壬戌進士爲華亭令前令華者爲東洲倪公節儉廉平休養生息邑號大治而東洲以秦景行父老子弟戀戀然不能挽其去嘗額手曰安得如倪公者復來撫我乎而會侯至則問侯諸生時卽有志當世之務度必能辦吾華者輒喜邑相告以爲倪公後又一倪公來矣時且歡聲載道而侯亦微聞之恐恐懼無以塞民望是歲洪水橫流野無完土侯思所以回艱起仆而次第行之每一念及輒至夜分沈沈漏數箭下猶未安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三

寢或勸之少逸侯曰吾身逸矣其如吾民何然猶私計狼莠不除則嘉穀不長奸頑不剔則良民不安於是虛其健訟者扛耜者包攬者得至名而收其無良之尤置之理免運之役有傷倉棍徒往往視國課如家物動以千計侵漁而侯已訪知其人矣遂親詣園舍令于衆曰某所匿幾何某所匿幾何及舉而覈其數無升勺爽見者始吐舌驚爲神明居常百姓以事至邑侯引而置諸左右降顏下色家杏而戶詢之凡閭閻之息耗富貧及豪屏善敗者雖事在用朕間縷縷悉記之冊以便觀覽故編審時上上下下其役無

不稱平而清澗寄查積荒亦毫髮不能遁也其催科不以遣吏卒忍其爲蠹于鄉第出片紙手界數字俾相傳告賦長視署緩急靡不如期至者每日按市六曹抱牘魚貫而上候一諦眎之卽謂吏老胥終日不敢吐一語常庭集千人聽聽槐棘下公訊之不動聲色而直者曲者誠者僞者犁然剖析而去頃刻庭爲一空終不聽人居間有所軒輊出入當是時庭無宿爭里無煩科市無橫索野無宵警上下恬熙士民鼓舞若忘其爲兵亂災傷之餘者皆侯覆露之澤也秋少暇則又嘉與學宮每甄別儒生拔其秀且良者

雲湖志畧

卷之三

三

學之使古司馬公以文名家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而人時時出所自作爲之準標令轉相模習彬彬然化幾郊學文侯性儉朴終歲不御華綺之衣不啖膏粱之味而非禮之燕無益之費一切謝絕之卽小物爲上座之毛亦復無求于市及憂去諸凡賻單僊遺一無所受蓋侯載音山而來袖清風而去矣夫安得不繫去後思哉當侯諸生時吾鄉大梁唐先生泉州蔡授誠侯倚仗中盼邸特厚而侯至執弟子禮惟謹先生故貧侯廩之居間爲報德地先生固辭遂捐俸買山營先生葬地此亦一盛事并記之

僉憲使九石鄭公傳

鄭元詔字善夫號九石福建侯官人由鄉薦以嘉靖四十四年爲松江府同知陞刑部郎未任隨陞分巡松江督糧僉事吾松負海爲郡震澤之水東注入海而海水朝夕再來皆可以資灌漑故富者坐享畝鐘之入貧者亦得藉魚鹽以生自嘉靖甲寅寇起海上蔓延四郊民多流徙田之荒蕪者什九居多而阡陌既消豪強得以兼并有租無額之田動至千百貧戶多緜空稅至鬻妻子以事供輸而產去糧存之弊因之紛起識者憂之隆慶己巳諸生張內蘊建爲清丈

雲湖志畧

卷之三

三

均徭之計請于當事者當事者是其語請於朝乃簡命公職憲司駐劄松江董其事然自周文襄經畫以來百餘年與符逮漫人得因緣爲奸蚘結廕蟠莫可窮詰而公始事之日幸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廟設誓而又不欲以勾擣病民乃下令許民自新弊竇輒行舉首當是時有首者有廉得實者而又博訪廣詢就塾上青三縣分上中下三鄉以定科則共計平米一百二十三萬八千石有奇內增竈蕩米二萬二千石有奇蓋緣民竈相參易生影射故舉丈槩徵以杜弊端而民間頗稱公平矣第識者謂所分上中下三

鄉末爲妥當西鄉稱上乃有一畝僅收租五六斗七
八斗一遇旱澇顆粒無收者南鄉稱下乃有十一二
保一畝可收糯租二三石旱澇不能爲害者東北稱
中乃有佳種花豆青秧亢旱無收者近浦稱中亦有
蕩田收止數斗者東鄉稱下多有亢旱無虞所收踰
中土者其間又有澇則爲低薄旱則爲膏腴者大率
三鄉田每鄉宜分上中下三等以九等定賦而低薄
更須核實別爲下等乃始無弊奈之何計不出此也
公之此舉非不自謂殫心竭力無負 簡書第性少
剛決易爲人欺誠有如何翰林元朗所言者而公正

卷之三

語

諸役借要盟以塗人耳目輒生弊端那移田畝之甲
乙爲懷顧之重輕以肥家潤屋而公實不知其弊至
此也然自隆慶以前猶役不過一年大戶年年不免
而日支其費作五週年將一區大戶中戶悉行開
報以次完當一年除差四年息足亦公遺澤也而當
公在事時戊戌有吏符紹子鏡七齡耳晨起出街
頭子紫銀鐲博徒劉復七攪而殺之符以疑張賣糕
蓋謂其日以糕爲市與其兒習也訟之官拷掠誣服
不勝辛楚妃後公廉得其狀立訊之即具獄兩命得
白復益時論服公神明云

郡太守袁簡肅公傳

袁貞吉字孔安號洪溪江西南昌人登嘉靖己未進
士榜公初姓袁 世宗皇帝御筆改袁爲袁遂蒙袁
姓公眉宇清森神情爽朗一舉一動卓然模範準繩
蓋實西江之宗派從學問涵養中得來望而知爲有
道之氣象矣其來守吾松也持已則不剛不柔不阿
不激遇事則不徐不疾不猛不寬而其接見士大夫
則不謂不驕不疾言不遽色未嘗厲威而豪右強宗
莫之敢肆未嘗峻法而奸胥猾吏莫之敢欺公第款
款愷愷汪然千頃之波盎然四時之氣喜怒哀樂尊卑

雲間志畧

卷之三

聖

無足以撼之即其是非臧否之介并辨中微而恒處
之以惻誠持之以簡默退焉若弗勝也者由其道可
使君子無犯義小人無犯刑昇年之間四封享安謐
和平之福而大吏稱其仁恕細民頌其廉明蓋自隆
慶改元以來東南稱賢郡侯如公者指可再屈哉次
年徐公文貞罷政歸里而新鄭脩怨于文貞于是海
蔡之難作郡邑之吏往往承奉風旨羅織成獄所在
雀角鼠牙諸縉紳家靡不受其荼毒首而公獨志挽
頹波挺挺中立即上意有所指授而激之弗動挽之
弗驚當是時裂冠毀冕之禍已成而復消士崩瓦解

之形已見而復定者秋毫皆公力也蓋公實有識有度不刻鵠以干譽不說隨以從時其培養元元與之休息者無愧古之愷悌君子而所注念尤在興起斯文一遇考試之後必欲羅俊髦而收之彀中殊切竊寐求賢之意季有試月有課悉爲之品騰題評而吾鄉如方學憲衆父唐宗伯元微鍾給諫履道章工部公親以及于余皆其所甄陶造就就刻有品士錄可按覆也而先後童子之試一拔董玄宰太史再拔楊彥履官磨並賞鑑其文而優待之至爲贈遺館穀而當其送學之日捐俸設席于黌宮而盡免諸生舊例公

雲間志

卷之三

三

堂之費非公憐才愛士能有此乎後公爲南大司馬門下士往謁者無不數日款留與公子談文評統視吾松學人士不啻家人父子然而叔子時章甲午舉于泮又告松郡侯李公易齋叔春爲司理時本房所取士此其師生文字之知在雲間江右殆亦有風緣矣公官至御史大夫享壽八十而終謚簡肅

上海令景雲貴公傳

黃文煊字德華號景雲江西南城人以嘉靖壬戌進士筮仕爲上海令公弱冠卽有異材有文章之譽舉鄉薦第一人其登第來知海上事也豪客秀美氣宇軒翺望而知其爲神君健令矣性謙恭和煦折節下賢接見縉紳先生雍容有禮且訪問閭閻疾苦有當者卽見之施行縣故煩錢穀多弊數而公勾稽冊籍摘條隱微剴刺搜奸吏胥莫能上下其手凡諸臺所下詞狀及本縣准行者皆限期拘攝其人至則披讀記牒片言而剖曲直是非不爽毫釐而亦不停時刻

雲間志

卷之三

三

卽勝負殊科靡弗叩頭悅服所謂案無留牘獄無冤民皆公其有焉其意至干撫弱扶顛鋤蠹去惡有施歸罪曉彼人亦害其咎里中畏之莫敢發覺公訪得其情誦而立置之辟有沈友諒者素行無良甚至納兄女爲妾族衆懼其克暴不敢發聲公服知之以爲此人偷大鉅何可一日容于世遂具獄制之因囑中有庫吏史鑄者倭亂時乾沒錢穀無數屢勾攝之不至公故銷其符而史故賦長也每征輸必逞正身則稍寬其刑責歲餘人爭赴焉史鑄一日亦隨符而來公數其罪而貴之立斃之杖下蓋公上政事無不

勵精而尤加意庠序月進諸生課試之品騰甲乙悉

當其文時或相與商推古今蔬食與之同飯士以此
爭相濯磨凡經品題者是秋皆得入鼓而額亦倍于
往時論者皆謂公甄陶力云嘗置學田百餘畝以贍
士之食貧者而又建忠良祠修濟農倉飭廢舉墮縣
治肅然幾于海邦作又特與華亭令關中陳公春臺
邦顏並有賢良之望將指日臺省銓曹而公體素屏
弱時尚未滿三旬竟以民事動勞成疾不起士民如
失怙恃哭之極哀公當抱病日筆醫藥而猶躬親
簿書恐廢事此士民之所以哀公也公在任二年

雲間志畧

卷之三

美

有餘自俸薪外卽小物不取之民間實亦嗜蔬食水
第飲黃龍杯水而死之日囊無餘錢幾至不能成殮
世之長令有居脂膏之地而不自污如公者乎此士
民之所以思公而至今猶多悲緒也監司業已採眾
議祀之名宦祠而茲復擴其事畧爲之傳以俟作郡
邑乘者採焉

學博虞峰張公傳

張友舜字克賓號虞峰湖廣衡州衛人嘉靖丙寅歲
以應貢就選入爲華亭縣學訓導公體貌脩長神情
豪舉而性實平易謙和其特諸生徒有恩有禮凡執
贊見者皆倒屣或再三強之乃受退而廉知其家不
甚饒裕卽立還之雖暑冷如水而其室人日績麻事
刺繡以供朝夕有乞其郡邑若聞者輒不應當時郡
邑大夫如豫章襄公洪漢司馬畢公崇野憲使咸加
敬禮不以首肯先生而公以此爲監司所重屢
膺薦剡三年而擢廣西之全州學正隨陞廣西柳州

雲間志畧

卷之二

美

府象州武宣縣知縣象州舊有洞蠻往往出沒倡亂
而至是益橫道路劫殺人諸臺相聚而謀有主勦者
有主撫者議論紛紛不一公謂勦之可以示威而撫
之亦可以示德然與其干戈從事塗毒生靈不如撫
之便當道是公議而難其人往撫者公毅然請往遂
足馬馳入蠻洞中反覆諭以禍福利害謂撫則撫耳
不則旦暮提大兵來若屬且無噍類公語言響亮聲
如洪鐘而意氣又復慷慨諸蠻聞之懼入告其酋長
單伯全酋長亦懼相率倒戈出降稽顙厥角若崩誓
以必不敢復反而漏賊陸法過者又用計擒獲之自

年來跳梁之輩一朝而定矣他若廣積儲嚴保甲歸
校土復流民種種皆有實政臺使者爲吾松陸萬鍾
敬齋公既奇其功勞又壯其膽畧遂具疏薦公而後
卒以平蠻功內徵爲南道御史拜賜文綺白金
磨一子世襲百戶公在南臺翩翩身衣冠非復曩
時博土章服而時亦屢上封章感憤言事若然杜下
史風凡爲華亭門下士至留都者無不走公臺端謁
見而公亦無不延接款留叙某時師生之情歡然如
故且爲抵掌傳述宣廣時卑騎見虜狀誠欲爲國
家効死力出一生于百死中以圖萬一之有濟而不
意徽人之倖獵成此功也語已輒相對歎歎其浮大
白公真有烈士肝腸哉歲丙子鄉試公爲監臨官中
外廉惟勤惟勞時論賢之當是時公不以資格自小
而當事者不免以資格拘公亡何有僉憲之轉公聞
之自謂千分已過夫復何求遂致其政歸矣我明
惟王文成公定寧藩之變封新建伯爵爲本朝第
一名臣而公以文士勘亂不頓一領甲不費一鎊矢
能使苗夷悉平身爲臺諫憲司而子亦得以襲封門
祿此文成以後所僅見者公亦三楚一異人也念惟
公以我華學博起家故授簡而爲之傳

雲間志畧

卷之四

郡守朱泰巖

華亭蕭謙山

華亭鄭謙山

郡守賈春客

中丞海忠介

學使耿恭簡

司理陳楚石

郡守閻月川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二守吳少麓

青浦屠赤水

青浦羅柱宇

華亭陳葵自

郡守喻楓谷

壹

雲間志畧卷之四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韓輯

郡侯泰巖朱公傳

朱茹宇以彙號泰巖四川廬州人以嘉靖癸丑進士由部郎出爲松江守公爲人明敏沉毅磊落有大節無世俗嬖媚之行下車時問民疾苦舉所便者行之未嘗遠巡巡亦未嘗燬煜杰杰御下吏以嚴臨小民以信遇士大夫以禮而待青矜子以恩跡公度量汪洋真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搖之不濁至于得失升沉榮枯寵辱之境輒引義命自安庶幾哉中立不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一

倚者此其處心行事皆從涵養學問中來卽榮諸聞道公豈獨以才幹過人者耶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以爲可否卽捧檄無留牘而侃然有所持議矻若砥柱之障濶以故大吏亦信而敬之公之能伸其志行其道者以此丁卯歲學使者天臺耿公宜興調考生儒四府遺童告考學使欲收之爲常守李公幼滋所阻遂不果收常童不勝憤憤羣聚二三百人伺李公出院譁然罵詈飛瓦礫擲梨果亂擊之李公大損威重乃嫁禍于松進稟學使公當堂力辨其非云如是松江童生當擊松江知府何乃穆而之常州守

也又與李公面折不少屈學使者亦以公言爲是而耿與李同鄉且先入李言屢屢行牌拘攝公竟不容就逮一人卽提吏書亦漫弗爲應吾松之儒童得免鞭笞縲絏之苦者孰非公力哉且公居官清正自持絕無炎涼態時董宗伯初海傳策建言謫戍家居公時往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其家奴有犯必以法懲之意亦有所不滿會大計宗伯適起爲考功王事太宰將以不諱處朱公宗伯大呼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出貴鄉相公之意公試與之講解何如宗伯曰始少需之隨謂文貞道朱守當番狀文貞曰此公何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二

華亭令崇野菴公傳
菴廷璧字祖雍號崇野江西之金谿人以嘉靖乙丑進士來爲華亭縣令夫爲令者或飾簠簋以示廉而干村諍則不足或工棹擊以示健而干寬厚則缺如懸蒲可以示寬而干法網或疎鳴琴可以示簡而於嘉肺或鬱甚矣令之難也今而華亭之煩劇尤難也令華亭而在執政之鄉又難之難者也公以金谿道學之派而領華亭民社之司其政大都信心而行載理而出卽臧否是非不能爲之動毀譽禍福不能爲之搖者凡兵役錢穀農桑水利之事千里之內皆輻輳旁午請裁于公而公以勤敏精明欲取辦于聆昧之間而爲之理具一獄案則民惟叩頭警服而不敢吐片詞具一文移則吏惟倪首受成而不敢訛隻字具一役籍則賦長惟如期輸納而不敢遲滯須臾未嘗握桑孔之籌而不能欺其毫髮未嘗懷義審之挺而不能造其楚筆以福接縉紳大夫而亦以時見憐士弟子事間因革不難設帑求之言及文藝不難聽履受之獨是有所居間有所干求者輒逡巡而退其嚴冷孤零之氣令人可望而不可攀可親而不可迫也時文貞方柄國在 朝公選後行時謂而有請文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三

貞語以母縱吾家宗人母縱吾家奴隸即吾亦不通一札兒子亦不達一言公于時唯唯受教而至則服膺前語無敢忘故宗人奴隸中有犯法者公動以三尺懲之不少假詞色而又有憑社之鼠假威之狸公密訪而得其主名至不敢以形影見當是時臺使賢者雅重公之爲人然亦欲令之稍貶而公義不變塞愈益以直道行之若曰榮進有數吾豈能爲繞指柔也一日諸邑長會于吳門有報者捧部檄至云兩郡行取有二臺二省二部其他皆遷謫有差函未啓諸邑長咸相謂臺省中孰先華亭者及啓函而公乃得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四

降開州倅無不口相禁指相咋也而公恬然不以介意蓋公實有守有才無隙以供彈射而一口之譽不能勝數口之謗故有此謫也公進謁兩臺辭別兩臺皆驚訝擬爲保胥公謝否否輒束裝行不三日而部牒又議調江陰公曰開州業已奉旨吾其先開州而後江陰乎兩臺曰江陰久無令銓曹故重君耳公曰如郵符未至何兩臺曰我其以一紙牒代郵符亦何妨之任也公知意不可奪遂之江陰而蕭蕭行李僅載圖書訟庭有鶴一頭亦不携去邑之人爲公舉爵不得者皆嘆息擁道送之而余與吾友彭欽之錢

摩陽董玄宰楊彥履數輩皆公門下所獎拔士率舟送之吳門盤桓累日第以魚肉菜腐款飯吾黨又欲送之前途公且垂涕而言曰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與子辭矣于時相對黯黯遂分袂而返至今追憶之公非清白吏根器人安能有此恬澹風味也當公在事時楊中丞豫孫之弟井孫者夜僞爲盜賊持斧而殺其嫂張夫人公時以公譴同衙途值其家人執燈告變者立命導從往中丞家前後檢視出入處井驗夫人殺傷狀而令井孫輩晨具辭以聞顧熟察其有異色佯好語慰之去日翌日再訊至第三日入見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五

公忽大呼拍案云眼前已得罪人何須他捕井孫戰慄不能已已遂具訊牒銀鎗銅之獄中擬大辟不赦此又公神明之政不令奸人落膽而死者雪冤平且無論其他即此一事可以卓異稱而奈何以不及調也可數也其後公論大明旋擢南吏部郎雅爲公卿所推服而會海忠介以新鄭意指修郅於文貞公諸忠介侃侃爲文貞父子表白其無他忠介色動意不無快然而公不爲稍誦語問之文貞文貞鄧詩扇頭爲謝曰公非特我父母而始終我知已也公竟坐是不得轉卿寺量移潁上備兵使者朝議趨之欲以

不次遷公開府而公引疾歸矣優遊於下三十年享壽八十有六而卒居鄉有道義之望學者仰之不啻北斗泰山而楊董二太史豫章王考皆迂道謁公公皆款留無數味之設歡然道故信宿而行歸述之不覺歎服咸稱吾師真正道學云

華亭令謙山鄭公傳

鄭岳字峻甫號謙山閩之長樂縣人以嘉靖戊辰進士爲華亭令其人器宇端凝襟情樸畧咲頰必愛舉止必莊望而知其爲篤行君子也既視事日坐堂皇之上惟穆穆落洛問問醇醇不見其作爲而亦不見其喜怒吏胥門隸諸人群而環伺其側咸指而議之或以爲顚愚或以爲未諳或以爲書生而其接見士夫也亦寥寥數言不用多多許語第一茶一揖而退亦未知爲何如人一日謁見徐相國文貞公談久而別文貞退語人曰此君有才而不露其才有用而善

藏其用他日必賢良令也而人猶未之信也一月之後忽集其吏胥輩庭召而諭之諭以所送牌票何者當發何者不當發狀詞何者當訊何者不當訊錢糧何者當發何者不當發上司文移何者當緩何者當急何者當詳請當督申違錯者小則罰跪大則杖責又大則問革胥吏門隸皆頓顙愕然歛手屏息而文貞之所云不露其才善藏其用者至是累驗矣于時與諸士大夫見輒又諮詢政事之因革損益民生之利病疾苦有中肯綮者悉采納施行而其聽訟也一理法斷之必不以重罪爲輕罪小罪爲大罪是非

監直判然當堂即成爰書皆響服叩頭去其審役也
一按高冊編之必不以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貧
富肥瘠判然當堂即責認狀皆悅服叩頭去兩臺監
司有所坐催亦鎮定弗少動怒而譁焉而不爲亂怒
而激焉而不爲抗上操急不易紆以詭隨上憑陵不
炫名以利轄蓋大事化爲小事有事化爲無事者其
中所持定而其器度誠淵泓也暇則進諸青衿生日
事延攬而秀異者尤器重焉每月課文兩次公隆其
禮遇厚其供給以待之試必細加品題銓次爲案張
之黌序中若許銀臺樂善惺初金太僕從洋蓮湖潘
真閣志畧

卷之四

八

郡侯元和寅所錢明府大復肇陽與不肖某皆其所
簡拔造就者也諄諄教誨甄陶無異家人子弟卽後
召入爲黃門亦時時貽書相慰勞皆道義之言非世
俗寒涼語若公者非當代一循吏偉人哉莫中江方
伯如忠有言贈公而曰鄭侯冰蘂不溜介矣介亦不
矯案牘無留能矣能亦不矜出納必慎明矣明亦不
察而謂其有豈第君子之風蓋亦深知公者余焉公
門下士耳熟其政而目擊其人故援筆而傳公如此
當侯在事時一任忠誠惴惴卽大吏至亦不曲意逢
迎三年尚未列荐文貞公有意嗟植之而會新鄭以

閣臣行冢宰事時方修郤于公不能爲力乃屬一本
部鄉先生與新鄭交善者爲之斡旋謂近來舉劾全
不足憑如華亭鄭知縣實心實政獨以不善事上官
遂致失荐一縣如此其他可知新鄭信其言是以有
黃門之擢此見文貞之雅意憐才亦爲地方始終成
就一賢令可不謂休休大臣歟

雲間士當各

卷之四

九

郡侯春容賈公傳

賈待問字審甫號春容廣平威縣人公起家戊辰進士由縣令而徵入爲給事中出知懷慶府守懷慶踰兩年餘而會松守缺又移公之松公之守懷慶也三月而令具一期而政舉再期而政成郡稱大治所未終三年者閱月耳何以不能待滿而復量移公使更符以治哉上誠憫松元元非良二千石誰與共此而欲擇一二千石之賢已程能見効者嘉惠吾松而臺吏之薦公者跪入累函則安得不奪諸彼以予此而懷之人戀戀然悲其去固松之人殷殷然喜其來者

雲間志卷之四

也公既入境郡之父老子翁薦紳先生及章縫文學之士郊而迎之入而謁庭下則見以爲儼然具瞻于溫溫恭人之度有深羨焉不啻仰喬岳而觀景星矣既乃觀其行事又何循循辨以治也松民漸囂而趨爭競俗漸成而趨澆滴松事漸繁而趨叢控必欲責成猷頃朝督夕更其難莫有甚于斯除者而公一治悉得其要領而圖之蓄則鎮之以靜無煩聲色以爲民威嚴公不謂難也忒則示之以醇無務鋪張以滋我粉飾公不謂難也繁則矯之以簡無爲紛擾以亂我章程公不謂難也公惟深于理道舉其利病

弛張舉緩急之宜若疏分節擢而其行之也若駕輕車而就熟路者然第出其治懷之緒餘竟所未竟以終其素所蘊蓄之經綸故功效若是其速而先時以授事及時以考成其大較然也昔漢黃霸守潁川稱治平第一則河內爲之階而霸自未守潁川寬和之聲已動河內史兩賢之故漢京吏治之盛昉此公之懷慶固漢之河內也而公之松郡又非漢之潁川也哉凡仕塗由禁近補外者率矜龍局爲名高多所不屑而公以名黃門再麾而出守亦復益然謙冲不見喜愠之色此其度有大過人者矣當公之在朝也

雲間志卷之四

十一

長身豐幹挺然班行中人人屬目公以爲有古大臣風度而比至松與薦紳大夫處必劇腰腹輪囷誠絕不作貌昵面恭態公素善書法而署書尤其所長士大夫有求輒應禪堂古剎題額亦皆公手書卽几筵尊酒間灑灑然飲百杯而傾一石比于山公習家池上不啻過之此何臧王謝風流哉固宜公之超歷有赫而以福祿壽考終也是爲太守賈公傳

大中丞海忠介公傳

海瑞字汝賢一字國開號剛峯國初始祖家番禺後從軍于瓊遂爲瓊山人公生而秀頰風神迥異稍長即以聖賢自期嘉靖乙酉舉于鄉南應癸丑科會試不第而年已四十矣即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選福建南平縣教諭瓊世患黎欲爲經畫區處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請開道置縣以免征勦守戍之苦下兵部議覆獻圖說計宜燦若指掌而議竟格不行其教南平也以師道自尊每見上官輒長揖不跪上官色斂語侵日安所得

雲間志

卷之四

三

山字筆架末蓋指其居中聳立也戊午春還淳安知縣任新到秋毫不擾雖家僮亦令樵採吏書亦聽其爲農爲商縣多潘祠公踐之建爲社學時都御史鄧懋卿由中臺出理嚴政勢甚張諸縣令奉之如上供以符咒叱辱爲幸鄧將往齊雲牒所過指辭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鄧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鄧得書色變而竟以重公望遂罷齊雲行時已陞嘉興府通判懋卿嗾其私人論之改調吏部備典國如縣興國地故瘠流民苦浮糧爲累公條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量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尋權戶

部雲南司主事時 世宗尚玄脩因上疏諫其畧以

侈興土木爲竭民膏以數推廣事例爲濫名爵以師稱陶仲文爲非體以天賜仙桃華丸爲怪妄甚則以二王不相見爲薄干父子以猜疑誹謗戮等臣下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爲薄于夫婦不但以一意玄脩不視朝爲弛紀綱已也疏入世宗怒甚抵之于地已復取置御案批牘尾云此畜有比干之忠而朕非紂也已數月留中忽于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之直聲則已震天下矣 穆宗即位出公子獄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晉尚寶司丞四月轉

雲間志

卷之四

三

大理右寺丞尋改左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已巳正月改北六月陞右倉都御史巡撫應天其治主于斥貪暴擊豪強故吏多有望風解綬去者而權貴至有避地他省者貴人赍其門聞公至一夜易赭而黜而中官素驕橫驕從甚都以八人有與行公至即減去其半云所溢祁邑守令循舊規以素服見公論之曰朝廷之上見君父皆穿本色冠裳何用變服由是守令而下雖九品散官皆得服錦綉補見矣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海又淤塞不開至是毅然下開濬之令借支軍餉及調取賑濟贖贖及河工無碍銀兩刻期

責成查勘舊跡自王渡起至宋家浜共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二丈闊三十餘丈議咸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其計用工食五萬餘兩是歲大飢盜蜂起自河工一興畚插雲集不兩月告成而貧人之籍工食以餬其口者存活何止數萬秋毫皆中丞賜也而且上不費帑金下不煩民力可不謂公功德哉第謂吳俗貧富相懸欲使均平齊一故獨躬翼單赤而摧折豪宗巨室奪其侵田而予之小民有訟及者輒付之理而其出不時受詞于途至有納之袖裏置之轡中者亦復不禁無論其他即

雲間志畧

卷之四

故州公又占家亦多被按不少貸而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即申戶下戶有田一區有屋一椽者波而及之無不崇于訟矣故民間有耕肥田不如告瘠狀之謠幾成拾遺世界而何翰林元朗叢說云海公不要錢不怕死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鐵漢子只是愛民之念太勝豈知天下之民心固易動而難安者耶公之言曰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卒壞而不復惟有重奪富民田至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之下也故其令疲色撫全吳皆以清丈爲惡而致力行條編一法調小民顛沛之征徭令家戶而

戶視之而獨以貌志必行至府怨階而損譽望亦以此後又晉公都御史掌南院小御史有不當意處即撻之九列大老議論有不合處即面叱之而舉人撥歷按故事坐闕者一切不許當是時唯唯惟命無敢出一聲夫亦以公世廟抗疏獨以身當雷霆且不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其喪還鄉語曰蓋棺事始定此真直臣真廉吏也計聞上震悼又之爲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忠介總之如公者居官則端方有聲居身則恬澹無欲直道誠心九重可格清風高節百世可師讀其傳想見其人矣公又嘗自言曰寧爲天下第一等人無爲天下第一等官即此一言可以爲世法

督學使恭簡耿公傳

耿定向字端之號楚侗更號天臺湖廣麻城人舉嘉靖丙辰進士公生而天骨多奇與凡兒迥別識者異之及長就師傳雋業有談及文成良知之說者公即從旁置對言言有合道詮已驚其宗人長老矣比習舉子業有深湛之思而特徒以聖賢自砥礪其志不在溫飽亦不在功名也及登甲第而入徵爲御史督學南畿公素有聲望學人士皆以山斗仰之命下之日南中人士之望公有如望歲追公之任金陵即勑立清涼明道二書院與王龍溪先生輩及所簡拔士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如焦弱侯太史講貫其中闡明洙泗伊洛之旨大率務平實而詭妙玄直于病源着力湔洗一有論議皆自心得躬行發之而時欲立師道以正士風日惟誠心潔已正色直詞以斯文爲已任每一府考試諸生必躬歷其地出經書三篇或副以一論一表一策經書義皆取正大清新若繪句絢章離經叛道者攬弗錄也而若論若表若策亦皆本源六經根極性理綱鑑須有實學實用非徒事吊詭華飾之談當時文體粹然一歸于正而其所嚴重者特在德行一士子有浮議公欲黜之而獨賞鑒其文令之八閩預試且諭

之曰若今歲不得雋必無幸矣于時甲子之試遂得登名賢書而公聞之不勝色喜此其委曲造士作人則亦何媿其爲師範哉而是年鄉薦者皆公首拔優錄之彦翕然以公爲得士能知人而公繫贈之對聯云雖由此脫泥塗莫遂忘窮秀才寒酸氣味就如今登要路須常記聖天子作養洪恩此公初第時所自勗語即書以最其門生輩公之德念又何深也試已公且貽書政府欲請一郡以自效政府必欲留之以成就此一方人才又復任三載丁卯之試其知人得士之譽不減于甲子督學時蓋公前後在南畿六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七

年而士子愛戴之如一日公之撫南中士子亦若家人父子然後公爲南畿都御史余偶入都謁公公留款飯乘間請曰某爲童子就臺試時少不檢點將孟子題一篇寫在論語篇前面亦蒙老師收錄泮遊門生以此有沒齒之感公曰吾們做提學官看文字只看士子文氣後來是長進的便取那得于題目上吹毛求疵抑此言者鑑空衡平必無失士可謂真提學矣當公初第時曾往謁大司徒方公勵菴一權關主事亦在坐方之顏色畧不及公公殊以爲悔已而方公問主事曰孔明襄陽人其居南陽何意主事不能

谷方公曰南陽當道路之衝彙係往來必經之路孔

明蓋有意攬耳公官關上豪傑往來必多亦宜以
延攬爲事異日者或可備 國家緩急之需如徒以
書帕交際了却人事而已也豈所望于關使哉公以
此心服其言始無悔意方公送主事出門耿公復留
坐定因請曰晚生初脫草茅特求老先生指教方公
厲聲曰說甚麼初脫草茅幾曾見舉人進士胎裏帶
來的遂不敢再問而別公嘗語人吾初進氣識都被
方公一語打喝下來爲一生受用得力處公于先輩
之言拳拳服膺如此公家居士子從游門下講學者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太

建滿戶外時公之弟楚狂公定力已登進士第矣而
有賓客在坐或無應門之童即令楚狂執茶以從恂
恂奉命惟謹此所謂家庭之間肅若 朝典者亦非
近世士大夫家所有也後楚狂亦爲南操江都御史
兄弟世濟其美云公沒得謚恭簡

郡司理楚石陳公傳

陳薦字君庸號楚石湖廣之祁陽人也由隆慶辛未
進士授官爲松郡理刑余觀自古論治者大都以吏
爲師而亦以儒師吏故名法家々與儒爭衡而當公
來理時東南諸郡政稍急吏亦稍務更張轉相創懲
以免督過不暇而奚暇語儒公以三楚之英舉于鄉
第于春官兩爲多士冠而其體凝然其質粹然其器
度冲然夷然固恂恂儒者也而公則綠儒衍以飾吏
治始在事輒檢獄中立思障顏波隱然不吐不如之
弊其于世之所謂深文巧詆鈞棘擣撫者公弗謂能
而獨以豈弟忠誠一念調劑其間而行之諸所入白
大吏出與小民約法更始者一秉之平至公至明較
若衡鑑即公音響如洪鐘狀貌如處子檢押如儒生
而滌展潔躬危言正色應机立斷摘發如神每一獄
吏抱牘上公必反覆訊至于再三不得其情不已有
所株連者立散遣之而所具爰書雖老吏猾胥舞文
巧比者不得操短長爲之上下其手兩臺諸監司亦
有以獄嘗公者輒意喻色授欲生之而于法不可生
欲死之而于法不可死者公斤斤惟法之是持而亦
不阿徇上官湯爲轉移捨縱以故訟堂之上無留牘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九

園主之下無冤聲而公之耆望日隆隆起矣蓋公自守道落官而外不知有人事交際而間一延攬見賢士大夫未嘗濫容褻貌也自飭法明刑而外不知有錢穀農桑而間一代庖視管鑰苦務未嘗碎語厭心也自造士作人而外不知有冷暖寒暄而間一考試遇青衿諸學人士未嘗逞色疾言也他若賢漕而漕理閱武而武閑一時寮屬以至衣冠軒冕父老兒童莫不倚公爲重而公方俯揖讓之節秉謙虛之懷德而不居爲而不有此所謂以儒術飭吏治者公之所以爲公其在斯歟癸酉南畿聘公爲同考試所收皆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三

名雋而解首出自公房非公經學淵闊恢天網而羅之何以得此髦士是又公儒術之一驗也當公司理時目擊吾於兌運爲南京衛奸弁克卒所持士民不勝忿切意更張之而後公以中丞節撫淮耆老王夢宣輩滿切具呈以請余與錢肇陽舊爲公門下士亦折柬相問遂得知請改樹派大河泗州淮安楊州高郵四五年間受公齎幣之福而自公行後邇歲以來彼衛復實經此黨格不得行適公之德意則已深矣先後理吾郡者公爲楚人某公爲閩人公官撫淮上而某公亦撫應天公撫淮上則于漕事變通舊規

爲之改移諸衛卒伍某公撫應天則于後事樹立新法爲之奴隸諸鄉紳公以并州相念恐覆露之不足周而某公以怨耦相看恐疾仇之不足人情之厚薄相懸星淵而霄壤也一至此乎今公優游林泉享有福祿考壽近膺新命晉秩大司寇而某公謝世之後其子以不法事遂至蕩產傾家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其弗信夫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廿

郡侯月川閻公傳

閻邦寧字子固號月川河南開封源武縣人公舉戊辰進士以萬曆七年來任吾松古心古貌體幅無華其治率好安靜不擾務持大體而畧苛細行之雅意撫循小民真如父母之字赤子乳哺顧復者然有染于獄僱于刑者公常和顏色導之寬法網貸之必欲脫之患難而後已即牢獄中人常存矜恤之念飢給之食寒授之衣也每與縉紳大夫交及與膠庠士子晉接必加敬禮未嘗有嫖貌疾言獨其待屬下吏頗覺嚴峻當是時楊公雲樓東野令華亭教公南濱選雲間志畧

卷之四

十二

令上海屠公赤水隆令青溪並負循良重望而公絕不少假辭色文移應對間稍不當意即加呵叱甚而罵詈三大令意殊不堪而亦以此嚴憚之公居恒布衣蔬食蕭然如儒生耿介特甚非但不入苞苴即謁遺毫無所受司理范公岫雲守已一日持一小盒云欲獻太夫人公取視之惟澤笋二莖山藥一株嚮橘四頭風菱廿隻公即稟命太夫人欣然而受二守三守知之明旦俱備羹果盛禮送進公聽然帖亦不受矣時太夫人年九十有三公孝事惟謹休衙即侍飲食左右不敢少離而至春秋丁祭必率僚屬齋宿學

宮文廟中樂器禮器俱公儲葺使治氏爲鍾王人爲簫梓人爲琴爲簫爲笛爲埙爲篪雕人爲柅爲啟羽人爲翟縫人爲摩令樂舞生習之自是先師之廟無敢置奏亂動者第公年高善忘嘗遺一舞文吏不至會退食逐書姓名于歷尺上吏隨抹去下午升堂則已忘之此亦老態無足怪也公雖性仁慈然執法處又有凜然不可犯者楊井孫殺嫂事前屬縣令君按問已擬大辟成爰書會卹部至井孫思卸已罪所以營謀者百方卹部竟脫其桎梏已發歸家而公聞之即往白之卹部曰楊井孫不殺天下無可殺之人卹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刻仍禁之獄而井孫在縣獄中又謀從郡獄郡縣兩欠越獄皆井孫教之彼惟安坐其中以鼻臧罪緩死公大恨之密揭按院特遣一牌提至吳門法場棄市至是罔圖始得無虞矣論者稱公事毋孝居官廉持法公養民惠松郡故多賢良太守而公其一人也當公在郡時吳岡卿懷野公烟庚辰登第不待廷試而歸謁見時以忠靖冠服錦繡而往公一見曰此何章服出于何典嗣後懷野必以儒衣儒冠見蓋公之正言責善有古人風而岡卿亦且服義奉教惟謹附公可謂兩得之矣父老有談公孝者太夫人寢輿每

以鐘聲爲度夜鐘鳴方就寢曉鐘鳴卽風興而公命司鐘者夜則鳴鐘早曉則鳴鐘遲蓋欲太夫人晨省多膳以養壽命之源也卽此見公之許大孝思矣然則公其循吏而孝子也哉

雲間志卷之四

郡丞少巖吳公傳

吳三省字省吾號少巖河南洛陽人由鄉舉筮仕邑宰萬曆九年同守吾松公以簪纓世冑起家洛中而恬淡清真一秉之所性自奉菲薄啖糲食而服浣衣數日不具一肉經年不製一袍在郡幾閱寒暑絕無問餽苞苴卽有之視之若浼曾不染指纖毫衙齋內視事吏抱文牘須署署久第啜一茗或啜一湯已而退食私廨習以爲常其兩視邑篆亦如之間有供餽餅果實者遽叱之去凡所沐省供億止無名之科而去不經之費者吏民習于不擾第相與安之而忘其

雲間志卷之四

卷

爲公之節有縉紳大夫交公者知其奉身之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而不知其習與性成抑或知之而未盡也當是時公惟誠心愿質坦衷直腸不爲赫赫之名儼傲之節非若材辨敏給者之外務標揭以要民譽而結上歡故諸臺使亦無識公薦公者而撫臺古林王公某則且入公彈章矣余丙戌偕計入都門同陸君策萬言往候姚江張公喻齋集義時張亦爲孝廉上公車未任華亭令也候張而并候其婦翁憲長胡公維新雲屏方叙通家之誼款坐留飯而會邸報至閱之則吳郡丞姓名已在貪墨之數余兩人不覺驚

青浦令赤水屠侯傳

駭具以其廉狀白之憲長公憲長曰如是君也果廉吾當以公道白之內臺趙公麟陽吾好友素取信吾言者第不知郡丞何如耳兩人又具白其狀而張公喻齋從旁戲言曰得非孝廉之居間丞故唯唯奉行者耶余曰不然無論吾党孝廉即鄉先生顧要者或以事于求十不得其一二蓋實恃其親身之廉故絕不通請託以私情言之此公乃強項老人以公論言之此公乃直躬正士遂長聽以請諸剴刺不休憲長見余陳詞迫切義氣淋漓遂唯唯且曰余故言之第須雲間諸孝廉至朝房具一揚上之內臺公更覺妥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七

當余兩人遂約同袍三十餘輩持揭入朝房備陳其居官廉狀以爲是宜得薦而反得糾恐海內良有司聞之解體趙公遂慨然俯聽及榜示平調後得補兗州郡丞夫王撫臺與胡憲長皆古越人而撫臺一踞出于含沙之口憲長片語出于點璧之詞而吾郡諸孝廉又相與白其妻非剖心瀝膽以明其無他也且不以彈章去官而復公原官如故僅易地而使之臨民也此足以見人心朝論之公矣然余終不使公知而公亦不知人亦不知茲因傳公而及其事如此此真無所爲而爲者庶幾彼蒼知之耳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其

屠隆字長卿更字緯真別號赤水浙之鄞人成萬曆丁丑進士釋褐令潁上以材能調青浦自嘉靖二十一年從按院舒公汀所奏割華亭西北二鄉上海西三鄉立青浦縣于青龍鎮而以三十二年科臣議廢至萬曆元年郡人給諫蔡公汝賢奏復移治唐行鎮邑令石公繼芳勸建城池六年公爲令復請割華亭集賢鄉上海新江鄉之未盡者以益之編戶二百二十四里于是與華上畛立而爲三縣矣然其田終自饒瘠其水每多氾溢其民皆驚悍而隣壤錯居無不見難者夫割難治之田遣難治之水難治之民而撫難治之邑雖趙廣漢之機慧黃次公之循良且不可以善治而況其他乎侯以健令神君再當煩劇其丰標嶽嶽其議論錚錚有駭罵伊周鴻毛管葛之意譬之神駒風駭霧鬣一日千里而無難者既視事則議戒賦額議疏河流議招流亡議創奸究請之諸臺使畧見施行而其捐循勞來欲起罷民而保全之者何啻拯溺救焚公政大都以不察爲明以不虐爲威以不矜炫爲聲華以不擊搏爲治辦而又寬和豈翁浦真赤行之使人見惻誠而洞底裏陳牒者得情弗

喜創其無第立干桁楊服賦者如約輸將欲其無美
奇于升斗將使堂上無鞭笞之事庭下無叫號之聲
村落中無勾攝追呼之擾而侯則肅衣冠擁符篆偃
仰而臨其上婆娑而視其成即觀風使者之干旋與
他輔軒之使戾止于斯侯第令不乏侯騎供具而已
時江陵柄國檄天下郡邑清吏量田郡守闕公月川
奉行惟謹每呵晉邑長侯不以介意從容應之冊成
守復訝其大出餘田仍歸原號攝掌計吏往侯肅衣
冠先入府堂叱吏使去曰有錯誤我自承之郡守怒
未平語刺刺相讓侯正色折之曰此官長見謬非縣
雲間志畧

我爲我王爲王而賓爲賓也且有結布衣交盟雲水
社者人人意得以青溪爲外府以青溪令爲臨邛矣
當是時文貞公謝政里居聞之意若不懌者曰何渠
作令乃爾不令縣事廢弛擔閣耶而徐察之事亦未
嘗弗辦且閱其詞賦謂此館閣才宜登玉署金鑒之
席不宜使之爲令僕僕執手板向人而諸臺使亦器
重其才每覽侯所上文移皆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詞
亦咄咄稱之以爲漢長卿復出而時當水旱疾疫侯
有禱祀之文隨禱隨應王洪洲學憲輒亦歎服以爲
古有以檄愈疾而侯亦以文禦災良非虛語公有由
雲間志畧

以宦不達有纖介怨尤意而其家徒壁立亦未嘗一有所干余以此益深仰止乃知侯之令雲間僅飲青龍杯水常聞之父老云然而讀其詩有早知白首難爲客悔殺青溪不要錢之句嘆息久之此侯之實錄亦侯之自道云爾也

雲間志畧

卷之四

九

青浦令桂字羅公傳

羅朝國字維楨別號桂字江西新建人也公以祭未進士筮仕爲青浦令青浦廢而復興屬華上兩縣所分皆甌脫地故稱澤國而時又患水災田賦不能當兩縣十之三而田租不能當膏腴十之二先是令茲土者如石公總芳屠公隆皆留意刑翼之而民間尚多剥啄之聲不無顛顛之色侯方在事業已蒿目拊膺思所以起溝中瘠而俾肉之意極盡蓋視民之病瘥疾痛戚然若疥癩之在躬惟恐去之不速者亦既引爲時予之辜矣于是下令與民更始事有便者行之有不便者已之使者索舊賦檄書如市下公曰今且無歲亦且無民而又何賦焉縣官即急賦柰何不急民而迫之斃楚箒下乎卒爲緩之有田沮洳積歲多所逋負公謂如循故事取盈民將逃徙爲令者何策以勞來安集之乃白之兩臺請捐其逋更令得以錢代粟民始懽若更生戶皆復簪而通亦稍稍有所償邑之隸役輩皆四方流移無賴之子藉此以餬其口而飽煖其家有一牌西帶索無厭不啻虎狼而有犯輒鳥獸散去公廉知其姓名盡革黜之第用籍者而若輩始不能爲地方靈又嘗苦伍伯爲漁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十

有所攝對即屬之質成嗣此民不期會而赴赴者如集于其家而欲理者如理于其父母村中烟火望而鷄犬寧皆羅使君賜也凡公在縣三載皦然不滓義不以一介自巖庭如止水有懸魚置韭之風即諸僚屬曹掾亦相誠無犯墨墨且愧見使君靡不兢兢愛吾暴者諸臺使干旄所過不喜飭庖厨所供饌第今不乏而諸臺使者亦不以是少公蓋亦知公廉耳邑自公治後絕無胥篋小人隣有之而或移之青邑公曰吾豈養奸者而亦豈能誣奸非保赤子之義也卒爲之白其枉蓋公章使得罪于隣縣而不欲得罪

雲間志

卷之四

廿

于吾民真天地父母之心不啻覆載顧復民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固其宜矣論者謂侯之智可以摘發如神而不喜爲察侯之威可以鼓行如電而不忍爲暴侯之慈可以覆露如雨而不私爲恩其奇似張漁陽其介似汲長孺其有長者度似建慶而其文雅似司馬相如旋以治行高第徵入銓曹歷官至刑書登三事而躋九列事業勛名爛然可紀也而實起家吾松之青溪故傳郡邑諸大夫而爲公銓次其語如此

華亭令養自陳公傳

陳秉浩字浩然號養自江西泰和人也由萬曆癸未進士知華亭縣侯以豫章名雋恂恂儒生釋褐而爲華令望見丰采奕然識者知其必爲名宰而蒞任之次一日即視學謁孔子廟升明倫堂命士子講書時有講牛羊芻牧章者公聽畢喟然歎曰安得如牛羊然猶有芻牧之字焉今之視民且如螻蛄蛇必驅之死而後已嗚呼民易仇焉多士他日亦有民社之寄者其念茲哉于時諸弟子員俱頓手贊頌以爲此真父母之言當勸之貞珉與介石並傳侯唯謝不

雲間志

卷之四

廿

敏是日至縣堂事畢即接見諸士大夫訪問民間疾苦慨然欲爲地方興利鋤害剷蠹芟奸媿媿談不置而鄉先生中有述其牛羊芻牧之語者則又旅進而以父母孔邇稱揚之侯又唯唯謝不敏侯既坐堂皇視事又進父老而問焉曰得無有枵腹弗食裸體弗衣強項弗柔跣足弗息梗化弗協流亡道路弗歸者乎有一于此吾守土者之罪也于是勞撫字拙催科勸農桑核畝賦務休息蠲頌苛黜侈靡崇節儉錢穀有議徭賦有議經費有議次第舉而行之邑有重役克當者每至傾產湯家侯罷一切微徵交際諸濫用

所省者十之二三例故有羨餘以月進俸盡却之留
之堯庫中以佐元元之急民乃大魁俗多告訐大都
奸民從吏之而陰陽其間得佐証者以角必勝侯首
加創艾廉其最狡僞者掠治數人而餘黨悉還本業
歲大旱侯徒步度禱于天雨輒澍四境有稔荒侯躬
自巡行壠間帶星出入不敢言勞而庭無廢事案無
留牘雖簿領文移視他邑獨夥而侯迎刃裁之靡不
瞻舉暇則進邑之秀子弟談經析品莠文所甲乙品
題必精必當而弘獎之刻且有溢于功令外者蓋一
時士子蒸蒸鸞鳳矣念惟侯之廉介幾于啗藥飲水

雲間志

卷之四

三

而復時損俸錢倡興禮教若葺黉宮置學田葬貞女
廉節婦建四賢祠表三高士墓其風流標韻又壘疊
乎足衍也自侯下車以來僅周寒暑而境以內外無
荒蕪之土無飢凍之夫無勞勩疾痛之聲而亦無困
圖之冤無流離瓊尾之歎其時靡不安居樂業庶幾
有熙洽風豈不以牛羊字吾民而以梁肉啖吾民者
豈有祛螫蝎虺蛇之害而公之言至是驗矣令如是
是真吾父母矣而惜乎期月政成之後竟以外艱建
素旂去也此今日吾民之所以思侯而傳之以垂永
也第侯之嗜酒殆其性然晨起必飲數甌醕酎而

後出堂便覺氣體充盈語言爽快進退周旋一無缺
墜不飲便覺面目可羞形神自失不能視聽理訟亦
不能對賓客而見上官此侯之所以不廢飲也然飲
而不廢政事故自無妨耳每赴鄉先生之席一飲百
杯未嘗不辭即深更亦未嘗辭去玉山頽然此其人
當是酒仙酒禪幻而出世豈世間俗吏耶然亦以此
淹仕路而天年可惜也

雲間志

卷之四

四

清小嘗不特明氣其亦未嘗輟去王山陽然其引人
而不氣近事始自無故耳其其職去之者一則曰
不特其寬容而且其宜此則之所以不特其寬容也然
則不特其寬容而且其宜此則之所以不特其寬容也
山堂詩集卷之四

郡侯楓谷喻公傳

喻均字邦相號楓谷江西南昌人也以庚辰進士由刑曹郎出爲括州守左遷杭州一守旋得陞擢守吾松侯甫下車問民疾苦知松所苦者莫甚於役重賦煩則爲立稽歲入登耗國服緩急所繇兼日夜手筭條浮額之所當汰積累之所素匿者十數端議上欲更定之著爲令會有尼者不果行而副在掌故實吾松千百年永利也又當歲大水自五月初旬至六月既望無日無夜不雨其聲怒號動地其勢奔激滔天城中鄉落鄰里不相往來火煙幾至斷絕行者皆牽雲問志星

卷之四

聖

夢而渡居者悉負登而逃一時米價騰踊行袖爲空百萬生靈嗷嗷待哺公愀然曰吾忍坐視赤子相枕藉溝壑耶于是亟下令發公廩貯穀若干散之不繼又括諸司贖緩之羨益之又不繼乃爲文以告士大夫徽鄉之長老問左好義者令出粟出錢以待緩急問者亦皆樂輸因下三邑分部賑貸有差仍具饋粥以食四方饑者而二三不逞之徒譁然而起來間行掠里中公聞而駭焉勅華亭令單車馳赴以利害禍福諭之稍稍治其黨境內亦遂然時侯爲地方清具賦兩臺具奏於 朝陸宗伯特移書政府而余

雲間志星

卷之四

其

與申王二相國爲年家通家於許相國爲門下士亦有陳言荒政一書刻在漱六齋集中其幸而得請者以侯與邑侯之申文早發兩臺所上荒疏不在會計定議時也嗣後兩臺徵聞於之鄉村有不戢事會稿文章劾喻侯侯竊知之擬即束裝去而士民感侯抹荒之舉議欲罷行且相與計曰事且逼矣自惟喻侯貳杭時入場同考爲申四公子本房座師而申相國正當國得一相國屬之援手庶其有濟乎縉紳相與聚謀謂余于公子爲同年因趣星夜往吳門告以故公子亟趨而赴撫院前時撫院養病開門公子令人傳鼓遂延入具言之撫院即許馬上差人與按臺會稿勿具劾矣余亦促歸以書投進侯復書曰雲間士民無一人不欲食喻生之肉而門下何所見而陰爲之地耶後得按臺復書乃無恙然其事已聞于南中陸公五臺吏部有不能釋然于侯者縉紳又相與聚謀謂余與陸公有甥舅戚屬親且又爲公所素知欲拉余往余即走白下見陸公自喻侯狀公亦遂霽釋永消而余即從白下爲計偕還移書報侯而侯亦遂束裝入覲都下晤對時第述其事云云公未嘗舉手稱謝而余亦未嘗自以爲功不問其謝不謝也此

見喻侯之道氣可謂今人古心而余亦第爲賢守辨
明心跡曾無結交要譽之私焉不爲名教所擠耳故
因傳公而并志之如左其後公遷兵備副使不久亦
被論蓋公以文學飾吏治有詞賦事官而終不見諫
于當道此其故亦難言之矣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名宦

華亭項東嶺

司理李中石

上海顏嶧臯

上海許仰亭

貳守譚華南

華亭張喻齋

檢幕劉斗墟

郡守李思弦

雲間志畧 卷之五

華亭王懷我

司理畢白陽

上海徐觀我

郡守許繩齋

司理孫玉陽

華亭俞瞻白

上海李斗冲

雲間志畧卷之五

華亭何三畏士和甫編者 男如韓輯

華亭令東嶺項公傳

項應祥字維楨號東嶺浙之遂昌人也由萬曆庚辰進士爲丹陽令又爲蜀令而後補令華亭丹陽去華邑不五百里而遙聞公善政有日無何公以憂去比服除而華令缺華之人額手幾得公而公補蜀公未至蜀而華令再缺華之人又額手幾得公及竟得公而喜可知夫公操單舸自蜀來蕭然止閭門外邑之士民寂無知者比舍縣廨而望公肩宇接公營款玄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一

襟帶度岳岳丈夫也既視事則取錢穀籍召主者庭詰之若何宜緩若何宜急主者即欲左右其說以爲免穴鼠巢皆恐懼不敢詭對乃復召鄉賦長條示緩惡爲期與之約而遣之無不先期辦者則又取諸訟牒令吏抱之而上即數十牒立訊而立決之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率多緣情而施以法情或通于愚善而法必申于豪疆無敢舞文有所比附操舍者則又取田數役冊日夜預審之一一按區圖而諭知某肥某瘠某富某貧至期編審次第以役授之無敢隱情飾詞曉曉置辯者則又進諸縉紳及諸父老問比歲所

以早潦者何故早患在無所蓄而潦患在無所洩乎是躬行履畝得所謂股塘宜築築之支河宜濬濬之無敢怠畚鍤之役者以故竟公之任視賦則出納必清詳刑則枉直必判克役則重輕必當而遇水旱則蓄洩必有備而無虞曩令竭蹶在事蒿目橫眉極其五官之用而惟恐弗給者公且沛然游亦有餘即諸臺使行賑按部一時供帳雜出公亦無所張皇已先事庀具待夫豚公之庭清晝晏然婆娑鶴影而暇則詣學官與諸博士進諸弟子之秀美而文者相與商確古今勗以提躬操行語莊而色溫若披春風沐甘雨博士弟子又莫不人人意得也蓋公之令丹陽令蜀邑業已脫囊中之穎吐胸次之奇而至華則三更巖邑百鍊其才而出之又安所不中理察也者戴星亦理鳴琴亦理斯亦何事而不得賜璽賜金增上秩哉公召人為給事已奉簡書持節錢撫吳下舊子民引其至者真如雲霓而旋以病弭公行竟爲有力者所付吳下縉紳輩受其編役之荼毒以迄于今本知所從駕也以此知公與某公之一往一來則三吳之幸不幸矣

雲間志卷之五

二

邵司理中石李公傳

李楠字豫章號中石河南南城人以萬曆丙戌進士爲松郡理官理之視守若令其所分曹任事若錢穀農桑之屬皆無專司而所專司者惟是刑獄一事刑獄之款最稱殷繁而或郡邑缺將越俎治之所爲錢穀農桑瑣屑諸務者又皆屬我所司不能諉之使廢而且以一郡之理時來郵車歷諸郡間故司理之官基重諸曹非其人不可而當公未至郡時有言辦寬者有言辦嚴者有言寬嚴俱辦者未知公何如人而公既至則諸大夫肅衣冠而謁諸國人辦肩職足而雲間志卷之五

三

聲卑奏頭搶地而口籲天者能無一言誑誤而公有
鍛鍊成獄操直爲曲反是爲非者乎無之也健隸點
胥如帝如鬼稍不檢覈何渠不草菅吾民而公有一
二托爲耳目引爲爪牙令魑魅魍魎猶晝寢宵號者
乎無之也近而四封遠而四國覆盆思聰無告欲伸
而公有不慎詳比務平反令園土之中棘林之下匹
夫匹婦無辜而伏辜者乎無之也公惟明允故所受
詆牒獨多公惟寬仁故所裏獄情獨確重者輕者大
者小者可疑可矜者公不以纖毫成心客氣有所膠
固其間而他若以生罪入死法以微青惟大辟者公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必不爲而人亦恃公以無恐以至簿領靡弗精巡行
靡弗速代庖郡邑諸務靡弗受成而隱幽靡弗上聞
德施靡弗下究自此而諸大夫而國人而左右同聲
賢之萬口如一人五年如一日矣蓋以公之忠信明
大惠愛威嚴能爲烈日飛霜亦能爲和風甘雨能爲
鴻鴈攪雪亦能爲威鳳祥鸞一切張弛撻縱弄丸承
嗣于不寬不嚴之間以臻此極治之理非真篤行君
子其孰能辦此者耶後公入徵爲輦下身史而出按
爲浙中烏臺聲稱赫然卓爲縉紳冠冕而松之人公
在則愛之敬之公行則攀之攀之公去則尸之祝之

而今日之鋪張揚厲固實秉彜好德之公而非阿私
所好者也往以刑官起家我信通顯者每視舊遊如
故鄉見其父老士大夫輒歛然道舊而李公見雲間
人獨少一段弄州情款人每以此病之余以爲公天
性疎落固然無足爲怪然猶不似閩中某公以摧殘
縉紳爲快者嗟嗟彼獨非刑官起家雲間者耶故特
以政事追惟李公而爲公立傳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上海令峰臯顏侯傳

顏洪範字中起號峰臯浙之上虞人也登萬曆癸未進士爲松上海令上海素稱劇邑戶口不下數十萬計帑錢亦不下數十萬計簿書填案訟獄盈庭而里巷之豪徒胥之猾又緣鑿而起轉相窺伺其間最號難治侯至則矢志當官洗心奉職嘗自念以書生叨第奉簡晉分符茲土一或自暇自逸無論家修庭壞其如鯁曠何且計爲令者聽訟難也催科難也事上官撫下民難也人之口與入之情所以調劑之尤難也侯不以難者自諉而以難者斟酌其宜於堂堦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六

之間又操縱其權于耳目之外絕不敢以纖芥私賣示人倖端於是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去其稅之無名者斥其吏之無良者汰其與隸之無賴者而又懲其間左豪右之尤無法者且時時撻發鈎擻中人之陰若神鬼然卒令家聽戶視豪梟無所撓而竊賊無所處縣門以內以外不聞急步疾呼以至大役大徭無復浹及窮簷之族委巷之氓而兩造具陳曲直一衷於法得公隻語片言盡吐其隱隱之肺腸以求迨三尺之不服鄉市之民踴足公門者一覲面而識其人一識而知其各姓記憶輒不忘而小事理解大

事斧斷耳受目攝口訊手批人竭其五官之職而恨其暑者侯且饒爲之至其賓禮士大夫俯仰中程高下中度而暇則進青衿子談藝論文所獎拔皆知名髦士若邑乘一編則又侯俸幣致詞聘禮者碩躬親鉛槧而輯成之翩翾乎信史足述也蓋公所不能授餐者若而肝所不能終寢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葦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寒暑所歷寒暑者若而年總之自宰帷以來三年而當報成五年而當陞擢竟公任無不理之訟無不輸之糧無不獲之民無不信之上而亦無不調之口不調之情真可謂神君茂宰而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七

跡其終始在官的的清白皦然不滓僅飲黃龍一杯水又可謂廉吏哉雖世家貴姓有一二玩愒者不得不操三尺繩之而後且事悔以爲束之太嚴及其爲御史左遷而後每言及之謂臨政者宜寬嚴相濟談往事懷恨不休齊州故鄉之情惓惓可念耳蓋公負鄭玄之腰背列崔瑗之鬚眉風神蕭蕭了無俗氣至余司理古越時侯以比部郎居里而見其所有若磨舍數椽所有者圖書一匣夫然後益以廉吏信公將申久要之誼以永托鑑鍾而無奈其賁志以絞位不登卿寺而壽不躋期願惜哉

上海令仰亭許公傳

許汝彪字元甫號仰亭江西之湖口人也侯以萬曆丙戌進士由常山令更符而來令我上海侯性資爽朗罷宇瀟森凡提躬蒞事動多程之古人又必以赤心白意交注而出之邑故健訟而侯處之以和平邑故鬭爭而侯待之以鎮定邑故凋瘵而侯處之以憐憫慈祥甫及蒞而德惠秀流民用閭閻四封之內翕然有父母孔邇之歌矣如是者三歲于茲旋丁內艱去邑人計所以晉公不得復計所以頌公者而即建祠肖像勒石以代口碑未嘗一日忘去後思也辛卯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上海令缺而侯正當服除待補闕下邑之籍紳大夫宦于京而其民以役以事至者咸拊膺搏額而呼曰天乎天乎安得徵幸於今如惜寇故事得此神君以終惠此土乎於是數萬人相率請命具疏聞之王爵氏而王爵氏廉知侯賢竟使之再握符治上海令下歡聲如雷謂昔賢西門豹者再爲鄆令傳僧佑者再爲山陰令賈郁者再爲仙遊令而許侯不啻似之其拭目以願觀德化之成者踵相接而聲相和也公既至海上則父老提漿兒童騎竹婆娑而出迎於郊邑而相告語曰是父母也非卽曩所撫我者耶而侯

且從容就理卽以曩所治上海之治治之其聽斷非不能鉤當摘發乃仍欽而弗庸其惟科非不能剝啄追呼乃仍黜而弗事其編役非不能鞭撻摘後乃仍徐而弗亟其敏捷非不能毛舉鸞擣乃仍韜晦而弗張其明威非不能電走雷驅乃仍哀矜而弗忍侯於小事剖分大事劈畫兩造具備惟以單辭片語平其統而解其紛受讞者往往咨嗟歎服以去又或以狀批付被告令其自爲處分不盡付之爰書也而於徵發期會絕不務煩苛之爲嘗乘敝車靡馬從一二門隸躬行阡陌間與細民相勞苦享脫粟而啜土硯第雲間志畧

卷之五

九

呼賦長責成之非必朝夕嚴譟而輒輸者爭先人矣踐更之役窮簷苦不能堪而侯居恒坐堂皇之上時進鄉人之赴理者供稅者問以其富某貧某盈某縮胸中已有成畫雖巧於趨避者其誰能遁之蓋侯以仁人長者之心養清靜平夷之福寧爲威風祥鸞和風甘雨而必不敢恣意搏擊以傷天地之和民有罹于罪而投于法網者公惻惻然若疚若恫若蹈水火笞不數人人亦不數下雖古蒲鞭之化曷以加焉當歲早而公精誠禱雨則輒雨當歲澇而公精誠禱晴則輒晴其政之最善者如甃內城增敞臺築捍浦塘

減省橋頭斗級諸重役使民有所恃以無恐得保餘
生而時方西孽虜東孽倭舍庚日減而侯且暮
則劑其間數數爲民籲請幾于古敵髮焦不難以一
官爲地方捍其籍紳士大夫則侯故所禮貌者也其
庠序學人士則侯故所甄陶者也其田野老叟閭閻
小民則侯固所矧翼而拊循者也地與官習官與人
習雖豪家之櫺檻屢櫺編戶之藩籬烟火無不熟之
胸中棲指可數而亦非有所惡憎覬取一介於人公
惟薄鹽贈之味服浣滌之衣篋篋不入于門包苴不
入于室而自公退食之暇侯嘗側弁而哦身不修邊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廟門事亦不侈更張真若以王伯操家素而慈熅哺
嬰兒歷六年如一日而總之則又九年如一日者藉
今侯官舍其官而土直其民夫安能有此哉侯誠穆
穆焉若堦泥史所稱惻惻無華者也侯以一人兩令
海上而海上以一邑兩令我侯獲上久信民深仰以
惻惻焉者故其治平之效而公不以積薪爲嫌亦
不以速化爲幸蓋自南銓部之擢翔翔中外歷官以
至爲公爲而始之頌侯也寧知侯之再來後之頌
侯也入寧知侯之官至此一以公心直道戀戀依依
如家人父子而侯之待海上人亦不啻家人父子

然也海上不負公公不負海上矣嗟呼斯所謂久任
者耶吾吳巡撫周文襄凡十九年松守趙公豫凡十
五年上海令李公紱凡十二年而至是許公前後凡
九年蓋任久則忱卻迫窳無不曲中民懷吏畏而安
之故循良之政可稽而熙洽之期可致此其明效大
驗章章著明者今何不以久任之法倣而行之也當
甲午之秋海上新亭廉置酒潘方伯豫園延公飲劇
演荆釵傳奇僂人失于檢點至許將仕議親錢繼母
云打老許出去不要他在這里聞者失色孝廉如負
芒刺不安公舉杯笑曰老許未去還要在吃幾杯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傳後

酒衆始釋然斯言雖戲亦足以觀公度量矣齊識之

郡丞華南譚公傳

譚一召字敬微號率南江西之大庾人也登萬曆庚辰進士釋褐爲遂溪令已而推擇調東莞所至兩縣俱有善政士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公以行法太峻不便者以蜚語中公調官知楚之臨武已而量移同守我松公之貳松也戊子歲大旱已丑歲大水民皆溺饑莫必其命公悉心殫慮與郡邑大夫謀所以保又元元者爲之請獨請賑如拯溺救焚然其署郡策則益以民事爲急而思矧翼枕席之重農桑與水利正風俗詰侵漁蠲煩苛問疾苦停通員筆素餘櫛釋監雲間志畧

卷之五

十一

分務與民休養生息兒童之騎竹父老之扶杖往觀者無不頷手歎呼曰譚公生我畜我而于時有長安執芻之役板蕢之不得則相與詠歌而進之而公之督漕以往凡水腳諸費向所稱常例者無慮二三千金公一切謝弗受每對人曰爲官長而染膏脂何以令衆庶見乎且亦何以約束之及在途又有以路費交際嘗公者公立麾之去蓋計公歲往來者幾閱月竟公任往來者幾閱歲而公絕不濡足染指其間即居恒衙署中亦自甘儉約雖蔬水鹽之類未嘗取之小民以少點其禔身之素檢點魚鹽匪之潔飲水

萬曆之清歷六年如一日也政成爲東南漕丞最天曹汪上考封公父母如其官稱有綸龍旋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司王獄獄每歲熟審秋審出生入死所係匪輕而公處心淵塞法比又精有獄則再三推詳不敢輕人命於一擲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無憾公其有焉于是署都諸曹郎皆以公爲寬冕而銓部晉陵希范安公本部姚江繼有孫公與公交相得歡甚三公者同事同心亦同日上封章白事其疏灑灑千言大畧主于定國本而論列稍激昂語不無侵政府疏入直聲動輦轅下噴噴稱晉雲間志畧

卷之五

十一

都三諫臣而皇上震怒下嚴旨將遣緹騎逮之時政府太原公賢相也不欲上有嚴諫臣名遂具揭申救至以百口保三臣上怒始解得薄謫削籍歸總之諸君子譔譔敢諫不讓唐御史于方而太原公休休有容不愧文丞相彥博矣公之歸也棲息田間三年不入城市郡邑守相與中丞直指造公而式其廬者往往匿不見見亦無所報謝以爲常日惟手一編課一詩誦讀吟咏不絕而已學人士傾慕公特甚有執贊及門者公亦弗拒蓋公始習義易又受戴禮以兩經爲人師故北回執弟子禮者屢常滿戶外

也嘗兩受郡邑聘修誌書書成而不修怨不市恩毀而瞻博而該詳而有體所稱信史實錄者非耶公于家庭倫常間無所不厚而孝尤其所天植無論兩尊人執喪之哀即歲時伏臘上食薦新必獻獻泣數行下而丁酉歲奉 詔復原官公始蕭衣冠祭告家廟中牛酒上塚誰如公許大孝思而兄弟弟姪輩凡所爲卹孤而助葬者又不能以枚舉其高誼可勝道哉公性至廉在家舟絕居間於當道一無私干而亦不以建言故作嚴冷面目向人故人皆樂爲親就而聲聞蔚起中丞直拮之薦無歲不上聞天曹郎列名而

卷之五

十四

疏請者亦無歲不有而公不復萌仕進念處之泊如也公之去吾松逾三十年士民之謳誦懷思如昨而公之東床玉樹孫公復來佐郡尋亦以才望擢丞提衡開衡後先水玉相對此其數亦大奇當年舊子民時從公公祖問泰山安否而忽聞泰山頽矣我將安仰矣是以愴然悲心焉因追惟往事泚筆爲公傳之今惟有委心玉醫公以寓吾郡景行之意 今上天啓之二年有 詔錄諸言事者公得贈光祿寺少卿公之節義庶幾其藉此以表章乎

華亭今喻齋張公傳

張集義字德宜號喻齋浙之汾姚人亞卿散齋公第之字子也以萬曆丙戌進士授華亭令公體幹肥偉相親昂藏而其人亦磊落不凡有高步瀛視之意常偕計時余與陸君策邂逅侯于旅店中一見便成傾慕入都門寓所復邂逅時相與談藝會文間常盤桓杯酒相得甚歡已余兩人獻策報罷而侯登第雖奔走車塵馬足間亦未嘗不數數過從也會華亭令缺而侯逆例當得令談次亦言及之侯唯唯否否比余兩人歸里一日聞邸報侯果令華矣比侯至晤對時亦復談然道故而兩人第從士大夫旅進旅退在不計不密之間是歲會大雨累日夜不歇桑田幾至陸沉侯赴步時雨過體泥塗又禁民間米粟不得價高所以畏荒恤災者有方而余兩上侯書一欲其于荒歉之後連日淫雨狀再報撫按監司哀痛激切祈請之朝必得蠲得賑而後已一恐其必親履區區勘定分數而後轉申時日遲延致誤 題請不得在會計之前欲侯作速申請函書詳具款六齋集中而侯亦俯從余言見時輒舉手稱謝至明歲又大旱侯亦徒步禱赤日中有請蠲請賑之檄而時以俞郡侯

傍小大族富家自行賑濟無知之民以爲太守憐我而賑戎若輩其如我何遂肆行搶掠于村落中幾成奇變郡侯聞之大恐令侯往撫之侯嚴爲約束縛其首事數人而歸陰懷遂定此時非侯行將弗戢矣後承監司徵往各鄉鎮設粥以食饑民侯皆親履其地口實其糜之厚薄按籍呼名而給發之全活者以百萬計事竣而還方抵縣一日而外艱之報至矣侯以兩歲水旱相仍皇皇然簡其秣過之不暇未嘗准行一詞審理一事罰教紙贖曾無分毫鄉先生招之飲辭不赴間一赴之飲酒亦不樂每語余輩非于故人

雲間志

卷之五

六

落落實以時事倥傯無能爲情兩年間視如陌路而卒救荒甫就正欲出示街衢准詞理訟可資故人北道裝而今已矣奈何而余輩亦習知侯非以薄爲道者也溯發遣之武林而侯出符篋以貽余第存餘存二十六金耳默然作別行李蕭條不啻舊林之載石侯亦可謂廉吏也或侯以親居里余有山陰之役侯座陪朱宗伯亦往候之款番數日一治具款待之外蔬食米羹而已後余司理紹興侯以部郎被放棲遲于龍山鑑水間復丁內艱寢處苦塊余雖冷局亦時具空乏稍而捐簪局之而不能大有所振方雅意

爲之地而侯已臥病無起色矣惜哉嘗竊計張公喻齊顏公崧阜屠公赤水皆浙人爲雲間三邑宰而余雲間人爲稽山理似屬有緣而相與之情亦自不薄然總之皆道義交而非世俗態可紀也故爲之傳而叙其始末如此云

雲間志

卷之五

七

郡檢幕斗墟劉公傳

劉宛南字文光號斗墟江西吉安府廬陵人也宋丞相文文山生于廬陵而公生與之同里公之先世曰子俊曰洙又與之同難自丞相死忠後其里無復以科名仕宦顯者而公始登癸酉鄉書想其稜稜蹇蹇之氣一鍾之文丞相再鍾之公家祖彌又鍾之公故其爲人守道守官磊落不羣厥有自矣公爲諸生時奇窘特甚而每濟人于厄道經螺川有被市棍假鑲所欺憤欲求死者公急解囊救之道傍有旅人僵臥者公脫巾圍換餅餌飼之其人賴以存活更護其行

雲南志畧

卷之五

九

公之市義大都類此嘗祭酉公已不得與試而直指忽夢榜首高格聞外復錄其遺時八月四日矣公馳往院屏已闔公持石搗門大呼直指憶前夢亟放入坂五人果獲解首公亦與焉從此再赴春官不第謂遲得判四川合州合方告早公却益徒步禱於神禱畢而雲合雨注又市民失火延燒廬舍公逆風拜呼願以身當火火遂熄時有化日爲霖反風滅火之說有遺尸於室而區其首者謬訟其妻有他公適疑之克并獲尸於汚泥中民皆咋舌驚爲龍圖再世而未採木之事起採木舊弊任商不任民而公獨不任

商商人奸宄無所施訟民於直指公以身率民往見辨難憤激萬民鼓噪而擁公曰直指惠甚上疏劾公詔下獄公聞之不待縱騎至卽徒步草屨抵京師

合州人赴闕鳴冤不下千數于是朝議左直指而右公公得薄罰請爲吾松之檢幕其在松也不以左遷故意氣有所加亦不以左遷故意氣有所貶昂藏瘦骨直如野鶴之在鷄羣而間與大吏論事則慷慨激昂無所隱匿卽大吏亦不以下僚蓄公時值歲荒諸司郡伯有事屬公勘問者卽遠在海隅村落公第隨一吏一皂不難尺馬而馳頃刻立剖莫不服公

雲南志畧

卷之五

九

才之學盡同聲賢之而銓曹亦欲以舊物還公于是有湖廣黃安今之擢黃多劇盜公撲殺盜魁張象以勦又舉盜之驍者王雅召補伍長使擒賊自効甫三月而戶不夜閉道不拾遺時且凶歲而民告饑公請以勸進米借賑中丞不之許公請以一官謝千萬人乃使宜發粟及秋民債未逮而公適以外艱宅憂去公歸而買田代民償通黃安之人至今能道之服除補交河交河亦盜數公察其非盜者縱之而密遣健兒偵盜健兒被殺公佯不問適一娼以他訟詣公公屏人詭飾之娼驚吐實遂馳甲盡縛戮之以祭健兒

民皆頌服非久且陞南工部主事治釐政公秉公操鑑毫無染指其間或有羨餘出之以糊新齋充公費古稱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公共有焉所丈清洲地十萬餘畝追收侵課萬餘兩增課二千餘金能使強宗豪弁不得肆侵漁吏胥亦無所陰陽上下而誠意伯世延侵占頗多暴橫特甚公適其私劾奏之上怒下世延獄而公以此輒騰賢聲權守貴州貴陽郡時播方有事公叱馭兼程而進亟爲招復避難之民有被掠者解其縛有被鬻者贖其身又當孔道朝貢之使絡繹于途公每捐俸以佐公帑揣平議憲平寇違

雲間志

卷之五

七

義兩府而督建者頗難其人撫巡會議非公不可於是中丞題請加公本省副使行平越太守事平越新設之府民夷雜處其中公至以招徠安集爲務一切築濬城池經營衙舍以及籍民田定民賦并民居而使首奴殘破之餘頓換一清夷世界秋毫無犯公再遣也時復有亂苗爲梗中丞議勦檄公分領下路軍公謂不若撫之便苗聞而喜曰劉使君來撫我必歸順公乃單車入巢穴巢寨斗絕結藤爲梯以懸渡公僅隨家丁數人與皂皆任苗公諭苗長木把使束髮加清從華俗開城宣諭且持烏銃穿七札以恐之凡歷

四十五寨事竣仍諭木把縛五人出獻大軍以解兵苗長遵教刻木爲誓納款不復反而中丞所遣上將軍損傷大半中丞始愧服郡治重安鎮五虎嘴人公檄告神請焚神祠而以身當虎越日虎遂滅跡公又相視天官皆山明水秀宜移府治鎮之中丞有難色而公立山下指畫形勢規籌錢穀摩挲指掌中丞滋不悅南都風聞者輒奏平越太守趙狀議構一般而公適齋捧至京聞之遂拂衣歸矣益公強項直躬乃其天性自筮仕至歸里未嘗少屈撓於人與人交割肝析膽有久要之誼在雲間歲餘爲吾黨莫逆交及

雲間志

卷之五

七

別去不勝慨然嗣後一晤白下再晤燕中戀戀難捨挂冠後又復挈舟訪舊不遠千里而來此其深情結客又何必減古人也公年七十餘而神情益王齒髮不衰日惟授徒講學卒聞遼陽之變有意據鞍請纓藉公公和壯齡亦足建旗鼓當一面而惜乎其格于老耳卒之年七十有八總之如公材幹幹局亦世間一大丈夫奇男子無愧其爲文丞相處陵里人云公之子唐亂氣度軒昂襟期爽朗而文章行誼不啻似之可稱劉公佳嗣矣

李郡侯思弦公傳

李多見字子行號思弦閩之興化莆田人也中萬曆甲戌會榜第二人由司農部晉銓曹出參浙藩左降太子少師轉南司部其在仕途閱歷幾二十年所矣祠部不應程郡而公毅然有爲俛首一麾而出守其守吾松也在壬辰之十月云初下車有意昭雪民冤不免多受詞訟大姓頗亦苦其誅求然公於獄情能片言而折且無成心有覆盆者立白而又搜剔百年前之剩贖如燭照數計然蠹役猾胥皆歛跡遁去士民翕然稱其明所自奉日惟腐菹菜羹一切筐篚不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七

敢潤庭下士民翕然稱其廉青衿以文調者無間發幕而又不靳施予賑賚之澤下至市賈匠工計功受值而獄中囚繫嘗爲給食給衣士民翕然稱其慈惠藉令公而久任必且大究厥施度有以自見而不意甫二月中考功法矣松人聞之如失父母戀戀不忍其戒行於是郡中好事競起而謀所以保留者甚而廣揭歌謠徧張文檄拏舟赴愬於兩臺監司者幾於空國郡齋之前日擁千萬人伺公一出號呼動地公亦相對飲泣爲賦棠溪吟以見志詞曰少小事姑嫜

嫺拙獨撐持夫子見斥逐大義當乖離奈此孔下兒

號泣牽我衣兒號既慘切母心亦傷悲母出與兩絕兒行欲告誰阿爺千人杰後母孱賢姬兒慎加餐飯母子長相依棄置汝中野我行心自知驅車難復顧惻惻心中懷讀者益爲悲惋恐公之旦暮去也乃倡爲塞門之說冀以激動上官俄而運石累碑不移時而西關之道頓爲阻絕有吏李某則曳白布裙爲旗大書攀留字面太學彭汝讓諸生蔡汝中則置檣飲財爲公謀立生祠去思碑時江司馬鐸方秉憲吳中猝聞詳聲謂松且倡亂矣遂陳兵而來也郊外夷甲露刃以備非常而華令懷我王侯出見極言松人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七

無侶亂事力止之江公意稍解乃先收其有事地方員役鞭撻之旋捕諸倡義者如彭如蔡繫之綬縲中公知之愈悵悵不自得蓋公與江爲同年驢公兼金公不受且不以屬禮見而以賓禮見江益志公公越三日戒行矣行之日大雨如注父老子弟焚香設位而泣送之水渙者輒車擁道不得前陳文定致政歸里不入公署有手特爲公一叩鈴闌灝行復置酒祖帳皆異數也而又力言之江公前江公意遂解公去後逗留武林六時一問每以在緊諸君爲念見吾鄉士大夫輒曰彭蔡兩生未嘗識回乃爲不佞故作

繫囚耶言訖流淚沾膺聞者亦爲浩歎其後兩生事
斬白而公亦起爲瓊州守有平黎寇之蹟顧念太安
人九十告致奉母而歸不久以壽考終公之子某曾
薄遊來此士大夫爭禮致之留連月餘而後別特其
家食貧三喪米糗又謀請顯光祿義未爲助松人之
於公始有夙緣哉夫借寇自古而記之矣如欲借李
而臥轍攀轅亦無不可然何至樹旗塞門自犯不軌
之爲也者此雖一時人心之公而亦一時事勢之變
當是時使非陸文定以公道主持非王邑侯以正言
陳白松人之禍詎可測耶故又互見之王侯傳偶讀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品

公遺稿見公去後有祭錢太守午江及楊孝廉九南
文愈益爲之心折蓋錢楊兩公清白廉介貧無立錫
而皆以饑餓死士論共哀之當公爲守正兩公捐館
之時而胥役匿不以報迨其去郡始知乃緘香絮酒
楮文遺奠以告罪於兩公之靈公之盛德如是安得
不使人去後思哉併識之於傳尾

華亭令懷我王公傳

王廷錫字君寵號懷我潮之仁和人也由萬曆壬辰
進士來令我華華故劇邑亦瘠邑劇則需筆畫理煩
之才齋則需經綸濟變之手而侯其人也侯至則以
三箴書之於屏三箴者一介不取日清一事不怠日
慎一職不曠日勤而又爲之說曰三者備而稱賢三
者廢而稱不肖蓋侯以此自勗自誠夙夜靖共其官
惟是一介之爲兢兢而三尺之爲凜凜乎如此箴矣
其人廣額長軀豐頤爛目而風姿軒豁議論激昂大
都接縉紳以誠與庠序以教撫編民以惠而馭猾胥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五

悍諫以法以威邑之貢賦甲江南筦庫閭吏貪緣作
奸不可詰而侯赤衷白意永藥自持首革賄耗公費
之屬以次澄刷毫不漸染其間而公又手能握算百
不失一籌竟侯之任無敢影射侵漁者邑戶有官有
民豪滑大姓往往出沒官民之間詭避徭賦侯平居
以時訪問執富執貧執肥執瘠先得其主名而後乃
編命次第授之役卽豪有力無能倖免而貧寒單赤
之夫亦無敢以私中也松城故卑薄抱杞憂者每懼
不虞會傾圯於是增修之議興而以經費缺焉輒止
則請于兩臺益高廣十之二金錢一出於官每大

給發工食俱從庫中支付第令富民好義者畫地爲
監而侯旦暮督視明賞罰而視其成追事竣崇墉屹
如而民晏然不知有版築之役郡守思絃李公好士
恤民抵任纔三月耳而以他事中察典去士民號泣
攀轡之不得則相率樹幟塞門騷動矣監司懼亂
亟星馳按治之而風聞少遏至裏甲以備非常公亟
趨出陳白地方無反狀力爲調停外以解散士民而
內以寬當事者之意吾松千萬人命侯實再造之非
侯則株蔓及于禍者多矣蓋侯自下車以來知邑事
者幾三年其所爲緩刑薄徵典利除蠹以子惠我華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廿六

者且未暇論卽語此數事非侯之才譚幹局能辦此
者乎於侯所書屏清慎勤之三箴有一缺此者乎當
是時吏習民安父老方扶杖提壺以終領仁風以觀
成德化而竟以城城事蒙物議以去則何其冤也侯
至是益明察吏弊幾見淵魚錢穀期會之數欲一舉
而肅清之將以桁楊桡掠若輩吏人某某者聞之輒
心惶膽落思跳于三尺之外不能而侯以一時碎破
謗言去任解網則君子之不幸而若輩須臾無死則
小人之幸矣如侯之才聲實翔起揮霍有餘藉令優
悠以竟所施設潁川河內長葛中牟豈得專美於前

哉蓋侯之仁聲論在保全民庶至今人猶額手而銜
其恩侯之罪案反在修築城隍至今人猶交口而訟
其枉故謀所以記德政志去思者有碑有祠尸祝不
敢忘而余又嘗竊論郡邑之吏巍然俎豆者不少乃
或華驛懸仕而人爭趨之無足爲異公業爲邑者所
中蕭然退食於家而久之宦亦不達兩量移而仍以
一令終且去雲間幾二三十年許而人且追思追祀
之侯之心事明而侯之公論定矣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廿七

郡司理白陽畢公傳

畢自嚴字景曾號白陽山東之濰州人也由萬曆壬辰進士爲吾松司刑公當諸生時嘗讀戒石銘所稱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者而愴然有感焉又讀史至宋歐陽子取架閣故獄牒覆之而輒歎曰歐公以文章道德名天下乃不廢刑牘爾爾乎異日者或以一官自效于爽鳩司奚而不可而至是居刑署爲刑官所司者五罰五刑所持者三尺所按問者鼠牙雀角之子而公神明所注者則反覆沉酣於金科玉律之條有大體亦有特操有兼才亦有沉識上嘗以一牘嘗

雲間志卷之五

九

公公覆之無撓也下嘗以一訟控公公按之無枉也日一見輒名之無再詢也手一舉輒誦之無再憶也情一鞠輒得之無再詢也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其察威足以射獐雉而不欲其張狂者直者負者勝者即庭辨有所闕說而終不能曲意抑士大夫以求悅百姓亦不忿曲意貶百姓以求媚士大夫而諸曹掾無敢竊威福以行其奸無敢借形影以上下其手兩造具在若臨日月而負水霜公不寬人人亦以公爲不寬矣蓋公下車以來十五在松十五在他郡之郵車驛馬間以其十五之十一代庖而又以其十一之

餘問江干之旅泊攝邑篆者二攝郡篆者一少撤諸所部質成者四由癸及戌凡攷篆者六自御史中丞及直指鹽大夫而下薦高等者十有三而公弟退然循處子之柳檢守儒生之故常日菜蔬蔬食儉然如僧厨未嘗受人一錢亦未嘗受人一粟一粟森豎白不淄自其性然無論苞苴直二三縉紳修躋堂之敬輒遜避以爲不敢當謝絕之惟恐不速而其家人輩惟啖麥飯糲糲至饑饉不走出門戶問之則曰吾豈以溫飽爲志而以口腹累吾民也即公庭之宴與鄉先生之筵亦遂巡不舉一箸問之則曰吾故以淡泊

雲間志卷之五

九

自飴何得以甘旨潤我肺腸也而暇則至木次視商鹽千櫓萬櫓朝夕還既令無金錢委弊之嘆又暇則自蘇常及鎮而來對簿者千百人集堂下立訊立遣且令無長途守候之虞又暇則閱錄士類進經生而樂育之課以藝文易以行誼嘗讀公所書手箋及所梓雅奏而知公之風萬學官意念深矣公於鄉人例不延見而一日西郊僻驛中有短衣草屨從遠方主者叩津吏而語之以一紙寄畢司理令其出厓我於郵亭間津吏馳報公公整衣出見則知其爲叔也公跪拜叔踞前而受之且訓之曰我有事姑蘇而

笑管我迂道晤汝惟叮嚀做好官一言別無他說遂
去登公之爲清自吏其家庭父子叔姪間亦能相與
以有成如此可不謂難哉無何公以遷秋官行父老
子弟棘車繁馬懸懸然惟恐公之不少晉者士而士
念之非使君何以剪拂我民而民念之非使君何以
祗席我賈而賈念之非使君何以覆露我噫此所謂
口碑者也曹其行而不得又謀所以饒公而相與護
召伯之棠勸觀之石若所云胡威慰潔于公遜明
秋霜並威泰陽等惠刻之德政碑以志去後思者微
公其孰能當此矣公由部曹而藩臬而卿寺而今爲
雲間志畧卷之五

大中丞宣威邊境其勛名且當垂竹帛勸旂常吾松
人皆爲公幸而異日考公以節鉞撫三吳得以終惠
茲土則又松人之大幸也哉

上海令觀我徐公傳

徐可求字世範號觀我浙之西安人侯以萬曆壬辰
進士訓竹而來爲上海令上海故東南劇邑而瀕年
以來役重賦煩頌亦凋耗第承前令許侯撫字之後
既有成者無煩拮据之爲而公至則隨時注厝因俗
爲吏更張亦不務粉飾而惟以忠赤真誠一念
取鑄陶鑄而出之嘗進諸大夫及諸父老而告之曰
不佞之忝爲令也今而後歲有勞濫民有流亡賦有
逋逃吏有奸宄于天爲僭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
和重爲諸父老憂咎在不佞諸大夫其無棄不佞而
雲間志畧卷之五

輔所不逮朝夕修之力此數者以保有終以期不失
循良名亦惟是兢兢靡敢失墜斷一訟無輕推詳審
一獄無輕囚繫視一文移無輕案驗遇一亭伯賦長
無輕鞭朴而摧殘落河流以防水旱積稻穀以禦饑
荒峻聲色以飭胥吏而于縉紳貴序則必延見以禮
款洽以事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之曲直而
一毫無所阿比私徇焉其治人都廉而無累溫簡
自公寬而有制不以察淵而懲鈎簡不以拔進而
廢飲饌不以鳴琴而忘戴星不以懸蒲而謝執掌故
治足爲也蓋公朗眉廣額白哲湛眸之宇稜稜神情

矣以英少之年受賦初政若办之新發于硯而其
以尺寸見能非以擣擣炫智又非以博擊示威者以
故邑之皂蓋青衿黃童自曳近之如煦日而亦未嘗
不涼之如清霜畏之如嚴師而亦未嘗不依之如慈
母千萬人之謳歌如出一聲而三四年之愛戴如歷
一日此詎可以聲音笑貌強逼而勉收之哉說者謂
上海之政自鄭公洛書邵公光先而後以許公汝魁
徐公可求爲赤幟白眉而三公皆以重望位躋通顯
公後爲大中丞撫川南而以 今上天啓元年會川

中兵變死於非命不得以功名終起家與三公同而
結局與三公異則又有幸有不幸耳言之殊可扼腕

邵侯繩齋許公傳

許維新字周翰號繩齋山東堂邑人也以萬曆己丑
進士由澤州守爲部郎出厯爲松江守至則以文誓
神一意清白謝饋餼却饋遺而於鋪戶牙行一無需
索公家冠用與夫公宴酒席之費皆出美金應之雖
以三邑兵微錢穀之事輒輒受成而公博大明能
取辦於談笑指顧之間而坦然不動聲色目一見不
忘其名手一批不忘其事無煩旁詢屢億者有所訊
吏抱牘而上數言剖決之左右不敢置一詞其爰書
亦不敢增損一字而鄉人村婦或攀案訴公公欸欸
頰首而聽之無少忤當是時有打行一輩得人賄賂
受人指使輒于府縣門首搏擊人有賄博一輩闕街
塞巷糾合良家子弟博陸樛蒲必盡其所有而後已
而貴家大姓奴僕輩衣服履綦輒亦曳紅拖紫貴賤
幾無等倫公下令鋤惡少近游閑別服色由是晝不
聞叫號之聲夜不見狎狎之跡而家奴皆屏氣欽戰
無敢以浮遊見者而亦片札不下亭長飛符不下鄉
村堂皇之上時且號稱大理而暇則進學宮諸生與
之談文論藝其與縉紳大夫交也坐不設重茵宴不
設累豆軒車過從皆烹茗爲供或相與訪問政事因

謂疾苦間亦談說騷雅而語終不及私結紳卽然有所私請往往嚙不得發爲內愧而止公襄守澤州平公鹿苑以水部左遷爲二守與公夙契而係漢陽寧居董太史思白唐大令曾城與公有詩文翰墨之雅每造之微留少飲相與對奕賦詩盡興而返如盛爲治具則不歡矣而公衙蕭然日僅啖菜鮓餐餽飪或數日縹緲一齋而亦復捐俸贈老諸生許銘者冬月行微輒繫者而衣之衣嘗見枯骨槁而埋焉至若束漕運之官卒而使之無譴定市厘之斗衡而使之畫一皆善政也時海上有夷人男女數口巡海

受其帖卽將此僕枷示河灘於是岸有古碑曰疑者數日之間盡行拆去因集店長業戶加功疏濬支河通而日月之河亦通矣舊有日月河通出狀元之謠一應于錢太史再應于唐宗伯而是年張公瀛海亦狀元及第豈非奇驗哉范郡五年來惟飲雲間一杯水不受雲間一串錢真稱廉吏故監司臺長仗公爲畏友將吏憚公爲明神百姓日公爲慈母而旋以治狀最擢河南兵憲以行戒行之日郡人繫車扳馬不得前居者設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以送之是日風雨載途曾無一人散去

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詞翰雙絕如泛湖遊山詩有藏之士大夫家者短簡長箋寶之不啻供壁而琉球國男女六十人有一死者公封而葬之又爲詩二律以悼之若宿草遄寧識寒潮恨幾平生還懸土俗死却辯華夷之句讀之令人怡然此又仁君循吏之用心於吏治而巳也公後起拜溫政使以疾乞骸晉秩戶部右侍郎致仕亦近代榮遇云

程司理王陽孫公傳

孫相字叔亨號王陽山西之沁水人由萬曆戊戌
進士爲松理刑司理之理郡也一郡之獄實總而受
成焉大者逮案百人小者亦數十人而橫目橫口之
民微暖萬端不勝蟬蛸轉輾其詞以求跳于三尺之
外非肅若明神疾如迅弩當機而立斷其何能片言
剖決而彈壓之公起晉中世家以才美登上第未及
下車而境內吏民已惴惴屏息待矣公至則謂吾方
脫佔俾置所習儒家言而遽眎法家事其職掌在刑
名見以爲非鷹擊毛舉不稱而申韓管商之業又聖
聖間志畧卷之五

門所差稱者其何以計之而公故廟應德讓君子也
虛以平情恕以操鑑無苛索無停訊無撓成胥而舞
文者往率藉口心腹爪牙而公一切屏去弗用卽不
能不令一二左右亦不以詞色假借其人而又鎮靜
弗擾哀矜弗喜事至理之兩臺監司付理理之小者
縱舍大者參鞠究者株連者放釋而矜疑者從輕必
不以生罪而入死餘必不以小青而授大辟自晨起
治爰書不戒星舉燭不止公豈好爲是勞苦哉以爲
非是不已摘見其奇抑狀耳居恒言東薪振翅之事
未嘗一陽浮慕之而惟以其愿村真誠與民從事務

解絃不務膠柱修察枉不務納汚民之說公若久
之日焉而亦若惕嚴霜者也者凡間里銖兩之奸每密
舉而刺得之立置之法其大指乃在威庶頑非好爲
淵魚察也會有查刷之役追隨使者屬車即遠在百
里外不難旬以從而間以獄嘗公使者曰可殺公
曰勿殺使者曰可有公曰勿宥一惟以法秉之而不
敢以上官意有所軒輊噫嘻乎盛廷尉之泣罪張內
史之面封不得專美矣蓋公以幽獨盟心以冰霜厲
操既不傳舍其官守又不夷刈其民生豈弟慈祥其
所自性也忼慷激發其所自失也此非儒生一曲之

爲而官循吏千秋之業非公其孰能辦者乎已而同
考聞中所收入役者皆南國名俊都人士以付公品
題爲幸此又公之陶鑄真才當以薦賢受上賞者也
六載報成徵公曰白雲之署而久之歷銓部正郎
今天子大用公晉秩卿寺擢爲太僕長當勸勵庸以
垂不朽論者以公起家奉公而故爲公立傳以志所自
始云公將赴都分校浙中一太學淹公同年某居間
爲黃絲計公何與之促膝劇談一聞此言而卽發亦
離席數尺曰談何及此某慙而退公之清介何如哉
公之傳末

華亭令勝白俞公傳

俞思冲字似宗號瞻白浙之仁和人舉萬曆乙未進士由餘干令服除爲華亭令餘干號難治選人得牒輒辭不往侯得之無難色銓曹輩之曰是必能辦乃事者不朞年而果以治行爲江右冠已而服除就選會華亭令缺選曹曰非舊餘干莫能辦也遂屬之人以難侯謂華亭比之餘干十倍煩劇而公意不以爲難若曰此駕輕就熟者耳于是遂之任我華侯鬻髯而虬頰碩而玉立不設城府不事緣飾而識力淵弘材康數器卽糾紛艱鉅談笑而麾之何所不可窮

雲間志卷之五

十

邑之人一見而識其姓名纒纒誦之不輟一見而覩其面目從大衆中識爲何人此其穎悟強記有絕倫者而自視事以來其囑積蠹宿弊如觀火然吏抱牘上視詞而河決之百里之內不能欺以言百步之外不欺以意望侯顏色者皆曰此健令此神君也吳中名流史鑑重失次而時當編五年後侯按冊默籌已得要領而守數趣之問侯以爲易易耳不旬日而備審出萬戶帖然蓋侯愷以民審民非以官審民以區審一區非以一人審一區者故真緣解脫無所用之豈有他鉤鉅術哉其僅科也不擾不激其有法

程下教卿三老與之期徵納以十分爲限滿八則置勿好矣往衛官之克運者有以折色月本色有以故軍冒現軍有以私債扣侵有以常例勉受侯刻頒糧指掌圖示之成規一定非但武弁無庸其奸卽窮軍皆得沾其惠者皆侯賜也邑故有巨惡胡姓爲橫閭里間公知而姑置之不問忽自來投牒有所陳卽擒械伏法其與之同惡者十餘人率憚公威俊股慄不敢見形影有故胥李御史之子爲悍奴所凌辱者詣卿紳激于公憤訴之侯侯軒輊曰是何難治問訊時卽令王人具衣冠命此奴執蓋掖衣使隨之自東角

雲間志卷之五

卷之五

覽

門出以至西角門入如是者再觀者如堵士論快之吾卿下凌上臂之風賴此舉而一變矣守有故人商而僕場欲坐偷兒侯心知其枉故緩之曰是安能持刀搜金白日者乎無睡終無死法未幾而捕得其真者卽改坐竟釋之蓋侯之爲政以蠲直濟慈和以公廉濟輯撫他如重膠片實坊廂揭覆盆平肺石種種善政有不能枚舉者卽五滂門知十奇三異何以加之耶且不勝口碑輿誦巷頌金歌而獨以竊後改招兩事不得于守卽諸所意拮色擾亦若弗聞也者遂以考功法議調去然亦不能有所汗灑第云恃才

恃才而已夫侯誠有才每每用正識奇用經識變極其幹足了百人極其能且寵一世此何可以下吏辱何可以文法拘而竟肆齷扼之使不得伸其眉宇亦大可惜哉其後漢量移德化又移海澄旋擢比部而復補東光以令終于宦途不甚達豈亦終爲才所累歟

上海令李冲之侯傳

李繼周字汝輔號冲冲江西南昌人中萬曆甲辰榜進士來令海上凡五稔于茲丁未當入觀之期直指楊公念濱海之邑兼之歲不易也請免上海令觀報可侯遂不成行庚戌又當肆觀直指鄧公欲援前例留侯侯堅辭於直指公曰海隅外吏豈有五載不見天子聽掌計者殿最而可久居民上乎于是始治行而邑之士若民戀戀不能捨侯去也及至京留闕下時同事者爭欲得青瑣黃扉而侯獨宣言曰士苟微一命皆可墜尺寸而吳必魏撫爲當世視來鳩營開志畧

司馬公局某亦何不得焉語聞之太宰遂補刑曹郎而海上不得久有李侯矣跡侯下車以來海濱真簡夷容與其貌溫如其言藹如其襟懷洞如豁如五閩寒暑曾見其足高志揚有松莊色乎曾見其目怒背裂有咄叱聲乎無論章縫之士相與談藝色笑怡然即草野之夫不識忌諱涉侶侮亦情恕而理遣之于于徐徐落落穆穆不萌越俎之想亦不爲躍冶之金不作結地之恩亦不發射天之矢不工由實之術亦不習吸膏削脂之謀若捕風影以名強項飾羔玆以結與援務屬揚鸞擊以博埋輪破枉之風侯皆

不屑爲也歌之者曰樂只曰豈弟若謂侯之雨多
千雷霆芒刃多千斤斧以柔道致治安者然而不知
此非深知侯者邑有多藏之家計奪一浪子婦謀已
成矣侯訊之不勝義憤殺色發聲所爲聞說者百方
弗爲動有探丸之客竄身薦紳間嘗張騁從盛籠篋
與三吳之冠蓋納交而講敵體禮者持長安貴人書
謂侯終不能迴侯一盼以此而得居間者實逢當塗
者以亦處之泰然未嘗却視而改步也蓋雷霆未
嘗而寂然歛其神斤斧未嘗不操而肅然中其
理真所謂和不流中立不倚可稱易事難說之君子
雲間志畧卷之五

四十二

矣然則豈漫無短長一以柔道致治安者耶至今
海上人有去後思爲之立碑祠祠而後以郎官出守
黃州歸四川寇使卒遭閩酋之變死于亂兵與中丞
徐公觀長同難兩公先後今海上並著賢良聲而皆
不允令終是亦有數撫時事者不能不咨嗟慨歎云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名宦

大中丞周懷魯

郡太守張時符

郡太守張曙海

華亭令熊際華

郡司理毛禔初

郡司守方旦心

華亭令聶并愚

理鹽使楊弱水

雲間志畧 卷之六

郡太守張幼美

郡司理吳茲勉

郡司理劉碧山

華亭令章魯齋

郡別駕張凌霄

壹

雲間志畧卷之六

華亭何三畏士仲甫編著 男如錫輯

大中丞懷魯周公傳

周孔教字宗尼號懷魯江西之南昌人也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御史大夫爲江南巡撫初公任御史時畫建儲東封二事有聲臺中爲人憚大正直不能偷阿取客嘗憂國憂民雪賈生之涕離官躋顯榮而性甘恬澹居恒口食糲之食身流澣之衣蕭然不異寒素有古羔羊素絲之風焉其撫江南也甫下車歲在己酉大旱公徒步往禱山川輒雨庚戌春霽雨公復徒步禱輒晴輒復雨初雨數日公之憂在歲又數日雨則公之憂在民又數日雨則公之憂在國矣于是條荒政二十三事一緩征一緩解一弛權而又爲三吳痛哭上疏折漕輓百五十萬內帑數十萬聞權稅十萬事例稅契漁課不下數十萬先是有中使奉方征權者公上疏祈免有河臣請加賦江南者公抗疏力爭計臣有建議漕折徑解遼鎮者公又疏言不便而至傳造皇碑費復萬計公念其大浮歲額移積帑三歲卹銀足之白糧之後專供六官百官最稱艱鉅公恐其有隔歲牛膠之吉踵周文襄成法行之易

知稟散于細民而額派不得增損長單給予里甲而
徵納不得那移羨餘火耗禁干樞收而錙銖不得漁
獵公亦可謂留心民事曲脩周防而邇其淫濫之勃
作也米粟之在境內者未得急發而在境外者又未
能庠來生民皇皇莫必其命公爲發倉匱貸而開糶
之禁三令五申又收括公帑餘金遣幹吏四出至湖
廣江西饒米之地貿易之曰吾能置諸方之米盡入
吳矣及米至市價頓平民忘其饑者十室而四又飄
鄉城募義者以意多寡行賑而公首劉俸爲倡由是
貴家富室趨義者爭先人而民忘其饑者十室而六

雲間志卷之六

二

又議黃陽食饑民而又念使民就食幾不肖飽得無
有蔽不以聞者乎乃區分戶別擇屬吏之自好者各
出舍其地覈實計口散之而民忘其饑者十室而九
方其報荒也嘗恐荒者不報報者非荒及其派荒也
嘗恐派者非荒荒者不派而至其賑荒也又恐饑者
不賑賑者非饑意在剔蠹搜奸孜孜與百城申飭有
十款以約軍民公之神明可鏡也且因被災之時人
情洶洶輸木揚竿之事慮在呼吸指顧間公又申明
軍政而謀所以練兵者情簡別檣情勤明賞罰時支
給下瀨戈船給旂刻號令其汛則歸伍畢則歸營八

川則團操九月則分布內地蓋威與惠兼行以故終
公之任無一弁一卒敢譁者而當公救荒時日夕制
亂持危惟恐不給忽有沿海將領申一文牒以倭警
報聞公拍案大怒網杖而諭之我且暮遣人巡視海
上倘有倭汛我先知之而來給我乎其人伏罪見寬
去于此見公濟變之才鎮定不移爾爾又姑蘇村落
中有夫役修築圩岸人船經過者輒大噪搶劫行李
一倡百和千人爲群禍且巨測郡邑以其事聞公曰
此屬亂民新河可長遂縛其爲首者十人梟斬于市
地方以安此又公之才倉卒定變者也當是時藉今

雲間志卷之六

三

升公在事一旦探赤白九天兵潢池缺折破斧不知
煩王上錢番官所費國家幾萬緡錢矣此其安危
關存亡視非公之功而誰功哉公爲吳撫公之澤遍
被三吳三吳之郡邑皆建祠肖像爲公祝釐而雲間
之祠獨先落成又作大東輿頌彙爲一帙以稱揚功
德則以雲間人感公獨切也故如公者不可以不傳

郡侯晴符蔡公傳

蔡增譽字宏耀號晴符福建晉江人由萬曆戊戌進士以戶部郎來守吾松先是公以度支使者督儲胥于吳中鄉士夫有瞻對丰采者竊窺其宏材雅操宜民宜人令德君子也會雲間守缺而公之積資宜權守則相與謀曰安得如蔡使君者一麾而出守五松乎無何而命下公果來守雲間矣當公未至而縉紳慶于室士民慶于塗田畯慶于野喜色相告欣欣如也公甫下車問時政所便所不便于民度其宜釐宜舉宜令宜禁者規條具而後布之若鑑之空衡之雲間志畧

卷之六

四

平而風行之必達正風俗勸農桑禁奢靡崇禮讓抑汪公懲姦文詰侵漁遏奸宄數者其條甚設而公亦深明事理熟察人情故洞朗章灼如是而縉紳之誹謗父老之持杖觀者爲期口而需之則其釐者革者令且禁者已見施行而公之政聲起矣又爲期再逾月而又需之則革者革釐者釐令者行禁者止靡不程功見効而公之政績亦既有聞矣而公非急急于政成以自暴其所長而藉以獵高名希顯擢者也極公之才蓋所謂倜儻非常也者何事不能割理劇煩摘發奸伏豈不翕然稱神明而公亦無難于此獨其

獎剴坦夷之度深沈渾厚之風博大淵闊之識人莫窺其底裏測其渙涯而又居之以憂勤需之以遲久桑土而綢繆之蒼赤而襦袴之桃李而栽培之稂莠而芟除之鬼域而祛之閭扉暴室之繫而肅清之當是時舉一郡三邑千里之地無汚萊之虞無魚鱉之苦無追呼之擾無愁歎之聲無囉台之金敗群之馬非公之功而誰之功哉而公不以自矜亦不以自德此所謂有其才而不露其才且善用其才者也是歲儒童之試公識其曹張公咸池肇林侍御錢公元冲士貴于僑伍中相繼皆登科第而有以青衿干白簡雲間志畧

卷之六

五

者且曲爲調劑示以矜全其善政類如此吾曹素服義循禮無以陽矯溷公者而公亦絕不樹城府間嘗赴士夫之席笑談杯酒間見公油然頽然雅雅真所謂飲人以和而人亦在公春風中若飢可執壺可攜卷褥可質金貂可換而玉山可頹者論公之品格治行則王謝並騷而想憶其酒德酒德恐公榮以後一人而已後公爲西江來知吾友陳承一憲使每與之晤輒追思吾鄙而娓娓談往事不休亦可謂有情入非掉臂不顧者計必躋臆仕享遐齡而惜乎其棄箕以去與李供奉地下相從也可歎也

郡侯曙海張公傳

張九德字咸仲號曙海浙之慈谿人也由萬曆辛丑進士爲比部郎出爲松江守公以經術著四明而簞仕秋官累晉秩大夫卹刑多所平反主上知其精于詳比何難任守一官故特畀簡書守吾郡而公至則郡方大稔赤子嗷嗷待哺流離載舍而斗粟百錢市肆物價朝躡夕騰民且莫必其命公謂吾所不辦者非刑也刑以輔治而民不堪命其何治之能爲于是求所以治民便不便者令具而行之老稚饑餒溝壑爲虞何自而得全活國課空虛度支常缺何自而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六

得均停千里一望田卒污萊何自而得收糴士習流漓奏續踵至何自而得轉移夫非守土者一手一足之力耶故詰朝視事日晏忘食抵暮張燈猶治文卷所斷獄必親衡決卽數十事在案數百人在庭公以片言折之老胥積奸莫不俛首聽伏而公輒投筆歎曰是何難治所難者治吾民耳凡吾日夜勞苦專爲若輩設法調停必求所以選定安集而休養生息之乃已于是考驗按圖郡行履畝詢民疾苦而去其蠹治之尤者催科必禁積逋必停羨餘必捐勾攝必戒諸餘既彰彰列矣乃下令而與之期責通者不必走

計于金而樂輸如歸市築圩者不必下符牒千縣而負板者如子來濟饑者不必假手于里排而食糜者如赤子之就乳哺自是海波安瀾河流順軌歲稔穀入而民是以不苦阻饑郡庶幾稱治矣而公以爲未也時進鄉士大夫而與之談理道焉其貌恂恂其容抑抑其言款款諄諄見之者如挹四時之氣揚千頃之波各罄其所欲陳吐露以去而庠序諸學人士亦靡不向風飲醇一時無復有躍冶之金敗群之馬三年政成將以治平第一入爲公卿出爲藩臬而先是有奸胥導之查絕田者亦既紛紛籍籍窮簷下里

雲間志畧

卷之六

七

鬻婦販夫相與踰天路地而公不知也又當試士之期公一以委之大令而中有負才不檢者以生儒爲市而以文字爲戲甚至顛倒錯亂萬口叫號神明而公亦不知也公之所以不知者時益尉病衝齋深居攝靜而縉紳無所關其說鄉而無所訴其寃公付之無可奈何而公亦不虞其至此竟爲胥徒誤徇吏誤耳夫爲政者亦知有蓋公清淨之說乎清淨則不擾不擾則士民安擾民則民必驚而奔擾土則土必駭而走公之所以不能無憾于胥徒無憾于胥吏也乃公之心事不啻白日青天公之襟懷不啻和風甘雨

而其輪誠服義不啻洗肝腸而銘肺腸此所謂無傷日月也者予嘗貽書及之比于忠告之誼公否否唯唯而昨歲邂逅維揚公舉手稱謝不置口且歎然道故欵洽更有加焉予是以愈益服公德度而述之以告有位俾傳之以示來茲

華亭令際華熊公傳

熊鉉化字神阿號際華江西豐城人由萬曆辛丑進士爲增城令推擇來令我華華故劇邑亦腴邑也劇則非有宏鉅之猷者不能解此糾結腴則非有清白之操者不能勵此水霜而以侯之才素所游刃駕輕以侯之品素所凜身砥行者計而理之固有餘也一至縣卽書淡簡二字刻之面牆蓋取淡以約已簡以臨民之意而又增置柵門榜書敬天威畏民志于上其凜凜勅天勤民之至念方下車而已露其端倪矣於是布令與民約束務在必行保甲之法飭于城市雲間志畧卷之六

鄉村欲其輯之而如左右手相救也勾攝之條格于窮簷鄙屋恐其驅之而如鳥獸狀散去也賭博無賴錮之于城樓換許棍徒囚之于杆獄打行惡少刑之于街衢有妄言禍福者欲巫則禁之有誣陷愚善者刁告則懲之有侵奪田畝者加款則絕之有引誘良家子弟者幫閒娼妓則逐之擅放則較法馬鬣羨餘出納則禁對支核虛報編役則貧富別而徭賦必俾開河則勞逸勻而支流必浚當是時侯無不行之法亦無不奉法之人而其所標悍婦訟夫一招言言斧鉞字字風霜雷爲千古快案非侯其能辦此者乎且

井獨于此也侯自抵任以來三年之內曾下片微取

獨行一物否設一庖傳否富姓大族曾擾一戶破一家否士夫饒遺曾受一果一菜否召之飲曾沾一漚否在時曾入一苞苴而歸時曾攜一行李否如侯之澈底澄清吾耳中所未聞眼中所僅見者以故鄉縉紳樂侯簡曠可矜于樂侯寬和賈人細民樂侯恬澹廉平而巨室樂侯鮮苛責此口碑之所以載奎而棠陰之所以勿剪也屬磨內徵方慶侯替筆枉下而燕中之計音忽至吾卻不勝愴然愴然陸山人伯生集諸大夫士設位于南禪寺之雷音堂再拜而哭之

雲門志畧

卷之六

十一

且爲父奠之迄今譚及熊侯泣蘊蘊數行下而沒後之思益深蓋實思公之才華更思公之介節也嗚呼是豈以虛聲鼓動也夫然後見吾民三代直道之公

郡司理孺初毛公傳

毛一鷺字序卿號孺初浙之遂安人也由萬曆甲辰榜進士初授松郡司理公本世家於經術世務靡弗諳通外貌恂恂若書生處子而綜覈詳比則卓然如老吏凝重簡要則儼然如宗公鉅卿嘗讀公所著雲間獻畧似于金科玉律之文素所矚習一人不輕縱亦一人不輕枉後先平反凡數百條無不言爰象而事準繩也者而公尤虛心延訪每進鄉薦紳及諸父老矜秀而辨色審聲微愉問畧以故士曰我師民曰我父而士大夫亦無不在春風披拂中嘗視筆墨篆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十一

吏進黃金六百銀公叱曰若欲以此餌我耶吏股栗而退自是無敢以苞苴涸者而公於民事則殫心竭慮如切罔瘵縣有總書之役初用猾胥既用富家又任而用巨室終不能脫積蠹胥史之手公力主議革之一切收放錢糧糧縣官自行經理總置一簿開列數目不許另立簿籍以涸稽查司會計者不假之事權亦不令其承值而向來之夙弊一朝洗清宰邑煩重之差莫如北運公令所收糧米悉照會計規則與漕糧並派同徵輸將之人既無規避輓芻之人亦無虧盈而駕舟者亦無愆期之咎此其優卹民事亦既見

其大都矣然公所專司則刑也於刑則又議行冷審之例故事熱審載在令甲而公獨曰民之號寒甚于暑暑上記兩臺請郡邑情罪差等者悉寬釋之大中丞周公懷魯是其議頒行各屬永著爲令凡公奏牘輒爲當事所矜重以故檄公按問較他郡獨多而公亦隨至隨劄軍惟使案無剩牒亦將使庭無繫囚巡行諸郡亦如之往時製鹽之額專屬別駕其後兼屬之司理謂理官屢于刑必且峻立城府無供億指索之弊然每以刷查之役動淹旬月遂致鹽引日壅鹽利日消而公獨遲迅風行不復分限四季惟視鹽到

雲間志畧

卷之六

七

卽掣商人既無耽延守候之患官引亦無淤抑滯之虞而又執法清嚴商人惴惴屏息不敢以銖黍恒例請諸大賈無不感服特爲崇祠廟貌以尸祝公然公苦心隱德拮据五六年又豈獨鹽筴一籌也當歲戊申大浸稽天吳將爲沼公與周大中丞擗肩纓指爲江南百萬生靈請命而又請預爲積穀緩爲催科并先期熟審以清閭閻之疫痢嚴緝奸宄以息潢池之萑苻蘇松兩郡無粒米之獲而有覆孟之安者公之賜也公所最加意者尤在庠序諸生諸生凡以文謁者卽手爲品題甲乙而時出溫語慰藉不啻如家

雲間志畧

卷之六

七

人父子然輜軒所至物色半江南而獎掖皆各下時髦文風爲之丕變更復新其學宮捐俸以佐諸生讀月有課歲有程迄于今蔚然名世者皆公當日所鼓舞而作興之者也兩人棘闈搜羅盡藝林之選出而旅見務以實學大用勗之謂范文正范忠宣兩公吳人之標準也蒐其集壽之梓藏于府署印行之以使入興起其風厲學宮又何如哉方正學之子孫向月余姓公訪其嫡裔請之學使者復其姓姓方爲祠于鶴城書院之故址改名求忠書院中奉正學先生而以魏尚書澤余文學學樂俞祠部永任參知勉四公

其爲真理君哉入都奉命按黔中黔方有事公拮据捍禦不遺餘策旋丁內艱疏卒以歸吳人士皆典衣束帛而起喪者如市服除視清江南吳人士亦傾國而趨鐵甌城甚有送之維揚者蓋幸得瞻公之顏色以效子民戀戀之款而喜慰可知也時方歲燠淮濟如涸膠艘不得前又值遼左匪茹人情惶遽公策短蹇操輕舸去蓋輟扇往來赤日中軍民競施春鍾沂衛河之脉決汶水之障而舳舻相繼得達京師讀公潛事三疏其苦心調劑處堪爲涕泣事竣卽命公視吳中六郡學政吳中久已儀刑雅化不忍自外公科

而一生宦遊總在三吳之地他日者惜公開府以保聲望邑其能舍我三吳又能令刑教以從事於甘棠之下哉然公卽入而爲公爲孤爲師爲保而實以雲間司理起家故爲公援筆立傳

郡丞旦心方公傳

方應明字昭伯號旦心河南光州人以萬曆甲辰進士由臺閣令移劇洪洞而爲吾松郡丞方其令洪洞也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歲業已被內徵需次臺省而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公氣度冲夷丰神爽朗一望塵而其精明果毅寬大肅森之致已掩映與服開矣既視事則理簿書案牘井如也臨胥史徒隸凜如也撫閭閻小民諒如也接縉紳士大夫輩雍如也公以駕輕就熟之才當披卻尊察之際固宜其游刃餘地而何有于一丞哉丞例當輓漕而比時漕將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六

發公將戒行行之日吾黨聲公知遇者設祖席于郊舉酒相屬慰藉大夫賢勞而又竊竊然私相告語曰以公之壯猷鴻望永非所以處公漕亦何足以煩公也使公有輕去其官之心何難他委而第稍措焉以刻日待迂何知所謂漕事而公不以其官爲卑亦不以其務爲瑣屑而在漕言漕仔肩是力必欲爲百姓建必然之畫而爲國家成一任事之臣豈不難哉蓋國家之漕二有軍漕有民漕軍漕以備九大鎮而民漕以儲六官司司等王土也而獨江南五郡民走三千里外轉粟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此于役最

煩等郡丞也而獨公轉粟四萬餘不轄五十八艘此于丞獨苦而公輒慷慨任日刻度支營歲運百一萬石矣李鄴侯嘗歲運百三十萬石矣彼獨非臣子耶而我何漕之不可爲惟清獎端塞鑿孔而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舟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分之鄉賦長而公第檄縣使盡散之毫不染指計所却常例不下二千餘金其便于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橫軍苦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之漕艦超爲首翬矣其便于在途者一故事內官監與庫局倉場

雲間志畧

卷之六

七

類誅來無厭而公挺身先之力爲講解交納比他郡獨速耗漕比他艦獨輕其便于在京者一而公寧詎止此也禁公堂堂禁公費禁管諫橫索禁交際雜儀卽筆楮新麗絕不以煩卿賦長在公以省約稱便而公亦使漕民亦便公矣說者謂漕運之難惟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惟漕民知之士大夫不知也惟董漕丞知之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以風波不可測之險水陸不可期之程與公私不可支之費非公設身處地推心置腹而晝夜爲之拮据其孰能辦此有乎公嘗者爲漕運要畧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開志畧卷之六

冠若燦然華之千書讀者當日識其經濟而公以蕭然之裝客久而頓或轉貸故人甚而典衣鏐帶從者病莫能興而公怡然畧無不豫之色卽勞瘁窘迫亦且甘之且多垂恤後人之言聞之皆感動涕下此真所謂寒寒匪躬者公誠有貞臣之樂哉公所著心問皆名言先賢所不經道而文章絕類荀管又不落近代唇吻窠巢暇則進諸文學商確古今雲間各爲時髦皆出公門下論者比之文翁不虛耳曾攝篆青溪有惠政人皆德公而職掌漕爲大放揭而言之公之拜南司農卽也郡人相與鑒碑鍾賈山之道傍而屬余門生陳繼儒爲之記當公之由洪洞而佐吾松也洪洞百餘人走京邸上疏舉留而在松則士民亦多去後思後爲四明中其口碑載道不啻洪洞雲間窠舉卓與天下第一而亡何權備兵使者分巡嘉湖道會妖言事起將中其禍於吳會間幾坐大辟大中丞持之甚堅而公以爲按之無驗也爰書多所寬假意終不欲致死之其遺仲醇書曰不願自己已有功但願地方無事又曰先開活路後用死法生可以見人死可以見閻羅大帝大矣哉仁人之言乎以此嘉湖富小民全活者衆其造福無窮矣

華亭令井愚叢公傳

吾紹昌字絕之號井愚四川寧順縣人以學博登萬曆丁未進士來令華亭公狀貌恂恂寬然長者而神情內運游刃自如每延接士大夫一見卽得其人于爵隲之外相與訪政失得察民苦愉雖造請不廢而陽驕者不可得而親也華故號壯縣日處脂膏中而侯歲出納以百萬計下及贖鍰亦復水燦不滴卽寸絲尺組未嘗取諸民間而所治涵市脯寧浮其直以與之素封之家不知上官科指作何狀其褻躬不已清乎下車之歲大浸稽天侯卽爲民請命南臺使發

九

開志畧卷之六

粟賑饑令鄉之三老義士設粥糜以施饑者而侯身自爲之勞米輒廢眠食所活饑夫何可勝數其救荒不已勸平會有踐更之令檣臺祿議官民並役者幾至無等侯爲調停其間賑富民田隱沒者六十餘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充而紳亦不至大困其持法不已乎乎學使者檄郡縣試士才品什伯不齊而侯則鑑空懸精心評騭白屋寒畯曾無畧良遂使遺珠不嗟飄瓦不怨其衡文不已明乎勾攝之後往往泉張狐假日引月長動盈數百而侯汰去舊額其腹而食者大半徙業歸農而捕賊微符限以時日佳

荷之警頓息鄉城間其馭下不已嚴乎澤國奧區溝
漚是急而侯建議一用土著如期浚治以息勞人春
插一與民安事集用是蒲漚塘之役發稱畝渠其治
水不已辨乎臺察有所摧折其人陰以授侯意指侯
竟爲解脫不使之知所邪翼土有退而負德者或爲
侯道之侯曲爲掩覆其短不令之知也其待人不已
厚乎是故侯誠清矣清而不矯侯誠勤矣勤而不矜
侯誠平矣平而不隨侯誠明矣明而不察侯誠辨矣
辨而不撓侯誠厚矣厚而不問何者其量足以當之
也侯生平寵辱俱忘毀譽難動譬之函牛之賜不爲
雲岡志畧 卷之六

小鮮鉗萬石之鍾不爲寸莛鳴侯之量深遠矣居然
有大臣之度矣吾華之紫綬青衿黃童白叟無一不
愛公德公在事而薰陶膏澤載咏載歌既行而培植
甘棠爲尸爲祝非侯德政入人之深何以有此屬者
徵入烏臺出按甘肅其所勒勲名于竹帛者可勝道
哉然公實起家華亭故以華令爲之傳

鹽使弱水楊公傳

鶴字修齡號弱水湖廣之武陵人也由萬曆甲辰
進士初選關中長安知縣與蒲公朝薦同抗稅璫滿
公被逮而公以此著有直聲徵拜侍御史出按兩浙
輒理鹽課吾郡鹽課故隸兩浙公以甲寅夏按部候
代凡三閱月于茲甫下車卽延見長吏及父老子弟
徵問疾苦無如袁浦場爲最公愀然曰 國家稱東
南四郡爲完庫而松郡尤其是間豈可竭澤而漁俾
不堪命耶蓋吾郡僻介海隅場所凡六諸場計蕩膳
丁人可數畝計丁徵課人僅百錢而獨袁浦戶丁六
千七百有奇比諸場加倍覈其蕩產又不及什之一
是課額與諸場等而產額與諸場異也而又波濤崩
撼魚龍漫漶半付無何有之鄉于是有壟竈妾孀而溺
嬰兒者曰與其涸髓血以傳立錐之地毋寧絕胤嗣
以捐承世之虞乎殆數十年派竭浹枯而莫可爲計
矣公廉知其情日夜與運司郡理咨謀殫慮甚廢餐
食一旦穆然深思進諸商人而諭之曰袁浦場之敝
極矣吾其使諸場代承諸場不受也爲一場請命而
特疏城額主計者又不受也適計袁浦之人千均派
六場而課減十之六又撤崇明天賜場之加額若干

補助六場而六場之增額又減其十之五夫以隔鄰之盈佐吾郡之縮此從來所未有而公苦心調劑不恤勞色而雨露沾濡六場之民如脫湯火郎大司農亦知其孽畫艱難疏上輒報可自是哀浦之民皆有生色十年間生育不下數百丁皆曰楊公子而復爲公建祠立石羅拜庭下尸視千秋然此特一方事耳至于奏免諸司商稅一萬八千餘豪右之侵占灘蕩者按籍刪清一稟成制此皆創舉之善政而兩越三吳咸被其澤者也戒行之日父老焚香擁轡闔塞街衢至軹車不得進公之明德何如哉公心淵而色和雲間志畧

卷之六

三

裕兵儲嚴武備井然犁具而未久以外艱歸服既除奉封公雲眠翁而北旅次聞遼左岫師辱國雲眠翁呼公而命之曰爾爾飛足稱丈夫且世受國恩此非爾報稱時乎中夜蹶起手書一聯以示侍御曰一腔赤血撼邊畧五夜清香草諫書侍御公唯唯既入都觸發時事慷慨論列不下數千百言奉翁教也而翁猶憤懣激烈願以頸血濺殿陛當是時侍御以敢言得謗矣翁曰若輩能呵止爾言官抑能令我草莽臣箱結乎侍御與其子司農即文弱百計宛解奉之出都門一時輦下名公與侍御父子莫逆交者無不咋舌捫指謂翁老而強項乃爾翁竟以不得行其志抑鬱以死死之日猶口占五言詩以見志楮尾署七十四老人忠臣楊某絕筆噫壯矣哉又一年而司農即文弱奉命下江南催理遼餉佐軍興諸士大夫以這家世好淹留淡旬爲叩雲眠翁宛忠大節併叙侍御公分州私誼娓娓不置而哀浦六場之民匍匐百里外子攜其父母抱其兒咸稽顙稱次曰此皆楊公所遺種也微楊公我屬無噍類矣又曰我民之日夜祝公以中丞節撫我也見明公猶見我侍御矣引文公赴祠下公辭焉拉其從者往視而再拜致詞曰

卷之六

三

請以致我民百世不忘之恩也嗟乎此非三代直道之遺乎雲眠公名時芳曾拜荊州郡博士旋受馳封文弱公名嗣昌庚戌進士任戶部浙江司郎中而公亦以朝野推戴屢膺薦剡匪久將秉樞當局用紓國家疆場之憂而今以貴竹平苗叙功受賞增級父子祖孫一門忠孝旂常竹帛之勲未有艾也特以公魯理鹽政而更沛澤于我松人故爲公立傳

張郡侯幼美公傳

張文炫字士韜號幼美山東安丘人也登萬曆戊戌進士初令長垣垣俗奢訓之使儉垣賦重均之使輕垣訟繁約之使簡以此父老頌德確碑而祠公于雕馬河之濱既司南度支轉領北夷場廉平無害有聲于郎署間推擢爲吾郡守公既拜命單車馳至行李蕭然諸薦紳進而稱賀公卽長揖而前問民疾苦且曰此來願一意安靜與民休息諸薦紳退而額手爲地方引慰甚月以後治狀畢彰大都嚴而不峭重而不遲憚而不紛澹而不佚一如公所自盟者蓋邇來

吾郡之俗似恬而實競似馴而實悍似饒而實疲專城者不難于赫赫之名而難于默默之養公固東魯之長者也淳如穆如表裏一轍望二邑之膺綬總其大綱而以寥廓鎮定之衷爲僚屬倡一切細瑣煩苛置而不問甚而歲祿職之筭庫不及舍貲緩職之守藏不及署簪籠麾之門外不及庭晨出而坐堂皇案牘親裁宿吏無能爲上下手對田更服撤如春旭遇狡獪則烈烈如秋霜而其斷獄也不使豪強者獲伸而單弱者負屈鄉人湯某字女於莊爲養媳年且及笄而莊困于貧計賣家已兩月矣湯訟于公公迫

攝其女并呼莊氏之子聽對輒從幣藏中支銀若干
 置買衣飾令其夫婦成婚旋給小輿昇至其寓觀者
 摩摩幾數千人頌聲載道未幾而衛士請報幾獲脫
 巾之變時且張皇囑息而公調劑約束不疾不徐忽
 焉解散凡若此者皆公安靜休息之效也至是而競
 俗以息疲俗以蘇悍俗以輯而政成矣惟是官有餘
 閒日與賢官俊髦衡量品騭一再命試不棄淄澠乙
 卯之役吾郡獲薦者二十二人獨踰往額而南宮第
 一人亦屬公部中士非公之興起士類不至此頻年
 告災而自公蒞治以來三歲三稔屬有大旱而公露
 雲間志畧卷之六
 雲間志畧卷之六
 性又至孝迎養太君于郡閣中而太君戀戀故鄉因
 奉板輿以往會齊濟饑饉其民草掠四起公念太夫
 人不置慘然動容而嗣聞亂民蹂躪殆遍獨搏額歛
 戈而退公之門曰此仁人廉吏之廬也相戒不敢犯
 然則公之德信于盜賊而公之政鑒于天地鬼神矣
 又安所談穢趙而後冀黃哉公以入觀行士大夫
 競爲詩文送之戀戀不忍其去而無何陞陝西副使
 隨以請告家居不復出吾郵付之剗剗成帙遣使貽
 公頌公者曰有大體有特操有澆錢有神照又頌公

者曰潔則寒潭明則止水寂則太古敏則鉅鋒又頌
 公者曰平獄息爭似黃穎川卹民捍患似召翁卿退
 惡消萌似虞武威興學造士似文西野而其布之歌
 咏短什長篇揚仁誦義皆公實錄也謂予不信而爲
 諛言謬言乎則有吳猷紀盛之編在

吳司理茲勉公傳

吳之甲字元秉號茲勉江西臨川縣人中萬曆庚戌榜進士臨川故稱才數而公鍾龍會華蓋之奇握麟經牛耳盟名聲擅佔三上春官皆錄高等主文者難其位置姑捨之至庚戌始得釋褐推擢爲吾郡法官夫法天下之平也而公持天下之平以平一郡併爲三郡平其秉鑑空明其宅心愷悌其折獄仁恕而精詳凡州邑所聞而未易讞疑而未易決者必自公平之凡臺察所聞而未易讞疑而未易決者亦必自公平之皆受質成博賴稱不冤以去而公恂恂耳聞聞雲間志畧卷之六

侃侃可執大義不奪持大體不苛守道奉公而無阿私披丹路赤而無隱伏無遠色無疾言無輕縱舍以市已思無徇居間以說人德甚至社鼠竄而莠草除陽鱗潛而市虎遁而閑庭寂絕不似相臺視聽之司而一府僚屬以無心得過將吏以有恩見瑕者公爲保護而洗刷之卒不欲令之知亦不欲令之感公其何如人哉公亦嘗一再視泉華上百弊盡釐最難詰者錢穀而公學其要領刻爲冊以示後來最難馭者士先軍而公折其咆哮者爲今以垂永久最難齊者士類而公閱其藝文定爲品題以旌名雋又體其願欲

置爲田畝以賑貧第且也直指隨巡過事磨不調刺轉圖分校程才靡不綢繆而公循良卓異之聲自吳中而馳聲下矣乃公所自律者甚嚴所自奉者甚約竟三歲士夫不能以二簋享公市肆不能以尺縑貢公候吏不能以乾餼餐公好胥胥吏不能以片言隻語當公無論苟直不窺其門宦宦不伺其室而公且食無兼味衣無鮮袍公亦以爲固然不自知其清介爾爾也時有同鄉與公同官者不免以脂膏自潤而公置非懸魚之操爾久彌堅視顧之暇輒事推書難書之暇輒事攝靜其夫人習而安之亦復襟布荆釵雲間志畧卷之六

茹辛食淡公自聽斷休衙或從資鄉返郡日則舉案相隨夜則篝燈相對而已時當行取之期而公奏最治平第一不減漢代吳公人謂公非晉秩銓衡即司封室東而健健得一工部乃同官者亦有工部之擢士謫爲之不干瀕行署中無他長物惟有無底甕折足鎗破籠數枝殘書數卷而夫人亦欲撮拾之行李中公訝而問故則曰歸當出之與兩工部關實耳公亦不覺破笑去之日踉蹌不能治裝至典衣鏐帶以資膏火縉紳置酒餞行民庶執香前導營官弟子爭買舟送之出疆可稱一時盛事而去後且多見思業

已爲公建祠鑒碑千秋尸祝而會公積望積善遠矣
憲節松之人盼盼望公復來何啻望歲而邸報至則
公已視學兩浙矣自此而爲臬長爲藩伯入而爲卿
宰公孤不朽之業詎可勝道哉然公以雲間司理
家子故據拾其事滯毫而爲之傳其明德清風固
以昭於數也相述之以俟諸郡乘者採爲官評月旦
云

卷之六

華

郡司理碧山劉公傳

劉之待字世聘號碧山楚之興國州人由萬曆丙辰
榜進士拜松郡司理公仁心愿質一片樸誠而復佐
以精詳約以簡淡故無虎冠鷹鷂之色而有鶴和鶴
立之容初下車卽蒿日時艱維思民隱上以贊諸臺
之延訪而下以樹屬邑之表儀望之而德度雍如仁
風藹若世所稱名司理者公直其人也當其獄獄兩
造立庭下情態百出而公以溫言霽語剖破隱情使
強者不能肆其巧詆舞文而懦弱者亦無覆盆之冤
向隅之泣狡猾遇公而質驚驚遇公而馴浮夸遇公
而真期會簿書之煩露遇公而簡有杆開龍法者公
必曲求其生再四平反務無憾于我而後已不捨而
亦不嚴不猛而亦不寬所條利弊彈革臺使者悉見
施行具著爲今方公在事時郡多缺員凡攝邑符者
三攝郡符者再攝海防而下諸曹之事者幾無虛日
而又時時奔走於蘇常鎮三郡間有事查刷公分應
之而釋如也沓應之而亦裕如也其與僚屬處與士
大夫交未嘗見其情容未嘗見其傲色所謂四時之
氣公其備有矣蓋公以君子長者之道設誠而致行
之燭隱鑒微不矜其智飲水啜菽不矜其廉破的理

禁不矜其幹事到察解情觸神來試之署郡而郡治試之署邑而邑治試之署諸曹而諸曹亦治兩司衡文鑒珠必採居恒整士習厲士風殷然以道德文章相砥礪者寧啻父兄之訓其子弟哉進而分考棘闈放榜皆名下士又翕然有知人之譽矣楚故多材公又楚材之傑出者少卽以義經命世蜚聲旣林及其射策而出理刺郡又精勘于玉律金科故仕學兼隆而神采煥發不爲模稜不務矯飾良有目也五載政成天官以治平奏徵採訪居天下第二人今爲南床御史裏行寄耳目作心膂雲間之政特其先聲一斑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吏

耳而松人所以佩公澤戴公恩思公風裁者方謀俎豆尸祝之安得公指日巡行東吳鎮撫南國以終惠我松人哉余先傳之以備史乘

華亭令魯齋章公傳

章允儒字珍甫號魯齋江西南昌縣人方伯中全公邦翰之子也中全公以進士高第爲名御史歷大藩直聲正氣震海內公以家學嗣起登萬曆丙辰榜進士授知華亭初下車道路目睨胥吏環左右而伺之見公電光眸射霏玉辱流輒嘆曰是神君也不可以狎視不可以沒請也者而公亦與胥吏申約曰若曹母梗我三尺梗者罪無貸於是縣中豪猾居恒窟穴于廊廡者率皆匿聲遁形望署門而却步矣華邑賦故重每月三限立徵限不如額則囊書爲之影借押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吏

差爲之科索賦長受事百里外者既苦跋涉又虞後時往往催督什一在鄉輸納什九在縣且差役乘間而揚舠鼓柁震驚鷄犬於穀圃稻場間弊久習成莫克振刷惟公一意掃除之十日之限更爲半月而半月以分數規程之俾得悉力辦理而比勘時又不假手於幕僚不寄口於胥役凡公治事五載來未聞有一追呼之使無召之符下于村落賦長咸而且畏登額如期以此吏藏充牣所徵之課先儘正供諸非正供者次第及之若漏支若偷放有敢非意詭譎者乎用是賦不加額民不加股浸浸騰治聲矣此何而遠

餉之加編起公仰屋嘆曰遠且燃屑泄泄視之則無
國民且剝膚唯唯奉之則無民於是嘔腸而計屑捐
而籌睜目志賸屬口忘甘而得委曲那移之法一日
粗布之加編可省也一日修河之米折可省也抵此
二者思已過半而復節省其餘以補所未足遠餉充
然有餘行之期年而民若罔聞且相詫曰何以江南
諸邑皆有遠餉加編而我邑獨無也噫是未知公一
腔心血萬簞肩峰費幾番經畫以得有此而民始不
訾征求耳真民之父母哉又亡何而王府祿米之事
起部檄方下公輒轉咨父老延訪鄉紳曰 聖子神

公同志畧

卷之六

孫某不億是何可令祿米之供自今日始且爲民
除厲也因而上記兩臺力爭雲間爲古澤國地勢卑
下米色青嫩不堪上供以故 親王祿米向不加派
今若爲 惠 挂二府增所未有勢將資民轉糴應
解力必不又兩臺是其言卒從中格爾時民情洶迫
十米日又富室巨賈捆載連箱而中戶小民日夕不
能宿飽市廛牙租益因緣爲奸相與阻糴開糴幾有
搶攘之虞公私計曰歲無早潦之災而有饑饉之色
罪不在歲其征民亦不在民其在長民者趙梓然命
爲出西郊見庾廩之有贏粒者鉢肩鎬而封識之計

乃得數萬石墮下平糶今市販之家不設米簾者捷
之更出於金勒巨室遠估荆襄官爲貿易其有私積
而順平糶者聽計里置籍計戶給符五日一易稟詣
公所給發窮鄉老弱襁負而至公皆時時親驗量斗
較升毫不得有所欺蔽又以其贏濟貧舍之貧生歡
聲所播焚檀相望于水泊間不旬日而民譁大定邊
免譟詠之禍非公才能應變咸足驚人寧詎有此邑
之西有水次倉環堵如城郭例貯漕粟百萬待運卒
領兌屬者傾圯日久役人散漫而貯之他庾公特發
帑新之建版臨溝不下幾百楹垂三月而工竣軍民

雲間志畧

卷之六

而便焉又以郡城湫隘議擴其外郭綿亘六七里公
爲審形度勢儲蓄庀材業已規畫八九而旋復中止
曰不可以我始而累人終事也不可以利始而啓人
非亦也又不可以幸始而貽人怨毒也公之苦心爲
民大約類此其他緡審糧役則輪承之人十年載德
謝絕常例則輓輸之役千里載德同給兵糧則行伍
之列百夫載德清理軍儲則禦牧之地三軍載德汰
除船埠則行旅之徒萬口載德而又殲饑徒郭孟章
兄弟於朝市而又剝掠賣之劇盜雪五磬之沉寃此
皆公神明異政可謂可歌者而公休休之度閒雅日

如朝坐堂皇訟牒幾千百紙胥史抱牘而請訊者幾
十有事庭下羅列而待讞決者幾百千羣而公隨叩
隨剖必令人人悅首厥心而去日未晡而退居衙閣
簾靜琴清署門若掃此從來所未睹未聞者總之公
清若胡威介若包拯敏若劉穆之量若韓魏公而核
荒一事則又跨文富兩公而上之公蓋我明二百
年來賢良有司之巨擘豈但稱清白吏子孫哉今且
膺天子寵眷超拜吏垣給事禁瑣慷慨言天下事
而猶脉脉不忘并州每爲松入簾桑土織造一疏直
代百萬生靈請命而凡以事以役至都下者公撫之
如雲間志畧卷之六

王

于姓然且欲圖所以沛恩波垂惠澤者公之德將
世世承賴之矣邑有事祠有亭碑有遺愛而余又拾
其大都以志其孔邇之恩如此

郡別駕張公傳

張鳳翔字覽之號凌霄山西偏頭右衛老營人也起
家明經拜山東登州府別駕服除補判吾松專主餉
事當公之來也適輓輸屆期舟車在道不旬日而趣
行公倉遽登途覓飽受事而一種勇往之度明練之
才開濟之識輒令諸賦長譚然自視躍然自赴每歲
解額五萬三千有奇而王府內府以及卿寺部院
或白或稅或糯分欸互投米色錯雜公則會計虧盈
查驗美惡不煩飛檄不事勾解五日之內巨細畢陳
至于御下則嚴察如電役隸僅聽使令胥史僅聽言
雲間志畧卷之六

爲小嘗假耳目施華楚而懷懷震悚縣論公費常例
節而不納諸賦長亦不敢以常例公費進其康威大
抵如此舟出清河東省妖賊徐鴻儒等倡白蓮邪教
黃鼓愚民發難鄉縣巨紳占濟煙塵陸梁橫據千里
停尸流血而前浪成巢傍舟賊騎鬼之魔軍追麗逃亡
之族人情洶洶或議棄輿而逃或議渡舟而遁槩計
木于下遇烏合之徒乘亂恃強逼勒鄉里每名索銀
二兩且多激變賈禍之言公則身著短衣頭戴簪帽
別雇小舟巡行水次衣不御帶者凡七十晝夜于茲
毋當朝奏召集賦長榜人嚴諭 天朝積威明德爲

磨小醜不難旦暮殄滅且示以忠義大節使人無不涕零隨下榜人中精選少壯設立隊伍申明號令親抱矢石教以坐作進退擊刺疾徐之法若係武之教婦人不數日便可策使若則張旗大其聲勢夜則秉炬伏其疑城公既自固且鼓舞衆心凡蘇常嘉湖之長帥船師者無不感奮而起軍威日揚用能保護國儲升合無損漸次浮濟以達都城當其勢迫鋒鏑之時呼了及僮僕而慰遣之曰我已身許國家義不反顧若輩第還松郡以需後耗成敗非我所知也此其忠憤之氣可貫天日而公又投糧戎馬故所何雲間志畧

卷之六

无

公入都之日諸賦長如醉得醒如夢得悟友誼爲公父怨爲婚婚感頌公之大者造千百姓而公更以其苦達之部院求其軫惜遇有繁費不難與衣錦帶以濟之浙省根役聞化觀風願得自效少有爭競皆來質成得公片語解紛無不愉悅而去事既竣同漕司合項員吏特薦于朝事下司農敘勞紀每仍發容撫按存案論功及返郡齋適海防署缺屬公攝行公運以真心裁以定識巡行海上檢察武弁之不職者簡汰士伍之老弱者查覈糧餉之侵蝕者三月政成而藩藩審理之命下矣矜紳父老聞之相顧嘆

微臣謀樂駭止輟奏記兩臺而計不可復然公一清臣不知所措郡有賢大夫而使不得行其志以去又使之流離于道遂得非邦人士之羞不佞爰謀于士人其人得誠金若干而張郡侯石林慨然贈之百五十金卒賴以濟臨岐之頃不勝黯然嗟乎世態變千難黃眼時潤于青白鱗爲龜而荃爲蕒自古然矣乃公論在人千秋不泯松人士之不忘公將使千秋尺說之區區一櫛何足重輕乎今故著雲間志畧業已告成復此筆而爲之傳傳就而問官道已會題改

卷之六

无

行將校勘矣又公論之一據也并識之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人物

何義士子潤

全內閣希賢

任大叅微菴

俞祠部山月

陸饒州德林

陳叅知景祺

袁侍御海叟

沈學士兄弟

葉錢塘宗行

侯將軍敬莊

徐太醫父子

先憲使公遠

錢贈公汝明

蔣少叅檢菴

張處士林趣

李長史養菴

任長史怡菴

張徵君杏園

雲間志畧卷之七

華亭何三畏士和甫編者 男如韓輯

何義士子潤公傳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公豐願偉幹狀貌魁梧而慷慨有氣節能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人疾苦戚戚在矚睫間談人蹈水赴湯恨不一引手救雖村落中人乎而胸貯石畫手擘便宜一似道緯仁經望而知其爲揮霍之材凝重之器世所稱何義士者也當我明

皇祖龍興時天下甫定華亭有海民錢鶴皋者乘時創亂帥鄉民無賴鼓噪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擄金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帛子女殺良民無算華令馮榮表浦場官李肅表晉等俱爲所執將加刃於腹公毅然身嬰其鋒曉以大義諭以利害禍福出一生於百死而保全之知府荀玉真逃竄之野復還遇害公亟奔馳死所哭之哀因率衆祭奠收遺骸授其家還葬焉當是時府縣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公多方物色出已貲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搶攘間老稚有不能出城避寇者公悉置之府縣後堂及空閑寺院中供其宿食存活不下千萬人已而指揮舊後督兵來捕賊公復自具羊豕酒醪迎犒於郊外而又率父老耆龍井莊拜謁大

將軍徐公達麾下謝其殲巢魁有脅從之恩蓋自公
攘臂而興王師踵至不旬日而幾亂削平吾松又頓
成一清夷世界矣獨尹深以公爲德諸當路亦共以
公爲義將聞其事於 朝公固辭乃止夫公當患難
傾危之際脫人於水火中免其魚肉刀俎一時官長
士庶倚公如左右手恃爲金湯而公且身不任德口
不言功也此其俠烈高誼有不能得之縉紳大夫而
得之公者豈不誠義士哉吾松郡志節義傳首稱述
之而名賢楊維禎錢惟善又作爲詩歌表章之令何
義士之名千古不朽而余且不敢愛其韻君復鋪張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其詞爲吾家義士立傳欲使後之人讀之一日臨利
害遇事變有所感發而興起云耳蕭聖有張漢傑父
子並稱俊民當鶴臯作亂時遣人詣張乞爲應援漢
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豈從汝叛耶大書叛賊
二字黏於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此亦義
士并識之 聖明開國豪傑雲興天運人心一時輻
輳如此倚與休哉

全內閣希賢公傳

全思誠字希賢吾松之上海人也公少負文名博雅
宏粹世稱名宿耆儒洪武十六年徵授文華殿大學
士兼左春坊左中允 賜勅致仕其勅詞曰朕觀古
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
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有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
息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
鄉以撫子孫享奉養公乃歸臥海上逍遙以終其天
年時又有湖廣吉安人全詮南直高郵人張長年山
東登州人張紳二人者俱年逾七十以禮部主事劉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唐之疏薦詮等明經通達事體遣使徵之詮與長年
先至 上召見喜甚 賜坐顧問終日並命爲文華
殿大學士詮與長年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
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
從卿志庶不負平生所學而卿里亦有光矣卿何辭
焉詮與長年復辭翌日放還鄉里已而張紳應召來
京以爲鄂州教諭蓋 上訝其後至也專自商山紫
芝鴻冥寥落上下千載能有幾人始而全誠沐榮繼
之詮年被寵麗眉皓齒安車蒲輪雖竹帛所紀圖畫
所傳何以加焉廖公道南爲之贊曰采采紫芝英英

白雲葆光延和脫垢離氛既樂且康有壽黃耇之
考題號稱耆舊康侯畫接天子葵之邈矣高風爲世
所師有旨哉念惟 高皇帝初做宋制置殿閣學士
之員然其秩不過五品亦止以備顧問撰文詞時或
預參機務非若今之名高四近禮絕百寮其位尊其
權重也 神武草昧君臣吁咈相得以成始終當其
時若全公者遭際不已奇乎故吾鄉稱兩大學士蓋
謂先後居相位者洪武則有希賢全公嘉靖則有文
貞徐公而不知兩公者一當創業之初年一當中興
之盛世一以儒生而應召一以元老而策勳一在闕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一三月而還鄉一在闕十九年而致政此其名實久
近之間所繇相去遠矣

任大叅薇菴公傳

任勉之字近思號薇菴其先四明人爲兩浙運幕始
占松江籍爲華亭人公氣宇軒昂天資英邁長身玉
立音如洪鐘雖遠大語言皆娓娓可聽爲諸生時嘗
肆力于文章且留心于政事亦一賢豪士也登洪武
癸酉賢書第甲戌進士出知饒州府鄱陽縣公因前
令廢弛之後欲爲振作即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
字于廳壁又訪鄉民之有德行者爲四門老嚴立簿
書使民自爲約束次第舉而行之其治以正風俗爲
首務扶孱弱抑豪強慨然與民更始而今有不便干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五

克稱者忽爲匿名書投入或言宜密訪其人照律匿
名一款置之于法公曰古不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乎因榜于縣門曰告我以過是忠于我者也今後縣
官政事有愆其盡言之無諱一寡婦嫗夫之兄不以
喪殯給其朝夕飢餓無以自存意不能安其室公叱
問之汝欲他適耶乃判其衫背曰餓死事極小失節
事極大此婦感公言竟不嫁者終其身孔廟春秋二
丁祭羊豕皆科于民公曰此非崇報意也乃設處銀
兩歲今里社分畜而獻之著爲令而暇則坐學宮與
諸生講解教授如嚴師士人皆以樂育爲幸當是時

監司稱賢今可旌異者得五人公居其一鄱之士民萬口嘖嘖無間言也二載考滿擢知瀘州鄱之人二百餘輩詣闕借留即陞其府同知旋陞福建右叅政無何左遷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徽州府隨以事謫滄州此其于仕路不可謂不浮沉而公處之泰然退食之餘不廢著述讀書談道閭閻如也尋起知蔚州又改睢州公時引年引疾致其政歸林居二十餘年壽八十九而卒其文雄健瞻雅似楊鐵崖其書飄逸俊秀似米南宮而公皆不以自名既老而四方求文乞書者殆無虛日洪武中論科名者以公爲科第

雲間志畧

卷之七

開先永樂正統間論學行者以公爲綉紳領袖語不虛哉所著有徵菴集若干卷先是郡守某頗饒幹局而少仁慈監司以問公公曰有治民之才無恤民之念其持論之正如此公之謝世也未及一月而里長張琳以均徭呈縣編其子弘爲養馬夫時上虞葉公冕爲郡侯弘欲訴之趨入府適學博先生張公業見而問知之曰某方撰尊先公祭文送府當即爲子言之子毋入張公進見具言所以郡侯驚嘆曰有是哉鄉紳肉尚未寒而乃遽役其子乎先生出諭令歸治喪不須入也既退大書示府門首曰今後均徭故宦

子孫一例優免而任氏遂得不染干役若郡侯與學博者可謂能相與以有成矣至今傳爲佳話客有言公遺事者太祖高皇帝御宇數密遣使者廉察諸仕宦家當公今鄱陽時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三間門臨池水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門庭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吾令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給以客游至鄱有札寄否因貽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廉察使以書直達宸覽併陳所居蕭索狀上嘉歎旌異之此見聖祖留心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七

史記而公家實有清白吏風矣所居有光節堂在城南不及數椽僅庇風雨子孫至今居焉蓋自元以迄於今第宅之古無如任氏者公之孫孝友先生順舉成化丙午科仕至長史而其七世孫如尹有雋才爲郡名諸生登大啓元年南畿乙榜其科名必且傳公衣鉢云

俞祠部山月公傳

俞允字嘉言號山月洪武癸酉舉人旋登甲戌榜進士高皇帝改其名爲永遂以永名其號山月者因公遠祖俞清老有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見賞于蘇文忠公故以山月取號而其人亦復豪爽慨慷重然諾赴緩急自有一片肝腸一種氣魄可以得爽力而濟艱危非世俗脂韋者比公授魯山令愛民如子視事如家有循良卓異之望徵入爲修史官禮部祠祭司主事其所纂輯編摩經公手刪定者是成信史館閣諸公亦皆高意景仰之章除後不復出仕隱居鳳雲間志畧卷之七

八

其子孫世世奉先生蒸嘗亦世世戴公明德矣先生之爲浙省第一名儒國朝第一忠臣有御史爲之表章且有海內公評在已不必言若俞公者在其血胤一綫而使之血食千秋則豈非趙洲之程嬰杵臼而李固之王成哉公有山月軒記一篇載青浦縣志其名宦祀在魯山治行在河南通志而葬在今山之騎龍塋稱俞主事墓者是也公之曾孫琳舉成化癸卯鄉薦任臨川節推琳之曾孫汝爲登隆慶丁卯辛未甲科官江西臬憲汝爲之弟汝楫者有道學之芳名汝爲之子廷諤者有文章之令譽可謂無忝爾祖矣

卷之七

九

陸饒州德林公傳

陸文旺字時興號德林上海人公生有異資三歲能識心斗二宿見者莫不驚歎其奇長好讀書斲于經濟實用學成一時名檢之士咸望爲典刑而尊爲耆宿焉且其人醇謹端方可以表儀末俗里有譁而就公質成者輒以大義誨勉之無不感悟去時以比之王彥方處家篤于孝友左右承兩親歡有一切叔撫之情禮兼至少則養之稍長則擇淳朴外家資之又以橐中之藏壙上之業析其半予之未嘗少有二心慘色斯亦人情所難矣比楊苗之亂流寓浙之若溪雲間志畧

卷之七

十

里人造其廬式之指而言曰此陸德林先生居也相戒爲之護持得勿毀初公憤胡元腥羶絕意仕進至洪武三年詔舉郡國賢良有司以公應舉拜武昌府倅公奉命之官當僞漢兵燹之餘民不堪命公茹淡服勞悉心撫字稍稍復業聊生民歌其德尋擢守饒州永上竟乞骸骨歸歸則出俸金之美分資其宗黨姻親輒領手望闕拜曰毫末皆國恩也我與若共之文壽八十有九而卒其四世孫鏞七世孫繼阜皆能似續其德說者謂無媿公後云

陳泰知景祺公傳

子祭酒樹齋公傳

陳禎字景祺華亭之南橋人公讀書好禮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詞色人以公輔之器期焉洪武中薦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從大廷議事衆論正在紛擾間公從容剖析數言而決上極褒嘉俾攝部事諭之曰卿何見事之敏也四司之事悉以委卿公益恪恭不敢怠偶坐齊麟事謫戍金齒未幾召還授五軍斷事會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許之服闋陞主客員外郎出知湖廣襄陽府時荆土飛蝗蔽天塞地而獨不入公境中時以爲異永樂初召拜鴻臚少卿命雲間志畧

卷之七

十一

往來吳治水水輒治得不汎濫而就安流旋陞河南左參政會黃河決又使公治河又治且以勞來有方居民安堵無失業者時盜發汝寧將賴汴賴公策離其黨與因賊首張子誠等千人于均山請降兵不血刃而定上賜勅獎勞公乞祭掃歸比陛辭請知交趾丘溫縣時方盛暑而雨中多瘴癘或勸公緩其行公曰王命寧可稽也死生有命何瘴癘之能爲遂疾馳至縣甫月餘而卒年僅五十上聞而憐之閱八載其友胡士文請于交趾掌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還家有丈夫子四人曰謨曰詢曰詰曰諫

詢字汝同號拙齋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

讀學士時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無敢抗衡劉忠愍李

文毅少與之齟齬即得奇禍而公絕不關通振衛公

遂有安陸之謫公亦恬然不以爲意也景泰初召

復原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

士國子祭酒致仕享年六十有六而終公爲人峭峻

寡笑言飲酒多而不亂秉道嫉邪蓋出天性故人不

可干以私而居官能以正直忠厚善處僚友間不侵

然諾編修梁謹病且劇語家人曰交游中惟陳公祭

酒端人孤可託也遂以子女屬公公唯唯爲之經紀

雲間志卷之七

其喪以及家事甚且不避嫌謗而行之其薦于友誼

如此公文章道勁有氣骨酷類其爲人兩王畿試一

判時嘉穀援士類甚衆丘濬楊繼忠彭韶施槃諸公

皆出其門下後並爲名臣云

袁侍御海叟公傳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華亭人叟古貌長身議論英

而尤工于詩蓋叟父介者元末爲府掾以詩鳴吳中

此其淵源之自也而其詩專學杜工部如客中除夕

江上書懷諸篇雜之杜集中未易識辨又嘗以白燕

詩得名于時號爲袁白燕云洪武中拜侍御史爲上

所知上一日錄囚事竣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

還復命上問凱朕與東宮孰是凱對曰陛下所訊

者法之正東宮所有者心之慈上以其持兩端也

意殊不釋數數口誦公兩言叱凱退凱懼不免遂披

髮佯狂放歸釋惠文冠而服芰荷之衣屏居東海岸

畔已而上復思凱即其家拜本郡儒學教授叟對

使者頽然夷然不望闕叩首謝恩而第唱月兒高

一曲且坐臥污穢中使者還報上以凱爲真狂也

而貸之叟于是因得縱情間散長歌高嘯優游以終

其餘年豈其曾爲柱下史乃隱而著書其道猶能者

哉在勝國後當革除之初其以詩著聞者有高徐楊

張四傑而叟以詩道先登雲間且與鈇崖志和諸君

子日相唱和語不驚人不休寧肯爲之下者而論者

謂叟之詩貞不徇俗其思清詭不阿時其骨勁而悲

不牢騷恠悵其氣和此北地信陽兩先生稱度爲國初詩人之冠而又謂白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也然乎否耶有謂度所精者五七言古稱爲上裏而諸律絕猶不失中駟也然乎否耶總之度爲人磊落多奇脩然風塵之外而其詩亦復如之北地信陽之評良非欺我始刻在野集爲朱鳳山所序後刻既晦集爲陸子淵所購者頗多殘闕而吾友觀察張公叔翹所望鑒定善本刻之古衢郡齋蓋實闡發其幽微于二百載之下不至湮沒無傳其度之忠臣也夫

雲間志異

卷之七

古

沈學士兄弟傳

沈度字民則號自樂繁字民望號簡菴苦節先生易之子在 祖宗朝度爲學士繁爲侍讀人以大小學士稱之度自少刻意讀書學問該博嘗以易學授徒于家輯五倫詩註孝經旁訓而居恒工真行草兼工隸篆書 洪武中郡邑文舉文學生稽緩調成雲南時同謫者皆名士率與度交 岷王聘之邸中屢以直言進有都督翟能鎮滇一日乘馬過市見日者有牌大書課命二字問而知沈公之筆因延之爲弟子師未幾入朝挾與俱往 成祖初臨御命翰林舉賢

雲間志異

卷之七

士

十江陵楊文定公溥爲編脩以度名薦召見賜書稱旨授翰林典籍 上嘗覽度書喜曰此吾朝義獻

也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珉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而公亦待禁密無少間嘗賜二品金織衣又新製象笏蒙度名氏鍍金以賜之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隨侍講 命公爲行在翰林學士至 仁宗皇帝賜詔命予告歸焚黃賜鈔給驛傳 宣宗皇帝又進翰林學士親灑宸翰圖鸚鵡過一軸賜公又賜醉太平調一首時公欲乞致仕再上章 上諭吏部尚書郭璉曰度誠謹

皇祖眷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煩以事
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公奉 旨留京享
年七十有八而卒計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
給馳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古今以書遺承寵遇未有
得君如公者也公事兩親極孝待弟絜極友于與人
交久而能敬然亦能自樹不苟徇人初入翰林鄉人
李至剛爲禮部尚書氣勢赫奕朝士趨炙者日奔走
公不一詣其門惟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而題
其齋曰樂琴書處公襟宇澄澹風韻蕭疎此豈俗士
所能望萬一哉所著有隨筆錄西清餘暇滇南稿自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六

樂稿弟絜少亦穎異八歲通論語孝經十歲擅真草
家貧無楮供書日懸腕書壁間筆力遂大進鄉人長
老咸異之率遣子弟從遊學其書法者歲以百數而
公尚垂髫蹕上座教之有程儼然以師道自尊也
永樂初其兄度官翰林受 上殊寵繼召絜同直秘
閣授中書舍人旋陞翰林修撰又陞侍讀齊題 太
宗皇帝 仁孝皇后 仁宗皇帝三聖主拜金幣之
賜甚優至 宣宗十告展墓竣事還 朝陞右春
坊右庶子無何 御製賦起詩賜公陞大理寺少卿
英宗即位轉左而公被顧問一以正對 上嘉納

焉其受 列聖之知寵遇亦不下千度矣年七十致
仕歸營堂于故址曰錫老曰榮賜日集宗師親知燕
飲其中七十四而卒公性亦孝友與人交有情尤喜
汲引才士而襟懷爽剴不屑屑細故因自號簡菴其
書飄逸道勁與度齊名自兄歿後凡 國典大制作
皆出其手聲望蔚起士林間又不獨以能書顯也初
公食貧夜宿真武祠夢以數印授之公弟受其六後
以中書歷少卿凡六任皆供奉內廷不落曹局神明
已先示之亦異矣哉二公之歿已二百餘年而至今
館閣書家猶宗二沈之體度子濤亦善書以歷爲中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七

雲舍人至禮部員外郎而孫世隆亦爲中翰五世孫
服采乙酉科七世孫時來壬辰科官侍御詞翰亦雅
繩祖武云

葉錢塘宗行公傳

葉宗行字即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裔其人喜讀書尚氣節不屑與時浮沉悅仰隨俗習汚亦雲間一才雋也永樂中東吳大水滔天而松江汎濫尤甚公爲布衣輒上疏言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請棄故道開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并乞禁近海百姓毋得私壩以遏其流上覽而嘉納焉命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水如公言水患果息尚書還朝復命薦公有經濟材授官知錢塘縣事錢塘故劇邑其民健訟且久困徭賦幾於十室九空公至則爲按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太

撫定役法使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役之一時莫不稱平而詞訟亦因以漸簡不逾年翕然稱治騰神明惠愛之聲一日廳事前忽見有蛇蜿蜒若赴愬狀公呼之曰若豈有冤耶跡之蛇入餅肆中爐下發其地得一女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而埋此者也公按之得定遂伏誅又嘗江行覺舟尾沉重不能進視之一死屍掛于舵腰間有石繫之訊而知里中人殺而投之河者亦伏誅縣多虎常啞人居民深以爲患公曰古不有虎北渡河者乎乃爲文祭而遣之虎遂遁去時仁宗在潛邸聞其治行詔所司厚遇公

廉訪周公新風采巖巖而於公獨敬禮有加嘗侯公出微行視其解中無他物僅有笠澤銀魚乾一束耳廉訪嘆息久之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之共食曰此君家廉吏一杯羹也飲之至酩酊出所御三品儀仗前導之歸公固辭不許曰此座公可立致矣以辭爲蓋自兩臺諸司暨縉紳而下皆童白吏莫不呼爲錢塘一葉清其重公品望如此會朝廷有大興作徵兩浙工匠赴京公督之行道病卒廉訪使聞之泫然涕零累日不視事自爲文祭公有錢塘山水與公萬古俱清之句錢塘人至今誦而惜之謂公位不滿其才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九

善不稱其德而爲之家尸戶視云

侯將軍敬莊公傳

侯端字敬莊官懷遠將軍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平日以勇力聞府治石獅高六尺許以腕擊之疾走顏色不動又嘗馳過牌坊交抱楮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漕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埃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亦一健將也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艘猝薄城南官民驚走公統兵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園也扎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小舸銜尾而進公望見一船當先有衣紅人知是酋長遂策馬入水沙深浪湧馬

雲間志

卷之七

辛

韜諶水急不得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駭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舡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櫻鋒且慮其識放箭者所生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刲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園領兵出南門戰不利賊遂從南門入公在圍下令每軍士持草一束候賊盡入城趨至賊紅舉火盡焚其十三艘賊第擣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窘矣公遂率衆而前至東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下橋斷公鞭馬而祝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者我與汝俱死矣馬忽

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百餘合且戰且馳賊衆咋舌而呼曰好將軍好將軍云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棄于途以習馬足欲生致公公則以一劍挑布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又以長鈎鈎公著左臂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聚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誅賊衆無生還者夫公以一人與賊交戰既火其紅復盡其黨心能舉重膽足包身蓋實無虜于目中而若弄丸于掌上者此從來所未有之捷亦從來所未有

雲間志

卷之七

壬

之功也今之武弁如侯將軍者可復多得耶故不可以不傳

徐太醫父子傳

徐樞字叔拱號足菴世居華亭之南橋里先世得扁鵲神鏡經于異人醫名遂振聞于縉紳間洪武乙亥授秦府良醫正水樂丁酉召爲太醫院御醫戊戌春正月召置左右備顧問甲辰冬加承直郎陞院判多調護功洪熙改元拜奉議大夫太醫院使以稱職得封兩親錫 詔命宣德元年以焚黃請歸省墓詔許之 天子賜詩贈歸又賜金帶錦衣狐裘祭器諸物及孫真君圖贊且特命馳驛陞辭 天子憐公老詔出宮入陳氏及內侍袁亨陳福侍其行又明年公以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八十乞致仕 上又賦詩送之還鄉賞賚甚厚其錫予春注之隆有公卿大臣所不敢望者而公之歸里出入必以二內侍扶掖而前歿即以二侍及宮人從奕誠異數也先是公從長安歸渡江出袖中丹經授其子彪取茶鑪和藥置之火出視之其色爛然銀也既以書與藥投之江流而曰世豈有神仙黃白之事乎五百年後仍化爲銅悉幻妄耳里居七年忽一日呼子彪而命之曰而翁視息人世間八十有七夫既榮我以名位扶我以康寧假我以長齡而綿我以孫子于願足矣旦日中我去時也至期果夷然而逝

如公者非所稱仙遊者耶公雖明醫而於書無所不讀于古今無所不通且以詩受業鐵崖楊公爲高足弟子故其發之詩歌多冲淡瀟灑之趣有一詩贈王景瞻采藥云採藥乘秋不待閒芒屨荷插竟追攀斷岑咫尺逾前嶺尋木崎嶇涉遠山曉出烟霞濃淡果晚歸風月有無間製成一片延生藥活我元神駐我顏此非徒寄興吟咏而已也公嘗著脉訣辨明若干卷足菴詩集若干卷而又有長安十詠縉紳稱爲絕唱者茲不具述云子彪字文蔚初侍院使於金陵加冠解學士字之文蔚因以字行後侍院使於秦其客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余乃許魯齋遺址秦王題其齋曰魯菴故秦中人遂以魯菴爲公號晚又更號希古人遂稱爲希古先生正統間用薦者言徵入太醫院奉 詔視 代王病代王病腫已久臥床褥間公治之輒愈又往邊視昌平侯楊洪病侯背發疽潰外公治之又復愈于是稱古留掌御藥陞御醫景泰初陞院判階承德郎日侍禁掖 天子嘗問藥性遲速公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一日不足惡者一日有餘又問耄生公對以內經曰元氣之說識者謂公以醫諫云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辨明書十卷論咳嗽痢疾傷寒纂例

書各二卷奏 御行于世書成廕子塔圖子生天順

四年五月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七 天子命馳驛歸

其喪公以庶僚而得此亦可謂生榮死哀矣公性以

直道自持襟度夷朗其言纒纒然辨曲直是非無少

假至論病則洞見標本悉中隱微雖病者亦喜聽而

忘倦故投劑奏效輒奇非近世醫家比而其爲人有

古節俠氣每于怨者及報之德先是文院使爲鄉人

羅嵩所構逮繫獄中公年十五時上書 文皇帝

文皇帝嘉其孝特詔出獄後嵩自以罪繫論公營

救之甚力嵩感愧至無以自容此其意氣慨懷又豈

雲間志畧卷之七 主

贈賦必報者所能彷彿萬一哉其子塤任錦衣右所

正十戶公諭之曰我世以醫起家至汝一變而從武

毋乃殞先業乎汝其勗諸其教子義方又如此

先憲使公遠公傳

先憲使何廣字公遠初爲華亭人後遷浦上遂爲上

海人初公爲里中教授聚徒受業人頗易之而公實

強記博覽於載籍無所不綜而尤邃于經學迨永樂

初年遂薦舉明經科授江西上饒令其蒞任守官守

道訓士愛民以此有賢良聲擢爲侍御史在臺中數

上封章言事慷慨雖志稱公寬厚有容而風裁故自

不乏也尋遷陝西按察司副使益務以名節自矜釋

冤獄出重囚按驗多所平反聲聞蔚起當事者方柄

用公而公引疾致政歸矣公未貴時最究心於律常

以爲士君子讀萬卷而不讀律者往往有之予是著

律解辨疑一書其說大都謂臯陶始制律而漢蕭何

爲官九章唐房玄齡爲律十三章凡盜賊囚捕廐庫

戶婚官衛職業間訟詐僞逃亡等名已多添入而後

世言爲幾百幾十條又何煩冗可厭故除刑以外

第別爲三十則欲人就就自守以不罹于罪而無犯

于刑豈非仁人長者之心哉而時以變亂成法者

遂有太辟法家相仍凡一政令改易輒以傳議入不

救之條公曰嘻若是則太辟者踵相接矣此但爲改

定律令者言之蓋禁于所不犯也大學士解大紳縉

覽而是之謂公大辟一議可活千萬人而公又有傷哉行二章亦當時憤激而作惜乎世遠軼亡宗人長老第能傳誦數語而不能全舉其篇良是欠事余因擬作書之紹興官舍而刻之漱六齋集中蓋公爲刑臬而余爲刑官亦子孫爲祖宗補亡之意而代斃傷指之慙豈暇計乎公之歿也長沙判俞永爲之狀曰居鄉里則爲鉅儒任郡邑則爲循吏在風憲有澄清之心位藩垣得大臣之體殆公實錄乎

錢贈公汝明公傳

錢惟慶字汝明吳越武肅王之後初家于浙而後家於松者也以子溥貴封翰林院檢討尋贈本院侍讀學士加贈南京吏部尚書公七歲而喪其考哀毀執禮如成人其侍節母許夫人最孝而其侍伯兄存善最恭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勾攝甚嚴而其兄存善與焉公詣使者曰老母所藉以終養惟吾兄不如期者實我之罪也我當行其兄詣使者曰我爲家長不如期罪當坐我而我弟又爲我母愛子不能離膝下我當行兄弟爭行皆泣母又持之泣使者見雲間志畧

之亦感泣而驗籍竟以其兄行公送之至姑蘇會有免兄弟偕還鄉時人兩高其義至比之孔北海家一門爭必云旣而執母之喪又不勝毀瘠名其堂曰永思諸家暴終身孝思不墮之意也兄老而公事之彌恭比兄卒而公之哭泣如其喪父母時兄無子以其子爲之子而又積書授之讀擇名師俾從之遊其友子之愛至死不衰如是且能爲人緩急挺身而赴之有不擇利害禍福者故居爲里人所尊訴之有司不能復後其人蹈危禍遂至狼狽或語公曰如欲返故若此其時矣公曰向以理訴不得伸于公庭今且棄

人之危而取之又所不忍蓋已諸蓋公之待人一任誠樸未嘗有機事亦未嘗有機心自是襟宇蕭疎神情灑落嘗作迎薰書樓日焚香鼓琴吟咏其中真有超然世俗之表者固宜其七十書終而以子貴封如其官且加贈之冢宰而其生榮其死哀也是爲贈尚書錢公傳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宋

其官且叱咤之策率而其主策其策莫也最爲諷諭然世於之未嘗固宜其七十書終而以子貴封收計數嘗於暇書數日焚香鼓琴吟咏其中真有超然世俗之表者固宜其七十書終而以子貴封如其官且加贈之冢宰而其生榮其死哀也是爲贈尚書錢公傳

蔣少叅檢菴公傳

蔣性中字用和號檢菴其先華亭人後徙海上卜居陽寶湖家焉領永樂庚午鄉書中宣德丁未榜進士公性至孝痛父早亡母以勤織操家教之讀書成立遂以疾乞歸侍養母夫人爲建一堂名勤織以表母節嘗躬耕以贍養殮供甘旨莫報母劬勞有終焉之志而母夫人過強之出不得已治行乃入都門就選旋晉兵科給事中數上疏言事其節冗食一議謂國家平日竭倉庾以養單弱之兵一旦有急聞金鼓見旌旗耳目俱駭不可備非常孰若省之以養驍勇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宋

精銳 上嘉納焉而其最大者莫若劾巨璫王振怙寵作威福一疏 上雖不省而振實有所嚴憚不敢逞及公以憂歸而振始恣橫已已勸 上親征沙漠倉卒爲厲騎所逼科道官始迹公前疏劾振正其辜而舉朝服公先見矣尋陞江西右叅議江西之土肥瘠不均民因規避其間多所通欠公行稱土法上下其科民以爲平自是輸將恐後時又有蠲賦之詔一邑令以其私請公謂 朝廷曠蕩之恩必使均沾一方不宜偏庇一邑當事者是其議而從之無何公遂引疾乞致仕歸章凡四上乃許公抵家惟定省庭闈

日以養母爲事而暇則同田夫野叟較豐歉論陰晴
公遽遽絕無貴倨態而見者亦忘其爲貴人也時周
文襄公節鉞至松傾慕公特甚一日入鄉謁公當公
躬耕時手足胼胝面目亦既黧黑矣從人疑其爲田
中叟也而問之曰新給事中在何所公第應曰在前
村語之迂道往而公竟從近抵家肅衣冠出迎從人
指公而笑曰此非田中叟耶公留文襄飯設不過五
品有菜一碟文襄食而甘之問何菜公曰此金花菜
也比回郡時食大欲索金花菜吏輩漫無以應問之
公侍者而知其爲草頭耳時因北狩邊餉賁之江南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如柳翁之急文襄以吾松府縣糧廳怠緩怒而械之
于堂宇令惶懼不知所出計非公無能緩頰者乃匆
遽擁公至門文襄延入公問械者爲誰曰若輩征糧
無狀故繫之耳公崔然引避曰某鄉里不能急趨王
事負罪良多奈何逮府縣衙官乎遂欲免冠肉袒謝
文襄立釋繫者而從容請教于公公曰請以貯庫無
名鐵如額借贖去而徐征補之何如文襄竟從公議
有司敬公甚謀爲治第村具笑而公不許又謀爲
公建坊公亦不許曰與其建坊以榮吾門不若建橋
以便吾里遂建石橋于鵞潭湖之西至今存焉行有

不苦病涉人皆德公而思之公居恒以名節自矜足
不入府縣偶有事駕小舟來咸止携一僕溯退水涸
令其僕登岸曳舟以行自戴草笠坐船尾遇一船爭
道其僕僕曰我是蔣鄉宦家公即罵云奴子安得
冒名入竟讓之先去其度量寬弘不與人較類如
是當公在京時一日欲設客已發東具邀矣適隣家
子不祿公曰彼方銜哀涕泣我安忍燕客爲笑談歡
乎姑已之數日遲其發喪然後邀飲此皆先輩盛德
事故因傳公而并識之公常泊舟江上有一官長艇
亦同泊過候公公往答之因留奕不甚勝亦不甚負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上子一子問耳突罷將別公見艇頭鐵穿中有一
人以同官長官長云此婦汚濺江流故禁之在此
公以官長即以鉄穿投之江心謂已釋之矣遂
別之公頃刻有大風至公無渡河遂放舟若御
公而舟已而颺起一旗大書數字視之乃江湖金七
公母遂佳幸不爲風波所驚因而登岸散
步一婦家有哭聲聲公問之故其家曰我婦以血
衣蓋其面潰然病歿方得甦昏迷中耳時有云
爾終事救癘者公聞之愕然常對人言遂相傳父老
以爲奇話而說者謂非公至行與神明通寧止有此

張處士林趣公傳

乎子不語怪語神而茲且爲公記其事乃知怪與神子特不語耳非世間無怪無神也公自遇神後周身大餘蚊蠅不得近如帷幔然公雖老而顏如渥丹康健無減少壯生平遇不可意事未嘗出詞叱聲此人情所難者居惟茅廬一座而四分之一設臥具一議酒食一待賓客其一以與老蒼頭飯牛終身不易天以縉紳而如此儉朴抑又難矣公享年八十七而卒卒之日天朗氣清薄暮忽陰雲自西北起須臾蔽天大風拔木而公遽逝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沒後子孫未有顯者力不能援故事爲公廟食計會督學耿公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天臺風欽慕公特徵郡縣得崇祀御賢今子孫繁衍有名諸生國瑜國琦起昌王汝十數輩文學彬彬不愧其爲公胤嗣云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三

貴驚喜其言遂併倉貯之事乃得竣至正統間王通判董糧二十萬赴南京監收周都御史性暴刻衆有懼心間月不能輸納本府趙侯命處士星馳而南能以奇謀異語齊其威而納之歸則趙侯而下降塔迎勞益重處士之爲人也初周文襄公爲江南巡撫病征輸無法民困日甚圖所以爲樂郡包荒計者處士獻策立水次倉民以爲便蓋處士事文襄爲幕府諮議者垂二十載贊畫之功居多公還朝欲以永樂初葉宗行例署名受之官處士毅然辭不應暮年家居酒憫吳淞蒲漚淤塞歲比不登復上疏于朝下知

府侯聘處士總其事以通潮汝此其人身處江河而心懸魏闕其所孜孜爲民社計者豈能一日忘哉處士世家七寶鎮之西北隅美園池蔭竹木人稱爲園上張者是也其後處士以故廬讓兄而屏居別業讀書教子逍遙其間得林泉之趣故以林趣自號云子齡鄉進士嘗率之躬耕以充素盛而供歲時祖先之祀卒于戊化辛酉壽考而終尚書錢公溥爲之撰碑記

李長史養庵公傳

李伯璵字君美號養庵上海人登宣德丙午鄉書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累官至淮府長史其爲博士先生也在江浙間凡四任每進學人士而誨之一以道義爲本諸生才且賢者禮貌之食而好學者衣且食之不率教者創之日惟首肯自甘絕不受束修之饋桐廬累舉缺人公至物色桃文敏公變于髫年授以春秋一經日爲之課其文藝未幾桃擢第後爲顯官名臣堪輿有謂山陰縣庠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公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形家之言豈足信乎卒不徙惟督諸士讀書課稅而已其後登庸相繼出元亦出其門至今稱李公能造士作人也比爲長史風涼事淮王多所匡扶救正官校有犯王林某于市公謂其人罪不至死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寤疾左右爲王祈福請施僧公謂此亦無益之施若苦貧丁役錢以爲爲士王皆從之府使人入戶遺與一縣令構爭令詔獄而釋使不問公請治之以戒生事者曾從王肆觀入朝左右有以他求請者公不可曰君臣之間有賜拜賜而又何求乎求則賈賈則不敬非所以愛王也蓋公之守道守

官類如此成化癸巳以年八十六考終所著有文苑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世公有二丈夫子曰澄曰清並登進士澄字希范號葵軒天順丁丑科官至福建左叅議清字希憲號葵軒景泰甲戌科官至湖廣右布政希范恬雅清修不競富貴榮名卓然有古人風節爲海內縉紳所欽而希憲亦循介自持始終醇謹官南比部時除母喪謁選家宰姚公夔與其父有舊恩欲留之北公謝曰荷公盛念知者謂公特簡不知者謂某私干姚歎曰希憲真君子也邇公兄弟間動遵矩矱盖不愧科名而亦不愧厥考矣今五世孫逢雲聞志畧

卷之七

五

中以萬曆丙午掄魁已未登第分符爲四明之慈谿令有志節能勤其官公之澤其未斬也哉

任長史怡菴公傳

任順字孝友號怡菴一號養拙後又更號樂全翁福建泰政薇菴勉之孫處士執菴弘之子也執菴生子四丈夫而公爲之長公少而聰敏異常縣令楊斯聞其名延置之縣學時方十四齡執父喪如成人禮諸弟皆幼奴僕即叅知所遺悍黠難制公獨持門戶讀書課文未旦出廳視事綜理家務鉅細畢舉家人嚴憚之農月行田間輒手一編不置或躬屨泥塗視作不如法者撻治之而撫勞其勤者故裏皆竭蹶以趨盖辛勤二十年學成而家亦成矣成化丙午年逾四十始捷鄉闈明年會試中乙榜遂就選人得莒州之學正莒人寡學鄙聞數十年來科名絕少公躬督教之未幾有登第者已酉考福建鄉試時稱得人已而丁母憂服除以學行選爲國子助教旋陞涇府右長史攝家之官凡所以爲王輔導統率者一出于正自王而下皆敬事之滿考上疏乞骸骨進四品服階中順大夫致仕歸王嘉歎再三有白金綵幣之賜時正德丙寅之冬十月也總之公二十年跋涉宦途歸而治池館田園爲逸老計親知故舊至必留小飲飲必盡歡或窮日夜不厭非其人一不與接也如是者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七

又八年享壽六十九而卒公偶儻負氣節見人有不善無難面折及異日遇之又蕭然和氣與之相忘蓋公剛腸嫉惡當是非黑白處不能回互已而永釋未嘗留于宵中故人始雖畏公而終亦無怨者諸弟教之成立婚娶不失其時張氏姊早亡有二女公取育之家擇婿以配時東江顧文僖公清從遊張友蘭先生友蘭徙館嘉禾以文僖屬公就學年方十餘歲公一見而器重之以長甥女妻焉文僖以此德公最深而計聞京師爲之設位而哭不待其子之請而誌其墓中之石爲之銘公詩文豪邁疎爽類其爲人意之

皇朝志畧

卷之七

所到校筆疾書不繼點竄他人即深思未之或過也
有怡菴遺稿與乃祚徵庵集並藏于家

張徵君杏園公傳

張年字公詩人尊之爲杏園先生世家嘉本之爲於湖元季避兵吾松之海上因占籍家焉自少聰慧俊爽攻勵積學受業于苦節先生之門苦節先生者二沈學士之父吾鄉之聞人也先生少所許可獨賞賈稱公不置直指使黃公觀風至雲間聞公類敏召令作對賦詩隨口輒應大加稱賞公父綸爲太醫院醫士嘗以事被逮公跪奔叩聞冒死陳詞白其冤狀人謂張氏有子歸而博極醫書凡仲景東垣諸名家之奧旨罔不探研而又選精先世之業用藥不執古方雲間志畧

卷之七

記

試之乃主立起痺痿名播都下禮部以名醫徵不就水樂中廷臣薦其才可大用特旨命使倣安車之召凡徵聘省且十餘人公爲舉首隨使者入京不久復以疾辭時人高其雅尚宣德甲寅長君寅又慮名醫之出而公獨寂寞家居以此悵悵不樂未幾而逝年僅六十其公爲人高簡慷慨雅志古處急患難重然諾其於世不顧利害不顧死生所交皆字內巨公以名其人弗屑就也讀書過目輒成誦頃刻能記百萬餘言拈爲詩文工而有法至于商確人物之賢否剖折時事之失得皆迫出人意表聞者無不厭

心慕平鼓琴彈棋日以詩酒相娛樂所居白沙鄉舍
傍隙地種杏成林因號杏園所著有杏園叢書于家
歿之日遠近悲悼小沈學士聚爲之銘稱徵士神完
氣清穎敏絕俗爲子孝爲父慈良非虛語而同時被
徵諸名流如姑蘇程式四明鄭雍言及同郡張黼陸
友仁輩皆浮沈金馬門各賦詠寄馳一云蘿室半
間俱是紫雲山千頃總成詩一云舊業尚餘芸閣在
春花空發杏園幽一云守道已無干祿念著方多見
活人心一云遼海忽歸千歲鶴淞江空負四腮鱸非
重公語不及此而其冊至今傳襲澤彩如新二百年
雲間志畧卷之七

早

來公遺澤亦吾松世家所希觀者郡邑志中皆載公
于隱逸傳以公不拜徵辟也而公之亮節清風未易
以史筆數故復追寃其生平而爲之傳如此蓋皆本
于公七世孫藩藩后兆達之口且出遺墨見躬相與
歎賞者久之藩幕君吾社之白眉也其言信而有徵
是宜傳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人物

錢文通遺菴

宋侍御南野

宋膳部檜雪

唐中丞足菴

張莊懿簡菴

侯運同復菴

張學博友山

張宗伯南山

雲間志畧 卷之八

夏方伯止軒

唐中丞拙菴

何孝廉翠谷

談司空野翁

顧太守草堂

張太守東海

楊處士西岵

孫太守雪岑

朱隱君瞻泉

雲間志畧卷之八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錢文通遺菴公傳

錢文通字原溥號遺菴華亭人公少有才器有文名落拓不修邊幅嘗入肅寺中一僧素負能詩輒踉蹌立山門下公直入不爲之禮且目攝僧僧口占曰不通姓字迂狂客公卽應聲曰懶着袈裟颯颯僧驚異遂降階揖公與談竟日而去時尚未爲諸生也後乃讀書其中每至深夜喉啞晉之聲輒達蘭若外公雖專工舉子業而亦兼工詩吳正統己未擢進士預選庶常試齋散詩稱旨命教習內書館授翰林院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壬午奉使安南又賜一品服公自擢第收館以來譽望益隆陞起書上楊文貞公論學書又與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又移書侍郎李公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俱見施行蓋亦重公也及出使與禮部論移文不當同內臣行禮又與內臣書論誥勅開讀先後之序至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爲之屈膝行餽金不受至遣陪臣入奏奉 上命始

受之時方以爲得使臣體而不逾兩年甲申忽坐內侍王倫事左遷廣東順德之命下矣其在順德也築城浚濠課農興學釋冤獄撫流民輒多善政可紀士遊門下經其指授者咸有師承科名景疊不絕民立生祠祀之成化丙戌復公學士蓋當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公建議于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皇太后手詔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中今宜以功歸太后上尊號汝言入白之上上卽舉行已而問之知此議出於溥也故有學士之命而未幾陞遷未幾閑任癸未起南掌院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書問志畧

卷之八

二

左侍郎已亥入賀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一子國子生丁未進階榮祿大夫再膺一千旋於弘治戊申五月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賜諡文通大公身歷四朝官階二品卽別歷中外不無浮沉而未有衣緋之榮死有異名之典其所蒙上恩寵可不謂優渥哉而公且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丁恐亦論死諸公所未有也志稱其文瞻蔚至老不衰四方求諸者輒歸于途靈境名山鐫刻殆徧蓋亦一代文人云乃世有以懷恩之說議公者余竊謂當公出使時既與中官抵牾而當公宦成時復與中官阿附此事

之不可解者得非前後兩截人與公之第博字氣自號淨庵正統辛酉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擢四川按察使其居家侍親以孝其居官時已以廉而在刑曹時前後十餘年論獄多所平反全活甚衆且工古文詞善楷書行草道媚可愛其人故自足述也傳公而并及之學士憲副各有題竹詩學士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憲副云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兄弟間詞旨相反如此

卷之八

三

宋侍御南野公傳

宋琰字克純號南野華亭蕭塘人少時游學京師從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大學楷書并去從翰林會鶴齡先生事舉子業數年歸寓松城復從大叅黃宗先生學正統己卯以毛詩舉鄉書己丑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其人丰裁謬謬遇事敢言都御史王文每憎其多口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于其長公嘗以疏請印文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視之乃劾已疏也文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公公坐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酉聘浙江同考試官天順初文誅

雲岡志

卷之八

四

宋膳部檜雪公傳

宋琰字克輝號檜雪華亭蕭塘人侍御琰之弟公弱不好弄年少儼如成人長而嗜學涉經史攻文章而屢困于童子試父欲令之從業涕泣以辭讀書窮晝夜弗輟日食水豆飢溺人所不能下咽者公啖之目如也登景泰庚午鄉薦益奮志于學而肆力于文必欲窮盡天下之理究極古今治亂興衰之源然後伸紙操筆以發其蘊澤於筆端乃為丈夫快事至天順丁丑會試遂掄魁第四人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繕工職掌徒役與中貴人雜處每多請託而公一意謝絕

雲岡志

卷之八

五

居忠丞足菴公傳

高知字季實號足菴華亭人舉天順丁丑進士初授
官知合州其賦政首勸農桑興學校有治平聲盜賊
無由自先行劫者聞公名端備焉多解散去民立生
祠之旋以刑部郎出知福州府時當大旱千里地
亦幾于無苗而公至之日霖雨滂沱四郊霑足福之
人額手相賀曰此使君隨車雨也故事州官蒞任者
先謁藩府吏以告公公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
克先之任識者見之中官汪宜用事擅權聲勢震天
下有假其名號者所至官吏望風屈膝公獨察其異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不

狀而執之及就訊果贗聞也繇是風聞四方奸宄爲
之氣奪妖僧殺人豪有力者陰爲護持獄久不決公
廉知其狀在不赦之條一訊而寘之于理時論以爲
今日始知有大俗故焚屍公爲愴然悲心也而特嚴
其禁設義塚一丘遍收無主之骸就而還葬焉聞且
見者謂公澤及枯骨他若開仁惠里業以廣民田築
五虎門塘以禦海患此又其百世之利聞人至今謳
歌而絃誦者也歷湖廣泰政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
一意搏擊強梁是鋤豪右先是吾松吳公玘爲京兆
時以剛直罷至公持法太深或有勸其少弛以避禍

者公曰吾豈爲繞指柔者耶而持之益堅威重之聲
直馳聞之輦上矣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
以母喪歸服闋會南蠻未平即家拜左副都御史巡
撫兩廣公時業已抱疾聞 命即日戒行既至督兵
進剿破村寨密洞百餘所殲其巢斬獲不下萬計捷
聞 賜救獎勞將柄用公而未幾病且易黃 天子
所以卹公與朝士所以悲公者且有千秋定論而豈
以一時死生之故遽氓其竹帛鼎鑪也哉當公撫廣
時一出而山嶽動搖至不見雞犬而忽到一村落聞
鼓吹之聲喧闐于門公訝而問之居民膝行而前告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七

曰此中有一老者其年百有二十春秋高矣子孫皆
百歲八九十歲者今日正當壽誕相與奏樂稱觴不
虞使君之辱臨于斯也因叩頭伏地以請公欣然解
頤欲進而望其顏色乃趨入見一老人踞上坐子孫
垂白數人左右擁之公亦爲之致一觴而此老奄然
以逝公意殊快快不自安而子孫踞且前曰此大數
固然無足爲怪昔劉青田推命一紙其書尾云花甲
二週過唐而亡百年之前預知已有今日因出以脉
公公歎息久之而去是亦人世間一大奇事也故傳
公而并志之于此

張莊懿簡卷公傳

張鑒字廷器號簡菴華亭人公長髯偉幹襟宇坦夷
木貴時識者知爲非常之器年十九登正統辛酉鄉
書戊辰成進士初命爲監察御史再命爲江西按察
司副使三命爲按察使四命爲陝西布政使五命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六命爲刑部右侍郎
七命爲左侍郎八命爲尚書九命加太子少保十命
即家起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蓋公閱歷三朝
仕宦四十有六年壽七十一而卒贈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謚莊懿大臣如公者可謂生死極其榮哀矣志
雲間志畧卷之八

八

稱公凡所設施舉克自遂有成績而終以厚重持之
不折不弛老而不變時以爲難蓋當致公之事業而
得其梗槩焉定密雲之謠言按臨清之豪猾捕贛州
之亂賊築寧夏之新城行部而貴人子犯法者公按
其罪而并其父劾罷之行過而鞭虜人犯者公執其
所擄男婦并牛羊器械獲之固原達官有叛者公出
師征勦并劾守將致變者治之降夷有將爲變者公
受密救撫之河間諸府久旱民有廢業者公給牛種
與之虜有請入貢者公奏許之而又督邊餉稽戎籍
導河流而灌屯田千餘頃勦大獄而出連引千餘人

此皆爲人之所不能爲任人之所不能任者可不謂
難與而其爲都御史居父喪爲尚書君母喪時公春
秋已高矣朝夕饋奠必親必跪而哭至撤乃已而其
與弟孝廉君鑒友愛特深終身無異言亦無忤色其
孝其友是難能也志又稱公與人謙讓不事矯飾未
嘗以貴富加人其遺事更有三四可述者公爲御史
時出按部于苑過酒市市帘櫻其冠冠翅墜於地公
色弗爲動也徐命拾之置於冠而去諸長吏惶恐繁
賣酒家待罪戟門下公弟諭曰自後今市帘高掛而
已爲南京恭贊時雙棍前導有醉少年奪其一公不
雲間志畧卷之八

九

顧而去明日酒既醒視之則尚書棍也乃以棍置於
首長跪候公於途公見跪者問故命謀收其棍遣之
爲刑部尚書時有獄須急報者夜坐東燭趣吏治文
牘以遲具奏早朝夜半書既就夫吏袖拂燭覆于牘
牘汗不可奏吏扣頭請死公曰俟耳命再書之竟達
旦不寢也公家居時潁上有隣人汪姓家貧而困於
繇者公與莊簡公自於官而賁之其人操豚蹄酒果
爲壽莊簡辭焉至公則曰爲邑賦繇不平吾亦公言
之耳烏用謝然而餽已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
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之夫此數事者慈和而能

侯運同復菴公傳

侯蓋字進忠號復菴華亭人公少負異才為郡博士弟子員錄試輒為多士冠以正統六年辛酉舉于鄉時方弱冠氣英爽自謂拾一第如芥而久之不得志于主司主景泰末始就選吏部尚書王文瑞公奇其文拔置第一授襄陽府同知以文學政事為上官所薦揚尋改同守處州府處在萬山中有絕險要之地而其屬龍泉慶元兩縣之民阻山為亂聚眾數千人盜礦因而劫掠良民有司莫能制中官盧永議發兵勦之將以干戈從事矣公言民貧而竊礦為亂實非

雲間志卷之八

七

本前撫之便即躬詣其所以禍福曉諭之亂民感激啟去全活者累兵不血刃而一方以寧秋毫皆公德也尋陞河東鹽運同知河東故有鹽池為公所轄而池在開曠之鄉無墻垣為限其無賴子專事盜鹽竟刊出反空野間劫掠有司亦無可誰何公條陳禁革既通十餘策報下悉見施行而尤嚴私鬻鹽者之禁禁則其趾而號令之盜賊遂息已而天霽雨不休鹽池是蓋公致齋三日遂霽而池外十餘里雨如故人以為至誠所感云公能詩能文有復菴集而其子直方並第進士直字公純官廣西泰議方字公矩官湖

忍而能谷蓋公天性然也由前言之公之勲業公之積德源流遠矣固宜其子孫之繩繩科名不絕矣公之父瑞貞孝先生以子貴封都御史贈尚書者性至孝亦至廉鄉舉時父亡哀毀骨立祭莫必盡哀而又廬墓者終其喪名其堂曰終慕曾子為按察時有持三百金為書求出冤獄者峻拒不納有司扁其堂曰卻金蓋稱其為公父而亦稱其為貞孝先生也故因傳公而併識之以見公家世德淵源之自云公居第不甚祿廳事亦不鋪磚有司每以輕罪罰贖者

雲間志卷之八

十

令代為之鋪其人自訴貧窘即釋之後且相繼貴顯居第消存而廳事至今無磚也此其朴約之風長厚之德祖創而孫繩之尤非世俗所可及者公之曾孫仲謙烈同舉嘉靖己未進士而烈官止工部主事仲謙官至觀察使玄孫萬今為南京禮部侍郎延登必且旦夕而耳孫方陞方建亦相繼舉鄉書方建又以今上天啓二年成進士官南上曹其世澤殆未有艾云

唐僉事而郡志稱公矩有文名何氏叢記稱公絕詩時有佳句乃知公父子兄弟俱嫻于詞翰休休公所謂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未操者非浪語也而公矩歸田之後卽謝絕塵事一意詩文而真率坦夷時人無不愛且敬者其品可知公繩以忤逆瑾免官而家食僅足充虛所居僅足蔽風雨襁身待物全無矯飾有古人風其品又可知矣總之清白吏子孫故因傳遲回公而併兩公附爲之傳

卷之八

十三

張學博友山公傳

張璩字廷采號友山華亭之七寶鎮人先生少嗜學嘗躬耕缺畝手一編以自隨而亦喜賦詩輒苦吟竟句凡聞人碩士至百里外必往從之游以資其麗澤既而道攜李歷蒼溪泛錢塘喻馬公領抵處蔡間遇佳山勝水古跡名踪則徘徊觀覽意得乃去逾年歸補邵弟子員正統中以貢入胄監時祭酒陳公敬宗少許可見卽置置內廂曰雲間張生天下士也尋授陳州學正丁內艱服闋改沂州陳科日久缺是歲一舉三人而沂士素不知詩自此吟咏者衆先生之教雲間志畧

卷之八

十三

居多馬太父東村翁疾遲垢輟膳不解帶者踰月鄉人賢之京還有同舟而病者聚欲棄之岸先生曰冥之岸卽死矣吾何忍焉乃給其費而扶護之將分途復爲僦舟以別竟不問姓名其篤孝愛人如此公故貧檀丹青之技或謂畫家多假古蹟以邀重價風一染紙百緡可得也先生曰我以假畫生何如以真貧死况我貧未必死乎其持身之介又如此先生以詩名而尤遂于易嘗著易髓一卷盡剝俗占之煩猥者直據八卦性情內外互約爲斷簡便而且多驗識者宗之在陳又撰華陽志若干卷當公在陳州時與諸

學傳飲于山中遇一老者長髯脩眉羽衣白背自稱
靈哥拉之同飲飲甚豪辭飲者咸退舍越宿過訪因
留之衙署輒對奕靈哥命設帷以障其身公問故靈
哥吐其實曰吾非仙非神乃山中老猿現身也恐爲
人覺幸共帷中較奕可耳居久之公愁家問不至靈
哥曰吾力可致往返不過旦暮間於是朝往夕歸音
耗不絕於道路會當秋試公之子將入棘闈公叩靈
哥曰若能爲我子探闈中題乎靈哥唯唯至則見一
神即闈壯繆也乃知邪不勝正從古而然此亦一奇
雲間志卷之八

古

張宗伯南山公傳

張駿字天駿號南山華亭人也十歲能詩出口有佳
句長工書法行草隸篆入妙入神與東海齊名時號
二張云景泰登冬酉科不第至成化初命吏部嚴選
中書舍人與選者七而公居一焉直文華殿以九年
滿考陞驗封副郎供事如故應制事多稱 旨賞賚
極優尋帶銜山東叅議 孝廟命寫風入松詞拜羊
酒之賜陞太常少卿從督文華殿儒士習楷篆書有
績陞光祿卿比修詩海珠璣成 詔進官一級考最
錫誥命廕一孫後以足疾陞作上章請致仕賜寶

雲間志卷之八

五

鎮命乘傳歸踰年即家以原官起特免朝參仍令于
文華供事旋晉禮部尚書時公年已八十懇乞骸骨
還准致仕仍命乘傳歲給米給輿 賜尚書誥命進
資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及卒又賜祭葬公亦可謂
得君而于祿位名壽無不得矣公性篤孝奉節母胡
夫人惟謹而其叔璣珩相繼歿亡有妻羅氏楊氏少
年孀居公皆養事慰藉之竟全其節三母皆膺旌典
稱三節之門豈不猗與盛哉志稱公與人交不設城
府犯亦不較而悽愴獎借後進片善必稱若其賦詩
飲酒之樂無日無之于世綸譽如也公第在東門外

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公曰寒家離城數里而

遙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司廚而已公祖下顧須

宰一雞幸勿訝其菲郡公欣然共飯而去世兩高之

所著有北游稿一蠅子集南山文集行于世當公里

居時有家訓一絕其曰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

多不可不舉娶婦當擇德門不須富貴嫁女儘給衣

食不宜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穰居食必依禮弗

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雖至貧乏寧

作餓夫毋爲奴童貽羞祖宗毋入公門常受鞭罰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立身之本根成家之要務子子孫

雲間志畧卷之八

孫世世守之勉之推此言者公之貽厥孫謀遠矣曾

孫翼軫以萬曆戊戌登第爲守寧波已而復守韶州

世其家亦世其德公五世之澤其猶未斬也夫

夏方伯止軒公傳

夏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

稍長肆力於學日取經史百家言讀之發爲文章與

密淵泓脫去流俗自成一家機軸聲稱蔚然而其人

直道誠心侃侃然無援無黨嘗語人曰士君子有三

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蓋

爲諸生而立志已不群矣正統戊辰擢進士景泰初

除南京吏部主事經稽勲卽拜江西提學副使其教

以崇實學斥浮華爲本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問卷

亦畢衡文既敏且精而其品藻人材嘗在牝牡驪黃

雲間志畧卷之八

之外公品超賞拔者便成佳士亦多顯人在任復

文文山何真曰虎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厲後學

豫江人至今稱之華陞浙江右叅政分守處州民有

苦吏政尤聚山谷間者官司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

來公馳檄撫循之卽解散去晉山東左布政公治主

丁卽明愛民有屬以興作者公曰竭吾民之脂膏以

營不意之務使民有怨言訪嘉爲人上者其能安乎

五公歸官四十得一右轄卽不甚淹亦不甚達而

公處之淡如也此豈徒就進宦途以微名位者哉乎

君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自期最留心當世之務聞

一迂行一善政則喜形于色不則色若不豫者然
國家之勢在離合開合則安離則解今並
其南京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與山東接壤饑
餓無聊宜加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一或道路爲梗
其害不小宜選大臣有聲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
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因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
命都御史賈後鎮臨清蓋亦行公之所建白而以今
天下論之則畿南畿北其勢似分倘一旦有事瓦解
土崩禍且叵測而其言在百年之前可驗于百年之
後益服公之先見遠慮矣時吳中旱荒有司莫以告
雲間志畧 卷之八

八

公接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糴米一十萬石以賑饑
民二吳幸不動搖皆公賜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
之設以至立紀綱正風俗崇文化作人材皆切于政
本其言雖不盡用而公之計大經濟此不足睹其一
班班所著有紀行集備選錄政監東游錄史詠諸編
行於世讀弇州山人筆記云夏正夫既負穎達刻意
詞水每卷中見劉欽漢姓名不敢下筆而其晚年有
作累謂過之劉公之僕者未必慢于正夫而即其一
時雅相推讓亦見公之服義虛心非後生所可及也

唐中丞拙菴公傳

唐瑜宇廷美號拙菴上海人公方九齡而失恃事繼
母如其所生母幼以孝聞及長讀書好學亦動以名
節提躬雖一介儒生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亦吾松正
人也遊邑庠以尚書登正統丁卯鄉書舉景泰辛未
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時京城大飢民無以爲食
公倡義捐俸分地以給之全活者不計其數比出知
衢州府其治主于尚教緩刑實心實政人皆不敢欺
亦有不忍欺者歲方旱懸爲虐四野飛塵公爲文禱
于神與之訂雨期雨大作嗣後輒禱輒雨以爲常士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九

庶爲之勒石紀其事孔氏有祭田爲里人所踞公捐
金贖之歸其祖以供烝嘗不乏孔之裔孫深以爲德
圖公像祀之家廟中有李延者爲人媒而匿其聘金
貧無所措處其十并鬻其妻償之公曰民窮而犯法
畏法而棄其妻守土者之責也贖還之令不失夫
妻于母之樂計游人張福者戕吳氏四人而誘其罪
于金氏亦既誣服成爰書矣而公廉得其情釋金而
收福置之于獄石塘洪浮橋祀公又爲冊以濟病涉
者人利賴焉當是時非以公爲慈母則以公爲神君
慈然惟恐其去及公將去詣 閣請留者千餘人

斷而不得相與攀輿而送至撫道不能行後復立生祠立去思碑非公之德澤入人深何以有此尋陞湖南按察使以明義置原積穀值年荒發若干斛賑之荆湖水災民多四出逃匿者發舟載鹽米給之民有困於徵粟者又勸富民代償之而襄湖爲患公又作堤障之京山舊無城公始議築之北皆其善政之可絃可歌者也無何擢山西右布政使以父喪歸改雲南布政使條陳備邊五事上之朝而又奏立王文忠公諡刊又正上官之宗派以定傳襲給過兵之銀米以卹困窮蒲蠻弗靖又爲榜文嚴諭之聽命惟謹是時

耆老與孔氏子孫相率而來吊奠哭之極哀至累月不絕迄今姑蔑父老猶能言公往事者卽則之兩京循吏傳公亦何愧哉所著有學吟稿拙菴稿楚游錄滇南雜稿藏于家

何孝廉翠谷公傳

何全字廷用號翠谷華亭人我家自南渡以來有居華亭里之東門隸太醫院籍者自公發科以春秋中正統丁卯鄉試而今披雲門故宅前俊士坊蓋爲公建也公少有逸才燭于舉子業弱冠補郡諸生不久得雋念惟自幼失怙依節母談孺人四十年備嘗辛苦慨然欲就一官以榮所生而值土木構變時事艱危母氏又終天年遂絕意仕進而雅志不欲徙其世業益專精岐黃以救人澤物爲事有方術盛名因設藥爐于門第左右男女患痼疾沉痾就公家求醫者雲間志畧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公爲視疾疹之重輕量分鉢之多少授以數劑能令疲瘵羸弱之夫立有起色而絕不計所酬第施捨之而已公蓋名姓之後所謂聰明仁愛廉潔淳良者人以爲曩王叔和張元素南謠崔季舒輩乃在我明衿紳冠冕間莫不器重而嗟異之而公晚年嘗以已意斟酌古方著爲二帙名之曰翠谷良方貯之家笥令子孫世世珍藏以之無不神驗者年六十有五臨終之日呼其諸子而語之曰我本以醫起家稍稍以儒成名而屹屹以醫濟世亦儒亦醫總之吾家箕裘故業儒有詩書醫有籍在爾曹能爲儒則儒能爲

醫則醫惟所自擇要以不失令望不墮家聲我即死目可瞑耳爾曹其勉之哉諸子皆長跪受教無何含笑而終善乎東海張公弼之讚其像曰身騎麒麟手扶天章此先生致身之文也遠師俞跗近法丹溪此先生嗣世之業也古語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先生以之吁此可以諫公與公之子鳳高爲名諸生有文行諸子皆官太醫而鳳春子憲宗朝曾進太平丸有奇效計聞特命配食功臣廟春秋二祀此異數也其耳孫從教能世其醫活人無算汝開汝閭有文章之譽能世其儒將相繼鵲起雅稱泉門何氏佳

卷之八

三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三 胤實我宗後來之俊云

談司空野翁公傳

翁字本義號野翁上海人公偉幹長身豐儀玉貌
魁然大夫也錄景泰癸酉鄉科登丁丑進士觀政吏
部時鹽山王忠肅公爲冢宰風岸峻峭意不可一世
而于南士尤輕之獨見公輒瞿然曰此子亦南方人
耶因授驗封司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以
綺齡新進之人爲太宰所愛重非獨一時契合亦似
有夙緣矣英廟每召見忠肅必以公自隨上問
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恐干聖諭有所遺忘即
以此卽代臣記憶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公

雲間志畧

卷之八

舌

忠肅謂其年少資淺不應驟獵名階願以異日無何
丁母憂歸及服闋至京則繼忠肅爲冢宰者濟南尹
公也當忠肅臨終之際曾以公托崔尹兩亞卿兩亞
卿亦自才之而當尹在事即補公虞衡司三載尋擢
應天府左會鳳陽大水尹京者不敢上其事公自署
奏以聞是歲詔免秋糧數萬晉應天尹改順天適
值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公許以百兩不可倍之不
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奏聞于朝詔與之百兩自
是軍士無敢誣者已而陞工部侍郎尋易州新政搜
通扶隱除蠹剗奸歲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李孜

翁以左道滓而尹公之子龍被逮尹公以此去位而
公亦隨之時內閣萬文康有憾于尹緣孜省事組織
以成其獄凡士出尹公門下及山東者一網打盡朝
班幾爲之空故尹公之庭無敢厠足而公與尹素厚
于其行也又往餞之國門故及憲廟登極以來公
道昭雪孜省伏誅謫逐者多湯環召還而公獨不起
竟快快以壽終于家惜哉初公歸里無歲不遣人起
居尹公而忠肅公之歿也祀之別室尹公歿亦如之
崔公歿亦如之蓋其感知已而篤于所事如此王文
恪公稱公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爲當道諸公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五

所加或輒或推卒以顛殞其亦可慨也已故夫仕進
所宜獨立群中不宜依人宇下以公賢者而亦不免
何況其他此殆可爲殷鑒云

顧太守草堂公傳

顧英字孟育號草堂上海人公自少奇逸有大志不屑屑治家人事間從博游已乃行賈壯歲始讀書一舉而登天順己卯鄉薦初同知雲南廣西府以憂歸既改陝西之延安府九載陞知廣南府其在廣西也有民楊姓者兄弟爭產累訟不休公至各以百金入賂公佯許之比詣府聽訊公曰若所爭者幾何其弟白其兄匪財狀凡五十金公曰若所爭者五十金耳乃各以百金求勝乎反顧吏出其賂于庭即取兄賂半償之兩人皆懷慚垂泣投拜而去其在延安也會雲間志畧卷之八

美

作坎築以起土蒸火燎之以供芻秣此又其謙愛之才可稱者也其在廣南屬軍里讐殺宜慰板雅氏者死一子長歲一子幼嫡相與爭立未定撫按數公往乃冒險行十里餘爲辨嫡庶之分卒定其事是役也日不再食夜宿樹間衝薄瘴癘出入虎狼豺豕之群自是有家園之念明年即致仕歸歸而於縣市五里外構南溪草堂賦詩奕棋以自適公宦裝甚薄而志在行德于鄉欲做范文正故事出田十餘頃爲義庄以贍宗族會白其事于府未及行而公卒矣陸文裕公謂公發身在英憲熙洽之世人文靈暢得以

雲間志畧卷之八

七

撫忠效謀及其奉身而退也尚在強盛之年具有林泉之賞詠歌太平者垂二十年以爲得所遭逢而此筆銘公之墓石蓋亦重公之爲人也以故業隸青浦祀青浦鄉賢祠而公之冢孫允芳爲世廟濟聖殿御醫多隱德曾孫從禮爲世廟翰林院典籍有古風並以周貧賤族見稱鄉里間亦可謂祖孫父子世濟其美者哉

太守東海公傳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公爲制舉言多憂道之
致古文詩賦皆自鑄雄篇力追作者卓然有先輩風
其人志操耿耿開口吐詞無所顧忌若阿合苟從以
干進取公弗爲也景泰四年癸酉舉于鄉成化元年
丙戌科中羅倫榜進士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倫以
言事忤大臣去國公慷慨作詩送別京師爭寫而傳
誦之而偶觸于尹冢宰恭簡公出知南安府南安當
兩廣要衝亡命之徒嘯聚山各間爲民害者已非一
日公至則設方畧悉平之大庾嶺客商行貨往來民
雲間志畧卷之八

天

去其宜直之利後爲南雄祭縣所侵遂失業貧瘠
公節江右與東二藩與之中分著爲令嶺路故狹隘
而險行有病之公取商人稅做工砌道度壑架梁
凡三百三十里而民始稱便其他夷小萌嶺之礮崖
難行者過路澗之舟航難濟者築龍潭水之缺濠
橫溢者開兩行頭何公塘通濟街之春漲爲便者凡
所是古必久遠長便之圖而又急于愛民拯物歲饑
則開倉賑米值以濟聚疫作則延名醫置公署以
活人南康民剛悍而健訟公鋤自惡數輩以創其刁
風有誣人切財陷一家于大辟者久負覆盆之冤公

訊出之獄若羅彥輝郭公斐者皆白骨而垂肉之
其訟明允類是皆處山阻多盜劫立射國躬親赴
軍民未幾而閩中羅洪黃真諸寇告變公從容應
之旋皆投首時于郡募兵而公所部武夫悍卒第願
得公累妙以當軍興公遂以筆劄佐費而往來過客
亦藉是而罷詠求益公草聖得名其價不在張顓
伯深下矣公毀淫祠凡六百餘所而惟修郡乘立社
學新道源書院以祀周程三先生闢嶺寺以祀張九
齡起江東神閣以祀蘇子瞻剏元城葺立蒙川館于
東山造鐵漢樓聖君閣于寶界寺壁吟風弄月毫千
雲間志畧卷之八

无

郡城皆以致景仰先哲之意風厲其土人故曰俗爲
之一變焉是時陳白沙先生徵聘入京過南安公出
之城其工枕山麓論道學相與咏歌有玉枕詩神隱
北堂俗史所載幾也計公在郡六年却包首謝請託
清賢通物所藏盜賊失其強梁畏公夫其饒儒學士
得道其素良得安其生如公賢良公謝建郡以來
所僅見而公慨然有歸志曰東海烟霞將遂我舊主
人矣力陳之當起再回始聽歸歸之日七公老稚攀
轅鼓棹而送之者數途至德德不忍舍共建祠肖
于金蓮山之高明所以志去思且又請縣移

文候公安否未有仕宦得民心如此深首字平六十
三而卒葬于鳳凰山之陽高塚巖然古木蒼然園鬱
鬱一佳城也其子弘宜爲按察司副使弘至爲戶科
都給事中孫其協曾孫德瑜玄孫以訕以誠俱領鄉
薦而以誠爲辛丑廷試第一人科名絕不絕夫亦
公世澤之所貽也哉志稱公襟度夷曠而敦尚行履
動以風節自持雖談論間雖慷慨而往往必以理勝
詩清健有致文亦鏗然金石聲所刻東海集得詩類
四卷凡四百一十首文類四卷凡一百五十首蓋公
意興所到信手縱筆而書都不屬稿即有所屬以草

雲間志

卷之八

辛

書載爲人持去故集所載不多鳳毛麟角故自足珍
耳公舊有一支在東土至其地宗人畱款公偶見學
究李君公目攝之曰此君南人北相子孫必有昌者
遂延之同席竟日談論雅敬其人欲以已女爲其子
配李辭謝再三公曰吾意已決矣竟字之先是李世
居竹岡惟事耕織張氏所生子始讀書今爲巨族屯
部南眉昭祥刺史見汀安祥大叅約齋伯春太守易
齋仲春孝廉玄同南春元亮繼所鏡始繼元士載繼
厚之備皆其後也今兩姓子孫執中表之禮甚謹世
稱東海翁知人亦吾松盛德事云

楊處士西崖公傳

楊周宇起東號西崖華亭之漕涇里人也先世爲河
南歸德郡籍其祖名榮字子華者任于元以從伯顏
定江南功封于漕涇世授節鉞海外之人畏之入
國朝從官衛黃奉命採木深山中山多虎豹不能入
子華公移檄山神越三日群虎殞死嚴下高皇帝
聞之心動詔還朝中途仰藥卒仲子和卿持其
喪歸因贊于漕涇岳萬戶遂爲華亭人數傳而至西
崖公公儀容渺弱身不滿六尺而俠氣奇節籠蓋一
世少攻舉子業一再赴場屋不售輒棄去曰丈夫顧

雲間志

卷之八

壬

自立何如耳豈必須登庸耶遂折節禮士結納當世
賢豪名碩而於吳文定匏菴王文恪守溪謝文正木
齋諸老尤敦生死之交兄伊故豪于貴知子不克世
悉以授公公爲厚撫其孤而紀綱之家目就豐腴擊
鐘而食者千指彈鋏來歸者亦以百計公必入爲設
具於前而厚賄之蓋船蕭鼓送客往來不絕于路以
故海內相慕無不延頸願交時族有利其產者思以
危法傾公公不較反結以厚恩其人自愧而止里中
王氏求易地掃地奉成恐公中悔請益白金爲壽公
笑曰季布一諾何人耶我豈自食我言者地果善終

常相成無患也公特一布衣耳而里中目憚嚴若神
明居第亦寬敞瑞麗重門洞開人不敗策蹇而過狎
少年有千三尺不畏官長而畏西崖公知即古太丘
彥方不啻也雖木鳴挾詞按寃者載道公爲一一排
難解紛久之而郡邑長賢其才令得受里中事郡邑
疑不能決者輒牒下公案剖之有周早者爲族人所
窘公奉檄勸諭歸其侵田周夜餽五百金拜庭下公
叱曰是與若族何異且若不惜床頭金贈我曷不即
予族入乎其人且愧且泣有俠賈者持金三千斤寄
公所囑之曰有是即取用無煩久封識也遲十年而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三

賈至公倍其子毋錢貢之客曰知君義俠故以相遺
豈望報耶堅謝不受公不得已散之貧民每歲療疾
賑饑所存活以萬數曰吾爲某種德耳都下一鴻臚
與公旅館相接貧不能歸其櫬哭聲甚哀公營窆以
賑之無少吝金山總戎楊某卒于官麾下有一報仇者
公力爲營救而更稍貲賻之吳門遇一少婦行乞使
人察其狀曰夫坐侵糧六百石將就肆朝耳公叩匭
如數輸之官立脫于厄而公旋解維去犯者縱者俱
不知所自出也古稱行德于冥冥施恩于不報公何
忝焉蘇郡守某以調戍誤兵事大中丞按其罪徵督

公故與中丞善杖策轅門白其寃事立解太守
德公甚幾下一日三朝冀有所以爲報謝地者而公
終無一語及私既而以誑誤開隙于郡司理邑令君
慚強撫不法事中公而公屹不爲動蓋公之爲人酷
似魯朱家樊湖陽趙百里慕義千里慕聲即臺使者
直長安諸公卿亦時時微郡縣起居公故終不能爲
公難也公性故豪亦善鑒別所收藏法書名畫及秦
漢間鼎彝樽俎之屬莫不極異窮奇而中有赤碧玁
黃五色玉酒具及鐵笛鐵冠尤非人世間物每過博
古家必出相質客或以贗告雖價逾千鎰必立毀之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三

曰我不忍遺誑後人耳南中魏國雅慕公折節而定
交因與之爲姻姬戚宗室唐王及滇南黔國皆慕公
好古郵向往來携致美玩奇珍絲繹道路公每遣弟
東阜古陽謝之蓋王侯貴戚間未嘗不深相結也嘗
從吳市而楚器闕之一不富公意買甚甚偕諸僭公
公曰汝等所有幾何賈以精珌公約二千金許公較
蒼頭如數給予而恩碎之市人驚相詫嘆以爲豪舉
無兩有俠士李某校公率侍兒數十人倉卒過從而
公咄嗟取辦供帳甚都會甫驟至人給一盞一履字
愧服其醇情俠烈大率類此忠治間奏舉行趙家

著者輸四百緡給以冠服旌其閭郡邑首屬意公公如例輸銀賜之冠服卒不拜始終以處士自高云然公雖隱處而慨懷任事意氣論交寵辱不驚然諾不爽雪間一奇男子偉丈夫也有子二人民果俱太學有孫四人世賢道東道南皆舉孝廉一官別駕曾孫繼禮石間公爲官論昌大其門玄孫汝彥輩皆能文章世其學而汝成已先舉鄉書將繼官論而起其皆公之遺澤也夫公嘗爲女擇婿識攜李包志于立談間即以女妻焉復給以肥產千畝家僮百人他物稱是贈遺東床之厚亦近代所未有者志早世有二子

雲間志畧

卷之八

誄

幼從母姓爲楊節楊孝公延名師訓誨之後改姓包從弟進士爲名御史今其子孫繁衍多科名揆厥本始實公有大造云

孫太守雪岑公傳

孫衍字世延一字延之別號雪岑華亭人廣信訓導獻之子而任恭政勉之之甥也公承家學厥有淵源而時且食貧攻苦力學嘗書伐檀之詩以自勵即所食不給饗殮所居不避風雨而自晝至夜不絕誦讀之聲人稱孫氏子好學遂以弱冠薦鄉書而以成化戊戌登進士第知溧陽二州並以勤政愛民茂著聲績兩地人皆立祠祀之弘治初入爲南職方員外郎晉車駕郎中車駕職掌舟車中官每橫索無以厭其鉅整之求公著爲成式即有所需不能應其十之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三

一二錄是中官愍公構成大獄然亦不能終抑公也已而權知延平府府有大盜殺人劫財縣所成爰書誤以良民俞姓抵罪公廉知其冤狀收真盜伏辜而出之有富民強毆人致死將行賄以圖倖脫公又廉知其罪狀即具訊成獄而入之罪在一出一入間時以爲人悅時人婚嫁論財公以爲夷虜之道此風何可長也遂其禁特嚴于是姻婭嫌約聞始人有禮讓火葬雖相沿已久公聞之憐然而特嚴爲之禁捐俸若干金買地若干畝設義塚於四門令收其屍葬焉自此人無敢犯者蓋公蒞郡以來斷獄則罪當情真

賦政則今行禁止莫不式歌且舞額手頌太守神明
美會歲大旱苗將立槁幾於無秋公輟楨眉蒿目步
行禱赤日中不勝勞動而復以澍雨喜甚乃却蓋遍
體霑濡而歸竟致成病奄奄不起也卒之日凡公部
民無問士女老穉皆爲流涕相率送之前途至有千
里護其喪歸者而後又祀之名宦其深有德于公也
哉公居官廉謹室無餘財可稱清白吏而以仲子承
恩授齋公貴贈公禮部尚書亦庶幾食其報矣公詩
文清麗俊逸爲士論所推有雪岑稿行世而公之孫
克弘以門蔭爲漢陽守其號雪居者亦倣雪岑之意
雲間志畧 卷之八

而入其東臯雪堂見一對聯出自公手筆其云三十
年辛勤有此千萬間庇屢何時語既清具字復道勁
亦足以儆前輩風雅云

朱隱君瞻菴公傳

朱璧字廷瑞號瞻菴華亭之涑涇里人也少攻書史
不得志於有司即隱居行樂遨遊峯湖間與朋儕飲
酒賦詩翛然物外一時聲震公卿大夫間而公以一
布衣操持介特脾睨自雄無論公卿大夫即郡邑長
欲物色之不可得周文襄公巡行入華亭聞公名訪
式間之義躬造其廬相與商確政務至操觚攄屏呵
險凡一月三四造請焉公故高麗公之節不入城報
謝而至咨訪民瘼必披肝瀝膽而後已如奏改南京
祿米於各府支開載存松江濟農倉米十五萬石又
雲間志畧 卷之八

本 旨勸借富民得米六萬石着令能辦里甲運入
濟農倉以備賑卹灾荒之用時方水旱浮饑而雲間
十萬戶得免怨咨流離之苦皆公所貽也文襄固善
受言而公亦能計議周詳爲民造福爾爾文襄欲請
官之公固辭不受後以疆場告急特輸粟 輦下以
佐邊餉 朝廷高其義欲官之公又固辭不受乃下
特旨優卹以示旌賞今涑涇鎮所立尚義坊是已夫
公以一布衣能使公卿引重有司物色大中丞枉車
謁訪非公肝膽言論足以動人與夫提躬潔白寧詎
有此哉然公之高至於朝命不能奪其斯爲大節真

隱亦庶幾于石隱矣閱再傳而公之孫觀光舉嘉靖丙午名魁其人行誼端方善承祖德至其曾孫同仁又能隱居力學任俠好施嗣美公志事繼母以孝撫亡季以恩遇遺賂必掩埋遇饑荒必賑貸更念宗人告役爲置產贍之黃橋門橫流爲築堤障之萬安橋傾圯爲捐貲首倡築之而公更與徐楚裕湖諸鄉紳爲放生青蓮社夷猶于泖濱釣灘之間恬曠蕭疎足未嘗一履城市青溪賀大令景瞻慕其生平延爲鄉飲大賓而華亭章大令睿齋嘉其築堤造橋之功勒石于鎮以垂不朽里中人亦以善與人同卷贈之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三

今同仁之子從善爲青溪名諸生食廩之祿而其孫履泰並海賢序有能文之譽所謂于公之門必大王氏之槐必昌其在朱氏之子孫也夫

雲間志略

卷之九

曹憲副定庵

張莊簡定庵

許僉憲一菴

陳憲使西澗

朱季廉鳳山

先別駕西野

奚比部千東

張憲副後樂

陳刺史約菴

唐祠部西園

張京兆養恬

張中丞古菴

張都諫龍山

翁都督明德

楊光祿玉峰

沈方伯西津

雲間志略

雲間志畧卷之九

華亭何三畏士折市編著

男如石輯

曹憲副定庵公傳

曹時中初名節以漢闢曹節爲題故以字行其別號定庵者蓋慕張莊簡定庵之爲人故亦以爲號晚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公所居富林爲九山谿又號宜晚居士華亭人也公舉天順己卯鄉書兩試南宮不利歸值母鄧安人病連月不解帶侍床褥間夜必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母卒哀毀特甚既葬玉屏山結廬墓側哀如初喪茹蔬啜糜者三年不一見

雲間志畧卷之九

賓客人以爲孝稱有白鳩二頭巢于門紫之數本產于室鄉人欲問之有司公辭謝鄉人固請公又固辭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仕進路也乃寢已登成化己丑進士榜初官刑部郎斷獄明允指揮趙銘犯賊竄緣政府求解公竟置之于法出金浙江按察司丁父艱慟幾殞奉檄廬墓如喪母夫人時服除補雲南按察司僉事公苦遠道不攜家單車之任至先朝百弊政令一新分巡所過必有題咏書壁間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公異之訪而知爲從行指揮陳某所作後某犯罪律當落職公特釋其人

及歸而持三百金爲壽公却之復益至五百公厲色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亡何轉浙江海道副使士庶遠留無慮千萬計而浙之候吏迎騎亦欲亟致公官舫中孟公實重黔之人戀戀然惟恐其去而浙之人又皇皇然惟恐其留也浙海道所轄自文吏而外有武弁三百餘人皆分散軍糧無良者多所剋減自潤而勢家餘鯉接尾私出海洋販賣承襲既久官司莫可誰何公至即禁緝武弁曉諭勢家犯者即坐以法無少貸武弁有以賂進者怒咄之去以故人皆心憚之而亦心銜之宛兩臺爲言公終不聽又條議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二

振廟六事與兩臺左遂飄然乞養歸矣公時年四十有餘或謂強仕而遽歸休何早也公曰讀書幸成進士微勞以報國歸耕以養親平生之願已足他復何言其歸也不輕入府縣一通謁後即杜門守令至亦不接見日惟申飭家政而尤虔于奉先晨起必拜謁朝朝清明節率子弟祭掃親斬荆榛封新土盡日乃還遇親朋故人禮意勤款與之娓娓談若不忍別者晚歲集耆老十四人每月爲宴會必北向拜君而後坐一觴一咏逍遙以樂餘年蓋公善飲亦善醉醉亦無諱語無失儀人謂公高拱端坐乃其醉境也

暇則與周比部珮顧宗伯清分韻賦詩絕口不談俗務至八十已不復冠帶客至延接惟烏紗帽青布衣吾爲懷素草書竟日不倦出入常操一小舟身自持櫓其或祭祀則親採藻蘋久之舟壞公常從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造一舟爲贈署曰采蘋恐公不納徧求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乃受第惟採拾事宗廟乃駕否則仍閑也每歲中秋誕辰騷人墨客摘詩若文祝公壽者滿堂極一時之盛當八十二時李文正公東陽作詩賀公有清光八十二回圓之句自後即叶前韻至八十九歲以爲常仍分條寄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三

贈公以李公遠遺不能却則用以施僧曰吾何功分相公祿也正德已巳大水歲荒公貸米百石賑饑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人賴以全活者甚多日食亦止蔬食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苦絕粒而吾輩乃安享盤殮哉公嘗于玉屏山作一壽藏每日食罷往坐片時口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于初無不適矣年九十將終時郡守孔公輔贈米二十石侯問使者云太守敬事明公責罰廩人以最上米進公曰吾生平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吾故受鞭笞耶辭不受作手書答云老夫不食已三日矣恐虐

大夫之賜謹辭後二日爲詩以別親知危坐而卒公卒之前一日書于几席曰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撼擊此吾去期也至是果如公言頃之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屋良久人以爲仙去云公與吳門沈石田不識而而詩簡往來不絕一夕夢石田坐青帷中執手永訣寤而異之不數日而計至公以石田墓所寄詩若干篇錄之爲神交集屬顧文僖公序之載在家藏稿公以先生擢魏科登要津急流勇退人望而仰之若冥鴻于赤霄之上而先生高才博學自其少時已有白衣狀元之目雖終老林壑而龍光紫氣燁然半

卷之九

四

之聞其景仰可勝道哉即余所述其辭金事殆公之意氣慨懷行誼孤介始則憐才而貸其罪既則潔已而辭其金此豈他人所能及者令人轉憶先事作事徒深仰止之思而已公與文僖莫逆交文僖入京以子天受爲托一日天受挾妓游天馬山鼓吹而過公使人召而榜以櫓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之節而若敢肆淫如是此吾所以代嚴君治若也以文僖聞之深以爲感里居有人到門呼名罵置家人與問公曰天下豈無同名姓者聞戶可也不二日有竟來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之較今日不知

生多少口舌矣又有悍生修其先世怨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僕叱而罵之僕以告公公不爲動又爲尺一通公若起居狀而中多詆毀之詞公覺燭其書謂使者曰老年人不怨谷也其盛德皆如此類一日與客對奕人驚報別墅火起公奕自若頃之報火息公亦笑自若是又可以見公德量矣所著有宜晚堂集又有浙人述公道事者公問兵海山舟泊外洋颶風大作飄至一山絕火三日士有菜色公整衣冠再拜祝曰時中不職天宜降罰奈三軍何禱畢入臥須臾軍士報曰大櫓桅上欵有微光公起視之若螢火然粘

卷之九

五

竿而于乃黃火也一軍驩呼得慶越五日風息得歸人以爲公忠誠所致公歿而祀於鄉鶴灘錢公嘗作小傳謂先生清臞飄逸洒然有出塵離俗之態行若鶴步止若鶩停掩映於碧梧翠竹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櫛之於髮綜之於條密而不亂出處進退辭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以利是非處則各斷壁立確乎不可拔雖貴育之勿過也而馮元成學憲爲之讚曰嗟乎世之溺也上而退處林坳身越塵埃矣乃猶然勞勞役役非夢寐生蛆則括搢牙籌終身仰人鼻息而自老於苟且

竿牘間可憫也曹先生謝事三十餘年蕭然淡然戴笠爲農挾策爲儒載酒傲賓風雅相命不遠人而高不近人而俗不鑿垣墻不逃蓬藿而常有兼葭遠水天際雲外之致蓋陸宗伯每津津稱說以爲吾鄉典刑著慕也有旨哉

雲間志畧

卷之九

六

張莊簡定菴公傳

張悅字時敏號定菴華亭人公處已視躬一以不欺爲本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其臨事濟變卓有定見不以利害恩怨動心此公爲人之槩也縣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遷江西僉憲改浙江提學陞四川副使湖廣按察使召爲右僉都御史歷工禮吏三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吏部尚書改兵部叅贊機務六上章請老加太子少保致仕此公爲官之槩也公任刑部時以三尺自持無枉無縱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第乞假一詞使知其常有言耳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七

事訖而公終不發片語問之則曰其人原無大罪第據法寬之何敢詭言以市恩乎任浙江時始以糊名較士旣而曰我先自疑人誰信我亟去之竟其任請託不行惟憑文品題以定優劣士論帖然每稱謝文正遷及王家宰華有狀元才一取諸生批首一取儒士入場後皆及第兩元皆出公門下世稱莊簡知人任湖廣時入覲中官尚銘用事東廠衆競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欲伺察其短以爲下石地而卒無所得不久銘敗公之名益彰矣任吏部時兩攝選事時議莫不稱平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任雷都時鎮定

簡靜上下安之雖小官亦加敬禮而聲望卓然結綰
間守備陳祖生設席獨延公弟佐間以吏召何人曰
他人豈可同此席時吏書缺公屬衆吏所歸且焉
孝廟所注意閣下亦知公清官弟欲少索人事公竟
不應遂補馬端肅而公陞南京吏部尚書公亦恬然
不以爲意也蓋公自筮仕以至大僚終始一節爲朝
上表率者四十餘年弘治壬戌以壽考終享年七十
有七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崇祀先賢祠吾松所稱完
名公卽張者卽莊簡公也公喜讀書或有言人善讀
書不善作宦公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若能照書本上
書問公家

卷之九

八

公自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每事竭
力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公之致政家居
也榜於庄曰老疾手戰不遠送不換茶即待郡邑大
人亦然弟送至中門而別其真率可知公見風俗奢
任掛屏報以示人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有隨有而
改酒量而傾雖新親不捏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
至令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其清約又可知
人公歿幾百年後人皆食貧事農業而有通家子德
公者爲首指按部此中訪公齋照於田間知其尚有

門蔭而助之路費且汲引之得補廕爲應天治中此
亦公之遺澤久而弗替者也公有談公遺事者有一
人幼年與公同學後公官至尚書還里其人爲老人
而公壯車從拜之交情如故歲朝其人來謁公着老
人巾青布衣公留酌禮之爲上賓南面坐對飲極歡
明旦公具冠服往謁其人亦以上賓禮公南面坐相
對飲極歡而罷蓋公之貴不忘賤久而能敬如是此
公盛德事故併識之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九

許食憲一菴公傳

許璘字文玉號一菴華亭人中成化甲午鄉科戊戌會榜田行人入徵爲南道御史其爲人忠誠愿慈而遇事亦復敢言故在南臺時多所建白指斥時政竟爲忌者所中法當外遷出爲湖廣按察司僉憲公按事之日頗以強力著聞劾去縣令之貪冒不法者數輩人亦以此銜之公輒自嘆我本直道而行輒于時宜不合胡不亟賦歸來遂致其政去公去而家居日惟杜門習靜安貧守分處之晏如其寒儉之態不管常布儒生而檢押兢兢一似處子雖囊空如洗竈突雲間志暮

卷之九

十

不烟而亦不肯輕受人賈錢斗米上海鄭令思齋聞公清貧高其行誼以二十金問遺公以無交却不受里中有破人誣訟者以五十金托蒙古賽氏于丐公居間公知其誣直于官遂得釋罪而賽氏竟匿其金不以酬公後里人趣賽氏至公所面質公唯唯謝有之先輩之盛德能掩人瑕如是故老有與公舊爲隣者述其晚年住東門時門前有空地一段賃開竹木舖行日徵雞子數枚以自給每夕陽在戶則見公烏帽布袍楚楚行遊屢肆聞蕭然古樸老吏也年至八十而終亦可稱壽考云

陳憲使西潭公傳

陳章字一葵號西潭華亭人公少食貧力學大順壬子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餘年而亦時與侯公矩公繩兄弟及吳之趙栗夫楊君謙浙之徐栗夫王古直王敬止共公爲詩社者八人聯句有記每一人作一小傳而一葵傳中稱公好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語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此妙句也御史天台陳公選聞公名特造其家訪焉已而入太學司業耿公至稱公而不名蓋亦器重其人矣成化戊戌成進士拜刑部主事刑曹憲聞志暮

卷之九

上

所聞訊皆死囚新進少年每以意爲輕重出入而公以老儒當官或問何以處此公則述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我不爲也將終身誦之可耳以故終公之政平反者甚多尋進員外郎即中天津有冤獄逮繫不下百人且詞中連及大臣不決者已淹數載公一往訊即得其情發主者寘之法而餘皆放釋軍家尤爲尚書何公喬新所敬信凡獄之可矜可疑及校于登聞鼓者送公剖之其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而于法當于理而後已御史有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者屬公按問公曰御史原非有私即罪亦不

至死費近訴于上庭鞠之議者紛紛悉觀望不敢決而公抗言于朝曰時政清明天顏咫尺可否第在一言而累日齟齬公即私耶且主上未嘗殺一諫官寧可令手滑也衆知公持正不可撓竟從其議已遷湖廣按察副使未上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丞公到之日適大宰尚絅滿任將行庫有餘銀萬兩將自入私囊公至度不可隱乃欲分其半污公公却之即請于上司附諸籍既任公不傳舍其官而亦不弁髦其事兄其厥職風夜以之人不知公爲遷客也旋擢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諸賊公爲檄

雲間志卷之九

十一

朱孝廉鳳山公傳

朱應祥字岐鳳號鳳山其先鳳凰山人後移居府城之北公生有異質秀眉廣口雙眸炯然常以才氣自雄意不可一世其性豪邁軒舉不徇細謹不逐規繩志在翱翔雲霄未易與俗子論也邑有主政徐觀家藏書甚富公請其家謁焉借去文獻遍考一部不數日送還曰余已覽遍矣徐意其未必然揭而問之其應如響無不成誦者乃大驚盡出其所藏書借之于是學日該博雖老師宿儒不能傲之以所不知而公之名盛傳吳下竟以數音困諸生累舉不第至成

雲間志卷之九

十二

傾心推重爾爾僅逾知命而卒論者謂其豐於財
于命人人惜之所著述悉皆散失惟鳳山稿數十篇
僅存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現說之亦知其爲
至寶豈必堆盤積筭然後爲富耶

先別駕西野公傳

先別駕何獻字廷玉號西野其先華亭人憲使公廣
從華亭徙浦上遂爲上海人公即卜築黃龍浦家焉
不肖畏之四世祖也公自幼聰穎異常屬對吐詞即
駭其族人家衆而貌亦魁梧奇偉見者謂必立致雲
霄弱冠補諸生試輒異等凡六試而六失利于有司
意悵悵不自得成化初年督學使者顧所張公爲豫
章人賞識公文遂拔之應貢試于廷復第一是年
應舉順天又不利謁學使者張公請歸時張公將按
廣未行見公不堪狀輒慰藉之曰以子之才之美當
重刊志畧

是科第中人毋徒自煩苦然子年亦不少矣 今天
子需材豈必盡出科目何不就選人得一郡邑吏以
自效乎公否否唯唯因俛首而謁選天曹得豫章饒
州之別駕故事選人願得縣正不願得府佐而公以
別駕之官意極快快復造張公而以饒事請質焉比
談次而知饒州之別駕雖列署府城而別有衙齋在
景德鎮上所職掌者惟密廠一事無他務也于是歸
而携家之任當是時 憲宗皇帝內用龍鳳之器欲
以宣德窑爲范型務求精美敕下藩司藩司以檄饒
郡公殊苦之恐不得當以報 朝命而公日夕兢兢

一意恪共乃事取材既細造樣復佳每鑄一窑不下
百千萬器公必肅衣冠與同事者呼天而祝曰惟是
鑄冶之事仰藉 聖天子寵靈於時輒一火而就而
且多變害所鑄木碗磬也而或變爲硯爲鏡所鑄本
藍白也而或變爲紅爲紫所鑄本小也而或變爲大
所鑄本麤也而或變爲精諸人皆額手稱公之功而
公則額手稱 上之福所輪納無不當宮中意旨而
兩臺諸監司議以久任處公謂密廠非公不辦也于
是滿考三年復任又滿考三年又復任又加銜貳守
復留三年而公以九年久任饒美會當遷而公引疾

問志畧

卷之九

太

乞致其政時張公爲御史大夫在隣境亦以書來慰
留公而公貽書報謝之竟拂衣去西江士庶莫不嘆
公之高而景德鎮人恨失仁君而背慈母板輿臥轍
送者不絕於途祖帳之盛前此未有也蓋公性端方
亦復清慎如變害必不可得之器恐後來復索 上
供并無以應遂皆貯之庫中不敢擅進饒之人以此
最德之以爲公詳謹小心造地方無疆之福而其最
大者則以宰藩偶見公之孫應祥有岐疑之器將禮
爲儀賓使中璫再三諭意公謂此亦非意之福安知
不伏禍機遂毅然辭婚言甚激烈雖宰藩心深訝之

而公不色動也後寧敗而人始服公之先見矣家居
優悠泉石者復二十年壽八十五而卒先是公卜塋
地責之堪輿家而堪輿以兩地報謂其上者來龍長
發科名最盛而獨嫌其險危其次者來龍秀發科名
頗遲而獨喜其安穩公曰上者吾何福以當之弗取
其次者於是遂營爲何氏之墓而公安覓其中鬱鬱
佳城遞傳四世俱叨仕宦以及不肖三長幸舉王千
順天鄉薦爲紹興府刑官任萬化亦以乙卯順天舉
于鄉以 今上天啓壬戌成進士而諸子侄如早如
契如召萬方以及安期輩皆在諸生籍而如傳繼父

問志畧

卷之九

七

三傳而起 聖廟名武科雖甲第尚自寥寥而衣冠亦
復鬱鬱惟是安穩無災害不爽堪輿家言而邇其原
原本本實吾祖所貽世澤云

奚比部千東公傳

奚吳字時亨別號千東子華亭人公父文茂先生盛者始以明經同知潮州事終于四川合州以公貴贈承德即刑部主政公生而眉目穎秀光彩射人爲父母所鍾愛方九齡即知讀書向學里中人異之一日執束修詣塾師就業遇一婦人於途悲啼不止問之則曰家故食貧有舅姑在鬻線得百錢而遺諸市無以爲饋粥具故悲耳公即以脩儀與之歸語承德公曰此麥舟遺意也吾有後矣公在童穉之年而舉動不凡如此後隨公之合州年甫十五耽習文史不

雲間志

卷之九

大

世故若歷艱苦而備嘗之者性喜恬淡不樂市塵紛囂惟寓居城東蕭寺益苦志肆力於文章卽嘗膽臥薪亦不是過比出試督學使者陳公遷得公卷而賞鑒之卽遣入郡庠應成化戊子南畿鄉試一舉而登賢書再舉而登己丑進士第觀政刑部疏請省覲詔許之因懇歸拜親展墓之後遇其宗黨親親及父兄交知輩必恭敬止人又以厚道稱越四年壬辰授刑部貴州司主事時公以書生視事而若素明習法律者發奸摘伏游亦有餘三年之間績用丕著得以滿考封贈所生丁酉遷署本司員外卽戊戌冬會貴

雲間志

卷之九

九

州畢節衛武人林姓者構訟連及臺諫當路以其事大而獄情重也特簡公往公馳驅萬里觸冒嵐瘴中旣至鞠治引伏官吏除名釋繫者殆數百人還奏稱旨己卯遷浙江司郎中與子夏以母老在堂援例疏乞歸省詔復許之明年辛丑秋迎母夫人就養京邸不數月會江右瑞州豪民毛姓者結黨與殺讐家其禍甚慘株連亦甚衆而有司久不以聞至是始露詔求刑官老成者追逮公又得旨以行比至按訊決死獄數十人籍其元克之田產入官而有司

指緩不治者論罪有差蓋一朝雪積年之冤而朝事

亦藉以完局夫時公以勤勞太過役方竣還錢塘遽疾而卒乃庚寅三月十五日也享年僅三十有六耳可勝惜哉公素嗜學雖鏤金之暑折膠之寒而手亦未嘗釋卷口亦未嘗絕吟興至則臨寫漢晉法書書輒盈几所著有干東子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又好義樂施所得俸絹之人必以分給族屬歲以爲常當其爲員外時有同年董敦仁者尹姚江北上路遇寇劫之傾囊倒篋落鬼無依公爲館教製衣續以禦其寒又給資斧以贈其歸途也景州判官劉楮綠者爲承德公舊僚停柩五年不能葬公爲葬之而且卹其寡

官間志畧

卷之九

辛

友孤兒公之夜孜爲德類如是方公之往江右也母夫人及妻若子女皆留京一聞公訃幾癡絕諸寮友皆驚悼相吊請于朝給符送之歸而錢唐之役亦頗寮友李公若虛適爲浙江督學而左方伯劉公廷信亦與公有交得兩公者日臨視湯藥而靈櫬還里亦左提而右挈之說者以爲公之盛德能救人厄舉人喪及公之病而死在道路之間幸有故人者爲之周旋經紀至是亦食其盛德之報夫嗚呼品望如公者而豐其才獨膏其壽吾嘗竊竊然怪焉不能不搔首而問之皇天

張憲副後樂公傳

張弘宣字時措號後樂華亭人甫安守東海翁之仲子也公少穎異特甚及長遊縣庠端謹不苟徇俗而亦藉甚文章聲以詩經領成化丁酉鄉書登辛丑進士爲浙之寧海令又爲餘姚令公行潔而通才華而敏其治以興學勸農除奸惠良爲先務以崇正黜邪維風表俗爲大端以期會簿書徵通舉廢爲餘事兩邑人先後翕然戴之治最入爲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舉刺時事糾彈大寮有取言直諫之風無所避忌卒以此被謫判湖廣之蘄州斬會缺守公署州事輒

官間志畧

卷之九

壬

先要領而畧煩苛首除風盜王楚鳳數人并擒久捕逆黨顧通輩誅其渠魁餘黨畏公威悉爲之歛跡時親土雨就藩封道經斬中官所至黷貨無厭公一切謝卻皆唯唯不能橫索于公庚申擢沔陽守沔通游饑民人流饑公請發帑藏之積轉貸他郡賑之所全活甚衆癸亥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屬多滯獄公剖決疏放不下十人有誣訟指揮與盜通者有訟人殺叔母以謀家貲者連逮無辜淹歲月了無左驗公廉知其狀悉訊出之滇人爲之歡呼舞于市已而奔內表歸辛酉復除湖廣按察僉事居無何擢廣西按察副

使奉 敕整飭府江兵備時猖獗劫橫行而富賀

二縣被慘尤甚公親率師征勦俘獲數多又葺各屬學宮兼設社學故事有稅商人米鹽以餉山獠者公倡議悉罷之商人無不感悅凡公所計收據大務至忘寢食終以勞勩致疾而亡番絕之日猶諄諄欲報國恩輒歎歔涕泣以爲不能得之此生其忠不忘君如是公居家事二親篤孝處三族皆施恩其政蹟踵東海遺風其詞翰亦得東海遺法而尤長于著書居然朱晦翁體所著有寧海舜江等稿及昭臺雜著享年僅六十有二人多惜之二子其性其協父歿時

雲間志卷之九

三

府別駕其籍餘金四百兩贈之其性堅辭不受後從湛甘泉游以道學名而其協中正德丁卯鄉舉爲臨海建陽二令亦以政事名云

陳刺史約菴公傳

陳瀚字深源號約菴華亭人公生有異資端方貞靜一語言間必務爲朴茂雖五尺童子不忍欺也舉成化庚子鄉薦不第于南宮授陝州學正故事學官朔望升堂後卽退私齋公獨日坐堂上與諸生講德論道解經課文士以此得其境陶之益尋擢荊州府別駕荆民不善種麥入最微公捐俸募松人任教之耕織而民之生計頓饒無不感公之德會丁外艱歸服除補濟南別駕濟南號劇郡民多通負于官公搜索其弊源嚴禁之不數月而課自辦臺使者檄監德雲間志卷之九

三

州稅泊事竣視常額燻半金公悉歸之府庫秋毫不以自私馬滿九年擢景州守景登通京師 武宗朝中貴橫行就公所索金悉左右勸公爲自全計盡與諸公不應也遂坐謫晉州學正久之遷貴州麻哈州守未上而公以老疾致政去夫公性篤孝友喪母則哀慕終身事父則孝養畢世而諸弟之生者死者則爲之周其乏育其孤其處鄉黨友朋恭謙謙和進止皆有坊表居官自常祿之外一介不取嘗四典文衡藩司以兼金數十鎰爲餽者皆辭不受故其家貧甚電突常不烟然絕未嘗居間公府惟與顧宗伯清曹

憲副時中往來唱和而已正德己亥公之門人張御
史來視學政松人欲入學者爭于公千金可坐致也
御史就訪公家見其垣壁不治意甚憐之公曰此視
微秀才時亦已過矣御史從容促席白公云入學案
猶未出蓋實導之使言而公卒然應曰余所不敢預
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啓奔競之
風三也御史起拜曰敬受教矣公之介類如此孫文
簡公謂公之不善也飽而植之若弗及于利也推而
遠之若將浼吁嗟乎今之世有若人乎嘗讀陳先生
詩詞嗟然古色其行詎與政事亦皆倣古人不同
寒園志卷之九

卷之九

蕭

唐祠部西園公傳
唐植字元善號西園居華亭之白沙里公資稟神靈
而性原醇厚其英爽噩噩之氣鄉薦紳皆見而重之
至故院于貲而讀竟能自刻厲卽游學百里外僅以
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狀不數年而文譽藉藉矣遂
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至丁未擢進士南
宮衛之有學也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俊秀附之
然未有登第者登第自唐公始其後曹公文蔚繼起
蓋公實爲之開先焉弘治初年詔修憲宗實錄遣
使者分訪四方採摭時事以公往浙江公悉心搜訪
其間與馬安人在堂無恙而公卽以疾謁告歸問安
視牀左右承膝下惟者逾三年而周安人卒其寢苦
處埋而執哭泣之哀幾于骨立見且聞者莫不動容
服旣除有勸之出者公以侍父無意再出遲歲餘已
不成行而勁節翁強遺之入京始授車駕司主事明
年旋以父喪歸公之執喪哀毀倍於其喪母夫人時
則以其父不得視含視殮凄然抱恨終天也然猶以
不得榮封所生而異得之贈典遂于辛酉年改禮部
儀制司主事得授前詔贈其兩親公以此稍自愉

快遂以乙丑陞主客員外郎晉署精膳郎中事計公之入仕凡歷十九年而出處低徊不家食者僅八寒暑然皆爲二親故居里多而居宦少人以此重公而不三年公亦奄然逝矣惜哉公之爲人不但事親孝而且事兄恭與伯氏祚雖異宮而處而家事悉聽其處裁不敢擅主一事又於從兄之蚤孤者爲之娶妻授產而宗盟族黨之貧乏未嘗不周周之未嘗有倦色他如與同年陳宗之會于京邸還所貸白金二錠笑而歸之以爲此非朋友通財之義而主人之女窺牖而與之言公即避居他舍有僕楊忠者嘗持篋墮

世間志畧

卷之九

五

水活其禮衣其僕恐待罪而公竟置之不問也此其高謹盛德皆出鄉里月旦之詳而其潔凜若官又有以述者當使浙時浙之鎮守貴人例自尊太公往報謁見中門不啓取刺授關者亟馳歸人以爲得使臣體在儀曹時提調貢舉者再其防範周密皆服其有聲畫之才在主客時夷人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且以折估聞入貢者來訴譴于廷不止公使譯嚴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詒中朝不爾罪足矣爾敢譁耶其人遂乃屈服在精膳時天下貢茶至者必先呈樣輒收之以爲私餽所從來久矣公敕門者

正供外禁毋得入流風于是肅清蓋公之居官清慎又如此而惜乎其致位之不顯享年之不長也論才者不能不爲三嘆

世間志畧

卷之九

五

張京兆養恬公傳

張黼字仕欽號養恬上海人宋南軒先生之裔而國初舉賢良貴溪令詢之孫南京刑部郎中詔之子也公少承家學而又苦志讀書年近五旬不第人有勸之廢學者公曰人雖休吾弗休古人有之請事斯語矣于是益奮勵于學尋薦成化甲午賢書登丁未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即中弘治初上疏乞致仕上嘉其恬退晉應天府府丞居林下值孝宗上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八而卒公始焉刑曹惻惻儒者也雲間志畧卷之九

堯

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其不任而公若素習然雖老於法律者亦無以過焉遇大獄司寇欲生之而于法不得生司寇欲死之而于法不得死者公必與之力諍至欲投効去官不少徇時有里嫗因子醉後語言有觸以不孝訟之官成獄者公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生母耶又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子耶因反覆開導以人倫之義且呼母為因理髮母遂感悟具息為母子如初每有疑獄難決公必焚香祝天輒廢寢忘食以求得其情弗得弗已嘗語人曰讀書易做官難做官不易刑官尤難其敬慎如是在南

中聞子鳴鳳登第之報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竊竊懼焉故勤訊每以平恕求之今或庶幾免乎此其徵矣比鳴鳳官南臺朝夕定省足樂也一日出郊鳴鳳與父相值遽下馬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公乃嘆曰我老矣安能與兒子輩爭道而驅哉遂致政歸歸而布素自如衣非浣濯不服所居舊第未嘗鄣一椽非公事不入郡邑郡邑亦雅重公公性至孝服闋起選塑父母像自隨又痛父母不及祿養垂老言之猶哽咽涕流也生平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為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我心無轉移明雲間志畧卷之九

堯

月有圖缺讀其詩可想見其人矣當公未第時夢人謂曰君名在狀元前覺而自喜亦復自疑豈有名前狀元者丁未中狀元費宏榜會錄名次公十五名費十六名果在狀元之前其夢始稱奇驗公之幼也又嘗夢伸手書府丞二字示之莫解所謂及請致而有府丞之命果然乃知人生祿位功名自有前定之數亦何必營營仕進為哉我因之不能無感

張中丞古菴公傳

張諱宇汝欽號古菴居華亭之鶴城里公由邵學生薦天順己卯鄉科登成化丙戌進士榜改翰吉拜御史巡視長蘆按湖廣陞廣東憲副丁內外艱歸服闋改四川陞憲使旋陞貴州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此公歷官之榮也公爲人端重方嚴笑言不苟而御事以簡樸身以廉自諸生以至作宦筮仕以至大寮有終始一節者其爲御史也鹽場之豪猾廉知其作姦罔利悉以法繩之而按部之日風裁凜然吏有望風自引退者其爲憲使也巡督海道鄉人有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三

附荊商越境牟利者公嚴爲之禁有犯必懲其在川南也公憫其連年沱饑奏停四衛運糧及發廣濟庫銀易米共得數十萬石計口支給又作粥糜以食老稚全活者幾千萬人其轄貴州也貯帑藏美金數萬兩留爲賑濟備一毫不以入私囊其撫雲南也竹子諸山箐夷羅滿亂劫掠公諭以威德自降木邦孟密相繼殺不已公檄諸道練兵積粟計必討之二虜懼而自戢時上叙公平冠功有綵幣銀牌之賜方議大用公而公已乞休矣瀕行監軍總戎而下各出白金爲贐公盡卻之在林下十三年治丘壠葺廬舍

教子侄讀書極貧卹乏享年七十有九而卒厝一子太學生宿公存日居第與鶴戒書院逼隣有一郡丞駐此徵糧者威以楚藩恠毒備至公聞之愴然從樓上啓窓實呼而謂之曰吾郡窮苦小民何堪公如此榜掠幸爲老夫貸之令人持其刑具而歸郡丞匍匐請罪公廳事南面止設一椅爲松守劉公德資坐二守以下俱列兩傍先輩之簡倨率真如此總之士夫居宦居鄉其正直廉平如公者未易多得其福祿壽考如公者亦未易多得也此真郡之名賢名宦余故表其事而傳之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三

張都諫龍山公傳

張弘至字時行號龍山華亭人東海翁季子公自幼穎敏不凡喜博覽書傳爲文雅健簡嚴詩清麗多思攷草書得三昧法有父風時比之乏旭義獻云弘治壬子以禮經魁南都登丙辰進士榜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分考會試奉使交南後以戶科都給事中致仕家居十九年而卒其爲給諫也當孝宗朝以災異上恢復初政八事大意謂上初政精明盡釐風氣黜斜封官逐番僧佛子通下情杜請乞惜名器省供應去不職之大臣革添設之中使咸著詔令風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三

輒因力而比年漸有改更視初少異天降災沴殆所以肅戒惟慎終始始居安思危則天變可消宗社永保識者以爲有敢諫之風迨武宗踐祚賜一品服使安南故事例多饒賕公悉堅辭之內府守衛官軍爲闖害需索進退日甚部伍久虛公上疏請加禁治而汰其冗員自此稍稍斂戢使浙助獄還途中陳可卒可與者四事又陳糾盜安邊者六策多見採行其中除海寇均海利至今榜以爲法焉時逆瑾擅權欲半寵朝士以公不及門爲憾公卽自投劾免歸歸時猶手疏親親用賢數款上之朝固其立身之大節槩

也公生平孝文愼勤自奉甚約與人交不務苟合而不盡言人過有可濟物事又勇往而爲之嘗遇歲荒作粥以飼饑者而至乃民瘼史蠹雖開芥林下未嘗不慷慨爲當道敷陳盖有經濟之志又有經濟之才而惜乎不竟其用也所著有玉畧拾遺使交錄萬里志東望諫草見意諸禍藏于家未焚靖公希周稱其諤諤諫垣之丰采堂堂入使之威儀獻贊箴規不減宋之田錫門第人物無忝唐之李懷學憲唐公錦稱其詩篇鬼泣而神驚草聖龍蟠而鳳翥而太史鄭公守益之銘其墓曰止輩受言則痛哭前席腹誹受戮

雲間志畧

卷之九

三

則諫諍趨時公危言無忌者上包容而終以停征納帑積布及薦舉大臣被罰閱世者可以感矣

衛都督明德公傳

衛青字明德華亭人衛氏家世力農公父炳始習武公生而母夫人夢漢衛青入其室遂以青名公公嘗牧羊馬嗜寺有道士見而異之以手摩其頂曰異日有腰金衣紫必此兒也長而狀貌雄奇個儻多氣槩每譚兵說有志效用國家先是公父炳杖策從

高皇帝征討四方未嘗安取一物妄殺一人有功輒讓同列竟以行伍終而公于洪武末年以總旗授冀州衛百戶累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受命海上備倭永樂中蒲瑩唐賽兒以妖婦自號佛母誘惑愚民作

雲間志卷之九

書

亂攻安丘甚急公率千騎星夜兼程抵城下奮擊破之斬獲無算時城中糧甲而守勢不能支如援兵且暮不集城且立陷公之兵如自天落而喜幸可知也久之安遠侯柳升倖至怒其不待已摔辱之公不爲屈事聞于朝上切責升而降勅褒美公曰衛青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雖古之名將曷以加焉又公一日臨敵當午炊而軍中無金椎以所戴盔兜炊飯飯將熟而報虜猝至公因盛熱甚不能加首隨繫于馬之後馬不勝炮烙而驚跑陣中公卽拔劍亂斫斬虜級甚多先一夕虜之王將夢明日有天神臨

陣而公素赤髮以戰勝而不知髮之披也且雙劍在手微若天神故所向無敵遂襲上功而公竟以此平賊功陞指揮使正統初進右軍都督僉事仍令備倭海隅皆倚重公謂得千城之賴而無何以旱蝗出禱疾作上聞而遣醫療之未至先二日卒矣其葬也于濟南歷城之鵠華御佳城故繫繫在也公既貴而榮膺金紫果如道士言比歿而登萊人立廟海上祀之惟謹嘗見公紅袍白馬出入廟中豈其死而英靈未散耶有子十一人長順襲封指揮使早天次穎封宣城伯贈公如其官餘分處青濟蓬萊間而留華

雲間志卷之九

書

平守先墓者則公之第九子顯也

楊光祿王峰公傳

楊瑋字伯玉號玉峰華亭人公素性剛正與人交不爲苟合詭隨稍有拂意卽義形于色爲諸生與弟璩攻苦食淡誦習劬晝夜不休登弘治乙卯鄉書丙辰成進士丁父艱以身任喪不頌諸弟壁畫服闋除緒部主事貴戚有撓法者公跪聞遣其家奴十餘人時爲側目欽手奉使過里諭子乾時爲松江守張延演劇欸之喻頗自負風流以酒一卮授小鬟園意欲與之共飲者公見之卽厲聲言曰此豈侯度耶恐不可以示民喻失色後還 朝陞光祿寺丞益以名節自

雲間志卷之九

美

勵當 武宗在御頗事佚遊公數欲露章諫止 上好園眉養之禁內每日令中官至光祿寺索子鵝數十頭以飼此鳥公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矣何處討許多子鵝頭爲此無益之費效晚近世王作舍虎乎幸曰 上大加裁損乃可 上聞之怒甚遣中官切責公令自來回話公因服跪午門外回爭劉瑾又使使署公窮措大何不曉事若此公面叱之瑾矯詔謫公隰州州同瑾敗遷之瀘州時賊人鄧茂七作亂大司空林公俊提兵征勦命公招撫其黨公單騎直入賊巢嚴諭以利害禍福茂七卽倒戈解甲降公

以平賊功陞南京員外郎起擢廣西參議又討平叛苗晉四川按察副使尋致仕歸家居數載足不入公府而時亦賦詩飲酒逍遙以終其天年六十有一而卒跡公在 朝若里之槩真可稱古之遺直矣其弟璩仲玉朴庵公以弘治甲子鄉薦正德辛未會榜者嘉靖初爲南京吏部考功郎時豐南禹坊爲本司主事豐多才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挾聲伎以往是年大計屆期臺省俱在公當堂大呼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去一時聞者服其方嚴且亦痛快是舉以爲非公不能鋤此非類也蓋公昆仲間皆慷慨

雲間志卷之九

美

慨有卽氣 朝論莫不歎服雲間二楊難兄難弟云

沈方伯西津公傳

沈思字仁甫號西津上海人也登弘治乙卯鄉科中
丙辰進士榜初任刑部主事公素節氣自負而寧仕
任部慎于詳比以抗直有聲逆進惡其忤已輒譴孽
之遂致落職理財伏誅詔復公原官歷陞雲南按
察使前使者承奉黔國鈔事欲得其歡心公聞之以
爲此非守道守官之義也獨抗顏不爲之屈旋按其
不法事聞遣縣奴二十餘人黔國怒甚陰令市肆告
變以危公監司上其事下廷議竟右公而左黔國尋
復公官擢四川布政使蜀民有苦邊糧料價者殊不
自計悲卷之九 采

公命公前後具疏奏減二百餘萬兩地方以寧時新
以首揆擅權宗黨蔽覆皆負勢驕橫公悉真之法
不少假新都遣使貼公書以大紅絨二侑絨且謝不
敏公會舉屬聚堂上立焚之于庭及入覲至京奏無
他物謁政府僅弱四握而已而新都于狀元及第賀
者悉致重賄公僅損俸三金佐以兩蜀肥新都不爲
愠公亟馳使索之歸竟以此坐免當是時人多爲公
訟冤自後論考功法相戒以爲毋如沈方伯故事也
初公宦蜀不能治裝與其同年童大理賁三十金往
父歸無以爲償別立一千錢券以三年爲期童取券

對使焚之如公者所謂不飲錦江一勺水者矣公
政居鄉未嘗出見郡邑有司亦未嘗以一事干議或
事關地方利弊者陳白多剴切語卒以此嚴憚之騰
公業師朱隴會差公徒步二十里外送之人謂公嘗
至方伯貴重夫不惜匍匐送師之喪可不稱盛德焉
諠哉比公卒赤貧無能爲殮其居官清白可知後崇
祀鄉賢祠巡撫夏公邦謨又爲之立特祠此亦足以
見公論云

雲間志卷之九

七

公命公前後具疏奏減二百餘萬兩地方以寧時新
以首揆擅權宗黨蔽覆皆負勢驕橫公悉真之法
不少假新都遣使貼公書以大紅絨二侑絨且謝不
敏公會舉屬聚堂上立焚之于庭及入覲至京奏無
他物謁政府僅弱四握而已而新都于狀元及第賀
者悉致重賄公僅損俸三金佐以兩蜀肥新都不爲
愠公亟馳使索之歸竟以此坐免當是時人多爲公
訟冤自後論考功法相戒以爲毋如沈方伯故事也
初公宦蜀不能治裝與其同年童大理賁三十金往
父歸無以爲償別立一千錢券以三年爲期童取券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人物

錢翰撰鶴灘

陸文裕儼山

周比部北野

顧文僖東江

王博士西園

黃憲副西坡

唐比部只山

孫文簡毅齋

雲間志畧 卷之十

衛壯勇源正

沈少叅東老

李贈公一愚

徐霽仙子仁

張司空賓山

浦散人小癡

蘇待御一齋

壹

雲間志畧卷之十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韓輯

錢翰撰鶴灘公傳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公生而隆準秀目氣度不凡傳稱其文章雄贍閎闊藻思登出人所不足沛然有餘非虛語也蓋公有所撰作類皆矢口而出倚馬而成太白之仙才長吉之鬼才殆以一人兼之者其在庠序有重名時輩後生皆奉爲型范成化丙午府守樊公瑩錄考科舉士皆求公改削文字公一一應之至薄暮不得完卷樊守棄之不錄至試遺才又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不錄公意快快佇立郵亭中適見有搜遞文書者公邀之入啖以酒脯強起而視之偶一生起復遂考止一名名下幸不勾斷錢以已名添置其後文授入督學司馬公收考錄其名應試是科中式第九人隨赴都門謁見祭酒謝公而器之適西涯李文正公爲子擇師問之謝公謝首以公薦隨令贊拜文正爲門下士文正卽晉公課子而館穀其家時有以司馬溫公小像求文正作讚者文正欲以試公才卽屬代筆讚曰公之在朝拔茅連茹公之在野青苗變法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云公是爲靖康文正見之驚嘆曰

不惟溫公之出處事業包括殆盡而宋朝之治亂興衰亦盡在數語中此會狀才也是歲會試廷試皆拔公第一人官授翰林修撰初報罷元之夜文正令人偵公時公方在牀褥間聞之喜極而狂不覺翻身倒地文正固語人曰此子有大才恐非大器而公於既第之後名聲赫奕賓客輻輳其門有外相推重而中未必然且不無忌嫉者至大計公已告歸竟中察典文正不能爲之力也而公以此遂高臥不出矣於是日賦詩飲酒亦時出而爲四方遊方公之歸也抵潯聖閣時樞稅郎他往駐舟三日待之從者執轅欲自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二

於關鑰公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慚因而厚遺公拒不受有癸丑同考所取士一門生守維揚邀公歲餘始往諸鹽賈爭致玉屑贈公公曰余此來一探瓊花消息耳豈有意跨鶴哉郎曰棹歸郡守追之不及而其待友朋故舊無不加意用恩同舍生沈悅善食且病公爲推食解衣隨所須給之無倦色有一村學究薛河東者僅與公識面館于鄉曲富姓家輒稱太史幼嘗受業王人以此雅敬之忽一日太史爭舟來訪王人刺入學究知太史且至窘甚入舟見之長跪以請告之故太史唯唯

對王人輒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其入後入城謁謝太史因語之曰嗣後慎勿爾爾公性落拓遇郡邑守相頗不加禮太守劉公琬許之嘗語人曰此台張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吾肩睫間耶無何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誣守受賂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廉節而方介人也公聞之亟操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中往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此兩事皆傳所未載者也蓋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公召才他豪乃其所短而盛德長厚實其所長故公雖官不踰五品壽不及五旬弗克以功名考壽終而遠近皆傾仰之歿後皆傷悼之夫亦有所以感人者當不獨以才名重矣吾松自入國朝未有大魁天下者魁天下自錢公始亦未有會狀兩元者兩元亦獨公一人而其會狀坊在西郊外久已傾頽至萬曆己亥許周翰維新太守欲葺而新之且訪其子孫贈之金帛將起先賢于泉下爲之表揚而惜乎其遷擢以去未竟所施耳其遺藁近有沈及之搜輯刻行落筆皆烟霞語讀之可以想公襟度云

陸文裕儼山公傳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也公素性剛介不能容人過自諸生而已然英弘治辛酉登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司業督祭酒其爲司業也司馬刻出王公憲任子講書不到公朴責之周山有後言公作書澹論不少屈爲祭酒進講經筵故事講章先從閣臣改竄特桂文襄公夢在閣亦改而後呈公講畢面奏講章非臣原撰退復上疏極言當官當使各陳愚見自盡其忠庶無擁蔽之患特桂方有能于上謫公出爲福建延平府同知旋陞山

卷之十

四

萬民學副使府一優人子入學諸生以告公公曰寧可使學宮缺一人豈宜以一人玷學政直黜之晉王不能其也陽曲生員劉鐙之父爲縣尹崔所笞無罪下獄死生上訴之按臺趙趙先入崔言櫟劉生衣冠下之獄公與趙言父死非命人子不共戴天之讐也吾輩不能爲之雪怨而文黜之可乎力爭之不得公遂上疏劾御史挾私毀辱督學御史亦劾公事下官會勘請御史復公原官遷遷布政陞光祿卿閣既薦公預修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兼翰林院學士時

武定亦有寵公貌視之曰此跋扈將軍也無何武定

五

敗死獄中而公會災異自陳致仕還家一日上思公問侍臣陸深張邦奇才學孰優侍臣以陸優于張對上曰記得陸深曾爲祭酒桂夢欲害之今尚在否上方有意起用公而公已卒矣卒之日上賜祭典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郡邑皆崇祀鄉賢所著有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外集續集五十卷其疏議嚴而明其頌記婉而諷其辨解博而富其詩歌雅而莊有周之典則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粹大曆之高右沉深天才學力俱到文章經濟兼長真大家宗匠也

公同志器

卷之十

周比部北野公傳

周佩字鳴玉號北野華亭人公性篤孝幼隨父興編修在都下不幸父捐館晝夜號泣不休因而奉母還里時公纔十二齡耳鄉士大夫皆稱其孝以此受知于郡守葉侯而侯輒捐俸爲之授廩以居又爲之營地以墓蓋憐公之貧亦重公之行也而公益茹苦勵精學益日進成化癸卯一試而薦鄉書弘治庚戌再試而登甲榜矣初授水部主事陞膳部員外郎都水職專征商營繕職司將作皆財賦之所自出而公于輸納給散不以毫髮自污已而歸侍母養貧且不能

雲間志

卷之十

六

治喪至篤貸同官以爲歸計而迨其抵家也杜門掃軌視治喪隨承膝下歡雖頃刻不離左右逾年而甘露降臨之生人以爲孝感所致云比毋殘毀備至廬墓者終其喪而公愀然風木之悲憶母而因憶其父不置也服除意不復再起而念兩親尚無封典遂出補轉刑部郎中時逆瑾擅權輒惡不附已者而公本生一節其第瑋嘗語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恃而不負人杜健聞郎公聞之遂乞身致政終隱山莊即邑城市中歲不再至而于紛華勢利漠然不介於懷人稱爲百解先生謂外欲于公如繩索解散然也

惟日玩周易一卦課詩一首做晉帖書字數幅如是

者率以爲常曹憲使定庵偕顧宗伯東江擬和蘇學士過清虛堂詩韻而曰此會安可少北野先生因其沈小艇詣公各和數首而公第談魚羹肉麵二饌酌至夜分別去常道余山江湖相攜偕往與山僧蔬食數日乃還先達雅尚如此有直指遺一生以書幣謁公莫覺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過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笠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公也郡守善化熊侯造公門必以酒榼自隨爲竟日譚而公未嘗

雲間志

卷之十

七

添設一味亦未嘗報謁識者賢之時公兩奉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年八十有六矣病作而公無以資醫藥侯則袖金以遺之考終而公無以資殯殮侯又捐金以葬之如公者可不謂廉吏可不謂高人哉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提而趨吾守吾迂彼赫而燁吾抱吾拙松竹蕭疎晴雲卷舒優悠林泉古人爲徒嗟乎吾恨不得起而執轡焉馮元成先生爲之贊曰士之奔趨世路也陰伺巧取強言飾笑獎獎焉買買焉形神不親而天字若狹曾子所謂病于憂哇者其斯人與即所享瞬息風塵之華其得幾何周公登仕及二十

年秩僅五品淡薄寂寥至不能朝夕然徜徉山水優游竹素耳目開豁齒頰清芳其爲樂也何限其爲名也何涯有志者當不以彼易此公父與廷舉公於正統丁卯餐解南畿登景泰辛未進士爲翰林編修志亦稱其居廬之孝持已之廉而謂一時流輩論行誼超卓問學該貫者必以太史爲首稱公家亦世濟其美矣父子皆善詩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顧文僖東江公傳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錢太史鶴灘詞藝頡頏而公更典實深沉識者上其遠到家素業儒值歲祲餽粥不給而公能安之第其文名籍甚有富室欲結納公者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其立志高峻自未第而已然矣凡四試輒不得志于主司而意氣不少對折弘治壬子南畿中式第一人癸丑會試中式第二人是時主議試者王文恪公主會試者李文正公文恪閱公卷而奇之曰昔歐陽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此子

亦當讓之文正亦當鑒公卷必欲置之榜首而有抑之者文正殊不快也廷試二甲第一傳臚改翰林庶吉士時逆瑾在朝用事鄉人張文冕爲其門下鷹犬遣人致意公欲得一往謁以爲膺仕地公絕不與之交通有說公投刺者公叱之曰吾輩但知做吾官而已遑知其他嘗教內書堂不令生徒與子弟相接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汚況近之乎當公預修實錄大學士焦芳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省得進公曰據實直書史職也他非敢與聞焦不能強中官蔣鼎誣逐臺諫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嚴畏觸其威莫

敢涉筆公盡載其實有欲節畧其事者公不爲動實錄成璽銜之矯詔追論前事降公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會丁艱不赴未久逆瑾誅得還侍讀陞侍讀學士纂修玉牒是時武宗尚之嗣公疏請早定儲宮不報上又數出巡公屢疏請迴蹕已定宸濠之變上又駐蹕通州聞人江彬弄權行在人情洶洶公又疏請班師上崩肅皇帝入繼大統會議迎駕冊立頒詔易服臨喪諸吉尚大禮公皆引古証今折衷群言而行之時以公所議得體自是隆隆然有公輔之望人以爲爰立旦暮可期而有

宣問志

卷之十

十

忠公欲隨之者嗾堂諫據他事論公衆議譁然爲公不平內閣亦久持不下而公從容引退入服其高王支恪家若作風聞論以雪之論出而輿議益定南北其諫及撫按各上章薦列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公既歸意亦甚適不謂復有簡命兩疏乞休不允而公歸志已決疏再上是秋得賜俞溫旨歷事先朝講讀多劾勤勞既病懇辭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公方以進擬覽賀表入京至東昌始聞命下有勸公代進者公曰受皇上殊恩得遂私請幸矣受事不終是入臣之義乎時公已與疾猶云縱不能觀天

頗得一拜闕門無恨抵德州疾轉甚至河間府而亡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昏迷之中猶云賀表安在竟不一言及家也第手書遺戒其子吾既不能報國恩死後慎勿請卹典以重我過故公發十年子孫奉治命惟謹至英賓督學章公袞直指魏公有本從庠序群議奉公入祀御賢後奏請卹典會分宜爲宗伯疏公氣局端雅學識閎深守道自怡執德不變上賜祭葬如制賜諡文偉誠異典也蓋公性端方一意守身守道自少至老事上臨下惟以忠信行之真所謂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者初

宣問志

卷之十

十一

議大體公實預聞不久去官毋以不得見死一言爲憾其於爵位浮沉畧不動念常憂時禍且叵測而公處之澹然雖奉李文正退步之說終身服膺亦其性恬淡故然也初公爲學士五年不遷故文正有始知衣鉢是家風之句夫以座師而敬信門生其人可知矣家居不畜一婢子而亦不妄交一匪人亦不行一刻薄事嘗感業師張友蘭任孝友識接之恩建祠超果寺歲時祀之何其厚也公雖老而治事益勤不少服逸人有勸其閒適者公曰事畢乃適如舍事而求閒是益之忙耳其生平精敏鎮定類如是嘗刻周

文襄年譜以告當途刻三事忠告以儆有位而吾松
州志未纂郡邑大夫請之公公素留心經濟而復注
念桑榆遂加修輯成一郡信史而于錢糧水利獨詳
後復撰傍秋亭雜記以爲異日者補遺張本今且垂
一百年餘而尚無士大夫踵而修之者豈非吾郡大
欠事哉公所著有家藏稿又有續家藏稿記序詩歌
皆有莖閣氣與儒生口吻迥殊其元卷魁卷皆刻爲
程文至今膾炙人口而能經抗風雅絕唱與王文恪
公刻並傳所謂師友淵源不虛耳何翰林元朗四友
亦罷說記公致仕還家築一傍秋亭于西園中多隙
雲間志卷之十
地可耕荒來公日處其中親課僮僕鋤灌有農桑輯
要一書其書室內以樂賦貯各邑葉子懸之梁棟間
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預外事閉門閒
適焉爲老圃若將終身焉公之風流大節亦過于尋
常萬萬矣因并識之傳後

士

王博士西園先生傳

王一鵬字九萬號西園野夫華亭里人也弘治十一
年應貢授泰順縣訓導致仕先生黑瘦骨立貌不踰
中人而夙負異才高視一世在簪屨時試輒冠其同
輩亦多師事兄事之不取請頤頤禮一稅出人皆傳
寫無不以魁元期許先生而先生亦自謂唾手功名
即公卿無難緩步至而竟以貢授博士官非其質也
以故視學僅逾二年即告歸矣其視學泰順也諸生
以質見皆謝不受賢且才而貧者時出俸金相賑而
且品與文稅手加批評其被先生鑒賞者皆知名士
雲間志卷之十

三

先生相繼登甲科嘗遣人致書問饋王先生稱吾師
吾師云先生性寥廓蕭灑綽似晉人清標工詩工書
亦復工詞詩宗元白恬淡閒雅自成一家言其書醇
似山谷俊逸不凡而尤長于暑書郡中扁額大半出
先生之手其四輒寄興而作天趣蕭疎氣韻生動有
子久叔明仲主元鎮之風人或得其小幅度箋亦藏
之以爲家寶世稱西園公有三絕其何愧焉先生居
鄉上構小齋不甚高敞而亦自寥曠清幽几上陳古
書茶鐺酒鎗畢具其供筆硯掌圖書者皆侍姬也
客至則設清茗閒良醞竟日夜爲笑譚歡或乞詩或

乞画或乞書各厭所欲而去以故屢常滿戶外而入
城舟次亦復爾爾又精曉音律時持檀板令小僮歌
一曲間亦反而和之如是者優悠林下幾九十年未
嘗頃刻作擔肩態先生雖位不稱其才而疎曠逍遙
嘯傲林壑爲天地間不羈散人身逸而心亦閒名榮
而壽亦永假令先生擢巍科登顯仕日奔走勢利之
途又安得垂老有此樂乎然則科名何足重先生而
先生亦何必科名重矣何元朗翰林叢說載昔年路
比村爲太守時陞任將去元朗與王大參道甫楊節
推遲之謁先生求其書画贈行先生之爲世所推重
如此

雲間志卷之十

古

黃憲副西坡公傳

黃明字天章號西坡華亭人也公爲諸生時與錢鶴
灘太史顧東江文僖曹錦溪侍御數輩爲同社莫逆
交而鶴灘以庚戌先公革魁天下自是西坡與東江
錦溪愈益下帷憤發至壬子癸丑則東江解首魁春
官而西坡卽以是年同第錦溪亦以乙卯丙辰連第
矣公之第也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晉員外卽轉兵部
車駕郎中已而出守汀州旋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跡
其兩與劇曹出部而果數歷中外二十年間而其政
績口碑有歷歷可數而述者公在刑曹則精于詳比
雲間志卷之十

古

十旁邑而公言之直指發官帑給之所省銀又不下數萬計且無論其他卽此兩事者非公爲之調停建白不傷民命而括民財乎公去汀未幾而會有意外之變宜乎民之僥去後思劉豐碑以識遺愛矣在滇則公以守巡按節卽騰衝衛烟瘴之地旌旄歲不一至者公亦策馬而臨之若其傷也政查占田皆檢舊冊而去虛名侵漁者不得行其巧而御史下公所定法令各道如議施行當奎非雅重公何以得此蓋公誠心愿實凡事皆精思而出之有爲必當有畫必詳此真 國家任事之臣可恃以緩急者而奈之何齎

雲間志畧

卷之十

六

擇道病卽致其政以歸也其如公何哉然此特其官中之大畧而公于故鄉友朋間篤情深誼爽口直腸又當于古人中求之者當錢太史之中計典也時顧文傳官坊在朝以其粹然有聞也而不及爲之營救公在南比部移書切責之曹侍御在臺中抗疏劾逆瑾 上怒甚庭杖之百親知引嫌罕有過從者而公官駕部獨超至長安門熟視其狀袖兩梨哭而授之公里居時偶出遊冠烏紗帽着舊布袍而文僮兩公十怒馬鮮衣招搖于市公令之下馬法言教誡之蓋公與三公者疇昔之交原以道義相期許故當利害

生死身先激發慨慷無復規避而其子孫奎觀巷過亦規正不爲諛言此豈晚近世所多見而陸官保誌稱公謝政後屏居八年蓋茅衣素讀書課耕足不入城市有熟公名而不識公面者則公之簡率可知公歿而孔郡侯輔同群寮作吊但見舊廬頽垣門無闥閤相與嘆息而還則公之清素又可知已公之子德崇爲贈公者處而刑家範俗孜孜行義于鄉得公之灝氣公之孫廷鳳爲郡伯者出而善政庇民籍籍蜚聲于官得公之鴻才而裔孫泰穎泰齊輩又何爽奕翩翩儒雅弗替也公之世食其報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七

唐比部只山公傳

唐隴字季和號只山上海人公少失恃又失怙有二兄一弟奉繼母以居未學時頗好遊戲稍長即不與兒童爲嬉時承平日久人皆樂事耕農鄉閭之業儒者蓋眇而公獨奮志力學且賴兄撐持門戶靡所關心惟留神經史雖當稠人廣衆中亦誦讀弗少輟即永楊之亡矢衣冠高鳳之不知暑雨何以加焉然亦數困童子試至年二十始得補郡諸生以弘治辛酉年領鄉薦明年壬戌第進士又明年以守部告歸公于舊居數楹外未嘗益一椽故業二百五十畝外未

雲間志畧

卷之十

管蕭一畝出亦未嘗乘輿張蓋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又二年授官刑曹會孝廟賓天公哭之慟不御酒食肉者累日同官者皆以爲難而斷獄惟明惟允惟恐生而致死之故歲決數人臨刑時皆叩頭伏辜自稱當死無一號免者有員外郎張某嘗以疾在告公爲之代署閤大司寇嘉之令即佩其印綬公乃固辭司寇又嘉其有謙德也正德初年逆瑾竊國誅竄自擅斯路公行趨炎者十人而九公獨不私謁見惟長揖而已尋晉員外郎公以無賄得之瑾尤瞋目有士戶坐廢用賄復官具呈到部而旋以挾效事露遂

以誣公詔下獄其黨張文冕者亦松人也使人致意公云得五百金可免公執不可謝之內批降外任遂謫尹穀城初蘭溪令有缺客謂公審邇家鄉一千請可得公曰我豈能屈膝于人哉竟不往乃得穀城顧公清曰我閩人多矣未有矢志而忻然無愠容若唐君者而華泉邊公貢作序贈行亦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爲穀城今在他人無弗戚戚而唐子獨會客賦詩奕棋譁笑自如也是有養者也不然何以若是裕也楊名父徐昌國諸名公各賦詩餞之咸慨嘆以爲弗及比歸在途遇有佳山水處輒迂道往遊亦復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七

不廢嘯咏而三楚之役人有勸之聞行者公曰是王命也而可惜乎亟單車就道既至縣務動恤民隱偶見鐵亭于路間歸輒悲歎不食屢以疾告會監司有畏瑾威焰者固不許未幾御史馮檉往湖南勘儲竟以正德四年十月疾作卒于長沙之善感縣中年僅三十有七耳穀城之士若民哭之如喪考妣時無親屬侍行有司爲之殮焉去家萬里旅襯無歸幸有稍熱使者胡公至慨然捐貲命縣其助其喪始得歸葬而瑾卽以是年八月謀反誅人皆爲公慰泉下之靈而又以公之不及見爲恨也然卒無有上其事于朝

自公之枉者故公之官未得追復尚謂有公論乎公
爲人慷慨雅致氣節遇事靡所屈撓而動以清白自
持爲官無一錢之入乃其所以處兄弟姊妹及宗族
鄉黨間者又莫不加禮加恩也性極仁慈不忍傷殘
一物雖青蠅之類有粘錫投穢者亦必以水滌之得
飛乃已長安市上聞道傍有呻吟聲訊而知爲家童
竊金憤愛以玃繫警者館人見其病危而置之此地
將就寢矣公惻然使人開諭之又日夕哺食之久之
其日忽開得不死此真可謂長者仁人而其居宦也
在部則慮凶詳慎在縣則賦政慈祥亦可稱循良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

字

吏而一生爲逆瑾所窘使不得吐氣揚眉奄奄待盡
豈不深可痛可惜哉聞之父老公不信神怪之說見
淫祠必焚毀之而其後公乃爲神此亦事理之不可
解者當庚子秋試時其子舍陶齋人于暮夜間聞中
堂呼諾人馬雜踏聲起視之見一排衣官人岸然南
坐穠人云此必我舅只山翁也卽整衣出拜公亦荅
禮穠人啓云翁向在何方曰我向在此且亦爲官長
矣因何再歸曰汝兒子今秋中式我來報汝又問明
年成否否曰連登未知選何官曰南京行人司副
我何曰請我不得而知也語畢惟取豆料五升飼

馬而去其年公之孫志大左溪登科第調選一一如
公言而壽亦不永公之所云壽我不得而知者豈秘
之耶乃知出處死生自有前定之數宣尼之不語怪
語神者亦道其常耳已

雲間志畧

卷之十

字

孫文簡毅齋公傳

孫承恩字貞甫號毅齋太守雪岑公衍之子華亭人
公工方二十以儒士登弘治甲子鄉書舉正德辛未
進士改翰林院編修進武宗修德應天賦而以是
時權貴人數亂政不願與之浮沉俛仰輒引疾歸卧
於家者七年至世宗登極始拂衣彈冠而告所知
曰吾今可以出矣及還朝進正始箴又進鑑古韻
語而南狩還又進大孝頌上每嘉納之頃之充南
安正使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春坊左中允充
經筵講官講大學衍義有所發明上悅辛卯典南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試丁酉典北畿試所得皆知名士後亦俱爲顯官
名臣尋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上嘗顧近侍曰
何久不見稀鬚中允蓋講筵中惟公頭顱少髮上
每目屬之而公居宦南中上不見在侍從之列故
念公而以問近侍也皇太子生召公爲詹事府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時禮部右侍郎缺銓司舉陸文裕公
及公以聞而詔特用公仍兼少詹事侍讀學士克
經筵日講官有羊酒白金文綺之賜又數遣視牲
南郊陪祀帝祀社稷代拜永明祭先師于太學春
禮之隆不在尚書下隨轉左侍郎即改吏部左侍郎掌

詹事府事同修玉牒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

禮部尚書仍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歸然上

每念公逾年召掌詹府原官加太子少保公應制賦

瑞雪詩上特賜和書以龍箋鈐以御寶題爲賜和

承恩瑞雪吟賦與數也有疏請皇太子講讀不報

又以泰玄齋宮設醮公獨不肯冠黃冠遂以疾

再疏乞致仕詔賜馳驛歸時公已年逾七十矣當

公在事上識公醇謹選轉召用多出御批公以

此驟至貴顯而其得告也亦諒公之懇誠而以恩禮

去位近代君臣之間未有終始得全如公者居家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凡十年甲第在東郊外府縣期望必往存問公時或
出見語不及私第一款茶而別送亦不出中門雖撫
按兩臺過從亦復如是公雖體不逾中人而直項寡
言不失赤子之心而亦得大臣之體當聖壽五十
時公進一頌上又嘉悅之賜以白金文綺而至是
享年八十一以壽考終垂卒有遺表聞于朝畧云
臣慙負國恩虛生人世捐頌已矣銜結泮然惟
聖躬康壽天曆永長則臣效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
爲忠臣愛君至死不忘爾爾上爲賜祭四壇遣中
書舍人梁孜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又贈一孫

按謚法博學好問一德不懈朝論易名之淑典非公其孰能當此者乎邇公自少至老手不識籌弄而口亦不問米鹽以靜鎮喧以淡處熱真稱長者亦屬端人其於名位毀譽之際一以義理自安而于取予亦無所苟若其待寡姊孤嫠及朋舊之病且貧者何其嫺嫺也公居與太清齋隣並當路欲舉以昇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也吾既不能營葺悉奪之乎又一奠地與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其以厚爲道類如是始公數于舉子撫兄之子克紹爲子而晚舉子克

雲間志卷之二

壽

弘以公謚爲漢陽守漢陽又復之嗣卽以克紹之孫世鶴嗣公幼歿之子昌福爲孫于公亦不失立愛之務意而世鶴秀美而文今已得請于朝襄慶計公卒什以至今日幾及六十年而猶藉公餘蔭以得墓臨之庇公五世之澤其猶未斬也夫所著有孫文簡公集二十卷行世

衛壯勇源正公傳

衛賴字源正華亭人都督青之仲子也公豐頤廣額語音如鐘代兄順義父爵爲指揮使選督山東漕運領京營操以勇幹聞其爲人也意氣慷慨籌畫整暇當槍擡中謀而能斷誠如志所稱者正統己巳之變勒兵入勅王建議募果敢之士收合散亡調各都司兵屯聚京城葺修沿邊關隘爲戰守計議者是由署都指揮僉事陞同知晉都督僉事虜也先猝入寇公率兵一擊之黃花鎮再擊之西直門三擊之紫荆關俱獲全勝以功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出鎮宣府

雲間志卷之十

重

已而還督京營兵時當英廟後倅陞左都督錄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宣城伯食祿一千一百石賜鐵券于孫世襲尋充總兵官掛平差將軍印出鎮甘肅羌虜謀入寇者衆議欲堅壁以待其來而公奮然擁兵出塞凡十二戰大破之虜遂夜遁辛巳西番寇涼州公又奮勇擊之敗走都督毛忠爲賊所圍監軍以下皆震恐束手無策公曰安有賊困吾師而不救者乎遂親冒矢石轉戰而前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奏凱而還甲申番族把沙作亂公又提兵深入敗之斬獲不計其數會憲宗卽位召公還丙戌又

錄公功加祿米一百石丁亥掛征虜前將軍印出鎮
遼東女直毛隣犯邊公復據險設伏奮擊獲其馬牛
畜產并掠去子女以歸無何以疾乞骸骨奉 朝命
守備鳳陽改南京隨上疏請老再 詔還北京俾食
全祿伯爵如故公既謝事角巾私第舊時部曲俱爲
大將顯官歲時候問皆拜于床下公第以子弟禮畜
之而已公性孝友先是弱冠時父都督卒哭泣幾至
喪明而至是撫其兄孤及諸弟姪輩皆有恩意復以
家在松郡而父葬在歷城每遇兩地人如親戚故舊
慨然平生雖老而水源木本之思未嘗旦暮忘也乃
其忠勇之氣又有老而彌篤者偶聞三邊警報輒扼
吭捐彈有馳伊吾之志或 廷議出師而將臣有稱
疾臥家者公喟然作而歎曰此豈臣子之義乎客問
卽真病奈何公曰病不至死行而死于途如伏波所
云馬革裹尸何不可也客問其言而壯之弘治戊午
享年八十有八而終追封宣城侯錫謚壯勇嗚呼有
是哉如公之武畧英風百戰而百不敗也斯亦無愧
其議矣

沈少叅東老公傳

沈霽字子公號東海老人時遂稱爲東老華亭人也
其母鍾夫人夢孔子入門危坐遂生公是日雲霧蔽
天忽聞霽故卽以霽命名公七八歲時讀書過目成
誦出語亦輒驚人一日錢文通至其家撫公首令之
屬對敏而且工文通嘆美爲棟梁之器夏止軒公寅
擇婿一見而器之納爲東床後止軒疾篤遺言沈霽
雅能讀書東樓書籍分其半予之異日必且大就在
膠庠以經學獨步時有沈淮攻詩沈忻攻書沈霽攻
春秋人稱三沈公年逾五十始舉正德辛丑進士授
雲間志畧

行人卽上格心之疏不報辛亥擢爲南畿御史時
武宗皇帝在有宸濠將謀不軌公屢疏抗言乞斬大
義除大逆以安社稷竟留中亦不報及宸濠叛而後
舉朝服公之先見也嬖人朱彬誘 上數出游幸公
疏懇回鑒乞斬彬以謝天下疏入又不報時雖不用
公言而直聲則已聞都下矣 世宗初御極公侃侃
條劾數千言皆致君澤民之謨 上爲嘉納奉命巡
視江北至全椒有一人沿途訴冤稱被某謀死十年
而不得白者公第見其爲人而不知其爲鬼也隨入
院索其人不見左右亦莫有見者公爲焚香祝天夜

夢而得其姓名竟曰其獄非公正直之氣通于鬼神
能昭雪沉寃爾爾平時有大司成汪公備作文記其
事語載碑中後遷福建道副使聞故多盜公籌畫殲
其渠魁桴鼓之聲頓息人以此多德公有鎮守中官
忽得危疾以其餘貲分贈三司公獨拒而不納一士
大有干干公以銀幣為饋公正色辭之大慙而退時
巡臺憲公移文海道凡有船隻過番每稅銀百兩公
曰通番法宜嚴禁不罪其人而反受其賄乎此何異
撈掠吾不為也憲心銜之後命疏劾公操守有餘材
力不足改貴州兵備副使瀕發行半挑公偶檢之

雲川志

卷之十

宋

見錫公一執公曰此亦閩物即令投之水中其廉潔
類如此既至貴州有夷寇據山為逆鎮守官馳報至
京大司馬胡公世寧素知公才曰沈公備其在事必
能處置得宜旋聞公出重其授方畧不閱月賊且就
擒矣撫按以卓異薦公積勞上而公以七十引年乞
休堅疏得允上謂公恬退可嘉陞右叅議職銜致
仕公居一有七年清修靜養邴邴無私于即賓客
故人亦無敢以褻見者日惟莊誦闡洛遺書暇則賦
詩攻書以自適而一種稜稜之氣每見眉宇間亦吾
郡先輩之止人君子也西舍有富人隣並公意不可

之乃榜于堂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而亦絕不與之來往此其人何如方正哉有司為公
建水清王黎二坊在西門普照寺之左右今歸然尚
存而其第宅門楣已易主五六姓矣百年之內桑田
滄海幾經變更每過之不能不為公發一慨嘆其婦
翁憂止軒公藏書公以愛壻遺命分其半而宋楊太
清樓三卷自是奇品亦歸之公想今亦流落人間或
作風雨化去可惜耳東老宦閩時有姪往候一日烹
二雞公誠之曰吾居官清苦每以侈靡為戒今不祀
先不設賓而汝好侈靡爾爾詎不為吾累乎亟遣之

雲川志

卷之十

元

可以觀先輩儉約家風矣故識之傳末

李贈公一愚傳

李東字敬修號一愚華亭泗里人蓋以長子宜散公貴爲贈公云公生而魁然奇偉舉止不凡恂恂動有矩矱早歲業儒因失怙即棄去綜理家政有心計善陶朱計然之策占贏縮較短長他人弗如也不數年而增鉅數百千兩買田若干頃拓地若干區產日益豐而名日益振顧公雖游于賈人乎而羞與營金穴守銅臭者伍惟孜孜爲善于鄉修道路之輿梁廢涸渠之骸骨饑者施糜寒者施衣食不能婚且葬者輒借貸輒與一時宗黨親朋有急需如取諸寄甚而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何分有之三吳之士莫不知泗上李公愚義俠者而獨不能厭家人意輒構舉起大獄駕禍于公已逮繫矣會國家以財賦疏滯詔舉天下精數學之士列其繁數奸萌公故習九章法郡大夫遂以公應詔入都公至則握籌布弄不爽錙銖三年事竣例得授袍服公固辭不拜第受銀幣之賜以歸歸而愈益砥行好修郡邑長吏慕公名飲物色一見而不肯得招之鄉飲亦辭且併曩時塚家之術厭薄不爲而一意閉戶教子于二長曰儒卽世所稱宜散先生以正德甲戌登第爲兩祠部郎贈公如其官者也次

曰儀則得公什一之教以質稱雄里中蓋公素秉人倫之望每二子在侍必曰長兄元吾家風者是當業而若次兒亦不失吾家業者是當業賈其後皆如公言儒爲名曹郎而儀亦以輸財助邊授昭信將軍食邑比千戶獨惜乎長公何爲時公已謝世矣公性篤孝常恨父之不及養也歲時祭淚未嘗不涔涔下而又嚴事毋張儒人從母志另卜營兆于泗水之南迄公佳城歸葬在望巧性尤喜讀書居恒手一編不輟對客輒談說古今風勵後進意娓娓也大都公以勤儉起家以陰陽爲德以慈和長厚爲世法以孝弟忠信爲家範所謂篤行君子非耶今閱百餘年而祠部公與昭信君之書香繩繩不絕爲泗上四大家之一其猶公之遺澤也夫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徐韓仙子仁先生傳

徐子仁號韓仙其先世蘇之長洲縣人自徙居于松而爲華亭里人矣其母禱于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之夕復夢登浮屠墮下而寤遂生公公廣面長耳體貌魁梧而機神亦敏慧七歲即能賦詩九歲能書大字人皆呼爲奇童十四補博士弟子有文章雋聲督學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望每試必褒然舉首稱曰異才自謂青雲可立致第其爲人落魄任放不諧于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公亦不以經生屑意而曰吾今已矣士故能自貴豈雲間志事

卷之十

三

崇禎科名耶由是博極羣書務究作者之旨嘗曰詩文以理爲宗乃臻大雅不然者雖鋪雲曳錦戛玉鳴金徒誇浮藻也蓋也故生平不苟下筆有作必匠心而成一與出人抄錄之紙價爲貴王公大人爭致之賓席而人得其手書一紙皆什襲而藏焉蓋自勝國趙孟頫而後書學遂湮篆法尤多失正公以超悟之資升堂入室早尚高華晚還樸古真行題榜入妙入神並絕海內無論四方操觚者競走其門即朝鮮日本之使購得其書如獲拱璧而當武宗皇帝南巡時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在特愛重之兩幸其宅坐

曉靜閣打魚因而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嘗宿

御榻前與上同臥起官以錦衣鎮撫賜飛魚一品服及雜號等物命之扈從到京擢以不次之職而

會上天乃止則豈非公之命遇而不遇耶性好遊觀聲伎嘗築快園于城東其中臺榭亭池雅有幽致而奇花異樹不絕四時公曰惟沈流臥石飲酒賦詩逍遙行樂且善製小令與客爲歡得周美成秦少

遊之趣又自能度曲棋酒之次輒命伶僮侍女傳其新聲無日不暢如也自號九峯道人稱爲快園叟而或以其美鬚髯也又號爲髯仙老貌豐而且濶行

步如飛雖大暑大寒而手腕有神竟日夕揮毫不倦可謂異人也哉公雖無官而有令名且以七十七考終亦可謂壽矣所述南京志若干卷詔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而所著有楊居詠遠遊記皖

遊錄北行稿古杭清遊稿及麗澤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藏千家髯仙有杜

古狂畫雷神一幅人長尺許六七十人擠在一處有持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砢者狀貌皆奇古每

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詭客曰此杜

攄居輞川圖也且其人豪爽迭宕文待詔衡山嘗題

一書寄之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過寫詩箋老
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非重公語不及此
而先朝翰紳如儲柴墟璫莊定山昶皆嚴正之士見
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許又見其家藏寫
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
各書詩詞蓋亦重其人矣

雲間志卷之十

畫

張司空寶山公傳

張電字文光號寶山上海人也公書宗李北海有烟
飛霧結之形而楷字以二沈爲模亦稱妙品能品時
以布衣從陸文裕公至都門夏文愍公見其書而賞
之以儒士薦入朝受知世廟供奉館局授序班歷
中舍符丞太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
司使遷工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益上授公書有
太廟額有金殿額有仁壽永禧宮額有睿宗獻皇
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王有恭上皇天冊表及
皇天上帝王冊有九廟神主有九廟災詔有聖
諭字式有御製碑文寶軸有平邊告祖文有庚戌
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之中外而世所傳消
痞帖特其小小者耳總之大制作非出公手不足以
當上意且有雷滯月餘需公至而書之故公之侍
上也日親而上之眷公也亦日厚有元老諸學士
所不得遣而公獨得之上者其荷上任使如
駕幸承天則命護行景仁殿奉慰仁壽宮瞻拜永禧
宮進香則命與輔臣偕入禁苑則命與遊燃燈則命
與宴汎金海則命入龍舟東獄廟祈禱則命行禮至
永明殿則命代拜其受上養予則賜御製詩賜

平安宇賜勸慎忠誠字賜道德經斗母像賜茶賜牽
竿賜上尊賜木白雲雕麒麟飛魚賜銀篆繡袋者各
一賜肝者六賜祭品脯醢者二賜御前品物者五賜
錢鈔者三賜如意丹生脉散香膏飲者四賜金自十
兩以至五十兩賜幣自一表裡以至四表裡者三十
有七而服玩器用之以時賜酒飯之以日賜端午除
夕諸品物之以歲賜者又不一而足也其被 上恩
寵實訓實錄成則宴護身殿母卒則賜祭葬賜馳驛
歸內殿竣工則膳一子考績則又膳一子孫卒則又
移膳其次孫改給三代誥命則又推及其前母及疾
苦問志卷之十
去
病則數次賜藥論內閣時上藥食狀迄乎既歿而金
之者不衰又以公侍從久特贈工部尚書也沈學士
而後以書致位通顯被異數享盛名者惟公一人而
已當公之未入都也以備書從沈水南先生一日幸
其門生數輩携公同出西郊至亭橋上見一相僧就
前物色焉僧相水南先生謂非科甲中人亦科甲中
官也其相王白谷顧豫齋左山皆曰官至兩司象猶
以爲二人官樣何相同如此不覺大笑其相張白雖
則曰此公非道則科相文貞便覺然動色曰此率輒
然也時文貞年十六尚未知名同學皆輕之不覺又

笑衆因指賓山謂曰且相此君何如僧亦笑然曰此
位名爵亦高稍亞小相一二級耳衆乃大笑僧曰諸
君勿以爲笑吾所言後來當無不驗者至後水南以
應貢官都丞進階中順大夫服金綳白谷官憲副左
山豫齋官參知白難官給事中文貞以鼎甲第三人
爲 世宗朝名宰相而公以能書薦不數年官至亞
卿一一如僧言乃信此僧異人此僧之相神相也余
因傳公而并志之亦以見人之榮進亦自有數云

雲間志卷之十

去

去

式與同

浦散人小癡傳

浦澤宇時濟號小癡上海人也浦氏世居新場里以農起家至君始讀書識字慨然有慕于逸民之風以義俠自處遂終身不娶有勸之娶者笑而答曰吾不欲自苦耳登歲即離鄉井從驢人墨士遊邀之吳則走吳邀之燕趙則走燕趙謂諾夕發無所芥蒂稽留與人交輒傾肺腑而亦慎言醫術所驅者家事毫無漏語而間或兩家交惡必曲爲解紛不肯鼠持兩端作啗躡張人以此賢之居恒啗晉唐古帖無不縱覽臨摹窮其波磔之妙故以能書者名一時索書者履雲間志畧

卷之十

美

烏文帶戶外陸文裕公最器重之常爲之授館穀其他可知也性復嗜酒若飲食之於饑渴然凡故人宵飲安坐召亦不至不召亦至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酣酣則擊節浩歌時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意若自憐者明月中天女姬環列則又慷慨增悲思得應更知十倍矣雖客散王臥君嘗獨留一豆一甌自爲問答而飲侍者不勝倦疲遁去乃已又嘗儲金二斤在故人顧君德唐君贊處托爲子母以自給故其囊中嘗滿二日錢偶邂逅知已卽解囊中錢市酒通殷勤錢竟復取諸故人散盡亦如故斯真得

酒之趣者哉定龍避兵鷄鳴山僧舍與常泰上人莫逆遂通其空理不欲歸故人寄書力招之乃歸歸健一屨於僧所橫一琴設一榻左圖右書以自娛醒則讀書歌詩而醉則擁衾高枕不亭午不櫛沐甚至一日不起卽貴人臨况率首校謁床頭而去蓋君生平有疾與酒癡相似其態如醉如呆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主人而君亦怡然不以爲意也不於親知問疾吊喪未始廢禮又非徒蚩蚩者此可以知君之槩矣聞之故尚書張公賓山與君同學書于陸文裕並有聲稱後張公以書法爲世廟所知雲間志畧

卷之十

堯

故位通顯而君以布衣浮沉于世與衆絕不通謂亦絕不通言隱身藏名沒齒無戚戚語此其胸次亦有人過人者哉余故次第其語而爲之傳使知世之人亦有灑洒不羈如小癡者

蘇侍御一齋公傳

蘇恩字從仁號一齋華亭之沙岡里人亦正嘉時疆
硬巖峻之臣也公幼孤賴母薛太孺人育之於成自
少言笑不苟差與群兒微逐方二十一齡出應科舉
選即獲雋是爲弘治甲子至正德戊辰成進士出宰
浙之秀水秀水去家不百里而還鄉故造請戒門者
勿納其人謁監司也累無衛仰柔媚之色上官亦嚴
憚之而又禁抑豪右有犯即以三尺重懲本不得少
逞豪右遂誣公不法若干欵監司亦擬文致露章比
按驗無絲毫實跡名益起徵拜御史入南床更復翹
雲間志卷之十 平

然自勵莫爲 國家窮懲除奸見有附翹趨駭者唾
而去之會侍宴殿中錢寧江彬兩嬖臣侍寵縱肆赴
召後時公具疏劾奏不省公知言之不見用也遂乞
養還里會丁薛太孺人憂既免喪諸閹豎相繼撲滅
復出爲御史按四川貞憲考度愈益嚴切精明巨族
有侵謁民田者奪而還之仍黔其奴以示創有同年
宦茲土黷貨無厭摘祭靡所容隱人又卿之旋引疾
以謝側目者逾四年復起按東粵或舉屬事爲戒公
咲曰豈佳之性老而彌辣僕豈脂韋事人者耶及至
興寧守田歸之有司嚴郵傳省其濫費矣德令有與

長輒受民賕聞公至即解纆去諸屬吏聞之皆恐恐
戰慄不敢以門第姻戚冀倖過一相繼引退者亦復
不少也會時相將加整於公倡立新法檢察臺諫公
竟坐免拂衣歸公自度與世寡合退而掩關却執郡
邑無間遺之跡賓朋無宴飲之歡意有不平寄詩歌
以自遣長篇短句勁骨猶存嘗讀唐侍御蘇漢集輒
廢卷嘆曰吾與漢同姓同官又同好靜獨詩不逮耳
噫嘻悲哉公之志乎使其直道果行可使豺狼盡掃
而竟不得舒展大用亦可惜耳計公筮仕以迄致政
凡二十年而服官之日什三休沐之日什七初令秀

雲間志卷之十

平

水險中於院既爲襦衣幾罹千禍及按蜀按廣終以
執法如項幾瀕于危吾固嘉公之正直無私亦嘆公
之遭際不幸也遂立蘇御史傳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人物

吳長史石湖

朱福州青岡

曹武選濮陽

王刺史南岡

張刺史含齋

郁太守水軒

富憲副春山

胡大理浦南

李比部宜散

楊黃門麟山

顧御醫東川

張博士金山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錫輯

吳長史石湖公偉

吳稷字舜鼎號石湖華亭人也爲諸生時治經屬文精敏雅瞻有聲實序中尋登正德癸酉鄉薦中甲戌榜進士初授浙江金華府推官時蘭谿章文懿楓山家居講明正學公嘗造請以質所疑亦復銳於稅事勤於蒞民綽有賢良之譽而會永康右姓馬某者辱其邑令公按法懲之以此拂上官意量移惠州又得與魏莊渠李谷坪兩先生相切磋學益日進其居官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也引惟飲永啗蕤微底一清而又置規過櫃於郡門以通民隱且裁冗役節冗費立保甲法而又多所平反釋繁囚中丞蕭榮襄移文諸郡勅賦政一一如惠州益重公治行揭之爲諸也有海豐令以墨黥猶晉治事公白之當路者露檄馳使逐之去今爲直指鄉人遂大忤旨不得列薦刻遷荆府左長史復除收徽府公皆不卑其官進賢王歲苦憲賦以寓規諷王敬禮之而公自以爲老不任事致政歸矣歸而靜東城之垌非公事足跡不入城市中延之鄉飲大賓間一赴焉惟偃息自得圍以吟咏爲事蓋公千十

二三歲時其先大夫竹軒翁課令學詩嘗置座隅手
加改竄故先生自幼喜吟十五而孤受業於乃兄教
授君習舉子業遂殫心章句間輒棄去至是懸車之
年乃專意詩學自三百篇後如漢魏六朝唐宋諸名
家靡不檢閱而尤愛陶詩謂爲冲淡灑脫得性情之
真極其摹擬而出之陸與吉學士品公詩以爲氣韻
閒適神情清森當與陶柴桑並駕虛語哉公生平
慎笑言不苟取子年逾大童猶著衍壽編以自勗云
益公生平所服膺者莊渠谷坪兩公求仁致知之學
每潛思實踐有疑信相半者則與唐中丞荆川許

卷之十一

二

大節石城縣互攻訂必無憾而後即安可謂真正道
公大公公臥林丘有司平睹其面里舉踐更之役有
以公名報者今不察遷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
能爲官豈堪爲役令大慙訪公謝公終不見也明晨
從學門報一刺而已卒後數月楚侗取公督學南畿
至公登堂奠酒不待師生之舉卽扶柩鄉賢公之勁
節清風能令人景仰若是所著有自得園稿宦遊稿
石湖浸稿破愚錄史綱纂要皇明正學編藏於家
夫吳先生長者也不甚諱政不甚奇獨以拙勝以
真勝耳卽吾吳才士林立然孰能健健如先生者

實若虛學殖若貧當天下侈說二氏艷談兩京節規
程武朱無幾尺寸其不染於蒼黃者哉

卷之十一

三

朱福州青岡公傳

朱豹字子文號青岡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授浙之奉化縣令其治一尚威嚴豪右強宗不敢申肩吐氣獨加意作興富官嘗捐棒資建社學集俊秀子弟羣而讀書其中是年多得傳者以此騰賢良聲調煩餘姚縣其治餘姚一如其所治奉化者而徭賦中舊有里甲短解之役公廉知其病民革去頒聲載道至今猶遵其法而行之公以兩縣治行最聞擢爲侍御史在臺中遇事敢言封章數上如薦楊公一清伍公文定及請召對大臣密陳災異禪聖政十事諸疏奏聞言畢

卷之十一

四

言頗創切其最著者也尋奉勅清理江西軍務時當宸濠之變雖經勘定而人心騷騷未安盜又數起境內公至則發粟賑數萬人釋大辟囚三十餘人存命伸冤者有活佛青天之頌公嘗請兩京五品以上官各舉郡守舉不稱職者罪之語多忤時以此爲忌者所中遷守福州公蒞福以來廝未暇暖而會聞乃翁清江公之計即日蹕奔而歸直行三十里外始就舟次僚屬士民擁道送者無不爲之涕零夫亦太守之初政廉明有所感動人者而然耶公父曜以貢授清江提舉剛方長厚人比之陳太丘公成進士尚除

官父誠之曰我生平慕包孝肅之爲人汝居官不持一視同乃吾子也公受誠惟謹所至有水菓齋所去後常見恩祀名宦祠人以爲不媿乃翁義方云公性孝友當父存日常追隨步行里中昆季間衣服相易而敝窮黨貧交得待之舉火以是德公者多公居恒喜賦詩又總宦遊所著哀之刻有朱福州集

卷之十一

五

曹武選濮陽公傳

曹嗣榮字繩之號濮陽華亭人公生而岐嶷少卽知學然性頗不羈乃翁筠坪公恒督過之公乃感奮弱冠補文學廩于官博綜閱覽能爲詩賦古文詞不專明經射策而字亦臨摹有法彷彿前人曾作宜晚堂賦壽定菴曹公比物遠類灑灑數千言有譽選之致定菴見而詫曰少年乃有是作耶亟稱其才而郡侯崇仁吳公鉞見之亦稱才子又嘗作鈴閣春深賦讀之者咸謂士衡復生一時鄉先生顧文僊陸文裕豫文簡諸名卿皆獎許之以爲後來之雋遂以正德己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六

卯薦前歲是歲初場風雨驟至號舍淋漓試士幾不能搦管午後纔霽青草成篇而公獨藻思橫發沛然有餘考官學士汪石潭公奇其卷謂風雨中那得有此當是東南異才置之高等而公從此五赴春闈小第其浪迹益南北遊也喜結納海內豪俊而公坦度冲襟交知無不愛敬兼以詞采翰墨公不卽人而人自卽之以此名滿吳楚燕趙間每入都問字者屢接戶外而公以乙未春始第進士觀兵部政奉使南行舟次惟賦詩把酒而偶見一夫伋鳴咽陳詞問之乃真州吏人子少時出而迷失路爲夫頭拉置之夫

復中不得返室廬見父母公喜之舟次至真州叨還其家父子泣拜而去此公盛德事也已而授南京工部虞衡司王事奉勅提督蘆州蘆州舊爲勢豪所侵獵而公重懲以法不得倖之阻撓時會獻皇后喪祔葬蠲陵道經白下一切江路夫船屬公應辦而龍江啓行未三十里舵忽摧折大司空白川周公聞報惶悚不知所爲而公先事有備隨以新舵易之倉卒得濟人以公有應變之才于時中貴人挾勢凌侮公視之藐然竟不能加禍尋轉本部營繕郎中監視鑄錢督顯陵瓦甕之役襄所給散工值侵冠者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七

多公廉知其弊一一親自封識唱名散之人沾實惠因所遠在郊外而公月著來往卽抱病亦不憚勞工完有銀幣之賜且其出納周詳籍注井井先後大司空交代皆噴噴稱公才且廉也滿考北上會丁內艱歸服闋改授南京兵部武選郎中時指揮有女許嫁都人士久客未還而指揮物故其妻寡居貧苦愬公欲以女改適人公執不可未幾擇歸成婚又莫不歎公盛德云適考察詞賦澧州先是公督蘆州有丹徒民奏稱新墾河田若干頃爲勢豪所奪命下委公勘理公廉得實亟歸之勢豪會托少司寇王公鳴

其事公執不從司寇深心銜公會攝臺篆與蔡進遂
摘公微瑕是以有澧州之調而公以抱疾不赴致其
政歸家矣公性至孝侍父錡坪翁自少以至垂老不
敢踰教作一事皆應薄產伏臘無餘儲賓婚一從儉
素臨卒無他語惟囑諸子善事翁享年僅五十有八
位不稱其才而壽不滿其德可惜也居恒喜吟與客
尤多倡和家食時有家稿登第時有燕京稿蘆州時
有留都稿又有萃玉稿四十卷輿地一覽十五卷公
多技能凡琴奕局博及堪輿星命之術無不通曉間
作竹石戲墨清逸可玩人亦珍之復好度曲古今樂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八

府屬搜訪殆遍其勤博類如此公一生處已最廉而
處人最厚且無論其他卽選子婚女二事成全人父
子夫妻骨肉間可不謂仁人長者乎天之報施未嘗
有爽而公卒之年內有祿息姪男婚嫁未畢此亦天
道之不可致詰者也

王刺史南岡公傳

王科字登之號南岡華亭之後岡人也中正德己卯
應天鄉試官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向繼楊姓至隆
慶年始奏復王姓云公童穉時父春谷翁飲于里社
豪右家偶議賦役不平輒至爭裏公在書館聞之馳
入席間曳父衣裾而出且爲父謝不敏人皆異之年
十六補文學博士十八廩于官試輒高第時與伯兄
和齊名而徐文貞公亦同會文稱爲小友武宗朝
閣瑾美權制括民間遺賦特遣部臣按事欠五寸兩
者遣戍百兩者重辟春谷翁時以大戶充公務糧役

九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而民欠若干數悉屬其名下追徵禍且巨則公恐貽
父憂預爲變易欽杭佐以稱貸二日中完串持以報
翁幸無恙此見公孝思亦見公才幹矣已而舉于鄉
語其弟兄曰吾父撐家勞苦盡瘁教誨吾曹有年今
偶微天幸止父安享之時請以田房貲業讓之兄弟
兩人吾自侍奉老親卽筆耕可母處耳以此孝養二
十年而捐館一切喪葬事俱身任之不以煩兄若弟
其諸姑姊姪子女不能婚嫁者公皆代之經營曰此
吾父母遺體也居鄉不濫交遊亦不苟言笑斤斤禮
法未嘗以私干人有以居間相屬者卽笑而謝之郡

邑大六皆以公爲克羣廉接見問視之衆人殊加敬禮焉數上春官不第乃僂首謁選銓曹授山東之膠州守初公入京就選時人以州府附近如嘉興饒裕如臨清德州者憐恩公圖之計得若干金可爲之地公已謝絕而居停王夜持五百金至授公賄以質明行事矣夜半公忽猛省曰吾生平頗自愛不妄取人斗粟貫錢卽今遊宦吾豈以脂膏自汚者而乃昏夜乞哀爾爾乎蹶起賞還主人遂以無意得贖收抵家甫越月之官恐遠道不便携家竟策單騎往至則治官如治其家刻意省約所携箱籠卽頓後堂令衙官

卷之十一

十

驗過登冊而酒米歲薪之類皆從舍中携去絕不取諸民間其所加意者尤在學憲是時學宮傾圯公爲捐俸繕修而且設講席立文社之諸士之孤寒有志者令之肄業課文先是州治科第寥寥而自公在事嘉靖乙卯丙辰連中者四人若工科給諫匡鐸楊州守趙慎修輩是也乙卯之春分宜私人以御史巡河按行時詞色甚厲監司而下無不曲意承奉者時王公白谷備兵登萊與公有桑榆肺腑之雅密貽公東屬善視之而公否復書以爲傲嗣廷官管地方事但知有百姓而已肅知其他及歸史來上司

皆依允其言謂當開濬而公獨不答御史問曰州官何獨無言公曰某奉文時業已先期踏勘所轄地三百里內有半泥半石難開者有頑石必不可開者所以不敢定議御史令人驗之果然竟不能爲公難其地善政若議省刑罰以全民命議蠲征賦以紓民窮議寮開濬以造民福議禁濫差以除民害議寬驛傳以便轉運議派稅銀以絕弊端議減民兵以安地方議定舖買以杜侵耗此皆膠人所載爲口碑而播爲輿誦者也乙卯冬入覲有庫役感恩持白鏹若干奉爲公費者三獻而三却之有獻羊裘爲御寒具者亦

卷之十一

十一

知小約其廉介類如此迨丙辰春觀後文貞欲以五府經歷處公公辭謝決意告歸所持行李盡以犒賞從者自史胥輩悉令之還州治寧家惟攜一老僮就道而公歸在丁巳戊午歲適倭寇內訌暫息故里而公歸矣史官糧賦長一十三名俱擬本身大辟子治劉本命拘攝數人度必不能生知公與劉同官山東交稱莫逆一旦踵門哀求願以三白金爲壽公峻拒之次早卽入城語劉曰焚燒倉糧典守固應擬辟地方官長柯以處之軍儲下船亦被燒劫運官軍伍

又何以處之且賦長細民無兵護送安能冒死拒敵
卽通賊亦宜蠲赦况問罪乎兵荒之後願公之一意
撫循也劉乃悍然開悟卽詣樞臺直陳顛末遂不果
罪亦不果追而十二人之身家賴以保全矣至于那
歲役重民窮撫臣雙江方公按松時欲創助役公戶
田止千畝慨捐三百畝助之卽此兩事孜孜爲民造
福而於人不責其報於已不靳其施如公者可不謂
盛德乎除歲時伏臘外足不再及公門而地方有事
可恤患禦災者且爲之竭蹶以從抑又人情所難也
公與馮公南江沈公鳳峰李公南涓張公全山切時

雲間志

卷之十一

會戰交垂老爲八老會相與吟風弄月人擬之洛社
昔英云公六十而歸休七十而鄉飲至八十而忽思
本本水源乃上疏復姓令長子夢鶴入京具奏得
俞吉復姓爲王而舉楊氏何所得分產業悉以歸楊
先是弟姪有棄之他姓者公皆備價代之取贖而又
爲文祭墓表白裏情所謂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公之
謂矣八十有四春王正月晨起呼其子姪而告之曰
我今歲必且西歸汝輩料試者或南或北早畢事而
還庶幾無滯我行期也子姪聞之駭然比試還及臘
卽過召親知通有分贈而正臘日無病而寢終若

疑解蛻脫者然公豈其仙逝也歟一亭鶴夢身皆有
一命之寄不墜其家聲而其孫拱辰爲弟子員曾孫
家相爲義眉令其人自是翩翩又將起而嗣公之文
學政事公其不亡也夫

雲間志

卷之十一

張刺史含齋公傳

張松字以培號含齋華亭人由國子生中正德己卯順天鄉試公爲人個儻負奇高視闊步雅意在自奮發不肯依附人所至皆有樹立然于仕進澹如也初仕江西吉安府通判以摘發著治聲曾狀元墓爲盜發掘無王名傍墓數十家坐誣繫獄公廉得王者入盜室發其牀下得髑髏如十大盜叩頭伏云此曾狀元頭也由是數十家皆脫繫去羅狀元有女寡而爲夫之族所凌夫族故豪儼其積蓄蕩焉而又構女以不測罪公一訊卽直之并還其所徧審而罪夫族之

雲間志

卷二十一

古

家者女創前庭下宗紙筆賦詩謝其引家世典贊叙詠蜀流離之感詞旨極其愴悽至今尚藏之張氏笥篋中也吉安地故瘠饒而民多通賦公實治漕所征民間積逋萬石調劑高下有法賦足而民不告疲督輓至京師大司農課最第一著令甲天下徵賦法當次吉安尋賜宴勞業懸一耶官缺待公矣當是時夏相國文愍公方柄政而相國江右貴溪人所親來都下爲道吉安判賢相國思一見之所親因致意公公往謁政府至則謁者蟻集而相公又不時見賓客公抵暮乃歸歸後相國檢門籍見有吉安判名試門

雲間志

卷二十一

五

者詰朝趣引入而公以昨暮空歸竟倦再謁相國侯日中不見吉安判至意快快以此失政府心遂不得耶署而補山東東平知州任甫三月餘而公解印綬去公之去東平也則以王事徐楚故徐楚者都水督徂徠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與州刺史體不相轄而以泉堤丁繇所屬見亦不得講敵體禮公蒞東平過督泉所駐地不上謁使者使者怪之而督泉所署曹祿又率皆貴倖視州郡爲私帑稍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謬誇萬狀公嘆曰嗟乎使山居得食誦讀教子孫樂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

府門報謁耿恭簡公爲督學使雅恭公行誼捐俸米
餽之公第報一判稱老朽拜謝而已公老而好參同
悟真諸書得長生訣飲食如壯夫先歿之一年治墳
塋具棺槨當殯時命工圖其像公寬竟謂王曰只
須領上添鬚一二筆耳于是衣冠束帶危坐正襟左
手結菩提印一齒落掌中奄然長逝衆生平翫神養
氣之書笑而焚之謂其子孫曰不欲誤汝曹也如公
老可不謂得正而斃者哉公嘗登泰山見石罅中一
老僧坐而入定公拜問之老僧擲其念珠令數得數
八十一而公至是以八十一壽考終此其數亦奇矣

雲間志卷之十一

六

郁太守水軒公傳

郁山字子靜號水軒華亭人公自爲童子時端重不
好嬉戲始受書于鄉先生戴公汝高所卽日記數千
百言稍長能屬文有奇致方就試卽舊邑學生名聲
已翹然諸士上矣且志在用世嘗景行先哲寤寐以
之每見士大夫中有說隨以赴功名者輒喟然嘆曰
嗟乎大丈夫生遇明時當民社之寄須烈烈轟轟務
有以自表見顧可與世浮沉爲人所笑哉其砥礪如
此正德庚午登應天鄉書辛巳登進士第出宰浙之
龍泉龍泉故山縣士稚魯不嗜學公至首選教其子
雲間志卷之十一

七

弟乃悉彬彬向風而其民素負公稅累里甲賂賂者
公籍其名下令使自新民爭輸納有周焉良者因縣
界閭越閭聚衆盜礦官司捕之急逃竄深洞中朝夕
出沒猖狂亂且巨測部使者以爲憂公出片紙招致
之竟伏于法自是遂著龍聲以才堪理煩調知臨海
縣行之日龍泉之民惜其去相率送之臨海之民又
幸其來相率迎之而公之在臨海也益務彰善瘴惡
興利除害如其所以治龍泉者而鄉紳有陞擢銓曹
衆意公待之必加殊敬或使人謁焉禮亦如常衆遂
莫服無復敢議其私而臨海治平之聲與龍泉埒兩

地之謳歌萬人如出一口也竟任胥工部王事未幾移司抽分浙江是司歲多羨額吏輒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募一人監收收畢日寄府庫自是奸無所容者爲定式復命卽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温州 命下所善朝士語公曰溫故樂土第今爲相公之鄉事多掣肘而君又不諳世調請辭無行公曰不然我聞坦途安道跛足能行錯節盤根利器始見使我辭其難後來繼我者又以難辭去則溫將無守哉遂趣行甫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華積年曰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作卒于官士庶傷悼如喪所生泣迷之者載途而號章輒至盈帙夫亦公有以感之也乎柳之先多善行里人有柳佛子之稱而公志節堅定風範端嚴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人亦信其長者無不願托交儲生平而居恒笑言必慎坐無燕昵之容訓子弟以莊方醇謹有萬石家風其子貢士直卿其孫孝廉伯純皆強項直躬言動不失尺寸說者謂得公遺教焉公所上永嘉書其畧曰閣下以勅賜寶輪樓因大治第宅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夫居第當傳子孫閣下今移易幾何家臣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傳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也山亦如 聖天子方嚮用相公還 朝有日而不職在太守便葛巾野服何所不可豈恐驅亦于獮浮榮哉讀其書可以見公之直道至今溫之人奉入名宦祠而松亦奉入鄉賢祠此始人心之公云

富憲副春山公傳

富好禮字子超號春山華亭人昭公雪峰翁九舉十
不育最晚得公亦最愛之而不忍遽求之手學年方
十三侍翁入府城見學宮師儒人物而欣然慕之因
番公假館從師就學授毛詩學有端緒而文亦有聲
與公遊者見其方固豐願意氣高朗飄逸皆以爲玉
樹璧人不必攪其制稅而始心折之也十九補邑弟
子員正德庚午舉應天鄉試辛巳中進士榜授工部
屯田司主事嘉靖壬午奉使權稅荆州制故利藪司
權務者往往遭謗怨以去公條舊制所宜復及所不
便丁商者奏罷行之無不貼服蓋公膽達高才于初

雲間志

卷之十一

三

政若不經意而所注厝精密周詳卒莫能易也以此
聲望蔚起乙酉改刑部浙江司主事庚寅奉命處
囚淮揚平反者甚衆壬辰陞河南司員外郎尋陞本
司郎中時京師有惡少某以事批注公執而論之惡
憤極匿詞衣袂間潛入大內疾呼因而自刎舉朝駭
愕爲公危之而公事劾奏不報事竟寢則以上客
遣中使廉公知公放清慎所按狹不寬也癸巳陞重
慶府知府始掌銓者議擢公開封守舍御史馮公恩
以論太宰汪鋐下獄公力爭以爲無死法汪謂其庇

雲間志

卷之十一

三

人心行之故不與公守開封而守重慶公曰守等
耳何論道里遠近俸薪肥澆而有赴有不赴耶迷之
任重慶重慶所屬州縣凡二十額賦故煩因多弊茲
公至則爲畫一之法第給券于民而與之期民信之
輸稅如市莫敢後畔蜀府與都司以事訐奏詔遣
給事中御史按之累月不決當事者檄公往公至則
一斷以法不十日而奏書成奏報可且其在官一以
故本實崇教化爲務廉士民之有行誼者表其廬優
其廩給恤其婚喪或捐俸歸其所習子而于梗化甚
者始一懲創之恭月政行其俗翕然一歸于厚兩臺
建昌在西蜀極偏夷民雜居難治公慨然擔轡有用
更優夷之志而以威德兼用而並行之境有大渡河
故諸葛武侯渡瀘處每至夏秋之交行者觸瘴瘴多
死而公鑿山湮壑築海塘堡數百里屬之省城三關
月而成孔道行者便焉先是建昌權井鹽以餉兵其
後鹽丁逃而官兵索者據有鹽井之利于是稅廢而
餉獨存當事者即知其然而亦莫能奪公計令所當
受餉與鹽稅相准費乃頓紆而公丁亦
樂公以爲通才應續敘上而會屬吏以
論若

公陵之于理宜宜以爲諱公不應遂銜公議之部使者會是歲辛丑常大計天下吏公遂投紙歸矣公嘗夢家萬山中及被命之蜀道出江漢過荆門下巫峽覽我眉青城諸山之勝歷歷如夢中所見而公生平宦蹟竟以蜀終豈非數哉公抵家道遙園林嘯傲泉石家傍九山邊常放舟空眺其上而亦常泛泛于三郭之中迷自號峰郭主人而時數出遊吳越佳山水間經月乃返返未閱月又出蓋公性好遊非遊不樂也而居家則與鄉先生數輩飲酒賦詩爲耆英之社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鴈咏出對賓客每每開口

解頤而獨坐亦未嘗不自怡悅亦其性然耳第公晚從方士談輒好神仙之說常閉關攝氣自以爲得道有難語人而已竟不驗死矣死之年六十有六公之浮慕神仙弟欲長生久祝而何遽以中壽終乎公素行方正不爲險峻而尤樂道人善遇事不平輒攘袂赴義士以此多之而又喜讀書亦多著述有前入蜀稿有後入蜀稿有遊巖眉山記憶公之功名終于蜀而其記序吟咏亦俱在蜀中尤可異也

胡大理浦南公傳

胡岳字仲申號浦南華亭人由正德甲戌進士爲刑部王政歷員外郎遷四川僉憲湖廣副憲廣西大叅福建總憲廣西江西左右叅擢大中丞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爲人以氣節自負勛業自許事至能斷雖百折而不回其才質然也公爲刑曹時慮囚鳳陽有大姓爭田鬬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訊者皆莫能決至公乃決出之獄而白其冤其爲蜀臬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公奮曰人固有死何必不川南耶即督兵深入其山斬木道募死士

全文綺之 賜松藩備兵使者遷當路檄公往攝以重地非公不可也公至則不以代庖爲傳舍每事悉力殫心募戍籍實倉庾管堡關繕甲仗數月營壘一新諸夷爲之懾伏其爲楚臬會 郊廟之役 詔市楚材有吏盜官錢更賦民者輒張旗幟伐金鼓從徒百餘行視民間所植出黃紙封之縛其主布曰當令自輸京師民恐懼致厚賄乃免公嚴爲創懲禁止楚人賴之以安歲饑公又手疏以請 上爲戒所輸全活者不計其數其爲閩總憲則案故牒得事之未報

者晨夕下郡縣盡聞之屬徵常日八九下吏傳寫不能給而公聽獄恒遊丹有餘又嘗據法直民死罪按臚史之舞文者不以御史意有所轉移至御史而發赤汗流不爲動而其在江右又因坐次款茶問御史傲不爲禮公正色以禮規之御史輒發怒公亦不動也遂拂衣而出隨戒車就道而歸公嘗嫉吏之巧文而輕犯法者爲置簿書勾稽以時遠視廣聽卒不能藏匿爲奸而豫章之詞聲載道矣公雖忤兩直指意而亦以忤兩直指其聲望愈高是以有巡撫江西之命公聞命益自感奮首爲書牘如所謂汰冗弊更

雲間志

卷之十一

五

役法數事者下令與群吏約束纒纒數千言吏奉令惟謹無何徵入爲大理寺卿公時已抱病而會聞繼母之喪自江右疏歸其家踰月連卒公以刑官起家至是復拜廷尉方欲奏請刪定律例諸條成一全書以垂永永而竟賫志以歿也可勝惜哉公生平勇于事而廉于財居官未嘗市民一物與人處絕無城府洞然不疑嘗面折人過至震懾不能勝謝過輒已人或以不義擾公者輒詬又輒霽皆知公之無成心也及薦引人材終不沒其善而與姻戚故舊交雖在寒賤患難必周恤而拯援之故賢者服其義不肖者

忘其怨而卒成公之名以此其論國家事最慷慨有擔當此文貞銘公墓石而謂世皇受命中興羣賢景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臣必華亭浦南胡公也余因次第其語爲之傳

雲間志

卷之十一

五

李比部宜散公傳

李儒字宗文號宜散萃亭之泗涇里人公貌古而氣清志恬而行介其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顯至公顯矣而其視爵位榮顯淡如也公自邑庠生若而年始入太學又若而年爲正德庚午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以病不能對大廷至甲戌始第進士時公年已四十餘矣人謂公蓄之久而發之遲必且亟于仕進而公不然也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又家居者十年蓋未嘗一日歷其官而亦未嘗一官介其意因自號宜散以見志云充斯志

卷之十一

李

也真所高齊祝軒冕者將優焉悠焉爲江湖散人終其身而會嘉靖初新天子登極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列於是始就選爲閩之建寧郡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疾苦當罷當興者靡不殫力爲之公不謂居攝稍懈其職司而郡中之望公也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守郡之日居多雖職專刑憲而有惠澤及人不獨科條鞫訊間而已也以此著有循聲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蓋南部爲散吏而禍祭爲清曹散官累月經年不知有案牘而無何陞南京刑部郎中刑曹雖有案牘而公不以

案牘煩其心爲之愈益清約閑散則官與地相宜而人與官又相宜矣時年僅五十有六耳卽縉紳間計公從此歷官可以從容致通顯而無奈公散人之致橫于胸中已飄然有去志何于是請老歸行李惟破竹籊殘書數卷而已家泗涇足跡未嘗一入官府高臥林丘清談長嘯日惟逍遙散誕以敝衣簞飯自安不知人世間有替組塵麗之榮亦不知人世間有筋骸束縛之苦宜隱而不宜仕宜靜而不宜喧公之所謂宜散者其在斯與公家居又八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雖不得永其天年以爲公恨而數于年間出處

卷之十一

李

自如俯仰無礙較之汨沒名利老死逍遙者所得孰多是以是知公之高于人遠矣太史氏荆川唐公誌其墓而稱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于其鄉處紛華而不嘗甘寂寞而不厭可謂知宜散之深者余是公按公事而銓次之作傳以爲世之難進易退者規焉迄今泗涇李氏自公而後六七傳其子孫繩繩書香尚循禮讓是又公之遺教百年而未泯者也公之弟儀字宗正號東園以家俠好義爲布衣之傑至厓都邑大夫物色歿後以子爲公實公之弟儀

其勒畧曰敦倫孝義樂

楊黃門麟山公傳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遂爲華亭人府丞公璫之子也公入奉庭訓出從顧文僊遊故其學淵源有所自得者而文亦藉其切磋之益卓爾大雅不羣遂于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登進士授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謀不軌而諸倖相比周爲姦公謂此非君子向用之日遂引疾歸庚辰武皇帝誅叛討亂銳意太平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肅皇帝登極陽德方亨公以爲先帝初政動明中遺塵蔽國事日非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先

陛下當臨蒞之初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廷獻付參駁于臺諫執章奏于有司詔旨不爲空言封章不致停閣然後至治可期也疏入上嘉納焉又一疏劾中官魏彬及其弟英謂彬以鷹犬事先朝虧損聖德而陛下入繼正統祖訓昭然不應以迎立功濫受封賞詔奪兩人官又一疏劾楊侍郎儀奸回固寵不宜在朝詔罷其職比奉命犒邊又疏奏沿邊軍士勞苦不得與賜詔賜有半給者有盡數漏丁奏補給銀貳萬兩者又疏奏發內帑工部羨銀積聚賈爲庸庸紫荆等關戡守備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先

詔從之而邊人永賴之矣未幾丁內艱歸里甲申服闋仍補吏科奉命巡視京營公又上疏言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策之請勅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騎如祖宗舊制上又嘉納焉丙戌遷右給事中奉詔百司陳言公又疏懲貪刻定法守以至謹邊防七事會京朝官考察公又疏劾大學士張宇敬而下二十四人又疏劾陳道瀛不應以黃冠爲太常少時公之奏章數上雖有行有不行而當此

矣公享年僅五十有七而三子俱少親知皆爲公憐
之後其仲子允雋登應天甲子賢書而亦不永其年
且乏其嗣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何如哉

顧御醫東川公傳

顧定芳字世安號東川上海人廣定守孟育之孫也
公少病喘骨立至十六歲病少差遂力學砥行循循
孝謹以德器稱鄉閭間旣遊邑庠隨應例游太學益
務博覽自六籍子史以及稗官小說家無所不該洽
至法書名畫金石鼎彝皆能賞識鑒定而于醫道尤
深凡素問內經醫家不能句讀卽讀亦不能解而公
論其陰陽生制順逆之理君臣佐使之方靡弗探其
精微而曉暢其說卽耆宿亦無以難者蓋公素抱病
欲精此以自療而後且切脉望色聽聲寫形出禁方
能已人疾而公亦不虞其術之至此也以故其名不
出家出戶而輒聞於諸侯間至故相夏文愍公走書
京師延而致之幕下會世宗皇帝雅重醫學建聖
濟殿以祀醫之先聖先師而掌醫院工書許紳遂以
公名薦召拜御醫領諸醫同直尋奉命授內侍醫
經領校膺皇帝所集方書監製御藥時賜金綺
疋修職郎而公漸貴顯矣乃公亦若不以屑意者公
醫究心當世之務而多敏見達識人所沉思而未得
者叩之無不立應亦復無不懇中每與士大夫抵掌
而談如議均糧餉左海警等事舉鑒鑒可見施行也

與公游者皆曰東川蓋儒之有用者非徒醫家者流也公爲人至孝且友侍父母疾醫禱必虔嘗以口續食以體席卧自沒至終喪無違禮而所以事寡嫂談氏撫庶弟世芳皆有恩宗姻之仰公衣食喪葬與三贖身爲奴者亦不能枚舉他若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割田若干頃以助公役亦其性好施故然而其最大者則如故上海令莆陽鄭公洛書有惠政歿而貧三喪不能舉公爲買地以葬仍置田歲贖其家而文愍以主復河套議爲分宜所傾詔獄鉅西市賓客莫敢過從者而公獨周旋其間又爲治殮具令其子

書園志

卷十

墓

從禮扶其輓歸當是時人莫不爲公危者而分宜語其子世蕃曰若東川可謂不負所知竟不加害也豈所謂忠信之感可孚豚魚者耶公老且病肺痿及文愍之變以憂憤增劇歎曰衰病之人不能爲知己死矣遂上疏致其任還日徜徉西湖山水間將以畢世不逾年而倭夷作亂公草禦寇築城數事欲條上之爲當道所尼然亦因公言城竟得築迄今永賴之而明年寇勢益張公避之吳興而病病且亟猶草疏數千言未及上而卒其志亦足悲夫蓋公以醫起家而以儒經世此徐文貞之所稱通儒不名一能者而吾

于公更切遐慕焉夫舊令之家越在千里外他人或視之若遺而公獨爲之存卹其後故相之禍近在肘腋間他人方遠之不服而公獨爲之經紀其喪此真世之大丈夫會幾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而豈饒饒之子傾危之徒所能彷彿其萬一者耶如以其方術已耳則如俞氏盧氏之醫第可以稱良稱神異而于公之品望竟何若焉故不可以不傳

張博士全山公傳

張瑞字信甫號全山華亭人六世祖杏園公年不應徵命見郡邑志余亦別有傳數葉以來代以醫著至公而始業儒自少岐嶷張都諫弘至識其非凡兒曰是當亢張氏宗者弱冠補弟子員聲稱蔚起五試棘闈皆弗利嘉靖辛丑始應貢猶以同列程君榮老而貧願還一籌學使者嘉其讓而不之許廷對高等旋授司訓廬陵廬陵爲江右文獻之邦公役身先教幸郡守靳兩城公建白鷺書院使公課一郡九邑之俊髦一時無不興起在廬五載考最上貴校領論淳

三

卷之十

安淳居萬山中文教不寒十科無應制南宮者公至則周覽博咨爲之新學宮塞漏港咸捐已俸不關自利有司故事祭酒用市酤公恚其不敬創造醇醴充獻廟庭至今爲式於是人文感奮旋舉制科而於地方亦復多所裨益睦郡劉司李有事浞淳病起倉卒盡語誤中於吏拷訊誣服公心知其無辜挺身辯救得不斃于箠楚者四十餘人島夷突來淳無城郭之守軍士之衝邑令儒書生惴惴不能出一語公率壯士設伏林莽中彎弓抽矢射中兩翼魁餘寇遂鳥獸散淳邑不罹兵燹之禍者皆公賜也既攝邑篆爲日且

久而公絕不受民一詞無束矢鉤金之入惟立善惡二簿用以彰輝旌別更薦教民榜文註讀詳悉邑多絃誦之風而會海忠介公瑞來領邑事一見公便相契合益兩公清風直氣臭味自投非比狗聲遠響者尋用績最陞磁州學正公乃敦初服之好失意入林郡邑百計爲之勸駕而公已戒行公性孝友修脯所入輒供甘旨歡生養死葬且遵古禮仲弟瑄蕩其祖業公爲料理後事以季弟瑚嗣之瑚復不自好屢子屢傾公終其身週之無餘容亦無德色族弟某鬻身巨室公謀於陳孺人脫簪珥贖歸幸爲選配陳孺

五

卷之十

人者公之元配司成公詢女也知書識大體善能左右以成公德內而宗黨外而交知以及門下士有婚嫁踰時死喪無備患難疾病不能資者公以告孺人孺人必傾囊應之其積德累仁多此類當公與忠介交善時陰表一政忠介以言事被詔獄公緘兼金爲壽慰藉有加忠介心銜之迨開府江南式廬就訪公整坏遠遁時長公兆達髮方覆領忠介撫其頂語之曰爲告若翁母自遂其尚而還棄茂茂知若翁之不屑見我于官解也令人躍躡公至海上時對語微若平生忠介修郊於徐文貞文貞率其子大嘗瑄

求解於公徐之紀綱固暮夜持千金至公嚴拒之而陰爲之解及忠介謝中丞節還瓊公又珍重遠由寄訊兩公可謂善交始終矣公年八十有六而卒忠介聞公計而愴然悲焉爲誌其墓中之石言言皆實錄也公於鹽陵有文江惜別卷於淳安有賢教崇記碑而又肖公之貌與忠介公並祠於江畔余薄遊過淳安一再瞻禮祠下神氣凜然兩公生同時官同邑又同名瑞而又同祀于淳此其數豈偶然者歟吾鄉陳太史懿德每對人曰全山公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三

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言宜其壽也此語更足爲公傳神然公所以有子有壽者又且有說公曾救人溺于大江中風濤怒惡舟幾覆而公不改容淳安多暴虎公禱於神虎引去歲值早熯飛蝗蔽空囓苗盡一邑而公之苗獨無恙公每對人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公益能自信而因以信于天地鬼神且感孚于異類矣于一卽兆達爲名太學僉育潛府供奉見知于賢王孫備交海內賢人長者所爲詩賦古文蔚然有致吾黨皆敬事之子孫繩繩爲諸生行將扶搖而起是足慰公九原矣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二 人物

徐文貞存齋

潘恭定笠江

顧少參豫憲

馮廷尉南江

錢太守午江

吳太守貞石

沈太僕鳳峰

徐侍御南湖

雲間志畧 卷十二

楊水部南溟

五封公海槎

包侍御兄弟

謝社師古執

壹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華亭何三畏士冲甫編著

男如如
如如如

徐文貞存齋公傳

徐階字子升號少湖別號存齋益公故居華亭縣之城西隅有湖潛水嘗讀書其上故號少湖其後契孟夫子存心養性之旨故更號存齋也公登嘉靖癸未榜進士第三人由翰林外補累官至建極殿大學士執政十八年優悠林下者又十五年七十而存問者一八十而存問者再祿位名壽至公而無以加矣公之外補也以與永嘉相讓聖像存毀不合而故抑之

卷十一

其詞去卻錦如毫髮似吾親而故毀之等語公實有以自化自持從容折辯于雷霆之下而顏色弗少動也夫公以禁近出爲小官由閭飾推而楚郡丞而江浙學使者意皆不鄙薄之其於職事斤斤拮据識者以此卜公大受而自外遷內也由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內服服除進國子祭酒尋擢禮部右侍郎隨遷吏部乃擢於翌日某二十一而賜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報稱所不竭忠殫勞而或徇賄以鬻法他當以擯賢持祿以榮身背公以行媚神其極之日惜矣

振淹滯抑奔競一時銓衡之望然未幾改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又未幾掌翰林院充會典副總裁其於典章大禮公爲創義例綱領卓爲一代程書久之廷推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如莊敬皇太子之喪 裕王 景王之冠公皆衷於禮而行之人稱翼翼宗伯歲庚戌虜闖入塞薄都城下中外洶洶公從容爲 上畫策請 視朝以壓邊境用謀以偵虜情起廢以易撫鎮 肅皇帝皆虛已聽焉于是虜即遁去舉朝皆推公帷幄功而 上意已嚮用公遂大拜入政府矣滿三載考進階光祿大夫柱國

雲間志

卷十二

二

再進差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舍人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如少傅清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上尊改吏部尚書賜宴禮部祝元輔禮益異數也是時江南倭事起公上 疏與大司馬爭請發精兵六千人以衛江南腹心地捷聞賜公金幣優渥時雖分宜用事擅權而上察知公忠廉有所諂問故密以示分宜者皆捨而之公 上所居承壽宮災徙居別殿墜甚 上以承壽宮役屬分宜分宜反汗乃屬公計之且問誰可督工者公以子璫薦撤三殿餘材營之三閱月而就

上大悅遂少師兼支尚書俸錄一子中書舍人而璫亦超拜太常少卿廕一子始 上付分宜調古止陞一級而殊常之命出自 內批識者知分宜驟乘之禍已基于此及分宜敗公始秉政乃大書三語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懸之直廬朝房於是朝士輩幸當此清夷之朝咸侃侃得行其意矣公爲首擢以忠勤見知於 上恩命數數有加而中夜 御札踵至疊來諄切不啻家人父子其于臣寮間如新鄭王乙丑會試 上以題字有所觸不憚公爲剖析本義以解之海中丞爲戶部

雲間志

卷十二

三

王事上疏極言 上過失 上甚詔獄欲寬之死公爲委婉其詞以救之已亥虜小警六飛將遠狩公恐都輦空虛使逆之謀乘間竊發爲危詞以沮之又虜入古北口 上以尚書楊博不蚤聞怒甚公乃備言博雖以景命釐祠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撤者密揭以白之而其最大者則翼戴 裕藩以定儲位有社稷大勳蓋 神宗誕生時 裕藩猶在危疑間不受朝賀而公密揭有云雖 裕王之庶子實 陛下之冢孫 上意乃始默定而當 肅皇帝大漸則爲艸遺詔登極 詔頒示天下俾 肅皇帝

得正其終 穆皇帝得正其始公之功居多焉存問
勅諭所云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 上德于彌晉之
中可稱實錄而有專使聖書特賜象龍之袞則向來
林下大臣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自公謝政家居日杜
門掃軌習靜讀書不廣田園不著農桑大室蕭然而
食惟菜羹麤飯衣惟布衾纓袍絕無貴人態每遇
聖誕歲朝公必肅衣冠望 闕叩頭以申萬安之祝
而其訓子若孫奉奉以富貴盛滿禍福循環爲誠不
久而新鄭修郤之事起矣始公營謀新鄭新鄭不以
爲德而反仇之嗾海中丞蔡兵憲號召奸黠創爲大

雲間志畧 卷十二

四

征以擬太常兄弟幾不免而後乃得白至祭西冢孫
元春舉于鄉旋登甲戌榜進士當其得意時人人以
爲賀而公處之恬然卽先是作難時人人以爲虞而
公亦處之恬然也公之度量汪洋如是公家居兩歲
屬大水公趣直詣邵公陞中丞胡公執禮具疏改折
還復移書政府乃得請地方賴以安全始松有量
田之議公爲洗馬時力持以爲不可遂罷至四十年
而丈量之事起民不勝擾噴噴有怨聲人以此服公
先見公居恒勅其子弟曰毋稽國賦毋干有司毋買
必爭之田毋預戶外之事而公孫元春在郡下嘗遭

書誡之曰交遊中有慕悅勢利談說恩怨厭情職業
鮮腆服食沉溺酒色者一切謝絕之必卓然不惑乃
稱大丈夫又云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思之身可以
遠謗言哉言乎仕宦者宜寫一通銘之座右矣公既
位極人臣身躋上壽白髮遐遯望之如神仙中人以
爲百歲無難致而終未元旦地震公竊疑之居月餘
而疾作自知將迫天期一日呼太常集子姓而諭之
吾且暮且去矣俄脫然而逝撫臣郭公具疏 上聞
之震悼輟朝爲十二壇以祭遣工部郎余寅治葬贈
太師諡文貞錄一孫尚寶司丞公所以簡生榮死哀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五

之與極矣撰著有世經堂集續世經堂集行世文有
存齋先生教言則公與二三儒宗發明王文成良知
之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當其執政朝士之爲是學
者相率詣公以要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應之而亦
酬答故有是刻也蓋公之爲相已饒勲名而循
循問學茲刻亦足見其一斑云公之子璠璣璵俱
尚寶丞璠爲雲南守曾孫迎慶爲中書舍人皆
公門陞而共有志篤學砥行如繼傳繼振元暉元
暉將步武而起者固多也茲不具述

潘恭定笠江公傳

潘恩字子仁號笠江上海人也公生而岐嶷穎異六歲能調四聲稍長授經試博士業蔚斐有文試輒冠其儕偶嘗食餼諸生中有當貢而居喪服除者公憫其老慨然推以予之人以此服其有讓嘉靖壬午公年二十有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癸未登進士榜初授和州知州州是歲當均賦公爲正冊籍參伍新舊衷而劑之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士民莫不稱平其有訟于官者兩造既具公第以片言訊之皆受質成搏頰稱不寃以去逾年而祁大治銓司以公異等

卷十二

六

調劇得禹州禹州故悍王國也其地多子侯亦多豪戚環衛舊不就守約束聞公治祁聲熾懦歛迹無敢犯會歲饑公儲積視他郡獨饒民是以饑而無害政成爲天下州牧最擢南刑部員外郎去後人多見思爲生祠以祀比于鄭子產僑黃次公霸語具州乘中及爲南刑部一歲而以母憂歸禮竟補刑部員外郎歲在辛卯上初命京曹官典省試而河南以禮聘公公衡文爾雅比撤闈所得盡名士若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時後來與公並登八座非公具人倫之鑒能有此乎事蹟廣西僉事

督視學政廣西故椎魯之鄉訓詁外無所矚習公乃增益藝文以訓之而其要歸于敦本實先器識故自公主後亦多薦南宮者而亦間出名臣與河南相埒時靖江王素驕恣勒奪衛卒子弟不令隸學宮公移文折之王悚然諸生遂得應試而公嘗署按察司篆以勾攝王所匿大猾必得而後已王深銜之其後竟以與御史監司競上疏詞連公上遣使會勘無驗王奪祿左右抵罪而公得復其官因用最遠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所部登萊民饑郡邑無見糧枹鼓時作公多方設法賑貸

卷十二

七

境內以密會御史進山東錄時相有修卻於御史者詢其語指爲謗訕而公以監試復詞連公并被逮時傳上怒甚禍且叵測公曰豈以聖明在上而以口語論人死者乎且生死皆天也已而置對公亦不案于詞詔出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量移贛州府推官會丁父憂禮竟復除福州歷南京太僕丞再轉南禮部祠祭司郎中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分巡嶺北以平洞寇功晉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方拔部海塩而倭夷突至圍斂十匝公晝夜率吏民環甲而守之無少懈賊知有備乃解非公則城且立潰

破巢之下有完卵乎事遷雲南按察使未上權江西
右布政使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權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惠撫河南公至則延見三老問吏民疾苦得銅
墨吏不職狀輒馳檄顯責之至有望風解印綬去者
撤庶人伊庶人多行不法公按法奏之一坐廢一生
削蓋公在事而制兩悍王聲望日益赫然起矣竟以
禦倭有功 賜金帛入爲工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工
部尚書以督修 祖陵 孝陵工完又賜金幣召爲
刑部尚書時 上以督漕都御史章公棟上封事雲
南巡撫游公居敬擅發兵皆被逮公具獄上皆從輕
雲間志

全而名亦全他人恐未易辦此申相國撰公誌語謂
公事嚴主處柄臣不爲陰陽頌仰而獨以粹白堅定
使上不忤而下不疑雖然有大臣之體者其實錄也
家居杜門養重而性雅嗜書一日未嘗手釋卷若經
生然詩自大曆以上遡漢魏六朝文自昌黎以前軼
先秦兩漢泛濫百家而沉酣六籍卽身爲鴻卿鉅公
若與蠹魚雕龍之士爭名高者以故晚年詩文日進
而皆有法山斗之望老而彌高矣公既歸而諸弟在
仕者亦相繼引歸翁築四老堂徜徉賜味其中無間
旦夕時公年八十餘諸弟之少者亦七十香山洛社
雲間志

非一姓而公家之舊領出自一門論者以爲曠古盛
事而二子允哲允端皆爲某大吏少子允亮亦爲
京朝官歸而侍養出則金紫燦煌入則班爛戲舞自
公懸車以後垂二十年近世士大夫亦未有如公完
福者兩臺無歲不薦公子朝 上欲用公而又惜其
老特 詔晉公榮祿大夫而 神皇帝御極之六年
復 詔有司具常儀存祀而不久疾作以計聞矣
上爲震悼賜祭賜塋又遣公太子少保 諡恭定
按謚法敬順事上純行不衷公何嘗爲之在官一
涉清白不以脂膏少汚亦既無餘貨室無雜樹而

出其俸餘置田以供祖宗祭歲時合族而饗之而
因以潤其貧不能舉火與夫不能嫁娶不能喪塋者
其在家訓可覆故論者謂公有周大夫昌之疆力貢
大大禹之清真爵大夫廣德之抗直而家居有齊相
晏子范叅政希文之風此所謂進而儀于朝退而儀
于野者也所著易經輯義詩經輯說詩韻輯畧美芹
志祁州志又笠江集共若干卷行于世

顧少叅豫齋公傳

顧中孚字伯貞號豫齋亭人興寧宰靜虛公之少
子而大叅左山公之季弟也時左山已爲孝廉而公
少於兄十三齡尚未爲博士弟子一日出游路遇別
駕前導者叱之公不避別駕目憚公後知其爲孝廉
弟也竟不問公乃瞿然曰有是哉以吾兄孝廉故遂
擇我乎於是雅焉志讀書公性頗魯鈍窮日夜咿唔
不輟真所謂人雖休我弗休者而又以舊書箱摺爲
早菰日作文三四篇不逾月而成帙者再真可謂苦
志苦功而亦以此遂遷嬰疾幾不起然猶于枕上口

吟輒成腹草家人勸之不能止病日益危父母弟昆
皆爲流涕而公亦奄奄待盡矣忽彷彿見白髯老人
如在屋梁上大呼公名且曰吾孫思遷也見汝攻苦
特來拯汝汝前世爲邊帥殺降虜三十人群鬼聚而
爲祟汝且病人膏肓須向北方燒十萬楮錢可愈然
得我藥終不能療遂授以藥一丸令公吞之且云
與日雪山來會遂去有頃靜虛公偕左山入覺有醴
設異香怪之熟視公已霍然矣病已愈益讀書作文
寢食爲廢雖值歲時令節親知滿堂索公不見密偵
之書室中則公在焉有刺股懸梁狀雖父母命之出

不出也遂以嘉靖乙酉舉于鄉而亦以丙辰遂成進士與兄左山公同榜授江西萬載令至則有業生坐誣罹大辟公廉得其冤狀亟讞釋之嘗自言俸祿之外卽分毫皆爲莊物絕不以脂膏自污聲望日起第公性伉直不能脂韋事上官幾爲當道所擠或勸公稍貶者公曰此我性固然也如欲爲繞指柔必不可得有拂衣歸耳蓋公方筮仕而宦情淡薄嘗欲散髮巖嶠濯足溪流視軒冕如長物而旋以外艱歸起復補崇仁令縣當孔道有劇盜猖狂公坐籌縛之不煩兵力時田間亢旱禱而圭璧不靈人皆憔悴待斃公

雲間志

卷十二

七

抵舟纔半月揭文告之神精誠露禱雨三日夕歲時有秋人皆創祠樹碑謳歌載道滿考行取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轉文選卽其在部也搜剔百弊奸吏袖手避公一時以爲真吏部無何遷貴州布政司叅議復由艱歸起復又叅嶺南一日呵殿而出忽見群伍槍擡露刃向前人盡駭然而公顏色自若徐俟其到總督張公文移也蓋因分巡白叅軍爲僞人蘇氏所圍奪其張公特屬公解紛公卽奮臂登車疾馳至密啓張公設方畧請先治猛艘誘之歸探掠去隨選勇士五百餘人佯作鹽艇魚貫而進僞軍

援桴楊鈴指揮諸軍無不一當百者因而內外夾擊如摧枯拉朽不數日而搗其巢其被圍諸將兵得返旆而良家子女被虜者千三百人悉遣歸原籍事竣而張公特奏上聞賜以白金表裏卽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時弋陽王視寧藩篆薨諸王爭攝奏請紛紛當道曰非顧公未易了此公不煩多辭第以法言剖對群議帖然蓋當道相顧錯愕計無復之而公頃刻鎮定無不噴噴稱公才也又公職掌驛傳不預筮厭事而肅皇帝督過精美當道檄以屬公人爲公危何以遂得如式而公疾呼籲天一火而就見者舉手

雲間志

卷十二

七

加額曰公真天人哉側有密牒呈公公一切謝不受諸司聞之亦弗受所省金錢何止鉅萬也時分宜柄國有私人倚勢無忌建坊都院前諸司莫敢誰何公立命拆去之且逮其蒼頭數人寘之罪案咸繫卯危公公弗爲動卽分宜亦不能抑公也尋擢浙江叅政于時島夷橫行延燒運船百餘隻公慷慨捐俸弁申文取各院贖代之償官軍保全者其家文貞公方秉政襄與公爲軍視交公爲言抵政府文貞益心折焉會聞公有引退之意交貽書慰籍公而公已決計去矣先是公行部山陰道上時當沍寒冰雪滿山從

者幾欲墮指遙望見村落中民數群擁一乞者前驅呵之不能散公問而知乞者所計處吏餘無事人履其地煖氣蒸蒸遂致村民聚觀于此公卽下車叩拜雪中從吏錯愕乞者亦爲踴躍狀公曰吾豈忘師雪中語乎乞者遂不復遜然邀之同行又不往第曰我當自來公遂徒步一二里回顧道人已不復見矣然後登輿而返旦日道人果至亟屏人以惹一莖置公耳中喃喃有所傳授因言公享年有九十公亦異之此公之所以飄然遂初服也歸而署所居曰逸老堂自號懶真子公在官則懶衾就懶餐折居家則懶筆

公問元卷一

苗

計懶營爲此以息交絕游者垂三十年惟與山僧野老往來不涉人間交際事客有獻公玉盃爲壽者公問飲注酒玉盃中飲客已而又注酒玉盃中亦飲客謂客曰酒味有以異乎玉盃一耳蓋公之視金章紫綬猶其視草屨青簑也心空塵世目擊頽波真鴻自飛昂駒不駕留侯少逢黃石呂公晚遇雲房公其似之矣公享年八十有九果如道人言季子正言爲鴻臚丞鴻臚之子今德令德之子之璿相繼登萬曆戊子丙午賢書而之璿少年爲邑諸生籍甚文章之譽將唾手功名有孫如此公其不死也夫

馮廷尉南江公傳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出使兩廣時王文成爲大帥公因薦束修執弟子禮文成甚器之以爲他日任重道遠者必馮君也已擢御史官開臺與刑曹抗論執訊牒體尙書謂于公言者爲令甲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後諸衛卒魏亦惴惴如公言已而奉命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醴齊雲巖公亦往行香畢內相以長柄香爐授公公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同遂不受又巡視下江有指揮張紳挾御史大夫汪鉉勢拔人

卷十一

五

者公立訊之竟寘于理隨疏論汪鉉大奸大詐爲小人之尤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不下四箇語朝論快之會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祀又欲令皇后親禋祀如而撓其說之不合者以邪徒目之中外慄慄惶惶公獨抗疏援古親蠶郊祭之禮反覆陳辯且極言時政乖違災異示變儆子思燕雀處堂之喻貴誼厝火積薪之憂勸上速停前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模唐宋之呢林甫安石爲誡拳拳也當公上封事時自分必且得遂而後俱報聞公益感奮圖所以爲國致身者益速遂星見東井

求直言公遂疏論張孚敬爲根本之害汪鉞爲腹心之害方獻夫爲門庭之害乞先斬三奸之頭以謝陛下後斬臣之頭以謝三奸言極剴切復徵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厲在朝諸大臣得失以聞上怒甚馳緹騎逮之詔下獄御史大夫汪鉞衡之入骨有意羅織之故鞫訊者拷掠備慘毒須臾者數公畧不爲動容母夫人時年八十擊登聞鼓不報長子行可時年十三以童子上血書又不報諸言官各論掠公上益怒而擬罪從輕比者皆奪俸遣戍有差公遂重論斬矣時汪驟遷太宰以例省審南關門射卒環列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七

左右立馬儀三首首犯在時吸問而汪執筆引上言大臣德文例有公固法管提斬必致之歎而後已公方對面跪叩呼天王三司汪令校卒持公面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挺身而出視者皆噴噴爲鐵御史謂公義席烈烈爲鐵膽辨口粵粵則爲鐵口勁骨稜稜則爲鐵骨而此膝嶙嶙不受屈于佞正則爲鐵膝也及各當就寢有遺公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能有伏欺乎王三司明主三尺耳何以藥爲又二載長君行王三司上命法司覆審得賊戍雷州會赦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七

七

而公年亦逾六十猶嘻舞作孺子慕也侍養之外日陛下鍵讀書閉門課子而性復慷慨嫺嫺好行其德于鄉出橐中裝買田千畝贍三族若干人又贍布衣貧交若干人而倭亂時有士女徙避入城者公皆授廬傳餐歲當大饑大疫公又煮粥劑藥以救之所全活又何止數千人也穆廟初錄諸言事者公年已七十餘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丞又加朝列大夫叔之日郡邑請祀鄉賢庶幾可以報公矣公之子行可以鄉貢謁選後爲京兆幼子時可成進上爲學使有文章名而其諸子孫多而且賢公之澤其不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七

子行可者有藝業錄司勳氏皇甫公汾序之以爲泰陽彭澤而蘇州之致而又叙其一門忠孝大節有云狀涕叩關母氏矜乎孟博刺血汗牘令子甚于

蓋皆實錄云

錢太守午江公傳

錢師周字若輔號午江華亭人少負才氣工於帖括之業名噪蠻序中學人士負笈從游者甚衆陸官保文定公其高足弟子也嘉靖辛卯舉于鄉屢上春官不第就選順天南樂縣守制而歸服闋補固安縣陞南京大理寺評事轉寺正尋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意不樂羈宦綱嘗賦詩曰岐路莫教行處錯急須三徑拂茅堂遂乞致仕歸卜居橫雲山之麓足不入城市中時扶扁舟逍遙九峰三泖以賦詩自娛每出寄居僧舍以蘭若爲家而以杖頭錢爲資客至留小飲

雲間志畧

卷十二

大

呼人曰耳熱鳥鳥或至餅壘繼以典衣必興盡而後已蓋公生產既微宦裝亦薄且耻于謁將面孔向人安所得白梁金錢以供朝夕而公處之晏如也其子不肖意父居官必有囊橐一日鏐公游舫需索所有乃傾貲數金及衣被與之自此貧甚焉年已逾八旬矣嘗以其子孟浪不顧公養乃諷之曰人壽幾何卽公百歲遐齡不無終盡何不一營終其平公曰嘻君不聞楊士孫之事耶而何以厚葬爲卽不葬漂流水波中亦委之命耳客聞其言而哀之蓋公自安其命亦知其子之必不能窺窺之也先是子請諸姓首

迎公養于家享年九十有四而至是易簣仍爲之經紀其喪諸鄉先生亦執紼而送之北邱者載道卽不能贊爵佳城而公以入土安魄矣夫公官至二千石而貧不能養殁不能殮富與古人原憲黔婁輩同煽清風非時輩所敢望也余生也晚猶憶孝廉時得見公於賓館公雖老而意氣矯矯不衰有一二同袍于大衆中見其龍鍾狀稍稍語侵及之而公卽叱曰豈以我老耄耳聲不聞君輩語君輩他日不老耶其老而倔強猶如是昔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林二公時已皤然老矣楊每論事輒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聞與君昂曰老且莫留與他省得後人又欺侮他老今按兩公語併以錢公前語理之可以爲後生侮前輩者之戒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九

吳太守貞石公傳

吳梁字伯材號貞石華亭人公少而食貧潛心問學弱冠爲博士弟子業已琳瑯筆端所謂綺年而擢舉譽歸歲而有俊名者公其以之當是時與郡中莫子信子良包元達元愛兩氏兄弟爲同舍生又爲同志友非不伯仲頡頏而公獨神情振發氣宇軒昂行輩推之先驅有司目之茂異而公故雅抱冲襟若有以自下者嘗讀書則六籍百家無不博綜潛貫而至操筆爲文則十言一揮而就人人遜謝弗如也歲乙未試於督學使者奇其卷拔貢入都旋舉丁酉順天鄉

雲間志

卷十二

十

試高等名噪都下不減入洛之陸士衡咸以爲南宮唾手可捷而數數上書數報罷公輒不自信而復自訝之卽有長駕遠馭之心至此亦稍爲取損乃俛首而就選天曹輒喟然嘆曰吾旣不得登金馬門致身日月亦庶幾作一行吏署五花判或者有以自見乎於是授閩之邵武郡司理至則值島夷犯境盤穴建陽光澤谿谷間公受檄投兵扼其衝破走之延平土豪李元春鄭球乘海盜得兵煽亂公設方畧繫其酋長餘黨悉平之軍興貨饒不給卒伍哨聚聲言欲劫長吏公出饒金犒敵撫諭之邵武聲傳募金三千各

也時給軍餉中多乾沒公請于兩臺以償民逋爲檄發之以此衆皆稱公之才爲臺臺手而其斷獄也有福州倖譚用諫督造戰艦坐侵冒停致大辟者公數實得從輕比有泉州王性中怙勢殺人捕之急以千金行賄者公麾出之論如律有胡侍御家居恣橫漁殺里中諸不檢者公摘發之無少貸于是衆又稱公仁恕稱公明決而諸監司皆推轂公無論本郡卽他郡疑獄檄以屬公靡不迎刃立剖者是時閩中稱名節推兩人公與四明韓川馮公齊驅者譽焉公遂得推擇爲刑科給事中而公弟授刑部主事則以同官

雲間志

卷十二

十

片斷之而掌鑰者亦格于資也公以刑官而爲刑曹具于此詳也益精而其持法也一筆之乎五罰五刑而若出之以自鍊同舍郎莫不拱手避席而大司寇又特傾心倚之遇獄不決者輒屬公斧斷以爲常而公亦惟法之是徇不少徇司寇意有金吾巨姓者家橫不法抵罪介于要璫爲居間以請于公而不能也輒怒甚嗾群璫集于朝門外候公入而辱之公以兩手持兩璫者大呼而欲訟之於上前璫俱股慄吞聲鼠竄去而公從容還部識者望其請幹局當留禁近以備風紀之司而要璫扼之無何

而出守太平之命下矣時公年已逾六袞業且倦遊而性亦復不受牢籠慨然有事鱣之想故未任而中道疏乞休太宰楊襄毅公持其疏不覆曰是疆直吏嘗抗折中貴者耶移書趣公抵任甫三月卽拂衣歸而徙上海其舊廬築新圖日與圖書爲親以宋儒理學格言誦讀而討論之以自勗而公實直躬尚義沉毅端方磊磊有九節介然屹然徐子與作貞石篇贈公良非虛語而御史陳公檄縣表其里門蓋亦重公行誼然矣公之與人交也不設町畦不侵然諾亦不爲小廉曲謹囑囑附耳之容人有以過告者輒囑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主

強不肯下而亦嘗服義心折之有以非禮加者意不能堪而爲人趨急解紛又赴之惟恐其後嘗曰此吾老奴故能也公性慷慨喜施自所居張溪至金山病涉者凡二十所而公一日出囊中俸金悉捐之爲徒枉爲輿梁以濟民而不使之褻衣裳濡手足且日吾豈效商賈之爲齷齪籌此阿堵哉惟日課子課孫望其成立仕進而以八十七老翁綽約如嬰兒態對客談論竟日無惜容會謂百歲直報之耳而無何公以無疾長逝豈其仙去也耶莫方伯謂公卽不仙要亦達生委化英爽遽遂不死矣吁此可以誄公矣余與

公之孫之麟交而見其仗義疎財似公之達若其諸孫嘉言嘉頌嘉猷者其人清華其文挺秀又將藉公之陰德而昌大其門也故喜而爲公立傳公有水竹山房稿刻行陸文定公爲之序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主

沈太僕鳳峰公傳

沈愷字舜臣別號鳳峰以華邑鳳山者邑之望也幼與文貞公同受業博士家言每試互相先後公能讀五經兩漢諸子書所爲文沉深古雅以嘉靖己丑舉進士拜刑部主事旋轉爲郎已出麾爲寧波守時倭入貢道經寧波驛路道傳倭有宿怨于寧必且爲變公陽待以禮而陰設武備戒嚴倭是以不得發會武人欲掩襲邀擊以僥倖有功當道入其說公持不可弗聽竟主出兵其後兵大潰而倭遂構難縱橫浙直閩廣之間轉相戰鬪者垂八九年而民之流徙殍亡不下數百萬東南之力遂疲然後思公之先見而無及矣其他親賢禮士約已裕民善政弗能枚舉而公在任之日與士夫書翰往來不絕有乞詩乞書者巨幅長篇一揮而就人以公書做張顛有龍蛇飛動之勢至今寶之千家而辛卯大計天下吏公于課當最而誦公者謂以文墨廢吏事徒知臨江寧人欲留公而不可得則爲詞祀公于孤寶嶺七賢堂又祀公于郡治之側至今俎豆不廢也在臨三年以治堤功遼湖廣按察司副使先是江堤圯前後治之者歷數歲費數萬金工卒不可就公至則度土宜程物力辨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五

工之奸良覆吏之廉貪動情者爲之殿最自此爭相奮勵不三月而堤告成其士皆民領手而頌曰非公則此堤不立吾屬其魚矣部使者以聞故有此遷而亦隨遷湖廣左叅政庚戌入賀萬壽時分宜柄國媚勢者晁趨蟻附而公于例謁外未嘗一造其門公之品可知也抄秋會有腐警詔留潘臬諸大吏禦守京師逾年而嚴輒解公還至維揚東顧而歎曰吾母老矣吾豈以三公易一養哉遂上疏乞歸楚之部使者數嚴檄迎公且檄松之郡守率學官生徒勸駕而公持之益堅乃代爲之請得報允海內縉紳惜

雲間志畧

卷十二

五

公者以不得大用爲恨而公輒喜動顏色謂此身在舟旦暮間可以斑斕甘旨致孝于母夫人也家居二十餘年無日無公薦牘穆宗卽位尤注意舊德將召公而難公之老卽其家拜太僕少卿致仕未幾以冊立東宮恩進階資治少尹於是公益放意湖山結盟詩酒作環溪草堂招致親知賓客暢咏其上終日無一俗事在念終歲無一俗人到門而又數登九峰泛三泖興之所至宗日流連若不知有人間事而士望終屬公每詔示道逸必輒公姓名以薦欲強公出而公終不出三以請不起矣公卒之日享

年八十餘所著環溪集藝林贊言守株子論有詩文
重名而文員誌之謂沈公不獨能文而且篤行當永
嘉議黜孔子王號文員疏論其不可臺中諸御史繼
諍之世宗怒下諸御史獄將并逮公真重典而後
乃薄罰出理延平命未下僚友親知無敢觸足過
門者而公獨問訊再三無異平日當文員得罪時自
計被逮則必死因以沈夫人柩及子太常璿爲托公
涕泣而慨然諾焉文員以此爲公德而謂挺然仗義
可屬大事必沈公其人者故妝淚而銘之而吳郡司
勳氏皇甫公汴序公集輒稱大夫吏隱兼適仕學並
雲間志畧卷十二

手

侵不待年而乞歸屢薦薦而不就歸尚張郡擬綴陶
常故其詩融渾渾婉逸誦之令人輕三公而細萬物也
其亦可謂知言也哉

徐侍郎南湖公傳

徐宗曾字希曾號南湖學人也公文文憲翁夢庭
杜盛開而生公六歲卽能記誦經目不忘家苦中落
每窺突不烟而公益嗜學無少輟二十一補諸生公
學有根宗敦本切理而又言不務華行不近俗莫有
識公者及朱張兩侍郎先後取冠多士人人以爲知
公晚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連舉進士令峽江峽江
管孔道民生凋弊而豪橫又提窟穴爲盜時時出肆
標掠號稱難治公且慨然以除凶剔蠹爲已任凡所
不便于民者悉寢閣之縣故濱江江流迅駛舟行上
雲間志畧卷十二

三

力下糧而雇役者樂施民爲不平公量水勢順逆以
降設其值倉然稱快邑廩不設倉困輸稅者往往因
緣爲奸公創建版房若干楹稽其出入盈縮風弊盡
除歲召大旱公致齋露禱烈日中大雨隨注而又敦
文教新學宮峽岸久不第辛卯連舉二人議者謂皆
公典起之力然此特公刺事耳其最鉅者無如蠲虛
耗一事峽江舊有虛糧一萬三千石累民賠賦尸多
流徙公請于當道躬自履畝丈量置爲魚鱗冊以便
編理歸戶冊以便徵輸富家大姓皆稱不便輒出流
口阻撓而公毅然不可奪有范主簿某者踞無糧之

座于賦有奇范故蒙千貲至請中丞下檄議鑒而公弗與也比入覲藉臣賢聲夏文愍方柄政欲移令其邑公以清賦本卑辭隨伏闕具疏天子下司徒議因爰中丞中丞改以范簿事相左多所齟齬公爲民乞更生至以疾請方得報聞復減原額二百十八里爲百八十里減額始止通民漸還公刻清賦集一卷以代禍本凡閱三載告成然公鬢髮已皓然矣任旣滿稅猶不及額監司移文謂再徵三分可得報最公謝曰民已剝肉見骨其忍敲骨吸髓爲宦徑哉不兩月而奉內召爲御史旣入臺中風裁更矯初巡居庸雲間志畧卷十二

黑荆等關飭戎伍謹烽燧邊境肅然既按真定等郡又按關所至彈壓輿養振綱持紀屬吏不賤者悉寘之法水尉以下望風解綬去延平永平二巨寇與夫豪石大猾爲使者公俱審授方畧次第擒畧無漏網一時各震卻下凡公所上封事嫗嫗千餘言言必關國是切民瘼而至于所論柄臣嚴分宜崔諸城不法事諸甚剴切聞且見者至吐舌以爲禍且叵測賴高皇帝仁止蒙薄罰而柄事者已心呶次骨矣公節解綬乞身歸歸則營別業于西郊鑿石疏池蒔花種竹日與同志沈太僕諸公嘯咏徜徉不問戶

為事郡邑長吏有歲時一謁見外不復私請私于
會島夷內訌公輒與士大夫協圖守禦之策周直指
觀所方郡侯暨江咸以公留心桑梓每從咨訪焉公
因著松寇紀畧以示後鑒平生所究心者在清賦一
節念惟松郡虛糧之禍不減峽江因勸當事者亟謀
清吏而適大中丞林公澗按郡雲間乃鈇朽糧拙議
一書以獻皆鑒鑒可行自是田賦俱正松人永利賴
之皆公賜也公孝友天樞尤好施予公父文憲翁病
瘍欲得異藥公徒跣入山犯晨昏冒霜雪至夢感神
人病果愈太夫人久疾露禱于天願以身代伯兄春

開公資其公議其腹庖而處其瘡第藉江公早世獨
其遺孤以底于成族黨遠近待以舉火者不下數
十家至以顛連告則雖傾囊倒廩應之亦不惜也其
品格行誼類如此丈夫子六俱表表爲清白吏子孫
仲叔兩君則以薄宦世其業諸李皆蜚聲庠序不及
顯而今文孫子竑廩于學官所著古文今文爲梳林
標準其將繼公而起也歟公所著有南湖類稿南湖
按稿清臞集均槌拙議保治夢議恩榮茂經家傳彙
集藏于家而其名宦治蹟則詳于峽江類史傳去思
碑茲不具載

楊水部南溟公傳

楊子亨字履卿號南溟華亭之漕涇里人公自髫髻而美丰姿偉氣度見者謂爲黃叔度衡叔實之流年十七就試于安福石盤督學張公卽奇其文首錄之補博士有文章聲而亦偶儻有幹局時公父誠庵翁將赴選都下族人有勾致翁于訟者欲尼其行公曰父第北上訟事見自以身當之于是往謁憲司而請質成爲御史東公却峻法深文對簿者皆股栗而公直言無難色御史輒下氣呼爲小秀才慰勞有加事立解甲申歲天台王先生以進士乞便養教授來吾雲間志畧卷十二

卷十二

辛

松蘿子段經之服教諸生讀秦漢文間語以陽明先生之學而尤器重公推爲入室弟子明年乙酉公舉于卯丙戌下第乃翁官紹興府幕公往省覲因從遊陽明之門陽明生徒滿天下在講席者恒數百人每公至卽冠坐蓋公于身心性命大有發明故披風立雪間足爲先生絳帷重也尤善屬古文詞語必有開世教惜書行書摹擬北海詩句則宗盛唐而才亦昂落不羈且以名節自砥礪蓋有司待之異等而同輩視之先登矣從此凡十上春官又復下第公乃自嘆曰我頭顱如許而尚碌碌風塵中耶遂謁選得願天

推官公外雖峻崖檢而中實寬仁愛人其居官一以矜恤爲政有番雲雲民困者警案附以大詳誣服已十八年許公立訊出之河間府民隄橋夫婦俱論然而事屬矜疑歷二十餘年不能決監司以屬公公廉得其情遂脫之獄天津衛有三官廟故事歲輸香銀八十兩其後廟道傾圮而歲額尚存羽流逃散殆盡公請之撫按奏免其徵而一時冤獄平反者不可勝紀庚申轉太僕寺丞大僕專司馬政而馬政日壞馬戶日益貧國課日益逋員將來有不可救者公爲白之印馬羅御史力爲查理分豁設法寬貸其輸民以不病江北如高郵寶應江南如應天太平各郡之民傾以全活者幾數十萬戶癸亥轉南京工部營繕員外卽卽領部檄檄蕪湖關稅蕪湖實當利孔在任者多乾沒其中故商稅常苦繁重公至減稅十之四五國課皆完而且有羨商人頌德者嘖嘖以彈弟前後間使皆不便公所行而街之者衆矣柘山有大路三十里當蕪湖太平之衝歲久崩頽一雨集行人勞頓萬狀公捐俸薪修葺其後過者必祝公而後行關南舊刹古寺僧學在其南生儒以累科

雲間志畧

卷十二

壬

出謀于知縣李將改守爲庠寺僧計三百人各持

兵杖大誹禍且莫測縣官撫之不從公出牌曉諭之事遂定甲子五月轉都水司署郎中事工部歲解北京顏料三萬金管解者輒賠銀三百兩甚至稱貸破家鬻兒女償之猶不足公請之大司空以庫中所貯年久絹帛易銀補償又捐俸五十金佐之乃得釋蓋公之惠政及人類如此辛酉春後疾告歸方欲置義田修族譜且願行其德于宗卿親屬間而無何抱病不瘳奄奄逝矣官不過五品而壽不滿七旬惜哉公端莊嚴重以禮自處亦以禮教人未嘗有一褻言褻貌而性尤喜賓客公雖居鄉而四方知名之士或挾一藝一伎來者必下榻館之肆筵款之又捐貲餽之各厭其意而去而人有疾苦冤抑不能上達每倡義拯援若赴湯蹈火然必出之危難中乃已海以內有胸襟豪爽意氣俠烈如公者乎金陵尚書梁公儉庵材武進中丞唐公荆川順之者德業聞望時稱名臣與公爲莫逆交不啻昆弟而郡邑撫按諸大夫如安福黃驥江巴陵方礪庵晉江陳春望順德何雁峰姚江周觀所吳興臧堯山先後蒞茲土者至必詢訪時政一切利病必爲指陳絕不及私請而旱潦之歲嘗條乞事宜上之當道時出銀米賑之里巷之受濟者

無弄故公病之日鄉民飲錢數千爲公祈福又有爲公誦代者此可以知公之槩矣公之子繼美登萬曆丙子鄉薦人亦爽劉有父風而恨享年不末有孫顧蒙者爲邑庠生才亦不乏楊氏其有與哉曩有一御史上公某計偕時公與途遇語合即邀之同載至京極其歡洽且多所饋遺公是年不第而歸王公乃登第公亦忘其姓名矣不五年王公以御史來按吾松問楊南溟何在左右對以在鄉即發牌造訪公不知所謂及蕭衣冠出迎乃即向所途遇者也一見而道故殷然留款信宿而別別後公卽入城報謁御史亦

於公院中者越日行時又饋以兼金數十鎰且約會于吳門說者謂楊公無炎涼之態當未遇而能折節定交御史有故舊之情當既貴而能禮賢下士時論兩賢之父老每述之謂爲盛事云

王封公海樑公傳

王山字靜之號海樑世家海上徒華亭里然猶不忘海上故號海樑以識所自始云公少治毛氏詩通大義會得羸疾去學醫然非其志也輒多讀經史百家之言以期自表見家雖食貧而四方之士有挾古冊籍來者無不厚價購之傾囊稱貸摩所靳卽不可得必借以歸口誦手抄孳孳若不及故公生五十有九年以子教廷評公貴封如其官僅田百畝屋數椽而其藏書乃至萬七千卷徐文貞嘗言爲編修時京師沈氏家多藏書士夫欲借書讀者必之沈氏後從京

卷十二

諸

包侍御兄弟傳

包節字元達號家泉包孝字元愛號吳石華亭人兩公同胞兄弟時亦同著才名尋員襄公豹爲縣令讀其文而奇之曰英思天逸今之二陸也因延譽於顧文僖公公亦極口期許以爲國士云初兩公早背其父贈公吾心翁當是時卑弱無所依恃亦登至兩孤忍垢彷徨互相砥礪夜分欲發忽思乃父則惓然痛心甚至懸髮於梁如季子故事而母楊夫人所以訓迪之者極嚴有九熊斷機之樂自其爲諸生時而督之閉戶讀書及不出閤外友朋過從母夫人輒立屏後偵之相與論文談苑則欣然勸婢子具酒脯相餽有言不及義者伺其去卽呼兩孤呵責之而兩孤居恒稍不稱母心必爲長跪請罪不命之起不起卽登第後面目清冷未嘗稍假詞色也其並爲名御史有聲臺中時論謂爲母氏義方之訓居多焉家泉公性忠義慷慨秉道嫉邪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忤於色心所欲爲不顧其身之及於難也中嘉靖戊子鄉科登嘉靖壬辰榜進士由東昌府推官徵入爲監察御史官北臺而弟吳石爲南臺御史母夫人時已向衰矣公之按滇按閩而還也將上疏乞侍養會弟以

雲間志卷之十二

主

終養得請母夫人去日數子者獨爲身謀不爲國
家用耶公不得已入朝未幾而奉命按湖南公先
馳檄示所部凜凜風霜能令豪右懼奸潛踪歛手而
至則廉巨璫卑武怙寵驕橫狀如其莊戶倚勢占人
士田奪人子女財帛所以魚肉楚民者若貪狼餓虎
撫按郡邑以下莫敢誑何公按部之日聲冤者百千
人因抗章彈之獄黨布上左右格公彈章不得上
試反誣奏公震驚度寢詔逮錦衣獄罪且得死
賴世皇聖明得減死謫戍莊浪衛在衛十二年每
得家報不開第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
雲間志卷十二

卷十二

美

曰辛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後太夫人卒於
家計聞公以不得視舍視殮爲終天大恨窮晝夜哭
泣卒喪之日衰經未嘗去身已而又聞弟吳石公卒
撫膺曰誰代吾奉時祀者是哭益悲竟得疾不起
矣公雖死而忠孝大節凜然時發之文章詩歌忠憤
激烈如與英親察何翰林書人皆傳誦之而恁霖一
賦抑鬱無聊幽思宛轉有楚直臣之遺風焉緣其投
荒萬里困苦離憂有似靈均懷沙之跡故出言吐辭
不覺有相契合者又公所序甘肅志具言西北要害
及攘禦大畧歷歷如指掌以爲制卷之策又何其深

長思也精令公不死得假西河節必能累一丸泥西
封嘉峪酒泉張掖之間而惜乎徒托之空言也忠臣
義士能不扼腕而歎歎哉所著有死詩類選三十卷
西戎北逮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包倖
御涅中稿六卷行世吳石公由嘉靖辛卯鄉科第乙
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中書職在閑散服官者晨起秉
馬口投刺造請賓客碌碌風塵中無停騎公獨閉門
讀古書聲望隆隆京國矣會九廟禮成與被恩
典明年奉命謁鍾山孝陵便道歸省母夫人迎養
京邸比滿秩權公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督畿下
雲間志卷十一

卷十一

毛

關稅事摘發如神豪猾不敢謀食又嘗巡視下江馬
跡所至錮械剔奸肅然風紀人皆以重生包老目之
於歲大饑公請修德以弭天變獨担以蘇民窮言甚
剴切疏聞上爲採納民藉以全活者甚多劇盜有
弄兵江左營窟鄱陽者公爲傳檄以諭禍福設備以
廣隄防而潢池之警始息時值大計太宰每黜陟必
咨訪公公所以應之者無一不當是歲察典稱平皆
公力也已又抗疏論分宜不法事罪幾巨測矣幸
世皇度諒其仙默壽命而箕仙答以愛惜人才爲
小養壽命之源上頷之即批公疏云包奉係是人

才免寃公得 旨怡然遂請終養公時年甫四十體

亦羸弱如不勝衣其歸而侍養也會聞乃兄蒙泉公
遠戍之命輒北望涕下沾襟曰吾兄以身許國有辜
在母側故也吾母春秋既高吾兄不幸不得承歡左
右而吾以一人兼兩人之養可令吾母頃刻無歡顏
乎於是具甘脆備滌髓先意以奉母夫人母夫人嬰
小疾藥必跪嘗無間寒暑意可百歲終養親闈而母
夫人死矣母死未兩暮而公抑鬱以死可謂死孝若
蒙泉公則死忠亦死孝者也後朝論旣明鄉評亦定
兩侍御皆得崇祀鄉賢雲間冠履之士皆踴躍於途
雲間志畧 卷十二 吏

以記郡中盛事云

謝社師古執先生傳

謝簡字一默里稱古執先生華亭人先生生平清靜
隱厚而大節過人其爲社師自束修外不肯受人尺
縑貫錢歷幾歲如一年而竟終歲如一日危坐臯比
之上暑不裸寒不爐倦不歇側生徒嚴事之若神供
具今無過一簋一茗曰余以養福且教若弟子儉也
先生素善杯酒及至館夜飲酒僅三行曰吾豈可以
桑酒訓也喜道人善不去口而隱人過謝不欲耳聞
且性方嚴未嘗與賓客涉戲語客亦無敢趾及于館
者馮廷尉南江公延先生傳其子歲餽米三十斛知

雲間志畧 卷十二

吏

其有介行不敢復致餽遺時學使與南江公厚有因
緣入庠者以五十金求先生爲之地先生正色曰主
人以子師我我不教之道義而營此暮夜金耶謝
弗受故當時呼爲謝古執先生也後有姚四山來鶴
者爲富室社師初到館見其家重嚴毋大怒曰余寧
餓死豈可餬口于不孝之家亟告歸主人答其僕請
罪至再乃始留焉抑所磨公文獻幼受業公門下及
再元歸家拜謁公立受其禮畢世一無所干斯亦古
執先生之流亞乎夫師難之矣重子師抑又難之矣
童子弱質冲齡志趣未定其蒙養一視之乎師師以

爲人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其何師之與有近世惟修
脯是視而不務講道授業之爲非狎邪之與俱則復
笑之與昵師道其何能尊昔人曰經師易人師難而
今之經師亦復不易余與太史世調張公言因之有感
故特援筆爲古執先生傳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人物

陸文定平泉

蔡太守海陽

張中丞須野

陸儀部賢峰

唐人行左溪

楊忠恪抑齋

張給諫白灘

彭太守魯溪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何翰林兄弟

唐上猶次梁

唐侍御父子

堂

雲間志畧

雲間志畧卷之十三

華亭何三畏士抑菴編著 男如孫輯

陸文定平泉公傳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也南畿庚子鄉試第五人辛丑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第四人改翰林院庶吉士壬寅歸省觀庚戌廷試充掌試卷官壬子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除久之不出丁巳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未幾又請告歸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南院事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旋進吏部右侍郎復引疾不赴 穆廟初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一

特旨起原官復不赴已已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時且赴召矣至淮又復請告歸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上疏請告不允辭乃以是冬請 闕察兩復引疾請告乃賜來傳歸計公登第五十六年屢起屢歸其間服官南都不及一紀而優悠林下幾五十年戊子公年八十上詔撫按官存問加太子少保歲給原米輿夫戊戌公年九十 上遣中書崇大履存問壬寅 皇太子立推恩 上遣儀部郎劉憲寵存問大臣三奉恩詔亦古晉所稀誠稱異數及是孫景元請闕謝恩

上爲優詔褒答。慶景元入監讀書而加公子大行彥章月俸。侍養尤異數也。公生而豐頤廣額狀貌修長神襟適上而氣骨更自稜稜獨以家世務農又食貧無所給資。齊常服田疇并備雜作而公日則帶經而鋤夜則囊螢而讀書拾紙爲文警其塾師見而奇之。時年已幾三十許出試卽受知于大令方簡肅公補邑諸生自是試輒冠其儕耦藉其文章聲方令魯以錢金周公謝不受。益當末第時業以名節自矜重矣公旣魁南宮例得授館職而分宜以人望物色公公待之落落意不擇欲以曹郎抑之而卒得館選授編

雲岡志畧

卷之十三

二

修亦出於朝論茲耳一日同館諸吉士謁分宜稱觴爲壽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鶴立被青袍而復有泰山威嚴氣象分宜目攝之而公不以爲意也肅皇帝方事玄修諸臣競譔青詞進御覽以布寵榮而公獨否卽收廷試卷時分宜干鼎魁意有所屬他人必且阿其所私而公獨否此姑蘇袁安節公爲黃門時特疏品第詞林不得不以方正首推公者卽分宜亦且亟稱其人曰安得閉戶寂矣如林與吉者乎時公猶蒙母家姓爲林旣通顯而後復陸姓也公在南中持大體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揚訓條以挈功

今而又以數數辭召爲世所高誠有如齊北于文定所稱迴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者而當其時高新鄉在政府遇事稍不當意輒謂公弟黃門曰吾不如平泉趙文肅公謂黃門舉朝係平泉公正欲主上新政一見風采如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語不虛耳其爲禮書應召謁聞也江陵當國掎權意得引公爲重而公強起應之舊例六曹謁有撥上席不端坐亦問問而公爲館中前輩且又正人竟據上席終坐不少遜也江陵意殊不懌談次輒稱平泉公亦輒稱太岳江陵銜公而亦以此心重公嘗使人致意

雲岡志畧

卷之十三

三

不久且有別命矣公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纔出山首爲桃李樹私門廟堂希換地耶始公於坐席應對間已浩然有歸志而會明年當會試江陵欲私其子上第計挽公以釋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凡五上乃得予告乘傳歸潁行江陵遣公曰今日別公公何以致我公曰天下大矣公須還他大大做去江陵默然又疏陳十事上聞皆關國家大計而中有觸時忌江陵所不樂聞者頃之江陵又就公邸別公踞牀見之抗手稱謝曰僕病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出春明門傾城饒送祖道之盛數十年來所未有也

公嘗舉宜興萬文恭閣中林文恪言之江陵謂兩公皆端人宜大竟其用而公歸後僅用文恭以代公職於文恪則置之若遺夫不能用公之言而安能用公之身乎乃江陵治書猶以不究用公恐後世不無咎執政者亦屬說詞而已及江陵敗臺諫奉詔薦列海內舊德三十七人以公爲舉首自是薦剡無虛歲而公之高臥林丘也益堅時黃門公持大中丞節亦館官歸兄弟自首怡怡相與授經課子而弟亦携尊疊爲郭外山中遊笑談竟日何童司馬公周益公兩兄弟之饑寒相撫而詩酒相娛也不幸中丞歿而公

合悲噉食曰天乎天乎何乃廢我一手足乎此又公

卒友性成所爲內行醇篤者也公子彥章已丑成進

士縉紳間謂筆較之下必且以公子改庶常選償公

未究之施而公遺之手書勅以無羅權門無趨捷徑

守吾家澹泊寧靜四字箴乃吾子也噫此何啻王僧

虔請終養而公之三賜存問也公皆服朝服執笏

仙仙然跨馬郊迎而大行偕其廬君景元軍杖策扶

拐觀者夾道相指目爲真人豈非海內郡中盛事

乎公年已逾耄耄而加餐健飯步履如飛賢邊復見

思耄種種而生皆以爲壽在百歲外而建巳之歲忽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几上自以叨冒國恩戒無請卹而尤以致身爲子孫勗真天人長石之言而臨終日光燦燦射人睨大行作六態乃瞑適時頃熱如熾而四體柔和如黃金色此非再來人而何方公之誕降母氏夢初日投懷紅光滿室而公有也乃公之云此比舍見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公頌也銘所稱夢日公生隱星公逝其謂此耶兩臺以計聞上爲驚悼立詔所司治公葬賜祭二壇贈太子太保諡文定直可謂生榮死哀矣公自少而老

奇險者至再至三時而墮水時而觸垣皆不能

爲之厄每遇壽誕或出遊天日必晴朗即風雨凄其

亦無不頓爲開霽意必有神物護持若里哉遇公出

門間大都難進而易退天下想見公爲神龍威風景

星慶雲可望而不可即先後二三權相力能使朝之

之吏不脛而走而寵辱之柄終不能少加于公說者

謂公東山不起如君父何而公居恒聞朝廷行一

善政進一端人輒喜動顏色拳拳愛君憂國之念

至老不衰然後知宗臣之用心非徒不愛爵祿而已也公生平著述甚富率皆原本六經而尤達於易聞

涉內典玄宗每與後輩小生談依忠依孝旁引曲證
皆備先所未發者至乃運無養生諸家公雖知其指
而不甚習服獨飲食坐臥時皆有常度不爲伐性勞
形嘗言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
源何必更慕長生不死此亦公壽考得力處矣遇子
姓族屬無遠色無情容卽有過失能自省改便相對
歡然不復督過部使長吏于旄過調者時以深衣幅
巾出見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不
外事僕僕趨公府者惟值歲後民饑卽首倡鄉紳議
調議賑必得請後已而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
雲間志

通所顧忌有郡守李公賦政三日而坐爲郡被察民
且問門之哥監司曰爲倡亂輒捕以兵從西郊露刃
入公以大義折之遂解兵去松之城以內外不至橫
徑路館者私宅皆出公賜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公
所言皆特千人而後之目寧有量乎以此贈子孫何
必太千叔之肥數萬聞之北也其書傳世者有陸學
士外善俗說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及詩文若干
卷世稱鄉先生故而可祀惟公有焉今之學有從祀
者有祠亦嘗世世不絕也庶幾可以報公

蔡太守溧陽公傳

蔡懋昭字允德號溧陽上海人也嘉靖庚子試公以
弱冠薦賢書屢上禮闈不第乃署嘉興邑諭爲博士
先生先是邑諸生以誣誤干吏議者五十餘人公至
或自冤狀十人以此最德之時兩臺修浙江通志重
公名行屬以攷讎之役公夙夜克勤其事志用是成
尋擢浙河合流賊猝入界居民驚惶不知所措公從
容召方畧拾其渠魁餘黨解散已而遷趙州守出在
獄之寃因請在官之積遺每多善政歷四載將以次
遷轉輒拂不歸趙人倡立公生祠以奉香火會粵西
雲間志

按蔡顏公忠賢過趙趙之父老舉報號訴公治行循
與項劉集數千人顏公感動露章特薦于 朝適
和皇帝詔舉逸才楊襄毅公覆用九人公亦與焉補
桂陽守中途改忤懷慶丁外艱已而補壁慶駁節陽
江擒倭奴平獲賊地方以寧尋擢恩州太守有土官
股削小民公嚴爲約束其尤狡者以法繩之還民侵
地故事土官襲爵皆受成于守公廉其不肖者抑之
不聽其襲官爲民刀俎翁然稱太守神明思惠無水
亦無井澤民間輒從二三十里外負擔取之河每至
相爭有構訟者公一日肅衣冠禱告於天四門各穿

一大井蓋往園地皆橫土旋穿旋塌井不得成而公以破石砌之遂得水涓涓不斷萬姓歡然樂生至今稱爲蔡公井云然公雖善政得民常有去志時以觀事入都下事竣即致其仕而歸思州士民於公饒去後思亦肖像而尸祝焉每月祭用菜一束鷄一頭至日公覺腹有餘飽鼻有異香乃其饗祀之辰而里中患疾病禱之即愈亦異矣總之公歷官先後凡三十年許一以冰蘗自持常俸之外不受片香寸幣歸來行李蕭然真所謂清白吏也公古貌古心儼然先輩風範沈繼山司馬鄒南阜御史大夫皆以正直表表於朝而亦稱公爲海內人望此其節亦豈多得者哉晚年貧甚止有四畝田至饗殮不給管植萱花半畝採之入府中供午餐累月不知肉味吾弟際明竄募爲公子皆嘗迎之養於家稍爲治具卽一肉一魚亦愀然不快而弟以蔬粟鮮菜爲安曰此吾口所適也所服布素之衣浣浣數四終不捐棄之曰此吾體所便也郡邑聞其名干旋過之亦不見金帛贈之亦不受非特廉吏亦高人矣公居恒與弟石戶山人懋序自相唱和詩自有一種氣骨惜其家貧落不能付之殺青亦欠事耳子有聲名諸生後以應貢爲州判

官亦能廉謹視身歸無餘索足稱清白史子孫云公與陸平泉宮保馮勅齋京兆同舉庚子後海內諸同年俱物故而三公歸然獨存且多康健又出一郡人好事者繪爲三老圖傳之遠近至今人猶號稱焉而京兆享年八十有五宮保享年九十有七公亦九十七歲一時人瑞歲星也故爲公傳而并及之

張中丞須野公傳

張鷟翼字習之號須野上海人公自少聰穎高穎豐頤廣眉巨口而意度豁如常入神祠中土偶爲動而刑行浦上值颶風大作旁舟盡敗而公舟獨擁闌沙灘見者爲公嗟異稍長補文學弟子以好學能文稱郡司理周公北澗延爲一師周故多蓄古書公日沉酣其中學日闊博時以爲雄飛有日而會母夫人之喪旋阻至嘉靖戊子鄉薦上春官又以贈公喪不得親含隧終身恨之及襄大事計偕辛丑公第進士矣時方上章聖皇太后徽號公捧詔使滇兩明年

卷之十三

十

按六部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關控遼陽要道行旅絡繹公訪其所不便者刻華之如申馬禁置義倉絕領囊處官十觔待折館皆可至爲未久之規故公去關幾年而商人之追慕公者猶立碑頌德察友韓某貸用公俸薪金若干未幾物故公不責其償復厚賻之衛輝守王某以行宮災請戍關外念母老思一見時公將代矣乃與期而遣之及期不至左右色動公曰吾卽爲其母負譴庸何傷數日王至而知其有母之喪衆皆歎服丙午改吏部稽勲主事歷驗封考功爲文選郎公念選法多壅奏開遠方例爲之疏通又

詞義賁年老皆以近地授之琴情無不悅服庚戌虜犯京師世廟震怒諸急事者大臣相繼獲罪勅所司舉近地閒廢者起之有都御史樊某托執政以名授公公不應而大周趙公以言事忤斥執政奉占伏下庭押赴吏部編管公見趙傷重承縱之歸竟以此大執政意歲終遷大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公遂引疾乞南壬子得通政司右通政留都故事諸曹訟牒赴通政司者無問可行不可行皆得轉達公獨許其不可者竟置廢閣貴勢人亦無奈公何時流賊起江北都下戒嚴諸大臣分督各門公得過濟門外故

卷之十三

十一

多時水賊者欲徙且焚之公曰陪京根本重地毋七月授示之弱此小寇不日且就平耳已而賊果潰滅宋以是服公尋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既至公念夷性反覆異常深難曲突之計因上四事一建哨堡以扼險要一更參守以便制馭一添流官以肅政紀一募兵備以時巡歷疏聞上以公留心邊務輒嘉賜馬又爲夷俗計永遠蓄水以通耕種植桑以興蠶絲製車以利紡績處馬價以寬買補禁豪橫以恤站軍練土兵以免借調伐草木以疏瘴醫勸搬運以便轉輸皆不世之利夷人賴之水西宣撫安萬銓驕

恣久不奉法公爲檄召之卽至論以禍福詞甚嚴又令其子選學習禮銓大感悟德公每有征行必爲先驅效命平茶苗平印水苗平渭潭苗銓皆與有勞焉新建伯所撫水猛之黨阿項者至是復叛公密檄楊宣慰犄之性其軍鋒賊窘欲聽撫公不許卒督兵入其巢賊竟校首此捷亦數十年所未有也公以平印水功受金幣之賜會四品滿秩給 誥命贈公父如其官母爲太恭人而丙辰執政以星變請甄別大臣公遂坐罷報至督府命且寢之俟公上阿項功與有後命而公亟設其疏勿令上意甚恬然滿臬諸司

雪間志

卷之十三

十三

皆嘆公度量爲不可及且議處餉餘圖所以爲公歸賢者公掩耳不願聞也而歸途所經驛傳凡百例皆有原餘公悉屏去抑亦可以爲廉矣公家居室無長物旁無侍姬一榻孤懸束書數卷日以誦讀吟諷爲事又閉門集古醫方不屑爲米鹽握算亦不屑爲世俗靡麗態也與人交必盡款誠尤篤友誼年誼如唐荅左溪蔣君浦陽張君溶江或養其老或周其貧或卹其身後其仗義類如此初公以通政歸海上中倭禍公謂一日不可無城守爲三議獻之撫巡公所居東偏妨城址有司欲迂道避之公卽撤其室後以貴

竹之行再過海上寇復至客勸公或行公曰吾豈可先去以爲民望耶遂待寇數日人心始安於是糾集爲守計而公竭力勸且出米以廩守者城屢陷公戒勿譁亟撤民庫爲柵且戰且修逾月而賊退城卒賴公以全公既歸官府計公所捐城址欲以演武場及倉基開地補償皆謝弗受又出已產割若干畝以治祖墓若干畝以助役人惟葺居故廬闕舍傍小圃種竹疏疏時延故舊與俱更號晚林居士或出里巷問行弟攜一二小蒼頭遇故老輒相問勞見者不知其貴顯人也故人列要津者時有書問及公悉置不

雪間志

卷之十三

十三

報使使者每欲列公薦剡公輒謝免凡其歿也以七十二終而陸文定公爲少宰時哭之以文曰皎如白日其比精金進能報國退亦全身世方赫赫公獨恂恂世方憤憤公獨惺惺推此言者公之生平足以槩矣所著有須野集易說辨說撫貴錄若干卷行于世而其裔孫泰階以萬曆戊午己未聯舉科第方且翱翔仕途蓋實繼公登庸衣鉢云

陸儀部寶峰公傳

陸從大宇履貞號寶峰華亭人應天司理應寅鶴江公之子弱冠有雋才卽以儒士領嘉靖丁酉鄉薦辛丑成進士授開福清令歲值大饑民不堪命公捐俸賑之明年又大旱公徒步禱雨雨輒應士民哀公所作喜雨頌及民間謳歌爲如郊錄行于世時守令未久任者公獨以士民借寇者衆乃得令清七年始轉廷評尋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夫以公治行循卓屢列薦剡而不得銓衡臺省奏錄同官者凡之雖當徐相公在朝與公稱知己而不能挽之使前命也後晉

雲間志卷之十三

古

儀部會廷推公詞翰雙絕遂奉 旨同張某等七人

更直制勅房亦一時昇散而竟以京邸大疫歿于官其又如命何哉公生平重義好施不啻饒湯如同年孫某謁選客死股膝贈之還輻同鄉張某訪舊途窮捐金送之歸里此皆盛德事也沒之年僅五十有二公位不稱才年不稱德世共惜之長子萬言登賢書次子萬里工翰墨家世隆陸人以爲天之報公不爽而兩君相繼以歿亦不可謂有夭萬言嗣子翔麟爲邑諸生有文章之譽所望闡揚而光大之者共在此矣

唐大行左溪公傳

唐志大字子迪號左溪華亭人刑部郎權之孫也其人忠誠沉毅諸生時卽負氣節不能容人過而亦不能徇人私嘗自言丈夫處世必俯仰無愧金影無慚然後可以老可以死苟有毫髮逆天昧理者非他不見之行事且亦不宜萌之此心蓋其守正弗惑守道弗撓未仕時而已然者庚子薦鄉書辛丑成進士與陸文定公同榜奏名在三甲第五例當授北都而公願乞南曹冷局以便養母竟授南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而母方抱病公卽上疏乞終養

雲間志卷之十三

志

得旨遂終其身不出也公方廷試時夜得一夢端坐中堂而回頭便見一墟墓意殊不快之已無心祿仕而觀政入朝時以班次相軋頗覺譴諍中官有覲朝班者見公少年呼公出意若教誨之公不能堪而以此愈堅初服之念故不就北而就南且南歸而以終養告矣其居家也避跡於鄉日調其青拳母夫人驢而且日以課子爲事不見郡邑大夫而亦不入城市蓋超然塵垢之外寧肩輿世俯仰浮沉而凡事有關于地方有關于風紀者則又不惜抗言維之無少假借有一女氏以醜行求寬于官欲屬公居間而憚公

成嚴不敢請及暮夜以金投太夫人太夫人亦不解所以而道路喃喃有語不免市虎之疑公聞而執蒼頭密問之乃知其故隨入告太夫人擲歸其金而以書白之當道令速伏其辜而誘者始息丙午郡大饑公無數百畝之田所入租自輸賦稅給饗餐而外悉出以作粥糜食饑民全活者無算郡降稽某嘗通員有餽公千金者卽持以與之所親金某皆役逃去公令人代之役役竟而金始歸縣官不知也蓋公以清白自矢一介不取諸人而又急人急憂人憂卽傾囊弗顧者亦其天性然耳初海寇之來不滿日人而吾松人不習兵禦之無策擄掠滿意而去公嘆曰寇玩我矣且飽嗜我吳中裝餒必且大至固作海防議一篇其言鑿鑿切中肯綮書成以所所知乃又嘆曰人始謂余將以求用耶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公奉母避之吳與弟姪妹婿及族人之無依者悉徙而從之上下食指甚繁而公以一人籌畫經營勞瘁成疾竟不能起卒矣卒之日貧無以爲殮家無以爲食遠近聞者無不涕泣公之爲人何如哉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輯 高廟聖政錄藏于家余友張觀察叔翹述公遺事當公與陸文定同舉時其座師張龍

湖公邀太常卿章公袞飲而難其同席者以問章公曰貴門生楊首陸公可得一晤否龍湖公遂延文定陪宴章公語次問文定取入學者是何宗顧文定直以張表對蓋先是督學使者姓與章公同音而名與章公同字文定一時疏于檢點而云然章公與龍湖公亦皆色動文定亦自知其失言矣旦日叩左溪公與之商欲請章請罪公曰恐又多一番事體姑且已之隨正色而語文定曰若肚中眼內第著一生太常而忘却一死學院太常前輩之名不可呼學院宗師之名獨可呼乎文定以此服其確論故因傳公而併及之以志先輩之直諫如此偶開馮元成選集載公卒之九年後忽附其女言舊事宛然左溪公聲也陸文定知而訪之隔帷而語云我之帝所以我怙然聲利爲賢但讀書登第不一日服官又惡生平不戒貪大令待罪散班三年稍遷一職又三年滿擢風雨司官今又三年滿矣滿後賜休沐數日我是以乘間得歸惡兒女輩不曉天邊真行取禍特來教之諸親黨來問者諄諄以殺生害人爲戒且言生時往謁裴仙齋三月此事亦爲帝所錄大凡齋食有益取其不許業也居數日忽告親黨曰我去矣遂寂然蓋公生

前秉正處後成神固其宜也公之祖比部只山公公後亦于庚子歲暮夜間呼諸三家排衣而坐呼兒媳諭之預報孫子中式授官及問壽算事悉如公言不爽此其事皆大奇然以公之一門死而爲神者兩世抑又奇耳

楊忠恪抑齋公傳

楊允繩字翼少號抑齋華亭人公登嘉靖庚子鄉書甲辰成進士以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時文貞公爲亞卿弟司寇達齋修方觀部政當公之坐科視事也而達齋直入科請開公叱曰若不聞祖宗訓無故至科者別置耶若速去卽當參論旦日文貞率之踵門謝過始解後疏論閣部大臣受餽遺不背蓋指嵩相言也而文貞此時亦已入政府矣文貞一日謂公曰公謂閣臣受餽科臣獨不受餽乎公對曰彼人面獸心者則然某寧有此文貞爲之色變蓋公平日爽口

自不自知其言之慙也已而巡視光祿劾奏寺丞問產月物料貪鄙不法而膏乃嵩相私人亦誣公譏汕嵩相又從中灼之上震怒廷杖下錦水獄比楊父律擬絞在繫者五年會星變占者以爲咎在臣下不忠遂列公名上請行刑以應天變庚申十月初公遂赴西市死刑時黑霧四塞朝野皆以爲冤初公之旂封河南王府而乞歸也計不復出第因倭亂憤激時事趣駕還朝乃以抗疏得罪然亦公之剛直自有以致之先是嵩子世蕃曾招公飲有二客皆朝士不速而來世蕃令兩童子持殊筆塗其面爲

閭席者之戒公遂憤然拂衣而出世甚深心銜之公嘗自云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閉我口如決濤能吐不能含氣有餘也大寒暑雖正氣亢則爲害矣乃竟以此賈禍語云太剛則折楊公有焉當公下獄子應祈三草疏欲上之朝又走平坡山中廝靈芝三本獻之請代父死而皆爲母黃儒人所阻不果聞廼身服皂隸衣毀容骨立奔走長安市中而以未舉子姑指藥餌自扶遶巡未幾及舉子今比部忠裕甫月餘猝聞父禍且不解坐入獄永訣絕食而逝聞者莫不欲恨失聲嗟乎嗟乎嵩相植權殺其父諫臣而又令其子憤死何其冤也越三年而分宜難作其子亦死東市而不久嵩相以抄沒流落死蕭寺中父子皆不免若天爲給諫父子雪恨報讎者可不謂有天子乎

皇帝御寓旌諸言事者贈給諫奉議大夫光祿寺卿賜諡祭廕忠裕爲國子生而忠裕已預戊子鄉薦又後廕其子奎堪且建父子忠孝之祠又表應祈爲孝子應祈之妻爲貞節以旌其門廬而今山臨朝又持賜公諡忠恪公雖歿而公之名久而彌芳矣

張給諫白灘公傳

張承憲字監先號白灘華亭人公少負異資工於舉子業能博覽羣書與顧少恭左山中立大叅豫齋中孚王大叅白谷汝少師徐文貞同受業於沈水南先生課之杭皆品隲等第互相雄長而獨品公文謂爲學學英英有慷慨之氣他日必言官也于時就試學宮輒先其羣輩而亦屢失意於場屋公務學屹屹不休久之舉嘉靖甲辰進士選行人司行人嘗賜一品服使朝鮮王見其狀貌昂藏魁杰雙眸炯炯若星大加敬禮宴公時出高麗紙數幅乞言公援筆立成詞翰雙絕王益敬禮之所贈遺皆奇珍公拒而不受王復命以聞而嗣後又兩使親藩亦一無所受銓司以爲賢遷南京吏科給事中既任會考察京朝官公上疏言抑奔競密名貢崇本行以厚風俗勵人才彰朝廷至公之典詔從之其庸欲以半竿易米豆是帥請之朝公恐驕虜而示我弱今姑緩寇獨民所食後復有請何以厭其貪心亟上疏言五不可狀詔亦從之巡視九庫列有司所以厲民者五悉如公言詔罷去之考察藩臬郡邑諸吏公疏止科歛禁貨賄嚴舉王之罰重部院之權而又上久任一

疏皆持詔嘉納時用司馬以幸改司寇公又具疏請罷詔罪吏部失舉奪尚書及諸寮屬俸有差又疏止取太平白土以安畿內之民如公言皆金六萬餘兩又疏請兵部發兵備倭設海防參將及勅朝鮮使諭日本約束諸吏母聽引誘輒犯界亦如公言倭用是平蓋公坦中誠心深見遠慮而當其服官以諫爲職每於時事有所感觸不能不言凡所指畫利害察輿志中肯綮而發爲文詞又能宣寫其意所欲出使諸省了然無疑于心故數上封章而亦數見聽無不朝奏而夕俞也不然察王如世宗能必一一

卷之十三

三

悔上言丁比公內艱服除改吏科尋轉右晉徵仕郎贈公父母妻如制於是公益感奮致身而會請告改葬其祖歸未舉事而公病矣因以病告後二年又告當事者謂公恬退當遷而公竟不能起以卒論者服公之能諫而亦謂世宗之能從以爲臣直主明爲一時盛事獨公之言未盡而時亦未竟其所設施惜哉公始戮于舉子以兄狀江翁之子恩義爲子而五年後始生恩齊所以撫恩義不啻已子其事叔父尙長翁生養死葬不啻其父而其待元配楊夫人兄之孤女育而嫁之亦不啻已女也非德盛誼高不

及此公嘗師延尉南江馮公終身執弟子禮惟謹而亦嘗講學受徒其後去取高第如范公中方太僕曹公合壽太史曹公洵川方伯孟公華里祠部輩若干人遍其師友淵源寢然可述而家所藏諫書數篋閱之皆言聽議從公於君臣間有此遭際又足傳之信史者也所著有端諫堂集百餘卷讀之皆盛世文章而其行草小楷一似蘇公端明道勁有法人得其片紙尺牘爭寶襲之公又舉舉引進後學士被其榮接獎借者如沐春風而余嘗弱冠時以文聲見有知己之語識之於心久矣今且不勝想憶公遂發給其事

御覽之傳

卷之十三

三

彭太守魯溪公傳

彭應麟字允徵又字泰符魯溪其別號華亭人母馮安人方娠夢麟入其舍寤而生公故以麟命名焉公爲諸生試輒冠軍即負時望而器數奇不售于主司嘗教授生徒夜檢飭好義爲士論所歸事延之爲師傳徐孝廉谷陽先生求士之端嚴者誨諸子而得公于諸生中授之館穀文貞公因與之遊而司寇公其高足弟子也年至四十始領應天鄉書又五年甲辰成進士出知浙之樂清縣樂清在東海之濱世族貴家率事武斷或事兼弁公一一以法按之而于小民則可上煩苛與之休息故不便公者嘖嘖有蜚語而小民則交口頌公以爲直我父母會中丞朱秋崖公以巡視開府檄公勞師公心計手籌倉卒立辯庭中奔走吏士數百千人竟日久無譴者以此能聲尉起徵拜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遷知閩之邵武府事公治主千鋤強扶弱約已裕民視東隣益勵而募兵儲器以內制山賊外禦倭奴規條畢舉時有旁觀者多不能明其然已而莫不服其然蓋公之調停有妙用矣撫臺王公詢按臺古公澄首列公治狀並薦于朝將屬以大任而公患病偏左遂致其政歸 詔有

司俟病痊之日擢用而未幾且卒夫以公之賢遲暮始達而其宦止二千石亦不甚顯其壽僅五十九亦不甚長則豈非天哉公未第時有友人蒼頭持簪立而公倉卒自外至觸之折其兩齒友人方駭責蒼頭而公無幾微見于顏色曰此吾自不慎以致此非使咎罪也又公赴試南都館人有少婦盛飾以挑公者公罵却之明日即移館舍以避嗚呼觀人者必于其喜愠於其隱微此可以占公盛德而集公生平矣公之子汝讓欽之以文章行誼名而竟齊志以歿其嗣孫彥臣登萬曆戊午鄉薦方待 詔春官繼公芳躅

亦公盛德之報云

卷之十三

三

何翰林兄弟傳

何良俊字元明號柘湖弟良庵字叔茂號大壑華亭人兄弟先後舉孝廉才名等埒所謂苦耽齋驪英標競爽者故世稱兩何云元明綺歲從經師游卽厭薄舉業獨耽嗜古文博綜子史士紳輩不能難所不知亦復高視闊步而竟以數奇拔貢太學時幸憐其才授南翰林孔目蓋重公也地既清華官復閑散嘗世遊鍾山燕磯載咏載觴而仕宦自六卿以下皆破格敬禮之公亦不以屑意常歎曰今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足浮沈乎甫滿考卽謝官歸矣而猶眷

卷之十三

三

介休陵且營別業及桑梓爲烽火所殘海波所蕩一
意一居避兵開杜甫之草堂築羅舍之精舍與弟祠
卽公同時高蹈而問字乞言之客塞巷關門雞林誦
居易之篇鳳館吟昌齡之句卽以方公奚讓焉寇退
還里日惟嘯傲泉石放浪烟霞而脫屣又以聲伎爲
娛常張筵設席烹肥擊鮮與賓客故人爲杯酌歡輒
至達旦非公自奉過奢第許大才而不得致位通
顯亦多牢騷不平聊用遣適耳公嘗儲良藥與人又
釀佳酒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
勢已以爲人何也公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輕飲

者濡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豈爲人哉公文
法向譙宗蘇李近體出高岑間卽陸與吉朱象玄
兩太史公兄事之彌謹其他後輩得入其堂輒自喜
以爲登龍門焉居恒燕息處各四友齋四友者莊生
摩詰樂天與公而爲四也公自爲記及書屏示客與
趙中丞王左輔兩書皆生平實錄所刻有何氏語林
何翰林集四友齋叢說其未鈐之板者不能殫述云
以皮領嘉靖庚子卿薦舉辛丑進士董仕行人司行
人兩使宗藩皆以式禮不辱而其擢刑部主政也又
以儒飾治獻論多平比公乞改南儀部陞祠祭卽則

卷之十三

三

人恪守章程制舉振敬凡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公欲
異之而有太吏阻撓者公歎曰不有周任陳力之戒
乎遂抗疏陳乞投紱言歸其歸也優游處休超然物
表鳴琴散飲對酒高歌時與伯氏元明同飲食起居
靡戀而不能已已兩兄弟騷雅風流垂老一轍士論
賢之公弱冠多羸疾一日沉疴若絕舉家悲號夫人
宋氏意公必死矣遂自經于祠堂且日公復甦詎曰
言夢夫人來代我我乃還今夫人何在亟索之則在
祠堂夾室公扇幾絕速不再娶者終其身久之乃兄
以每後切責祠卽不欲傷兄心勉畜一妾後生一男

以延何氏一綫之脉其義節良足嘉尚也余因傳翰
林而及祠部并以祠部大婦事紀之如左若其人氣
節中和體含溫粹見者若游清平之野而觀鸞鳳之
儀誠有如石城許公所稱者而莫方伯中江亦稱公
行誼雅馴韻宇夷曠托佛老以逃名跡假麴蘖以寄
沉冥公之雅致可觀于斯矣所著何禮部集詩則餘
暢許徐文亦婉麗秀潤綽有漢度唐風叔皮聲價亦
豈遠出元明下哉斯亦吾宗之二傑士也

唐上猶次桑公傳

唐堯賓字舜友別號次桑華亭人公生而少孤多癯
疾四歲始得成步而其志氣則已儼如成人乃祖素
庵公遺之就學甫三四月即辭歸謂同學者無遠志
不足與遊也素庵公因另擇賢師傳之而公亦從此
自奮能文章矣適里人有以重役誣陷素庵海上曹
令遣人勾攝之素庵懼不敢出公曰無恐第往曰之
遂與乃祖偕至縣倪侃陳詞令試之以文援筆立應
令奇之役遂豁自是乃祖得優游以終天年其執祖
喪也至哀而其事祖母也亦至孝有朱翁饒于財欲
害公爲婚公以遠離慈闈爲憂意不欲就祖母固強
之乃就因讀書蕭寺中下帷憤發一試而補博士弟
子自郡守熊公奇公才試輒冠其侪輩諸弟子執贄
而竊從游者此時屢已滿戶外矣會婦翁家殿一無
適至苑惡逮獄悉以重貲攜入公家公弗睨也急馳
視之其人胸前幸微煖即准以藥復昇之歸徹兩晝
夜環侍得復舊且力爲之幹旋事乃得已而盡歸
重貲以還婦翁分毫不索斯不亦人情所難也平庚
寅冬督學使者丘公集齋盛賞公卷謂爲江南第一
流竟拔貢明年上春官復自部試太宰許公延譽之

諸縉紳間名震館閣首授未齋顧文康公諱旅即欲留之西席介吾鄉孫文簡爲言公以祖母年邁懇辭文康贈之甚厚公俱謝不受也由是名益蔚起而嗣後再試不第一日比行母夫人泣謂曰吾頭願盡白矣汝尚服章縫異日卽第弗及見矣公遂感泣去而謁選天官分教浙之平陽首倡道學士子彬彬向風舊習爲之一變學道張公淨峰以公爲賢優獎之爲增廣科舉而代巡觀風夾科之試泉然舉首有卽平陽士也時山寇內侵邑宰張倉皇無以爲計公畫策佐平之當道自公經濟薦剡屢上而會祖母憂去任

南海公捧檄喜曰此白沙講道之鄉也吾志其在是乎至則日與甘泉湛公泰泉王公以古人相期以道學相切劘而前後學憲張蔡兩公與公結忘分交時命駕至學宮中自朝至夕而返夫以上官而敬禮下僚非公有以感動之不至此是秋聲薦倍于往額而慰南粵者亦公所鑒賞士也又捐俸新魁星樓立題名記泐射圃樹杏壇則黃門孫見江都憲李三洲之記文可稽者郡守曹沙溪初與公落落不甚相知偶以小忿忤上官被論繫獄公率諸生力爲營救乃解郡戾流涕爲謝稱公長者長者云相臺高其行委署

東莞而公懇辭不赴當道以此益重公力薦于朝至於割俸而賻鄉人之親讓符以卹僚友之喪此又其行誼表表者也居無何而轉教授泉州瀕行士子送之渡海中流忽遇颶風人人五色無主相向涕泣而公端坐不動惟口生香歎歸一言已而風恬幸無恙非公篤行通于神明有此耶既抵泉與士子課文較藝復講學于浩然堂士有才而貧者輒捐貲助之有受人侮被人中傷者陰爲救釋之不欲令人德亦不欲令人知也學道屬公療行步生而公獨舉行優數人客詰之公曰吾輩豈容以風聞玷人一生名行乎

古者愧服而學道于行劣生俱從薄治亦公有以感之也他如闔青雲路構夫子永起專經閣詳具大參王遵嚴修學碑記中若其曰之當道表吳氏之貞節東鄉建顏公新山張公淨海之鄉賢則又闡發幽潛有裨世風不小者而一日登青源山見白氣亘天知爲真象且夢塚尸出奔恣言意外之變慘慘爲守土者言之而猶木之信也不久海寇猖獗泉南震搖衆始服公先見徒付之一歎而已無何拜江西上猶今猶故土瘠民貧而盜賊多竊穴其中最難治公至則汰冗費新學宮繕城隍立保甲而又沿鄉設約召

卷之十二

主

父老晚小以善惡感應之理每朔望遵而行之民訟漸息尚有一郡守侵漁軍餉衆心憤發將加劾于其腹撫臺周公密召公謀之且云事急矣非賢尹誰能辦此公慨然請行諭以利害禍福衆皆羅拜而公即按兵舊計月輒唱名而給之無一除扣歡聲如雷自是各道有難理之獄未平之訟悉以屬公庭下候訊者常百千人而公片言立剖具稱不冤頃刻散去其編審軍徭皆出自裁不令吏人上下其手夙弊盡除有一渡名牛口者乃荆襄廣石之要津也遇水漲泛寒輒不能渡公建石梁以便往來且終東海張翁末

竟之志而不煩民間一銀民不病涉至今呼爲唐公橋云而又戒額糧以省科派起公館以通車輿祈雨澤以蘇旱魃民之頌之萬口同聲以爲真吾父母也公于時偶感風氣致疾懇疏乞歸士民相顧失色圖所以爲振輿卧輶計者院道慰留亦至再至三甚以體幣致公必欲勉使之供職而公露志益堅疏凡十上當道執公手而歎曰君之歸輒竟不可挽耶朝廷失一良吏矣知猶人怙恃何行時士民遮道馬不能西自辰至申僅行二里許而父老子弟沿途泣者何止數千人卽鄉紳錢別亦聯絡于途各出詩章相贈而公之行李蕭然卽古之廉吏投香飲水者易以加焉直指徐五台公贈詩云巢由洗耳非行怪聖世從來有逸民太史羅念庵贈詩云檢點行囊何所有清風明月滿歸航其亦知公之深者哉公既歸彼中撫按尚有文移至松謂公秉性端方履身恬退組綬卽解鯁驢猶辭尚志允愜前修辭榮遠邁時輩等語松守黎漢門公華令倪東州公見其來文倍加敬禮有清風高節之篇有玉潔冰清之褒而其三任博士時所獎拔士類多登顯仕陟要塗難以縷舉其宦轍隣壤者皆遺禮候公公弟貽責合之而亦終無請托

卷之十三

主

唐茲土者如華亭令陳春臺上海令鄭鏡臺皆公門下愛知士而亦絕不干以私嘗聞陳令考試及編審時必送冊案至公家求其去取增減而公不改一革亦不吐一言至今父老能述之其清操如此後陳令以公狷介之極廢所致情乃覓一吉地于九峰中爲公營墓道今唐氏祖營春松右栢佳氣鬱葱是猶公之遺澤也家孫有家與余壬午同舉于鄉竟世其德以昌大其門而不克言惜哉後賢清濟如造國慈造革猶可補公家未究之施而獨念先輩仕宦不以資格自卑卓然守官守道如公者未易多得故特爲

唐國志卷之十三

信

之民舉學茲不能殫述云

唐侍御父子傳

唐自化字伯成號常室子本字世承號純字華亭人常室公以嘉靖癸卯登鄉書癸丑成進士爲閩之將樂縣令其爲令也日惟飲水啣糞常俸之外不崇一錢訟庭兩造具備詰辨紛然公第以片言折之莫不叩首誓服以此治行稱最入閩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奉命往北直隸及山東山西查補積遺料直三月而事竣惟順天徵解不前公上疏輦轂下宜從寬卹詔罷其征義輔之民大悅時有忌公中傷者改行人司司正然亦謂于公論尋轉車駕司郎中公

雲川志卷之十三

差

勅以職惟有幹局能聲凡遇兵士簿書軍戎差遣皆殫心力而爲之雖符牒紛至而應之裕如爲本兵楊襄毅公所器重每曰吾郡中如唐正郎者真用世才也備景恭王之國公以職掌所關躬冒霜雪供後繁勞遂至疾作而卒乃其居鄉之樂則老成持重謹厚和平不以底而廢謙恭不以貧而靳施予月旦之評有可得而言者矣若純字公弱冠舉嘉靖壬子鄉薦凡七上公車俱報罷而志不少衰乃與諸名士王

諒如先生輩結社刻意爲文章卓然自成一家言而公

以辛未登第令江西之金谿其子于濂時而出

之以寬慈仁恕在事則民懷吏去任則戶祝家尸
而其所陶甄學人士則皆錫斗雲林之彥後皆爲名
公鉅卿如亞卿胡公桂芳中丞吳公仁度是也至是
亦以治行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數條上時事縷縷
千言大都以厚元氣清仕路重名教爲主而奉詔
巡視十庫光祿公知中貴有蠶食其間者遂奏逐數
十輩自是不敢作奸會江陵不丁父憂公爲門下士
慷慨倍責之竟出爲浙江僉事時有兵革應募之
卒五千人脫巾大呼露曰丞相向諸司莫不錯愕而
公獨單車往諭亂用是平又烏菟偵伺變將非常一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美

特旨就擒獲亦受公之方畧也尋轉江西副憲民俗
之頑梗者陰爲之銷藩邸之驕恣者力爲之抑有一
道風清之謠旋擢貴州叅政未上而公掛冠歸矣歸
則偃息城東別業灌竹澆花而暇嘗會賓客飲酒賦
詩亦復孜孜好行其德割地以營叔葬捐貲以贍弟
貧而賑急扶頽且有波及外黨者居恒服御不華垣
牆不治亦未嘗數出謁見郡縣吏吏皆引重之壽至
八十康健無龍鍾態一日無疾而終說者以公爲仙
逝云總之父子兩御史出宦而居然良吏處家而允
矣端人此皆所謂鄉先生歟可祀于鄉者乃帝室公

之得祀鄉賢則以有純字者爲之子而純字公之未
祀鄉賢則以無純字者爲之子也此其實殆在其後
人也夫公所著有存稿刻行予爲之序

卷之十三

美

雲間志畧

卷之十四 人物

徐奉化長谷

董宗伯幼海

唐中丞孟瑛

龔給事兄弟

趙銀臺方齋

夏給諫陽衢

姚大參華陸

楊憲使九華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李太學休淩

王封公蔗江

李觀察海樓

奚文學玄超

周少尹一山

張太學西谷

張文學西鶴

章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華亭何三畏士邦甫編著 男如薛輯

徐奉化長谷公傳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居華亭里吾郡之聞人也當為舉子時所讀書日且盈寸素稱該博士大夫皆注意高仰之而公亦有雄視當時先登儔輩之志視取科第如拾芥耳先是與馮廷尉同師席盟古人交乙酉同舉于鄉赴禮闈試員齊江太史以文章宗匠入為總裁得伯臣卷讀而大奇之欲取以冠多士亟搜其三場不得詰之則以違式榜于堂檟弗竣試事矣

太史公曰卷言言于場屋中于是海內始知有雲間

徐伯臣子伯臣復再試不第乃喟然歎曰吾其如

命何因自決請選于銓司銓司授浙之奉化令奉化

石嶺邑也吏猾民嚮號難理而伯臣奉公約已明

罰省刑以撫循之如修學官開河道嚴豪強之通負

革公宴之奢靡邑以大治相與刻石頌功目謂可以

安位行志而會同卿社友沈鳳峰悅為寧波守公以

同輩不願折腰事之趣入署中偃南坐不少遜泥意

不憚公憤然曰而豈以我不能為陶彭澤耶遂投簪

謝政歸其歸也葺舊廬治梅園讀書其中而無何倭

夷內訌徙居吳興里吳興多湖山之勝公時懷初船
扣舷吟弄有悠然物外之思並與赤松丹丘作詩伍
夷松之郡邑大夫與諸薦紳重公學行者每歎峰湖
之間別無佳壘可容徐先生杖屨高隱于茲以爲快
快當讀其埋骨青山之詩遂意遐心使人編懷不置
而公以七十謝世葬在吳興之棲霞山蓋其人生于
松而卒于新也公生平絕無嗜好惟喜著書有洪範
或問春秋紀傳錄四書本義大易心印金石文樂府
吳興掌故水晶庵詩品四明平政錄及大地圖衍義
等書凡三江水利攷分節參同契減之家而真阜

書後錄趙世亦吟里之公千筆硯之闕因事觸發其
爲文自標形神直抒胸臆不襲前人口吻可稱亦慨
詞壇而其論詩五言重晉魏七言取高岑近體則師
大脣於詩無所不工而尤工於賦如賦白蓮賦白扇
賦虛汀賦靈泉皆極才人之致而布賦一篇尤佳謂
寸縷寸絲皆從匹婦之手故極言其勞亦極言其病
如一疋遂抵千千縷靡舊始達于重帷九月授衣終
歲利寒等語蓋憫松人苦役細布僑陳愁困不堪之
狀委婉周詳如怨如訴能令循吏讀之拊心酸鼻者
也昔人有云杜子美劍夔州後詩句韓退之從潮州

同文章皆樸約不煩而自合軌範若伯臣自吳興來詩文不啻似之所謂窮而後工者非耶天徐先生有愛雲之氣曠世之才而僅以一舉一令終令人氣短然先生不得以功名餐舒其抱負而能以著述宣洩其牢騷卽一時遇塞途窮而有千秋之業在當與于美昌黎並垂不朽之萃其視嗜拾科名生致通顯而文采不見泯滅無聞甘與草木腐爛者所得孰多哉余生也晚不及事先生而景行特甚將摘詞酌酒招先生之靈于雲溪谷水間以當湘纍之吊先生有知其謂何子何如也

人曰家雖貧不飲之補其肺腎奇料也

董宗伯幼海公傳

董傳策字原漢號幼海上海人少有大志爲諸生時卽慷慨自負身癯然不勝衣而若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安得一日上封事與國家除穢錮奸耶封翁海觀聞而怪之叱曰小子何言之不忤也方年二十遂舉嘉靖庚戌進士是時分宜有寵于世宗皇帝實以勦賊爲上所知而後頗怙寵驕恣其于世蕃遂竊國柄及以貽戕諸臣以直言觸忤抵死者數輩矣當是時藉令藩恣自愛其身無不匿影結舌而公時爲刑部主事獨與給事吳公時來同部郎張公翀相與感奮開言事

卷之四

四

激憤發欲叩帝閣而奏之會北虜犯關下人人謂制是嚴氏而噤不敢出一聲公首書分宜六事上之謂謂其嚮邊防驚官費蠹國用樹黨與授驛通壤人才擅國而國將危請斥之以謝天下分宜業已深心銜之矣而會吳張兩公相繼論奏疏中有請詢上語上以詞有所觸逮兩公而亦并公下詔以登公爲文貞鄉人兩公爲文貞門下士分宜疑之而爲之愆怒上考以構此獄而世蕃陰族典獄者必欲致二人於死律故被訊慘毒至再絕而復甦意欲恐嚇而得其王使名以爲下石文貞地而公持初

志不少變分宜猶欲廷鞫之鑒于伏下而地忽大震法司以開得夕杖天幸聖明宥其死戊南寧南寧粵中惡地也瘴癘之與處而獨瘴之與徒至者死不旋踵而公獨信神委命處之泰然受役青山日與上人談禪文而亦間與衲子談佛若不知粵地爲苦而謫居爲憂者時按廣者爲分宜私人公戴大帽戎服執長鎗跪于舟次呼曰軍人董某見按院趣迎之幾墮水有宣尉某齎寶劍玉幣謂公立戶外累日公叱而卻之蓋公于患難中從慎交遊非其人不一接見亦公素性然也公行後分宜益橫竟被言者劾去

卷之四

五

世蕃於中朝一時世道否而復亨人情鬱而復暢世宗亦念公忠蓋數欲用公而寢疾不能起遂以部屬移宗隆慶改元召公復原官尋改吏部主事督員外郎中隱遯太僕寺少卿公又條上馬政利弊進視御史以議不出已與公爭之公不屈復抗言諸司建白覆議任部臣御史不得侵部職衆議始帖然戊辰卽遷本寺卿疏乞省覲改南京光祿寺卿未幾遷大理寺卿公抵都門而新鄭方柄政亦浮慕公之名高也而欲挽之爲黨謂虛少宰符公公以生平志在白立不欲依人門戶遂正色辭之新鄭意不懌

公思所以遠新鄭者遂請改南而新鄭亦欲遠公故壬申以南工部右侍郎處公也無何新鄭敗改南京禮部侍郎公既任肅祀典杜私謁戒諸士人毋蕩敗德人以真禮卿稱而會鄉人黜奴以私害公公怒而杖之繫諸獄奴計無所以自脫者乃易詞誣公夫公於成所不妄交一人不濫受人一物而堂堂宗伯擬擬諍臣乃變塞平臺臣不察誤以奏上詔解公官候勘而事且旋白當復公官巡撫胡公中丞執禮疏薦公當大用正議召起公而公忽被害矣蓋公絕下恒急故人不復對公言滅獲短長而至是蓋得蔽匿無

賴若模酒博白晝欺人而獲之財且致之死公於已

卯夏漸有聞欲杖殺之羣奴懼不免遂以五月七日

夜僞爲盜持斧戕公享年僅僅五十可哀也公早貴

未習時賦古文詞既貴後遠軍還方而公以深沉悲

壯激烈慨慷之瀟氣流筆而書其詩若文總之有湘

纍長沙之風責初大厝之體而又不失關洛伊閩之

宗嚴卷讀之而知公之爲端人爲正士矣公當江陵

執政時遷使致詞於公亦欲引以爲重而公呼使者

至榻前視以病狀不報書而還之遂與江陵忤此則

碑誌所不及而其弟傳文原道目擊其事爲余述之

者也天乎天乎正直如公而乃不得其死所乎漢司空王崇死於婢唐法曹張圓死於盜而班孟堅以其世清廉爲之傳韓昌黎以其治有能爲之銘公之死固不足諱也所著有採微集幽貞集已歛稿還塵稿中述霸陵奇遊游記若干卷憶遠遊述史景獻若干篇奏疏序記碑銘應客指言讀書雜著譚道隨筆及成歸詩歌又不下百卷覽之不能卒業以殫其學而窮其才獨手公一齒諫草見公一具剛腸千古而下可以想憶公之爲人矣公居恒事親孝處諸弟友愛待故舊有情有禮而待宗族有恩嘗捐畝田三百畝

雲間志畧

以每歲會族祭墓畢設宴會飲貴者富者分胙賤

者貧者分木而又以其餘助合族壽凶之事此又公

之盛德不獨以直節正氣著云

唐中丞孟珍公傳

唐繼祿字子廉號孟珍上海人公弱齡喪父而家又奇貧偕其兄耕田力作已而棄農事儒業勤苦讀書遂補邑博士弟子有聲庠序間旋登嘉靖癸丑進士初授遂安令有惠政及民郡徵徵輸淳常額外公以爲下民不便且不可爲劾奏記上官罷之天下承平已久人不知兵亦無倉庾之備公獨募勇壯數百人儲米粟數千石士民皆以爲迂未幾島夷內訌所至無不殘破獨遂安一縣賴以保全始服公先見有四殺人獄既具稱冤不已公往驗支體果無傷惟心胸雲間志卷之四

聞公歛如石公立訊曰汝乃飲之鹽酒乎四叩頭服公之斷訊明決類如此旋以治行召爲侍御史會歲縣官所需若干第欽金貯之官量入爲出使里長不復應郭傾家請著爲令上嘉納頒示諸郡縣行之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即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郵車所臨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者嘗與兩司錄囚一覽無輒了然聞舉一二獄情詰兩司皆倉卒不能置對以此益嚴憚之若神君行部荊州會與山盜起穴高錫寨鑿礦行劫聚衆至三千餘人而

水

孫子利賊顧砂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談上狀公帥下以剿之先縛縣官囚之獄而陰遣沙市趙巡檢詣縣稟請以朝廷威德令早日解散不則且辦汝肉交賊羅拜泣曰某等逼于饑寒一聚則不得散而縣官復創我謂上人未必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之手公與之數復令巡檢往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聽其還籍有符者臨兵毋得擅誅月餘賊黨盡散是役也不納一領甲不費一斗粟而數千里安堵如故可不謂公之大功哉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權南

雲間志卷之四

九

公以江陰都御史晉屯鹽副都御史在任不久而疾作後歸家歸近母喪病勢轉劇猶勉力以治發事併三世祖塋之類圯志皆繕修不虞喪未終而公竟易疾以逝也如公者官不躋大僚而年不滿中壽可少惜哉今公已崇祀鄉賢祠有子自平襲門廕可以公之澤不衰矣

龔給事兄弟傳

龔情字善甫號方川體字次元號全山龔氏之從兄弟華亭人也一第嘉靖癸丑進士一第嘉靖丁未進士一爲禮科給事中一爲山東道御史人並高華官俱清要時稱兩龔兩龔云方川公之初授行人也奉使景寧藩邸喉郤銀道以此著賢澤有諫垣之擇時值歲歲軍興南粵北胡諸道赤白囊幣報秀午公首疏飭邊防豫儲蓄均兵餉蠲額徵以四事條上復疏止詔取太倉銀兩詞極剴切從此青瑣推公敢言會勘伊族人不法事忤當路指摘外任尋歷陞南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十

旗部郎隨報罷未能大究其用時論惜之公里居不激不隨與撫巡郡邑言事委婉慨慷亦復清芬多致而時輩後生每接公言論儀表竊退而嘆服謂公有長者度古人風焉文宗韓非詩做柳子所著操錢稿藏于家公少時聘韓氏其女病廢或勸公另聘者公不然之竟其女去世始議嫁此其內行醇謹又當求之古人中若矣全山公初授慈谿令視職廉明旋入掌試御史會威寧侯仇鸞倡馬市公首疏論之林闕下得不死時西北患虜東南患倭公調上六事明紀律別功罪實軍伍撫遠人募兵選將議皆採行時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十一

以爲得諫臣體故事歲大獄御史一人呈牒閣大臣公曰此吏胥事辭不往中丞庵山周公不能以堂屬相強也已按西粵吏不職者聞其剛直聲輒望風解綬去幸列靖江王驕恣干法禁狀復疏止大征粵寇乞移兵小勦之上雖是其議而當事者以此忌公遂出爲山東參議屬歲大饑民無以爲食公下令捕得蝗者易粟倍於是捕蝗者衆爭馳田野間而蝗不能爲害民以此甚德公東魯之境非公爲之消患海災能堪命乎無何遷湖廣副使公時不樂仕進有意憩息林泉而黃疾陡作遂引疾歸明年竟不起矣公爲人峭直清嚴無世俗浹肥脂韋態家希杜門不事私謁卽撫巡郡邑造請語不及私至乃指詰疵政風霜在商頗聞誠所謂人中矯矯鐵中錚錚者而親知少有过失亦必面爲箴規靡所隱諱以此人多嚴憚之古之遺直公何嫌焉公處家纖書薄于自奉而族屬親朋以困之告者又能推財施予之外曾祖叅議蔣公性中有名德公白之當道秩祀于鄉外舅夏翠翁撫公有恩于其歿也爲之上藏邇先墓令後日子孫以我故無忘夏氏跡其種種盛德又非徒以伉直稱耳已

施銀臺方齋公傳

趙灼字時章號方齋上海人公自幼端重簡默長務博學而尤篤于躬行凡世俗所爲舉休寬望巧避就趨之習一切弗事而斤斤焉以正視其躬蓋端人也舉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遷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少卿知常以剛直通政司右通政方公爲行人時分宜權極權士爭蟻附至有賄賂蒼頭以求進者公節義不屈不爲所動其門其後歷官于世所稱賢者亦不少矣稱其仕路稱宇正不阿者指必于公宜居世歲以公歸葬還任戶科給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三

陳三吳水災乞蠲其賦稅言甚詳切時分宜惡聞憂危之言論事者相戒或曰此非政府所樂聞也公亦不顧後分宜敗中涓欲庇其黨配傳世廟惡言官將重其罰公曰我何愛此髮膚不以安社稷乎于是上封章盡擊去小人之阿附者公又疏江南所歲輸廣請歸之祿米倉以司徒屬一人主之自大吏以至祿卒度無所侵牟咸稱不便公持議益堅歲省民財以千萬計世廟在位久廉知藩臬郡邑之屬不職者多令撫按疏名具奏而臺諫拾遺以聞公凡劾去者十餘人卽視故亦無所貸直聲震輦轅矣在

吏科公又獨尚平恕故事考察類多匿名投匭顯避

怨而陰中傷公請于糾拾附諸言官各以所聞公列罪狀上陳不得復踵前弊其考察不及者故事調用稍下卽罷之公請分爲二年苟貪墨未甚著者姑降叙以責後功是用註誤之吏中材之人藉以保全者甚衆至于推授寒士汲引素交孜孜若弗及固不能以更僕數也其在通政任未久以省父疾請告歸里適丁內艱既免喪遇神宗皇帝踐祚詔撫按察舉境內賢才章上報允將召公未及用萬曆二年冬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五耳惜哉總之公所措諸身未嘗

卷之十四

三

爲高峻不可與之行形諸章奏未嘗爲迂濶不可行之言發諸詩賦文詞亦未嘗爲枯澁險艱不可讀之句而其與人交謙退和雅卽復輩亦恒與之均禮不自知其貴且賢也且又介于己而廉于財卽父所分產悉以讓其伯仲兩兄無愆色在官二十年聲妓之娛不一入其耳非分之饋不一入其廬如公者不可謂井德者矣顧公不幸大亡而又不幸乏嗣善哉予徐文貞公之銘其墓而引蘇文忠公之叙邵茂誠也益悲其有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馮衍之不遇楊雄之無兒皇甫士安之篤疾而謂公當強盛其身僅

不爲士安其不遇雖未至如馮亦不謂尊顯其貧與短命雖不至如原如顏亦不謂富壽而無兄視楊雄不啻似之文貞所以愴然悲心耳然公雖無兄而以伯兄國子生燦之次子隆城仲兄鄉進士煥之次子隆培爲後而隆培之子東驥今且第萬曆己未進士爲閩之閩縣令有循良聲蓋實繼公登庸衣鉢云

長給諫陽衛公傳

夏時字人正別號陽衛華亭八公生而體弱口啞啞寡言贈公一山翁頌詩之一日置之膝邊問天地有心乎贈公曰汝心即天地心也公若恍然有解處蓋涉兒童時而已聰穎不凡矣長習舉授詩外傳亦稍露其奇十六而試有司俱以文章賞識時吾松諸生習詩者十之七習易習書者十之三習春秋禮經者蓋百不得一焉會督學使者臨川章公擇諸生中茂異者使從博士受春秋而公與陸官保公皆在選公以師承受學不數月而通其旨要復以其學師授人

若不欲行此其心誠不願微一第以違母氏朝夕而
於是屏居靜室中精意潛思體會陽明先生良知之
學若爲指南一編凡傳習錄居夷集莫不口誦而心
維之蓋六年之間其于學也有所自得似可以委命
遺榮者故當應制而逡巡如故也非母夫人起之使
出遂不治裝行矣其登第而官中翰也其三載考績
而贈公父如其官封其母孺人也公以爲爲親祿仕
之念已畢而追乎母氏計聞又以及不及終養爲憾故
雖卻使者疏薦于朝卽家拜吏科不拜者豈其薄承
明厭青瑣哉則其孝思篤摯放于軒冕塵視之而金
書問志畧

卷之十四

十六

卽若晚耳又况乎薦公于垂老之年宜乎其無意復
出也當公爲諸生病劇時有羽衣異人造榻前與語
而手一編跡之啓之率養生家言大是玄秘故去諸
藥餌而含菰葆其精固氣頓令支節理神明完後
且翩然抗其頰之節于 明盛之朝而世緣口薄道
念日濃蓋公大於此處得力矣公家居每同官保諸
鄉先生社會夥名理之譚且饒泉石之趣而暇則延
黃冠叩靈闈譚曉化術四壁皆書箴規諒誠深味乎
其言之而其對月自况之言曰樓臺亭榭照以樓臺
亭榭而未始有羨也糞壤汚渠照以糞壤汚渠而未

始有憎也有旨哉蓋公比時已絕郡縣之跡謝親知
之交獨坐一樓屏棄百事其目若睹戶外而其神若
游空中卽未必出世長生或亦可延年而致百歲未
幾而方士有以黃白男女之事進者遂不三四月而
病病竟無起色矣公享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而視
官保九十有七似不逮之蓋一時偶感于方士以自
短其天年故吾謂公之于官保出處同而死生不同
也余故惜公而爲之傳公之子文徵府幕君能不墜
其家世而其孫道行繼開輩亦以麟經之業有聲燕
林又富以夏氏學名世矣

書問志畧

卷之十四

七

姚大恭華陸公傳

姚體信字汝中號華陸其先平湖人自始祖營華亦
爲華亭人而公爲諸生以至乙卯丙辰聯第猶係平
湖籍也公生之前一日母夫人有烏龍繞屋之夢此
生而頭角斬然至出就外傳日讀數千言識者已卜
其亢宗矣弱冠游庠試輒冠多士學使雷公古湖薛
公方山皆海內名家俱器重之其于科第直掇之耳
授官而後卽服父喪服除而主虞部政奉差督理徐
州洪務三年奏最封贈父母如制尋轉屯田郎中以
恩親陳乞歸養嘉靖乙丑春上疏南還奉母夫人朝

雲間志

卷之十四

六

女終養惟謹若無意復出者而母夫人趣之就道乃
於 穆廟初年赴銓曹擢比部廣東司郎署凡 朝
廷大獄近侍榮貴有犯者斤斤持三尺不少假錦衣
魏大經未橫陰中人懼重法屬公訊有力者庇之甚
周公勿應尋以萬金膏公公叱之去竟論死時長安
其日公爲執法卽然朝論雖交重公而公之身已不
能安于朝矣萬曆戊辰出守南陽公方蒞事而歲值
大饑率以儉朴先其民更請賑粟賑金全活無筭吏
有因緣爲奸者必以法重繩而一切府庫羨餘釐革
殆盡蓋終公之任廉以持身殘以馭下而亦忼直以

事上官故有鹽司與公同榜而以爲吏視公者公挺
然不爲色沮遂深心衡公而會太夫人喪歸卽乘間
舍沙嶽臺臣亟奏疏入新鄭相公秉銓持之笑曰此
吾省第一賢守也奈何亦掛白簡耶克格不行公論
大快方公被劾時適客游武林得邸報親友見者無
不嗟愕而公怡然歎飲至醉畧不動容就寢酣睡達
旦此可以觀公德量矣癸酉又服除補廣信府至則
參果吏恤饑民興學官平訟獄杜告訐勸農桑種種
善政迄今江右人碑頌之歲丙子公方以郡伯入典
文衡而八閩憲副之 命下特勅鹽軍乙卯復以憲

雲間志

卷之十四

九

以爲戲網場尋擢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時柄事者方
以爲直最放而公于政府要津不通一字竟以罷官
而公亦從此逍遙人世矣公性豪舉坦夷超然俗韻
之外生平不治家產不涉世氣不問米鹽而營田祇
惟喜園籍更好爲山水遊居恒結精舍建重樓食息
寢處其所而歲時常肆筵設客爲笑譚杯酒歡家有
木蘭回船輒掛輕帆任其所往尋花惜月彈絲擊竹
于煙水之間嘗卜築吳山上臨眺湖光映帶雲物號
爲華陽洞天日侶高士騷人徜徉觴咏見者謂公神
仙中人也蓋公雖居宦二十餘年而實淡于利祿內

案謂然即其租稅有數項之入而半以給其愛弟鴻臚君懷倫半以自供酒有登覽之費鴻臚君能盡能者性亦醇謹恭順公出入必與之俱每當風日晴和游興勃發或苦蒸暑斧嘗從與貸以行人有目公癡者公輒然笑曰未知何人是癡百年後方成案斷耳其達視類如此公卒之歲七十有二可謂有年公之伯子士麟不祿而次君士鳳以學行垂英費序成均弟賡章不佞令其孫世禎世禎皆才而且賢可謂有後乃公之盛德在度尚在吾曹後輩懷思夢想間有未盡食其報者當執左券待之矣

雲間志

三

楊憲使九華公傳

楊道亨字豫甫號九華青浦之楊扇鎮人嘉靖壬子以秀水籍舉于鄉丙辰成進士授行入司行人遷刑部主事公嘗入內提刑廉知有無辜被繫者輒哀憐而軫恤之時太倉王中丞思質公在獄公數加慰藉候其起居而時其飲食中丞以此深德公後奉常敬美先生與公聯姻以女婚公之子亦中丞意也已晉本部員外郎即中其執法也嚴而其任事也益精而且敏得受知楊襄毅公時宣嘗於朝以爲比部可當大用而無何遂遷真定郡守真定當東西孔道仕宦雲間志

卷之十四

三

過其地皆車馬雜沓吏牘亦堆積如山公日爲酬應手批而口答之綽有餘暇其傭兩造就就訊者滿槐棘下吏抱牒紛如而公出片語爲之詞曲直分是非無不叩頭帖服者會虜突入紫荆京師大震公視郡三面皆于城不可以守乃籍庫義金及廣吏脫騎之俸給之御史城城不匝月而功就又築浮沱河廢堤久之沮而不歇水勢狂奔堤且將潰公督募屬並置水牛竹槌之類以捍禦洪波而身自露立城上爲文以飭水神見有狀若青牛者一目獨角昂首而入水中亦隨城堤用是成故事真定守以三輔重地與兵

使者抗禮不執手版匍匐聲折群吏中公于兵使者
接見時卽不甚貶損而亦不甚抗厲兵使者器重之
而直指亦薦列之遂遷雲南按察司副使時撫臺宋
公與公有微嫌會當修城而公出腐粟四百石佐其
費卽疏奏公有所乾沒其間吏民千餘人向御史力
訴公免事乃得白詔復公官不久而公已抱病卒矣
摠之公居官則守清慎勤之三箴處家則循孝友之
一字此所謂孜孜爲官而屹屹爲人者也公嘗書屏
曰人好官不好官了人不了官好人不好人了官亦
了公之自處如此何患名譽不彰品望不高哉今已

卷之十四

主

鄉賢祠後軍當以公爲師法

李太學存懷公傳

李日宣字尚德號春樓華亭人義烏博士鶴峰公之
長子而山東憲使海樓公之伯兄也公少而能文長
而嗜學以童子試第一人遊泮輒試輒先其同舍生
其名與弟海樓公不相上下而困躓場屋者至再而
三卽公以青雲自負人亦以青雲目之而猶然曠落
也嘉靖壬午兄弟同入棘闈應制舉試而弟鴻鄉書
旋登癸未進士上第公以此益奮志讀書寒暑不輟
遂緣食餼例肄習六館下計以從業成名而兩試又
復不第公乃喟然嘆曰吾其如命何老親在堂幸有
官聞志望

卷之十四

主

中軍高士結社相與飲酒賦詩開口爲歡放懷尋樂
而居恒約已好修樹滋貽穀不以弟既貴顯而營營
于殖產屑屑于擇家所教者子孫一經所遺者清白
兩字耳公之小像王學憲洪洲公爲之題曰春風北
下夜月樓前命雙童而登眺攜隻雀以雙一一種
懷托交松竹百年踪跡寄傲山川浮雲等子軒冕終
歲樂此林泉不知者或指爲天涯羈旅知之者則目
爲行地神倦頤之則公之神情不俗宵次悠然已自
可想見而公之自題小像者曰不官不祿有書可讀

浪遊辟雍高隱空谷行將仕矣我弗折腰于五斗命
既薄矣又何易介于三公訓子課孫弄月吟風天真
不鑒浩氣不窮人惜我一生悔吝我則無愧乎帝降
之衷論此言者可以想公之冲襟又可以占公之後
祿矣蓋公賦性端雅每事動法古人容止必莊衣冠
必整卽危坐竟日終不見其褻貌婢言其與親知交
也喧嘩愛敬以禮自處而亦以禮處人有非意相加
者抗顏不從滿忍以故人多嚴憚之時公年八十有
七而一日疾作醫禱弗効考終于堂所謂得正而斃
者非耶公于益亨登川公抱德弗耀以于貴封如其

卷之七

三

新命夫既以仁人長
子孫其終給章服之榮而冢孫凌雲廷尉公方負
子孫是棟草又且三珠競爽而五桂流芳絕繩
木又謂曰不于其子必于其孫詎弗信矣

王封公蔗江公傳

王良玉字汝振號蔗江世居華亭之七寶里公之父
怡逸翁璫者好行其德人以王佛子稱生二丈夫子
長良金是爲滙行公次卽公少與兄滙村同學習毛
氏詩每一諷詠輒解頤得其大指而又謁儒宗長者
爲經誦未幾兄弟皆補文學試旣冠其同曹郡守南
海何公異而目之以爲二難雙璧翁家故業農每事
耕以資館餼而公之室人工織紉佐篝燈夜讀兄弟
間又日相師友伊吾聲徹曙不休嘉靖丁酉滙村公
以鄉薦書公自此務學益力異相繼而起以娛乃翁

卷之十四

七

多業不業儒自怡逸翁教子成各于是蒸蒸競
業且見諸徒弟姪出入里閭雍雍禮度有烏衣
巷之風故時輩爭相效慕能訓學砥行以科名詩禮
起家皆公先驅力也無何滙村公以病瘳竟致夭折
怡逸翁泣然持公而泣曰天乎天乎何使我玉樹摧
殘乎汝今遂有宗祧之責矣汝其勗諸公亦泣不自
勝亟爲經紀喪事而嫂姜氏有若節貌諸孤又貧無
以自存乃爲含淚拮据與翁左提右挈之遂令幾節
完而諸孤之嫁娶亦畢乃抱故所遺書授兄之子翊

正俾之讀且延師課藝甚嚴翊正遂爲名諸生公之心稍用是慰而會族有橫者凌侮諸孤譁訟紛起公毅然走公府直其事自是橫者皆縮匿不敢恣其所爲夫公當王氏之祚興而復衰而能存王氏之孤衰而復振上以榮老親方頽之景下以維伯氏垂絕之絲此其孝友高誼亦人情所難也哉公既撫兄之子成立而又撫其子長君會次君俞者屢勉讀書甲午長君曾在髫髻之年以儒士隨公應試公撫其顙笑曰孺子乃能先我着鞭卽時公雖屢躋場屋而氣尚不衰也甫入闈而怡逸翁之計至遂匍匐跪奔歸號

雲間志卷之十四

天

歸哉絕母以不及視含爲恨雖甚困乏猶力購葬地瘠土荷鍾厚爲之封比塋事髮且半白人以篤孝稱是秋伯子補邑庠生丁酉復赴試而公已倦游矣嗚然曰汝有以嗣吾志卽吾所以嗣怡逸翁也又何必身親爲之是秋長君中式公喜極而縵之以泣曰恨怡逸翁之不及見也戊戌丁內艱雖老而執喪孝謹如故迨甲辰長君登第南宮授官工部尋奉使武林使道省覲公迎養湖上逍遙名山水間已轉營繕員外使清源得以滿考封父母如制又自清源召爲虞衡卽隨商紹興判遷同建寧守再遷守漢陽擢廣東

瓊州備兵使蓋伯子于仕宦亦既浮沉而公不甚色色溫時時遺書誡之念惟受國厚恩蓋圖所以報海者及宦瓊念其涉險海外又遺書訊之曰汝胡不歸吾待汝以老于是伯子致其官歸矣公長身方願巋岸峭立居恒寡言潔行不屑與俗人群雖已沾錫典輝然有冠服之榮然終不欲藉以炫耀鄉里非慶賀歲時終年不冠不帶也郡邑大夫及鄉薦紳造公廬者例以疾辭卒不報謝雖賓之卿飲有召之飲者亦俱不赴性厭市諠所居西偏別墅闢園濬池日事觴奕里中耆老每相遇從或攜杖偕遊隴畝遽

雲間志卷之十四

宅

遷歸間亦臨風長歌口占一詩以自適而或兀坐終日手老子一編介古梅疎竹惟石名琴共主人而成六逸且曰吾託茲老矣署其堂曰逸老之堂署其室曰靜觀之室如是者優悠二十餘年而以六十有九猝抱病歿秋之間旋旋旋刺一日呼諸子而命之若知天期將至者而又屬走刺徧謝故人乃瞑其視人世去留曾無望礫公亦令終者哉公與人交坦夷不設城府而性機警有鑒識人莫能欺遇事不平輒面指斥或至嚙齒詬詈之而事已都忘嫌怨故人莫不親就之若負暄焉生平好急人而尤篤于倫叙如

長姑之適張氏而耄者仲姑之子曰陳曰呂少安
侍者姪婦鄧氏之早寡者友人吳君之歿而家貧者
咸存卹之俾無失所而以田產售者必酬之高值稱
貸而度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書若其修道路甃井磔
磔橋梁凡此皆公善行而又嘗有言曰君子居福以
謙知者詒謀以儉又曰人情流則難制家蠱裕則難
防此又其嘉言之可述者也公既以子憲使貴而憲
使之子翼恩復舉孝廉次子俞爲名太學而其子克
謙爲名諸生亦以子貴封比部讓之子庭梅庭栢皆
登進士第一爲憲使一爲曹郎方翺翔 皇路是皆
公之志也

卷之十四

李

李觀察海樓公傳

日章子尚綱號海樓華亭人公何以號海樓也方
公未第時號懽懽慷慨一世此身如登百尺之樓
憑欄而望東海上洲三島之勝概而納之几案杯盂
間此其襟度固已不凡矣迨癸未既第進士以內憂
居家三年服除而拜刑部主事爲漕運理刑時唐文
襄公重漕以公賢而且才傾心特甚作清議扁贈之
且員外郎郎中有巨壺欲越百里而逮人者公以爲
非法執不可巨壺怒以危言恐嚇公公弗顧也尋錄
囚浙省事竣一麾而出守襄陽首築樊城又築老龍
堤以自防助爲公勸者公曰襄陽之事我爲政而
後諸侯即其由襄陽而徙長沙也先是有大爲寇數
千人要招撫之下王而其歸掠逾甚公至則身督兵
往討所具果懸降之皆從者凡若干人當道以其事
上聞舟自金文綺之 賜公以文士而兼武事儒生
某獨曰一行作吏有能辦此者乎俗故喜訟稍稍以
法絕之即肆爲黃誣誣太宰往往貶法以殉而亦
無可奈何公獨不爲少撓有訊則具獄其詞雖老吏
所奇環侍駭愕莫能增減一詞而訟用是息政成爲
天下牧守之最即以最遷山東按察司副使而會

奚文學玄超公傳

奚處族字嗣麟別號玄超華亭之南橋里人曹縣博士夢之公之子也公生十歲善屬文十四補弟子員前後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卽邑諸公多雅重之蓋先生博學自經史騷選以及稗官黃衣諸家言皆涉獵貫穿而其爲文爾雅深厚不事奏釘不務靡曼與弟子講說有區段次第而其于行誼尤篤一時稱人師經師亦蹈矩矱絕士之卓然有品者也省試十餘上不第第靖乙酉以需次得貢試于大廷又三歲丁父憂以執喪過哀遂無起色時論悲之公方幼時

雲間志卷之四

三

河上中冠家人倉皇出奔博士公將詣祖塋別去公率友請從曰大人猶依依幃櫺而我忍不依依大人于博士公食貧公爲諸生常以館穀供其甘毳不爲私藏誦讀之暇時歸定省悲恐膝前殆其孝天性然矣毋高孺人患未成公侍湯藥必嘗晨昏必顧天祈代比殘盡力治喪不以毫髮累仲季而孺人少有遺案以貽女兄歸娶者悉予之曰此吾母夙所憐也當侍上公卧病官舍時訊至亟往視病兩晝夜兼行五百里及至博士公遂霍然人以爲公孝感所致博士解官歸公日夜居子舍進羞進襪無不躬親博士病

甚公不解帶者逾十旬追博士公易責而公亦病矣

夕葬引至于垣其日互寒水雪交積公徒跣踣踊哭聲如壞墻病遂劇然猶不就床褥不除衰絰支離苦塊間親友覩之者曰古人毀不滅性得無過毀乎公曰我得從先人地下足矣大漸之日憐沐起坐微吟感章而瞑時年四十有九耳公嘗言士處賢宗如女子處閨闈若隨人挾短長而啞啞施施也席珍之謂何故公當總角之年爲郡守方公雙江司理吳公悟齋所器後方爲中丞吳爲少宰見間慰勞數四且使人語之君聞公卒不往曰我豈敢以縫掖士數數

雲間志卷之四

三

人夫鼓舌哉生平不管阿堵不問田廬膏瓊脫然巾布袍安貧自適而友人張明甫歛橫尸不能公爲割脂釀金以殯之居常對客譚古今成敗人物城官嫗嫗足聽而至有譚人過失者輒默弗應其謹嚴可知性惡巫覡常笑曰雖盡此輩焚之天終不而安得西門生者更挽秋水哉雅愛南華經工卽律水航陸騎必挾以自隨其或窮愁感憤必莊誦朗吟倡以自慰每登鳳臺眺薊門當寒雲蒼蒼長風蕭瑟輒自慷慨悲歌酒後耳熱脫冠露頂若豪若狂豈其生平蘊蓄不能一試藉此舒舒耶吁可悲矣

周少尹一山公傳

周聖字惟敬家居九山間因號一山封水部公雲鵲之父而學憲公思兼之大父也少磊落不羣莫仇有志節業舉不成去就府掾而其爲掾也獨競競奉三尺未嘗以私自徇而亦不以私徇人太守鄧陵劉公璟見其小心勤謹不以衆人畜之雖小吏乎而亦庶幾國士之遇一山公識之于心誓以死報有日矣劉守性剛方多行當道當道思得而甘心焉御史黃公憲方以贊擊爲政而或有譏劉于黃者欲按劉墨悉攝諸郡掾付拷掠五毒備嘗皆不勝楚誣服而公獨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三

呼天指日爲公激切鳴冤雖拷掠再四身少完膚血跡汚淝庭塔下而公終無撓辭亦無變志御史怒甚繫之獄或曰此上官意何自若爲公正色曰無論劉公待我不薄我當有以報之印如劉公白璧而欲以青蠅玷汚天理人心安在昔者孫拯明二陸之枉張說白元忠之誣我獨非人也耶於是從獄底默禱之神夜夢羣犬攢吠公一朱衣偉人指而言曰子無恐第以大豎障爾犬不能害矣詰朝御史又庭鞠又復撓掠公公大呌曰請以一事置辯上海令張蓋過太守門太守竟召而撻之藉令守果墨天安敢撻令乎

御史蹶然起曰據言良是遂釋公他誣服者皆抵罪非公亦心質曰義膽包身寧詎有此蓋劉守之冤得公而自劉亦不以公爲功而公爲劉公得自其冤亦不自以爲德此皆人情所難當求之古人中者似劉公官至浙江大方伯折簡招公館之演教寺數日而旅見旅退語一不及私歸時第受火肉鱗魚之惠此可謂上交不誦下交不賣者時論兩賢之抑又難之難者矣公以次年就吏部選人授福建長豐令大使時既滿秩三年而繡衣周公房聞公前事大奇之復使權職周爲淞人時且按部嚴重至召公飲于堂談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三

公始出此豈下吏所能得之上官者而公乃得之御史耶已而擢江西樂平縣簿以外艱歸復出補典馬簿過南安境上作詩吊東海先生祠有魂歸東海空埋玉澤夜有安欲鑄金之句張之喬孫至今墓之墓壁云益公當爲掾業已能詩劉公曾見公詩稿一帙于凡上問而知之故不以羣吏遇公也而亦以此得其死力詩不負公公亦不負劉守哉及公之政宋居遼遊峰湖間與顧文僊曹定庵謝老相偕和而千溪上築室數椽累石樹木蔭草澆花絕不問家人生產世以爲高時學憲公方垂髫公抱置膝前曰此

居家千里驕也又嘗謂水部公曰汝亦必不久於人
下當且升有章服其在吾孫公長身玉立豐顙美
婦人以非妾相下不少假詞色而至于遇事變臨利
則其氣自折下下口不然而當御史折獄時矣
吾泰山壓卵而公以一小吏抗言法臣前事竟得自
此非庸人望陵殿者歟時與公同事誣服者皆小
下之石以此視公非令愧死即譴死矣以此益重公
而爲之傳吾故謂俠烈如公者宜其子孫之貴顯而
耳孫繩繩雲仍福祚尚未有艾也詩曰貽厥孫謀公

卷之十四

五

其有焉所著有松故述諸家詩評範圍奇門醫問集
其後有一山樵唱集定庵先生爲之序存于家其
最膾炙人口者有憫農一詩詩曰太息吳民當此
歲租內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成大雨翻盆盡
沒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腳行淤泥一冬柴米真
桂上其因告屋來充饑今春需女翻鋤遍又賣兒來
耕秧牛誰知五月苦淋漓洗蕩膏腴無一片九山
其欲什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際過
稼稿沉無踪東家嗷嗷西家泣何來花線供機織
竟蓬門盡日局冷竈無烟米無粒紛紛糞草填溝河

萬姓活少匹猶多認爲勉幾家在屋漏那有弟來
舖鶴髮靡翁筋力竭瞻顏老嫗淚垂血今秋蒲擬穀
曲登却幾郊原湖澤潤老稚車肩欲救苗饋餉不足
形容憔悴梓登斜陽裡水衡珊旣徒爲勞虎村漸
覺人烟少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獻敵浪聲喧鬼燐
笑笑相照耀嗟波蒼生罔苟延天官如此何由全寄
燈憂國憂民相亟爲疲瘡解倒懸讀之殊有詩人之
感

卷之十四

五

張太學西谷先生傳

張世美字濟之號西谷華亭人先生少習舉子業治經諸義未暇詩賦古文詞弱冠遊郡庠與二三同志思相策勵以決進取忽聞長老有言曰欲工舉子業而拘拘章句不能工也盍取古文詞以博其趣而發其筆端乎于是遂棄舉經諸史及各家集而涉獵焉有會心處卽摹倣而爲之不但著述而文亦吟咏而詩矣既而憂虞困王司會以選貢入太學遂得從聶下與宗公鉅卿交而先生之名鵲起旋獻書報罷而歸其間山川跋涉及覽觀古先聖賢遺踪作述征一

卷之十四

三六

賦此物耕亦是歲歲雨淪沒田苗公悲農人無以爲成爲作憫農賦一篇自二賦傳而爭寫者紙爲之費若其遺後表之變感時觸事發爲詩歌如從軍行募兵行者篇什更多益先生十年讀書而日積月累以成卷帙非徒漫然寄興而作也時先生年已向衰而雄心難降出處意猶未決一日忽嘆曰頭顱如許不丁此時出而微一命復何爲乎乃謁選銓曹而得司之經幕方紫腰間組纔十月有奇而草鱣在念竟投劾自免歸矣歸惟與詩人王鶴坡陳東野諸君結社而盟相爲唱和而亦時與鶴南江廷尉沈鳳

峰太僕楊抑齋黃門周萊峰學使詩筒往來諸公談次不啻不推轂先生夫豈惟其才抑亦重其品也哉先生家無餘貲而亦官無少橐居恒苦節不屑以介于人惟閉門著書吟嘯自適所著家藏集手輯成編其詩凡八百首爲八卷其文凡百五十首爲八卷其十六卷刻成而先生日爲之序凡一生顯晦升沉之迹憂悲悅樂之情皆可考見而以家藏名者不欲求于人第欲使後世子若孫者取而檢之得其生之樂云爾此亦吾松一高士故特揭而傳之

卷之十四

三六

三九

張文學西鶴先生傳

張德遠號西鶴筆序之塘橋里人先生族多仕宦少
弱冠補郡諸生以文受知于當道大中丞卿
彭公見而獎賞之待以國士之遇日益有聲然先
生雖事咕嚕鉛槧間而雅非其好也所好惟吟咏及
攻書皮真草書詩宗開元大家書宗李北海而點畫
若傳神寫照郡中無與爭衡者時上海陸文裕公書
法妙天下先生往師之文裕公命之先寫一幅來看
先生即提筆走書文裕驚嘆曰誰人在我面前提得
筆起來予可敬矣于是悉以秘訣授先生先生日夜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早

先生傲舉遂成名筆即莫方伯公中江亦往相敬
焉後以跛足艱行作病鶴賦以自況遂絕仕進之念
棄去舉子業嘗乘竹甕至朋舊家相與暢味爲娛竟
日而返乞者屢滿戶外絹楮疊陳先生每微醺乃
始含毫令二童子手曳于前不使着几案一揮而盡
風骨自是不凡所著詩篇多凄共蕭索而之易令人
思不必見先生狀貌而已知其窮愁矣先生無嗣詩
稿散佚不傳可惜也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人物

莫方伯中江

范太僕中方

徐司寇覺菴

高吏部南洲

李水部南澗

朱司成文石

陳封公所恒

顧廷評研山

楊參廉九南

包少參父子

杜黃縣儒懷

瞿海澄永山

趙太守鳳宇

楊參廉南谷

楊中丞朋石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七

雲間志畧卷之十五

華亭何三異士坤甫編著

男如召輯

莫方伯中江公傳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華亭人公之始生也其父贈公省軒翁夜夢神人授之珠而母朱安人亦有夢麟之兆五歲時贈公以彖象計脩行公牽裾涕零寢食為廢宗黨皆心異之及長工於制義督學使者掄茂異即以增廣入郡庠每試高等食廩待次會新例拔諸生尤異者為選貢生公得中選入試 大廷見陵唐公荆川晉江王公遵嚴奇其文置第一因受知夏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一

杜文忠公貴溪公是歲甲午即舉順天鄉試名在第二拾魁乙未下第還里師事毘陵稱及門高足弟子戊戌成進士廷試二甲第四人時貴溪相公雅重公嚮意用之公引嫌以親老乞南授南繕部主事始分署蕪湖已而移駐真州真州當孔道之衝傳車驛絡津吏供具無虛日民且不支公至下令悉已之絕不餉過客客亦知公身先節儉無祿望也居區何公務疾歸侍養省軒公所以左右承歡者備至比省軒公以哀毀喪葬一桌於禮蓋孝思純篤于事生事死兩無憾焉服除補禮部主客司轉精精司員外暨滿考贈

省軒公如子官封母太安人尋陞祠祭司郎中會部
議廟祀祧 仁宗躋 孝烈皇后升附公力諍之故
相楊文襄一清勲望素著久未易名公特疏力請之
當路弗能奪也壬戌擢貴州學憲甫成行中道授檄
而歸公何太安人捐養方免喪而已絕意仕進矣計
前後家食者十有五年部使者薦公書教上會家宰
除陽何公知公賢有疏補湖廣按察副使旋陞河南
參政晉陝西按察使又晉浙江布政使公皆以廉明
剔奸仁恕率屬歸然方岳重望也太宰虞城楊公猶
以公爲淹將擢不次而公且倦遊卽上疏乞歸兩臺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五

二

雷公不得公歸而杜門養高撫按郡邑諸大夫自報
謁外不一造請時屬倭夷內訌上下槍攘有垂問者
公爲修畫方畧陳衛禦防守事宜必得當而後已卽
同年中承明厓張公景賢梅林胡公宗憲建牙吳中
每一舉事卽就公諮訪而有以冒功實罪乞公居間
者持橐金至卽斥之去絕不與關通也無已請爲公
建坊亦力辭之有以建坊請不得郵致百金爲壽者
亦力謝卻之益公廉潔乃其天性然而至富人患難
死生則又勉勉不遺餘力夏相中議死東市諸籍門
下者咸鼠竄避而公獨經紀其喪又操文哭之怨家

有隙其孤肯公又設策拯援之包侍御蒙泉以抗直
與權璫交奏逮繫獄中而公出橐橐曲爲之保護得
無恙跡其種種高誼真可薄雲天矣若乃分宜公子
淳其公名延爲上客席半客有起舞爲公子壽者公
獨蹙蹙危坐公子亦復避事公是又其大節凜凜者
也其居里與親知故人結詩酒盟舉真率會日徜徉
名勝迨遠觸詠間所撰古文辭始摹史漢晚歸宿廬
陵古詩兩公而詩歌諸體出入建安黃初書法以二
王爲宗尤工草聖藝若虎臥龍蟠一時詞翰雙絕後
進舍然向風得公隻字片言者輒藏之以爲世寶其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其遺有古文原質疑錄格致臆見先正粹言吳松詩
委程朱釋旨尚書大旨及崇蘭節集若干卷行世而
公性尤敦孝友奉養兩嚴母李叔母存歿稱情厚待
弟鴻瞻鳳邵文學芳亭女夫凌君其賑贍之亦且殷
至其他恤養婦睦周親居鄉善俗卽以方之陳太丘
郭有道公何忝焉伯子雲卿負高世之才而拔于貢
老于名季子是元有能文之譽而舉于鄉試于令皆
不克以貴顯壽考終大可扼腕而其孫後昌輩秀美
而文品亦馴雅近所刻君家法書不讓義蘇父子搜
索殆盡臨摹復工蓋不愧公聞孫云

范太僕中方公傳

范惟一子于中初號洛川已而更號中方蓋公爲宋
范文正公十六世孫以上世洛中誠無忘也居松之
泗涇里爲華亭人公少負異質長而有能文聲然屢
不得志于童子試年二十餘尚未補博士輒以經學
爲人師而亦頗以師道自矜重司成朱公文石大詔
之父餘山翁者延之爲其子傳到館時布衣敝帽謂
餘山乃伯尚書公儼然踞上坐尚書公以此嚴重之
謂范君非久居人無下者而卽以次年就學使者試
褒然舉首嗣後試常冠其儕偶與陸公文定名相頡
雲間志卷之十五

四

頡而遂以庚子辛丑同科第公觀都察院政中丞沒
儀王公廷相大負物望一見罷公欲公赴席常選而
公輒謙讓不爲應也乃循選格出知釣州釣故衝劇
而徵王故稱熊倬聲勢最張豪民輒影寄田產爲狐
鼠穴公籍出之屬以假王卽患甚不能撓巨室皆望
風歛戢爭以治最擢濟南丞濟南都會府而公佐郡
嚴明監司有屬公伺察風聞者公謂此實長奸力陳
不可輒罷長清民以私鬪屬縣吏擬以大辟公原情
釋之青州富民誣李氏兩見獄父微成矣公鞠實釋
兩兒抵証者一昨翕然稱公神明焉旋晉繕部員

外轉虞衡郎中值世廟事興建議諸凡料作物料皆

取辦商人而價不以時給之商甚困公爲白之部尚
書立爲程期以次給授商人爲之樂輸比爲錢治分
司法亦調停公私莫不稱便蓋公之才無事不辨如
此久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甫上而奔父喪歸服除
補湖廣僉事分部荆西沔陽胡廷璧者怙勢流毒一
方公屬幹吏繁訊伏其辜景陵熊某黠而饒于貨屢
干法紀亦屢以賂免公捕治之無赦卽此兩事公皆
動按三尺人人快心潛汚受江水衝激堤潰不可支
廬舍漂溺田卒汚萊民夫歲收軍輸通滯公下令緩

五

徵戶帑強之義者代之輪復便宜發粟以賑貧者全
活無慮數萬人未幾擢山東叅議督漕事抵京師晉
浙江副使督學政公之爲學使也每至一府試士其
關防甚嚴而其評隲亦甚當凡浙中俊髦無不在公
藥籠中非甲其名則甲其等士子皆服公品題而亦
有以循襲舊案議公者噴噴風聞于臺使將露章矣
而至秋闈揭榜所得萬九千名大半皆其有舉士餘
亦其優取士也臺使亦稱公鑑衡遂不果劾而會公
遷河南叅政行汝南崇王舅韓某暴橫殺人吏多縱
舍矣取誰何公密捕論死法旋陞浙江按察使督文

武試事事竣以入觀抵都晉江西布政使韓左時故相嚴氏籍入賦物在事者急于取盈多所株連人情洵洵公言之撫巡謂急之恐生他虞事得緩司空甫公曰微范公一言拯之水火不令十室九空予諸所釐革弊端審詳係法督撫周公一行其議而繼周者訛不任事都檄徵發考予所屬南昌尹嚴某置之漫然公稍以法懲其胥吏嚴深心術公因檄拾公他事中之撫巡兩臺會公已遷南太僕先疏乞歸太宰湯襄毅公覆允致仕而公歸矣公仕宦歷三十年所至慷慨任事以諒直稱第亦未能悉展其蘊負居家

爲德于鄉又有不能殫述者故公之子孫皆才而其孫必試以萬曆戊午舉于鄉諸生必式必謀輩且有嗣武而起者天之報公其在茲乎吾松朱公司成受業于范公太僕而太僕受業于張公白灘黃門黃門又受業于馮公南江廷尉四公遍相授受學有淵源而一時同朝後亦同在林下晤見間必稱吾師吾師而北面執弟子禮惟謹此亦雲間盛事并志之

徐司寇覺菴公傳

徐陟字子明初號望湖已更達齋晚又更覺菴華亭人太師文貞公之弟也公當髫髻見兄文貞已取上第輒憤發不自勝即奮志于學迨長攻制科家言補學官弟子試稍不利奉例入成均列高等以嘉靖癸卯薦于鄉又四年登丁未進士時文貞試銓部館閣懸庶常以待公公不應授兵部武庫主事署員外郎事轉車駕郎改尚寶丞陞少卿歷光祿太僕太常少卿轉南太僕改光祿大理陞南工刑二部侍郎前後在仕路者歷二十餘年而始終以抗直立朝臨事剛

云間志卷之五

決不少徇雖以文貞介弟而亦不有其兄之家常以曾子宣王平甫自律故其官常請外由卿寺以至部貳五轉皆南而亦不假門第以越進論者以此多公其在兵曹故事勾補單丁吏輒因緣爲奸多致沉閣公立任勾籍以便稽攷滋補之弊頤除在太僕修廢舉陞園政一新先是承貳驗收息馬視部微速連從事者挾以要致率後期公議不候部微從事謂爲侵部職掌責有煩言公以狀白之尚書卒行其議在光祿均節出納有度有時凡市之豪猾城社巨端以牟姦利者悉以抵法上供實抵之魚中官每額外勒索

公正色厲言沮止之在廷尉法主持平不深文以入人罪疑獄寬微公亦多所平反因條上卹獄十餘事皆允行著爲今在南京督修內外城屬工部公日夜經畫度材程工纖悉無遺算凡墻垣圯壞之類盡繕按所司以調劑其出工速完而所費絀省當事者以此服公才比轉少司寇明年會 穆皇帝登極公入賀中道上疏引疾歸矣又踰年文貞亦解政歸里于時兄弟鼎貴金紫交輝冠裳耀閭里之榮子姓聚家庭之樂方與共享遐齡而公旋且攝疾不起惜哉公居恒儉約米嘗不糲食綈衣既自絕玩好珍奇而蓄

雲間志卷之五

九

弟亦如寒素然性好施能爲人緩急每休沐徧存舊戚窮交而歲入之美餘則以周其內外宗黨鄉先達長史吳公稷退老家貧以通租坐吏窘公慨然捐貲代償郡西諸甲第牌坊歲久湮沒公爲表著姓氏暨之通衢俟亂時諸立功死事及婦女殉節不污者出私帑白有司爲之建祠其他繕橋梁那義塾置義田以贖兩學生徒者爲德固不一而足也弟公性峭直常面折人過人或稍拂其意弦發不少容以此每見督于衆卽卹典一事亦彙以抗言忤江陵會執政格不得請齟齬至數年後乃得之蓋亦公之生平直

道胡論亦自難終民滅耳公之子中書球楚雄守琳
太僕丞琰而下皆能以孝友世其家云公一日輕舟
過清河下有族姪行市中而家人某不爲起立公從
廉雖覩見之至清明掃墓時預言羣從叔侄并呼賊
復華以是日畢至則呼其人跪庭除而罵詈朴責焉
且以言訓諸僕自後不得傲視主人無人奴禮此可
以爲偷俗而震主威亦公盛德事也故併記之

卷之十五

十

高吏部南洲公傳

高士字淳甫號南洲蓋取南洲高士意也華亭里人
爲武崗學正願元翁博之孫松石翁國客之伯子公
之生也松石翁夜夢登文殊臺老衲授以金粟且而
生公故公覽揆之辰在佛誕前一日此亦所謂再來
人者自少聰慧而其志操亦自不凡及補邑弟子員
試輒高第舉嘉靖辛卯鄉書旋以丁未成進士司理
寧波斷獄文無害不以警擊毛舉博名邑有一直指
按部責曹吏移怒於令郡守而下束於威嚴莫敢發
一語營救而公獨從容前請曰吏誠有罪當得譴然
以吏故辱長吏恐亦非體御史始殊駭然已而怒漸
解而亦以此刻公薦剋蓋實納公之言而重公也奏
放入徵卓然有銓曹之望而以取道歸壽松石翁七
袞遼巡而發遂致後期竟授祠部主事踰年銓曹員
缺輿論藉藉屬公當路意欲致公門下公曰吾生平
不傍人門戶乃今改步耶因深自引避時同郡給諫
楊公允繩以抗疏詔逮獄親舊朋儕恐忤執政意
絕不與交通而公所以慰藉給諫者獨至給諫死又
哭之以文語侵執政見者咋舌爲公危之而公不卽
劾也尋移疾歸里假滿請南改吏部驗封司主事三

載推恩得封父母遂疏告歸與兩弟孝事封翁安人
惟謹有勸之出仕者公曰吾性微一命當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之時而漫不愛日廢所養志承歡將誰待
耶於是卜築別墅種竹栽花日邀致諸父執故人爲
文酒之會以翁性故豪座無賓朋不樂也後翁與安
人相繼謝世公卽却執杜門絕不設席宴客或怪而
問之公曰曩日以娛老親耳今何爲者且亦非所以
示兒曹約素也公性篤孝當其居兩尊人喪春秋已
及耆矣而哀毀特甚未嘗飲酒茹葷無論大事盡哀
三年如一日卽丞嘗在堂省展在墓猶作孺子慕如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七

初也他如所以遇諸弟及諸從子靡不有禮有恩而
撫表姊之女長而嫁之資裝無異已女念友人莊堯
民之貧而賑恤其寡念同年錢太守之老而館穀于
家此其好施仗義實人情所難而公亦以此家日衰
落守土之官行部之吏無不雅敬公而與公居間以
資七飭者公弟謝之而一無干請蓋公以名行自矜
累世沒齒而豈以貧故輒倪首向人囑囑阿堵以貶
其生平乎公雖貧頗事爐火之術蓋亦戒於方士言
謂長生可致故時且借貸傾囊而爲之垂老謙悔之
矣 穆廟之初多所起廢而公不預廢事人皆爲公

惜而公且怡然亦其遂初意也年踰六十而終臨訣
呼其弟姪子姓輩以祖宗墓門及復曾祖外家編修
楊公墓地爲托不及其他陸宦保爲之誌其墓而謂
公仕不污世隱不近名貞不絕俗焉廷尉之稱公亦
以爲其恰如深谷悠然而遠其介如孤峰挺然而拔
也有味乎其言之也哉其弟不讀萬卷書有作必偉
有撰必奇而終身不得一舉僅以貢調遷爲博士官
不久亦請致歸里兄弟孝友白首怡怡兄者謂吏部
公貴而不有其官博士公隱而不有其貴稱雲間兩
高先生博士詩云有子但堪學稼圃無心且欲老漁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七

無此可以觀其人矣

李水部南涓公傳

李昭旂字元翰號南涓上海竹園里人李自恒軒公娶東海張公女生子龍浦公藝雲浦公序而雲浦生公龍浦乃撫公爲嗣云公生有岐嶷之質兩公皆憐愛之初授章句類甚已習制舉宋言文譽藉甚弱冠補郡弟子員疏試于督學新水馮公震然舉首賓與例有錢延有司欲代以帑銀公謂爲非禮率諸生謝却之益爲青矜時而意氣已自卓犖矣遂以是歲丁酉登南畿薦書迨丁未始第進士授浙之蘭谿令蘭谿當孔道之衝民以夫役疲于奔命而公一意裁省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五

立郡法著爲令民力得以少甦縣所審衙賦豪有力者與滑胥表裡爲奸類多重輕例置而公廉知某里某戶某也寔某也殷皆心計手籌之不旬日而定嗣是不覺踐更之苦而役以稱平俗喜訟多所林連輒至傾家不悔公理諭勢禁之而訪其尤黠者置之理自是輒相誠毋與人爲構囚首聽罪於公庭有以金賂刑者第令輸粟以備賑濟卽歲役穀價亦不至騰踊也時大旱田幾無苗而公徒步禱雨爲文告之蟠山龍神雨輒優渥四郊而是歲享有豐穰之慶先是生女棄不舉公以爲傷天地之中也而嚴爲之禁令

民間育三女者復其身適公下車以來三年間女呱呱泣者載道存活無慮百千矣若閭閻有大利病政事有大困革則必咨訪之賢士大夫而後陳白之大吏故公所一切建置民皆永賴至今尤遵行之事詳徐京兆生祠記中茲弗具論論公蘭陰之政大都惻幅無華不事緣飾而卒之所見治効亦從惻惻中來民之傾心德公而萬姓絃誦謳歌以此是無何擢公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署龍江關專理推攷而清船戰船皆屬公營辦舊因工匠貧窘侵耗以致冊材不堅公議抬提舉司閘田均給之而大小之艘幸得無敗往御史與水曹共筭權移而御史不勝至南所稽查水曹第唯諾而已公謂王臣等耳御史何得獨專輒驗放自如御史意不憚令人鈎伺公短長之而經歲竟無所得也公之堂官大司徒彭公誥臺議被逮公憐其清約爲之假貸治裝復勒輿隸護送之歸途衆服其義同官有母之喪貧不能殮且逼歲除矣公爲具木視襄事無少吝人亦義之庚寅轉屯田郎中會雲浦公卒移疾告歸隨上疏乞致仕夫以公揮霍之才而位不過爲郎公第安之何足爲公愠丁卯以莊皇帝登極覃恩進階公奉聽之亦何足爲公

榮哉公之嗣雲浦公也八歲而喪其母施安人哀毀如成人禮此其天性篤孝故然而龍浦以沙縣簿坐事公走數千里外爲之白其誣里人有以役陷雲浦公從諸生中上書令君事得解此豈尋常人所能而公自致政後當倭亂則獻書張平洲撫公極論海寇之情狀當均田則貽書袁洪漢太守極論丈量之弊端而又有書與馮桐江邑宰論撫民又有書致徐文貞相公論助復此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公爲桑梓計獨言之然則公之爲人可知也若從弟刺史安祥從姪泰知伯春者公識之未貴之先厚資其產而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太人司副唐公志大死而家貧則爲之迎養其母撫其藐諸孤去廉宋君堯咨客死金陵則爲之殮而歸其殯蘇士周明涯叙則爲之經紀其喪而復置田五百畝以贍里役出粟數十石以掩尸儼此其規規爲德抑又人情所難者矣公之子容春不得終于壽考合春不得志于功名良可惋惜而公之家孫繼元以萬曆乙卯舉于鄉爲湘潭令陞京兆別駕各位尚未有涯其諸孫繼沅曾孫延慈輩皆彬彬世濟其美也凡幾其萬一少嗣公哉公好著述有棲雲館集俱餘錄谷陽雜記龍江船廠志讀史一得藏于家

朱司成文石公傳

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奉寧人公之生也其父餘山翁夢一羽士擁從卒拔書印至而生少時神氣英英不與凡兒伍及爲諸生卽龍麟自負目中無人而其學博才高亦非時輩所敢望者栽菴楊公爲南畿督學試士發策安南公操筆一揮而就條對始末無遺學使者大器之拔公舉首旋薦嘉靖癸卯鄉試第二人越三年爲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時公少年雋才翩翩裘馬雙蹄燕市中人人爲公馳羨而亦有忌公者遂議遷公南雍說者謂詞臣不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在禁林而在六館不在北而在南便若爲外補者然而意亦不無快快也公自冊封襄藩還朝聞島夷寇海上念兩尊人不置懷原擬請告而會陞南園子司業不日之任因迎養兩親于署中公至東諸生甚嚴意不欲令其以鮮衣怒馬馳騁長干街頭有犯必按之法卽雲間人皆親戚故舊亦不少肅嚴嚴假詞色人皆側目公何以大察去位矣公之歸也築精舍闢文園一以吟咏燕樂爲事蓋公有文翰材而性不家使軒舉第宅林泉酒餼簪妓其奢華壯麗可稱甲于江南者然亦藉有尚書旅溪公之故業而拓之

并以寒素驟致者也公晨起即科頭坐伏閣上用五色筆批點古書數葉侍兒進清茶一甌點心一二品即下樓梳洗梳洗畢進早膳小菜亦多佳味所盛碟皆宣密成化密膳畢始出燕起室見賓客凡四方遊士扶薦牘而來及以古玩綺幣諸物求售者公一一應之各厭所欲而去至午中飯後即把觀古彝鼎展名畫法書或臨帖或賦詩或書扇或遊覽後園視兒童澆花灌竹如是者率以爲常至下午則設席款客盛陳犀玉酒具于筵前令家樂演戲登場艶舞嬌歌無所不備雖性不能飲而喜人飲流連徹夜終不見雲間志卷之五

其倦色隋客也卽是日偶不設客而清士野人至亦未嘗不爲款署眞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矣每至月明之夕浮白中庭常語客曰如此良夜皓月當天亦有人臥在牀上否正不知世間俗人少此一種意趣酣睡漢故自多耳論者謂司成絕代風流指不多屈而余觀王憲副弘宇公會孫漢陽雪君公克弘任俠好客慨博好施足踵司成公芳躅若莫貢元廷韓雲卿宋光祿民倩邦又兩君亦能結納施于庶幾似之彼有銅山金穴駟馬高車素封自雄謂可以無營于世而秦越視人掉臂不顧有能延款而使

賓至如歸贈遺而使囊空如洗者乎無論遠謝司成卽憲副漢陽而下且慙謝之矣當公祭鄂南京鄉試時有一相士相公必解首日坐旅邸中頻視氣色以爲斷然無疑而蜀賸之前一日別公出遊偶見錫山尤公迴溪堤者不勝錯愕因向前揖問而得其姓名卽旬旬奔至寓所對公云頃見錫山尤君定爲解首君作第二人矣已而樹楊果然其人可謂神相公爲南少司成又遇一相者曰公卽日罷官矣公大怒逐之相者潛任城外越數日果有京察之報乃令人遍索相者訊曰我何年起官何年生子對曰公此去作雲間志卷之五

山中宰相二十年起官生子俱在此時後公至萬曆丁丑捐脩屈指正二十年其人亦可謂神相矣併識之

陳封公所恒公傳

陳珍字伯徵別號所恒蓋讀易之恒而號以自勗云
公爲華邑諸生常與范太僕中方莊司務小山同試
于有司名常謂頭上下而方伯左山顧公以少年領
鄉薦人稱其文爲奇公曰我文何能奇如陳伯徵者
其文乃奇也故時輩共爲推許公亦自謂可以立致
雲霄而奈何竟以老諸生終哉迨長君慶庚貴始封
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遂得乘軒衣繡與諸士大夫並
駕而驅卽長君後爲憲使橫金衣緋公不及見而以
君嗣元又相繼而登甲第公更不得見矣此歐陽文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忠所謂士不能自爲才而善哉乎徐文貞之推言之
也公之舊第與余從父玉峯憲幕比隣而居交亦與
從父密每于立談待宴間而知公之爲人矣明能辭
人也見余小生輩必出課課之或跛躄立輒正色規
之有不及則法言訓戒之且不以揖讓爲敬不以聲
折爲恭而曰吾儕宜存古意毋徒以媚悅爲也如是
者人或疑其謔嘗言新進知名之士偶遇于途與之
揖不答之之言亦不應彼且目中無人而我目中又
何知有彼也如是者人或恠其傲又嘗論文而曰他
人之文如盤中爛肉可堪飽餐吾兒之文如箸下新

齋能耐細嚼且曰吾雖老甚不肖吾兩兒必皆科第

中人也如是者人或笑其迂而不如此老似慙似傲
亦似迂而見人有一善口津津道之有一緩急不難
以身赴之也此豈徒然慙直者與達官貴人處不見
款語諂顏而與寒素布衣交未嘗見其有慢容倨色
也此豈浪然傲睨者其兩子皆能文章舉科第生前
受其封誥之榮而身後享其鼎牲之奉公若執左
券而取之如寄也此豈類然老迂者而况公爲諸生
甚貧第教授里中以給衣食而其侍父母則甘旨必
供奉餐餼至撫其弟環與族之寡稚皆有恩殮其友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人亦兄裕客死之喪又何有義也當是時公第一儒
者而能慷慨爲此豈不甚難哉豈不甚難哉此公之
所以有後而亦不失其令聞者也余于兒曹時習公
而知公之深故不覺追思而爲之傳如此公之歿也
文貞公銘其墓而謂君之身與其行事若兩截人然
卒之循矩矱者服其方嚴事豪舉者樂其高曠莫或
能非之也豈所謂貞不絕俗和不狗時者耶及聞公
封誥而天子之制詞亦曰篤行明經有聲黉校高
風亮節植表鄉閭君固可以不朽矣又何吝小子贊

顧廷評研山公傳

顧從義字汝和號研山上海人公性好石嘗得米元章研山而寶之遂以爲號公生而玉立嶽峙長厚謙和讀書聰穎絕倫過目輒成誦第不喜博士家言喜披覽秦漢書晉魏唐諸家詞賦及古斯邇策籍文日據案而做摹之迹擅長筆札而會父兄宦京邸入貴爲人一生歲庚戌肅皇帝詔選六館士善書者令入殿直公奉詔應試稱上旨御筆署名第五拜中書舍人直文華殿當是時殿直諸郎率富人子鮮承怒馬招搖長安市中不知所謀何業而公抑首愛雲間志畧卷之五

主

古疏耽奉職性謹以此簡注帝心即日召入西內與兩房諸舍人同直齋宮日給金泥玉檢之文含毫捐管手指龜甲不少休經月亦不敢出休沐于是上益知舍人勤勞數被賞資恩寵逾諸舍人無何移皇帝踐祚以積資特晉大理寺評事公嘗奉使節者二使番部一使魯一使滇南其使番都也以歸省適公父上川翁捐館以憂解官居里者三年其使番也則以公陪祀海岱登泰山日觀峯已而上鄒嶧山過闕里事竣則下榻李于鱗白雲樓相與倡和徘徊不忍去者久之比以便道歸則與太安人喪會復

以憂解官矣其以服除抵都會顯皇帝登極而奉璽書詔諭滇南也滇帥沐國圖以百鎰爲公壽公謝曰陸賈使尉陀得千金裝心竊鄙之以爲辱國某奈何效而尤之以王命爲市哉卻不受既報命嘆曰余幸以薄技藝筆三朝沐寵靈之日久尺寸無所報稱且數奉使馳驅齊魯滇粵荆楚之郊舟車萬里業已倦遊遂上書乞骸骨詔優許焉於是公解進賢冠掛春明門服山人服歸矣始公爲御醫翁子而出爲上川翁後上川晚舉一子從周旣歿而所藏鏹周安人持其鏹不與公分毫親知者爲公不平而公無

雲間志畧卷之五

主

幾微見顏色大中丞曹公夙與公厚善而適來開府江南廉知公家析箸時軒輊甚欲爲公一持平以屬上海今令白公公避席謝曰先君子故無遺貨卽有之始念不及此明公卽欲爲某貧地奈母與弟何且某幸以文墨侍主上亦有俸餘卽貧未至填溝壑幸爲某善辭焉中丞與令益心重之稱顧舍人長者後有客談及公輒捫其口慎勿言某如利金錢爲人後當藉手開府公矣公宦人居然貪貪獨其所以治南寧人喪一與弟從周等不以貧爲解而友愛特至門外事悉身任之從周早喪而所遺孽子起方在襁

徐開公護持之益力此其家庭幸友高誼固亦人所
非幾者也當公在都下時有故人懼重辟購捕其子
急公收其屍棄葬而隨以廣柳車載其子出都門變
姓名與俱還里藏之丙舍壁衣中十年而後出雖孔
文舉之舍張儉魯朱家之急季將軍何以加焉公與
文貞締姻婭而公亦不有其家乃執政有修郊文貞
者嘆直指監司斷斂之而里中孽不逞之徒遂以徐
氏罪為可貸往往拾公姓名速之于訟公時時四服
封簿當事者欲斥公以希上指凌詬有加出則諸惡
少手搏石隨其後且擲且詈而公色不為動第問平

雲間志

卷之十五

高

頭後鶴無恙否此又可以觀公雅量矣方公之歸也
與伯兄允祿汝由仲兄鴻臚汝修家自為社相從杖
屨飲酒賦詩先是海上有潘氏四老而顧氏亦有三
老云公建玉泓館結雲花巷築舒暢臺夷猶其間雖
風雨寒暑不輟所蓄鼎彝尊壺饌餼斂壁刀劍盤匱
皆三代以上物帖皆善本畫皆名家大家蓋公既好
古而又精于賞鑒故也性復巧慧用小石斛藝怪松
石梅瓊花奇樹種種列庭戶前而自得米家研山後
人構梧臺泗濱諸惟石列盆中為小山川障樹花木
點綴其間高下盈尺而儼仰扶疎居然有千霄薄雲

氣其自製籜冠袍笠芝杖竹瓊室中無不畢具兄者
如入五都市而遊一洞天矣公好客客日盈進門外
之車轍恒滿坐上之尊壺不空而租入之餘弗給則
質琴書典裘帶貸子母錢以供之不少倦至于楷書
逼鍾尚書行州宗右軍大令父子徑尺大字則做顏
常山趙承古而詩則法陶韋所著有荆溪唱和重遊
荆溪稿使與南集可誦也我友陳子有太常公所蘊
誌公之墓稱公博物似張茂先陸沉類東方曼倩淳
謹孝友不減萬石君劉義門嗜癖好奇不下稽叔夜
阮遙集而謂當于古人中求之語不虛耳

雲間志

卷之十五

高

湯孝廉九南公傳

楊有爲字後可號九南華亭人舉嘉靖乙酉鄉薦公爲人儒雅有興致不啻治家人生產日惟詩酒自娛澹泊而居終歲未嘗入城市中卽郡縣大夫亦終歲未嘗謁見至居間之事非但口所不言亦意所不及益處浮競紛華之世獨能狷介自持者至暮年衣服書籍盡罄以供饗殮終不能繼偶餘杖頭數百錢則挈一壺一菜往田畔花前觴咏竟日屢空弗問也壬辰長至日前遵微疾沐浴更衣而逝食不能葬者人同袍張君齊顏作一文求賻于郡中薦紳爲之舉

志畧卷之十五

三

其事曰廉伴陳仲貧過原思生平惟守一編家業空餘門庭幽棲陋室郡邑不識其姓名高臥窮村交遊莫望其顏色寧甘饑凍特恥于求生之年常并日而餐死之日至菜棺而殮又况天乎不吊終絕伯道之歎室有木止堪憐黔婁之婦凡我同類誰不關情挺指皇時之貧以儲薄葬之備讀者哀之張太史何初爲之傳曰古之捐者寧可無生不爲不屑寧背衆之所趨無自傷其所願故有踴躍之死而不悔者其存廉之謂也如鮑焦夷齊餓者甘於自枯彼當有見前且令後世知有一介之義於末流豈無補歟

包少叅父子傳

包汴字元京號雨江子樞方字子柳號瑞溪其先以攜李贅華亭遂爲華亭人而以舊業在攜李乃家焉少叅公始爲諸生有盛名而屢調干場屋晚乃以貢起領嘉靖乙卯順天鄉書而學憲亦以是年舉于浙丙辰先公舉進士而已未公乃得上春官蓋包氏之科第若先世鼎與竊同舉成化戊戌節與李同舉嘉靖乙未故所稱世家名族者也公初受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湖廣僉事四川叅議在刑部時吏率尚嚴刻相勸勉以遠謗嫌公獨曰吾法官也惟

志畧卷之十五

七

足三尺之爲兢兢耳縱不能如古君子求生法外寧恐陷人于死以博一身顯榮耶益持平不少徇在湖廣職專斬黃之江防其地界江漢間羣盜出沒且多宗人爲橫最號難治而公政務廉靜且撫且教由是宗人悅服而盜賊亦相戒無敢犯公荆世子勇悍淫虐公密尊其羽翼而潛以其事白撫按使具疏以聞詔革世子爵檻車徵入一方以寧時會公遷川南人意公且舍之而公謂禍本不得不除其制周防大都公所預計畫者也在川南則有都經羅門等六鄉險負固數出劫掠生民撫按議討例屬分巡王

其事而撫按轉以爲公公乃採羣議察吏情條陳撫
勸十策以上分巡不能無望于公所以毀之者百計
卽撫按廉知其誣而謂兩人相阨不宜使一方共事
疏請兩調之第當新鄭以閣臣掌銓夙有憾于學憲
遂畧公致仕而公浩然歸矣仿學憲爲儀制而新鄭
爲禮曹其邑有歲貢缺語學憲激河南使以所厚某
生充貢學憲諍以爲科貢者朝廷所以求賢是屬
大典歲當持至公禮曹雖尊何得以意有所予奪新
鄭固發赤證手俱顛又反覆言之卒不聽至是乃得
肆整於公而當其秉筆時顧視吏輒撫掌曰誰使生
也聞上書

卷之二十五

元

此以強兒喋喋抗我者學憲聞之而泣語其親知曰
公乎乃以我故累家大人乎公嘆曰吾有子能抗執
政鍾錚爲官家食吾甘之耳葛巾布衣逍遙泉石怡
如也公性矜莊居恒未嘗謔語戲動而待人忠誠寬
厚自父子兄弟夫婦以至朋友姻親下及臧獲無不
愛且敬者獨不肯以屈以事人故其宦不甚達顧公
輒黃之政至今人能誦之而都蠻蕩平後亦不出公
求其所建立亦足千秋矣學憲爲儀制時其性之峭
頗不減李郭卽寧執大僚之言嘗抗而不屈故以此
得罪折鄭公而及其以儀郎陞貴州學使者亦復鑑

空衡平所甄收皆各士而會新鄭柄國怒猶未解也
因迫詆公不任儀制調判運司而復旋以運判罷方
公抵運司僅六日未有纖過可指竟罷去士論莫不
寃之嗟乎嗟乎包氏父子兩人先後登科第爲朝
廷任官而新鄭以私怒蓄怨斥其父并斥其子令覆
巢之下無完卵也乘國成者尚謂有天子而學憲亦
處之泰然歸而夷猶詩酒杖履半在湖山間日引繼
流共談禪理而性頗好施賑貧窮修葺寺觀亦不惜
重貲暮年蔬食布衣泛小舟往來吳越不知其爲貴
人也乃其蕭疎灑落意絕怨尤與父少參公同之故
也聞上書

卷之二十五

元

此以謂新鄭于公父子能厄其官而不能厄其志及
其鄭賊而公之子世杰舉鄉書爲泗州守公之孫鴻
達登第爲湘潭令祖孫父子相繼顯榮而後知天
之報施善人豈有爽耶雖湘潭不祿泗州云云而其
家有賢胤積善之餘福祿尚未有艾吾以天道卜之
矣

杜黃縣儒懷公傳

杜時鵬字冲之號儒懷上海人也公生而聰穎絕不類羣兒方四歲時在塾師所有人奴學書者紙尾亦署某生公笑奪其筆以某童易之塾師驚起而謂其父樂川公曰是兒也奇一日隨樂川公戲遊竹林中偶占風擺竹梢颺鳳尾之句公卽以日臨花頂晒鷄冠應聲對之樂川公亦驚喜曰是兒也果大奇振吾宗者其在此乎弱冠遂隸諸生籍試高等廩于官文價益昂起謂不難緩步雲霄而許久不第至嘉靖戊午始登賢書公時年蓋三十有四也又累上公車累

雲間志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七

報罷乃倪首而就選人得石堞教諭其待諸生有禮有恩不但却脯謝餽而且推食解衣故生儒彬彬向化而有大人赤子慈父嚴師之頌噴噴口碑時方發異香于文廟產瑞芝于泮池諸士以爲公質而公退然避席曰吾何德以承之不數日而泥金之報至矣則公之仲子宗彞從子獻璠與其長孫士全南北得尚者凡三人可謂一門極一時之盛而諸士於是舉酒相屬登公之堂而再拜賀焉以爲祥不虛生當爲師門南宮大魁兆而公復遜謝不敢當乃諸士稱觴

卷之三 公亦受言酌之者三輒喜引滿醉而不數日公

有計偕之行諸士復送之遠郊唱驪駒別去而公卽從此北上比至則祖孫父子兄弟叔姪交集旅邸而齊入禮闈士林相傳以爲盛事寔近世所未有也是年公復不第偕子姓南還而山東黃縣之命下矣黃介山海間厥賦下下而又加以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公蒞黃則軫念民瘼日以興利除害薄歛省刑爲事會歲大旱徒步禱雨赤職中雨立澍有重繫七人而一人者寃久不白公反覆推訊竟出之指係以賑李生王生之貧捐金以旌崔氏王氏之節革額外之丁錢給饑民之餽粥蠲貧人之稅價禁舖戶之苞條招

雲間志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三

撫流徙勸課農桑而又議更門夫代償月穀不爲煦煦之惠亦不務赫赫之名而黃之人就之如陽春戴之如慈母會然善人之誦良吏之歌已由登萊而達輦轂可稱良吏哉第公性端嚴與正人處則接遇歡若生平而與賦汚人居則不終朝去之意難圖轉迎合先是失歡于石堞今既徙縣且以重聽誣之幸池守爲之裂其牘而至是登守亦有意傾公構其鄉之爲司道者嗟公去公卽拂衣以歸歸之日蕭然行李垂橐而出郭門黃之人相與扶老挈幼擁道攀車而送之三十里外皆流淚不忍別公而公亦不忍與之

別乃出一詩于袖中泣而投之其詩曰三年休養力
一旦別離情稅事須先足苗田宜早耕身家忍處保
衣食儉中盈回首雲山隔飄然兩袖輕此真仁人之
言至今讀之令人感動者也公既歸杜門掃軌日手
一編凡六經子史諸書皆錄一過數與諸孫商確文
藝有當意者援筆錄誦玩如諸生年八十猶日作
繩頭指百千言而吟咏亦不輟蓋鄒魯之于文學矣
公古貌古心敦篤孝友故父事其兄母事其嫂自壯
至老而禮意不衰公所師事望山秦先生其後人數
輩皆延之館教若長子孫其家以緩急告無弗應者

以厚道稱之謂公之後福必且無艾而無何公之孫士全登乙未第士基又薦甲午鄉書即其後士全以大台最刑科考次第封父宗翹如其官而越歲宗翹以夷廣州滿秩疏稱移封所生又沐恩綸加公章服蓋自父子相率北向拜而寵榮可知愉悅又可知也當是時公以躋八老人擁三千十六孫二十餘曾孫時時戲彩稱觴堂下則豈非人世間吉禱善事哉先是公方去黃其士民欲聚材鳩工建祠以蒸嘗奉公者若不能一日待鄉公恐以繕修爲地方累辭之

再三詞止至是壽登大耋無疾而終彼中間之無問識與不識皆爲流涕送營權祠宇不決旬告成而乞邑人大中丞王公繼光爲之記其所書公種種德政皆實錄也公之去貴二十餘年而猶繫去後思如此然則公之爲官爲人可知也已

公受法于二十餘年而歸來走劍以收此

瞿海澄永山公傳

瞿寅字人正號永山上海人公爲諸生時續學宏材以文字推譽於士林且見知于當道皆以公輔器期之嘉靖己酉科以弱冠登鄉薦咸謂風雲在唾手間而竟以數奇偃蹇名場垂三十年僅小試爲海澄令海澄地故饒爲令者例司稅務前任俱不免以脂膏自污而公獨一意行志兢兢守官卽米薪之類皆不取之民間人有勸之稍稍自潤者公曰此四通八達之衢稍不自檢於商旅有所誅求人未有不知者我亦何顏之厚而戀此阿堵也故于常俸之外未嘗擅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取銘銘不二年投綬歸里澄之人爲立去思碑文而商旅亦歌誦于道迄今猶頌瞿公善政云歸臥家園日與故舊散人優悠林壑間賦詩彈碁爲樂而亦遇異人得尊生之術日飲長壽酒以頤養其天和自課子教孫外塵俗事一不櫻於胸次嘗八十時其子不祿公弟爲之一慟而已曰我豈以孺子故夭折推歲老人哉公生平剛腸正氣過人間不平事披袂輒纓往往義形於色卽豪貴在前不難以片言折其角而性實蕭疎爽朗非但日吟道慨激之詞而亦心不甘憤惜之念此公之優盛矣年直至九十有四無疾病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痛嘗含笑而終者也公可謂異人矣吾友陳太常子有謂天授先生才而不究先生用以爲造物者不可窮詰而不知天固以逍遙自在之福奉先生蓋爲先生引長年益綿算也天所爲厚先生者豈在名位軒冕間哉蓋天厚先生以壽而先生所爲壽者亦自有道神不役而天全用不修而光祿先生非能爲壽能不踐其所以壽故壽也太常非知公之深語不及此公令澄時識溫公如璋于童子中極其優遇恩待後溫公第進士爲直浙鹽大夫行部海上下車卽謁公執弟子禮惟謹商人有事請求者屢滿戶外翼公一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三

大夫益心重之噫公之凜凜爲人可知也已

趙太守鳳字公傳

趙廷炯初名煥字堯章號鳳字上海人銀臺方齋公灼之仲兄也公自少至壯惟喜讀書其爲文稍從沉深古色飛越遂補博士青衿試異等旋登嘉靖乙卯應天賢書蓋在諸生則爲諸生魯目在孝廉則爲孝廉領袖也者既屢上春官不第困頓名場久之而封公暨母黃太夫人先後棄捐方齋公又復早世庭爲斷哀原鵲急難公一以孝友爲政將絕意仕進之途而顛毛已種種矣因復自念垂老而微一命亦可以濟人何必匏繫田園踟躕檻下爲哉于是就吏部選雲間志畧卷十五

美

人得汝寧之真陽故荒瘠地又當孔道衝民開盜藏若洗而驛傳旁午候人度不能支相率遁去過客久淹境內不時發公所以區畫者百計至損家中藏佐之俗喜訟往往以贖銀故不保其家公茅摘其尤不法者置之大辟餘無所問亦無所謀求而訟始稍稍息邑賦最壞而吏胥黠猾輩因緣爲奸不肯以時輸納急則鼠竄遁逃公上記兩臺請做三吳條編法行之民不擾而賦自足是歲普昌人心洵洵公爲跳騰川嶽而雨隨車降年穀用登諸郡邑皆不雨無秋爭來乞糴公下令毋開權悉以予之有劫盜王

守輩弄兵潢池間出奇策擒治而桂符中遂無操戈者公餘之暇輒進學人士而庭課之士用於奮從此不絕科名復捐俸廩新先賢黃徵君祠以勵後進皆真陽前此未有之政也真陽令長自肅穆御宇以來垂及百年無一滿三歲者有之自公始而隨以薦最遷歸衣衛經歷歸永騎士雜買人無賴子一躍足其間即鉤笏羅織飛而食人爲諸四方莫可詰公乃清查額冊令不得糜官廩市廛名蹟有騎貪如牛狼如狼者無赦諸諫臣有繫獄者有杖者公務陰護而左右提挈之母俾困筆楚繫圖風雲間志畧卷十五

美

以傷忠貞之氣而損上名朝論以此翕然推轂獨丁武弁落落難合不厭衆心遂拜南虞衡王政以去故事錦衣三載滿秩例當還員外郎而公不能得之趙公少宰少宰弟爲好語慰勞公唯唯謝而已比出而推稅蕪湖嚙藥飲水皆不以一票一絲爲清白玷且與當塗蕪湖二令約毋以交饋名奉市者繕布商民便之至立碑頌德焉已轉屯田郎晉澤州守潯故百粵地瘴鄉蠻穴非中土衣冠所便習人皆爲公難其行公曰此君命也竟攜家抵任時值于山猺方橫公意主撫先以大軍壓其境而遣辯有口者諭以

朝廷威惠亂是用寧所活民夷以數十萬計大隆
峽自韓襄毅為平以來岑氏復中絕爭繼久未定公
昌言武靖遠方不宜無守岑氏非有大功德于茲土
不應復立後人直情是其言議卒寢蓋公中壽三年
賦政貌就如一日諸獄獄得情而止不輕附以爰書
而民志英情無不帖服山谷采阻儒者目不賸古文
書公稠載國史授之而民始知何化時兩臺文章薦
列擬以煩劇量移展公驥足而公已倦遊解綬歸
來矣公生平以名行自檢有郡司理為銀臺公同籍
莫連交數欲以事潤公而不可得迨致政歸益自矜
雲間志書卷之十五

美

更嘉邑大夫非公謁絕不以私請居惟杜門教子間
拉賓朋為野外遊蔬食布衣蕭然自適也性喜折節
為恭儉雖簪笏故人咸與平等見者不知貴公
性亦好施時相贈以清義知之急然欲非理侵牟則
又正色抗詞不少借問里愛而嚴事之學宮以飲賓
邀公公謙讓再三亦不數數赴蓋公不藉鄉飲重而
當寧者實藉公重鄉飲耳公以鄉進士起家不三四
政而擢拜二千石投板而歸林下循奉恩詔進階
中憲壽幾大耋乃終而邇其生平最深心性之學脫
更略易者有著微錄一編其出為良吏處為真儒豈

無自哉當銀臺病革時無子護所以奉蒸嘗者立公
仲子隆培為嗣而公以伯兄太學生產不及中人
三子在何以糊口請以其子隆城兩立之銀臺公意
不可公請之金力竟從其議而割銀臺生產十之五
以與隆城此又公行誼之純篤而人情所氣難者也
今隆培之子東職登已未進士術為閩令有聲雖出
為銀臺後而實公孫枝佳俚其亦天之所以厚報公
也哉

雲間志書卷之十五

美

下東建寧三未張士謨公閩公亦舉
出又公行誼之純篤而人情所氣難者也
今隆培之子東職登已未進士術為閩令有聲雖出
為銀臺後而實公孫枝佳俚其亦天之所以厚報公
也哉

楊牟廉南谷公傳

楊道東字玄卿號南谷華亭清涇里人西崖處士周之孫而石涇景之仲子也石涇公亦有文譽豪聲而終身隱居不仕惟開門訓其諸子讀書成名蓋自長子世賢嘉靖改元壬午登鄉科而後叔子道南又先公登庚子賢書而公以壬子繼登矣公少不慧其父以爲專愚至十一齡而神智始發已補諸生籍從姚誼誦太史曰遊弋昆皆精讀誦是禮記之學稱大小楊而公家之所以聯翩鵲起也公復好左氏春秋戰國策雖髫髻時與人談說兵法有縱橫押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罕

閩風父石涇公偶遭外侮間召公論事論輒奇中大異之爲文亦奧衍宏博鄉閭分經者業已棄去而尹宗伯時負高世鑒得其卷拔置前茅一特士大夫多推轂之稱名下士會有東南夷之亂焚掠故居一空避之就李先是石涇與父老遊海上波濤拍天諸島嶼浮沉戲翠漁舟買舶往來雪浪中客以爲樂公忽愀然曰今國家法紀漸弛諸閩出好毗潛與夷市一旦鈞之來吾廬若掃矣祖宗桑梓可移乎此屬大可愛者奈何爲樂是時承平日久聞者笑以爲迂及烏夷內訌而人始服公先見焉公案畫夷情作寇議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罕

一冊議海戰議士兵議器甲議營陣議約束議蒐捕議征調議招撫議將帥凡於戰守事悉合機宜又爲十不可之說切中當時用兵之弊時趨尚書文華開府浙中得便宜辟士勢熏灼甚好進者皆濡足其門而客有持公議所尚書者讀之大加嘆賞遣使肅幣聘公公辭不赴復檄守令勸駕亦不赴尚書乃身自謁公旅舍公亦固辭蓋公少卽談兵有杖策請纓之志至是不一乘機避會躡足戎幕間及尚書敗而人益服公先見矣方寇之猖獗也徵兵半天下所募客兵暴戾異常嘗伴窮落中老弱名其爲賊戲之漕涇里數人幾罹其慘禍公聞亟馳謁嘉興守白冤狀脫之斧鑕又厚給之餼糧裝費令返家鄉是時軍興之餉加賦小民徵輸急於風雨旦夕不自保公曰此迫之爲盜耳走吳門上書巡撫公方條陳十事俱切民隱中時宜言極劄切撫公感動微郡邑緩征其被寇甚者罷之海壩苦潮勢激射故捍以海塘迺遷截其衝久之嚙去癸亥歲公與兄繕部鄺子章謀曰此塘不築一旦海大溢吾曹其魚龍食乎乃請之撫按兩臺觀所周公文峰陳公兩臺是其言遂興築塘之役所度土頗侵公產公曰捐一家之地而救一方之民

吾所甘心耳役竣越明年海果漁塘以內田廬無恙
所存活數萬人皆公大造也公性至孝居父喪極哭
泣之哀時發一夜半白事母陶氏奉養惟謹偶在病
中必時時強起一見見必少飲酒令兩頰微頰益恐
以病容貽母憂亦其孝思爾矣公于故舊親朋無所
不有少頃文石涇公遺者俱備先志生則養之死則
之友兄歸就姚死遺公甫三月為之經紀其家先
年不私室友亦人情所難也長兄官公繼
少貧傷十餘年清經首選應試客以為賀公不
能其日無寧而名聞不詳吾所大慮為格言手書愴

宋國志卷之十五

三

愴語之方公計儲族有藹蒨里庄產者宮諭購得之
公聞而大怒歸舟次任城先遣一力讓之曰乃公望
若以支行顯何置田宅牟利為亟返其族人抑又可
以為難矣公學宗陽明先生輒讀其書以為鄙吝遂
消一生受用不盡故四十而解姬侍獨危坐書室中
至夜分始就榻且常惺惺不寐勿令怠惰之氣設于
身體而其人長軀玉立美鬚髯飄飄若神仙中人與
公接者見其氣度溫如可親可愛及侃侃論事利害
是非颯迅震發每傾一座蓋有古人風烈焉世皆以
公情相期而竟以老孝廉畢世不取一第而亦不謁

選一官此之謂豐于才而膏于過者時論惜之公最
嫻古文詞有作必備無論膾炙學人士口即郡邑長
吏及臺使者每得公一篇以為華衮圭璧而衷簡肅
洪溪守郡時公嘗燕見必款留衙署中與談深更而
後別蓋非但重公文且重公品矣第其集尚未梓行
于世即有抄刻亦未得觀其大全當是栁林一公事
此其責蓋在文孫孝廉汝成也哉

宋史卷之十五

三

明史卷之十五
公重公文且重公品矣第其集尚未梓行
于世即有抄刻亦未得觀其大全當是栁林一公事
此其責蓋在文孫孝廉汝成也哉

楊中丞朋石公傳

楊豫孫字幼殷號朋石延平理洞林公樞之子華亭人也年十七即薦嘉靖丁酉應天鄉書遲十年丁未成進士初授南考功司主事旋改比部書員外郎丁艱服除起補湖廣學憲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尋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出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晉大理寺卿未拜命而卒此公一生宦徑也公豐頤廣額兩目炯炯如曙星自幼穎敏絕倫博極經史而尤邃于理學居恒端視矩步無燕嫺之容爲祠郎時值楊忠愍就論公爲經紀其喪不避權

雲間志卷八卷之五

詔

貴所爲政事皆引經按斷濟以沉識事至即剖老吏亦服其練達撫三楚時採木之使騷騷道路賴公鎮壓訓度楚蜀之間民得不擾其入爲卿寺也實以文貞公秉政愛其才品每有詔令典章必相諮相訊然文貞不以鄉曲情示公公亦不以政府引重一切干請間有屬公介見文貞者公輒改容謝之且力求外補遂有巡撫之命公之行誼大抵類此而余所敬事公者尤在問學宏瞻即張華博物陸澄徵事不能多讓也公與同學憲萊峰爲中表兄弟一日同過鄉村蕭寺中寺僧舉碑文試其敏捷兩公皆疾讀一

遇退而識之萊峰先生猶有數字差訛公則一字不爽萊峰咲拍公肩曰阿兄勝我一籌矣當世廟修玄日探秘錄奇文拈示文貞一夕夜半出手初十七字皆與渺不可解文貞拜命請少緩期闡釋越旦持示公公隨口註釋且考據出自何書何章皆人所不經見者文貞得之報聞世廟大嘉褒賞文貞以是愈益重公又一日吾郡二三縉紳同見文貞文貞方入朝未歸見堂中懸飛鶴一軸因各拈故實或得二三十事或得十數事而公獨滔滔稱引不下數百條且俟兩公語竟後縱言之世有淵博如公者乎此余

雲間志

卷之五

星

習聞之師友者如是是雖未足盡公然亦具見一斑矣獨恨公享年不長卒之日僅四十有七耳公方自恃強壯不爲立後嗣謀而天促其筭且殞于宦遂使羣弟爭立甘心刃割其嫂古云文人無後至公而并不能保其家保其室是亦公之不幸也夫言之可爲於邑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人物

周學憲萊峰

袁長史太冲

王憲使九霞

宋侍御定宇

楊叅知崑南

張觀察受所

張水部青原

曹運同片泉

吳翁鶴怪牛

許封公東川

李贈公漸川

許郡丞海嶠

雲間志畧卷之十六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

周學憲萊峰公傳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峰華亭人弱冠爲諸生才情橫

溢下筆滾滾數千言時與外舅楊臨江之子中丞朋

石公豫孫同學兩家中表競爽詞場人人嘆美以爲

機雲復出陸文裕嘗見其古詩歌而奇之曰吾年二

十發解時未辨生此語且亦未見其止也督學使者

裁麓楊公試而得公卷嘆賞不置以大魁奇之兩試

棘闈主司錄其文皆入彀監試者以文體逾格輒報

雲間志畧卷之十六

公亦不以介意益肆其力於文章因而抱羸疾

至癸卯秋試疾且就痊一揮而文就遂登是科

賢者不計昔與楊中丞同舉進士楊時有姻家在

中必用事者欲爲公選館地使人致意公公毅然以

爲不可故事選二十八人而公名在二十九遂不得

與選授山東平度州知州故凋瘵而至則下令務

省事一切煩苛盡蠲之身自巡行阡陌間不從輿隸

輩弟縛一籃舉置飯一盂其上饑則就民間凡上敦

之且與民相慰勞問疾苦父老兒童歡然笑迎曰此

真吾父母也藩府聞寺有縱奴侵奪民產者急憲某

筌其奴斃之獄聞寺嗾 王泰于 朝將擬重辟當
道燬公再訊其事意頗難之公曰是胡難決僉事豈
有意殺人第杖決不如法致死當得杖今爲 宗藩
故加罪一等聞誣告法當戍以 宗藩故未減幸矣
當道據以具奏僉憲遂得不染於議復其官饑民有
掠食者幕府將加勦公曰此輩赤子饑求食耳奈何
激之使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片書招輯語散置四郊
饑民就撫者雲集城下吏恐恐不敢納公大開城門
召之入而給以銀米諭之復業爲良民其不至弄兵
滿地僱鋒鏑者皆公造之命矣事無大小吏抱牘上
書聞志畧 卷之十六

一食廩立決之所得月俸又損以贍士之賢而貧者
而官中厨舍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卽漢廷所稱廉吏
置非于門懸魚于廡者當不足過庚戌入覲時分宜
相用事墨吏多所餽遺公僅持銀一鐲副以一詩而
勢之分宜報以詩而歸公一鐲亦知公廉也銓部考
公治行第一當遷而州人伏闕請留遂遷任其士若
民德公皆肖像以祀而辛亥旅擢藩部員外郎視廠
清源州人戀戀其去扳輿哭送至擁道不得行平度
距清源不遠而州人饒去後思輒往訊候公一一慰
勞甚有相對而泣不能捨去者世之爲郡邑吏有得

人心之深如公者乎清源有密廠故多美例奸民窟
其中爲之蠶食而時以餽餉嘗官公一日燕坐堂皇
有獻者曰舊例公怒曰汝知餽者爲例亦知吾不受
餽者之爲例耶亟杖而遣之自後無敢以私進者會
河勢將決公爲文禱之神募民蠶土築堤立赤日中
督之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得無魚亦公賜也已
權詞廣僉事廉宗庶五將軍之豪橫者密條其罪于
樞院馳奏聞 詔置之高牆內又廣設方畧擒巨盜
之劫掠者竟殲之江黃之間其威德遠聞聲稱籍甚
當道交章薦公將有不次之擢而會丁內艱計聞公

號哭而幾絕者再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徒號而歸服
除無意復出有勸駕者公愁眉而言曰我以吾母不
視禮禮抱恨終天今何可復抱前恨于是具甘旨腆
洗奉爲封翁歡者百方庚申封翁復患病不起公哀
毀備至其所以執封翁喪者一如其母夫人喪也服
除竟不出復優遊林泉者數年足跡不入官府有慕
公造詣者輒以病謝却之屬歲饑食指弗給第亦閉
門安貧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隨奚童携
圖書數卷遊吳越佳山水間超然自適絕不令人知
也公有一門下士侯君守嘉興特馳小吏持幣來候

且訂晤對之期意欲屬公有所居間而公峻却之已聞公往苕溪赴講學之會偵其至肅衣冠出郭迎公僮僕舴艋間甫與之別即解維不可跡矣其狷介至此時廟廊方大用公超拜廣西督學使者命下而會病痺疾以卒時年僅四十有四朝野惜之諸生請祀學宮因私諡爲貞靖先生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以此諡先生何忝焉王太常敬美爲先生傳而曰先生於才可謂通才於人可謂完人兩言足以慨其生平矣先生文類蘇長公詩類李太白善行草兼工小畫所著有周叔夜集紫雲軒諸集及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四

道學紀言西齋日錄諸書其子紹元紹節有隱行其孫裕宗裕度裕仁有文名不墮祖父家聲能嗣其業今所居卽自靖先生舊廬其別業小小亭池無多竹木亦復蔚然皆先生手植也吾鄉縉紳家高堂華屋捐館之後易王者至再至三而先生一畝之宮獨存此見先生世德亦其子孫能世守云

袁長史太冲公傳

袁福徵字履善號太冲華亭人公誕時封公與山夢狀元錢福造其第故命名福徵初號潛冲一日夢左思語公曰君卽我後身也因更號太冲云公少有才名爲士紳所仰一日隨乃翁與山訪麟山楊公試以一文援筆立就大奇之烹鵲供具而魯溪彭公一見驚其聰穎遂以女許委禽焉中嘉靖癸卯鄉科甲辰同魯公成進士授比部王政論北地因庚戌晉爲郎會虜大舉入寇肅皇帝誅丁大司馬怒諸曹郎公袖短疏疏職方郎王某無罪奉旨編爲民去遂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五

名勛公卿間已出守復州里役負魚課者祖孫繼死垂楚下公頃羨鑑立出之已移貳齊安其屬邑麻城有柴山連亘二百餘里中多劇盜盤據公潛師夜進悉加鐵滅土民相與德公立祠祀之會丁父艱服闋起貳隴岷岷逼西番夷公以孤臣走萬里絕塞一意拊循夷不爲害五月左遷傳南陽王王甫髡髮國母垂簾諸軍校爲豪魁者乾沒莊田租王孱弱不能令公至則剔蠹搜奸以三尺按之無敢犯藩府故事有左右長史視殿閣臣有正副承奉視司理監時適承奉賀缺例于府中以次補遷書名

袁請無名

出者而兩關監某某詐爲 王疏以開宗伯符議今
之判官非 特旨也公廉其實具揭科部及撫按兩
臺 題奏偽狀轉詣 闕庭杖之以是忤中貴被職
歸矣公居常意氣瀟灑日以詩文基酒自娛凡里中
文人墨士無不聞名少長皆結爲忘年忘分交絕無
軒見貴倨之態嘗客遊吳越楚閩間遇有佳山水處
終歲累月志歸與大倉王元美北地李于鱗並馳名
半內元美贈公詩云蒼頭此日圖棋與青髮當年同
舍郎出僅一身何假歸行逾千里不背糧未論繼業
皆親屬纓得湖山即故鄉似爾蕭疎吾亦必極獲寵
雲間志異 卷之十六

木

烏巢莊落此公實錄也公文法類延之詩宗杜工部
行州傲蘇端明家藏著作數十帙其第五子之熊第
六子之熊皆負才而艱于一舉其孫思明中萬曆丁
未榜進士官禮部郎人以爲公盛德之報而又不永
其天年家遂中落子公不能無遺憾焉

王憲使九霞公傳

王會字子嘉號弘宇更號九霞世居華亭之七寶里
公生而鬚髮廣眉氣體凝重甫九齡課經生稊斐然
成章比長僑居普照蘭芳讀書其中夜半聞雞鳴輒
起一蒼頭曰事負販供糗糧以爲常公得不以貨斧
分其心於是學益精進出就縣試縣令陳公奇其文
延之衙署中偕其子肄業嘉靖甲午公年十七督學
使者聞人公拔置第二人以儒士應鄉試不第歸而
補博士子負時公業已婚娶而封公督之下帷其學
愈奮若不知有室家者丁酉秋再試舉于鄉越七年

卷之十六

七

甲辰始登進士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 上方有
事太乙祠甘泉諸宮之建實命公董之而公夙夜勤
其事及告成拜文綺白金之 賜乙未權稅武林之
南關故事算商盈虛以爲定額左右不無侵漁其間
而公至則嚴爲之禁雖錙銖亦必登籍而入之筭庫
卒不以脂膏私自潤也以此騰廉平之譽已酉擢營
繕司員外郎視臨清磚廠所繕修漕艘歲以百計而
部給緡錢授之工役者封識死然商人無不戴德是
歲卽晉承德郎封父母如制隨以庚戌陞虞衡司郎
中時北虜犯邊需戎艱甚急而大將軍仇鸞怙寵肆

庾輟嚴明趣辦以窘諸郡而陰說賄賂無不曲意勉從者而公獨不色動凡鎧甲兵杖之屬公第輸納如數稍督過不難而折之勢怒甚欲得而甘心焉而亦無如公何辛亥擢廣西桂林府知府方下車卽布維新之令與民更始擇其利便者行之郡故有靖江宗租稅給之稍緩便羣起而譁曩郡侯皆莫之能制公預爲區畫不爽其期諸宗人惟有銜頌而已壬子營修故卻藉手他事誣公中以危法詔下獄而廷議爲公稱寃得從薄謫紹興別駕取道歸省封公封公曲加慰勞亟令之官至則會海寇竊發于役

人

民開岩嶺而識決多所平反是以獄無寃民而庭無滯獄是冬公述職京師則以上考奏最矣會丙辰倭奴寇海上吳越戒嚴道路爲梗公念兩親歸里持之泣願留養以身衛之而屬有東粵之命公意不欲行而封公屢趣之治裝乃往公以按察司副使治兵瓊州瓊故有生熟兩黎而生黎之叛未有不由熟黎爲之祟者兩黎負險相依因緣爲亂流毒百姓不可言而又有船商輩與傍郡公命常觸禁與賊陰結關入闌出其間莫可追獲卽獲已復以賄吏卒脫去公乃下令吏卒有盜失不知狀與知狀不畢捕者獲盜

雲間志卷之六

九

無按嚴與按嚴無歸獄者與盜同罪所止驅輿所逐鹵半予之曾不踰時而盜賊屏息故墨吏某望風自驚懷金屬一貴人居間所免公怒立麾之去其人快失望乃與嘗所被譴吏數輩造蜚語中公公聞之自謂無愧于心不復辯之當道遂翻然掛冠而歸其歸也拜謁兩親于堂而年尚未逾四旬常爲老萊舞斑之戲作孺慕態奉膝下歡閭里常述之以爲盛事而又築室于長生里積書萬卷以身作蠹魚其中所治園林又極一時之勝暇則蒔花竹狎禽魚或賦詩以叙幽致每上元張燈設席燕親知故舊率數日以

爲常而歲宴則又有歲時之會四方賓客亦多歸之而貧族窮交待之舉火與夫畢葬畢嫁娶者如取之外府此真疎財仗義吾鄉先輩縉紳中之一人也乙丑封公以六十九捐館而至壬午太安人以八十仙遊公先後執三年之喪哀與禮稱而其初封公業附祖塋又從形家言改卜牛眠吉兆而奉太安人合葬焉公之仲弟有爲里中豪猾所構陷者公不勝義憤白之當事大創之其難旋解是皆公之奔走天性固然而戊子公病瘳下且劇醫家以爲必無幸矣會伯子翼恩舉順天鄉書俄而報至忽自林上蹶起又強

卷之十六

十

飯健步優悠林下者垂八年而以乙未冬無疾含笑而終時年七十有八如公者可不謂福澤可不謂壽考哉公直中方外性絕嬖媚而器量敦厚坦夷待人無疾聲厲色雖遇于姓亦然總之穆穆雍雍卓有先輩風度而讀書談道至老不衰一切世味澹如也時稱博雅而尤達于詩所著有觀燈舟簾木蘭各有百咏及九霞遺集藏于家

宋侍御定宇公傳

宋賢宇及甫號定宇華亭之白沙里人也公初業詩與儕輩試有司儕輩制藝或不逮公而得先補博士第子時公年已二十六矣猶日夜誦風雅不休乃喟然嘆曰余齒亦不少余學亦非不加勤而頭顱如許尚未得爲第子負詩乃負我何不一從業乎于是乃改授春秋通其大義既博且精比出試遂爲學使者丘先生所錄又二年而領嘉靖甲午鄉書又十年而第甲辰進士時年已四十而公不以遲暮少抑思所以爲官守修職業而樹勲名者意媿媿也初投浙之

卷之十六

十一

新昌令新昌故漢刻之東鄒爲紹興屬邑會歲凶民苦艱食公爲捐俸備賑師死哺餓不爲餽語具文亦不勸故常以鈞聲沽譽且又汰冗費去冗役間民疾苦而朝夕爲之拊循誠如保赤子而心誠求之者蓋當公賦政之初而萬口同聲以爲真我父母矣或有田而無稅者公計不一貲賦何以均乃率父老身履畝手握算寸量而銖較之使風弊頓祛百姓驚以爲神而隣邑傳以爲式公又計水旱不常于是塞東溪以禦潦而濬西溪以備旱荒以此連年得大稔公又畱意聽訟一獄決必得情而後已民皆自謂不冤兩

臺諸監司邑之民無越訴者而他邑有疑獄必移公按之謂非公不能斧斷也當是時巷誦塗歌口碑載道業已祀公學宮未幾有徵書下新昌者而會丁母夫人憂逾三年乃補廣西道監察御史按甘肅甘肅者漢河西郡也地逼邊虜擾無寧日人謂公文吏未知兵事何如而公前後上十七疏言切中便宜事爲之防而曲爲之禦虜嘗窺莊浪知戒嚴不入而去論者謂公能兵故事甘肅御史兼督學政而公之試士約束嚴而品題當得張公問仁胡公執禮於諸生中後爲顯官著聲望云乙卯封父母如其官既按四

雲間志卷之十六

王

川命下公以蜀道難意不欲往而封公強之乃成行比至蜀如其所以按甘肅者而諭蜀之文規條倍肅其申飭屬吏不啻三令五申多有望風解印綬者蜀世子請名以兼金數百銓覲公卻之胥吏曰例耳公曰吾豈受若例者耶蓋公澄清之轡披拂武擔華嶧間時以爲韋頰復生可以想太平觀德化無何而公以行部竣去矣公歸戊午歲丁父憂與之勵遂至喪明不復出優悠林下者二十餘年其人大都重名檢守繩墨期于不愧其心而不失其道家居東海能以魚鹽收什一之利而公亦不以脂膏目汚澹如也

嘗濬錢家壩以便農買田三百畝以贍族而女弟嫁盛錫早寡者收養之又教其子邦承成立而以其母之節請於臺使者旌之里人某之負官租者繫於獄公爲白於官府脫之府總舖向湫隘入繫者拘繫苦不自勝公爲割舂基廓其地浦東一區田畝向苦旱澇不均公請之有司盡從折糧一方立石以頌優亂之年當事者檄蜀之麻陽兵至頗多暴橫公遣牌嚴諭欲以軍法從事遂帖然松人至今以公爲德而中丞胡公撫吳執弟子禮首謁公公第陳民隱數事語一不及私客問其故公曰中丞以公事來而我以私

雲間志卷之十六

王

請非我所以自處亦非所以處中丞也其潔已提身雖百且老屹屹不苟如此海蔡之難先發于徐相國家而波及諸薦紳輩比時公亦不勝搶攘而會有張御史欲齟齬公者公以囚服見其子邦又光祿君亦幾被其刀俎無不爲公危疑而幸無不軌事可置之理者遂得脫法網之中而不風之波以息乃公亦處之泰然庶幾所謂不憂不懼者公之德量可見于此矣公體凝如泰山向圓如滿月聲巨如洪鐘蕭蕭疎疎稜稜嶢嶢此亦非常人也以萬曆庚辰閏四月考終正寢先是公亦自知死期而至日但口念南無合

掌而趣亦可謂仙去矣其曾孫太學天顯奉文貞所
爲誌相眎而言其往事甚詳故不靳吮毫而爲公作
傳

雲間志卷之十六

七

楊叅知崑南公傳

楊銓字朝明號崑南華亭之祿澤里人公爲諸生食
餼而家故貧藉館穀以餬其口輒篝燈誦讀不休嘗
主于富人家有一相士至密令人諭之意許以科名
庶有所施其顏面而相士弗之許也王人稍稍易之
公亦不以介意而公以是年例應舉貢矣公復以讓
其次者即親知問亦且謂公失策而公以壬子應貢
舉順天鄉書闕二年丙辰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
旋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時值營卒搶攘變起非常人
情洶洶大司馬恐激他變耳言婉撫諸軍公密疏其
罪狀請寘之法而無何池河督復毆其偏將公奮然
曰此其漸何可長也因復抗章劾去大司馬朝論避
之當是時部院大臣相顧錯愕獨特科議爲重而公
抗有彈章軍卒藉以撫定皆公力也在南垣七年三
遇大計所條上辨心術革饒遺嚴調勘舉旌飭惜人
才務覈實抑奔競擇人品十餘事上皆採納施行
而先後所劾卿寺方岳數貴不下百人皆於法當論
罪者未嘗希望風旨撻拾賍昧聊以塞責而爲之故
論者皆服公無枉無縱嘗同中貴人監視料價謹放
支壯勒索中貴亦奉命惟謹無奈公何而其查刷市

雲間志卷之十六

七

稽審蠲鋪戶曹司皆就公約束不能上下其手也蓋
公之貌恂恂爾其言溫溫爾與人毫無崖異而至臨
事鎮定乃如此且其特諫垣體不亢不卑故諸曹嚴
事公亦樂就公而公之聲望一時最重久之擢江西
驛傳道副使已改九江兵備徘徊五年間始晉江西
左叅政公於仕路不爲不淹矣客有以捷徑諷公者
公正色謝曰我今且老譬之爲人婦者久已事其姑
婢以及夫子而猶全而轉向人耶客大慚而退其在
江西清理驛傳除弊鏹奸廉侵漁者悉寘之法且節
浮冒籍經費以便稽閱使乾沒無所容其作官船以

雲間志

卷之十六

六

代民艱公私上下兩便之至今猶遵其法其在廣西
當古田甫平征役未息而積弊又復窘乏之公摩畫調
劑以佐軍興民不知擾譬譬自是又大起矣夫公以
老諫臣隨逐行輩折節兩臺在衆中若無所同異而
至其議論侃侃辨折不少徇則居然有大臣風節兩
臺皆器重公薦剡謂可大任而會前所論劾銜公者
構蜚語中之輒報罷公自中行起家歷官中外凡十
五寒暑而始終廉謹歸來衰衰蕭條即久在南省備
天子耳目之官而未嘗自爲溫飽計故雖貴至叅
知居恒敝衣糲食無異諸生窮約時所有室廬燬于

兵火就居南禪僧舍晚構其傍隙地築室數椽以終
老焉仕宦中有與世無營一清到底如公者亦不易
多得耳乃其子孫皆不免饑寒有負薪之笑廉吏可
爲而不可爲乎吾不能不爲公三太息

雲間志

卷之十六

七

張觀察受所公傳

張仲謙字士益號受所華亭人尚書莊懿公之五世孫而封公磊塘翁之仲子也磊塘翁有四丈夫子延孝廉望山泰先生開師席訓之而公於凡弟中獨沉默寡言笑似無知識者然督之讀書不解課之行文亦不辯其父師皆以爲事愚而一日泰先生命題忽作警語先生讀之喜而欲狂亟呼磊塘翁領子賀曰始以仲爲不慧仲乃慧矣他日聳壑而昂霄者必此子矣而萊峰周貞靜先生一見亦奇之謂有風根神會者公從此益自激發於書無所不覽而於文無所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大

不工業已馳譽枕林黃聲譽序歲在嘉靖丙午公以二十四齡領應天鄉薦是歲郡中得雋者十一人而公獨少年老成稱厚廉德讓君子比計偕下第而歸足不入公府日與兄弟輩率南軍人膝下權出入與俱公不以孝廉自異而人亦不察其爲孝廉也已未同從第青原公上春官同登進士高第而公之姑夫文貞公時已居政府矣公入都門未嘗往謁文貞已爲滿然心異之而及其登第亦與諸進士旅進放退無私謁也第備資授兵部職方司王政旋典試武闈舊例以試錄入呈當承緋紫分宜見公不更常服心

甚許之公不色動及攝耶篆羽書旁午國是紛爭而公從容調度得宜不致失墮壬戌遷武庫司員外癸亥授正郎武庫故財數在事者難其人而公以清介治職盡捐常例絕無暮夜之金門若可設雀羅也者已而奉 上命出使故事兵曹使節所臨必遣衛官護乘傳時指揮使賈承勲以母病請暫行公弟聽之而同官者恐壞後來例逮之獄公又爲之救解曰吾嘗罪人不法者乃罪人行孝者耶竟弗加之譴也公居兵部凡七載受知于大司馬楊襄毅公襄毅爲文貞言武庫郎賢宜置之津要地文貞以語公公漫不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九

爲應且謂兩軍人春秋高願得外補以便省覲遂出參議楚藩矣至楚謁 楚王王見公有辟立萬仞狀心甚異之楚故有大辟囚某年十二以奴傷人抵死公按其實而訟之竟坐奴荼陵州中黃成樂以寬逮公言之當路者復其官因得改貳松守後黃治吳淞有功人皆以黃爲德而公亦不自以爲德也公歷楚藩四載與學校課農桑創義田平徭役而楚民有西天活佛東魯賢人之謠非公其孰能當此者乎隆慶丁卯入賀以單車行兩臺交章薦公有文武全才之儀當擢不次而旋奉 穆宗登極詔經兩薦劄者給

以應得詰命故公父嘉塘翁得封朝議大夫公母王氏得封共八益不格于外任例而得封詰之榮亦可謂異數矣已已遷江西憲使副棘園之後夜夢神告之曰今年樹首即公初亦不解所謂及揭榜之日舉首者爲孫希堯公始瞿然而悟蓋公之切名希堯也微公至行過于神明夢不及此公治大都祖清淨尚和平在任關二載許止杖二人杖亦止十下雖古蒲鞭之化曷以加焉時江右公之同年劉公曰處者爲吳中四郡直指瀕行請教公公語不及私第云吾鄉有孝廉朱朝資無辜而陷重辟公其禱之直指按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主

公一訊而出其獄士論莫不稱快而不知公之陰行德于卒廉也辛未公入覲晤文貞已謝相家居矣高公頗修舊鄒於文貞每根株其親黨而公偕一鄉人謁見新鄭新鄭迎而問曰兩君與徐公戚平時鄉人趙趙諱言非是而公向前應曰徐公某之家姑夫也新鄭改容謝曰往徐公在事何久不聞張先生臨贈親耶先生真古君子矣壬申擢滇南大叅滇去京師萬里而遙而公不携家亦以單車抵任鎮守黔國沐公構黨閹嬭幾弄兵發難而公移檄談笑解紛八足有知者滇試故無遺材例公以爲滄海有遺珠

嘗以十室而無俊民者遂力言之當道是歲堂考因得拔異搜奇錄遺自公始僚僮出沒南中燒劫城邑居民備極慘酷公協撫院鄒公出兵勦蕩邊境以寧此又公以文事而兼武備者也露布甫聞而會有母王恭人喪萬里奔計其居喪易與成等人以孝稱萬曆丁丑服除意不再出而磊塘公強起補山東京糧道已卯考最實按察使時江陵當國江陵爲文貞門下士公爲文貞內戚頗屬意公而公以江陵不丁父憂意殊薄之故不往謁亦不赴弔江陵以公落落無私款也亦深心銜公公將裨臂去而適聞磊塘公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主

公之解脫而歸堅臥不出矣總之公在宦途二十十年公之進趨趨炎之念不以親故驅文貞不以嫌疑避高公而亦不以烜赫附江陵此所謂寧吹寒灰無噓炎熾堂慕冥鴻無羨美鵲者太原王文肅公謂邇來政府有密之地幾成千古戰場而公善處華亭新鄭江陵諸公間立朝標格係兩朝相德士風甚鉅蓋亦重公矣公家居與兄弟輩舟必同載出必同行飲必同席園林必同遊月下花前必同賞祭吊先喪必同赴公未嘗以軒車命服介于兄弟間固襲時風俗之淳亦公家友愛之篤也總之公歸隱者又三十餘

年而公蔬食布袍端居一室薄田不滿數百畝老蒼頭不過五六人嘗榜于座曰善亦懶爲何况惡富非所願不憂貧公之爲人可知矣公子重文爲浙之憲幕不幸先公以歿公以此鬱鬱不自舒而猶幸有孫方陞者以庚子登鄉舉正當公辛丑八十誕辰郡之縉紳大夫踵門稱觴上壽公亦欣然樂之且又弄養間春秋者六襖于茲而乃考終正寢也卽不及毫不及期願亦可謂非壽考歟公形瘦如鶴體凝如山無遽色疾言無柔顏媚骨似容客而寔耿耿有介似渾渾而寔井井有條信一郡之正人亦 三朝之耆碩

雲間志

卷之十六

三

也生平無他嗜好惟喜奕喜音律而耽喜事佛常誦西方寶號趺坐焚香聞其去時無諸疾病苦第手中握數珠口中念佛千聲而瞑李供奉所云金粟如來是後身公之謂矣

張水部青原公傳

張烈字明建號青原亭里人少有大志嘗擬作狀元詩有書傳吳下三千里梅占皇州第一枝之句以鶴雛錢公自期故號後鶴後有鄉先進規之者故更號青原云公博綜閭閻工舉子業兼通古文詞具交友獨與董宗伯傳策陳編修懿德蔡司馬汝賢衛文學之藩四公相得甚歡每酒酣感慨憤發或放歌或漫罵坐客稍稍遜避而四公獨不以爲怪也公日讀書攻苦唾手功名而乙卯試南畿中式第二人已未試禮部中式第四人蓋兩魁其經爲尚書領袖焉及入 廷對當事者以公卷進呈有抑之者置二甲第六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公與從兄觀察受所公同登第在朝實爲文貞公內姪文貞方處親黨貴盛恐生分宜忌心一日兩兄弟謁朝房文貞留之飲公酒間輒指摘時政語憤憤不能休文貞輒呼飯罷酒盡公志在排擊分宜而文貞滋懼意不欲令其居禁近地矣會是年罷館選乃遂巡按尚書郎既至受事一月卽出相度南莊諸泉源處南莊所部七十二泉有官有夫有甲長顧泉老與諸左右吏胥相蒙爲奸部使者僅以體貌自尊未嘗歷川谷巡視徂徠諸泉源

雲間志

卷之十六

三

多致開塞而公一以疏通爲事日策馬巡堤上水涓

涓可通處則命其王若濬之而罷泉官之不職者堤

早疏條其事於 朝至馬房一泉尤爲汶水所賴公

次意開濟嚴督夫役一日而泉流以通乃作詩紀之

石願後來任事者與之同心公之能勤其官以舊告

諸如此公在任第啜粥啜蔬即魚薪津口之輸歲以

千數而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津立一手牌戒勿得

靡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蓋從來未有治任淺而得

人深如公者纔七月而疾作卒于官卒之日幾無以

爲殮而向所州疏條陳巡泉事宜者尚留篋中覽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可勝感慨哉公嘗爲三守銘因自名三守子蓋守直

守貞守廉也又嘗作伯夷武侯徐仲車文宋瑞贊以

見志而當嘉靖壬子居喪太息時事作屬雨歌乙卯

計偕憤揚忠愍死西市作正氣歌使其立朝有年必

侃侃然多所自樹而竟賁志以歿文貞聞而惜之曰

此古所謂剛者恨未有人陶鑄之耳公之公也方三

十有一此所謂豐其才蓄其書者而范太僕中方哭

公之詞有云未及顏回天方過李賀年讀之可爲酸

鼻者也公所著有暇遺錄 皇明德萬載紀錄及巡

泉詩稿存于家

曹運同片泉公傳

曹鉞字子銳號芹泉華亭于溪里人漳州守景坡公

銓之兄也公垂髫時即以幹局自負不屑爲咕嚕呻

吟遂棄去舉于業年十七代父輪糧於京節約無多

費所給貼役銀兩携歸囊中封識如故雖鄉黨間慣

役者共嘆以爲非如時即入貲爲郡棧那侯見其人

磊落不羣亟稱之以爲部從事所未有請考就選人

列得溫縣縣丞以母憂歸服闋出補丞得長治長治

令張公伯州服公材敏不敢以丞蓄公與之講敵體

禮後陞開州州判管丈量事開故煩劇田畝之額頗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公以心計日夜經營用一月而事竣臺使者屢登

請陞陞廣東按察司經歷廣故財貨所自出公晉廣

一守非但金錢不染即香料藥餌之類亦一無所携

真可稱廉吏尋陞興州州同州牧郭公鶴玄雅有才

望每見必加敬禮亦不敢以州佐待公未幾陞江西

贛州府倅前故江右腹地倅亦屏星署官公以椽起

家而與五馬大夫齊驅驂乘不可謂非殊擢矣他人

處此非以體統自矜卽以脂膏自潤而公之愛其鼎

尤有甚于愛其官者乃益務自勵徹底一清開府凌

公洋山委督橋稅所得羨餘悉獻之歲公以爲軍前

費凌公說曰丈夫也曩爲刀筆吏而一塵不染乃至此乎適凌轉總河都御史遂上書江陵相公稱銜任事敏而居官廉其人才足倚也時江陵有三途並用之說喜拔奇才得公名而心識之且當不次擢用而凌公復有書致江陵謂銜南直隸人兩淮地屬南直請以運司官處銜則官與地相宜江陵報書曰吾亦聞銜才俊有缺即當陞補不敢虛公推轂意也未幾果陞兩淮運副專管開濬高家堰堰綿亘八十里當黃河下流水勢洶湧橫奔最難難治而公竭蹶從事不憚劬勞曙色方開即親持一丈竿量度水勢水少減輒以爲喜水少增輒以爲憂甚至寢食盡廢形神俱疲丁夫見者亦無不下淚甫一月河遂安流萬艘畢集亦第費帑金四十萬耳凌公閱河大喜遂列薦劾又貽書抵政府擢爲運司同知夫運同一官緝衣黃蓋顯貴矣時公年已七旬而粹聞仲參漳州公卒于官遂致其政歸優遊林下每入府謁郡侯必于後堂請見即郡侯以老先生稱之而公第自稱姓名曰此亦吾曩時府王也每到府必送帖六房曰此吾故遊地亦吾同輩人也其既貴而不伐如此蓋自開國以來吾松二百五十年間以他途歷官金紫如二沈

學士度察張司空電徐院使樞者故多而以吏途歷官金紫如曹公銜者絕少即吏途致位通顯海內如萬宗伯祺況太守鐘者三四人而吾松如曹公銜者一人而已真空谷之足音而麟鳳之希覯也故不可以不傳也公雖落子宦而宦囊蕭然一無所有其清德可知夫以清德如公而有子無孫竟斬其嗣此天道之未易曉者得非清矣而或流于刻與周叔夜先生耿介絕俗將赴任湖南請教于雷公古和古和云縉紳大夫清者多刻須以爲戒是又仕宦者不可不知

吳別駕惺字公傳

吳丕顯字希文號惺字始姓宋後復姓吳華亭人也公五歲而孤乳竇獨立母夫人田氏篝燈織杼課之讀書晝夜泣勉之曰若父教于目未瞑若兄發憤髮未舒涓涓一脉盡在汝身矣會遭倭夷之亂挫其故產燼其故居惟藉硯田以自給而兄之子炯今太僕懷野公亦就訓焉至甲子始遊邑庠丁卯督學使者耿公首錄其名尋登應天鄉薦數奇屢不第于禮闈述庚辰太僕以是年第進士公嘆曰吾所未遂之志猶于成之而又何咎效白頭吟哉癸未謁選銓曹授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天

廣承天府判一屬清操居官而才諳亦復不乏曾視豪荆門均田定賦蓋荆門刁悍繁劇之區下里壤沃而其賦不加多上里壤瘠而其賦不加少以此告計紛紛而公親履阡陌上下其賦而均平之民始稱便立生祠祀公當事者以公政績薦聞而公遂有聲荆楚矣江陵敗 神皇震怒大臣貂使縛絡荆楚間撫巡兩臺命公查勘而公毫不染指爰書以成無辜者從末減之科而城狐社鼠者悉置之罪時江陵雖卽世子姓猶顯赫餘焰動人而公無所懼亦無所私兩臺以甘雨嚴霜陳薦而未幾旋有解木之役矣丙

戌春 天子興建壽宮徵材于楚因命公往衆且復

顧留息謂此役跋涉山川經歷年歲少不測則身命徇之而公毅然請行曰我不難運合抱之木所難者扼運萬餘人恐難猝辦耳兩臺代公奏請以軍衛佐之至維揚器而程文者以貴州運木爲名夾帶私木十五萬公廉知其事列商罪狀聞之淮臺商懼暮夜以三千金賂公公之立麾之去商以賂清江廠主事蔡業已入其賂矣而淮臺堅持不可卒以奸滅 聖旨之罪罪商盡將其私木入官各擬配計不得行賂乃出蔡遂深恨公而公亦漫不以爲意也第督晝夜兼

雲間志畧

卷之六

天

行至八月卽建都下是時 壽宮乏木 詔以先到者爲首功而公木先至遂沐 賜宴之榮拜白金文綺之 賜父母皆沐贈典而臺使者列之薦章將擢不次會蔡以重貲入吏部遂舍沙中公署云本官雖才能素著而運木過淮日費千金騷擾地方尋遷襄府審理正三楚之士民爲公稱冤者千餘人而公竊自嘆曰咎仲舒天下士白首江都賈生命世才卒貶長沙以老而何有於某哉某雖不才戮力馳驅以上佐 朝廷丁贈考妣于願足矣遂掛冠歸歸不逾歲而大工告成類賞舉牧又錫公白金加陞一級或勸

公再出公曰善嘗酒者糟醺知之僕知味矣不願樂
樂助誦也甲午患病杜門足不履城市惟訓子姪讀
書而性亦好施于宗族故舊皆沾其惠而忽于乙未
春捐館痛公者爲公羅市亦可以見公之素云所著
有東吳逸史一編未傳于世

雲間志卷之十六

三

吳興史一錄未幹于母

公諱公林公羅市亦可以見公之素云所著
有東吳逸史一編未傳于世

許封公東川公傳

許有良字本善號東川華亭之張莊里人其族聚而
居田村遂稱田村許氏許氏二百年世以長厚稱若
封御史東川公尤里黨所推祭酒老更者也公爲竹
溪翁季子竹溪翁故習農間一事計然之策從四方
賈人遊及公而始業儒儒不就會竹溪翁老而倦勤
以家政屬公公始問家人生產日廢田廬中課耕幸
歲獲大稔而竹溪翁向從賈人四方來者謂公長者
質行樂歸公買益進而公所積聚什一而倍息之視
竹溪翁產益拓而公亦未嘗以纖音瑣瑣操家于是

雲間志

卷之十六

三

後賦沒規管有加產亦稍稍落而公恬然不以爲意
也其督課諸子益勤于是伯子永春公兼善先舉應
天戊午鄉書而至庚午季子惺初公樂善復舉于鄉
舉登辛未進士爲郟縣令有循聲滿考封公如其官
又擢侍御史旋以大婚覃恩公復晉封御史秩後
又以冊立儲位贈公同貳當封御史時公年已八十
有一矣公爲人古貌古心身友自其天植事竹溪翁
與母黃夫人左右承其歡備至所擊方塘翁故遊息
處也公環樹之竹日徜徉于斯以識愛牆不忘之意

而兄有和以漕之役力諫不能輸 京師法當戌金
以稍貨鬻產代爲之償而嗣後以寡故且藉口析著
不均輒訟之官府公亦輒給與之又復以婚姻歲時
數數有請又復數數周之人問之公曰吾以恤吾兄
貧也兄有時者歿而無子公厚爲之殮葬恤其寡嫂
而時存之其遺產遺貨纖毫不染指兄兄通顧氏者
夫婦相繼而歿有女甫十齡公卽收養之爲已女長
而澤所歸其善處兄姊間如此公復推竹溪公之意
以撫諸弟姊妹又推黃夫人之意以騰諸舅中表降
而諸弟姊妹之子孫又降而諸舅中表之子孫餒則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三

我族陳則我絮曠怨則我婚嫁漂搖則我室廬屏稚
而我提携之喪喪而我含殮之其善處親戚間又如
此公居恒以忠孝垂訓于家及伯仲先後之官論之
曰我許氏世隱弗耀百年而始發于孺子其母忌事
母虐氏母染脂膏以負 主上任使爾其勉旃伯仲
皆奉公教惟謹郡邑大夫造請公者間一報謝亦不
數數出則衣豸繡鶴髮醜顏雍容都雅退而與里父
老處則問雨晴較豐歉相慰勞如平生每行遊則鄉
人指而目之曰是老也兩子且貴而猶舍車徒行與
若輩委蛇俛仰似忘其爲貴人也者又相嘆美之不

夫口夫非以公坦夷之度清約之風不矜不亢有足
爲鄉閭表率者耶性好客客至輒留小飲或彈棋或
鼓琴卽終日亦無倦色人以緩急告不惜傾囊貸之
而或貸者度不能償每爲焚券公之媿媿行德此
小待其大畧云爾也其當公存時而受冠裳賜封之
能當公歿後而膺牛酒上塚之榮天之所以報公者
豈有既哉豈有既哉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六

三

李贈公漸川公傳

予得辭字元益號漸川水部南涓公昭祥之從弟也
公自少以穎秀聞嘗從諸父老觀鄉社容止頗然爲
識者所器年十七卽補郡弟子與水部公同著聲庠
序間有李氏雙珠之目而公以苦學遭疾瀕于危者
矣乃稍稍屏去筆研掃執習靜治草篆言數年
良已時水部公已得雋謂公才必且接我武而何
自縮匿爲強起之輒試輒不第公乃慨然歎曰吾其
命何然吾幸而有子或可亢吾宗嗣吾志也乃發
其藏書悉以授長君伯春叅知公而爲濠梁竹

言

以見其適頃之叅知公登隆慶庚午賢書越
歲見大夫曰郎君貴矣而猶儒衣冠乎乃援恩例
先生官第云以爲章服階耳而雅非公所好也公
爲人孝友篤摯蓋自其天性得之母金孺人以暴疾
亡梓不及厚葬抱恨者終其身語及淚歎歎下奉父
質竹公上壽終而公以六十之年哀毀逾禮總喪事
必躬必親比會葬甚至杖而不能起也嚴事從兄竹
沙及南涓若父師名則必唯有族兄繩曾者被其意
臧公奮袂直其事出之有天祥者憐其謹愿而食食

甚則割束修贍之第微祥從公遊以弟見而有師生
之誼會倭亂掠之去公號泣不欲生旣釋乃已而女
弟之蚤亡者則又賑其遺孤無遺餘力其他疎屬緩
急赴之若拯溺救焚然其孜孜好義不以貲囊盡
辭固不能縷指數矣公又雅負意氣善善嫉惡出自
中腸而有言必吐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人亦以此
嚴事之家故不饒于貲日惟布衣蔬食淡然寡營而
亦不以一介自苟歲饑至無宿糗所善唐大行于迪
欲贈之粟而恐傷公介弟以微言諷之公正色曰子
迪休矣夫所貴爲友者豈以備饑荒徒哺餒者哉大

崇禎志畧卷之十六

三

行政容謝之而出語人曰此真世間崛強男兒也無
何六行以避寇卒于途公又馳赴其喪而哭之勸曰
喪我良友云蓋公之教子弟也以義方而服則訓之
以忠孝廉節叅知公始第貽書戒之曰做好官不如
做好人又曰士之入官如女之在室初而施璧人未
有疑之者及笄且字則何者得指其瑕瑜矣盡慎諸
叅知是以奉教兢兢有聲曹署方欲以考滿馳封所
生而公竟不及俟遽疾以終時年六十有三僅僅得
中壽耳惜哉父老有談公遺事者公少爲華亭陳氏
館甥陳故富室欲厚其奩裝給之公謝不受曰丈夫

昔詩婦翁家爲齊介耶及從他所見藏鐵若干公弟
公而後而去陳傳之益重公而其後陳困於微遠理
公公提身爲雪其冤陳至死執公手曰曩見君輕
知君能改義者公之盛德類如此語曰有盛德
公之必昌故宣長公伯春之第進士公及其身見
之而公之身後以已丑登第者又有次公叔恭也兩
公一爲參知一爲憲使登贈公以金紫之榮而其
公之孫有幹局亦一丈夫其孫繼厚舉戊午
公之孫繼度繼廉輩皆賢且才將嗣服而昌
公之孫繼春之孫之楠又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公之
德澤其百世彌芳矣

卷之十六

三六

許郡丞海嶠公傳

許汝升字南征號海嶠封公墨川翁之仲子也墨川
翁真樸仁慈待人坦夷不計嫌怨時稱善人一人與
公有卻中公幾斃事以事繫獄吏私請公云我能
制若死命公瞿然指鬼神在側卒謝之嘗客汚極人
于危急中已而從汚歸涉大江其人不期亦至公舟
至中流獲止溺矣賴其人鑿舟得活說者以爲盛德
之報云而郡丞公海嶠爲公次子中嘉靖辛酉鄉科
兩守陳州鄭州尋擢漳州二守以覃恩封父墨川翁
如其官而公之爲陳州也瀕行墨川翁正名易之曰
墨川

雲南志

卷之十六

三

汝今有民社之寄夫其精白乃心撫綏者亦無負
天子命無辜我老人望哉公唯唯受教至陳則劓弊
疏滯省繁去苛與陳人更始而先是奉 詔天下郡
邑額粟充吏衛饑待賑而公首體 宸衷令民有罪
者得人稟實倉儲卽顆粒不以充私囊無何歲歉不
登間聞坐寤公悉貸之粟里甲應役者盡令歸農不
以殫命累之而諸所賦政慈愛平和絕無鷹鷂搏擊
之事卽慈母之撫嬰兒不啻也陳人以此德公而周
撫雲張直指鄭印馬牛太僕姜戶部皆下檄旌公賢
能士民相與式歌且舞而未幾 詔改公鄭州則以

公從父惺初公侍御廼馬政河南例在迴避故有是命也去陳之鄭陳父老泣送之四十里外非公有以感之而能然乎甫下車念惟是邦之民故千產所嘗撫治使以義而養以惠者世遠放殘民散久矣且當孔道之衝息肩無日于是身先儉約樽節而盈縮之其政益務平易而精明清真而簡靜庶幾乎吏習民安而又習心學以每朔望後一日試士於學宮給卷命題盛供廣餼品陪其文以示抑揚命曰管城課士錄諸學人爭先淬勵翕然向風時屢膺諸臺薦獎而大司空沈公對泉爲文贈公其詞云以文學飾吏事

雲間志

卷之六

三

民有父而士有師非虛語也政成陞思恩府同知而以服除補貳潯陽守潯多疊嶂洪流號稱巖郡前部使者具疏增設郡丞一人丞總戎政而公履任之日即嚴城隍練精壯開馬路清江道足兵餉整軍容政務釐然畢舉而民有訟召至庭下是非黑白以一言剖分而又不事錢罰其民無不愛戴公者士以文見即延坐與之談說間亦彈射短長中其窾竅士益歸心舊例郡丞司理分任查盤管委嚴桂梅林州南寧諸郡公秉公持正一塵不滓而剔弊搜奸發摘殆盡有縣尹入賄公正色引暮夜金卻之非徒循故事從

事纖趨御盆勺通慙慙而已也于是部使者察公制府吳公撫臺吳公交薦之以爲郡丞循良無兩將不次待遷而以外艱還里哀毀成疾不久終矣公有開敏之才清潔之操而恨無高爵遐壽未竟其施時論以爲太息而其伯子身登萬曆甲午鄉薦仲子之屏爲名諸生而厄于一第以子譽卿第癸丑進士爲金華司理貴封如其官乃譽卿政績卓犖爲兩浙諸侯冠冕徵入爲給事中抗疏直言時事天之所以報郡丞公循吏與所以報墨川翁善人者故亦不爽也哉

雲間志

卷之六

三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人物

顧符丞龍海

杜浪亭虛江

艾通政恒所

季憲使雁山

謝學憲衡齋

潘方伯文菴

盛僉憲淳菴

宋孝廉方林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陳太史泰巖

陸大叅張齋

黃贈公南山

董州倅柏山

唐贈公少泉

壹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華亭何二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石輯

顧符丞龍海公傳

顧名世字應天號龍海上海人公父景高翁生二丈
夫子長鄧州守龍山公名儒次即公名世兩子皆生
而岐嶷景高翁皆愛之曰我兒大者琳瑯小者玉樹
我宗其有允乎無何景高翁捐館公偕兄依母夫人
從機杼中課讀遂通古今文名譚起弱冠補邑庠生
雖久困公車而神益王嘗嘆曰丈夫固有志肯以千
里骨坐朽伏櫪間耶無何閩中翠巖王公來督學政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公而前之曰如子者當久薄雲霄而何匏繫一
也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矣是歲為嘉靖壬
子公既入閤夜臥祈一夢以卜中否夢中見一人持
大火炮來直其頂上輒驚懼以為必發聲已而輒止
如是者三中公中情不憚謂三置炮而三無聲若三場
不捷之兆雖畢事意終鬱鬱也友人怪而問之具告
以故友人笑曰未放第四炮耳放則又響此捷兆夫
復何疑及揭榜果掄魁名在第四公歸拜母夫人及
酌酒景高翁之墓而喜可知已比上春官又不第而
還還則海上中倭城且潰公率同列登陴分門死守

倭竟遁去城乃得完久之成已未進士授工部分司
武林南關自來關使者輒以脂膏自潤而公于貢額
外絕不私取一毫錢卽束薪斗粟亦未嘗索諸津吏
間商民是以有水壺之頌及公去而勒石頌功焉已
遷兵部員外郎一切竿牘苞苴悉屏不入而所餘公
務擇有才足任驅使者當是時邊疆甲士號稱得人
政成爲司勳之宦會文貞當國欲以銀臺處公而公
遜謝以爲不能任職遂轉尚寶丞奉 聖書偃轡者
持相圭 冊封親藩藩府資予甚厚亦悉珍奇而公
頓首謝曰臣銜 朝命至而敢微龍賂于王乎且空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二

蒙而出飽棄而還亦何顏見彼都人士請辭旋歸道
經鄧州鄧州伯氏龍山公所守也比時兄弟相遇歡
甚浮白酒酣公謂伯氏曰兄籍刺史章綬南而臨民
而弟捧 天子符璽立 御座側不爲不榮矣弟我
兄弟兩人髮種種如雪而猶懸懸頭上一冠恐猿鶴
笑我其母令青松白石竟寒此盟哉無何龍山公投
紱去其州而公亦請干 朝歸老兩兄弟白首相對
金紫輝煌而其樂何如矣于是擇城隅曠地壘山鑿
泉栽花種竹築爲亭臺橋榭與伯氏妻妾遊息其中
日無虛客客無虛觴或對奕或投壺或賦詩或度曲

杖屨所至望見者以爲神仙中人而公第怡然悠然
不知老之將至也久之疾作公猶抱膝而吟至易簣
亦無恐怖態弟呼子姓訓之讀書操家無他語享年
八十有二公亦可謂以福祿壽考終矣其子斗英負
不羈之致策英抱不凡之才而皆短其天年可惜也
當公爲諸生時直指使者按海上觀風之誌拔公舉
晉而禮遇有加焉及直指行由黃龍浦發公同前列
士三四輩買小舟送之直指啓艙門與諸生揖諸生
亦揖舟竟覆皆溺水中直指大呼善沒水者入浦救
之得不死後公既貴每歲當此日邀同患者暢飲一
日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三

此詩生若是者畢其世亦一奇事并記之

杜浪亭虛江公傳

杜時登字庸之號虛江上海人公少喜讀古書得左
國于父篋中讀而沉醉之齒頰毫端皆左國語一出
而青襟相驚已遊鄉學又遊辟雖往來南北間爲通
人所賞識而旋以壬子領應天薦書既薦益專心湯
寶象緒之業所包羅日富所杆袖日奇不置時業於
曉中遂與之左七舉輒罷罷公乃歎曰髮種種若翁
矣而口喃喃若童童以五斗易五鼎哉乃謁選天
曹得浙之瑞安令至則矯矯永蔡自持吏不敢徇例
進餘鑑又雷意治爰書必平必當道無冤聲邑有待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四

鄭卓公敬以克節立祠久而傾圯公捐俸新之而又
條所爲與革陋救造士養民之略凡十事上之監司
監司下勅各有司著爲令蓋公之治惟崇風教敦本
真與民休息卽上官條令有未便民具以質對上官
卽素有威後者莫不心折公故竟公之任無所掣抑
以何奔父喪歸士民攀號者萬數軼其輪不得發行
後又爲立去思碑方伯侯公一元文其石皆實錄也
公旣得強項名察察治行恥弗如者卒中公畫語以
計法左遷矣服除補江西按察使檢較公不以謫官
自墮而諸臬憲亦不以謫吏目公獄獄則檄公具牘

撰文則檄公且草靖安令缺則檄公攝篆而又使監

藩司賦又使撰武試論皆受知監司直情茹臺當其
時以齋賀行公不爲樂人亦不以錮污公裴入長安
獨袖手謝貴要絕無苞苴其介特爾爾而亦以此騰
賢聲滿六年遂招浪亭今人言浪亭善地蓋日絃歌
稍稍自潤爲三徑資公聞而笑曰鷄肋味短鱸魚味
長吾終不能爲柴桑令耶卽投劾歸臥浦上下樓掩
關不涉交際而乙酉仲子獻璠與鄉薦公意益自安
嘗語人曰好古者不必綠字赤文而弗取適吾意養
生者不必黃袍緇服而弗取適吾年荷架上書床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五

昭仁先生於有佳客門內有賢子孫尚復何慕哉而
若恒慷慨盛氣高視闊步意不可一世入卽貴倨顯
榮不難以抗言折其銳而時以其憤世忤俗醜佞嫉
邪之意寄之乎詩若文詩不啻魏盛唐弗談文不秦
漢東西京弗染指故其詩律簡古沉細而其文品亦
礪礪多奇若他人所撰著卽雕績滿眼而格卑卑者
公以爲此何足辱管城子而汚褚先生第令供掃除
之役蔽帝之而已蓋公之高自持論如此吾鄉陳子
有太常馮元成學憲皆負一世人望慎許可而獨推
轂公公雖口三緘身三讓而于千秋不朽之業直欲

一決一飛天欲摩而石欲裂斯亦世所稱名傑賢豪

也者可以扼于第卑于官而振少之耶總之公彬彬
文質廉廉德讓君子也此如朱俊矯矯青松亭亭即
人爵不足而天爵有餘矣公以齒德重于鄉閭年八
十三乃卒卒而里人思之晉康成歿而北海爲之名
鄉叔子匹而襄陽因之罷市余於公亦復云然公之
于獻璋光祿丞獻璠比部郎公之孫開美中翰皆能
世其德世其家唐宗伯銘公之墓而稱嘉隆來雲間
冠紳易奕者惟海上杜氏溫文醇謹者亦惟海上杜
氏豈虛哉公所著有百一草行于世陳子有爲之

卷之七

六

步通政恒所公傳

艾可久字德徵號恒所上海人公少而岐嶷慷慨有
大志封公小峰翁嘗與胡氏開公從旁呵之胡叱孺
子而他日能貴耶吾願蒲伏出勝下公立應聲貴我
所自有寧須爾曹蒲伏爲聞者驚嘆以爲艾氏千里
駒也及稍長就外傳日誦萬言當舞勺之歲業已漁
六籍破百家又從制舉家吐奇警語弱冠卽爲名諸
生賜島夷內寇防海使者議城川沙以封公董春鍾
之役公謂防海使代父爲之請使者目懾儒生試以
七制義公揮毫王若宿構擊節嘆賞竟罷之嘉靖戊
子以春飲中應天鄉書登壬戌進士榜初授太常博
士三年擢南御史起先後封章數十上其著者論勲
貴不法論大臣阿附流政又論府寺部院諸官舍一
切衙辦市民至今破產鬻妻子請已之市民以此歡
呼載道已奉 聖書巡上江條陳江防便宜數事皆
不盡可見施行部中故多從訟往往往株連婦人難其
對簿以爲市公按部嚴申其禁故竟公任無敢刁訟
者乙巳丁外艱歸服闋補御史公愈居 葦葑下意
益發舒以骨鯁自任欲有所彈治既具疏會遷衡州
守不果上抵衡歲大稔民多饑餓公下令緩征部署

卷之七

七

下考公無慚色曰我豈以廉民膏血博名高哉明年歲大豐郡賦不征而辦考上上公亦無喜色惟誠上賦者毋得藉手他人第自衡輕重絨而入之庫庫吏無所上下其手也邑令有議增商稅者公曰彼賈人我所恃以緩急奈何不議減乃議增耶于是歸市者如流靡不額手頌公德舊有都門之賦諸僚屬曹起爲政公以爲徒滋煩費何益議以一人總領官民兩便之猶有乾沒歲賦金錢以千計者公一一摘發之皆伏罪公翕然以爲神明督府意有所憎陰屬公文致大辟公謂殺人以媚人我弗爲也督府以詞撼公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卒不動孝廉趙某以誣誤罹重辟株連若干人公察其冤狀并連者俱出之囹圄中閩郡稱快四境雜獠居處其間最稱悍難治公以威信相機而撫之獠人感泣搏頸至有遺子入侍者丁丑擢清源兵備清源山東一大都會百貨駢集俗以侈靡相高且當孔道之衝賓客關說者車常滿戶外公務爲儉約裁省一切具文謝絕請謁客至莫敢發口輒鳴珂去矣故事中夜之禁甚嚴民以出入爲苦公謂道無行人徒竄盜耳下令惟禁酒徒博徒餘置弗問其便民何如庚辰擢江西大參又以內艱歸服闋補閩中督理糧

儲道公心計周詳凡田稅所由欺隱若燭照數計然于是戶無隱田田無隱稅所屬州郡以田稅上者亟入之且戒毋收其贏在在途歌而巷頌戶視而家戶焉乙酉關中歲浸公出羨餘三千緡爲賑全活甚多是又公之恩施不報者也丙戌晉按察使時秦藩宗人爲橫公動以三尺繩之閩胥皆爲飲手丁亥以閩寧夏甘肅兩邊有成勞受上白金之賜戊子晉右監明年轉山西左轄山西密邇火酋故巢窟力克精爲犄角入犯洮岷封內震驚悍卒挾虜驕甚公持籌至餉一以威德安撫之諸卒感奮爭願搗巢以此戰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報公房閭之宵遁鑛賊張宇清嘯聚多年所司莫能司公與直拈臺合衆不血刃而亂平壬辰擢南京太常寺卿尋轉通政使公在事能恪修其職凡中外移牒至者不令有所壅閼人人得上達官廨地公自捐俸完葺不費水衡一錢蓋公廉潔自守歷官三十年來所至冰蘖有聲無不肖像設祠者當左轄入覲時例以五百金供屏屨公悉謝絕之庫有積羨半以助邊半以分給所轄貧老家居隣人有乞公居間者以百金爲壽公卻之曰我生平慕楊伯起之爲人我旣奉以守官矣而乃壞之家乎性尤簡抗不喜見郡邑

卽見亦未嘗片語及私以故郡也皆嚴事公不下滄
臺氏公性篤倫常待兩尊人極極孝養雖貴且老不
衰而又推以字其兩女兄奔其族之諸父見弟貧者
每每加惠推恩斯其內行修飭固不能以彈述也公
當登第之先一夕夢有神人告語公之兄弟富有共
舉者公念以一人獨對公車輒不信及赴瓊林有一
進士呼公謂國初艾氏其先出江右之臨汝者有
二支一徙閩中米脂一徙雲間海上世次正在雁行
間退而各出譜系視之果如所言遂于一榜中歎然
合僑兩兄弟聞者詫以爲奇此其夢亦巧驗矣吳門
唐聞志畧卷之十七

由縣歸既誌公墓而其孫中翰君廷機又錄其副乞
傳于余故爲之撰著如此

李憲使雁山公傳

李膺字元服號雁山雲石其初號也公當童子時偶
拾遺簪于道立還其人而十歲便能屬文詞通經史
祖父輒心異之雖族黨親朋無不目爲英物矣大公
以少小負才何難芥拾一第乃偃蹇一博士弟子員
哉然竟遠遶遶年二十三而始遊覺序遂以博學
攷文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鑑試輒甲乙其名而屢獻
書則屢報罷公乃厭器諸生入賢爲成均士至甲子
領順天鄉薦中式第十三人明年乙丑登進士第蓋
綏指公凡六戰場屋困頓南北者二十餘年而子丑

唐聞志畧卷之十七

上

由縣歸既誌公墓而其孫中翰君廷機又錄其副乞
傳于余故爲之撰著如此

朝命往江西祭葬大司馬蒙溪張公夏往復任既滿考得贈兩親乙亥冬出爲閩之汀州守汀故稱善地凡一郡入縣吏胥之屬輸金服役者歲例得若干兩肆中以牛革等項稅金者歲例得若干兩郡侯以觀事行各縣供億餽遺歲例得金若干兩而公性廉介諸如此類者一切謝弗受也寧化縣治有豪某者虐肉一方民皆荼毒公嚴其事箠掠立斃之萬口咸稱公廉士民爲之誄歌後其事武平縣在萬山中入當新創值歲囚民無半赦之入公先期嚴檄元

驛令勿侵月三越歲積銀八千有奇卽以此代

武平歲輸之課上杭縣河頭坪者地當三省通衢洞

宛助掠商人勞難勤公務以德化請立撫民館擇

洞中子弟之秀者具申學道給之巾裾名曰向化生

自後此地安堵無殺越人于貨者矣郊外有三虎陸

一青矜于公不勝惻悼爲之存恤其家旋督獵者數

十人路殺此虎附虎亦潛跡去史稱虎北渡河不虛

耳于冬公入觀便道省家丁丑抵汀復任已邪

又入觀庚辰又復任汀而得江西憲臬之報恭公

守汀五年朝觀者再薦舉者九而僅遷此官不謂

志資超格乃未幾以馳驛報左遷矣曩江陵爲國子司業公嘗以文字見知既罪詠示意所親欲携公樹援公畏其聲勢燻灼絕不與通父喪不弔子舉大魁不賀江陵深心銜之故言事者揣其意以呈誤傾公公非爲動也辛巳壬午歲俱家食而夏秋之交會江陵病劇銓曹公議于朝謂所處馳驛諸君者大似未當皆不待其出補輒授之官而公得浙之嘉興司憲與松陽樊桑梓之邦公既蒞任謝族親禁奴隸絕跡去來官歲益屬嘗受檄權鹽郡城外冊至頃刻驗發未嘗桑梓分毫商賈傾聲載道監司聞而

念之其稅策平湖也理沉微撫流民目斯吏之攫

帑金者而寬之法又當前令刻嚴後靡之後公一以

寬大簡約行之士民靡不歌福呈稱良牧者甲申同

知紹興府事守官如水按獄若神其事不能枚舉更

于年家通家子弟往往加意培植之其疏名學道而

列之膠庠者何止二十餘輩人以此大繫去後思焉

不逾年而擢守建昌尤多善政可述如益王儲位

親藩貴倖矣稱觴之日欲令有司具朝服而朝公力

爭以爲不可王雖忿然作色終不能奪也王爲少子

選配有王元女應姑嘗許青矜于某者公訊得其情

印抗論阻之事竟寢潘府將田之妻陳夫人者葬地與土民傳宗說接址覲其善地欲奪之而誣以他辭公斷以前地歸宗說小民王致王弄兄弟有世業膏腴爲宗貴所橫買公立歸王氏田而取其值還之宗貴莫敢誰何建昌地勢仰高警畝者苦于搬運故鹽價比他郡嘗十倍之窮山深谷中

食者

前近未諳此中事宜忽以鹽引責公分轄所公以爲二百年未有之害不宜作偏自今申文灑灑不下數千言乃竟報罷大抵公之守建昌也實心爲民抗志行道宗貴歛手避之然亦以此竟爲所中傷雖得

雲間志

卷之十七

十四

南泉憲席未及煖而宗貴復嗾之署老致仕矣就謂直道事人乃不二黜哉公歸以義命自安無少尤怨惟延師訓子孫而第于米鹽藝菜細瑣之務無不躬親料理兩三歲間便覺形神俱疲一病弗復起也公之子如山夙負盛德之名如斗少負能文之譽諸孫亦皆彬彬而一再傳之後有不能自保其家者此殆公以清白遺之乃爾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弗信矣余爲公子婿知其事甚詳故爲公立傳

潘學憲衡齋公傳

潘允哲字伯明號衡齋上海人尚書恭定公之子而方伯允菴公之兄也當恭定守祁時曹夫人夢神語曰大夫有功德於祁帝錫賢胤已而產公公少凝重不苟笑言而文亦爾雅深沉識者知爲遠到之器以嘉靖甲子魁北闕乙丑遂成進士初授新蔡令時淮

雲間志

卷之十七

十五

水浸浸浸民居公請穀賑之流移盡復其業以才爲嘉善縣民素桀黠公至羣杖空懸之堂而將宇冲類說者心折跪有微警聞公風采遂戢其鋒而因

一也無何擢山東憲副丁內艱歸服闋奉 璽書

有改焉而毀器者謹謝學師送之出狂生愧欲死而
里中稱公爲長者公之盛德大都類此云也

潘方伯充菴公傳

潘允端字仲履號充菴上海人潘恭定公筮江恩之
仲子學憲公衡齊允哲之弟也公生有異徵少而穎
拔試弟子高等尋入成均嘉靖乙卯以禮經魁順天
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時以公父恭定在法曹改
調都部而役者詆公驟遷遂調南京工部隨轉南駕
副使後駐淮專理漕儲隨擢叅政按察使轉四川布
政司右布政使此其歷官之槩也而所至亦多政績
可紀者其爲南工部時權龍江關稅以寬卹諸商人

快入加倍大司空以問公公正色曰某豈聚斂臣耶
第不爲盜臣耳司空以此益器重之嘗傾廩課歲詘
多遁逃者公下令十而徵一遂皆樂業來歸課不趣
而自辦其爲南駕部時郡縣所輸馬草苦于衛官勒
索而大戶買馬多浪費每至傾家公立爲規程令官
無所染指而大戶之困亦得少甦其以副使分巡青
登也青之巨盜惡險阻出沒左右有爲之耳目者公
廉知狀貸其罪而遣之令誘賊來縛其魁餘黨悉解
登州諸島人以歲時入市指揮某襲殺以爲功諸島
鼓噪稱亂公搜捕指揮暴其罪而檄諭諸島諸島人

人戴公德叩謁戰門率崩角地感泣去其慮變折衝不動聲色類若此矣及其受命總漕也公謂漕政所以蔽者緣有司交寬後時而領運者又多急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北土早寒水易合舟不能達以致京儲日益空虛非計也于是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關八月並達天津

卷之二十七

三

昔者洵懼而公策以爲必可行仍躬歷沿海要害激勵將士以次懸賞罰格而行之凡爲艘三百有奇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來所未曾有也詵者謂海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運亦難久至是公且以蜀中右轄遷去遂格不行公卽有任事之勇謀國之忠而未盡其用惜哉公雖明斷有膽略而舉動每依忠厚未嘗存一毫刻心所部有白蓮會者吏議大辟公曰此愚民相聚佞佛耳何煩斧質爲立遣之散有海船飄風而至遷者獲之以盜聞公訊而知其非

也麾之去有以大辟滅戍而死者以千諸生代公曰藉令因未滅而死獄中亦將以子代耶竟釋之公之寬仁慈恕此又可以見其大都矣公在蜀時閬庫籍至九絲用兵不數月而費金三百萬則愕然曰曩東海中倭禍越數年費不及二百萬金而督臣論斥逮案乃今都蠻小醜費至此乎時督府爲楚人方以平

卷之二十七

三

公之弟之樂其族屬姻黨貪者賑之宛者直之賢而無視者耶且公高視淵步見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而解之亂思一再出效用國家每多躍馬據之意而薦剋登上將將大用公無疾作不起矣公定元成嘗云恭定兩子伯以介仲以豪朝論鄉小無左右袒而圭璧矛戟各有所宜不得伸彼而抑此也可謂確論云

盛金憲浮庵公傳

盛當時字明輔號昆谷更號浮庵華亭之望湖涇人六歲喪父其母姚安人撫之辛勤以至讀書成立弱冠補邑諸生每試輒冠軍時名藉甚歲甲子年二十七選登賢書旋第乙丑進士時座師古和雷公擬以大魁會有忌者不果竟奏名三甲第一人授大理評事之在大理執法不阿庭鮮滯獄有無辜者力救之鄉之小兒皆王起雲者偶忤巨室禁之獄幾不能生賴公得脫亦其一也後轉兵部復轉銓曹餽道一無所之鄉紳某欲爲遷擢地嘗公以數百金立卻之去

卷之七

三

以此公負人望時皆以真吏部稱而公性剛直持已大峻而律人太嚴有同籍某某附新鄭相公各立門戶與公齟齬爭爲下石遂補金憲楚中楚王孫多驕恣公所以按之者豈不假借有大俠某托名豪貴所至驛驛公廉得其狀搜擒圖記一匣卽伏其辜有力者拯援之公不聽政聲益隆隆起而忌者愈肆媒孽三十六而解官歸矣公居郡於郡邑不爲居間而遇事抗言當懲奸王公在郡時與公莫逆有坐大辟者以千金爲壽公曰法不可愾且如死者何竟謝絕之江右喻公爲郡守適歲饑倡勸借之說亂民乘機搶

攘幾成大變公力言當嚴其魁而有其從喻以爲然

乃偕張令夜半至亭林縛奸民數輩獲之餘黨立散時議欲建金山縣紛紛具呈于直指紫亭甘公其按部時公昌言不可云當此物力不堪而欲鄉建一縣是擾民也直指起而謝教遂已之晚構一日涉園與二三友人及鄉先生王學憲洪洲陸隱使自齊林岡卿弘齋唐泰知純宇數輩結杜賦詩宴林泉流連棋酒致足樂也公誠心質行爽口直腸貌若兇而中實慈諒與人交不設城府可托腹心故初與公水火者後卒相信其人之概可知矣且其置買田宅必

雲用元景

卷之十七

三

信堪值與之精鑊而更喜賑貧遇乏病者施藥公者施膳其他行義皆類此又念母夫人節雖兩微恩命得封太安人又不欲以一第之榮掩母氏一生大節復特具疏陳乞世宗賜俞特旨旌表後不爲例實異數也公爲諸生時嘗中黃語督過于學使耿恭簡公而按無左驗幸館殺陸中丞家以學行受知文定公文定公一日謁學使輒呼天指日爲公力明其亡他乃止而卽以是歲得傳連登後耿公貽書文定謂三娶孤女而擣婦翁之謗往往有之曩者盛于事實出風聞微公慷慨分明幾爲所誤矣文定能白

人寬恭簡能服人善先輩之不可及如此公所著有
遊吳百詠記遊集燕起堂集年六十有四而終長子
元禎爲名諸生不幸蚤夭次子太學國禎粹然之品
人多愛敬之公可謂有後而其孫枝翼進亦復雲仍
云

卷之十七

語

宋孝康方林公傳

宋堯俞字叔然號方林華亭人幼聰穎絕倫泛濫六
籍百家諸史時以博洽稱學士大夫皆尊之爲耆宿
而以嘉靖壬子舉于鄉僻居鄉廬不入城市家故富
使又督辦開產出其餘以緩急人親黨倚爲外府亦
有息氣歸侯人也嘗遊南雍江陵相公爲祭酒秋試
令部生商諱之振公第一愛其才特甚既相致書文
直公曰有宋孝康某無恙乎吾虛館席以待文貞趣
其束裝行公謝不往已丑計偕失引不上南宮漶淩
燕市中終不及相公門請謁江陵重公逾甚令人跡
雲間志是卷之十七
得之命諸子往拜公不得不報謝江陵比至慰勞畢
承出諸子就席而言曰君第無歸老夫爨以文知君
君今獨不當以文課兒輩乎公唯唯否否謝不敏明
日請就邸舍又明日致虔餽公不得已晉燕而往來
亦不甚密無何江陵遭父喪公從諸子訃奔喪期則
以重達兩宮對公乃憤然上書其略曰伏聞哀計
朝野震驚以爲相公不日就奔矣而聞諸道路天
子下曠世之典將使相公不得終喪僕愚以爲相公
晉天子蒼生幸甚相公去天下萬世幸甚相公功
已成矣名已遂矣天其或者愛相公而奪尊大人以

年乎欲留者情必去者禮今相公欲徇一兩宮之命
自附于溫驛騎之傳竊恐四海之內百世之後不以
相公之自信者信相公而以不肖度相公且令羣臣
以疑樂羊之心動 王上則 王上疑 王上與羣
臣交疑而合之以風影之事異日者雖百口何以自
文國家當土木之後安危繫于肅愍公然公懇志終
喪 景皇莫奪方今覆盂安瀾之日正相公行禮知
足之時誠以此時飄然 魏闕服除後 王上不忘
老臣安車屢命而後從容就途豈非上臣之盛軌與
卽不幸身去而謗訕風起則 先皇之靈在天 王

雲間志

卷之十七

王本

上之鑒如日老臣亦何藉利器要津以防民之口也
故當去而去卽安禍其禍微欲去而不得去卽禍不
及身其禍重人亦有言捧禍莫若輕惟閣下裁察相
公請書至半日宋生亦爲是言耶終乃嘆曰生亦深
言之矣初江陵之晉公也徵官以紫微舍人及得書
遂落遇公而公漸與之遠然自公上書後江陵終
不自安而公亦從此引去當是時公以一縫掖落魄
長安彈鋏幸舍乃不諾諾而謬謬也此真所謂撥虎
鬚批龍鱗者偉哉是書讀之耿耿煥煥有飛霜吐虹
之氣焉不亦可以爲難乎而公歿數年江陵旣敗高

臺傾而曲江平矣公之千孝廉懋澄方弱冠爲相公
論三首以白江陵之勲業而洗其瑕其持論有故有
倫良非漫語嗟嗟一江陵也父抗之于天下所競趨
于原之干天下所共誹皆出孤特之談別是一具肝
腸齒頰而其所著論尤奇余故述之以愧世之筆死
虎而談困龍者

雲間志

卷之十七

王本

陳太史泰巖公傳

陳懿德字伯求號泰巖華亭人也方垂髫時宸衷頽里人有神童之稱八歲隨父師遊一鄉先生園中庭有芰荷指以爲題命作破公應聲曰凭欄聞十里之香映水似六郎之面聞者噴噴嘆賞之十五歲里選第一入南學宮弟子日惟閉戶讀書一目下數行而亦無言不讀輒記憶不忘時與蔡公司馬龍陽張公水師同源爲好友各以暗記曆日試其聰明蔡公凡三追張公凡二遍而公第一遍即朗誦無一二差訛遺失者每與徵事兩公得其二三公獨得其八九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十八

以忠悌雅之譽領袖東南學使者如胡公象江黃公翠崇輩擅知人之鑒未嘗不手其試卷而歎國士無雙也嘉靖壬子張於鄉乙丑成進士俱取冠本房而館試亦褒然舉首授翰林院編修與經筵纂修世宗實錄世宗享國日久起居注所藏甚多秉筆者率經月不能盡旬日事當徐公文貞在政府與西蜀陳文穆公總裁史局下令曰有能一月完一月事者待以不次之擢公才既敏捷而大手筆又能濟之每月終輒上副本而編摩又極妥當精工文穆覽之喜曰君之才當伯仲于長王聖藉令史館皆如君輩

豈不遙而有成哉當是時聲望藉甚禁林以需大用有日而獨以性剛峻不能受頓指於權門遂爲所排左遷閩之延平司理至則撫按而下諸臺皆器重公不欲以簿書相煩日有餘暇乃進郡弟子而講學問業焉先是延平學人士不貢於朝者廿年于茲而至是庚午與鹿鳴者凡七人不可謂非公陶鎔力矣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十九

際文自念所職掌者在刑儻行獄中有一不辜將置委乃取通郡獄冊詳覆閱之閱竟而慮囚果得誣罪者數十人上其事於直指悉昭雪之所釋三重辟如比部陳邦彥上舍楊廷玉枉盜劉富仔其最著者也直指近罵蒙公數曰非使君神明此屬當終覆盆底安能見天日耶其重公如此無何趙殷兩相公入閣視事趣召公爲刑部山西司主事蓋因兩相諗知公被黜之無辜故有此命而高靳鄭相公亦知公之素復除授尚寶司丞此可以見朝論之公矣是歲穆宗有事圓丘奉勅護天子寶璽於南郊事竣歸與慶成大宴賜衣二襲銀二十兩亦殊數也時新鄭執政兼掌銓曹海內進職者例以撫按舉刺爲殿最華邑鄭公謙山岳有善政而不能善事上官遂不列薦新鄭欲以郡倖處之公忿然作色曰若爾則

羣吏何所勸懲願師相察之牝牡驪黃之外始不失賢有司耳乃其以其治狀對新鄭曰君言良是何以撫按並無薦剡也公曰此令無所取於民則無所奉於上安得薦剡哉不薦則刺而此令絕無指摘誰能刺之今如處以超格不惟可勵郡縣抑亦可警監司惟師相幸察新鄭日然遂召入省覲事刑科鄭令深德公將遣門湖焉公知之曰我公薦也寧事私請爲遂止焉曆初年王上方弱齡翟璜爲保榷權於內具疏請誅章凡四上始出保於楚令司與獻帝陵香保已就道矣而新鄭追論之不巳公請間而極言之且曰聖有明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新鄭不從公言遂及於禍公曰正人去國誰復知我送謝政歸歸未幾疾作而歿時猶未及五旬也公清標玉立眉宇峻嶒其與先輩同輩交也常以簡傲抗直取罪而心實無它卽其持公論於政府前保全賢令一事足以渠公之爲人矣乃其宦途偃蹇于嗣權殘令人有長沙之憾伯道之悲也可勝歎哉公娶婦於馮廷尉家忌者謂其有榮達中蔡與夫公以奇傑之士廷尉欲擇快婿而得之豈若柳開之乞婚於錢供奉而奈何執此以譽公也公長於作賦復工於臨池可稱

詞翰兩絕人或得其一筆一楮亦爭珍之而所著有樂志堂稿散佚不傳更不能無人琴之痛耳公之甥孝康董君復初持狀乞傳於余爲之捫管叙其略而復以父老所談一二遺事撮拾筆端爲公傳之公之官以符丞畢世而寔以太史起家然公之所重者有太史之不以符丞名位重也故稱陳太史恭儼公傳公嘗物色唐元微甫玄年二太史于求貴時亟稱其入爲金馬玉堂之器輒延爲子傳厚其館穀以過之而兩公戊丑相繼入禁林卒如公所期待此又其雅意憐才而人倫之鑒固亦高出尋常者也併識之于雲間志畧

明佳話云

陸大叅敬齋公傳

陸萬鍾字元量號敬齋應天司理鶴江翁應寅孫也公遊庠之口纔十四齡學博閱其文且驚且疑以爲童子何遂有此乃探題面試之援筆千言立就自此藉藉文章聲郡中俊髦如林太僕弘齋盛吏部淳庵皆與之游嘉靖甲子登鄉貢乙丑旋成進士時公齡二十一有司耳是科吾松登第者十二人而公獨少年老成爲同籍所推轂庶常之席待公而公辭不赴選第需次而得杭州之理刑官杭故海內一大都會踞上坐而責期會者有臺使三監司九檄

雲間志

卷之十七

下如雨案積如山而公從容一一應之凡所斷獄何啻老吏惟允惟明是不當三臺九監司意指而事無巨細悉于公焉取裁兩湖有青天之頌非溢美也遂應內徵授刑部主政而不久改湖江道御史出按廣西公每行部輒攬澄清之轡馳騁動輒奸發伏如神貪墨之吏多有望風先解印綬去者歲萬曆丙子例當鄉試公以臺使監臨動按三尺從事簾以內以外悉如而所甄收又有得人之譽尋晉湖廣少叅叅何晉廣東副使東粵珍寶泉輻輳之地宦茲土者易以脂膏自汚而公于常俸外一無濡染卽李勉

之按嶺南舉財貨悉投之水蕭傲之使南海凡珍奇不入其門何以過焉已而陞江西大叅署中梓週同祿之變公居恒守官清白橐無餘貲獨所嗜圖畫書史出必自隨至是盡成煨燼而三十年所著詩文藁悉付之無何有之鄉尤可惜耳公意鬱鬱且病欲投綬歸請之臺使者不可得而會審錄公侍臺使視囚不無從容悴色遂聽公歸而公卽致政以去公家居絕不聞外事杜門若水遠利若瞿日惟與故舊賓朋飲酒集每至達曙無已時半餘遂患沉痾竟不起豈亦傷于火而終不能自遣者耶抑酒之流生禍也

雲間志

卷之十七

三

公矜白衷腸如青天朗日而一二宵戚不體公心有謂產不償值者適公自粵還失業王攀輿訴公公大詫以爲此必無之理而後乃廉得情實亟召失業者慰勞有加立追還其半而其半乃捐已貲予之意卽此一事可以察公之生平已

黃贈君南山公傳

黃德崇字益卿號南山筆亭人觀祭西坡公之子武定守純素公之父也公于唐宗伯元微爲內兄弟而余與元微爲同社友因而識公公呼之小友時元微常官庶公卽世之後尚困公車外侮疊至公相與籌畫不難以身覆翼之有事則疾乎倚之如左右手而又從青島家言爲元微佳城敗卜安窆晝夜拈据以安婦翁官庶公之靈元微之得以從容肄習而唾手科名者不可謂非公力也其後公之長君武定公廷鳳亦入社中與余交交且暱因知公事甚詳而爲之

雲間志

卷之十七

三

畢其說楊給諫允繩死于忠其子應祈死于孝所存孤在襁褓僅一綫耳公爲給諫公夫人弟輒揮涕而爲之保護存其孤于搶攘之中卽今比部公忠裕每一談及輒念公而涕泗交流人以爲程杕之誼無出公右矣公有二母凡而天妻與藐諸孤執執無所倚公以一人仔肩其家事有勝豪憑藉與王欲得其室廬而許之官至再至三問官無不左袒豪盡錫錫其家蒼頭去公以口舌爭之如衽席戈矛者然槐棘之下衆口訾罵而終不屈公辯後當道者轉以屬晉陵守公抗執如前守亦不能難公也公之妹婿潘文學

者澁東其奴過急奴伺其扁舟渡浦乘丙夜轉而沉之中流叩之則謂爲盜擊殺無能問之水濱公察其奴有恠色潛往浦上購善泅者三日而得其屍撫而哭之盡哀歸則縛其奴詣公庭諸同惡無一逸者詩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公其有焉有兄女字何文學者爲督奴所凌公之不勝卒藉公實之理幸不短氣而冠履之分卒不至倒置宇宙間有姪爲人所魚肉者用公計脫之得免于難有嫂未三十而寡子女六歲三歲而孤者公與徒箸密邇朝夕善視之其後母完節于顯名而女亦嫁之得所舉家每食息輒額手

雲間志

卷之十七

三

不廷叔氏助公有所交善曰姚生者病疽且殆公聞而徒步三十里外迎醫療之至則嫌已屬殯公哭之慟而爲經紀其喪范巨卿之於張元伯誼無以加此矣蓋公倏骨蒸腸出自天性無間親故卽不識而交臂一旦以緩急告者不以疾病解不以風雨辭此其人當非塵埃中所有而公亦志慷慨不事家人生產晚以尚平之累紛如產益日挫輒鬱鬱不自得者有年於茲嘗破笑而嘆曰大丈夫當牧九州莊萬宇寧羶輒效豎賈之爲手握阿堵奉其王如奴隸耶乃未及七旬而死志亦弗克少酬酬之者在令子矣公有

丈夫于五人武定公孟威處爲鉅儒出爲良吏已致
政家居孝廉孟舉廷鵠由博士官陞浙江嵊縣令而
其孫泰頴泰齊泰繩及曾孫以祺輩皆有瑰才異彩
必且俾爾熾昌所酬公者又豈有艾耶 制詞之稱
公者曰贈儒義伯敬寡撫孤而南阜鄒先生銘公之
墓亦稱公之德人而謂贈公之節曰日生寒也
以余所知公事質之良非欺我

董州倅栢山先生傳

董傳性字原博號栢山上海人孝廉五泉公充大之
子先生爲光州判守不稱官而稱先生蓋重先生也
先生少慧四歲能識字解其義六歲出就外傳日誦
二百餘言十三歲出赴縣試縣令梅公見其少年令
之爲草先生援筆立就令驚宅以爲寗馨兒何大奇
手酌卮酒飲之且賜之坐尋補博士試輒高等屢干
官學使者胡公衆國黃公翠緩皆拔置第一以慰解
栢期而大中丞悟齋吳公爲郡司理時尤加賞鑑愛
其舉于業直班王唐瞿薛諸公間且謂其文多見道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七 三

語以聖賢之學勗之每延入署齋講論至夜分乃罷
蓋公文燭垣名理卓然方家非徒僅對白抽黃取一
時耳目之爲快者也且又博極羣書自舛繁露瑩青
蔥閣諸經史子集以身鉅魚其中俯而讀仰而吟燈
光熒熒丙夜不輟每纂組綠字朱書與錦帶牙籤掩
映几上公撫而樂之曰吾坐擁萬卷何如北窗百城
哉自是好書之癖聞于人間不脛而走先生字下問
奇質疑者坐客常滿米太史文石莫方伯中江徐大
令長谷張憲慕黃屋輩皆吾松博雅名碩常竊歎以
爲弗如而先生亦嘗受徒設絳帳弟子數十百人出

自陶鑄胥去爲鴻儒顯人如朱少參正色唐進士之
解其最著者先生從弟宗伯公傳策以直諫名學博
而才鉅氣嶽嶽不肯下人獨歛衽讓先生曰吾家伯
子吾畏友也終身不敢以雁行見其推服先生何如
哉先生積學負才視一第直擢之故輒高視傲睨惟
其史之是耽絕不問家人生產卽門下士亦不屑屑
求修羔雁或反損餉以佐讀捐貲以週貧于是先生
歲暮日益多而家日益衰落卽晚膺賓賓不能治去
裝而會吳中丞應詔入朝函書馳幣聘先生乃
得從之往都下至則中丞推轂先生謂可備顧問擬

雲間志

卷之七

三

內除待詔孔目等官處以文徵仲何元朗故事而先
生慨嘆曰吾生平不遊大人以成名今頭顱且種
種矣吾故有五斗在縱中丞憐我吹噓之一口上天
我安能老而變塞耶因力請外竟按常格授河南光
州判官尤素稱饒宦茲土者幸以焚敗而先生不敢
輕視其官守亦不敢浪擲其身名署中薪蔬之類沽
自民間必昂其價以與之而一切贖錢美金循故事
應輸之官者先生以爲月俸之餘並屬贖物目不一
驛也州守天台王公士琦負才眼空一世亦復莊事
元生凡大獄獄輒以相屬而先生多所平反州人有

龍圖之頌富人子以挂誤罹重辟者先生立訊出之
夜函百金爲壽先生怒曰吾第白若冤耳吾豈受若
金者耶麾之去時大稔守以考績行先生慨然欲興
發吏以未嘗關白監司恐獲罪意頗難之先生曰有
罪我者請以身當雷霆寧忍見溝中瘠壘壘也竟發
石以濟獄民臺使者聞而賢之交薦于臚會商令
欽卽檄先生攝篆甫一月而稱治吏畏民懷商之
人恨得先生晚旦日何不遂卽真吾邑令也明年自
商還州中缺又視光篆益孜孜搜剔利蠹士民習而
安之歲大旱先生爲文請之兩臺言民有七死七亡

雲間志

卷之七

三

北之鄭俠流民圖更切悲惋兩臺覽之惻然因下令
先生祈禱先生齋素徒跣僕僕赤日中且行且拜吏
民相與慰藉勞苦牽先生衣止之而先生不聽益步
益虔如是者浹旬月始澍雨而先生以積瘁病矣諸
吏民號呼籲天請以身代而先生病不起矣傷哉新
守青州王公爲先生啓手足視之見兩膝腫脹紫黑
如鐵色而四壁蕭然無異逆旅因哭之慟爲請乘傳
以歸先生以身殉職客死數千里外非王公經紀其
喪幾不能歸觀斯又不幸中之幸也論者謂先生光
州却金事宜賦之豳歌以傳而先生爲諸生時却金

者三一邽之馮郡侯謝其居間一邽之莫方伯還其
橐裝一邽之君家侍郎歸其孤子而郡邑大夫如畢
公梓石聶公崇野屠公赤水皆景仰先生高風欲羅
致之幕下而先生終辭不往也則先生之卻金又豈
獨一光州也與哉先生雖貌類侏儒而俠腸義骨不
媿魯朱家無論父母一豚膾不生義死葬人以爲難
卽親知間有緩急輒出死力振之如陞沈氏子于傾
危之時保何氏孤于死亡之後賑社友陳進士于未
貴之日周宗黨諸人于島夷入寇搶攘之年此又人
情所甚難而先生獨易之者先生真一片有心人矣

雲間志畧

卷之七

又嘗讀先生古文詞法而裁典而則質而不俚藻而
不濡其叔氏太史玄宰能津津道之而我友黃孟威
郡伯亦能疊疊誦之然則先生者其文學德行政事
合而爲一人者耶嘗謂我鄉科名不乏彬彬之彥而
佚于科名外明經有聲如王先生西園一鵬何先生
元朗良俊高先生達觀才董先生栢山傳佳蓋真所
謂崑山利玉滄海遺珠也者百世而下猶令人跡其
遺際大恨而齒其姓名猶香此與羊質虎皮者孰賢
孰不賢也

唐贈公少泉公傳

唐思德字伯念號少泉上海之唐橋里人嚴州郡丞
唐仲賢晉卿之父也公少習舉子業不就退而隱于
鄉好修能行其德而其人亦復慷慨正直不苟笑言
不長然諸宗黨皆以祭酒推尊之居然稱高隱士公
子晉卿字同慈公督之學弟陳公龜海太僕爲諸
生歲終獻酬公卽遣子從太僕受詞北后稱弟子而
大議以薦歷兩子舉于鄉晉卿以壬午亦登鄉薦比
上春官屢報罷公八十春秋高矣晉卿不得已就選
人得學博官旋陞國子監助教而公已卽世以覃思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七

復如初其敦睦則牛弘繆公豫之輩也還友人季士
美所寄橐中四百緡而又折券予胡士敷五千緡贈
其戌畧無吝心無德色其介俠則雷義翟道淵之儔
也邑大夫高公行誼以鄉飲禮邀公公謝不往直指
使者檄郡國舉鄉約推擇齒德俱尊者爲之長里中
公老子翁皆推轂公公亦謝不往曰老夫耄矣幸冠
國聞冠履杖行遊足矣敢汚瓊豆而溷月旦評乎哉
有子晉卿登賢書置身青雲之上而自喜折節爲恭
謹逾甚若自以爲朽木枯株誠有如太僕所云駸薄
詩書之業而托志清真塵沉閭闔之間而遊情衡泌
言開元夏 卷之七 聖三

齊庶幾稱處士之義而列于隱君子之林矣後以子
貴爲贈公天之所以報公亦自不薄而如公盛德卽
非贈亦何可以不傳也故援筆而爲公立傳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人物

陸中丞阜南

王中丞留庵

王參知洪洲

馮京兆勅齋

蔡司馬龍陽

曹太守景坡

朱太學象江

喬憲副玄洲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陸山人三浦

唐文學二懷

李典客中條

壹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華亭何三長士抑南編著 男如召輯

陸中丞阜南公傳

陸樹德字與成號阜南華亭人公與仲兄文定公少

育于外家林氏故兩公先後薦名尚從林姓及既貴

至陸慶已巳始奉詔肯復其姓姓陸云公幼而岐

嶷遜敏為兒時不數為兒啼而成童時亦不喜為童

弄父母母極憐愛之四歲屬對聲聲而就比長屬詞多

奇時文定已為情士試輒首有文章重名人以為公

亦不在仲下何母夫人見肯即喜喪聞年方十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出贊薛氏則贈公以失特割愛故有此行而薛氏

所居距文定所贊李翁家僅隔一水先是公受業師

九三四易皆儒生者宿輒愧歎以為弗如而至是乃

從文定公學兄弟間居恒食同器寢同床夜分亦同

篝燈讀也文定公辛丑成進士而公以是年補弟子

易薛始歸公于家成親迎禮饒一鄉大夫車御公公

力辭以徒步往婚未浹旬即獲被讀書山中累月

經年若忘其家者然亦以此過勞若病略血若不勝

承贈公心猶憂焉而會歲丙午當應科試意不令成

行公固請乃許至白下則甘食安寢神情爽然三試

棘聞嘗不屬草立就遂登賢書及公抵家而父子母妻之喜可知矣丁未文定分考禮閣公格不得入試自後屢試屢蹶凡領鄉薦二十年乙丑始登第授浙江嚴州府推官特大宥有以庶常爲公地者公謝不赴也乃就選人格得司理而于是歸里携家之嚴嚴于湖爲齊郡俗亦剽悍文公所按鞠摘發如神而卒歸之仁恕民是以有神明父母之稱署中臘腊酒米皆自其家携去卽有取諸民間者亦卽其直酬之於是寮屬亦競以廉慎相砥礪無干墨聲者嘗奉部使者檄巡他郡縣僅以一衣囊自隨按武義令不法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二

事昏夜投金宮公亟麾出之論如法督府購守陰事以屬公公曰以僚證守是以弟證兄也可乎強之再三卒不報且力明其無他乃得免守素與公不相能至是始婉服稱公長者吾愧公矣戊辰以累薦內徵備臺省之選而會文定公起佐吏部於法當避改陞主事刑部湖廣司當公去嚴之日嚴之人數萬擁道不得行哀號之聲振于山谷頃之構祠孔道肖公像而祀之迄今去後之恩猶在人口碑也公赴部會都諫李公已以直言廷杖下獄公爲解衣調食救之血肉狼籍中得不死嘗自舐吮指斥時政以示同年

萬安蕭公蕭固止之焚其草已而同舍郎鄭公履厚上疏論事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計議公始欲連姓名而以疏中語薦揚文定公乃不果而鄭公獨上之朝亦廷杖銅綬縶獄時公雖未奏封章而直聲則已震動羣下獨指異日者骨鯁之臣未有兩也尋改公職有給事中時世皇帝恭默臨朝大臣希得見公疏陳先朝召對故事申明泰交之義慷慨累數百言疏入不報又條議肅遠兵食語侵督臣譴襄敏公綸譚適召還京管而公以工科右巡視譚見聞輒謝不敏數爲推轂公歲終例當刺舉公劾副將焦澤以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上若干人而有佐擊爲大金吾所庇者數閣說不聽竟論罷之辛未充會試同考所得知名士居多若楚中家宰楚石陳公薦其首舉者也尋又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庫貯尚方什物爲中貴人利藪公擇其謹愿者一二人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晉難破家者屢矣然其弊不自公等始也吾欲不言則失職言之將不利于公公益自爲計中貴人唯唯然相戒稍弊一新已而捧冊使周使趙封諸侯王饋之累土金拒不納以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公疏陳唐學大旨有三以講讀責之疑丞以起居

嚴之近侍而又以儀刑本之身教時新鄭江陵兩公
在政府覽公疏嘆曰真諫議也已而太子出閣講
學公以侍班拜金幣之賜比天暑暫輟講則公又
力爭之報聞會歲旱則疏望雪日月交蝕則疏修省
河患則疏開濬鈞恤江南農民運則疏兼督漕臣既
而疏保聖躬者亦有三其言愈益剴切一謂湯液
宜濟中和毋滋壯熱一謂滌暑宜戒容止毋伐晏陰
一謂禁處宜親大臣毋撓靈靜末疏然而不納而前
二公胸皆留中有大中貴請開戒壇將阿上徵福
者公復抗疏極論其非其說立寢一符卿忤執政意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四

宏公糾之公毅然曰吾豈爲政府驅除人者乎吾於
此寧爲寒蟬耳無何上晏駕時中貴人馮保橫甚
新鄭計欲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奸私不勝
保遂逐新鄭而徐訖諸言者然終不能有加于公會
當議稱廟公請稅屠宗母稅宣宗以嘉靖初
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得行而舉朝則服公爲定論
矣是時文定公復召爲大宗伯公於法又當避僅移
尚寶卿甲戌春奉使致祭衡府乙亥還朝即以
是冬受應天府丞之命應天雖禮重列卿然得下行
布司之事他丞取貴倨而已公獨孜孜勤其官甫至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五

當分聘鄉閭諸博士公令探籌密亂其主名左右窺
伺之不得風弊頌除而秋事棘以內外悉公王之鉅
細井井寮屬皆服其才蓋公永京光二年其攝尹居
半而戊寅又署南國子事改太常少卿旋署翰林署
光祿署鴻臚署應天府六卿皆折節下公每有大議
論率相顧曰太常云何其推重公如此故事九列若
四品持資簿待選無滿考者而公前後留滯者凡七
年則以中貴人保在事扼之而公亦了無歎望也辛
巳進南京太僕卿壬午以馬政甄叙隨改北太僕十
一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山東時中貴人保
業已得罪竄矣公久處散地至是始得發舒且戚
上簡在之知思有以報稱即馳入境問民偷苦條所
便宜上之裁徵餉疏里甲寬積效告報可藩王部使
者瞻望丰采不敢以修脯篋筐入公之門公又以身
力爲表儀罷一切供帳諸具即齋厨無重味而燕享
亦無加邇也德王張具大明河肅公爲客謝不往
曰撫臣與藩王杯酒流連兩損威重且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濟南自雲湖故小民業爲藩府所侵公請還
之民而府閭以內援脂書屬公卒不聽藩府意不俸
而亦無余公何會以病脾乞身去太宰楊公巍嘆曰

吾獨不能爲東人晉公繡袞耶爲 上言公賢而請聽之候病瘥日起用而公以得請遂致政歸之日行李一無所賞而饋遺亦一無所受蓋至吏民擁車而號者竟百里而公撫濟上之政其得人心可知也歸則閉門謝客足跡不入公門日與文定公兄弟白首相親而亦相携出遊峰鄉間鄉之人望見兩公顏色者無不笑以學士投版中丞以撫公拂衣比之二程先生而總之兩公以斗山重望爲機雲里人又比之平原二陸則亦何媿其爲宗工鉅卿哉若公之生乎不事居間不問生產而孜孜行德于鄉遇親戚內計多有思意詳其誌中茲不論第其歸山後屢薦書且 廷推楚中開府而公以疾革竟不起也惜乎位不盡才齒不盡德而易簪時第令人誦彌陀聲微笑整襟而逝若委蛇者可稱得正而斃矣公之于彥慎以 軍恩得蔭而後登乙未進士爲吏部郎家孫景朋又舉應天吳外鄉薦景早補蔭爲官生而皆享年不永其所謂公未盡者亦不可謂有所望熾昌而壽域者有諸曾孫慶紹慶繩慶綿在天之酬公固未有艾也是爲中丞陸公傳

王中牟晉菴公傳

王沐字北源號晉菴其先大梁人籍華亭者凡四世而公生公登孤賴祖母周母姜庶母吳共撫之年十四受書穎異特甚馮廷尉南江見而奇之曰此王氏汗血駒也弱冠補諸生家已中落公篤志方學以所入修脯爲三母滲瀝資比毀衰城中禮歲辛酉當應鄉薦會元配楊孺人病篤公意沮楊夢見天榜得公名絕爲治藥果獲傷而公素自好益閉戶局關不問生產不事居間不飾車騎及鮮衣美食之好人以真率廉稱之凡九上公車扼于一第將遂以丘園老而

轉念無一命之榮何以慰泉下適舊郡理吳公悟齋爲少宰知公才且賢強之仕得中牟令中牟古賢者所受事千秋而下追芳嗣美者必王使君也公旣任值歲大稔民皆剝樹爲脯易子爲餐公憐切痼瘵拮据拯救至以雄黃粉塗扇屏穢徒步阡陌間招流民瘞枯骨瘞餓殍所全活者甚夥邑界藩府王孫比屋而居公以德以惠感孚之無敢越軌里豪有憑社藩貴煬厓間左者公按之如法以此仁廉之譽徹于邇遐隣邑告饑當事者屬公巡行踏勘所至按實以聞輿誦棠陰幾遍省會比當河決邑丞乾沒金錢

行河使者檄公核狀甚亟丞向公丐餘生公意憐之
報聞稍緩竟失使者意時兩臺方擬交薦公恐與河
使者忤遂議量移公咲曰鷄肋味與鱸羹味孰短孰
長吾寧爲五斗再辱哉遂致其政束裝而南士民遮
道泣送越百里外視其橐半減于曩時蓋公最所携
圖書筆墨布絹之類盡給學官僅存幞被一襲耳于
時兒童有誦相與咏歌善政公于中半三異庶幾無
愧色乎陸文定公聞公歸通之於郊慰謝曰仕路微
纓脫此甚善且藉公長者退居林下表率鄉閭是亦
爲政也因相與結耆英社爲詩酒盟所居素仁里故

雲間志卷之十八

八

多山人德勝岡時遺業也公爲勉營以棲其身一椽
無以僅背類垣敗址而已公既薄宦情而諸子皆已
蔚然庠序課讀之外一意攝生暑不簪冬不爐風雨
不出歲時未嘗輕至郡邑之庭而郡邑大夫欽挹高
風干旄相望推重公爲鄉飲祭酒公不欲拂其意時
一赴之里中望公鬚眉冉冉皓齒童顏不啻景星慶
雲享壽八十有八而卒公以三十年孝廉十年仕宦
二十年林泉而產不踰中人享不加儒素然而貧戚
故交所賴以周恤者未易僂指卽儉歲所入不足供
食指猶必推惠以分所親內兄姚登逝其妻及姊

妹孳寡相依公令諸子瞻養之無倦色幼師秦望山
先生公與杜大令孺懷共矜其子孫之貧乏無倦容
公之于道隆所師事翁君彥陽父子相繼以歿四喪
未舉公倡率以終其窆安亦無難意公真盛德之士
而先民之遺哉典刑雖往風範猶存而況公之子道
大遠盛道隆皆有聲藝林道隆已膺貢爲國子生諸
孫英英盡稱國寶行且振足雲達以補公不竟之施
正未有交也所著有風木餘思青萊家風經史纂要
古今名臣奏議名賢詩文雜錄若干卷藏于家

雲間志

卷之十八

九

王叅知洪洲公傳

王圻字元翰號洪洲上海人也公生三歲能辨字四歲能讀書七歲受戴氏禮十四爲博士十六而舉于官凡經傳子史百家言及性理綱目諸書無不貫串淹通試輒爲諸生冠公家故素封嘗受德邑中徒步關四十里往返間必携腹稿三篇歸而書之紙輒成帙海內公部公文川黃公景雲皆亟稱之而甲子歲楚中耿恭定公爲督學使亦賞識公文毅然舉首而公即以是年舉于鄉明年登進士高第矣釋褐得清江令俄而轉劇萬安並以治行異等拜侍御史視鹽

雲間志卷之十八

十

神明之頌其在萬安按殺人投尸垣外者則以凡上血指驗之按行賈被劫途次者則以幾丁銅器決之而一兇徒一婦人一璧子皆伏其辜噤口不敢辯俗故多婦女入市往往借汲泉爲東門之會公下令嚴禁而自是男女別于途矣其在葦中當穆皇帝御極之初嘗一監大閱兩侍經筵多所論列露章不避權貴如糾邊帥之黨私止嚴衛之密訪疏中官孟冲鞏錮之不法罪狀請復召對午朝之舊章爭被斥之言官番致政之冢宰此其最大者也其在閩泉汀之巨盜有張文欽陳文岱等聚衆劫掠者頻年

雲間志卷之十八

十一

云處本任以忤時相意出僉臬閩中復謫邛州倅已稍遷進賢令丁內艱歸再補曹縣旋擢守開州未幾爲武青州復遷楚臬備兵武昌尋改督學再遷陝西參政仕蓋公之浮沉宦途歷歷可數而公之經營吏時亦娓娓可稱者其在清江會有度田之役公單車行阡陌間與民之數從車中暗計之無不洞燭若公指掌有勾股法者以此吏毫髮無敢欺已而復令度田諸邑紛紛藉藉獨清江士民謂經王公所度者不能復爲增損第移文報成而已他邑有侵其境上田者訟久不決公至則賢厥成卒歸侵田翕然有

也所得贖錢皆以充公費而不以潤私囊其在武昌
公計水鄉多盜輒勤飾干楨以戢梓鼓而民是以
無綠林潢池之虞其爲學使者則崇行誼峻坊表端
軌範嚴規條試士必先論策表而後經書蓋因隆萬
以來楚雖有材而覽瑛肆者蓋夥一經外叩以徵議
絳語及經濟之務茫然故公以 高皇功令申示不
踰年而士皆舍今茹古公實啓之且楚士多奔競亦
多作奸而公一切禁止考試之日止令兩吏傳題一
庖供爨養年積弊至公而盡掃除矣公自仕宦以來
清江萬安兩邑人爭之境上而青州數百人晉之兩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十一

臺前且奔訴之 闕下併曹與開戶祝家尸而立生
祠祀之者凡五公何以得此聲于齊魯閩楚間哉公
與國闢試所得知名士特多再典山東試錄多出
公乎朝議評爲京省第一至御史不敢掠美而直
之江陵江陵亦不能掩公才而噴實稱賞則公之文
可知公官宦武經七書上之直指中丞即屬公勅
授一時材官騎士亦復知兵且稍諸緒略則公之武
事可知公以奏議爲內江所推而江陵與內江交惡
風公使攻之公不應以此輒有嫌新鄭爲公座主時
方修却于文貞又以公爲私其鄉人不助已也而亦

不能無惠慎意以故公于官再起再蹶則公之節氣
又可知夫以文學如公武事如公節氣如公者精神
中括不多屈而董董以少終也柄國是者然乎否
耶公里若掃軌著書謝絕戶以外事而至民間利病
則于撫按監司郡邑守令不惜苦口言之其所爲德
于鄉舉三族六親靡不沾公惠沐公恩者未易更僕
數而時與同儕林太僕陸運長諸老結詩酒盟余以
小生後輩亦得追隨杖履爲倡和笑談歡一官一動
固居然先進典刑也故余謂公于作述爲宗公鉅匠
于齒德爲達尊而于社會爲祭酒善哉乎張大猷恒

雲間志畧卷之十八

十三

之狀公者曰公學不標知行而見解實踐直登孔孟
之堂文不驚鈞鍊而傳大渾融獨窺馬班之奧心不
好黃老而靜虛恬澹妙于玄門口不諱西方而悉儉
慈悲深于禪理實心實行真品真才和不爲同貞不
爲異一代偉人也知言哉公雖老而精神強旺飲酒
賦詩無異少壯望者謂爲神仙中人而享年八十有
五一目竟以無疾考終想當仙去公居恒教其子孫
嚴義方之訓而諸子思忠思義輩恂恂有萬石家風
其諸孫皆賢而孝廉昌會負名世才將起而嗣公之
脈且光大之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矣所輯有續文

蘇軾詩集卷之六

馮京兆勑齋公傳

馮行可字見卿號勅齋廷尉公恩長于華亭人也當
廷尉爲御史上疏劾三大臣不法詔下獄時貴人媒
孽御史公比上言大臣德政律擬斬公甫十三齡卽
伏闕白寃狀括髮短後衣弊蹙長安街中見貴人過
輒翠輿訴之甚且痛哭嗚咽又二載會冬事迫乃刺
血書疏上之朝大畧言臣父恩幼而失怙賴祖母
吳令節哺之以至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吠好之人而頓忘逆鱗之戒遽罹大辟身
在法網中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愛傷過深僅存氣
雲間云星 卷二十八 五

息臣父今日死祖母卽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卽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執一孤安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之理而赦臣父得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待白刃疏聞有旨法司覆審時聶司寇公賢以前律不合報聞御史公遂得未減戍雷州遇赦還里海內想望風采翕然稱馮氏一家父死忠子死孝令人詭說至今也公登嘉靖庚子賢書家食時晝登好修佐御史公行其德于里閭族黨旋丁母金夫人憂哀毀骨立蔬食不御內者二年

穆廟初部使者列公前事特旌爲孝子表其廬禮竟時御史公年將及大耋矣篤孝如公豈以三公易一日養哉意欲需侍養不與計吏偕行而公趣之謁選曰吾老不任報國汝不以一邀一命如負國家再生恩何且有汝兄弟七八在無須而左右也公不得已成行謁選吏曹而得光祿寺署正往光祿一署孝廉皆薄其官不與推擇而維時江陵欲以孝廉重其官故公待此選比蒞職具視事也勤而且忠中費人有狎公意欲假上供物難之而公夙戒飭甚貴人欲有所恐明而不能以聲色相加輒止以故竟公

不歡躍他如掣鹽而貸中賈則爲寬恩訊獄而抵豪奴則爲伸法受牒而彈壓貂璫則爲奉公臺使者廉知公賢先後薦剡凡十一上當得不次之遷而竟以拘于格僅轉瑞州府同知公遂抽袖致仕歸養高林下間一寄與湖山結盟詩酒而故人有談廷尉公事者輒涕泣不自禁蓋公老而不忘其親真可稱孝子矣後以八十五終足稱考壽而其子孝廉大受馳譽世號爲今亦有聲官評蓋不愧厥祖厥父云

蔡司馬龍陽公傳

蔡汝賢字用卿號龍陽華亭人公生而秀穎矯矯羣兒中不作少年嬉遊態多奇貴徵贈公心異之謂是兒尤吾宗者十歲而漸長漸慧十六弟胡太淑人憂哀毀稱情像如成人禮二十而娶家方食貧賃一椽之室通市巷而處夜則驚聲輿機杆聲潤而奪公呼吾聲公嘗掀髯笑曰此非一部鼓吹耶由是益勵于學名籍籍桃李林然至試有司輒不利而輒亦發憤下帷年二十三始補青浦博士弟子試則哀然舉首而官廩之已青浦廢移入郡庠其學日成而其名日金

雲間志

卷之十八

本

起郡也大夫皆忘分而與之交乙卯舉于鄉公不色喜以不得見太淑人為悲也屢上春官屢落第公亦不色愠以得侍贈公為幸也嘗是時公弟談稅讀書絕不與戶外事有舟人趙義者以冤繫獄夜貢精鏹及少女求公居間公嚴拒之有姻家莊禮者為辭所喉公陰白其冤其人感恩而以百金為壽公麾而出之嘗曰關說易為耳其如名不可洗即暮夜之金易污耳其如四知何蓋公之雅意安貧自其天性如此壬戌計偕之役行矣間贈公不豫隨束裝星夜兼程歸至則奔走巫醫若鶩不解永帶侍寢食者歷夏

而秋甚且顛天以身代及贈公背棄衰毀如喪太淑人時諸凡營殯營葬之費皆勉力為之繼以薪貧而寢苦枕塊不入臥內者二年至禭祭服除而猶竟日悲號公之孝可知也隆慶丁卯秋公遭淑人之變哭泣極哀誓不再娶廬居一室中絕情女嬖童之御而公之義又可知也戊辰公始第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公精比部于法無縱無刻故諸宿弊若掃奸吏舞文者若從而終不以鉤棘示能其獄獄多所平反即罹爵者自謂不枉蓋公為理而廉明惠愛之譽流三輔而達九關矣會郡守史公與別駕有隙欲假手於

雲間志

卷之十八

本

公以自快公不應中轉而舉孽公然亦不能為害貴河公先同官捐俸募拯溺者全活不下數千人時有護刑訓廉二歌刻之公署若民間之謠至以管之賈杜目蔡公云辛未以考京徵入授禮科給事中不踰年遷兵科右給事中尋陞本科左給事又不踰年陞本科都給事中公數上封事侃侃發舒其直不避威嚴貴倖如劫黔國公之不法抑許駙馬之請輜復青浦縣之舊治其大者也時新鄭柄政與華亭修邨人以公華亭里人輒為蜚語計所以排公者百端而卒以惻誠見諒于新鄭公居諫垣三歲歲防秋無

所規避而亦不以自伐他若希美擢乞陵差人或暨
而趨之公弗屑也乙亥左遷布政司叅政故事防三
秋者不外補公外補矣而無幾徵見于顏而第曰我
固宜外耳未幾調廣東時羅秀諸獨蜂蟻也烏合檄
書交馳上難其任者故以命公公則議撫議勦威與
德漸用之以爲置縣築城之後諸徭僮靡不帖然捷
聞 上爲加俸一級戊寅陞浙江按察使守陞浙江
右布政浙故天下首藩錢穀委積公則出納惟允夙
一清舊有賦役全害人與取問公得請于撫臺輯
成之書成而盡爲憲府四川右轄之命下矣時浙要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其某公居諫垣時所劾不法吏也彼且含沙射之計
將扼公去而竟以廉平見知于太宰嚴公遂得量改
福建右布政公入省中以白簡科人而未嘗自干白
簡一干之而銓曹格不動且得去蜀而就閩其重公
如此公再陞閩悉如其所以始淮閩者而閩人乃以
獲終事公爲幸也甲申陞廣東左布政時嚴驛過之
禁公覓得廣中一船易微服附舟以行日與船主笑
談酬酢初不知其爲地方尊官也既至送一帖于藩
司兩司府縣皆出迎船主倉皇無措叩頭請罪公曰
乃乃通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則不便相與

所以不言何必介意遂與別而之任曩廣庫多積貯
官吏每以查盤折耗抵罪無所置公閱成卷疑之
曰我不能效張湯劾鼠掠治具獄爲深文者然是可
按而覆也乃先以俸銀補入後乃細檢庫中見有白
蟻蛀成若銀屑者銷之得銀若干而始知折耗之故
申文而臺而裝各官吏之完狀自矣先是在閩已郭
職秋試至是在粵乙酉戊子再職秋試一切規條掣
然閩所取士如福清葉公向高侯官翁公正春興化
林公亮俞俱以高第大魁登詞林入政府而粵所得
士亦稱之其他善政不能縷指計也丙戌滿考贈祖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父母父母及配如典追己丑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巡視廣西公自戊辰登第垂十餘政秩三品矣
歷中外馳驅二十年餘矣乃始以廉監息肩便道歸
里一日呼諸子出一篋語之曰此蒙 王上恩餽我
而勞我者金若干幣若干以畀汝餘悉散之宗黨姻
親如殯庶母之喪分諸弟之產贍祖塋之祭田其堂
姊之嫁而寡者庶妹之嫁而貧者姻家之死而未葬
者業師之孫流于道而故人之後迫于饑寒者悉捐
貲賑之此何減古人高誼哉旋赴任廣西時有王子

尺繩之全廣賴以安堵 天子嘉焉乃選南京兵部
右侍郎以壬辰八月滿考贈祖父父母及配又如
典磨子啓元入監讀書比時公且倦遊一再以不任
徵骨請得致其仕歸益海內方望公爲喬嶽爲泰山
庶幾復興雲山公已無意世用矣公家居以儉自
給不以儉詞子孫嘗曰吾宦遊時止飲官中杯水歸
家又無貯人犬柴汲茅摘一蔬具一簪可耳故以脫
衆鮭菜進則喜否則卻去所服布素之衣亦必再浣
而子姓諸婦亦無敢以肥脆供輕麗見者公性寡交
門無雜客卽監司郡邑亦以不能覲公一面得公一
紙途重之其與人言長短雖黃不出口諸所爲不義
涉公者幾之若晚其涉他人不義者掩耳不願聞也
益鄉邦之重公凜凜乎霜雪亦昭昭乎菁蔡矣居二
載而病作病且卒卒之先一日誡諸子曰吾生無益
于縣官卽不諱母煩將作治方中也其子啓元卽奉
治命而族以肺腑至情請 闕上請諡不逾月而並
有祭葬之卹則豈非朝議亦重公耶聞公病時諸生
有以一郡侯去思碑請之陸官保者官保佯應曰吾
那何得去思彼去後思吾郡耳請者大慚而退遂不
敢署官保名街而陰以公名街刻之石公聞之而恚

甚謂諸生不能得之官保而乃得之我是以我之品
遠謝官保也竟以此憤憤病逾甚至不起其人之方
正何如哉故爲公傳而及之以告有位者

曹太守景坡公傳

曹鏡字子良別號景坡華亭干溪里人公天資奇警
自爲童子時已有成人之度比長讀書勤學黠聲藝
林而以其居里與嘉善隣遂補其庠博士弟子業已
試高等舉餼于官而諸生以占籍排之公笑曰丈夫
遇合固有時豈必武塘乃能奮跡耶因徒業遊六館
下公故不饒于財而時且潛入資特假此爲進取
計遂湛思銘槩開屹屹孜孜窮晝夜寒暑無少間嘗
以所爲文就鄉先生而請質焉皆擊節亟稱之而間
一指瑕摘疵輒數易稿必無憾而後即安公之虛受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如此居公何舉戊午順天鄉薦時典試者瞿文懿公
景淳公爲一代文章主盟不輕許可而得公卷奇之
遂入設中聲稱益藉甚後數上春官數報罷則益自
奮勵讀書吳山僧舍中雖家嬰俗冗身抱微病而咕
嗶伊吾未嘗廢也竟以此登戊辰第觀吏部政授行
人司行人嘗奉使者三而所至輒餽餽辭一不入其
私囊士論賢之先是公奉命犒邊因習知邊務之
詳慨然有志經畧大司馬以爲才旋於萬曆改元奏
簡擢車駕司主事會當大駕親郊凡鹵簿餽戍及
旣收郵傳館署諸務悉屬之公而應之裕如調發無

害理煩治劇之才即此見公一斑矣甲戌同典武科
會試隨轉武選司員外郎郎中公廉知武弁雷選者
逗遛京師或累歲月不得署輒岩米珠薪桂甚而行
乞者有之公爲條選法上之司馬振淹滯始得循
叙疏通而輩下無武夫叫號之苦當是時議將晉公
侍從而舍八閭之間海波數數有警欲得才幹廉明
之吏坐策而臥治之朝論以爲非公不可乃於戊寅
秋出塵而爲漳州守漳俗故稱儉倭小民徙謫者故
多而吏胥舞文者亦不少公動按三尺槌發隱伏如
神執其軌法之尤而人自是無敢少犯番舶側輪羨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于官以供不貲經費公悉裁之以塞利孔關市爲之
肅然民多遊手遊食者公召鄉之三老而教之率弟
廉恥且諭之務本力農卽家之長老訓其子孫亦不
是過屬有邑庠生以小鄉構訟決歲不休逮至公爲
霖威嚴從容諍之曰若儒生耶而乃甘心械鬬日與
囚奴對簿耶藉令鼓舌勝之亦不武盡捐忿而以儒
衣冠見吾且改容禮之何忍庭辱至是其人感泣嗟
所與構者羅拜求寢公取一牘焚之庭輒解散去公
之行政率先教化而後刑罰皆此類已邪入關與省
試矢公矢慎得士陳文選薦第一人餘亦皆知名士

於是兩臺諸監司益才公而公亦圖所以大爲展布者無何而疾作竟無起色也公爲一千石秩亦不卑祿亦不薄矣而至死無以爲殮其居官之介可知時諸僚屬入視無不潸然涕下者幸有海道張公名川漳浦令朱公虞喟爲之捐俸經紀其喪而公之仲子蕃聞計號奔生病幾殞亦藉兩公調護得不死而奉公靈輓以還漳之船紳衣冠送者於郊莫不相向而泣曰天平天乎何奪我賢侯之速乎非公有以感之不至此公嘗與聶令公崇野議論間不合輒擲杯而起又與張撫公崑崙杯酒間不憚輒拂衣而出

產爲公暨坊建祠人世間吉祥盛事幸于曹氏一門矣至乃別駕公之宦蹟若立座王何公之祠而置田贍其家招江陵故相之魂而檄文哭其墓種種高誼又當別具論云

朱太學象江先生傳

朱黎卿字邦憲號象江上海人少稟岐嶷之資受春秋通鑑大旨十五補邑弟子員即廩廩經生業去而入賢太學亦著其所好也獨志在不朽專精攻詩賦古文辭有勸其舉者手一枕頭即泫泫作楚狀至讀先泰遺漢諸子百家則欣欣登堂不倦也潘恭定謂其激芳潤而簡編踰步起於班馬材勤丹漆文擅龍管可以占先生之問學矣先生九歲即執其先大夫福州公喪哀毀踴躍如成人禮人頌其賢而且異其少也其事母恭孺人朝夕定省執饋問安循修子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元

職惟慈母不色喜即踴而請過以爲常母疾爲文禱於神請以身代嘗憶母夫人喜好施既歿而舉所遺奴服盡散之宗族周親目不一瞬先人之墳壠垣屋傾頽者先生葺治之族之食簋不能舉火及不能婚且喪者先生皆捐貲賑之性惆悵不羈輿馬觀好無一足以營其慮者獨喜飲酒客至則提壺挈榼雜詩笙歌浮以大白至醺酊不休故自號曰醉石管陶然明栗里兩山間有一醉石醉則臥于石上先生得無似之乎趙尚書文華夙與先生善其來視師海上也先生接見道故極歡先生絕無私請有部下梁將

軍持百金爲壽先生峻却之福州有故人陳君楚說以別駕來攝邑事翁先生居間請爲置田宅先生亦許之邑令黃公文煒郡守史公直臣皆與先生友善而亦絕不干以私及陳黃相繼歿于官先生亟往爲之經紀其喪哭之慟而他若殮執友韓俞臣之尸治卒惠之其子之葬此其高誼何戚脫繫助喪茂所交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元

先生志吟咏著述哉卒之年僅四十有九而前是一夕夢天帝授管札錫書記先生謂其諸孤曰此殆不起之徵乎諸孤泣泣鳴咽不能言而先生以爲帝有成命何能久羈人間翌日碧鶴雙下晏然長鳴此吾去時也越一日鶴果飛至鳴兩三聲而先生目已瞑矣在管李長吉歿時謂帝召之作玉樓記使人疑信相參以先生質之殆不誣耳且先生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王穉登百谷爲先生作傳而曰管魯朱家使令吳朱家亦俠得非其苗裔耶何其類也嗚呼由前言之則好學而文由後言之則好義而俠此足以

梁先生矣先生諸子皆賢而其季子家法登壬辰進士不克以壽考終其孫長世登天啓辛酉鄉書中壬戌會榜而諸孫繩繩荀龍寶桂後祿未有艾也所著有朱山人集舊雨軒稿文材若干卷藏于家

喬憲副玄洲公傳

喬木字伯梁號玄洲上海人公父贈公春山翁性既慨慷才亦敏達居恒思得當一面以自見其奇而適倭夷難作則首發議練土兵幕府是其說翁出帑中藏募死士得千人晝夜練習無不一當百者每出與倭戰輒先登陷陣積首功至若干級幕府上之大司馬奏給五品告身將需次起選人格而會有賊川沙之讎翁又以身肩之奉行功令一切無所假借羣不逞競爲蜚語起獄窘翁以致鬱鬱抱恨而死此公爲諸生時所日夜切齒痛心者也久之痛稍定計無可

仲先志者於是肆力于學哭泣聲與啞啞聲相和而達於牆屋間人以爲喬氏子好學而且篤孝歲辛酉督學使者校士公應試名在第三卽以是年得雋計可以少報乃翁于九原而乙丑上公車落第而歸益憤發下帷爲焚舟計遂以戊辰成進士矣時觀政工部授湖州安吉知州州割歸安長興二邑以建錯壤易涸吏胥多那移爲奸而地又受天日諸山之委雨不崇朝輒成巨浸泮歲十居其六七焉而州治介深山巾士習僂陋民情謫張澁茲土者最憂難治公至則勾股其田區別高下卽豪有力公所容其私大水

留城損稼民皆嗷嗷則請于臺使者開倉行賑已而復大水復請賑不足則捐俸釋穀繼之而後且築水埝于四門水得無浸臺使者善其策檄公遍勘旁邑一以安吉之治爲程賢聲大振有巨奸沮希殺入范文陷人盜者累歲未成爰書公一鞠之並服罪有小民孫一陳三爲仇家所誣繫逮二十年幾瘦死者公又訊出之萬口稱快故公嘗有疑獄必以屬公覆蘇平反者寸而八九矣後貢粟錄當誤以副封上得吉詰問移罪于州奪俸兩月公曰小臣爲京朝任過罰固當第安吉土瘠 聖王奈何以口實累民耶

雲間志 卷之十八

三

上爲感動竟罷貢粟其他若販鹽之輸金里役之供億并商人逐末之稅悉罷之諸所食用非取之家則皆俸入也州人請祀公名宦其詞有運米運蔬猶然家食一錢一俸悉備公需可以槩公清操矣三載遷潞安府同知旋署汾州繁濬與汾多宗戚將軍中尉而下無慮千人季給祿以萬計公進之于堂親衡而給之無損錙銖歡聲載道其廉悍者又復彈壓之不少假也州貢細絀局有織戶解戶織者豈不中程解者豈不時納往往破家公爲酌議調停勒石以垂永久庫有美金故事以供交際者公出半歲所儲以

瞻養宮貧乏士林之感可知是歲得以滿考贈春山翁奉政大夫封母太宜人時會太宜人病告方擬乞身而僉憲大梁之命適下卽日就道走邯鄲而太宜人以計聞公痛不及親自含殮無日不愁懷慘容而復思及贈公每夜宿郵傳中起而哭踊幾絕廝養皆篤公孝思篤摯豈能一日忘其親哉服闋詞補以原銜備兵并陘並并陘內捍京師外轄全晉襟帶千里最號巖要之區而公蒐軍實繕關隘訓練枝擊振飭將帥以其兵爲諸道寇大閼上狀並以白金文綺賜公而茨溝營卒多烏合礦盜竄入其間公選土著八

雲間志 卷之十八

三

百人充而漸汰之盜始盡閭閻帖然歲旱民饑撥燕根榆皮爲食公病瘵在念請賑兩臺不待報可便宜發粟賑之所活以萬計 上稱焉嘗時所株連公治民者不下數十家悉賴公保全無恙蓋公之政大都擾不苛爲地方造福如此已而擢福建少參分守建南道也上杭大田間桴鼓數起公奉 勅往除其蠹賊肅民于水火中而又清歲飲省徭徭躬爲節約以率其屬終歲所供不足當他人月費資墨化而瘡痍復有一道風清之謠中丞趙公可懷手書褒美之將薦揚其治狀于 當宁而無何趙公核鎮公亦以

慶賀行會直指問公所屬賢否不能曲阿其意遂卿
公而公適轉雲南憲副飭臨安道兵輟轉官路以來
奔走積勞痰入膺裏不堪復涉長途遂具疏請告既
上而直指劾疏亦至蒙宰素知公賢覆疏第量行左
授而公竟堅臥不出矣公既懸車杜門不與外事日
惟延師課子戒僮僕毋號爭里中語及生業輒調則
若弗聞也者而獨妮妮爲德于鄉以終奉政公未究
之志慈親故舊人人恤其困救其喪而戊子歲侵饑
民千百爲羣行劫村落間幾釀大變公居川沙城謀
之花總練以兵護宗人遷之堡中而諸村落藉聲援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借遷者如歸市父老嗟嘆曰自奉政公以鄉兵禦倭
築塘濬濠以備旱澇活我瀕海遺黎而大夫今又活
我喬氏之世世明德詎可忘耶于是有專祀奉政公
之議而會辛卯公之仲子拱璧登賢書公又徧召族
衆剖庾而遇之其施于至老不倦而性好遊賞嘗買
舟歷姑蘇武林諸名勝以諸子遍從羽扇綸巾逍遙
物外居恒作詩以陶寫性靈有刻二卷而又撰一家
乘足述也甲午奉政公祠成公時已抱病猶強起抱
王而入忽憶奉政公以忿鬱終又適與忌日會觸境
悲集號泣過傷真歸則病中膏肓越數日不能起矣

邇公生平意在力行其孝于奉政公有羹牆之思焉
方以抱王入祠爲喜而竟成悲端遂殞其命公之死
蓋死于孝者也奉政公可謂有子哉父老談公逸事
者一日海舶飄至二十餘人餓甚向人膜拜遲卒譁
以爲倭耽耽虎視而公急諭之曰海外國藩籬我
天朝者有安前朝鮮琉球奉正朔久非倭而擅殺之
可勝罪乎衆憚而止檢其牒果朝鮮國人貢方物
飄泊海洋者也公白之當路遣使護之歸國王具表
謝焉卽此一事公非但爲德于鄉抑且爲德于夷裔
者公歿之後仲君拱璧第進士爲名令爲名曹郎而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長君拱宸爲中書舍人季君拱宿爲鹽運判皆能世
其德似續其家聲可以報公亦可以報奉政公矣

陸山人三浦先生傳

陸郊字子野號三浦華亭人陸故安墩上著姓大父
精林公豪舉任俠疎財好客吳中縉紳慕之先生少
孤文弱多病雖當世業中落之後而藉其餘貲長物
稍爲拮据猶可十倍中人之產而性落拓竟棄去第
安論素閉戶讀書時携一二童于負笈僑居蕭寺中
其外家陳公不以凡兒畜之迎之館舍陳亦素封而
先生之室人又其愛女當易簪時遺命其子舉田宅
中割之先生曰吾先世所遺悉以散之族屬乃築指
婦翁家貲耶一旦携其室人避居村落卽晨春弗給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不顧也此其時已有黠婁梁鴻之高致矣先生之姑
嫁某氏者乏嗣而其產甚饒兄先生之于伯生頭角
而欲致之于舍先生曰吾叔姬不云盼與緡童子也
隨大人而化可令吾于膏粱成習負却青氍毹物乎
比姑別立從子爲後竟以驕奢廢學親廢而饒產蕩
然人以是服先生先生見先生古貌古心愴然高尚少
涉勢利曾不顧足而流視焉惟跌坐一室臨摹古人
法書名畫用以自娛前後監司守令熟公名者時欲
造請交歡先生弗屑也嘉靖丙辰歲直指尚公維持
行部吾郡訪之莫方伯曰山林中有文行養優足稱

高士者乎方伯曰僅見有陸子野者詩類孟襄陽字
類顏平原而人品類王孺仲真高士也尚公遂折節
週存強先生入署先生以葛巾野服踞上坐公益高
之一時便成佳話先生嘗館莫方伯以談詩有契遂
相與爲社而盟詠歌始盛雲間詩脉實自先生首倡
之而先生行住坐臥一意攻詩卽更優夷之亂茶毒
備嘗而與朋交馮子潛董子元張玄超流庸則陳伯
求朱邦憲輩往來酬答不廢詩筒大都以骨勝韻勝
而非欲爭奇鬪巧於字句間者雖其詩流布人間而
先生雅不欲以詩名隨作隨委去之所存蓋寡其子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伯生刻之名子野集者僅僅二三十篇鳳毛麟角故
不在多也其聽琴詩一云絕壑踈泉度空山急雨飛
一云水靜遊魚出山空別鶴吟而山中曉發有云塔
影烟中辨泉聲石下過咏蒼潤軒有云蒼霽深茅屋
青松影石牀其贈友如黃鳥聲中催別酒白雲影裏
望歸舟問禮早從周柱史分曹仍擬漢郎官皆先生
得意之句而董宗伯原藻爲刑部郎時疏論嵩相謫
戍粵西諸名家褒詩送之不下數百首而獨先生詩
有千言抗疏緣明王萬里從軍奈老親之句人皆爭
寫而傳誦之乃先生品格高華超出流俗當求之古

人中又何必以詩重矣伯生名應陽號古塘卽于野先生子弱冠便工古文詩詞兼工真草書法亦以襄陽平原爲宗而峻嶒顛縱視其父不啻過之生平坦腹熱腸能赴人緩急乃于南中無端坐友人之事遂致挂誤人皆爲之扼吭而伯生不以此挫其意氣賦詩飲酒間曲如也性亦不喜遊大人以成名而公卿大夫景仰伯生之爲人願相結納燕趙齊魯間楚吳越間聞雲間陸伯生至輒倒屣迎致爲杯酌笑談歡而伯生絕不干以私對之傲睨自若海內冠冕所以傾心推轂折行而與之交者豈無謂耶今之監司守

唐文學二懷公傳

唐咨若字子采號岱華更號二懷蓋取有懷二人意也居華亭之白沙里公父爲源泉翁母爲李孺人公少奇穎儀容傑偉兩尊人最愛之而公之事兩尊人也所爲念其言恩而爲之瞻依左右者自童子而已然矣稍長出就外傳下帷鍵戶涉獵羣書以五寸霜毫赤幘枕文之蠹其師秦先輩奔康以爲人倫鑒亦亟稱公才而一時同舍生若憲長受所張公衆知純字唐公太令孺懷杜公皆爲之欽衽通席已補諸生試輒居甲學使者胡公象岡周公觀所先後吾松試士皆賞識之蘇侍御一齋有女鳳嫺內則擇妍顏推其人兄公貌讀公文而喜曰此真吾東床也遂以女字公公自此益奮勵于學謂不難昂首雲霄而竟以數奇屢躋場屋遲迴以老經生終豈非命哉然猶徧閱細繅晚更嗜名賢章奏日研朱墨而點綴其傍不以日青廢業也乃翁握案秉時對人常面目嚴冷見填干閭左豪家每以重役中翁旣以遺稅復羅織之于仟僇公不顧屑髮出身助勤而營救之事通得解會島夷薄郡城乃翁例當棄堞公易短衣雜諸卒伍往來睥睨間越月無敢少懈蓋公爲父代勞艱難

險阻實備嘗之矣時公之父母春秋既高而公事之
彌謹雖所處貧士平而寒臘甘脆起居以時可謂備
極孝養而房中顧氏亦有之終其年曰此吾父母之
所愛也翁有三男而公爲家嗣翁且念其躬親勞瘁
間闕千辛萬苦中當析箸時翁欲計田廬之肥瘠者
上下其籍以少酬公而公遽避者再卒昂立而三分
之故翁當疾革執手睨目謂死無以報長兒命兩弟
善事而兄不者我即死日弗瞑耳後弟以異乳故不
無猜心而公共肯分其式相好如昨偶口語籍籍謂
喪事倥傯有陰謀乃翁儲素者公叱言者遣之卒無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罕

所聞雖古之曾閔何以加諸其孝友天植如此居恒
慷慨樂施言怪人厄有助麥指困遺風每聞親知非
禮之言非義之事必正色苦口規切之族有觀兄多
賢者采凡物故欲魚肉其藐諸孤獨憐公方正挑以
微言公抗顏折之號號者以息嗣後其家無恙公之
羽翼功居多焉公之伯子汝謙者抱特達之才就試
于西江鼎令君褒然舉首是歲儒士觀場人皆以科
名期之而公亦不色喜越三四載而遽疾且歿人皆
以無年悲之而公亦不色愠人以問公公應曰尚有
諸兒在第延師教之無絕先人書香足矣安用贅首

覺額之爲故自伯子卽世之後而叔季汝調汝讚皆
績學爲名儒諸孫諸曾孫不下二十餘人才傑林林
蔚萃玉茁公將以此食其餘報也夫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罕

主苗公報以此食其餘報也夫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罕
主苗公報以此食其餘報也夫

李典客中條公傳

李豫字元應號中條山人憲副海樓公日章之子
華亭人也母董恭人夢吞五色霞光而生故頤異特
甚六歲時大父鶴峯翁以海樓公貴拜甘泉郡守熊
公軫峯踏堂稱賀見公在侍輒試對曰壽社堂前春
酒綠公即應聲曰絲綸閣下午風清熊公訝之而未
之信時至膳前復試之曰祖父孫請對三代公又應
曰九齡禹授受一中熊大奇之謂公非特臺閣之英
且濂洛之派也七歲即善屬文時海樓公秉憲湖襄
望公之任會大鴻寇江畫策勦撫公從旁出奇大驚
雪聞志畧卷之六

聖三

座上客弱冠補博士弟子聲稱籍甚而以癯瘠不耐
勞苦因入貨成均大司成松石程公古冲李公成心
折之而屢試屢蹶公益下帷憤發於書無所不窺凡
性命禮樂兵農財賦旁及堪輿卜相星曆醫藥與夫
竹書鴻寶之秘藏無不得其要指久之而髮且種種
慨然長嘆曰天錫我而我固強之是衛命也吾其爲
東方生浮沉金馬優悠暮年天其奈我何於是遡江
涉淮歷齊魯距燕趙旅况無聊作推蓬露語以自見
俛首而拜官典客非其志也亦非其好也以故不逾
午而歸婦而非詩酒不娛非書史不御非賓客不樂

雪聞志畧卷之六

聖三

已而薄遊西湖與王龍溪先生講學於三竺六橋之
間扶輿探源彼難此折王不覺心降而序其成書郡
邑聞公名欲致之不得乃就觸焉旋游武夷執弭負
笈者相屬於道吳吏部中立入山學道久矣一見公
即北面稱弟子公亦不少遜讓居里門時落落寡合
而慷慨節俠之氣獨與周叔夜先生心口相輸往返
書郵無非闡明心性悲悼風骨之語叔夜先生亦以
畏友事之今兩家子姓檢殘由故牘什襲珍藏偶一
批閱猶覺清風習習也當公之拜典客也不以官秩
自卑每思表堅感懷時事輒作國計三大議條上之
博議宏裁洞中肯綮時新鄭高相國柄政亟是其言
將擬陞擢而公度其末路恐追潘離竟自免免官後
方謂說郛譚文可畢一世而微窺有司不無鄙夷薄
宦之意輒咲曰我豈受世網羈致哉吾其逝矣遂悉
唾棄其先業而作汗漫遊時憲副公故業頗饒食指
以百計歲苦繁役公雖跳身苦海中而仲弟有官租
不下二千餘兩公復鬻產代償其逋不自知其遺澤
之如磬也晚年有得丁養生至嘗服食煮丹自謂神
仙可立致而享年僅六十有一豈其佗倖孤憤之致
終有所未盡耶歿之日妻江王奉常徵美爲之傳而

公之長公紹箕茂承又受知于王司寇元美先生贈以琳琅詩句夫瑯琊兩先生文章藻鑑重天下而公家父子並能得之當必有所以見重者且長公亦以才隄于時僅拜官典客而亦以詩書法豪次公紹文節之爲名諸生而亦終以著述隱公家是父是子良足千秋矣公所著龍逢竊語外尚有十餘種已見河樓公傳尾茲不具而茂承吾社白翁公曾作小傳行于世庶可想見其高致云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人物

張憲慕王屋

陸運長自濟

喬方伯純所

林太僕弘齊

張方伯漸江

宋大參遜菴

先太學侯菴

董太學紫岡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鍾給事順齋

莫太學廷韓

張博士九栢

姚社師拓菴

張太學雨懷

吳贈公愛石

雲間志畧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張憲慕王屋公傳

張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號王屋爲上海龍華世家科名纍纍不絕而公少負奇穎大父文洲少叅公絕愛之謂必亢宗子而公棄諸生業徒業成均屢試屢蹶乃慨然歎曰張子能與造物爭乎造物能終窘張子不朽之業乎於是下帷憤發讀室中藏書萬卷囊括而精研之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名士建旗鼓相向而復師事呂涇野馬西園兩先生請質焉然猶以爲未廣其耳目而拓其心胸也於是涉雁蕩登燕臺歷下邳遶淮陰渡采石傲司馬之奇遊追郭隗之遠致懷晉侯之業吊王孫之墟而慕諸仙之達相與寓目寫心以宣洩鬱結故其文爾雅冲澹有晉魏代之風其文典衍閎深具東西京之體若乃矢口肝衡攷據前聞辯析疑義雖老儒宿學遜謝以爲弗如單辭片句好事者得之視若拱璧公真可以不朽矣而猶恥從諫仕出而爲游之藩幕言非所好也是時中丞直指諸監司郡國守相皆折節相下不欲以簿書煩公而公亦時乘休暇或駕一小艇或肩一簞輿竹杖幅

市逍遙武林名山水間以自適會御史某詩處待公以屬吏而睥睨之公賦庭鶴以見志有那堪鍛羽向鷄羣之句聞之怒甚公遂投綬歸矣公居冷曹官案如洗而歸且室如懸磬公殊安之第以几案間琴籍分曹計寃窮日夕不休賓客有造謁者對之跌坐嗒然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之麓踞其惟石清泉桐屏月樹而欣然托處焉自是益謝絕人事屏跡城市中有可以鄉飲強之纔一往不再赴人稱其高蓋公體貌偃蹇如不勝衣形同土木而日惟以詩書爲枕席著述爲生涯乃其一種勁氣剛腸獨立人表士大夫

雲間志

卷之十九

七

多敬憚之嘗憤世俗附熱趨炎著叩頭虫賦以寓意又憤後輩師今謬古爲談藝篇以寓箴而會邑中族屬有構訟者欲以張易董如智果別族而擠之者公爲賦一詩有秦庭未省非張祿漢室原知是董生之句人爭傳誦焉他如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黔奴公力挽之事得白所知董子元負才不祿卽旬臨其喪痛哭失聲族以貧故需其女豪家者訟於官必歸之而後已此其行誼醇篤豈晚近輩所能彷彿萬一歲嘗渡湖中流風惡舟中皆失色公神宇恬然口占云暗想生平何所憾三辰晏起一科頭危坐畧不爲動其

人可知矣所交顧中丞華玉蔡翰林九達文穆公仲芳憲副順甫歐工部顧伯許太常仲頤王山人駿吉許相國維楨豐太史存禮皆當世名公鉅卿而吾鄉徐奉化伯臣何孔目元朔何祠部叔毗朱太學那憲亦皆其生平金石交也所著有猗蘭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林棲仙隱佩劍擊猿諸集所輯有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詩紀類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諸書總之不下千百卷世執有博洽如王屋先生者乎又有史記評林費幾年精力始就客傭得而磨刻

雲間志

卷之十九

三

之當路者欲罪其人其人惶恐請以百金爲壽公笑而却之非長者不及此巡撫陳公我渡直情邢公知吾檄有司以學行扁其門旌其里而上海顏大令蟬呈禮聘公修邑志如臨叩令一日三朝其重公若此蓋公不惟有學有才而且行無間識不識以盛德稱其長嗣雲門冢孫齊顏俱領鄉薦庶幾有以報公而皆不以壽終良足扼腕玄孫蓋臣乙卯復舉于鄉而寶臣亦員時髦之舉公之澤將闡揚而光大之當未有艾矣

陸運長自齋公傳

陸從平字履素號自齋學序人應天司理鶴江翁第
五子司理故令局而鶴江尤清白自持無生產囊囊
爲子孫潤而公又久爲諸生第以館教餬口益衰落
不能自振此所謂儒久自貧者也嘉靖甲子歲例當
貢士於鄉學使者耿楚翁檄府顧考諸學人士時袁
太守澤門汝是衡文檄公弗錄而公趨謁府門偕師
生進懇求之太守見公一足跛兩目豁面麻長尺餘
許以爲非貴人相而輕之叱曰吏部堂上有此等人
耶公遂勃然拂衣而出公有惟相必貴亦風有文名

雲間志卷之十九

四

必達而守不知也此時皆訐守失言不可謂憐才愛
士者矣公歸家度必不得與試亦度必不能得之遺
才竟以散還才就試于學使者而家實寄窮無以具
資斧欲從章夫人乞銀梳少許質之庫中爲行裝如
蘇季子故事而夫人欲番以備饔飧沒無以應也公
遂憤怒出門指天狂呼曰今歲知不得舉誓必不歸
于是從乃兄乞銀半兩匍匐數里外附友人之舟而
友人亦憐其貧養之以至白下試則學使者錄其名
矣于是乃竣場事而歸是歲大水橫溢幾千沉龜產
蛙而公復附舟歸家叩門著有一赤脚老嫗出應既

入從隣家舉火視之則見蓬茅寒戶而突不得烟公
輒伏地痛哭不能仰視隣家聞而哀焉遂舉起而爲
之具酒餐公以此得實栗然之腹而輒歎歔歔倒偃
臥床頭晨起便往婦翁家促其夫人返舍中婦翁第
贈之斗粟隻雞無他物其景象凄涼真可謂家徒四
壁立而遲三五日間金泥之報至矣公乃出謁郡邑
大夫偕其同年輩往白下抄貢舉太守望見公亦不
能不赧然色作也後南歸送之偕計而公又闢三歲
以戊辰第于南宮時在旅邸每一念及殊爲憮然愴
然卽從此領嚴邑入粉署出麾大州守警府首藩

雲間志卷之十九

五

都運官而遂其先世守官之儼猶然不失儒素意其
令清豐也寬嚴相濟調停保馬之役使民得以息肩
而席父老立生祠祀之而以繕部出司蕪湖樵矢慎
天公出納一無染指而又有卻金大節縉紳傳之以
爲美談既晉水部郎會 神宗皇帝大婚御用服器
所取不貲而中璫憚公嚴明欲手不敢逾請已擢守
漳州適大計主壽者以他事波及公甫一月而馬首
旋矣朝士莫不爲公辨寃遂不待公赴部竟以漳州
謫自里中而公守潔之政專事鋤強抑暴使狐鼠潛
入不得憑陵善類樂民爲之風而又增埤浚陂日

謹于振所以爲樂府計其設有兄翁構訟者公必
明允語判其牘兄弟輒叩首涕泣相好如初感公
之化也已而移貳臨江嚴賊江防令十里無烽火之
警當路者數以卓異登薦剡而思翁之命下比守
南其地刀耕火耨蠻獠雜居號稱難治而公下車以
來次第問民疾苦條陳十事於監司如均丁賦恤里
役禁流徒懲露訟悉中肯綮南中至今遵行之是年
大旱公又精虔禱雨雨輒沛其作新髦士也爲梓維
風編一洗虎場鷄卜之陋習而又割俸躬聽言樓以
登外夷觀望時播酋方蓄異謀公奏記葉中丞灑灑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六

數千言度其變而預圖之思之民恃以無恐兩臺誤
庇播酋者詠貳中丞奸名啓蒙并貳公公方解綬禍
竟燎原而公之言驗矣公自戊辰至己丑科甲二十
餘年前後薦章數十上僅遷兩浙轉運使乃不得分
薄臬半席竟爲驅僉于握算耶公遠邇不發而浙之
撫按日後微趣赴任諸烟黨復從旁慫恿遂強治行
至則祛煩剔垢約束一新事必商民兩便者然後舉
行一切振刷無遺盡吏黠胥至惶怖不敢仰視而於
鈔穀出入關官爲封識授之王藏者商至界以原封
分毫私不以私潤夫世所號易染者莫若津吏又莫若

鹽官而公視津吏視鹽官終始渥之不涸粹然行白
至今武林口碑輿論嘖嘖賢之以爲脂膏之地未有
脫然無染如陸使君者不愧君家翰林太守也滿考
得誥封三代清時綸綍奕世寵光閱兩朝八命之
冊讀其詩可以知其世矣戊戌大計時公年尚壯而
主計者強署公老公逮致其仕而歸蓋公在宦未嘗
以曩時貪故而事繭絲居家亦未嘗以曩時貪故而
簞鉢兩惟日以課子爲事而聞與王洪洲學憲林弘
齋太僕諸老結社飲酒賦詩至深更達旦猶左手持
螯右手執爵而立談往事語刺刺不休且畱心著述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七

兼工詞翰笑語善而精神強人皆謂自歲可致而竟
以七十五考終也惜哉王學憲誌公墓而稱公垂老
猶孺慕兩尊人牟行不在曾閔下事長兄如父撫諸
弟如子友于不在姜肱第五倫下器猶于君策于未
遇時其叔侄相與情不在謝東山阮步兵下與寮佐
詞客相倡和斗酒詩百篇宏宏不在李太白蘇端明
下所至卓有清操聲廉潔不在趙清獻楊龜祖下亦
知公之素者哉其子元憲及奉萬齡其孫肇源肇溥
皆有文譽儒風能世其業公爲不泯也夫所有言數
音集燕思齋稿熬波集附集行世

喬方伯純所公傳

喬懋懋字允德號純所上海人公少以聰穎聞里中
比長爲名諸生凡郡邑大夫督學觀風使者之試無
不首拔公而公風姿玉立狀貌魁梧出其類中之奇
自謂功名可芥拾而旋以嘉靖甲子領鄉書乙丑登
進士第丁卯授刑部浙江司王事出理漕已巳陞福
建按察司僉事分巡興泉癸酉遷貴州布政司左叅
議改按察司副使又三年晉江西布政司叅政辛巳
改湖廣布政司左叅政兼備兵使鎮荆南癸未陞本
省按察使未幾擢廣西布政使會言者修忌摺拾公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八

致政歸矣公之爲漕理也能以心計歷責督輓留無
悞時日常事者以爲才其在興泉公念中倭之後復
患廣寇出沒海島間日撫循而振刷之瘡痍次第色
起又與督撫龐公計熾其魁陰得賊間將進勦之破
懼宵遁去而公且登舟視師躡其後賊募死士刺公
公執之戮以徇軍中不爲動又招東南夷呂宋國夷
攻之力餘黨悉平而二百年來不實之夷至是皆盡
服矣督撫上其事于 朝賜璽書勞焉在江右行履
畝法上便宜者十三畝土壤均停足時諸道司缺署
其篆者凡七而公以精敏經手案不滯于不報批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九

其幹局出諸寮上諸寮爭目儼而心忌之冀公
入都江陵見公班行中燁燁有風采輒語人曰此非
閩中江右喬臬所稱治韓聲者耶蓋公貴州按察之
轉則以當事者之薦疏及江西布政之陞則以主銓
者之注用其賢聲已馳聲畿間而江陵從中推轂遂
以桑梓借公其後言事者即以江陵旤公而公之所
以坐他語去者正以此也公雖以江陵免而歸之日
絕無怨尤築白雲堂讀書其中又作一小園疏泉流
竹日手舉金石文數行而暇則召故人父老拂酒疊
浮白爲歡間亦出遊名山水以自適戶外事一不問
也公有至性以父不及祿養抱終天恨後遊宦所至
必奉太夫人與俱人稱其孝公性亦務儉朴常曰士
大夫一日不可無窮措大氣故居官有水菓聲無
厚家人稱其廉陸文定公作公墓表而曰公廉孝人
也夫豈更難軒轅于炎熱之門者管范文正喜談氣
節然于故相譴責人每曰人之有才自應用于宰相
若以此爲瑕類則無完人矣沈忠敏公曰近世人才
當別其邪正能否否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
賢而使稅宰相乎是耶嗟千古今不幸而罹此局
者自宋已然寧獨一喬公也夫以文定海內

輕許可而公之生雖後于文定然亦以一時同朝共
事習知其人故爲訟言而白公之冤如此余言縱不
足信乎則有文定公墓表在公之于一瑋葉文好武
頗不戒于少年場幾爲三吳豪俠所誤當公在時起
大倅公出身力振之得免于禍及公歿而二十年後
以征遼之役爲國家死事之臣加爵賜廕血食千秋
而賞延于世蓋不愧其爲公胤云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林太僕弘齋公傳

林景暘字紹熙號弘齋華亭人公爲童子弱不好弄
已儼如成人而且銳志勤學年十六補諸生試輒先
其儕輩食餼費宮文章聲籍其里中賢愛長者爭延
致之師席士執經出其門下後多取高第爲名人焉
然其試亦屢蹶場屋至嘉靖辛酉舉于鄉又八年戊
辰成進士改選庶常徐文貞公首揆政府雅意屬公
欲以贊齊給之公謝弗受當是時同在館者皆海內
聞人如張新建洪陽沈四明蛟門趙蘭谿潑陽陳內
江玉壘王山西對南朱山陰金庭沈平湖晴峯李京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十二

山本寧諸老極王堂金鑾之盛而公以讀書課藝與
諸老相頡頏其館師又爲趙文肅公進而聆其名理
之談退必書之於簡文肅亦亟稱之以爲異日大受
之器而庚午丁內艱歸服除散館已久公亦不復求
卿禁近遂補禮科給事中已轉戶科右兵科左禮科
都給事中當 神廟卽位之初公上 聖德十二歲
上覽之嘉納焉又上 上之體崇實學之疏蓋言當
世士人薄傳註窮于性命之推道而背聖實宜一切禁
治而其幅幘遠絕者 不能遍歷請以南直隸之
江北屬巡按御史以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屬之

宇燾于考閱良便而又請修 大明會典及詳議

宗藩事例 詔旨允行其巡視宗營也請廣召募立

選鋒均糧賞勳放演疏十餘事以上而凡勾補比試

操練工作軍政諸風弊請釐革爲之一清蓋公前後

疏皆數十上而在禮言禮在兵言兵一時稱通達國

體遇事敢言者蓋皆推轂公矣甲戌冊封楚藩王

宴公倭人以吳蜀爭荊州劇進公正色起曰今主

上神聖海內晏然大王宜祇服明德不宜復及戰爭

事王敗谷謝之下毋分經過聞所舉皆名士如馮宗

伯 趙 蔡 宗 酒 文 禮 著 者 也 久 之 擢 太 常 寺 少 卿

雲間志卷之十九 十二

與柄政者意極懇且老不能就養力請改南乃

遷南京右通政又未幾擢南太僕寺卿公至則其監

苑藏廐庫定閱馬之規嚴匿馬之禁牧政翕然修明

而以其暇訪環滁名勝膏腴咏其間且時與滁人士

商推藝文人以爲有歐陽氏之風樂焉會 皇太子

生得三世贈封及廢一子有麟入監而封公之計聞

矣公執喪毀瘠支牀時以爲幸及終制而臺使者薦

公公謝不赴蓋公向以親故避祿養而養不能終至

是亦無復有他說也家是二十餘年不問戶外事而

遇郡中大利害輿筆則不惜纓煩于諸司前有謂海

濱多盜欲于金山衛建州公力言不可而止胡公執

禮撫江南令官民皆助役率七十畝而徵一金公固

請減十之七卒從公議有一巡撫爲公同年議欲加

賦公極言其非會飲公所公適加衣巡撫曰衣可加

賦獨不可加乎公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巡撫服其

言議乃寢此皆公之冥冥爲德于鄉不令人知者也

他若蠲田三百畝以佐貧宗百畝以佐學宮子弟而

又傾囊以濟人之急仗義以解人之危郡城內外廟

宇澤梁所修繕者故多不可勝紀年七十有五卒祀

于鄉賢所著有玉恩堂集子有麟襲公門廕爲通政

雲間志卷之十九 十三

司幕轉都憲幕又轉太僕寺丞其恂恂醇謹好賢尚

義有父問卿風而公之孫希顯詔令能文當不墜其

家世云

張方伯浙江公傳

張明正字公甫號蕪江公父近松公以上三世皆有隱德後以公貴爲方伯贈三代皆如公官而公以嘉靖應天戊午登鄉書乙丑第進士公之弟明化麗江公以隆慶丁卯登鄉書戊辰第進士公歷官至方伯而弟官南駕部郎亦一時之盛也公爲童子便屹如成人出就傳日強記數千言卽能屬詞爲大儒所識賞蓋稱宏博之才而仲氏駕部其才英發遂稱雙璧連珠而兄弟間亦自相師友公尤攻苦力學矻矻三餘爲諸生試常冠其同輩遲回十有三年而始得雋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十四

再踰年而執贈公之喪時以失于鼎養其親意極鬱鬱輒率勵公車業讀書益勤而乙丑登第矣時選君欲以北水部處公而公以陟帖之恨終天惟懼陟此之日短也因欲就養母氏力爲請南遂改南京祠部主事值世宗晏駕骨香叩闕成禮而還是歲爲慶丁卯次歲爲戊辰得仲氏聯捷之報而母子兄弟之喜可知也公督主客郎旋轉文選郎居是職者率以貴倨示尊嚴而公獨否體非不自清肅而謙度坦如開一講論經術延臆離宮各士而禮貌之東午四方胄子待試者雲集陪京新例臥引生就試本省

九以爲太不便公亟請之少宰林公對曰收錄者凡三百人而登薦者蓋十人也已而大計屆期矣功篆公於諸曹賢否空鑑平倚天公矢愷簡具而考功郎至則惟拱手受成太宰亦以此相器重諸凡國典物情咨詢于公一一應之皆當時稱名吏部云蓋公方在南銓署而會仲氏轉南武選司兩公文武兼選競爽一時縉紳修爲盛事郎舍迎養母夫人吹埙吹篪晨定昏省而樂又可知也時公資望俱積內轉有期甲戌僅陞南憲副意不欲勞母夫人馳萬里外乃番夫人侍而以單車戒行至則憲長關卽以視篆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十五

局公而全自繫因咸待公按決公儼天威而重民命所列罪狀悉廢寢食以覈之全活者不計其數而兩臺使者遂交疏薦公比入賀萬壽節戊寅轉東粵大參時粵門庭之寇如湯馮養麥案山輩充斥數千里間公驟州縣刻日收之立堡土曠處募卒且耕且丁民用以安集者居多又濱海多盜珠爲業諸聚澳劫中諸郡震動公上狀督府還籌策一舉而得其渠魁幕府又上公功第一天子有金綬之頒可謂典

而公任粵凡五朞以滿秩得封三代並沐金紫之

榮更異數也又一年遷蜀憲受獎夫

云右轄

藩國欲益祿陰有規牟計且定公立總其紆藩始奪
氣相戒斂手避公粟米之聚三川十九以供戰士司
庫者乘廩賦因緣爲姦督府有改輸金錢之議公不
可曰猝有軍興得無虞轉餉乎第新廩匱如故公
何松潘馬瑚告變則更有見糧士氣十倍公之策不
虛矣他如停括田罷鑄錢幣令商民分道採木入山
一切剔弊殆盡蜀人頌手稱神明而甲申轉貴州左
轄貴竹與三川錯壤公所以興舉其政保釐其民者
一如三川會乙酉職秋試提調簾以內外井井有條
所爲場事悉力殫心亦且勞勩而未幾入 觀還里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七

省觀母夫人時駕部已先家居伯仲相聚左右承歡
而喜又可知也弟見太夫人有頽然之色不勝攢眉
居兩月而見背公之悲號幾絕有不忍見且聞者獨
計公之歸與太夫人之喪不先不後蓋有天焉又不
幸中之大幸耳已丑服闋補任閩藩往藩司出納錢
穀郡縣悉多窟穴其中積猾乘之指名科耗民病甚
公曰此皆閩閩膏血而忍腹之乎自是厲禁風行卽
絲毫不得浮之額外縣準額解之郡郡覆額解之司
到司則郡縣守令更逾驗封而後給發封識宛然可
謂寬于民而廉于已矣驛中夫馬有供應不支者公

爲之調停其法民用大聽有陳紳者竄倭而還聲言
倭卽日寇閩地方驛驛公曰此因詭張聲勢異以自
遁其入海罪耳立禁之後竟寢其遇事先見類如此
辛卯又當職秋試規條視貴竹加嚴而防範簾以內
外益加詰卽巧爲奸者無所容時且不幸有夫人之
變兩郎君元烈元敷走數百千里外扶櫬還公孤身
倦遊已決意掛冠去然猶循資入 覲途次報擢南
太常卿仍以藩禮赴銓部而南臺省乃有拾遺之疏
公嘆曰投閒吾志也卽日賦歸來而久之公論漸明
奉 旨回籍藥用隨經南臺劉公應麟陳公遇文薦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七

舉地方人才比時已擬太常之擢 廟堂方虛席待
公而公竟以是年疾革惜哉公坦衷直道不能列方
爲圖尤高晉嶺之風堅飲水之操在宦途幾三十年
未嘗粉飾藉廣田園盛事徒靡宴集自奉清約真如
寒士然而三族之賦一臂之交鬻桑之夫空柳之士
其待公而賑給者若取之外府內廩也且其官不滿
秩不遷不退方不任而曾無不平之色少見幾微
輦上諸君子非公靡弗通而亦無書抵政府世所嘆
爲積薪趨爲捷徑者公若忘之可謂鄉之長者 國
之純臣矣歸而以一泉一石自娛且幸有仲氏在將

永爲暮年兄弟歡而談及贈公母夫人不得終養則
愴然悲心及仲氏病弗起而行住欷歔慘然不樂竟
以此促其天年母乃其孝友之篤不可解于心者哉
公之子元烈爲藩憲幕元勳爲選貢生諸孫邦選邦
棟爲名博士而賓選瀛選相繼登鄉薦方需次南官
一家子姓彬彬作求世德斯亦公清白之貽也夫

卷之十九

七

宋大叅遜菴公傳

宋堯武字季鷹號遜菴華亭之蕭鄉里人也宋之先
有南野檜雪兩公者以強項爲國初名臣至是復
有臺城方林兩孝廉時號二宋而公季孟其間不啻
鼎足性寡諧自少有出羣之致父錦庄翁一困踐更
再傷島寇衰憊日甚公入侍湯藥出禦外侮畧無怠
容歲時修脯之入不爲私謀悉以供甘脆母張宜入
垂老而號書史公必陳說古今善事以資晨昏燕坐
之聽鄉黨翕然稱孝焉隆慶改元丁卯舉于鄉戊辰
成進士授河南信陽刺史初蒞事卽請大體勸農課
桑崇學興教子夜微行以譏門禁虛心讞決以超寬
獄平亭會計以搜風弊式廬下士以獎孝廉而復去
左右小吏小吏若大案之外爲守耳目者也前守倚
之以偵察外事彙錄作奸公皆屏棄勿用歲當泮餼
監司下議發粟按籍而予公令民早晚親註姓氏品
覈低窮以酌所給如必待籍成而賑且索民枯魚之
肆矣數日之內全活者萬計嘗旱禱雨徒步暴壇下
與神誓未及期而雨霽雨復如之民爲作雲霓之歌
異政種種應入禁璫爲侍從臣而會新鄭秦楚修德
於華亭之鄉人量移雄州郡貳雄與黃道驛

介其中雄近而韶遠勞逸不侔逆迎者苦之公爲徒置江口而平其衡故事武守司太平橋稅額歲入千有奇漁獵者視爲利孔公則甫視事八日輒謝去已攝翁源屬當戎事旁千公爲調發舟車兵餉戈甲旌旗刻期皆辦未幾代守入覲而大中丞凌公洋山雲翼特疏于 朝携守惠州矣方大中丞之撫粵也議征肇慶之羅旁山公力爭不聽卒收復其地爲一州二縣既還叙功公不任受賞中丞屏人而謝曰老夫不敢忘仁人之言移守惠州實感君寢兵初議也蓋中丞雖偉成功計非公不可以撫治而公之爲惠

雲間志卷之十九

主

州也招安反側宣示德威巢穴之雄降心以聽歸善縣居府左腋卑隘荒類公揭治於水東城水東元時故縣址也公復其舊而弘敞之流移來歸漸次殷富總帥與守帥交惡治兵相攻公以片紙紿起繫獄不動聲色而潛消大冢巢賊李文表世爲惠惠 肅皇帝時曾勅兵勦滅以貌似者獻俘尚爲逆因漏網公至諭以文告文表感泣遣十人待公令摩之學宮遂不復終梗榻陽縣吏林道乾負罪竄海交連海外諸國往來閩廣間一日挾四百純突至碭石軍將皆譁公乃貽書千言曉諭之道乾得書仰天嘆曰某愚少

年見侮于鄉里欲圖一逞以消不平今明公以德言綏我逆之不祥願語健兒搜檢所掠惠州女子十八人各賜金珠滿袖人給一輿寄語惠州公今而後不復窺海隅寸壘矣此雖道乾之自知進退亦公之威靈默禱其魄也公何而聞母張宜人計躡蹠幾絕卽日徒步登舟同官不及追送服除補開之福州守閩與粵雖若相懸而公調劑苦心不減於惠福之徭役久便官備而奸民妄畫計田均役士民憤愾公力持不聽且選侵漁之民伏其辜驅舞文之掾清其弊福人皆以公爲龍圖後身去之日行豪肅然洒涕攀輓

雲間志卷之十九

主

者相屬于道復築祠肖像祀之晉江右憲副司郵傳公爲酌量徒馬舟車食物之費歲歲六萬餘金著爲令尋參南澳分守金滄至之日密偵姚江戍卒四千餘人有異志直指莫之信未幾姚一郡別駕去公趣屬縣給銀錢潛以計出別駕而仍勒土著令蠻兵截其歸路殲滅無遺直指始變然謝曰早用公言安得血膏原野乃爾哉其他如取黔國之驕恣數殲殲之收採極應葉之淹滯刊經制之成書皆侃侃石畫滇人方交口頌之而公已倦逝矣偶以入賀歸途堅臥不出或有勸駕者公咲曰三十年仕宦幸甚

吾不欲使文吏執筆奇我不然而伊優面目初終收
旌非吾事也於是買城北隙地雜蒔花木觀魚隱身
絕不問戶外事所御無兼味無重裘錦之座右曰事
天事人莫如音竄此殆公撲茂家風乎公性友愛事
伯兄淡鶴公白首惟謹一切內外事悉禀成命宗黨
有事則捍衛夾持不少退避當公在雄州族有悍奴
中其兄之子於法而以幸免乘公歸省持百金跪寢
室前爲壽公叱曰若既以法中王復以阿堵中我耶
若王雖辱而貪決不汝貸其奴伏頸鼠竄去從子茂
烈茂焚一受侮于鄉人一受虧于里從公皆爲之申
雲間志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三

理拯援疾將卒從子孝廉懋澄時爲太學受誣有司
匿不以聞公從聞得之輒叱曰始澄以我言議和今
以我病受罪耶口占受其子致昔有司情義灑然遂
爲之覆案而讒言永釋此皆公高誼敦族人所不可
及處而至于耿介風標則較近所絕少大要不立名
不樹黨不交結權貴資俸入都門探路要津皆戾辰
同籍從者來聞董一致寒賄公閉目叱曰獨不聞吾
祖父皆強項種耶嗚呼此豈末世借徑者所敢望也
公之子姓輩疊皆僕厚而仲子茂韶秀美有文閣戶
讀書以守公訓故爲公後祿慶而援筆傳之

先太學侯庵公傳

先太學之龍子乾鄉號侯庵取君子居易以俟命意
也自憲使公遠從郡中徙浦上爲上海人而自我父
侯庵從浦上徙郡中遂爲華亭人矣公少有大志聰
穎不凡長益下帷受書攻制舉義年二十在嘉靖庚
戌督學閩中翌嚴黃公試得公卷以第一補文學弟
子曰是生楚楚弱冠耳安所得兩京語而奏之嗣後
試非甲其名則甲其等自謂風雲在履竊問而兩目
時時作青屨罷公車隨入南雍復落調乃仰而嘆曰
天耶吾能與天爭衡耶遂謝舉子業朕故篋進不肖
雲間志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三

兄弟輩課之而不肖三畏暨弟三戒三恕相繼伴遊
不肖又徵天之幸壬午得廟名順天鄉書公聞之不
加喜其後屢報罷南宮公聞之亦不加愠對客惟頽
然而已於是不肖治園城北隅時其醜醜召父老與
公酢酬談談卽至深更亦無倦色獨不肖艱子每以
爲憂而癸巳歲舉子如召公輒喜曰吾今含哺弄孫
其足以自樂乎時方奉公色養優遊以樂其天年乃
不逾兩春秋而公以脾疾不瘳竟無起色矣時公年
六十有七以壽考終不肖乞狀于社友馮祭酒具區
乞傳于舊父母屠禮部赤水又乞銘于座師山陰

庭朱相公而公之銘曰學而未遂也待其子子遂矣而未祿也待其時徐徐于子樂其所有以待盡此所謂俟庵公者歟公古貌古心孝友忠信而居恒篤于故舊疎財密義乃其性然嚴侍兩尊人治甘脆侍湯藥唯謹居喪毀瘠盡禮孺慕終身父侍其兄金吾公白首不弛而庶弟爲里人所齟齬公持之力竟脫于危及客歿白下復扶其喪歸悉橐中遺金昇其同母弟毫無私焉有妹適御史宋公季子者方大父公時纔七齡耳公爲撫育而盛其粧奩嫁之曰此吾父遺體也祖姑適海上沈氏貧無以爲生公衣食之成爲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志

之驗曰此吾祖遺體也故師金先生之子老而無依公時賑其乏至解其難于獄中交太初王先生三十年莫之逆遺少子子之長而歸宗仍署其名三槐示不忘王氏也大父之歿也公方避倭構李比返所分田公僅得其甌脫寢丘無幾微見于辭色族叔有宦歸者密寄以一簣備五百金歿而歸其婦孺驚謝無有卒啓視封識宛然顧氏嘗積簞公田二百畝旋構他禍或從吏公乘危修鄰者公咲而罷之公故坦衷直腸不與人競而性方重不輕入市巷一武卽嫺姪貴人未嘗以私請或置酒高會雜以匪人弗往也門

庭之內肅若朝典而更以莊見憚諸子小不憚艱辛而謙于庭蒲伏謝過乃已社中友如馮開之唐元徵董玄宰王韜父徐孟孺方衆父輩時時過從公知之喜爲剪燈市語罄其談而去不則嚴色相戒至無所容入其室如負霜雪語不虛耳公嗜古玩鴻寶竹書自少年無不披覽晚謝舉子盟櫛而後手一編丹鉛其旁至日下春乃已夫亦鄒魯之干文學乎此具載誌狀別傳語語皆先君子實錄不肖不敢增飾其詞第稍稍之爲傳以俟秉月旦者評焉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志

董太學紫岡先生傳

董宜陽字子元號紫岡先生汴人南渡而徙居上海吳匯又徙居沙岡故稱紫岡先生復自號七休居士吾郡之博雅君子也其于書無所不覓而獨究心當代典故郡中文獻遊成均名動都下屢試不第遂棄去舉子業專攻詩賦古文詞詩法高舉晚嗜元白文法先秦兩漢間出入曾王家楷書法虞永興行草法僧智永生平所嗜好者惟書史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與同里何良俊元朗張之象玄超徐獻忠伯臣號稱四賢所交盡海內名碩即

雲間志卷之十九

三

顧司寇琿文待詔徵明許奉常穀皆推獎之而其行誼尤爲表表與翁宜旭友愛特甚嘗折座時先爲文泣告先祠而擇田之膏腴屋之軒敞者悉以讓弟人以爲有薛包之風先廷尉公有故人開府吳中先生往謁之待之逾于常格幕下客願以金錢爲壽居間自隱至先生正色曰君視我何如人哉皆拒不納以故家世雖隱而落落如素蓋先生操行端方乃其天性豈以爲故轡帝膏潤如晚近輩向人乞哀者哉所著書有毛氏琬琰錄雲間詩文選元哲金石編近代人物志中閩記雲間百詠松志蒲道上海記瓊

諸書而其爲詩清圓雅暢成一家言誠有如沈氏明臣所稱者過沙岡塔云獨樹明春島千花倚暮簾彈箏云鳳語花間細鶯啼水面輕吟並蒂蓮云臨風如對語照影本連枝酬吳仲舉云歲晏無梅使天空有雁羣咏二陸祠云空餘白鶴風前淚想見青衫月下遊咏三高墓云江干舊賦無人識松下閑雲有客遊皆先生佳句錄之以俟評詩者品隲焉偶讀莫方伯公崇蘭館集見有爲董子元貽書海上諸君子者其畧曰晉戴安道舊營剡上宅始遂幽棲江文通望在半頃田可以論隱皆一時之勝事實千載之美談雲間志卷之十九

毛

友人董子元海上名家吳中善士承先大夫清白之後有向子平婚娶之繁顧鵲鶴未定于一棲使松菊徒懷乎三徑乃者余洲王觀察與門袁孝功共捐已貲倡爲義舉庶資數畝未備一廬更借吹噓遍遺朋友倘幸陳孺子得安負郭之居問俾杜少陵終把無家之嘆卽此數言其重董先生可知矣

鍾給諫順齋公傳

鍾宇淳字履道號順齋華亭之陶溪里人公爲時令
而溪公之子以其少穎慧巧于屬對最憐愛之不長
習舉子業語奇雋不凡遂弱冠補博士弟子與余偕
受業觀如王先生每試兩人相頡頏而亦每贊其文
以爲先登必捷之技嘗以所業質之陸公宗伯宗伯
亦亟稱之異日看當珪璋于時自是文譽日起而卽
以萬曆癸酉舉應天賢書丁丑登進士第試政曹中
與同年鄒公元標有格外之契時江陵以父喪奪情
鄒疏論張詔廷杖金吾欲齟齬之以希相旨而遣

雲間志畧卷之九

三

綬騎拉之入也公慙世測獨尾之泣下鄒目擬公公
曰某以老親在堂不得與公同事已不能戴面目爲
人而乃掉臂不顧耶鄒既論戍黔中公捐貲佐其資
斧又爲悲歌贈之公又度鄒抵黔或有邪人欲害之
以媚江陵者復馳手書致所知觀察鄒公秉厚屬其
善視鄒母黨奸仇快一時意以貽萬世幾觀察還書
流行竟力爲之保全亦不使鄒公知也居久之會
朝首釋戍時論猶獨千鄒持難百公與學憲萬公元
成時可爲之調護其間始得釋也何江陵以故且
賜環矣其就還也得謝之遂自

雲間志畧卷之九

无

治亦苟簡吏多貪緣爲奸公嚴爲檢括提其衡而更
新之邑治稍稍振舉先是徵歛失時則壤甯賦額
不登公則區別庀度劑量緩急與之立約爲期不煩
楚筆而賦集時多草竊之盜匿於山藪中莫可窮詰
公懸捕格跡得之卽伏其辜株連者縱弗問也所獄
獄平恕不以意爲輕重待訊者得公片言卽辭去訟
庭爲空旁邑有殺人者以貽唆法曹累案不決監司
轉以屬公公獻實寔之理衆稱神明有橋踞廳牀孔
道歲圯於水公易不以石不踰歲告成民無病涉者
卽名之鍾公通惠橋又捐贖銀之羨繕增修學宮飭
亭葺園身爲郡講程課而訓督之諸生樂業是歲得
雋估計吏行者視他邑爲多蓋公在事五年所舉善
政類如此銓部廉公治狀擢南京兵科給事中諫垣
爲天子封駁之司其體矜重居是職者或尚揣摩
務排擊以沽名市直而公每事持大體不激不隨前
後所上封章如亢旱修省則疏正人心省議論恤憂
隱握要機如慈寧宮災則疏崇正學親章奏弘聽納
節財用言訓切未嘗以時忌爲嫌而巨帥以乾沒
訕營政者公疏論劄之威晚援寵請給葬地者公疏
裁減之內官請採辦金珠寶石者公疏請罷之而御

史王學曾蔡時鼎以言事獲譴公又有申救之辭
意謂大臣股肱言官耳目若以言爲諱則耳目盡廢
何以宜上德而達下情使股肱從令奏雖竊而公之
直聲則已自南垣而馳北闕下矣始臺臣所請以
王文成守仁陳白沙獻章從祀廟庭者議久未決公
言文成之學得伊洛正脉羽翼六經而白沙爲康節
流亞二臣於法應祀詔從之蓋公所議盡時事悉
中肯款諸書悉取裁于公而公亦諤諤於義不可嘗
張目裂眦至面折不少假而人有片長譽之無容口
見海內賢豪長者語津津欲以身下之客有摘摘人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主

短轡正色曰目擊之事猶恐未真奈何弄雄黃於口
吻卽余在言責亦不敢輕以一青論人蓋公雖蹇諤
而中多隱厚爾爾然猶以立身峻而持論嚴爲儕輩
所忌未幾而閩中少余之命下矣公歸過吳門邂逅
元成學憲語次快快不樂輒慨慷言曰人生泡沫卽
百年倏忽耳吾與若俱碌碌駒影中孰與究無生歷
劫之指哉學憲駭然以爲妄所得是言而異之無何
歸不三日而公猝抱病以歿時年方四十有二也士
衡云長算繼于短日遺蹟頓于促路傷哉平言之也
其謂公哉公于衙舍畜二鶴馴甚携之歸公逝之日

二鶴亦悲鳴而斃噫公其羽化耶抑偶然之數耶公
事封公面溪翁至卒居嘗念母夫人不及祿養時鳴
咽涕流及將易簀而又念封公之不得終養也又泣
且訣曰死生常事兒死亦復何恨獨恨死而貽親憂
耳然有兩弟在弟其勉旃余與公幼同學長同庠聞
其言而悲之且以好言爲封公慰封公一時雖切妻
婉後亦相視怛然輒出外爲名水山遊歌詠不一而
足此太師徐文貞公所爲叙耕餘錄者也公且以八
十壽終當其父子存時皆有達人之致比其歿也子
先而父後之不亦可以含笑從遊地下哉公之子允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主

善允善之子附枝附枝爲允善奸生子其始弗以爲
子也後允善無子而封公始收之封公嘗語余此子
我取名附枝乃孫兒嫡血喪次族眾計將逐附枝去
吳祠部玄水爾成首唱義而余從旁佐之其嗣遂定
公雖無孫而實有孫此又可以慰公在天之靈矣公
所著有括蒼吟臺南垣奏議太和紀遊三台洞記行
於世

莫太學延韓公傳

莫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更字延韓號後朋更號秋水華亭人爲方伯中江翁長子少育於常熟外翁楊公五川家稍長始歸於莫方伯以其聰慧甚特憐愛之八歲善讀書一目下數行亦不再讀十歲善屬文藻思溢發有聖童之稱十四而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籍譽序間二十年來習博士之業時與不佞兄弟十數輩結社爲文而方伯亦常督之習舉子然雅非其好也而好文詩攻古文詞攻書法攻奕又攻畫其詩宗唐分韻卽機筆立就有八步倚馬才古文詞宗西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京間亦出入韓柳卓然名家書法無所不究而獨宗鍾繇宗義獻宗米奕落子縱橫意不出王杭柳潭江窮下而盡法黃大痴亦放情磅礴極意傲羣不輕落筆真所謂十日山五日水者每染成一幅人爭購之其價亦不在唐伯虎沈啓南後矣夫以延韓其才何難芥拾一第卽延韓自負亦若可以緩步而致青霄而以其精神馳騁沈澁不壹意攻文輒試輒落第而督學使者尚其名行以不次貢于廷廷試第一人名字都下不減士衡入洛云時相君太宰欲以翰林孔目待詔處廷韓知文徵仲何元嗣故事而延韓意不

屑就也于是又復試試復一再不利而竟坐此鬱鬱得幽疾以死享年不滿五衰而遺孤不滿五齡悲哉悲哉當延韓在時莫水王元美濟南李于麟新安汪伯玉皆傾心推轂以爲延韓當世一才子欲處之伯仲之間不敢以先輩自倨而中丞張肯甫特節來撫江南亦不令以弟子禮見監司及郡邑守令皆折行虛左而與之交卽齊楚燕趙閩洛吳越間杖履所至無不倒屣迎者其爲縉紳所雅重如此第性不能容人過而時或使酒罵坐世亦以此少之然以負才坎壈故多擊筑按劍悲歌慷慨之致亦非于貴顯有所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逢迎而於寒素有所睥睨故自不妨耳性喜推獎人時輩後生出其宇下不惜齒牙揄揚而四方之客持清玩綺幣來售或挾一藝一技求見者必令飽所欲而去計之日遠近聞者無不雪涕其孰生芻蕘炙絮而來赴吊者幾千人則延韓之爲人可知也已所著有莫廷韓集行世

三

張博士九栢先生傳

張思敬字所茲號九栢華亭人先生生平篤行自少至壯而老未嘗妄發一詞亦未嘗妄作一事蹈矩履繩真所謂言動訥訥不失尺寸者里黨推爲善士矜紳目爲聖人非虛語也先生補邑學生以能文試輒上等而亦以行誼爲郡邑大夫所重屢爲督學使者所旌第應貢得博士官歷麗水訓導如阜學諭而陞銅鼓衛學正以歸先生娶許氏田村富室女也外舅歿而以百金分授其女携歸舊中先生見而作色曰此許氏賢也何得屬之張氏哉且彼纖齋而積之我

雲間志卷之九

志

安坐而享之此君子謂爲無故之獲者立麾之去先生有兄二人事之一如其父伯兄進危事而家故食貧先生輒割產以濟其急母歿遺先生餼數十金會仲兄坐窘又傾囊授之無靳色也先生爲給諫自灘公從子歿然不有其家而公亦莊事先生每謂不冠不見給諫有一受恩門生某與南畿鄉試密減關節一紙報公公以其子而族人子獨先生是疎關試召而授之先生始進階梯安可說遇而獲卽獲之亦何難也竟不受給諫乃減還典試者士論南

郊西有陸家女數挑

雲間志卷之九

志

之夜啓扉而入先生拒弗納也人謂魯男子復出某子出繼族人延先生爲之傳知此子不善事其母時訓誨之一日聞其母悲泣聲卽束裝歸舍其家固延之不復往贈之修金亦不受卒亦未嘗明言其故也有盜先生橐中藏者衆已廉知其人而先生恐其萬一有寃竟不發其人復以他盜露斃獄中先生曰使我繫之此因爲我而死我亦何安其檢身嚴而用心厚類如此其爲博士也今諸生無得以修脯見見則首陳功令大及先正風格大乃及帖括言日惟道義相易其所跑者不憚告誡之有貧乏者不惜捐貲俸助之身服縵袍幾于肘見大令朱大復公長春素禮重公贈以新衣一襲請辭謂非吾體所適也會兩署邑築於貲錢耗羨先後絕不濡染分毫大令愈益心儀之一日令造請曰蕭齋岑寂需一萬刻富有百里之寄不俟爲先生困之而先生辭之峻雅不欲以錢糴自污也蓋末有肯荷先生如此介然自守者每習靜脩齋必繕圖書史而暇則作蠅頭楷書數幅首有法度故自足傳耳先生凡歷兩邑其提身之軌範訓士之楷模未嘗改絃易轍至今各戶視之謂不減胡安定魏文靖云其轉官銀鼓而卽拂杖歸也則以

老博士攝衣束帶與多士講德論道數年千顧足矣此其知止寡營固亦先生問學得力處哉家居養重不入謁郡邑大夫延之鄉飲亦不教赴門門課于甚嚴長君嘉平鎮千學而老千名必非久在人下而次君鳳翥舉癸卯鄉薦不逾二歲而云亡旋得旋失之而先生亦且不加欣戚此其襟度有大過人者而先生從此優遊林泉以八十餘謝世雖無祿位之榮亦有耄耋之壽而一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可謂天地間一完人矣先生嘗語人曰財以非分得則盜跖陶石也官以非道拜則優孟終灌也乃知士固有

雲間志

卷之十九

美

志神龍在溟丹鳳摩空豈與櫪馬籠禽瑣瑣爭枚果耶誦其言可以爲世法

姚社師拓菴先生傳

姚一元字允中號拓菴亭人先生幼無少年之弄而長有成人之志其失怙而事繼母袁氏以孝聞其失恃而逢外侮挺然以身當之翼其弟至成立以友朋行文獨嗜眉山且探理獨屢於躬經磨郡邑高選而畢世不能補一費官弟子員耿天臺學使再按吾松已列諸生案而會楚中計音至不果發先生遂以常布自安不復應試矣顧其爲人言準行繩履規矚矩居恒喜愠不形然諾必踐性亦仁厚雖小草微賸不敢有傷見婦女無老少妍媸避之恐後所交遊即

雲間志

卷之十九

老

甚狎軀躬封固必正容謹節自口無謔言而性亦朴儉霍食糲衣自少至老履之若一蓋歲風他不恥兼味不樂者性尤嗜古涉獵百家諸史一一置諸案牘雖大暑大寒燕坐書齋中惟啜啜之是快晚年業謝舉子亦手持一籍翻閱不休而性亦癖嗜山林老而彌甚每思絕跡城市小築村落間焚香誦經而貧不能構一廬徒立四壁乃其泉石艸木之幽致未嘗頃刻忘于懷也先生嘗聚徒於其居形之學允向稱弟子者不下數十輩而願陽門人尤多

十有四年許

公延爲

三

年而賓主師生皆戀戀不忍捨去其人可知矣在湯
廬家嘗憐其才欲捐貲爲進取計力謝之又憐其無
居欲代置宅爲老年棲隱計亦力謝之而在通政家
曾倡義會六十金投之已納而復還曰余懼後日之
力弗償也強之僅留其半而至輸銀之限風雨亦不
後期曰吾寧經厓爾也會以病歸未竟館穀而以修
金餽之拒不納曰吾何顏無功而食祿也夫先生爲
童子師凜然模範教法坐性不愧其爲輩比上人而
行誼又復端方乃爾爾家所以久而教之不輕輟其
青蓮者豈無自哉外舅盛吏部新第特舉後者如市
雲開志墓

卷之十九

美

而獨不及其門里社中有通顯者持刺來謁輒閉戶
辭之第言吾以完吾素耳豈能隨時俯仰投吾骯髒
七尺軀也家童有盜其儲粟者事覺置勿問有佃人
田而通租者代爲之償而一二侍婢輩絕不以諄語
相加不以狎色相近即賦獲細人而先生所以待之
者寬慈端謹又如此居停主偶因事以金寄先生所
藉其數以投之而金有溢于數外者主人弗覺也比
還金而竟歸其溢數居停以此心重先生後祈諸子
產不盟之宗人而獨屬先生爲盟主非信義素孚于
人當不至是然則先生其人中特立者歟客有言先

生乃翁少松嘗倭亂時友人王五雲以驚絕寄還廬
下一日覆瓿于庭露金百兩少松立召還之跡先生
父子先後還金能世其德爲閭里范型以此卜姚氏
後裔必有興者

雲開志墓

卷之十九

完

徐商公府內林

父子共對金指其墓爲閭里范型以此卜姚氏
十一日覆瓿于庭露金百兩少松立召還之跡先生
父子先後還金能世其德爲閭里范型以此卜姚氏

張太學雨懷公傳

張仲順字士正號雨懷賓南公之長子其入白皆修
翳疑重挺秀先是補諸生入太學以父喪罷業喜奕
喜吟喜讀書補經更喜飲歲儲名酒百石日引賓客
浮白爲驪或婆娑古木下或笑談明月中陶陶然醉
坐客亦未嘗不醉也明日客至又復飲又復醉其酒
以數器爲度每十子一周輒更之所居廣庭修竹結
構精雅圖書滿案頭當是時公神槍最勝而諸名人
皆雅愛慕公風流如何孔目元朗朱山人邦憲袁比
部履善孫漢陽允執莫文學廷韓與公爲白首交觴

雲間志

卷之十九

早

咏權適譚韻猗然此世之高士哉人有離垢拔俗之
標者也如是逍遙者終其身壽止五十九丈夫子五
人陳仲醇繼儒讚曰佛不必禮金粟而齊戒有餘仙
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必累五岳之糧而坐
於有城南之修竹古廬文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
劫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
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
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爲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
之富伯夷父老曰賓南公之後有雨懷猶王氏之逸
少有豹奴也君家太史氏世謂云云亦云云

吳封公愛石公傳

吳御字國望號愛石上海浦東舊族至公之世割隸
青浦遂爲青浦人公生而膚額長髯魁梧雄爽資復
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師友咸詫詭之謂吳氏世德
公當大其門而會兵燹肆殘遂廢書史然其一種豪
邁特達之致自是不羣性至孝友事父石泉翁姚楊
太君潛灑備具方避倭海上城忽潰楊太君驚悸猝
亡公哭之垂絕逮事繼母周孺修子道亡何而石泉
翁客死郡邸公絕粒踰幾不欲生俗諺屍不入戶
入則必毀其家公泣曰忘吾父而存吾家何以家爲

雲間志

卷之十九

里

身自負屣而入殯殮如禮葬之日破產拮据遂近以
孝聞公又推父之愛愛其少弟讓腹取膏宛然延廢
家風迨弟失業割產佐其乏卒底殷阜而所以待諸
從兄弟者亦然同宗徭役故事計畝均助公毅然獨
身荷持毫不以累宗黨曰丈夫七尺鬚眉何至不能
庇一族而離齟較量錙銖耶坐是貧宗無病嗔呼者
而公更以閱歷滋久諳練利弊一切出納征輸之數
狡猾莫敢欺時上計郡邑條封中窳郡邑長鮮不飽
首咨詢往往得其補直借聘之力里有漁稅如上等
什則或坐負課輒至廩杭公其苦力請于當路免

之達爲永利外舅楊翁富而府怨庾死園室公爲治
其喪且分疏其浮糧虛額幸不及株連偶過海上
有任翁者遺賦就繫幾斃于析楊公嘆曰是翁骨相
不凡寧忍以千緡羅于死立捐已貲代償復赦任翁
一丁蓋已二丁一時瀕危而幸脫疊累而驟甦任翁
得復其家教子成名是即余同年任長史任氏父子
感公恩尸祝異壘而公之陰德及人可槩見矣他如
排難解紛一鄉推爲王彥方而公准任直任真夷然
若有所不屑蓋公所注精者惟是教于一事每訪名
師具厚幣竭禮之供嚴督課之程一盤一茗無不

雲間志畧

卷之九

望

與衙人語人手自庀治非深更永漏不絕每呼光祿
公至膝前勞苦之曰吾欲詒若達大令名耳若懷術
之業乃公已饒爲之何難骨什一競刀鋒以殖貨稱
雄惡累沒澹泊之志非吾願也光祿公拜命服膺惟
恐佚教遂成名世大儒庾子舉於鄉甲辰登進士高
第而公之志庶幾無憾矣然而府巾布袍出入徒步
每過蘭寺說無生話咲歌自適遇田夫芸叟賈豎嫗
婦亦必厚加款洽間有巨室以聲色相加遺公視之
如賊風隙尾絕不與較俟其感格慚悔而後已而其
所以教誨光祿公者則曰無輕言無苟合無顧

雲間志畧

卷之十九

望

私家王事勤勞夙夜謹愆比當 恩詔頒布天下咸
苦遠左窮邊間闢行役光祿公奮然請行奉公教也
既竣事迂道省覲而公已病矣光祿公躬視湯藥雖
報命期迫匿不以聞乃公則時時督趣就道且責之
曰若知有親而委 君命于草莽何以子爲若行則
蓋我喜我猶有起色若不成行是蓋我怒而速其亡
也光祿公不得已飲泣脂車去未幾而公溘然逝矣
光祿公以此不能無遺憾而實公命之且臨逝之頃
猶以勸躬盡瘁爲遺誡公之家教何如哉光祿公名
儒成其早歲王立得父之骨而其慷慨淋漓蹈水火
不避窮得父之膽若大老威格天神則又公之家墓
身範也當公四十六歲時疾已垂殆光祿公踴進湯
藥宵旦不寐且露禱籲天願以身代旋即夢見一僮
首老人揖之曰一家完聚皆汝之功既退又見黃冠
呼之起禱之日即霍然病瘥比歲衛太儒人有沉痾
亦以虔禱復延二齡人皆稱之爲孝今且繫朝野重
望督秩卿寺匪久當領節鉞公孤所以仰報公者申
錫未艾而又築名園于舍傍名花列植奇石羅砌恨
公不及身見之日婆娑燕樂于其中矣公于知光祿
公之澤百世可綿而公之目九原可冥矣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人物

李孝子見汀

李叅知約齋

陳少叅後梅

馮憲使文所

馮山人父子

徐太常仰齋

杜封君敬新

陸山人家山

王憲使後陽

莫文學芳亭

張封公隆陽

張文學二麓

徐比部鴻洲

張文學五鹿

雲間志畧卷之二十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韓軒

李孝子見汀公傳

李安祥字元定號見汀上海人當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巢穴柘林出掠沿浦沙岡幸處而孝子之父老諸生菱汀翁聞賊至懼而出奔竟爲賊所獲驅之負擔同男婦擄掠者歸其巢如御風而去孝子聞之號慟欲絕者數四因而奔什蘆葦中屢起屢蹶恨不能以身從也乃晚日下矢曰某父幸猶得生某不以腰領易者有如日然竊私計我卽挺身尋父何能遽

雲間志畧卷之二十

得之賊巢槍機中此猶入虎穴恐不免虎口徒喪我軀命耳其如我父何于是日夜涕泣對人亦輒泣如楚囚狀求所以赴賊先免于死而後求所以生還我父者計議無慮百端或告之曰某隣父老曾沒于賊而得還者試問之孝子乃匍匐往請之父老父老曰賊最喜近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翰音同其所忌也第云識字人乃可或又告之曰抵賊巢而覓若父倘微萬一得見則幸不見則必無幸矣且未知若父存亡生歟何自告爲孝子揮淚謝曰此身我已委之藉令無父而我又安能獨生也遂服儒衣寬抵賊

巢求見賊使偵卒問之曰爾何如人孝子以識字入對因父被掠故願以身代耳遂引見賊賊方張也捕魚將所擒奪腥臭羅列大嚼諸受繫者壓壓若釜中遊狀孝子遙見一賊西南來向迎長跪訴曰某代父負戴者父老不任力願罰某釋父又引而前賊巢中相顧駭者無何孝子從衆中望見翁輒啼不止而翁望見孝子亦啼時被擄者懼賊濫殺皆妄尊之曰大王於是孝子輟啼而強爲色笑亦稱之大王而曰翁何懼大王仁者必不殺翁已而見一巨顙據鼓上坐瞠目直視孝子意其酋長也復跪訴如前酋長方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二

飯所佩刀削去箸頭漚沐望孝子投下孝子拾箸向衆同飯飯一再進輒持羹前或持牲前或持慈韭爐甌前有團草爲藉者有貯水奉盥者孝子一一禮之去已出翁所肩磁器一擔屬之他擄者而屬孝子執蓋父子兩人貫賊尾行至津口賊躍上船將上出一令箭揮孝子頭上令負其父歸至家子母夫妻得相見如自天落而喜幸可知也宗黨親知見者亦莫不舉手相賀稱孝子孝子云時孝子食飽資厚而學使者耿公楚侗旌其門曰至孝感夷後以爲

選貢試于廷旋登已邠鄉薦出知滄州子

祐代登賢書大亦其孝行所致耶公爲州大夫宜書名爵不書名爵而書孝子蓋重公也李氏之族姪諸生秦春者爲余門下士一日來謁余讀公傳而悚然謂余曰吾師知孝子之孝其父矣亦知孝子之父茭汀翁者亦孝子乎翁家食貧而承兩親菽水之供惟謹居恒不能辦脫粟飯惟日具饌糜每饌必自飲其湯而以厚糜爲供出入必扶晨昏必溫清其後孝子卒脫翁于虎狼之口豈非天之所以報翁歟故夫身能行孝者必食其報以卒氏之世孝賢之是亦足以使人興孝也并識之此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三

李恭知約齋公傳

李伯春字友卿號約齋上海竹岡里人也初中憲公艱于舉子歲癸卯產芝于室乃始生公生六日而患膈風俄聞遠室異香病乃愈已而病慶黃冠異人手鍼之病又愈已而病甚夢前人授之藥又復愈蓋公自少而有貴徵若此公未甚能言三歲能屬對九歲能屬文十四十五歲而出就經師與童子試則爲童子冠與冠者試則爲冠者冠蓋公自少而有異才又若此然公體素羸弱戊午就試學使者失錄其姓名鬱鬱不自得夢受鍼後頓覺精神有加遂肆力於舉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四

子業而辛酉學使者之試又復報罷痛自疑其文以爲非必捷之技而久之自信且堅者則以水部公南涓每月于姪之課未嘗不擊節賞公而耿公天臺奏玄督學南畿有釐正文體之疏固知公之文大雅不羣當自得售也而卽以是歲補邑博士當是時公亦設館聚徒收其束修以奉中憲公甘旨而復携弟叔春歸德公日置之絳帳前課之不啻如子而于是丙寅就二守鄭公九石署府之試丁卯就太僕朱公泰嚴錄科之試皆夷然舉首名噪一時而戊辰試于督學周少魯公則又首擢公卷而廩之官矣會 穆皇

帝特恩拔士于賓與歲額外選爲恩貢生而公遂與乃叔滄州守見汀公同膺此選已巳入對 大廷擢異等而旋以庚午登賢書辛未第進士乃知遇合固自有時而又何疑乎技之必捷與未必捷哉癸酉公當守部卽分考順天公之本房所得名士居多無遺珠之嘆試竣調選授比部郎時江陵柄國趨炎者爭入其門而公爲江陵所取士檄檄中立冷曹不放進或勸之稍取爲華靡地者公笑而答曰如必徑實之是趨丈夫將置鬚眉于何地其強項猶故也一夕夢披髮哭中憲公輒心動將具疏請歸而計至矣公恨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五

不及承訣乃于濟暑中踉蹌跪奔而至則哭之哀且表葬一稟于禮人以孝稱比服除補原官又以明黨洪條爲司寇寅所嚴公所器重凡事之有關係威豪強及疑曖難決者悉屬公訊而公引經斷獄出入惟允惟明其題覆本科及恤使諸疏卽甚填委應之一敘當同曹者皆遷讓以爲弗如于是以才出爲濟南守濟故刺郡州縣凡三十若星羅棋布然而其案牘亦如山積公目覽手批耳受口答疾于影響士民驚歎以爲神而又一意與民休息議令州縣徵銀貲庫具數報聞以聽委官領解公第總其成而已部民

有母子兄弟相讎者公慷慨論以至情皆感泣扣頭
去有以推塚誣訟人致一辟二遣者有以盜賊誣訟
人枉數十命者公皆爲之理其冤又有以歲饑妖言
倡亂者有以奸殺反誣良民者公皆爲之按其罪其
他若戒重額颺風道折漕糧均徭役賑災稜始終以
惻大爲主而仁恕出之迄今人人頌德而暇則進參
士凭几而教之且爲品臨其統文齊魯之士被其榮
接者如沐時雨而坐春風也丁亥轉副臬督理郵
傳公方喜得便道省覲歸而奉太恭人之官武林當
道路之衝冠蓋絡繹客至每遲留不得發公爲剔弊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六

搜奸一切振刷著爲令而客以此送無留行時又兼
攝各道司掣累數印而公酬應從容每同寮友從六
橋三竺觴咏其間修白香山蘇端明故事嘗笑曰不
然者將令兩先生風流絕代乎辛卯轉湖廣叅政公
念太恭人春秋高不欲往而太恭人固強之過發乃
晉顧恭人侍而單車之楚中至則江漢二水暴溢公
卽躬詣諸郡縣詢民疾苦區別災傷民無不沾實惠
者而復條正士習理財賦及救荒諸策上之中丞堇
悉見施行而楚之郢地故 肅皇帝臨幸處也中
官往往齟齬有司時郡丞及今爲孫瑞所不

而公則嚴戢其左右時有戒心守備委官輸金都下
者欲以折夫橫索里甲公嚴諭而遣之有漢旁淤沙
數頃民已就墾而孫璫欲爭之以補莊田公與泛舟
至其地持盃酒酌江曰漢水有靈其爲我洗刷此沙
母爲厲階後三日沙退果然璫乃膽落是時先後薦
剡交薦當事者且不次用公而公已將母東歸矣公
既貴念中憲公不及祿養每祀必追慕涕泣故其祿
養太恭人尤極孝謹當太恭人七十壽公以守齋不
得稱觴膝前乃登岱致禱追謝事歸母子一堂至
相屬時時綵服板輿而進婆燕喜可知也公歸構敦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七

雕堂以聯宗族建逸我堂以會交知又聞世業堂以
禮名師課子姓而諸父昆弟及師友輩或卹其老或
膳其食或撫其孤娶爲德壻又難以更僕數者若
在宦時昭雪桑別駕之黃語療治其運長之異瘡經
紀陳藩伯趙郡丞之喪事非公個儻急義其孰能有
此乎以故宗人倚爲外府鄉老特爲長城而海內士
夫望爲泰山焉徵其相與後公復出者殆無虛日也
詎意其中壽而祖哉蓋公之守濟南五年也大荒大
役日夜經營其致疾者一公于愛弟檢齋之凶也如
折手足至痛在心其致病者二公之更治兩尊人并

地也枯槁萬端愁苦百狀其致疾者三善哉乎歸德公之推言之也謂公之死死忠也死孝也亦死友愛也嗚呼如是則公可以死矣公雖死而公之子繼厚舉鄉薦將上春官其諸子皆才且有嗣起者語曰人不可以無年亦不可以無子公卽無年而實有子故吾謂公之可以死者又以此

陳少參後梅公傳

陳夢庚字台錫號後梅蓋因先世祖有梅軒公者而因以爲號也華亭人公生而賦資沉穎四五齡卽能口受句讀十齡能文章十六齡而爲博士弟子二十二而舉嘉靖辛酉應天鄉薦又十三年甲戌成進士謂選得刑部郎滿三載封其父母壬午服除赴補再得刑部郎甲申遷吳興郡守隨量移閩中選長任不三月而以吳興註調又一年得粵西之象郡又一年而提四川憲節備兵松藩丙申又落職一級庚子八月得秦之關南道甫履任而又註名拾遺此其弟少雲間志畧卷之十

雲間志卷之十

十

孔左支右吾公苦矣謁選而得西曹冷局復丁之而歸既總家又營葬且以贈公命于其弟少參公勉力延師以身爲督日攢眉蹙額于苦塊間而時有暴令者欲虐縉紳以示威儼借公爲榜樣所以凌侮之者多端幾于以日爲歲公苦矣故事起復例得以部而公獨不然及其出守屹屹救荒清賦政稍告成而長厚乃其天性當路緣此而病其少搏擊者旋有量移之命而再起再逐奔走于棘林驚震烏道間公苦矣吳門新安兩政府皆公鄉樹同年而公不通一書不私一語日坐寒窗食蕭寺中如老僧狀公苦矣公雲間志卷之十

雲間志卷之十

十一

葬凡可竭其力者不惜踵頂徇之而其執後母之喪雖以六十不毀而猶哀哀孺慕至感動道路之人如公者可謂真孝公之於少參以兄道而兼父道無論平時之所卵翼之即稍長而督之行文既壯而掖之成立既第而教之居官日剖肝相垢而亦日告口相規也如公者可謂真友公之宦橐蕭然不能爲人露覆河潤而三族之貧者輒倚之爲外府公亦多方曲意應之無緩急不赴無嫁娶不週而亦無試事獄訟事不吹噓而拯援也如公者可謂真厚公生平至行不愧大日亦無慚影余聞人善則亟稱之而有談人應徵者則口不願聞而目亦不敢正視豈惟尊行前車謙讓不敢抗衡卽村夫童穉且敬禮有加焉蒼頭不遇四五輩亦必戒其出入恐恐然得罪于里隣也如公者可謂真慎公極慈祥雖蚊蚋攢膚亦輕拂之去而居官愛民如子卽蒲鞭亦每空懸之先是公艱于舉子從長安貸金買妾因其哀啼詭言父母爲豪家所迫遂遣之還而亦不責其償也如公者可謂真仁公居恒不受人一錢亦不受人一果一菜凡守爲運長者十年爲監司者三年卽例可得十金數百金者輒饋輒不受古有懸魚掛床者而公一無所可

無床可掛矣如公者可謂真廉公自涖官以來民疾役則廉得其弊實而白於上題捐之歲患疫則調停其荒政而上於朝議賑議蠲之夷有悍勢者則城城禦之草竊之寇有晝晝燭而夜蹀界者則以利害禍福嚴諭之洞僚有集衆倡獫者授方略以杯酒立擒之火落赤夷種寇邊者則從間道截歸路掩兵擊殺之如公者可謂真政事蓋公貌不驚人體不勝承而遇有事變若百折不能回而三軍不可奪者公實以其遭遇之若百鍊千錘而成其爲真品格真經綸者也嗚則動心忍性當不負于天真則直道誠心無

雲間志卷之十

十一

不動于物而公乃所如齟齬宦不大顯鄒南阜先生爲公誌墓所稱善于提躬而不工於逢時巧於得民而不急于仕進者其殆然耶南阜先生與公同事西曹而先生言事件時相禍且不測人皆引嫌而公獨周旋問視不少避先生德之而世以此高之此先生所以銘公一片石也不然世之負聲望慎許可者如先生幾人而能得此哉公與少參兄弟同膺甲戌先後庚子壬子同生亦先後辛酉辛卯同歲甲戌戊戌同第延試二甲三十六同名官皆至少參亦同宦跡何數之偶合如此弁識之

馮憲使文所公傳

馮時可字元成號文所華亭人廷尉南江翁之第八子而廷尉嘗以直諫有聲世宗朝故所稱四賢公史者也公生有岐嶷異資絕不似凡兒態舞象之年讀書一目數行下而筆底淋漓揮霍似挾風霜而鼓雲雷者所延師制中名士如王太史應選高辛廉應銓皆爲避席不敢以弟子禮齒之年十八補諸生已而肄業六館下公嘗憤世家子自徒之與俱而青樓之與狎以爲安得此非類交見之往往障面避去故公所與遊皆名流才雋而居恒燕坐書室中嘗著進

雲間志卷之十

十三

賢庵衣耕袍對鏡婆娑或夜半仙仙起舞以爲學人士呻吟咕嗶時非此不足以鼓其雄心而作其壯志也歲庚午以弱寇魑魅天旋成辛未進士時廷尉公將及耄老而曠蹟矣而其伯兄京兆公悉其以門第傲睨輒貽書誡之而公觀兵部政道味自韻世氣無染微獄一似老成人凡事皆信心而行不阿不激人曰此文弱書生耳何以遂能百鍊剛斯亦笑愧其爲鐵御史兄耶公寓邸健床皆圖書于墨暇則漁獵前聞如嬰兒敗乳惟恐不及也而發爲詩賦古文詞不道誇美以後語乃其中亦磊落有奇氣者矣師爲

江陵相聲勢恐嚇人人以得出門下爲幸公如稔自
貶損不失江陵師門歡臺省銓衡或可立致而公多
避少徇無所阿依附麗遂出公愈意縣中矣然猶難
沒其才名今董事政夜郎羅施乃使之禦魘魅乎而
公不早其官爲之勤修厥職一時評文校士噓之以
靈氣而鼓之以春風頓令夷裔生色亦遂有茂才異
等應公檄滅之求行將需大起擢有赫而忌者終不
忘公又爲非語百端遂調公粵西會憲粵西故惡地
漸與猺獠處而轉干瘴癘親又非若黔中榆村篁館
者比蓋將因公以所不堪而公輒笑曰粵西山水妙

雲間志畧

卷之十

十四

天下吾獨不能爲柳愚溪繪藻其山川佳麗令後世
幽棲遠徙之夫弗爲對而爲慕可乎通於政事之暇
出所攜篋中書又遍購之楚越間不下萬卷丹經綠
帙怪牒秘文靡不畢具而公晨起或夜坐讀之聲琅
琅出衙齋外不知其爲官人而亦不知其爲遇客也
且將使楚玉停悲左徒釋怨而柳州龍標忘其變落
沉淪公雖官不甚顯榮亦可以豪干世矣公提筆吃
毫語不驚人不已寓內得其片言殘藩何啻番碑走
幣數千里外若鶩所謂鐵門限不能闔也竟以悟世
高臥賦遂初歸而雲間莧裘雅非所願故其詩有雲

聲媚如管孤鶴難爲鳴之句夫亦不滿居鄉而遇爲
達者此其意殆有所屬而頃之避地卜居得吳間遂
家焉卽延尉公所析產公爲諸生時尚存數千畝而
登第三十年以來始鬻去三之二晚則并其一而盡
鬻之其大第倚城隈號西湖九曲者亦屬之他氏所
售價悉以供賓客給布施隨手而罄卽瀕歸蕭然行
李而或得之買文問饋者動以百計千計公第一言
偶合或見其遇蹇途窮卽傾囊垂募昇之曾不少吝
亦公素性然也蓋公有英邁豪宕之致而不獲究其
所施故聊寄之蕭疎任俠其於阿堵直散帚視之耳

雲間志畧

卷之十

十五

後公論稍明起公爲楚臬爲粵東臬拖金衣紫珮玉
懸魚然非其好也無何又掛吏議調滇臬矣金馬碧
鷄靈芝玉案公曩所臥遊者杭馬驅車而前積千淵
之奇遊尋諸葛之名績而黃孟威延鳳時爲武定守
得以里人社友素所結好者與之禪叅玄對壺高賦
詩亦稱桑梓官中盛事而公所爲詩若文雄奇飭辭
欲吞雲龍星宿而納之胸中卒與楊用修太史並稱
兩寓公也亦足千古不朽哉公幾建節武陵飄飄若
遇避秦人相與種樹花臺石隨處幾所爲鶴鳴天上
大吠雲中者無何公掛吏議歸吳中不三年竟厭

世去矣嗟嗟明興二百五十年來作者代有北地信陽登壇樹幟闢草萊而耀光明譬之代王肇興則漢之高帝弁州濟南武昌吳興諸君子闡揚而光大之則漢之文景武皇而公與新安鄆杜子成子愿若伯仲陽行鼎足而峙則白水真人中興時也孰謂公非鉅卿宗匠執牛耳而狎王齊盟者耶余嘗終席侍公見公穆穆落落嘒嘒斯斯頽然不置雖黃眼底不形青白而獎借後進意極動渠絕無文人高自誇張軒衡橫臆之狀不失赤子心而雅有長者度公殆然矣所著有超然堂集吳園集西征集選集滇南集茲如

雲間志畧

卷之三十

上

滿腔中稿及易解春秋辨疑行于世

馮山人父子傳

馮淮字會東號雪竹伯子遷字子喬號樵谷仲子遠宰子潛號萬峰華亭人俱以能詩稱父子兄弟間自相倡和而於名人鉅卿書翰往來不絕蓋身在闕闕之中而品在塵埃之外者雪竹有江皋集樵谷有長缺齋集萬峰有馮子潛詩艸南遊稿其詩皆抒寫情性吐吞烟霞傲王孟之深沉似鮑庾之清俊每見稱于作者亦推轂于時流吳下詞家不能定其優劣周叔夜先生云雪竹如老泉樵谷如東坡萬峰如穎濱叔夜一代人倫不輕獎許而評騭如此亦重其人賞

雲間志畧

卷之三十

上

璧其詩矣雪竹樵谷兩先生余晚不及見第聞其志格高華不肯向人貸貲錢斗粟第以硯田餬口日夕苦吟而亦自以幽棲爲愉快山林高士也于潛猶及見之其居趾與余相隣時造其半勛齋出清茗爲供笑談竟日或半餉而別退余齋亦復如之蓋其人不事生產暮年家益日落而興益日豪酒懷亦自有致詩亦爽朗有風骨與山人遊譚勦說者不同獨惜其半勛齋集流落不傳耳先生嘗以踐更歸蜀青滿公庭下邑令屠長卿問而得其名遽令釋囚服延坐款茶于潛亦傲然倨上座時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

云四明山人沈明臣嘉則有六傷詩其一爲傷馮子
喬而作也詩曰漢代馮野王荳喬子喬氏傳洽維高
風詩文亦宏肆春園載酒過門人問奇字酒德劉伯
綸五斗與妻誓解醒復鯨吞于魁戟而刺一此家遂
零寒茅掩江澨其雅念馮先生如是亦先生有以感
之也夫

徐太常仰齋公傳

徐璠字魯卿號仰齋華亭人徐相國文貞公長子元
配沈夫人出文貞絕憐愛之太常生而體貌魁梧才
諳侖儻喜讀書而尤熟于本朝典故文貞在政府
有大事大疑必呼而計之大稱公旨公所具密揭及
所答御札凡有闕社稷大計者固公獨見獨籌
而亦時得太常勛勑力也肅皇帝萬壽宮之役始
屬之分宜而分宜不應乃轉而屬公而太常當其災
時業已揣知上意先從戶工二部與之規畫土木
金錢胸有成畫故太常趨庭卒然有以復文貞而文
雲間志畧卷之三十
貞封進卒然有以報上命也是役也文貞內舉不
避而太常之入督大工不憚劬勞戴星出入勅諸役
數千人搬運木石諸料察其勤且勩者出已貲捐酒
肉慰勞之諸役以此感恩益奮于役而時當冬月大
雪灰窖中水不解太常令工役掃雪堆積其上取熱
湯數十桶從四角注下灰遂融液窖中而工用是集
不三月而宮殿落成矣上聞喜甚欲出視之而丹
艱猶未之施也太常乃以紅綺繹其絳而飾之上見
益喜而忽有三四內臣扶掖之自東而奔之西自西
而奔之東太常亦錯愕不解所謂既而知上之欲

觀其狀貌何如也翌日議賞格以首揆所擬不當特

降內批陞三級得超拜太常少卿磨一于此雖

肅皇帝之異寵殊恩而亦太常賢勞所致拜命又

何忝乎後文貞公謝政而太常奉公家居尋以新鄭

修隙將不利于太常當事者希相意嫉之不已而里

中惡黨輒發大難之端日以土田事構訟而欲強奪

之所幸置買皆明中正契有司終不能摧排之而會

新鄭敗事乃得白太常兄弟皆得復其官彼魑魅魍

魎又何能于青天白日之下欺弄其伎倆焉矣太常

生平誼高能急人之急凡宗黨親知有迫于役窘于

雲間志畧卷之二十

訟以情實告者靡不力爲之扶而又重義輕財所存

恤賑施難以杖舉獨舉其一事如周吾鄰孝廉之貧

乏者十一二人各助田二百三百畝不責其償此其

揮霍胸襟何可及也長君元春成進士官亦至太常

仲君元普雖資志早歿而文章行輩卓然有古人風

季君元賜以都幕官郎丞能世其業而其諸子孫皆

彬彬且有以能文卜他日亢宗者天之報施善人斯

亦不爽矣獨有一二食貧餽粥不給者藉令太常贖

貨多貲何至一再傳而中落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使

知太常之薄取而厚施後世必有興者

杜封君敬新公傳

杜宗翹字振卿號敬新上海人黃縣令儒懷公時騰

之子而太僕完三公士全之父也先是公以子給諫

貴故封給諫如其官至是又贈公太僕云公貌玉立

而語言恂恂不能出諸口蓋稟稟德讓君子也爲諸

生有文章名而巡逸阻于一第乃發故篋授諸子督

課之而諸子相繼泮遊儒懷翁出而掌諭石渠公與

諸弟閭戶而攻苦讀書無何乙酉應天之試公之仲

弟宗彝與其伯子士全同舉鄉書而從弟繼禧亦舉

于北于時父子祖孫兄弟叔姪同上南官海內相傳

雲間志畧卷之二十

以爲一時雲間盛事而不久儒懷翁已拜命今東黃

矣公時猶未業經生業而家政實以身仔肩之至營

田廬易簪珥以養乃翁之廉而佐諸子之讀自課讀

外亦復不廢課耕曰此穠蓂吾累世故業也未幾東

黃翁以佞直忤貴人意有所不可遂致其政歸而公

以葛巾布袍侍翁屢杖爲田間花外遊翁亦嘗與諸

孫論文問業即東黃所携董璫瑤之竹筴范岫之

筆牀而其中澹然故有以自樂公不以儒業啻其甘

旨而亦時時爲綠衣戲以樂之蓋色養志養若斯之

備也公亦可謂孝矣哉不逾年而公之叔子士基薦

甲午鄉書而大僕公又以乙未薦南宮爲大治令政
成徵入擢南銓部改刑科給事中 天子有命褒崇
所生重書下公慰勞公于是脫纓衣加冠服而東黃
翁亦以仲子崇陽奏最再沐 恩綸一堂書錦鵬鵲
相輝而公以耆年鶴髮猶居子舍而奉親闈此亦世
所希觀者矣大僕公在朝給諫時公嘗貽書戒之務
勤事務正言母詭言母聞厭薄之端母快攻
擊之路煥居諫垣六七年而正色立朝絕不傍人門
戶真所謂操萬斛之堅艇而風波不能動搖者公之
庭訓可知頃太僕以冊封便道歸觀欲畱侍養而公

雲間志

卷之十

三

巫叱馭使行已傳 聖母哀冊還里遂倚左右者閱
二載于茲時公享壽七十有四矣雖抱病經年而竟
以不迎醫不服藥輒有起色子姓皆喜以爲天若保
佑之者一夕含笑而逝似乎坦化仙遊而太僕得以
視含視歛從容以襄大事也非不幸中之幸耶頃者
神宗 光宗二帝相繼升遐而 今上改元踐祚
太僕出循原官 朝論重其聲望積資晉秩今職而
孝廉曾爲博士官亦既具有章服使公而在又當如
子官封太僕兩世中憲大夫輝煌金紫又當何如其
顯榮何如其愉快哉問卿陸 章銘公之墓

而稱公之行誼不標名跡不欺幽獨不侮鰥寡不易
初終如松栢有心竹箭有筠居恒自言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吾愛魯恭士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吾愛顏蠅
不言而飲人和並立而使人化吾愛公閑休此皆名
言可稱實錄而余以舊戚卑行與公同里習知公之
行誼竄詳每見公舍車徒行禮貌恭而辭色遜望之
不似貴人入其庭登其堂若問無人焉卽有之亦無
鮮衣之便嬖擁侍于前殊不似貴人門第此亦城南
杜曲相傳家教固然無足深異而公之自少至老爲
善孜孜真飲食之干饑渴如存父黨之祀收舅家之

雲間志

卷之十

三

屍植幼妹之孤復伯兄之產周隣煢煢室之厄恤墊
師老年之貧捐宗人虛鬻之貲折市賈風連之券有
難以縷指數者若公爲童子時王大父忽遽危疾而
中夜蹶起炊火進糜且所以扶掖之者百方遂得無
恙而公之事東黃翁既貴且老尤時時問寢上食必
夫婦與俱而其待諸弟分甘共苦卽跬步亦未嘗相
離也則又公之孝友風成無容具論矣其諸子七雅
諸孫元方輩皆才而賢公之後祿固繩繩未艾也余
以公世其德且世其家遂泚筆而爲之傳

陸山人家山公傳

陸中行字伯與號家山以所居在華邑陸氏之橫山故以爲號也先生弱冠補諸生輒棄去每究心古書史而旁及內外陰陽九流百家諸子及岐黃言冀以通儒自命而復雅慕太史公遨遊四方之致寓吳閶抵陽美走秦乾登太行歷燕秦晉魏之墟悲歌吊古且欲從武弁中談兵說劍願得當旗鼓一面以自見其奇而會以途窮數奇嗒然敝裘帶索非其志也其始卜築于放鶴灘居兩年市之而改築于天馬之陽也居兩年又市之而改築于谷水之濱也彼直視爲

雲間志畧

卷七下

三

鶴鶴之一枝候棲候去卽高臺曲池且委之滄海桑田變遷無定而何有于蓬茅斗室哉獨其所置畫舫者外別交象爲八卦之形而內則坐榻臥床棋枰書架酒甌茶鑪莫不畢具先生居恒憇息夷猶其中讀書吟咏而時亦揚帆蕩槎泛泛於九峰三泖之間以爲浮家浪宅每遇良辰芳辰清風明月樹之下花之前吹簫鼓琴狂歌長嘯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下人爲人而我爲我也客至輒置酒設役一二品沽酒兩三壺典畫後已而無客則令侍姬梳髮搔背或對奕投壺小艇中飄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山人之樂蓋

至此而無以加矣先是馮廷尉以內戚故贈之青臛田二頃辭不受客愛其琴請以百金爲壽亦不市有顧御史空其一女奇疾以百金爲酬而亦付之酒家胡一夕盡也此其胸襟何如豪放洒落而當徐文貞柄國時兩招之而兩不應且曰彼不上賓我而將幕客我也此其志又何如寥廓哉第其所遭不幸流落風塵一旦死長安道上而其婢竊其琴與其囊俱去何山人之薄福至此非馮元成爲駕部時捕得之以婢并琴歸其子轉而得百斛米以存活其家且捐俸四十銀載其親以還也幾令山人葬無地矣余生也

雲間志畧

卷七下

三

晚不及見先生而猶及見先生之畫舫不勝迫痛人琴每與時輩嘆息先生之終身不過而又景仰先生之高也故吮毫而爲之立傳先生所詠詩甚多而中有一不羈天地潤無事日月長之句尤膾炙人口云

王憲使後陽公傳

王明時字治甫號後陽華亭之千涇里人公之祖臯一明公登成化乙未會榜官禮部副郎官豪肅然至贈公而家中落甚矣公少聰敏書能強記傳覽而獨困于童子試年二十六始得補文學弟子員時蓋隆慶之丁卯歲縣試爲縣令公所取士而院試爲取學臺所取士也公既在庠序而家故食貧第以館穀糊其口歲得修脯悉以貢贈公爲其旨需毫弗入諸私帑稍置則室人絀績佐之而公亦不以茹苦食辛稍解其誦讀之志戶外時聞其呼聲人以爲王氏子雲間志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美

好學當是雲霄中人而公亦管慨然嘆曰天乎我豈久寄人籬下者而乃厄我乎時館某氏有日者祝公命異之輒大呼以手拍案而許其丙子丁丑連登公方便塞主人且訝之未信也而至是果如日者言乃知人之際遇固自有時耳第仕得蕪州刺史甫兩月以贈公喪歸里三年猶選得刺荊州初下車勤敏視事衝決必親廉知州多適賦首革糧餼美耗絕不桀指其間自是輸將者率先人惟恐後州有響馬賊爲兵追捕獲者前州守未經退出真賊賊覲扁網公追捉失主認贓質對明白遂付文書自是響馬絕跡而

又有殺人誣人者獄已成百口莫辯矣公命取刀驗之曰是屠刀耳且刀頭血淡而公何以枉平民立訊出之而罪真殺人者州人以此感泣而得繫者刻木主供奉戒世世子孫無忘公也其聽訟之神明如此類者不能枚舉遂以奏敘入爲刑部郎有所伐皇陵樹木者太監具奏株連七十餘人及附近居庸關守備五十人上震怒遣緹騎擒拏囚絏以大車載至刑部擬罪公查奏內原分三大開列盜樹人各卽以每次前一人爲首擬斬餘以從論充軍調衛同察督以公從輕問擬爲公危之及疏上竟報可斬全雲間志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老

活者甚多公既慎于計比一有獄決其於是非可否之介片辨中嚴而寔獄又復所平反慈而明寬而能斷王者噴噴稱王耶中賢聲名滿都下卽六卿八座諸老一與公接見未嘗不服其冲度玄風也已而田守岳旋以山人樂新廬事無端謫謫謫居晉都宰人府幕一年公論終不能抑公旋擢守府安又調繁潁州其守潁也益自刻勵幾于嘔糜嚙水各賜錢糧聽自差官往解但至府轉文而已其橋關稅銀亦聽該管通川秤對傾銷與官無涉卽日用所需薪米比于市價半給之絲毫不可民聞爲飲西江水耳一日

同諸寮出飲康泉亭。民指公而目之曰是太守也。廉真所謂清如水者也。至于採災甦弊尤極苦心。而遇有奸吏勢豪一切以法從事。又復加意庠序。每課諸生必爲甲乙其等。且以先器識後文藝爲訓。意極諄諄。未嘗虛設一語。士子視之如良師而亦親之如慈母。云時軍門謝公重公才品。凡事之艱大疑難者必先咨公。而後行。公亦左方右圓。雅著能幹。薦剡有豐。願山立。唐汪雲流之語。而在江右五年間。人人謂爲陽春。脚躡靈手。公其何愧乎。已而秉憲大梁。主治河事。公奉特勅以往。經營疏導。其力已殫。而其

雲岡志卷之十

天

策亦靡有遺。會總河與公不相協。初亦衙之既具。悉治狀乃嘆曰。吾幾失一廉能吏矣。於是特疏薦公。而撫按亦交章列薦。時以強盛之年。中外方需大用。而一日得家報。知母夫人病足。亟投綬歸。歸而戲綵。承歡。備左右養者七年。而母夫人歿。毀時年已望百。而公亦六旬有餘。猶然作孺子慕。頃刻不離膝前。床褥間亦必親自扶掖。而上人以公孝比之。王陽不虛耳。蓋公居官則以廉平馳聲。居鄉則以恬靜鎮俗。登甲第。凡四十年。歷州府藩臬。凡五六省。而第以家之餘租。官之積俸。副以稱貸。始置東西兩居。而垂老不能

雲岡志卷之十

完

終有及其身棄之他氏子孫至無田可以給養。殮供祭饗。日惟布袍蔬食。臥敝榻。乘敝輿。出入一二小童自隨。不異寒賤。儒生狀非公有所矯飾。夫乃天性所植。而亦中心安之。儉德清風。松人之口碑。故自不可民減也。而其中又復介然。族人見泉擁重貲。晚年得子。從諫甫一月。物故托孤于公。及長。君垣惠時多內侮。爲之悉心護持。長而延師教之。擇婦娶之。比于子。姓恩猶有加焉。已酉。長君歿。公亟呼其母子。檢遺囑所失。載者今其子藉有遺貲。能自成立。秋毫皆公賜矣。公自杜門。諱于孫。外郡邑干牘。經歲不一通。而及有公事。如議荒議役。議築城諸務。則又深心籌畫。侃侃敷陳。而親黨有訟役負枉者。未嘗不爲之申理。族子能操觚摘文者。亦無難汲引之。乃其性實方嚴。人不可犯。以非禮而子姓以暨。賊復終其身。無敢褻貌見者。此其人何如人哉。曾憶公居憂時。某令公與公爲同年。而公以醇謹。木訥令公頗易之。公亦自矜重。絕無干請比。服闋。歸入都。不待不設一餞。席然亦僅循祖道。故墓。終無纒纒也。公飲數杯而起。令公亦不復款留。遂別去。及補遂得莒州。而大

令苦人也聞而愧甚亟造公之門而賀焉公歸則設
盛筵款之公不得已亦赴瀕行又以厚禮贈之以官
舫長夫送之公皆不受而至莒則于大令家待之極
其殷厚封公在堂時時往調亦復多所餽遺而家有
不法事屬公檢問公力爲之護持得不寔于理客問
之公曰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也蓋公之盛德能
包容人類如是夫以盛德如公者天必有以厚報之
而長君短惠抱異才乙酉已得雋至填榜而竟失之
我以爲天之報施亦或有爽而其仲叔培之變惠與
其孫鍾彥輩皆少年力學能文章其雄飛而致青雲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三

有日天之報公其在此矣其在此矣

莫文學芳亭公傳

莫如爵字子修號芳亭華亭人方伯中江公之幼弟
也少負異質儔才甫六歲贈公省軒翁置之膝上摩
其頂試之對立應已試之破亦立應翁驚喜以爲大
奇雜投佳果餌不受第受糕一方贈公益喜曰爲我
家子弟而不嗜奇味是可繼我儉朴家風者也十歲
時卽能解洪範九疇支分領挈意若有默會者十一
歲贈公謝世踰踰哀號如成人禮族屬異之時方伯
已舉進士官禮曹移樹清標謙和淳謹而公事方伯
公如父克守家規有萬石君遺風焉十四請赴試有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三

司方伯公不許曰爲我弟何患不青其矜益少需之
公輒快快不自得會莊小山先生來試以二題援筆
立就喜謂方伯曰若弟自是青雲器其殆繼公而起
乎十七遊庠益潛心鉛槧絕不知外事可營公庭可
調每當友朋宴飲見歌姬舞妓輒同赤汗流避之若
浼而居恒身服布素口咬齋鹽人亦忘其爲方伯弟
也先後郡邑長如史公鶴峰朱公泰巖李公葵菴吳
公悟齋陳公楚石周公三泉倪公東洲鄭公謙山貴
其文亦重其品敬愛有加不令以諸生禮見郡丞潘
公語其從子廷韓曰令叔可得一顧否蓋知公清約

有周急之意而公不爲應也方伯公亦嘗謂公曰諸弟中惟汝貧若即捐我家之半貲以振汝亦所甘心公退讓不出口方伯以此更憐愛之後方伯公暨廷韓相繼物故遺命家事悉聽公主持而毫不舉措其廉可知公事母陞太孺人每食必供其旨每寢必視枕衾至且謝諸生請待終養太孺人復健七旬垂九十五而終而公孺慕之情不戒髮赤其孝可知公爲介弟而欲然不有其家輒揭謙自下過長老以敬撫卑幼以禮即待下隸走卒亦未嘗不和易可親或有通租逸稅其自隱忍不欲以俗事累子弟僕僕公庭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非意相干者輒以理遣之爾不聞動氣傷神之事其鎮靜又可知矣公與郡中九老耆英爲一品真率之會或尋季昆燕好或從里社雞豚仙仙自樂也而長公仙居令是躬以甲午舉于鄉方伯公仲子內丘令是元以丁酉薦仙居公仲子道醇復以乙卯薦從孫中翰君儼臯亦以乙卯丙辰聯捷而諸子諸孫文學俱有聲杭林科第輝聯官皆彪蔚不減焉永巷光德門而公長眉皓首鶴髮童顏每散步四郊不扶鳩杖兒童父老嘖嘖稱爲福星爲福曜爲尊靈光而公蕭蕭疎疎落落穆穆閔歲月而彌鍊處盈滿而彌恭

郡邑推舉爲鄉大賓亦不數赴嘗自稱爲無垢居士又自稱爲佛弟子與世不疎不密不卽不離絕無悵求恩怨之態公亦人瑞也哉座右屏間必粘格言莊語如云節用愛人無非惜福存心養性卽是持齋元足喚醒俗兒醉夢晚年更號略齋所書畧齋自道如云書史畧覽不記玄教畧聞不習異人畧慕不癖技藝畧試不粘姿色畧近不涉義財畧取不競杯酒畧飲不沉勝景畧玩不耽宴會畧舉不豐賑助畧施不廣意與畧展不豪等語皆見道之言且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者也所著祭掃事宜及宗約家訓翠然垂示

雲間志畧

卷之十

三

子孫而族子有盜伐墳木者有擅賣房屋者有阻塞道路者有議折旌節牌坊者公皆面折其過而旋還其謀以至祖塋蒼鬱之樹有障氣脉明堂流星之門有損宗祏者公皆毅然去之竟以此得于姓聯翩科名赫奕非公正氣正論足以壓服宗黨能有此乎公年九十子孫羅列庭下幾三十人親知方謀所以介壽稱觴者而竟以一疾長逝不及期願良足惋惜然公有德有齒而又有賢子孫亦足不朽卽不百歲夫復何憾矣

張封公隆陽公傳

張希魯字唯卿號隆陽其先爲嘉興人後爲華亭人公少而孤育于兄嫂兄嫂虐待之嘗令鑿木汲水磨指盡裂膚溫憐而代爲之汲極其嬰咎茹辛及島夷之亂公伏匿田間夢青衣道人扶其首趨之入城覺而亟走賊已尾其後矣公由間道得脫縋城而上依外親孫氏以居不廢誦讀再歲補邑博士弟子輒試輒冠多士廩干官而其性地亦自機警慨懷遇事有識鑒鄉先縉紳莫方伯姚參知輩折節與交而同輩皆尊之爲祭酒事有關切大利害及物有所不平者

雲間志卷之十

卷之十

語

即從郡邑大夫公言之無所諱如徐司空第宅典縣庠隣並當其勢焰炎赫時不無有所侵越公首倡言白之當事者而與同事者畫策具疏聞于朝必反其侵地而後已而公絕不以此營私亦不以此避怨士論同聲義之居恒讀書每至蓬垢面永漏深更且多所吟咏者述而日夕督課諸子以嚴父而兼嚴師故長君本嘉以甲午乙未連登而叔李原祐宗嘉亦相繼遊庠序當長君之登第爲江右之宜春令而以考滿封公如其官也公時年已及五旬意不伏老尚欲飛翔自致雲霄行封典至日諸親友皆勸之

披服加冠而公北面稽首謝不受痛憮然嘆曰功名倘來之物孺子微天幸偶得之何足爲我榮亦何足爲我重寧屬首業諸生意實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閭里泊如也紀綱之僕卽舊日之長鬚供事筆研者半畝之宮席門委巷但加棹楫而已及長君以賦政勞悴歿于宜春公聞之又慨然嘆曰此又何足辱我輕我而以孺子故戚戚乎顧復念生死之于人大矣少壯者而歿折而老者又何可知曩有恩命而委之車奔爲不臣以子貴封而我子不幸物故乃終棄去之爲不父于是大會親友而束帶整衣北面稽首望

雲間志卷之十

卷之十

墓

闕諸道出而與郡邑大夫鄉先生揖讓周旋于行紆無少抑鬱態蓋公于人世間失得窮通早有定見故視之如浮雲過雨略以芥帶于懷而不數年其家孫汝開登賢書公亦不色喜又不數年而其兩子原嘉宗嘉並捐館舍公亦不色憂第撫少于自嘉及諸孫以娛晚景嗟此其度量襟懷誠有大過人者矣公與學憲王公洪洲隱君陸公古塘大令倪公鶴菴司理陸公原泉太守潘公寅所大令錢公漸菴憲使王公後陽郡丞徐公白暨余十數人結詩酒社而每飲張燈有賦賞花有聯轡月踏雪有賦時時相與

王憲使後陽公傳

王明時字治甫號後陽華亭之千涇里人公之祖皇一明公登成化乙未會榜官禮部副郎宦橐蕭然至贈公而家中落甚矣公少聰讀書能強記博覽而獨困于童子試年二十六始得補文學弟子員時蓋隆慶之丁卯歲縣試爲聶令公所取士而院試爲學臺所取士也公既在庠序而家故食貧第以館穀糊生口歲得修脯悉以貢贈公爲其旨需毫弗入諸私帑稍置則室人絀績佐之而公亦不以茹苦食辛稍解其誦讀之志戶外時聞其吟咿聲人以爲王氏子

雲間志卷之十

美

好學當是雲霄中人而公亦嘗慨然嘆曰天乎我豈久寄人籬下者而乃阨我乎時館某氏有日者視公命異之輒大呼以手拍案而許其丙子丁丑連登公方偃蹇主人且訝之未信也而至是果如日者言乃知人之際遇固自有時耳筮仕得冀州刺史甫兩月以贈公喪歸里三年補選得刺荊州初下車勤敏視事衝決必親廉知州多適賦育革糧餼美耗絕不染指其間自是輪將者爭先人惟恐後州有響馬賊爲兵追捕獲者前州守未經追出真賊賊覲漏網公追捉失主認贓實對明白送付爰書自是響馬絕跡而

張文學一麓先生傳

張從徵字聘君號一麓別號凝曉居士華亭人貢士曉麓公之仲子而大行枝麓公從律之弟也先生爲介弟而澹然不有入行之家每歌伐樵之詩以自奮勵其意氣翫僻何如者而其爲諸生也嗜學喜讀書所該博非但五經百家諸子卽醫卜占驗之屬無不旁通而試輒甲其名筆藉甚文章聲自謂風雲在几席下而屢試不利遂視舉業在欲離欲近之間而端心勤課諸子比長君雋食泮之芹受官之餼遂有意棄去而從業爲詩賦爲古文詞時當海禁發難門內

雲間志卷之十

老

戶外之事踵至屢來而能以身前捍後禦左撐右持貨盡則鬻田田盡則鬻器物勾攝之役舞文之吏胥稽籍督逋之父老追之若束薪先生挺然出自之公庭事旋解而家已中落矣然先生亦不以貧爲解而所以修其旨奉其兩尊人者必竭蹶而後已不繼則開館受徒藉硯田以糊其口併以供堂上養殮貲夫既孝養篤至而時且拮据爲長君娶婦孀翁甚貧卽迎養之舍中而諸弟粹興析簪之議又以父所分產業悉讓之退居西郊之荒園雖囊如洗室如懸磬先生弗顧也先生時亦抱痾嘗病肺病痰癆病癰疽一日

藥而愈無足爲先生害者獨以次君之索負者滿坐
評訟者盈庭而先生終以屬毛離裏之愛不得不爲
支吾每至憂憤成疾乃亦輒自譬解付之莫可奈何
已而長君應貢官學博任浙之龍泉迎養先生于官
舍雖苜蓿之署蕭然而山中萬嶂環壘一溪怒號先
生日盤桓嘯咏其間不亦愉快乎久之從官舍歸長
君又絨絺綌之家不至寂寞而會有次君除夕自盡
之變意殊鬱鬱不堪方欲歸長君園中就養而旋聞
轉官陽朔之報始得伸眉及報者再至則以代覲丞
張語中傷卽舊官廢矣居公何又遺室人之喪以五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三

十年白首相依一朝謝世不勝悲號痰疾又復陡發
繼以嘔吐手足不仁此先生之所以奄奄卒無起色
也先生享年七十有六可謂有年長君能世其家可
謂有子而自孝友外又多隱德可誦可傳余請得而
言其畧先生生平無二色以應學使者試在玉峰寓
所有婦夜奔先生嚴辭峻拒厥明避之舟中又復相
逼移舟遠泊避之竟宵遁去先生雖食所得束修足
歸人有負責被訐將鬻妻子者卽代爲之償長君所
寄俸金見人有將僣死者又解囊分予之半有童子
質布市棍以偽銀相易號泣求換者如數與之有貨

居而毀其房者爲重葺之有一長年人捫廁而入盜
脫粟數掬爲巡邏所得者撫慰而善遣之治墓道而
見有荒丘露墓中石者坐裏土封之藏獲有一持金
一負粟逃者置之弗問歲餘來歸又收之而凡內外
族屬親黨之孤者貧者饑爲分炊寒爲解衣女爲嫁
男爲婚老而無歸爲之殯蓋先生之施恩而不責其
報銜怨而不計其嫌類如此夫先生一儒生耳產僅
畧脫居僅頽垣而緩急人不啻出之水火此其人豈
可多得之晚近世者哉先生嘗自爲編年筆記授之
子若孫而余因摭拾其事走筆傳之蓋先生所自記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

三

者記其一世之艱辛而余所爲先生傳者傳其一生
之行誼故自不可泯滅也所輯有青史易批補註及
雅園詩稿藏于家若長君之治閭博物著書立言以
盛事不朽千秋者茲未具論

徐比部鴻洲公傳

徐三重字伯同號鴻洲青浦之七寶里人也祖鶴田公壽有隱德廣施厚植以培一鄉且爲橋梁以濟流不下數十座鄉之人無不德之至公父子而家業中落公之父悅仰求貸于族人族人不應乃含淚棄產參番成而泥金之報至矣遂復創散得保其故業人皆以爲世德所致云公舉丁卯鄉薦年纔二十有一耳廣額白皙端重寡言識者目爲遠器甲戌登第贈依親舍不對大廷而歸方筮仕時而其恬退之風已可想見丁丑拜官刑部主政爽鳩吟曹跡涉隱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四

似可優悠養廉乃公方考最得封尊人如其官隨以病請告還有終焉之志撫按兩臺雅重公會薦殆無虛歲而公堅意不起然猶勉強循歲時慶賀之節或一攝齊公堂未幾而鍵關高臥如人幽谷深山杳不親公履屨矣臺察使者詣門請益不見郡國守相式廬請事亦不見以至賓筵秩秩幾得公一赴以先太典亦不見所居蒲溪草堂數楹不務恢廓常聞若無人即寂獲三四輩皆斤斤守其家規無譁無訕里中若不知有徐先生貴顯者而公日手一編日不稍暇則理藥囊列茶間絕不問人間世失得升沉惟一意

精研理學棲真習靜儼然如對聖賢有心性圖說多所發明且著述諸書如日記如瞻景如庸齋雜論信古餘編讀史餘言蘭芳二錄采芹家則野志寤言爲後學型範偶有懷感又復拈韻命篇不假思索而斐疊有致可讀更可傳也長公爲名諸生次公舉進士亦官比部出守蕪州晉憲四川旋復請告侍養季君負文章之才有聲六館家庭間穆穆雍雍清白一轍其奉先也每月朔望每歲蒸嘗公肅衣冠率子孫拜跪而祭奠之必誠必敬而公之自奉則身無鮮衣床無重褥食無美味飲無醇醪暑無扇而冬無爐出無雲間志畧

卷之三

四

輿而張無蓋而且座無雜賓堂無俊僕室無嬖媵架無和書信有如公平日所言者殆不異儒生儉素之風老儒枯寂之象而里閭之望公也真若解麟威鳳景星慶雲後進之士終身未識公希一覲顏色而不可得即販夫走卒靡不嘆羨而傾仰之蓋公乞休以後掃軌幾五十年養高林下此其致在郭林宗陳太丘與公家孺子上矣公既成進士尚儼居城闕中宋氏之房每當輪租時刻不棄比謀改遷猶復補其罅漏加之粉飾呼房主而交授之務令一瓦一椽無敗其厚德何如在比部有意於人以家奴抵償者公微

窮究其事而司寇力持之擬奴大辟公意終抱不平
至次公入部乃授肯竟出之其人壯歲繫囹圄釋之
年已皓首矣此其脫人于難直當求之古人中者而
公里居時兩值 皇太后喪病不能出臨乃設座于
家遙向 北闕拜泣數行下不能止公雖庶僚乎而
其忠君愛國有古大臣風焉公之執友老儒褚中泉
者見之必侍坐而褚亦居然南面不以爲嫌其女孫
少孤公爲之撫育擇婿嫁之無異已女其高誼又豈
今人所能哉浙中撫臺甘公紫亭與公同籍交厚有
武弁謀掌戎政以五百金壽公求爲緩頰公曰彼欲

雲間志畧

卷之三

望

得此職必有失此職者矣吾不爲也卒峻拒之其視
身之廉潔又如足而其治家嚴整肅于朝常男子年
十四以上者毋入中門女子年十三以上者毋出外
戶若三姑六嫂女尤嚴爲之禁曾無敢廁足其門
公雖大暑獨居不去巾幘襜褕而客自館師及醫而
外不輕接見一人蓋謂延師爲子姓計延醫爲性命
計宜莊事之非他比也至乃訓飭子弟印考試薦膺
未嘗通姓名於郡邑大夫諱太侯繼齊公掛閣請教
公卒不報曰無使兒曹有停途干進者頃歲次公爲
其弟開薦公聞之怒形于色立追索其田毀之公真

嚴父哉假令公稍具顯榮之觀漫誇閭閻之盛何難
乘軒耀蓋廣舍拓田肆席開尊徵姬一寵而公家無
一於是是乃所以爲公也余故傳之以媿夫世之務
靡競進者當公易簪時享年七十有八鄉之鄉大夫
學人士失公如失父母師傅相與哀而誄之讀其詩
賦文詞可悲可感而郡太守石林張公仰止高踪亟
爲公陳牘院道請入鄉賢以表牆俎豆千秋百世
如公者列之孔廟廊無何愧乎公如子貴加封而伊
書爵比部蓋公以原官請告家居不敢忘公所自也

雲間志

卷之三

望

張文學五鹿先生傳

張仲山字仁卿號五鹿華亭人先世爲陳氏自其父西江翁出繼于中表張月樵遂蒙張姓先生爲兒童卽機敏長博學工制舉家言嘗極其文藝見徐公長谷公特推轂之尋補文學試高第爲督學楊公所知名大噪食餼學官鄉先輩朱牟廉貞賜公才之字以女性至辛日備旨隨以奉兩親不給則未顧人繼繼佐之卽所教授子弟得其東而料米多出之爲就養資終不令兩尊人失權也公辭居青浦之貞溪里無靖中倭亂時乃翁辛甫就養而僑居貞溪公號哭城

雲間志畧

卷之三十

聖主

母奉觀而逃已葬父渺溟南華而倭復犯那溪又復奉母還貞溪里始終任來如有神護人以爲孝感所致云有伯仲兩兄仲孝仲友嘗兄弟析箸推父產之腴者膳其兩兄而自取其瘠及伯仲中廢弁瘠者取之而先生亦不以爲意伯嘗以遺襪繫先生欣然動色曰吾卽解衣亦所甘心寧坐視吾兄繫乎傾其囊出之于獄有從子謂先生文弱百計學之不與較後從子猝遭奇禍先生又力援之得免其自貞溪而使居華亭也有誣伯仲以巨役者公代之役郡守胡公見而嗟然曰吾何忍役賢者又何忍以伯仲故爲賢

雲間志畧

卷之三十

聖主

者役耶役乃報罷及伯仲相繼死公又力營殯葬成禮猶于若而人力不能娶則先後授之室不異已所生外母吳氏老而嫠與其孤締締統以治生先生周恤之備至使無饑寒憂其女弟適胡者歲衣食之撫諸甥亦各使之得所自是宗族鄉黨間翕然有長者稱矣先生治春秋晚通易與弟子訓勵經義務寬旨歸人人各得其意去其貧乏者不責其修脯反以酒漿鹽米佐之而教亦循循有條出先生門下者皆成名士人以爲有西河之風焉夫以才如先生人謂一第可芥取卽先生亦自謂何難一第者而竟以教奇

有事祠縉紳及諸門人議所以易先生名者而私謚
之曰貞靜先生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柔德教衆曰
靜先生飭躬勵行至老益堅貞矣默識闇修爰誨來
學靜矣以謚先生其何媿乎先生之子善亦復孱恭
醇謹能嗣其家聲如受徐長孺屬以後事委曲周旋
卽末文季不負張堪知己之言張喬不虛揚恭遺孤
之托何以加諸是又可以占先生世德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人物

孫漢陽雪居

陸司理曲誠

俞僉憲新宇

范孝廉牧之

杜光祿城南

彭太學欽之

錢孝廉傳巖

張封公青濠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張文學虞侯

張山人友蓮

孫山人雁洲

呂別駕閻齊

夏贈公北津

謝贈君近峰

陸孝廉君策

張文學長與

謝隱君宗山

雲間志畧

雲間志畧卷之廿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驥輯

孫漢陽雪居公傳

孫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因公之先世有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者而遂以自號也華亭人爲文簡殺齋翁晚年所舉子絕憐愛之而公少極聰慧性亦落拓不羈雖生而貴介未免鮮衣怒馬之習而雅有氣度襟量且能涉獵群書曉星曆占候韜鈴之術而於篆隸行草丹青圖畫靡所不工其人卓然儒雅風流翩翩佳公子也文簡存日年已及耄時亦憤憤而公所以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左右承事之者極其孝謹居然萬石家風及文簡歿而公始出仕循廕授應天府治中以名家子爲上官所知而蒞事廉明吏民亦皆懾服曾視上元縣篆燔陳糧差法刻石縣門之傍今且著爲令邑人永賴之旋以治行最擢漢陽太守時當 衡王之國舟車畢集道路騷騷而公署之甚整且暇凡供帳厨傳隨處而設不啻咄嗟辦者且地當衝要鄒鄧之衝淮浦之所胥萃而公申之以重法尉之以仁風召募練習兵人以肅防禦群盜憚之輒望風解散臺察以此倚重公擬谷斬黃備兵使者而會漢陽遣人致書候高新

鄭新穀文簡所舉士也時正柄國修郅於徐文貞公而所遣人道逢徐太常僕與之俱入都門同官徐僉新鄭大索徐僕而并捕漢陽所遣人省臣韓揖上疏劾太常而波及漢陽公坐是免歸矣後新鄭康知其無辜狀屬所知以書招漢陽漢陽第亦以書謝之自此絕無營進意遂於東郊外疏文簡故居修葺之爲精舍葺奇石寘庭除中日婆娑其下所標甲乙丙丁之品不啻奇章而時偕友人執笏拜之又不要米襄陽也所居有聽雨軒敦復堂東臯雪堂赤霞閣一木一瓦一椽一桷與俗人營造迥然不同而室中列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龔葵金石名畫法書陳設位置日異月更種種令人可之而屏案几榻亦皆時時拂拭如朗鑑然親知朋舊至輒肆筵張具盤歌雜陳鼓吹通作令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後貌及角觥之戲而所陳饌必鮮美豐腴皆珍奇之味人以爲安陵食廬山飯不足過也而四方之騷人墨士劍客酒徒亦常輻輳而集漢陽無間識不識一一應之爲之假館授餐使飽所欲而去暇則就明窓淨几間抄異書臨古畫有語以俗事者掩耳不願聞若將浼焉其正書做宋仲溫隸篆八分宗秦漢而其畫水似石畫花鳥似徐熙趙昌雲山

似米南宮父子遠近于請無虛日得其片楮隻字寧寶藏之晚年又爲老圃茅齋四壁皆圖蒼松古栢澎湃奔泉使人見之有物外之想且公聲音洪亮狀貌蕭疎居常好着平頭帽旁綴小金瓶有晉唐人風度而又好寫笠屐小像流布人間無不想望丰儀而忽以無疾逝雖年登七十有九不爲不壽而典刑已不可復作矣當其生也郡國守相嘗及其門而三楚蕭公象林爲平湖令使人以厚幣延致漢陽廬左如執弟子禮而比其歿也以監兗至雲間旬風雨中拜之細林山墓下楊侍御修齡公來按吳以不得見漢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陽爲恨表其墓曰臥徹九泉其爲縉紳所欽慕如此公生子昌福補廕未仕而公擢族之親且賢者世爲爲昌福後今且襲廕爲胄子翩翩文采能不隨其家聲公可謂不死矣

陸司理曲誠公傳

陸懋修初名懋繩字道立號原泉更號曲誠華亭人陸官保文定公平泉之從姪孫也公生而穎異絕倫乃翁虛谷公及文定公皆愛之以爲遠大之器比行文輒吐奇語丁卯與余同赴童子試邑令西江聶崇翁拔之前茅偕余輩二三十人面覆試者凡六未嘗不賞鑒公文也時餘姚史鶴峰太史爲孝廉以禮經魁多士譽噪桃林及翁延之爲公傳而盛其禮遇厚其供億待之太史所以訓迪公者亦極篤摯而公文日益進遂以禮經薦應天癸酉矣嗣是三試南宮不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四

第至癸未已爲主司甄收而復不第適於壬辰就選人得測之新城令以詿誤左遷福建按察幕尋陞金華府推官其理金華也執法不少假借而亦不移深文峭刻民極不寬時歲大旱公露禱于天一雨佔足歲卽有秋而四方乞糴者衆公爲約法禁之橫橋鐵鎖而境內之粟以饒復念當此新桂粒玉之時下平糴令而又緩其催科饒餒無競流以復業一時稱賢理爲治平之最而按君中州李公中石雅重其人廵行必隨賢否必訪疑獄必訊大事必咨蒲臬諸司不無側目而公第自行其志不爲詭隨無何公以乃翁年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五

渚涇通府問曰金孝廉父被訪諸公知之乎孝廉同登應云此亦無與吾事而通府大聲疾呼謂孝廉父被訪却壞盡諸公體面矣公卽大聲應之謂公祖何言之誤幾曾兄桀紂幽厲壞却禹湯文武體面來通府爲之短氣公之爽口直腸大都類此可以槩公生平矣公之成派計偕也夢天府迎狀元梅有懋修二字遂改原名懋繩爲懋修冀以應其兆而竟落第比延對狀元及第者張江陵之子懋修也造化巧於弄人如此因并記之公之子合清合明皆才而且賢將步武而起當不墜公家之志云

俞愈憲新宇公傳

俞汝爲字毅夫號新宇華亭人公質美心靈騰聲弱冠長爲博士弟子尤以材敏軼羣遂登隆慶丁卯鄉書中辛未榜進士初授潮之德化令勤政愛民翕然有神明之譽而同事者不勝側目遂左遷同守潮州隨調壽昌建德知縣其在壽昌也築溝陽大江堤綿亘四十里貽萬家粒食民咸尸祝之在建德會有清丈之役積牒旁午一時邑令投劾去者署幾爲空而公以一人董諸邑事不五月而告竣矣隨陞處州府同知在任能肩大事不顧利害任怨任勞爲當道所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六

推轂旋擢南兵部員外郎郎中時值番振脫巾鼓噪之後譚者股慄莫能爲謀而公嚴嚴兵伍虛濫者一千人計歲省度支錢八萬餘刻成一書著爲令江楚之間不致取盈無藝免干驛騷者孰非公力哉已陞山東僉事奉 璽書分察齊魯之墟而又中羨菲者口左遷南兵部歸矣夫公稱海內異才可當分閫重寄大都磊落魁梧有弘度雄略卒能濟緩急者其人也藉令建節萬里外當是飄風掣電見其所長而浮沉郡邑者十有六年始蒞兵曹持憲節未幾且致仕而去使卓犖通方之略無繇展布弛張在他人處此

未有不萎爾素然憤憤鬱鬱者而公獨堅忍以累行委蛇以從時當其在事時既杰杰如彼而歸來旣賦又能飲其意氣精神試之乎學筑鼓琴賦詩飲酒而曾不以摧挫拂抑之故頽然自喪其生平臂之松栢處于深山凌霜傲雪歷四時而未嘗改柯易葉也豈非挺挺特立磊落一丈夫哉蓋雖公之官不躋通顯公之壽不及古稀而其子廷謬文旣頽發人復清森誠有如馮元成學憲所稱瓊林玉樹異時當發金馬一片席者大啓辛酉已薦選貢旋登甲子科鄉書將起而繼公衣鉢飛騰仕路矣公所著有缶音集行于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七

范奉康牧之傳

范允謙字牧之別號笏林華亭人蓋文正忠宣公之裔孫而光祿中吳公惟丕之子太僕中方公惟一之從子也牧之生而秀眉廣額面如削瓜兩眸湛湛精光迫射人而其意氣英英軒爽不落世家子怒馬鮮衣之習惟好着平頭帽與諸少年誦讀至遇豪貴人輒避去其讀書一目數行而其爲文平直立就不加點染而工真所謂翩翩欲仙不啻烟火食者光祿公常携之官遊至十八齡始歸娶婦于陸中丞所十九而令就試補邑諸生二十而赴應憲臬守鄉試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人

遂中式二十四人是歲我社中兄弟人聞者爲方鬼父唐元徵王敬甫徐孟孺陸以寧暨不佞與牧之而七場畢各出試卷相賅非不互相推許而牧之意若有所獨得者及揭榜獨舉牧之一人而牧之視如虛風飄瓦不以自多也辛未下第而還築一書室濯花種竹坐臥其中鑽研六經汎濫百氏而以修日養夕與諸兄弟爲執文會爲名理談而暇則高臥北窓旅舍南館亦或攜巾野服雙屐孤航引觴清渠之濱瞻髮苑柳之下彈棋鼓琴投壺射覆日陶陶如也自光祿公謝世執喪于墓而治葬于天平山之陽人亦稱

其恂恂存謹未幾襁褓進有導以青樓之事者而杜生遂得幸暮而往朝而歸雲而來雨而去與同社

不甚密而亦不甚疎始亦不虞其有此而一日會稅於余舍中牧之縱筆爲文倚暮即逸去時余舊舍與牧之比隣不越數十武於是唐元徵彭欽之與余數輩亟詣其家執童僕問之始知有杜生者養之別館頃歸即趨出赴之於是登堂呼光祿公以牧之驢杜生事涕泣而告而且日又攝齊束帶伐鼓擊鐘矢之神前與牧之交絕而會其伯太僕公亦惟其狎和之行乃以狀自王都侯郡侯爲之窮治其獄牧之益憤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九

愆意若不欲生與之同死者就訊賄以身左右翼得不下鞭判作賈人婦而牧之遂聽人畫策陽鬻之而陰收之此婦又置之別館亟挾之行先計措北矣瀕行寓書社中曰某以情之所鍾遂不自愛至此不虞諸兄弟之督過之也今日之遊義不能捨之而去片蜺長挂流水不歸所望惟見長安行與子辭請自今別幸而書生之魄得返於廬其憐而赦之惟命其或終絕之亦惟命諸兄弟讀而哀之第書中多不祥語竊以爲疑乃不數月聞而牧之凶訊至矣聞其在途在旅歟日夕與此婦相對涕零常下指筭勢上視雙

鶴欲枕骨而葬之水瀧在天爲長虹在地爲連理語

喃喃不休而亦以此憤鬱不快遂得幽疾不瘳以至
于公時有勸此婦南還者亦卽斷髮呼天以死自誓
而牧之之弟駕部君長倩往持其喪南還此婦至江
心一夕命具浴浴罷更委左手提牧之所遺宣和硯
右手提棋楸自投中流而死嗟嗟彼何足惜夫亦牧
之有以感之也哉蓋君家少伯首倡風流而唐杜牧
之奇宕跳豪坐臥粉黛中以老君于少伯則諱名于
牧之則諱姓垂二千載而合爲范牧之善哉乎余門
生陳仲醇之推言之也說者謂先輩慕名檢而後進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十

適風流故余嘗爲牧之立傳而茲復增損其詞傳之
以告後進其以余爲然乎否其于必溶少不及見乃
翁面目而形神還活彷彿似之每見則令人轉憶牧
之耳

杜光祿城南公傳

杜獻璋字樞珪別號城南又號雷海浪客今虛江公
時登之伯子上海人也少負奇氣磊落不凡八歲時
隨母顧孺人歸寧外家適當乍冷夜不勝寒假假廁
衣公公亟謝去曰我丈夫也而巾幗我耶浪客公以
此絕奇愛之已就外傳不煩課督子夜篝燈書聲出
戶外長益研究淵博六籍旁及諸子百家下逮竺乾
寶錄無不探其微奧故所爲制義率以古文奇字抒
寫性靈絕不墮老經生帖括語出試有司有司莫能
識而獨邑令陳章黃景雲文煊督學楚黃耿天臺定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十一

向見而奇之曰是夫殆腹笥五車胸貯十乘者拔置
高等授廩餼兩公並擅人倫鑒而公亦以此輩藻稅
林願屢試應天輒不利遂投牒北雍爲成均弟子時
閩中林公燦爲大司成一見器許遇以國士公方重
視其鼎客乃有與王司相善者詭欲爲公先容地凡
一再至公咲曰咄咄杜生寧肯俯首倖竇作生活者
耶客慚而退再試再北復請徙而南會林公爲南大
宗伯相見握手慰勞謂良玉三獻當剖安用一掬荆
山淚爲而公竟以病瘳宅憂兩阻應試至己卯罷罷
而公倦遊矣悉取曩所著制舉義而焚之却咲丈夫

昂藏七尺何所不可而乃終歲勞苦爲造化所幻因
自號悟幻道人然公固負才而歷落嶮崎不遇以老
居恒不無芥蒂於中往往兀坐斗室睥睨人世卽貴
顯之交不能同其一盼或相對竟日了無一語或獵
纓抵掌直吐胸臆而漫無顧忌人以爲有玩世之風
會浪寧公既謝政時時趣公赴選人公不得已治裝
每彈指灑淚顧影自憐曰杜稹珪乃作如許伎倆耶
比受官光祿署丞而會仲弟比部公獻璠舉順天鄉
薦卽投綬歸歸而具冠服拜浪寧公堂下卽笥而藏
之非其志也迺竟從此寢然病革不能起矣彌留之
書聞志畧卷之廿一

十二

際呼子中翰君開美而語之我本布衣當以布衣驗
冠服母容溺我悲哉乎公之志乎公性孝友事浪寧
公及顧孺人色養備至侍大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
與弟比部公友愛彌篤宗黨戚屬受公德澤如待而
婚待而殮待而舉火者未易更僕數族有誑誤公帑
當坐危法者公悉傾囊脫其辜母之黨有子姓凋謝
幾爲若敖者公爲置臥供其伏臘甚有以德階怨反
面操戈者公亦不較言太陳太常子有表公之裏而
曰公多聞博學不減袁豹嘗仁默而好深湛之思不
減楊執戟而其節直自遠又不知與南陽朱季子爲

伯仲意知言哉公之子開美拔異世才所爲詩若文
贈矣人口名亦滿洛下而竟倪首爲中翰公其得無
更有遺憾也夫雖然管杜審言衙官屈宋曾不得志
於時其子甫爲詩聖亦抑鬱侘傺僅營薄宦以畢世
當是公家父子前身乎是可慰公地下矣

書聞志畧卷之廿一

十三

彭太學欽之公傳

彭汝讓字欽之號九麓華亭人太守魯溪公千少負才名亦讀書績學而童子之試屢不得志於有司時欽之齒漸長矣余以弱冠與之同就試於西江崇野幕令公今公讀其文而賞異之謂此子也才何頭顧許大而尚未得一博士弟子員耶遂拔置第二與余類頗課藝稱揚於郡大夫前而欽之亦得以是歲遊泮因而與方學憲象父唐宗伯元徵馮司成開之莫賈元廷韓王封公韜父王郡侯敬甫范粹廉牧之陸吏部以宰徐聘君孟孺袁非之徵之兄弟及余輩結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古

爲同社而欽之以年長主牛耳盟人亦端方雅重諸社友莊事之無敢以情容相對藝語相聞者自庚午以來諸兄弟相繼登科甲而欽之亦屢于官屢試不利遂入貲爲國子生當欽之始藉魯溪公田宅以成家也貲亦不薄獨以性喜好客而自奉亦奢遂致中落至是諸社友聞義社助之乃得遊太學而欽之以詩賦古文詞風有才譽兩司成亦雅敬焉而片後爲邑令屬禮部長卿羅司空柱宇所尊禮時欽之於文章亦復肆力自謂可以晚致功名意氣亦揚揚如也而會有李太侯思弦多見琴書事遂至波及而樂于

詞蓋李侯泣任第三月而古貌古心實意實政慷慨好士愛民以此士民對恩慕義一聞京察之報羣然遮道請雷若謂爲九重可叩兩臺可奏保者於是議塞城門以阻其行人情洶洶而欽之一時亦負意氣不能早決引嫌輒與蔡寧訒汝中誤投法網當道者勾攝而錮之銀鐐加之箠楚幾不得生所幸陸宗伯父子力爲營救出官亦知其名且亦察其無他也而寬貸之三年之後事竟得白仍復其國子生自是家徒壁立遂致憤鬱鬱抱病而卒矣卒之日欽之且乏嗣以兄之子維職爲子而維職之子彥臣者戊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古

午舉于鄉天之報施善人可謂不爽而獨其所輯書史所著詩文若干卷及人有抄本而未刻行所藉搜求而鐫刻之者此其責蓋在嗣孫也夫

錢彥廉傳嚴公傳

錢良輔字德卿號傳嚴更號毅菴華亭人吳越錢鏐王之裔會稽論介石先生廉之子也先生學通五經亦郡中該洽之士而第以應貢授一博士官人皆以爲淹屈其子傳嚴公生而雋發有過人之資雅意窮今極古凡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九流三教以及國朝掌故諸書居恒杜門下帷朝諷夕咏卽如廁亦手一編口誦而心惟之靡所不該而亦靡所不記憶有問及者能舉某葉某行某策註取視而覆按無一不如公所言而問與友人徵事人僅得其志三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六

公獨得其八九今天下曾未見此宿學吾眼中亦未見此通儒恐答劉向馬融陸澄王儉之流亦不是過真可稱經笥書厨矣向補華亭弟子員已食廩餼而屢不得志于主司迨萬曆癸酉歲督學使者謝公傑按士于松首拔公爲五學批首之首時青浦初復建學謝欲借公爲諸生式移文轉廩于青公遂去華而爲青溪學人士時青大令四明赤水屠公以博學高才雄視一世而公以子弟禮見進而與之語下能難之以所不知遂折行定交引爲重客而公亦自爲重無所私調而亦無所私于屠今益敬禮之蓋重其學

亦重其人也而公卽以壬午舉于鄉郡邑大夫及鄉之縉紳皆欲在推轂而吾郡司里同籍輩亦倚公爲寇冕先聲謂公久鬱而暫伸從此奮迅雲霄可立致而試于南宮不利歸又復試又復不利而公歸臥故廬與季弟良軫讀書談稅陶陶如也而亦延師課其諸子大孝大忠大第爲庠序遊懶營戶外事乃其宏儲之抱卒未得博一第以展其設施而竟以呻吟鋸斲作蠹魚于書史中老死牖下斯亦士人之不幸也哉公事祖母沈孺人至孝時沈孺人春秋九十老矣無他恙第臥床褥間不能起公親反哺而懷抱之且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十一

爲之代櫛沐理饘貳比其亡也哀毀備至承重居廬者三年公母蔣孺人之喪雖當六十不毀之時而積哀成傷俄而倏然以逝此真所謂純孝者而公大弟良翰隨介石翁之任周旋有年于其天也公之其遺孤勝于已子而遺孤又夭復以已子嗣之其公者誠性孝友者也公不問家人生產而生產比之介石翁更饒又不廢舉子業人以爲難生平衣無重練食無重味儉約特甚而時亦慨慷號駕能出所有緩急人性不喜居間于郡邑交際澹如而亦能救人之難如范叔子喜著書以費語中奇禍交遊昨舌而公

獨仗義昌言糾吾黨數輩謂當道白其冤禍乃解有一富室欲娶其族叔之女爲測量者公聞之不勝義憤絕其婚後具粧奩歸之名家子而友人文學陸文閣卒廉楊回山楊九南歿後皆理其殯事庇其產而卯翼其孤非仁人長者能有此乎天啓改元辛酉之歲公之仲子大忠登應天鄉書蓋公盛德之報而亦足以竟公未究之志云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張封公青濠公傳

張熙字明和號青濠晚號砥柱居士華亭人公童年卽嶄嶄露頭角不逐羣兒遊長而治尚書家言勤學特甚其舅李水部南涓公見而奇之曰此吾姊乳下兒一日千里器也月捐錢布佐之讀而公作書辭謝之已而童子之試南涓又欲上其名于郡邑大夫公又固謝當是時公方在髫髻之年其志氣已不啻倚藉人門戶矣年十七補邑庠生試輒上等其文神明氣清而澤於義理無飽餉補綴之習聲籍甚覺序間已補增廣生六上公車弗第然公不以此稍挫其志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而猶孜孜矻矻刻畫鉛槧間晨起必課一二題經年成帙蓋公之枕藉典墳沈酣筆墨倦忘寢饑忘餐寒暑忘裘葛者幾四十年所謂讀書樂而安之者其不售于時運也命也公始贅于外家陳翁中年而喪其耦孤衾獨枕幾閱歲月春秋終其身不蓄一婢此亦人情所難而當長公太史及次君之愛讀也公方以貧不能辦經師修脯皆手書而口授之共臥坐讀燈火兩夜不休而東方未明則又趑趄而起非徒以課兩郎君而亦以自課人以爲公有書淫傳癖云公居家蔬食布袍不爲衣食靡費而性亦狷介卽觴酒豆

肉未嘗輕受惠於人亦落落與人交不爲寒賸態而獨善郁辛廉履臣蓋公姊富家姑有古烈女風公所嚴事而履臣爲富家姑贅婿且其志行廉介公委心事之輒竟日談稱莫逆友而履臣又高公行誼每欲推穀郡侯公又峻拒之謂母潤乃公生平也居無何而長公以尚書家學兩魁其經由癸卯而登甲辰第且改選庶常爲太史氏矣公旣以子貴奉 詔封太史如其官纔一御冠帶自報謝郡邑諸繙紳而後輒掃執掩扉不復對賓客徒步往來閭巷間隨一二老蒼頭短衣楚地客來投謁者應門無八里人忘

雲間志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辛

其爲封公也郡侯舉鄉飲酒禮延爲大賓公作書謝不一往猶日手錄古選詩唐人近體及虞集古文數十卷以自娛而性嗜酒亦嗜遠眺舍傍有古墓樹亭亭蔭可畝許公暇則投壺酣飲其下有田二百餘畝大都爲諸生時口約服裁而置之者後又以其租稅之餘捐三十金買一荒園有古木數株竹百竿流水一灣徜徉其間爲樂而已所居先世舊廬不改一椽破屋頽垣瀟然自足嘗訓長公太史曰輕施好奪古人戒之夫欲一介不取必先一介不與今人多獵慷慨名遂決其一生坊表不能自持何以砥柱中流立

於人世孺子其勉之哉長公以是奉公教惟謹居然爲名太史領袖朝紳比予假歸省視公不一年而薨然謝世太史得以從容襄大事而無復遺憾于終天也使公而在猶及見太史晉秩宗伯而頃之延金鼎鉉其爲榮華尤寵又可勝道哉又可勝道哉

雲間志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壬

張文學虞侯傳

張重華字虞侯號晴陽華亭人官保莊懿公之曾孫也虞侯生而穎異絕人英爽出衆甫八歲嘗提筆大書壁間語指高朗其大父封觀察磊落翁絕奇愛之謂爲他日遠到之器稍長諫博士籍有文翰才聲翔海內尚書閣所藏書充棟汗牛不下千萬卷虞侯悉取而卒業焉旋點硃圈手之靡靡欲爛亦無一不施貫胸中晉唐時墨蹟碑文臨摹殆盡而又長于習書有筆走龍蛇之勢郡邑守相及鄉縉紳大夫皆折節而與之交至不敢以弟子禮相蓄而虞侯亦取空一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五

世氣不能下人謂雲霄可立致而以屢試公車屢華罷意鬱鬱不自舒輒欲棄去舉子業爲進士高人下是出遊閩楚齊魯之郊直趨而至燕中 營穀下時豫章洪陽張相國位執政意在收攬英賢而虞侯先是與相國之弟儼有莫逆之雅遂引之幕下爲重賓永帛亦見衣褐亦見旦暮至即旦暮見與之談詩論道相得其歡乃虞侯未嘗以一事一人私于政府相國以此雅重虞侯適值中翰之選而虞侯書法爲諸士人所宗諸士人意其在相國之門直探囊而得即相國亦嘗以言挑虞侯虞侯漫不爲應而竟請爲塞

上遊不與試也相國益心重之當是時六曹諸老而下皆願與虞侯爲友交歡生平車馬喧闐街巷而虞侯之名滿京國矣是年歸家食者不牛載而顧司馬蕭司馬馳書招之又整裝而北如是者往來四五年矣囊且稍潤而性喜結客又喜緩急人所得亦復隨手散去歸來殊無彈缺之差可不謂豪俠士乎哉張相國稱其爲人慷慨忠亮有大節能處千金能友千古誠然乎其言之也虞侯有遠畧欲自取功名以見其奇不五十而一疾奄然以逝此所謂覺志以歿者亦足悲矣虞侯口吃吃似不能言而實有懸河之辯聞者意傾其爲詩若文更多不羈之致所刻滄溟集至今行之遠方紙價爲貴尚有未刻者藏之家塾中其于方際爲名諸生必且得時而謁起所爲善繼虞侯之志者其在是夫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五

張山人友蓮先生傳

張昉字元景號友蓮華亭人少負異才力貧苦學工詩而尤長于選體其真草書及臨摹山水得晉元風骨把之可玩可傳而性絕脂膏不喜從王公大人遊以博蟬蛸之譽故行年六十無所知名而先生絕意聞達向惟塊處南城小室日手一卷口不絕吟吾暇則彈琴鼓瑟宴如也朋輩招之飲亦時往第見城者卻走矣有語之者曰是何傷吾鄙之干女人不能癖亦不能違譬之黃鳥逢鮮花蔭木聊稅羽施聲耳先生曰我肯自辱桃柳徑耶董仲卿公傳策慈翁雲間志畧卷之廿一

五

同卿彥章爲大行時假僧寮一椽與之棲止而時常送酒授餐公曰此賢者之惠也不妨吾廉輒飽輒受若他人且未易親其面又安從貽粟餉金乎蓋先生高蹈通思寧甘沒齒卽以方之姜旌木鮑焦諸賢奚讓焉此所謂真山人者也其詩集存同卿家尚未錄之梓以需興日獨記其詠遊僧一律有云乞米投僧爨縫衣起佛燈曲盡頭陀行徑又記其題漁父一絕云翠罽坐釣秋江湍浩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馮元成學憲公時可稱其詩五七言律近唐五言選近古雲間志畧卷之廿一

五

第未得視其全以爲恨請以剞劂事問之同卿公友蓮幼時夢神告之曰汝本科第中人因汝平日不惜字索至卽供拭几上帝所最忌罰汝貧天友蓮大懼後見字卽焚復夢神曰已蓋汝二絕終不能如意也後老貧至不能餬口而猶賴同卿相遇不至餓死夢亦奇矣哉

孫山人鴈洲公傳

孫得原字本卿號鴈洲華亭人也鴈洲少有雋才初業舉子二十而病癯支離床褥者闕五年遂去故業以詩歌自娛而尤工于篆隸縉紳皆愛重如沈太僕莫方伯何翰林陸宮保馮京兆袁長史輩時時籃輿過從談詩問字而先生艱步縉紳相與醵金買一蹇驢給之郡中故無騎驢者騎驢自先生始驢跡所至兒童婦女見之皆稱爲策驢山人而市有少年輕之者輒呼曰木驢因何往先生初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其後晉之不已先生乃下騎擗以爭而諍之曰山

雲間志畧

卷之廿

七

子自其徒步以足病不能行僭乘此不虞乃公之日督過之也政請罪少年羞自匿人以此稱先生長者先生事母總孺人必察寒暑視饔飧小不悖必跪而請時以孝稱有富人以三百金投寄者歸而暴亡先生挈以還其子時以廉稱性不喜臧否人物每旌揚善而匿瑕道長而覆短時以長厚稱晚精醫術嘗出禁方已人病而又不責人厚報也時又以介稱余嘗爲先生作傳稱鴈洲真山人不虛矣先生有屋數椽在東郊外隙地半畝皆種名花異草紅英的的籬落間題其居曰衡門之下至

鄉富貴之家華屋雕牆不數年而易他姓何如山人之澤之足以久耶其子士高當父病差時嘗負之以行於通衢能世其孝而亦以壽終若其孫孟芳聰穎特甚技藝無所不窺尤長詩賦能世其文而未滿四十以死今其家亦復雕落山人之澤恐至此而衰矣馮學憲元成稱先生歷歷有山水致而其著述不少概見以爲有力者秘之而歎其所爲生前計身後名者亦並跡矣哉然以其清遠也卽無片語文苑亦可蓋貴重先生之爲人云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七

呂別駕聞齋公傳

呂錦宇判芳號官城更號聞齋華亭七寶里人公生而穎秀九歲能嫻文詞十九補博士弟子二十二卽領乙卯鄉薦南闈其人恂恂醇謹不苟咲言持名檢無異處女蓋不惟以文章解而且以行誼著矣同胞兄弟凡五人皆業貢頤饒公獨不事生產常挾簞殯亦未嘗輕謁郡邑大夫以求自潤至有下驥以迄奔任終不識面者人以此重其廉當嘉靖甲寅之變公餐館舍中俟奴猝至家人不及聞竿舟携家人郡公還而室廬已若掃矣急誠兩尊人何在悲號奔走僭

雲間志卷之廿二

七

一老奴趙荆棘中日將殯途遇傷奔老奴亦失之公徒步至郡城踉蹌覓兩草人蹤跡始得一家完聚歎然人以此重其孝如公者可謂其孝廉哉公母上公勲家皆病晚年益多家務之累遂自嘆曰吾人以五斗折腰吾今始不免耶於是悅就選人得金華府之別駕蒞任三年一切寬厚從事民以不得已事相訟公恒以禮義化誨之不從令其終訟而按問時得其情亦薄示其罰頃管轄數十者嘗謂家人曰小民無奈犯法我亦無奈用奈何慨然不語者竟日足時頌公德政者謂有蔭懷之風焉他日

論獨華民溺女一事習以成俗公聞之駭然泣而語

其父老曰女與子何異而乃以無故殺之當得何罪我與爾約凡育一女者給乳食五金育二女者以扁旌其廬今而後復有不悛者當以殺子孫之律按之俗遂爲之一變以此得上官循良之褒特屬署篆公必辭之再三辭而不獲已乃就商辭者其真意可知會有一當路人親者道出金華以公供應不及格多方孽之公又哭曰折腰已非吾志况又使我僮僕俱具如候吏之爲耶卽致其政歸歸而閉門掃軌不厠足郡邑署中非宿戚舊交亦未易得公云爾將僭

雲間志卷之廿三

七

悠以樂其餘齡而忽病痰疾恍惚健忘手戰慄不能作字者凡三開歲至丁酉七月神旺如常提筆披詠不減少壯時無論一家且喜且驚卽公亦自叱異而是年長公水部克卒舉南隸聞第一人親知以爲公之手筆天矯蓋先得其吉兆云自是逍遙林下以盡史自娛復五六年郡人士仰公風采者不啻咸鳳祥麟以爲百歲可致而庚子以微病臥坐而逝無痛苦呻吟亦無一語及家政第曰我子若孫能無愧我家世德于願已足死無恨矣余與公爲同里又爲同袍後輩而復受知于水部公得聞其處家孝友之槩又

嘗以遊至繁繁之人交口而頌公德政甚詳故因公之孫文學延祖傳爲之序其畧如此水部之操行端方居官清自真不愷察聲而文學能自好喜讀書斯亦無忝厥祖云

雲間志畧

卷之廿

主

夏贈公北津公傳

夏世英字充美號北津華亭葉謝里人公生而清俊端凝亭亭王立舉止應對迥然與衆不同年十六時隨大父訥齋翁於留都官邸公能以寬佐家政且延攬賓客有體翁益心異焉以亢宗期之而公亦憤發下帷伊吾聲日夜無少輟大行武塘沈公陸川爲尚書名家具人倫之鑒公執贊愛經門下纔晤對閱而曰此子雖冲齡而目不晉視步不軼躅其聖賢中人乎相得歡而恨相見晚也訥齋翁趣之歸娶公不忍遠離膝下久之始成婚于唐唐儒人者其父爲名儒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主

三山公其兄爲大行左溪公生平慎許可一見公輒語所親吾內外姻戚間有風度如此子者耶而公以此益自砥礪一出試而補郡諸生時分敘東齋朱先生器重公而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已而兩年間失怙失恃公執三年之喪哀與禮稱所遺兩庶母年少而無子有勸之去惟者公愀然曰如君所云異日者何以見先君子地下于是分宅而居贍養之者畢其世蓋自二寡在堂而公跬步不輕入入必揚聲者再所謂閨門之間肅若朝典公之謂矣同胞有二兄一弟一姊一妹兄則以父事之弟則以子蓄之

姊與妹寡而貧并其孤收養之歿復厚葬之而凡族屬中貧老兄弟有徒步自鄉入城者亦必時其饑寒而飲食且衣之公故清冷方嚴一介不苟而至處骨肉手足間其仗義疏財又如此嘗謂陶治一世爲儒者分內事每每敘人以善贈人以言能使聽者心折而人有過失則掩耳不願聞有爭訟事必力爲之勸解以故閭里間嚴憚公不啻王彥方也側戶某有欲分賣其子媳以圖厚值者公捐貲倍償之得免此離之咎嘗適市置茶予之誤倍其數公亟使人持還復尾其後而呼曰慎勿令王者知之恐以其人爲不慎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三

出納而使之失備吾何忍也里中人有以役窘公者縣父母懷我王公廉知之而責使之代役公見其人至曰吾安忍以吾役累君授之白絮數石其人感慙謝不受公卒與之顧光祿募公特甚以帑交公辭焉復遣之福圓一簣又辭光祿謂此豈足以傷廉使其幕下客道意公曰奈何無功而食乎卒不應也此其於辭受間認之真而守之定如公者晚近世恐不數數見矣嘗進長公嘉遇大公嘉逢而庭訓之曰吾年踰七十於義利處頗亦分明我之視義也如綿之必

單於之於十虎之視利也如垢之必膩楊之必毒較

之少壯更覺磨鐵斬釘乃知宣尼在得之戒特爲庸人發藥耳推之以色以圖莫不爾爾爾予勉旃又進而庭訓曰功名有如薤花倏榮倏謝惟立言立功立德乃足千秋故公二十年來青衿之試不以利鈍爲戚愉雖一生坎坷而絕無幾微見于顏色晚年謝儒衣冠修洛社香山故事每與好友趙貞齋王毅宇莫芳亭陸虛所輩相携爲峰湖遊琴絃棋局酒鼎茶鐙花之朝月之夕樹之底風之前一帆一棹載咏載觴致足樂也嗟乎世之溺於聲色貨利者每以有慾不成其剛而公處之淡如故能獨完剛德狀稱公光明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三

正直萬種不離澳洗脂常一絲不掛神明可證衾影無慚而少容成所陳公謂公表裏粹然初終瑩徹眞正道學一代完人庶幾其知公矣當公之存也見長公舉牟廉而不見其登甲第及公之歿也長公登第而後既以錫誥頒綸綸君父之寵而復以封章諫草爲邦家之光足固長公之忠貞所篤夫亦贈公之清白所遺也哉其孫長禧長泰秀美而文雙珠競爽讀公傳者可以卜世德淵源云吾友張清臣述公行誼甚悉無論大節不墮而細行必謹自少至壯而老絕無戲動謬言卽如厠就就若鬼神臨之者誠聖賢中

人也其撫于也甚愛而其教子也甚嚴每從師讀書
必親送之至館舍夕則逆之于塗與俱往來出入抵
家則又自爲嚴師習視其一日功課至晚又督之讀
常至夜分非命之寢不寢方聞鷄鳴又蹴之起矣長
公至白下應舉公時已謝諸生猶借之往每出場屋
必令之錄就七義而後即安二三場亦復如是而長
公唯唯奉教惟謹蓋公不以爲勞其子長公亦不自
以爲勞也得雋之後一日赴郊外同年會酒杯流連
深更乃罷徘徊城下久之不得入乃借宿于友人家
恐公督過之終夜傍徨不能寐厥明起候啓關入長
公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誥

者

謝贈君近峰公傳

謝豈字惟常號近峰其先世晉時有祭酒衡者自信
陽南遷至汝寧家于會稽之東山爲太傅安石公派
入國朝而文莊文正文肅鍾鼎勳勳風號湖東望
族公其四十代孫也公之祖遊學雲間戀峰鄉而樂
之遂家焉俄且病塲因卜塋御史涇公父樂開公方
呱呱藐孤育於外戚孫氏遂冒孫姓爲華亭人迨三
世而其孫仕宦始疏聞于朝復原姓爲謝云公之
孝友夙自性成言動周旋皆有坊表三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禮依倚柩旁號呼不輟樂開公心憐之絕意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誥

子娶使依其姊以居迄於成立既長而孝事其父備
極甘脆滌瀹以供色養晨定昏省靡不曲意承惟每
當歲時伏臘輒恨母不逮養涕泣如雨初喪垂老而孺
慕如一日也因母而推念渭陽事其母舅張家篤張
翁老年無子公迎養之終身更念垂歲依姊事姊不
啻如母凡生養死葬無遺餘力又爲撫遺孤教育而
婚娶之仍屬其後人世世無忘春秋之祀生平慷慨
好施有俠氣雖家不甚裕而能緩急人曾以輓輸之
役有事都門適與廬鳳三武弁旅館相望部軍通糧
所司嚴趣之三弁不勝窘歎自縊公廉知其狀傾橐

中裝予之幾四百金有奇三升惴惴弗敢承曰恐無以償主者公立焚其券誓不責償是公一舉而全三弁且全軍卒數百人至今廬鳳之間猶能道其事焉嘗驚一女詢知其名家亟擇配而改嫁之公之盛德類如是居恒辭受取予雖細必矜而其督課子孫嚴而有法嘗銘之座右曰人生受用要薄志行要高處已要嚴待人要恕又曰讀得十句不如行得一句故子孫兢兢罔敢渝佚皆奉公訓也公之子自孫初名自修仍孫姓鴻才續學名燦三吳而竟困頓詞場不能博一第然以綺歲選貢大廷例當超拜又念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母諸夫人春秋高冀得旦暮祿養俛首就袁州別駕滿考贈公如其官母氏爲太安人旣以茂績晉涇州知州雅念本支百世不宜遽蒙他姓隨具疏復姓謝弁爲乞身得奉俞旨改今名然猶乘之以孫不忘祖父報本之恩也自孫之子秉謙舉薦已而鄉書登天啓壬戌會榜而秉謙又爲名諸生將步武而起庶幾文莊文正文肅之勲業不在會稽禹穴而在崢嶸間平史稱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可謂德門而董玄宰太史與涇州公有師生之契贈之詩曰南汝家聲遠東山世澤長是足以徵其家世矣

陸季廉君策傳

陸萬言字君策號成齋華亭人司理鶴江公之仲孫祠部寶峰公之長君運使自齋公之從子而侍御敬齋公之從弟也君策生而白皙美盼秀眉目資貌奇穎六七歲時出語即驚其宗人長老祠部公嘗贊之責噴吾家千里駒云十五歲卽補博士弟子郡邑大夫規其儀表攬其文詞未嘗不美爲佳士而獨以君策席有祖父兄之盛豪宕不羈輒與遊閑子弟晝夜徵逐爲花街柳巷之遊時而蹴踘時而博蒲家貨蕩然而學業亦稍稍荒落以此試輒不利于主司而旋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從宗黨親知糾一義社又稱貸而益之入貲爲南雍六館士南雍多貴介公子而君策亦浮沉其中范大司成之試又復殿君策司成始亦未嘗不爲揚朗謂他日必逐電追風而欲於此少頓挫之以抑其虛僞之氣迺君策意不能堪於是遂議改北矣其北也在丙子暮春而君策自陸鼓行而前至則下帷憤發日攤書橫經與雍中英彥質間業恒師資而兄事之夜輒閉戶誦讀篝燈徹夜不休有剽掠蠶桑狀時吾鄉縉紳先生宦遊京邸者君策文而擊節賞之以爲非復吳下阿蒙必且一鳴驚人豪然舉首而入試

秋園中式第六人爲本房冠是科王北巖試者爲詩
相國潁陽公公初得君策卷大奇之已擬元七八日
後得魏公允中卷復以爲奇遂首薦魏公而置之五
名外揭榜後公猶以爲屈嘆息不去口也君策隨上
丁丑春官不第而嗣後不第者至再至三君策於時
非不攻舉子家言而以其餘力兼攻詩賦古文詞名
日益進所謂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變自高者君策
有焉自是監司守令相與折行推轂一詞翰一繪事
出人皆目屬而心儀之卽語言吞吐亦翩翩騷雅之
談而挹其坐席猶香襲其衾裳猶馥也嘗于鍾賈山

李仁周志

卷之廿一

築崎墅累山鑿池其中一石一木位置亦復自佳雅
有平泉輞川之致不十年間爲洪波所侵臺榭園林
無不凋謝之色而友人張君一呂公原朱叔熙姜神
起與余數輩咏問水詩百篇君策一一次韵而和之
含毫旣工構思亦捷夫旣家傳而戶誦矣而君策謂
爲類敗之業未足以厭其意而遂其雄心也又於龍
潭舫一別墅種竹栽花樓雲弄月而又傍水涯爲樓
其上名之曰抱珠與潭中佛閣祇林相對雄峙君策
曰我其可以逍遙忘世乎乃決意不仕而亦不與計
吏偕行有終焉之志無何疾作吾黨往視之便覺形

神頓衰每擁衾而坐揮麈而談覺其中情慘然不樂
而遂廢衾至不起也痛哉蓋住時酒社詩壇皆以君
策爲盟主而今已矣此一種儒雅風流幾于絕響念
之令人涕零不佞時憶其姿容似潘安文藻似宋玉
臨池潑墨似王子敬李伯時人有如此才而使之資
志以歿不得不搔首問之皇天而又時過其山中故
園郊外遺趾一委之荆榛一付之灰燼令人轉憶君
策有付之永嘆而已所著詩文若干卷有手抄而無
鏤板其嗣君翔麟爲邑文學雖不能享有父資而籍
甚父章之譽當能振起其家聲左策無子而有子矣

李仁周志

卷之廿一

主

張文學長與先生傳

張新敬字長與人稱黃鶴先生上海之龍華里人觀
察使之曾公所望之兄也大父曰永城公大魯父曰
鴻臚公汝明世以幸友詩禮禪而公承顏先意于祖
父之間永城公好爲長枕大被修薛苞姜肱之節公
與鴻臚公類家志既鴻臚公投袂不無倖倖牢
牢之謂而公所以慰藉之者甚力甘旨必飭溫清必
時凡爲烹鮮刺肥瘠腸胃自延客以娛親者內夜不
輟家門雍睦和氣盎然海上人以爲美譚曰安得張
氏祖孫父子之奕如粹如也公自童子時卽有文章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聖

之譽弱冠補弟子員與陳太常子有輩並燥耗林蘆
氣薄雲霄視掇一第如寄而公更以詞賦狎王齊盟
詩得孟襄陽李供奉之脉絡晚年直逼杜少陵堂與
文則非先秦兩漢不道隻字海內名公鉅卿莫不知
海上有長與先生而王弇州司寇尤極相推重至李
孟于李濟南汪新安之間由是問奇執轡者屢滿戶
外而公猶以不及事陸文裕公爲恨蓋文裕爲海上
壇社之先驅潛藩定笠江未水部邦憲嗣建旗鼓至
公而大振厥聲矣而所尤不可幾及者種種行誼當
予古人中求之鴻臚公暮年三舉孽子分析已釐每

變形于色公揣知其意輒乘間請曰大人得無爲三
弟餽口計而常鎖眉峰耶兒所授產具在請出而瓜
分之終不令三弟瘠而某獨肥也鴻臚公解顏稱謝
剖折如其所言厥後三弟中有不善治生產者公復
生爲授廩庀爲宦窳曰余不敢忘先公之遺也公于
胞弟太學君所殺更篤友于之愛所以計其資生送
死之具者備至有妹嫠而貧輒焚孤苦公左右其毋
子以迄于成宗人之不良者風受其祖父濡沫之恩
迨永城公歿而相與相向憐鴻臚公特甚既又以
訟構公公皆不以爲怨其人歿而公復賑其孤撫其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聖

格所謂以德報怨公其有焉少受經于胡別駕臨野
先生公過墓必式下馬瞻拜其同社友人相與彈射
詩文者則有馮山人子喬山人老而僑居春申浦之
東公時操豚肩斗酒相勞苦已復經紀其喪事君恒
杜關讀書西郊叢薄中自臺使者而下郡邑守相無
不折節下公而公不報謝亦不予請其餽餼之氣未
嘗有倨仰伸屈以視人鼻息顏大令嶧舉聘公修邑
乘時有陰操愛憎權者公力持之不爲動其侃侃節
義大都如此而惜乎以青衿老不得展其用耳今有
二子曰積仁積祥皆有聲膠庠而文章行誼綽有父

風庶幾大昌厥緒以爲公家三世孝友之報云公性嗜酒作酒志十三篇又慕漆園彭澤向子平張仲蔚孟浩然之爲人作五慕詩晚年欲止酒止游止詩賦又作三止詩其他如潛玉齋稿潛玉齋續稿春雪篇解殘篇行于世而更有詩賦傳記若干種并張氏世譜藏于家

雲間志卷之廿

三

謝隱君宗山公傳

謝輝字升夫號宗山世籍華亭系居上海西鄆爲七寶里人公生而長髯偉岸隆準豐頤落落具大人格少習舉子業不售輒棄去惟借書史自娛尤好性學易義每有獨得輒舉杯自勞人亦從而叩其竅解無不厭心者其書法欲追晉魏而所爲詩句亦摹擬唐人

大抵皆吟風嘯月語絕不假寒喧一字居恒結偈尋芳扣舷聞韻隨意命駕興盡輒返年僅四十而鬚眉皓白不減稚穉老人公亦以老人自矜出入必嚴整衣冠端矩步履取即開服作睡漢胸聲如雷家以雲間志卷之廿

聖

稍有舉止公能于睡中熟察之人莫能窺其際所乘欸段不假鞭策遠近必赴即暮夜無燈亦徑自相造公僅假寐其上穩若乘軒郡中所交善者止莫方伯孫漢陽一二輩而隣比莫逆則惟是呂別駕荆若先生口與唱和如針芥相投宦商相應迄今水部公公原猶與其嗣君起芳敦世講之誼也家非素封而慷慨好施是其性植公之里居爲海上最荒瘠地所時惟花豆薤麥十歲不能一再登賦役殷繁等子腴里公輒倡義鳩三區父老控訴上臺且聲產佐其資斧懇求改折以甦民困大中丞直指使疏于朝轉

遂其請至今上海廿八廿九及三十保無清笮之苦
亦無殊役之累公之惠也而里中咸尸祝焉海上令
黃公文燾聞公名遣幣召之至再公皆不赴第以詩
謝有只宜樂歲尋山藏不願乘春賞縣花之句黃公
愈益心嘉之邑中先達如陸文裕潘恭定皆傾慕公
賢以禮延款然僅一再見而退不數叩也年六十尚
艱舉子更閱三年連舉丈夫子五人季君儼山起芳
與余交善因知公所以樹德啓後者有故謝之先羣
族而居有銀杏樹一本枝幹連雲大可四合抱村人
遂以銀杏里謝稱之當嘉靖之季水旱游饑族人咸

雲間志

卷之十

四

謀市其樹充餼公慨然破產下粟分給族衆此樹幸
得保全迄今楊茂婆娑與世俱存公安得不詒厥子
孫哉起芳側儻博洽更長於詩郡中士大夫如呂水
部錢學士咸破禮之而水部學士亦交口稱公是以
伸筆爲之傳而起芳之子申胤又秀美而文其進未
艾此皆公之澤所貽也故知謝氏必有興者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二 人物

方學憲明齋

高穀城九晚

錢逢萊漸菴

唐文恪抑所

章虞部鹿苑

楊宮諭石園

范刺史侃如

郁孝廉鳳谷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二

范文學叔子

徐太學孟孺

王文學見素

張道人貞白

黃憲副穀城

王封公淳宇

朱少尹中宇

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華亭何三畏士仰甫編著 男如召輯

方學憲明齋公傳

方應選字衆甫號明齋華亭人公十歲卽善屬文日課制舉數義敏而且工十七試於邑爲童子冠二十二三而試于學臺爲多士冠萬曆癸酉舉于鄉第二人以易爲本經冠登癸未第以尚書列第十三人又爲本房冠已而對策大廷復在高等當是時公之名滿天下皆以公爲白眉藝苑赤幟詞壇莫不知有方衆甫矣出守冀州以丁內艱起復補汝州刺史有務總攝州人士執經問業者履滿訟庭外而自旁邑來隸門下士籍者亦復繼沓舟車蓋公魁兩經故兩經士皆以公爲宗主也旋陟職方副郎以文士視兵署若徒業焉而甲午旋典閣試刻有閣錄旋陞武選郎晉按察副使視兵盧龍方以訓武大著經濟聲而復奉簡書督八閩學政又刻有校士錄蓋公於文字皆有夙緣卽其間數歷中外涉獵兵戎而繼以移筆鴻臚副天下手其之望故天下以文名公不獨以訓舉重矣然公第云能文耳而至舉大事商大議卽當機而斷矢口而出亦指掌而成雖以赤子心處于危而濟變

臨危卽老將者宿弗帝當倭酋封議起大司馬寔持之公爲屬下吏與之廷諍力言許封非便大司馬不聽公言東師敗矣旣敗議者又欲撤東南兵悉遣散之公又言不便而無何有石門之警公爲聞示禍福其不用命者始加之兵故事平而有討亂之賞公得爵一級鑑十二鏡亦慨然不取以爲功也先是公在蕪州冀所隸府遠大猾因緣爲奸公廉得其人悉按如法有納棍中舉而劫於鄉者公當漏三下疾馳五十里外提卒往捕之威就擒無一逸去公以文人爲文吏而於武輒左投左應右投右應若水調鼎然

事美于前耳所校閩中士一主場一督學得士夥皆廟堂藩臬極一時之選而其戚公也又特深爲兵使者命公如愚來雲間親自臨其喪幕而奠之舉一爵則捧而哭薦一餉亦捧而哭數年之後尚口吾師吾師而憶公不置輒涕泗交頤蔡公晴符爲守松之吏王公慕蓼爲藩浙之官皆捐俸百金而爲之助其葬其他郵書致禮而吊公者又疊疊不絕于道也非公有以感之不至此公以之年董董五十有二耳殊可深惜更可惜者其封公月汀於一月前訛傳公死不覺驚駭而先公暴殂公之卒未及五六年而其子在詞壇政聲在宦轍公卽壽不百亦足千秋矣

高穀城九晚公傳

高洪謨字臯甫號九晚上海人天津懷灤陽分舉之子松陽翁績學鴻才而僅以貢授一博士官人謂不發于身必發于子而公生有殊質弱冠卽爲名諸生其人體貌峻嶒面目清冷動以頰咲自愛以節儉自矜真所謂言動酬酢不失尺寸者吾松之端人正士也而其爲文章爾大雅鍊格鑄詞淵源王唐瞿薛有先輩風不拾近代儒生鉅旨語故每就諸臺試輒以文見知食廩餼而以辛已歲拔貢試大廷毅然舉首已而壬午入順天闕爲主司山陰金庭朱公葵桐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四

敬堂韓公所賞識謂此卷務去陳言力追作者首厚之可以示士人矜式挽末世頹靡遂領是科解額榜出而都下諸矜紳輩咸舉手慶得人矣當是時昂首而赴南宮何難再捷而竟以落第歸自是屢上南宮又屢不第雖公之才不乏氣亦不衰而獨然如命何者計將就選天曹而適公之仲子廷棟登甲午鄉書遂同北上旋報罷將束裝同仲子歸而復自念子幸成名矣何戀戀老孝庶爲遂就博士選得寧國太平之教諭公日與諸士講解經義品騰稅文且以行誼相勗士得其麗澤驥同之益翕然向風卓有聲聞之

望直指已列薦剡而先是公以唯諾濡滯偶忤李官乘其計偕時以傳聞客死白之直指直指愀然太息去其姓名後直指知其誣屬府道移文慰勞而公已陞楚之穀城令矣穀城不甚饒亦不甚瘠而錢穀之出入吏胥常窟穴其中公至則洞察弊端爲之清理而又首葺學宮以崇俎豆修邑乘以備沿革而未償則蠲柴薪則禁寬抑則疏又務爲節儉約已裕民人德公愛公多慈母仁君之頌監司亦同聲賢之第公有介性不能脂韋徇人而其取羣小以方嚴不輕假之輦笑適直指將校部穀城庖役援舊例爲乞恩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一

五

地公叱曰豈有令長而陰賂庖人以鼎俎媚上官者乎庖人遂匿其供具稱糗餼餽蔬之屬什不備其二三直指以此心銜公而先是同官中有不懌公者乘間以蜚語入雖諸監司交口推賢而直指卒以重聽署公考干法仍當改學博先生公遂慨然嘆曰我豈以五斗僕僕折腰哉竟致政還里中終其身無意再出卽山陰相公方柄國屢移書招公而高臥弗應也夫公負高世才得一解矣而以數奇失一第既而謁選得一官矣又以說言失一薦既而遷擢得一令矣又以詿誤失一上考仲子得一雋矣而又以

一佳兒皆人情所抑鬱難堪者而公處之泰然無幾
微見于顏色也非雅量素養能及此乎歸里之後日
惟習靜故廬超然燕處不涉俗事不交俗人自課子
課孫而外第與舊戚故知賦詩飲酒常以葛天野服
往來婆娑其間而晚歲正襟危坐一室落落穆穆人
望之如木雖然在家則強半居鄉經月不數入邑署
而亦翫半居邑經歲不再入郡城郡邑大夫偶幸延
接公者景星慶雲之爲快覩者而公亦絕無私干故
其品逾重清聲不在彭澤下也適公六世誦讀不廢
鉛槧之業真可稱儒者一生醇厚不務浮薄之爲真

雲間志卷之廿一

本

可稱長者一家孝友不問父母昆弟之言真可稱賢
者而一官寂寞不墮清白之風真可稱廉靜寡欲者
然則丈夫生世又何必高爵厚祿而斗大黃金印之
爲榮也哉此殆天之留所不盡待其後人而公之墓
子廷棟以存謹能世其家其孫士燁士煌士規及曾
孫祚昌爾臺輩以才名能世其學其將嗣嗣繼起以
昌大公之澤也夫公所著有匪蘭館詞嘉源論紳天
都小艸高氏家乘陽春遺軼行于世

錢蓬萊漸菴公傳

錢大復字肇陽別號漸菴華亭人公自少篤學文告
讀書時有奚貞元先生者設絳帳於縣庠之內舍公
從之遊日夕肄習講貫口不停吟手不釋卷人皆以
好學稱之至丁卯偕余輩就試臬署令君令君奇
其才與余輩同覆試文論者凡六晝夜皆夢鑑賞因
而就督學使者耿恭簡公試補博士弟子員迨來歲
就督學鍾公試卽拔置第二爲食餼生文學蔚然起
矣已卯公內艱服闋赴遺才試取魁其五學諸生旋
以是年得雋蓋公以文章自負亦以氣色自雄錫爾

雲間志卷之廿二

七

之曰吾松報捷者已五六人而公猶執鏡視其面目
紅紫騰光以爲必捷而報且踵至公亦以爲固然不
色喜也自此數奏公車數報罷公亦怡然無少愠色
惟杜門掃軌延師取友以課其兩郎君長君聖錫以
綺齡振藻爲名世大儒宋君龍錫以弱冠舉科爲清
時太史兩君雖有幸有不幸哉顧人以二錢擬之二
陸公義方之力居多焉時公與余因公車已久有勸
之仕者余唯唯公亦唯唯卽以甲辰就選銓司公授
官爲蓬萊長萊故瀕海地瘠民流頗難治公甫下
車卽召父老詢民間疾苦所以响沐卯翼之言百方

理欲訟緩征輸繼流公勤賑貸出其錢金之美以償
逋逃纖毫不以自潤而小民有誤扞文罔者公且得
情哀矜樂與之更始雖桁楊箠楚輒曰吾固負錢公
非錢公寬我也皆叩頭謝伏以去每月旦詣齋宮集
諸青衿子弟課其藝文而弁勛以正心誠意之學作
講義以訓迪之蓋公爲文學時第工帖單之業而自
公爲令則退食之暇干沐泗濂洛之學無所不究而
儼然以成已成物自任故休衙則筆收攝視學則務
甄陶而萊之士戶禮樂家詩書矣公以文學飾吏而
又以實心爲民固宜其與編懸遊口碑載道而兩臺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二

人

諸司之課州伯郡牧長者必以公爲最也當是時人
皆拭目俟公內召以大展其所欲爲而公曾不以屑
意嘆曰吾與其筇銅符無寧握丹藥與其服勤民社
無寧羽翼坐經而何以終仕進爲乎遂乞致仕歸嗣
是次君遂登進士高第讀中秘書矣萊之士民梓聞
公去人人涕泣攀轅戀戀不能捨已而果去則相與
謀所以祠之者迄今一望甘棠與百年尸祝並永也
公自解組以來靜坐一室絕不問戶外事撰實六堂
銘以自箴而又捐俸入歲入之餘構書院爲講學地
臨川周中丞懷魯待節撫吳中題其額曰日新益取

明德之意也于是日集其門生輩相與尋繹微言辨
析疑義有未徹者反覆講論至永夜不休而又取孔
孟心體大第詮解之載爲筆記其門生或自江浙而
至或自閩楚而來不下數百千人門牆之外趾相錯
而舟車亦相接於道途也郡邑大夫如張公曙海方
公旦心毛公孺初聶公井愚皆相繼臨講席與諸耆
紳先生俛首以聽亦委心以從而遠道所不能至者
輒以郵筒往來若吉水鄒公南阜東魯孟公連珠陳
章余公鏡源姚江孫公月峰皆其遙聞聲而相慕者
也蓋公方五十之年卽已屏聲色疎女謁至是則一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九

意講學房帷巾櫛第以老僕給使令弁一二小蒼頭
司茶餽而已其講院開自戊申至丙辰歷九載於茲
寒暑不輟每與學人士酬對橫說豎說累日千萬
言總之以致良知爲王嘗謂諸弟子曰良知是我性
體光靈澄湛觸處洞然不待陽明先生始標揭此兩
字孟子子已先言之而吾夫子誨子路知之一言尤
直截提醒世人盤膝最爲方便法門以故公處宦
處家提躬應世細而飲食微服語默與在在合宜
中處者悉於致知處得力也公居任久取溫煖不
必摩食取養生不必甘旨皆備矣

乃其性然而其娓娓行德於鄉則又慷慨絕無顏色
所置祭田贍族田一千餘畝自歲供祭祀而外以周
族之不能具饗殮者不能婚喪祭葬者以至習讀之
不能館教筆札者其睦族之誼周密如是少宗伯董
公幼海與公微時交謝世已久公憫其兩孫食貧召
而置之家塾厚其供養課其學業俟其長成而爲
之擇偶已復與田二百三十畝令世世奉宗伯孫嘗
迄今豐碑具存血食無恙伊誰之賜哉按部此中者
聞公名無歲不上薦牘於朝而公高臥不起茅廬
講席以應四方之求印證者而公轍跡所至玄言斐
雲間志卷之廿二

卷之廿二

十一

裴東林諸君子爭奉之以爲指南游國焦先生理學
之宗也公丙辰歲遊白下訪故人焦先生聞之疾馳
謁公赴焦先生約與之語輒嘆賞以爲弗如以此白
下名士靡不倒屣來見公公隨叩隨答如答響鐘鳴
盡釋積疑各佩服去每薄暮抵旅舍口授侍兒什楷
韻了無遺句錄竟寢息以爲常一日忽呼侍者索衣
正襟危坐謂曰吾體中今日稍不快天期近矣言訖
遂瞑語有之朝聞夕死公得無然乎余與公爲兒童
同試爲儒生同庠爲孝廉同輩入官同就選入賦歸
來則同休致家食則同里居而詩酒盟則同社故知

公底裏寂詳而爲之傳如此所著書有四書證義四
書合編四書筆記良知的證性學總論味道編省言
東牟試畧行世他如獲麟等語尚未付之殺青者固
多也宗伯公業已爲公建特祠而、今上天啓三年
毛學臺孺初又採公議祀之官墻此誠吾郡盛事亦
可以慰宗伯孝思而諸孫爾爾爾進爾觀輩嗣服嗣
嗣不愧其爲錢公胤矣

雲間志卷之廿二

十一

唐文恪抑所公傳

唐文獻字道微更字元微號抑所華亭人公之生也
贈公濬寓翁構一廳事而夢巨星麗於棟印大如斗
垂一足有三字曰數子魁蓋數錫者贈公之名而公
爲之子系之以魁故公誕而占其貴徵也公少岐嶷
穎秀無童子心而有成人度識者奇之蓋自十六補
文學弟子爲御史溫公所賞識而時譽已蒸蒸起矣
贈公歿而里中兒族中子無賴者相構而斷乾公以
役以訟中之而公強項直躬卒不爲其所魚肉已而
偕吾黨十數輩結社爲文公年不長於諸君子而以
雲間志畧卷之廿一

卷之廿一

上

直諒方正若執牛耳而王其盟諸君子亦事之惟謹
無論以名行相最廩廩畏公月旦評卽遊行杯酌間
亦視之爲着宿爲祭酒也社友范牧之有狎邪之行
相與親切之旣則鳴鼓而攻之至與之絕富人有事
涉公故奴暮夜餽百金者指河水爲誓峻卻之而吾
郡張黃門陳太史毘陵白先祿重公之爲人延而傳
其子其子皆貴介而公向日嚴冷師道自尊亦無敢
以統袴膏染態見蓋公當縫掖時隱然負公輔之望
而獨以屢試屢蹶不得志於棘園遂以食餼生入貲
爲六館士公故不饒于貲范爾亭然以二百精錫

代之輪亦一義舉而公卽以乙酉舉于北省丙戌第
于南宮入對大延而以賢良策當上心遂首被
御批大魁天下蓋公貌如處子羸羸體不勝衣臚
傳之日與諸進士亦步亦趨朝中大小臣寮第以爲
此舉得一名雋而孰知其爲正士端人也耶旣入院
爲修撰官雅意不傍人門戶座師如婁江王文肅虞
山趙少宰而教習爲山陰朱文懿亦未嘗數數調門
屏作附麗狀爲寒暄語諸老亦心折之以爲是公儼
有剛氣非世所爲繞指柔者悉屬目高仰之而公自
筮仕以來持使節歸里而還朝以後其以原官充

卷之廿一

上

皇太子講筵而晉春坊而晉庶子而晉詹事府少
詹事而晉禮部右侍郎十九年間衣緋橫金身致華
臚而公朗度冲襟處之一如儒素其聚馬僕從粉從
簡約絕不似禁林貴人布衣貧交見時必相慰勞如
故若不佞之就選人待命久而淹滯輦下也時問饌
而飲食之且出金錢贖之而宅相黃武定孟威老友
沈新寧公緒張郡幕兼之亦以選以差逗留留旅邸無
不爲之通殷勤者其故舊不遺類如此當是時公且
再入講筵子夜策馬建章門入候供奉每遇積雪長
安道中幾及馬腹或夏秋驟潦濕透裏衣曾不敢以

議而贈官大宗伯予全葬遙行人周應期治隧道

諭祭加二壇亦可謂終始榮哀而易名之典尚未有命也又十餘年而歷神宗光宗以至今上臨朝始諡之曰文恪夫亦朝論之公久而後定也哉公之生平奔走自其天性故其所以奉兩尊人像者歲祭時祭靡不悲涕交頤而其字兄姊之子教養而婚娶之不啻已出姊之夫莫生爲鍾家所構坐殺人律必申其枉而出之獄中他如憫彭欽之之飛禍而釋其因痛張仲仁之奇冤而白其事哀微之之客死而經紀其喪每遇故鄉水旱大災必議賑議蠲得

黃門所以論閭宦上怒杖之午門而公手調湯藥視之旅邸蓋至兩公無恙幸得再見公而呱呱泣兩手據地不能起也而其爲感可知也蓋公平日以主持風教獎借人倫爲念時手一編見名臣風節有會心處輒書之片紙以佩常絃故其進止皆有坊表罕蹟不馳於外宦僅不入於庭櫟榘稜稜得大臣體論者謂公一生品望獨于剛處得力然惟其無欲所以能剛若他人臨時矯飾以敏悅沽名其何能有此矣公雖歿而光皇帝嗣服錄公幃幃功廕一子而復加長君中翰晉廷評替纓纓累不絕而其仲李諸君

請乃已而凡武弁功曹之輩流於京巔千邱落魄而無所依者不難輒呼而輒應也若乃首膺九年之考例得陞論德不復需次者慨以讓其先輩詞林人以此服其有度禮部議以公爲北畿副考官名上而復以他屬公亦怡然即請告還里人以此服其有容趨少宰以改婚事有訟于朝求去甚力首奏難其去而公一日往返者數四少宰乃得請歸人以此服其有義會族書事起將波及江夏郭少宗伯司隸業械其家奴數人而公獨詣政府力白其冤事乃解華司理鉅以抗稅貂下詔獄而公數數慰藉之園扉中李

允執允釐允諧及諸孫同申輩皆世職龍業同允諧
舉天啓甲子鄉書公不以公構一堂于第中名之
曰占星社友徐孟樞益孫爲之記所著有占星堂集
十六卷門生楊鶴崔爾進先後爲鹽使者按部此中
爲之梓行孫承宗爲之序

章虞部鹿苑公傳

章虞文字公觀號鹿苑華亭人公又稱閩白先生蓋
慕陶栗里白香山之爲人而又好讀其詩故署所居
齋曰陶白而自稱爲閩白先生云公生而聰穎少小
卽負才名出試則爲邑侯崇野叢公郡侯紹亭查公
督學楚侗耿公所器重蓋其文自有一種豪邁之氣
下筆滾滾數千言讀之能令人辟易非締章繪句者
比也嘗與弟子牧憊文讀書蕭手中攻苦茹辛下帷
發憤卽家無奇秘之書亦從友人借覽傳極編摹而
其清夜吟哦之聲輒達戶外尤喜古文詩賦客有親
雲間志卷之廿三

之者欲其一意咕嗶公曰此亦足以拓胸襟而貴舉
業何用第廢爲里中多執經門下者所入修脯自具
米鹽而外餘必進之乃翁竹梧以佐食費酒資不給
則又從友人那移稱貸多所進占供井乃翁不知其
囊無粟甕無醪也公夫婦與兄弟所自饗者葭葦釜
之餘殘羹焦飯而已一日赴學宮文社公謂余不必
持午餐來第令小蒼頭再具二七箸拉余同啖之皆
精粲腴餽咄嗟而辦公雖貧其慷慨設客類如此公
無居每依人廬下自庚午以至甲申僦屋而遷者九
尚亦無枝可棲第樓西郊池上乃翁垂釣而後一魚

公卽解衣賞酒命婦焚魚進之會博士以兔脯見餽
相與引滿極歡蓋公久爲諸生亦旣勉強以支薪水
獨念吾親且老而未能微尺寸之進其何以娛老親
此公之日夜痛心者也至乙酉一舉而登賢書丙戌
再舉而成進士公以需次尚遠請告歸里蕭衣冠拜
堂下而兩親之喜可知公之喜又可知矣已而調選
入都同典順天鄉試一時薦拔皆儒雋名流如遷安
徐觀察大名李司功皆公所賞識者比出關就選銓
司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山西廠起 潞王行殿於
邇州公力排瑤議而亟成之省司空銀貳萬又督漕

雲間志卷之廿二

文

順淮上凡厥中數十年之木半沉沙土中者公盡搜
括之爲舡艘爲樹樯爲桅舵又省漕銀六七萬以此
任勞任怨大司空咄咄稱公能初公之治淮也卽迎
養竹梧翁於官邸淮故饒名酒多嘉魚公時踞進一
觴一箸乃翁顧而樂之嘗嘆謂公曰此是吾兒官中
受用視曩池上所烹魚所沽酒何如乎蓋公出視漕
工而入供子職翁微醺則親自扶掖而行必視餐即
安而退如是者以爲常而庚寅之春忽一日侍翁飯
偶病噎七箸稍減求醫之使四出而爲之奉湯藥視
起居目不交睫者幾晝夜於茲而翁病竟不能起公

哭之慟數四絕而復甦凡五日而卽持喪歸歸凡九
月而治葬總淮之役先後僅十月俸錢所入無幾何
悉以置墓田營丙舍并畢子女婚嫁之事榮垂垂不
異管諸生也服竟將一意事母夫人不欲再出母夫
人促之治裝公不得已乃往入都而會左遷抵潞澤
視事纔六日耳而公心驟動趣告直指使者持檄歸
暑中驅馳二十日僕馬汗流望親廬而瞻白雲恨不
得奮飛至而至則母夫人已先七日瞑矣公以此須
痛終天央意不出而會董夫人亦病卒風木之悲與
廢屢之感交鬱于中顧安所得宣情乎姑表服意而

雲間志卷之廿二

文

管下相知如唐宗伯諸公者數數貽書勸駕而公屢
不爲應也第買山開徑營菟裘於余山東採茶笋種
柚之類以自供亦以供客而風日晴美輒獨小艇乘
輕輿携兩三奚童扶酒壘茶鑪偕高人韵士登臨而
遊涉焉或命酌或賦詩或歌或嘯甚至累日忘歸豈
當公貧時未嘗不肯酒佳飯無寒儉應當公貴時未
嘗不蔬食菜羹無侈靡態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處窮
處達無適而不可也若他人奇貧則意氣沮喪鬱鬱
不自得驟貴則神情飛越揚揚不自由夫安得有此
吳山人少君自金華來指一丘白石以求終老公唯

唯爲買雙鶴以守山扉而卽從山中下榻揮麈而與
之所名理讀異昔校讎丹鉛不去手也暇或入城郡
邑千旋踵至而太守周翰許侯彙與公定交太行之
麓者嘗造勝而談相與商挖風雅一語絕不及私每
晉小飲白飯清蔬抵暮鳴笳而去蓋公居恒門巷蕭
然坐無雜客所嗜惟教養古鼎名畫法書左右陳設
不妨時日更移以適其適而種竹千竿每於風朝月
夕傾耳而聽其蕭蕭之聲且銷餘日于木陰易語間
以爲山中的一快又以生平未逮五嶽之遊稍取山水
圖畫張之壁間坐臥其下室有欲得之者輒漂去不
復問志

卷之廿二

三

其惜曰孰與吾余山白石一片足怡悅老人助我烟
霞之癖乎於是數數入山資垣牆蒔花木庶幾成名
勝之遊而忽忽想憶兩親輒作孺慕歲時手捧豆羹
而進忌辰則執紼衰服如初喪墓隧間所植松栢必
時時課園丁剪拂灌溉之終日夕徘徊不忍去公之
孝思老而彌篤如是公又施錢數萬詣寺飯僧初亦
爲兩親起薦而乃私語郎君台鼎台鉉輩欲以問月
治女扇蓋公能知前事而又預知今世甲子之數
故不覺語及之而郎君聞之輒感其孝養時山深夜
作課農詩二首

卷之廿二 三 少病狀而乃以食

時呢噥竟抱沉疴以迄于亾人琴之痛可勝道哉公
之病自丁未五月以至七月無日不巾櫛無日不親
書卷無日不對奕懷著飲酒談笑而忽呼子婦訣曰
我行矣行後頭裹幅巾身着單布衣無令婦女近我
哭而于時取數珠合掌念佛號達曙戶外猶聞朗誦
聲公可謂死而不死而公所手題數紙曰西歸遺命
及所書課農詩遂成公絕筆此子孫之所以捧其遺
體遺言而愴然悲心者也總之公宦遊者六七年而
家居者十五年惟優悠泉壺以畢其世卽與人饋調
送迎禮或疎簡而至于問喪吊死旬旬必先入其數
雲間志

卷之廿二

三

世誼急窮交饑與寒寒與死死與賻殯與槨者其高
誼故足衡也公之三子台昂台鉉台垣能詩文而其
諸孫曰闇曰曉曰韶曰旭曰濤和藝彬彬皆名國器
所爲寃公不盡之施食公不盡之報若其在茲乎簡
以天啓甲子舉應天鄉薦父千兄弟相繼而起者方
未艾也

楊官諭石閣公傳

楊繼禮字彥履號石閣華亭之漕涇里人公生而骨體昂藏聲音警亮虬髯如戟眉眼上射拂鬚鬚有奇相而亦持重寡笑言詳視矩步父贈公南谷翁心備之卽宗人長老亦且異之當贈公爲孝廉時惟以課子爲事且暮策勵不休而公弱冠嫻于文詞出就試卽受知于郡邑守相如憲副崇野聶公尚書洪溪袁公以補博士文學贈公歿而後訟蠹起其身日在鋒鏑間賴淮撫陳公楚石時爲節推力左右翼之得令身名俱全幸不廢業而頃之赴試應天已卯登賢

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三

書又閱十四年壬辰成進士時主考陳公玉壘房考鄒公光祿在闈中喜得公卷因而擢選庶常甲午秋授編修修正史乙未分考會試丙申持使節冊封周藩丁酉滿考晉階文林郎戊戌又爲會試分考初教內書堂已直起居汪編纂章奏是秋充 詰勅撰文官庶子出典試江西總領事辛丑 東宮冊立中外 覃恩又掌制誥壬寅春陞右春坊右贊善癸卯陞右春坊右中允辛丑同庚俱充 掌制掌卷官冬十月主武舉考事癸巳南晉宮諭掌卷院 時方遭人上疏請告而無何公且薨

而三典文衡每人聞之日夜必焚香祝天願得正人爲 國家用故所網羅皆海內名賢而其居長安也

與沈相國比隣非公事不私謁而館中先輩同輩以及後輩接見亦必以時蓋公立朝以來恥爲崖異亦恥爲苟同故望兄公顏色者皆嚴憚不敢仰視而至公輪吐情懷則心慈而氣溫言簡而味雋又無不樂親公者則公之爲人可知也公未貴時性喜客容至則典衣市酒惟恐其不置置亦惟恐其尊壘之不盡比以病歸里體不勝疲而好客如故有孔北海之遺風焉生平所善社友彭欽之張仲仁輩生爲之謚寬

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三

慶爲之哀諒且嘗捐貲以撫恤其孤其待盡意使裏尚書及座師季司成鄒光祿家情義兼至猶竊竊自歎以爲報不盡其所施每引司馬溫公之言曰受人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又引秦淮海之言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能盡公義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自惟公刻意報德惟恐以薄爲道貽名教羞則何其處心之厚也彼世之操戈反射者視公奚啻香壤哉公文章和雅渾成不作鈞棘雕蟲語所纂修正史 后妃外戚傳若干卷詞林以信史稱而制草典贍莊嚴得 王言體文武諸錄

學人士皆膾炙之總之不觀其爲太史氏云棄贈公
來世雄海上擊鐘而食者千人自公中落生產盡捐
而追公宦成亦不喜問家人產歸來僅是一廛事工
未落成而公且謝世至今諸子猶踟躕故廬中可發
一慨而次君汝夢鏡千學汝成舉于鄉蒙孫時明輩
皆有俊才將接武而起天之所以報公而償其所未
盡者不可量矣

范判史侃如公傳

范廷言字伯龍號酌齋更號侃如熱亭之漕涇里人
也公之父中齋翁從馮延尉受經爲高足弟子而不
得售於時遂以遺經授其二子長侃如次叔子一時
輩有才名而侃如詞鋒銛利足尉族目待之以其從
弟之孤女妻焉既爲廷尉家肺腑親睦與京兆勣齊
學憲文所諸昆爲內兄弟而慶元宰戚父卽延之爲
辦公有所撰作一稅出輒意得甚自謂可以齊嬰前
輩爰屬同曹矣然上公車輒報罷歸漕江擊楫中流
誓不得僑不已甲子歲歿學臺之試取爲冠軍手其
卷而語之曰此真東甯南金是役也恐無踴躍軼吾
子者而公愈益發舒慷慨謂必躍馬奪標而秋闈又
復報罷已而報罷者又至再至三而公之氣不少挫
于時王憲使九霞公延爲西賓與其長公孝廉河汾
薛席謀藝不佞借王顯甫封公王顯甫大令亦同事
憲所定而所決夫少參則從之受業是時吾黨四五
輩公在師友間而公居其最顯聲如洪鐘音吐納
據上坐講涇深意步古義歷歷如珠令人解頤奪席
嘗與論事則又勢屈意伸不爲軟熟阿媚
應其或酒醺擊筑聲哀

若無人狀而論文亦嘖口褒彈靡所隱諱吾黨亦心儀之竊計意氣骭僅如公必不久居人下而至萬曆己卯則已登賢書矣聞者無不快幸以爲公越此藩籬當是一飛一鳴而驚人冲漠乃數上南宮又復報罷公遂倦遊喟然歎曰余髮種種而尚操齊瑟與少年爭逐爲竟就選人列授州牧得守廣東之萬州萬州在海島中霧霧翳日浪波滔天飛鱗短狐恣爲苗厲公心深以爲憂意不欲成行時出不詳語吾黨時時善解之遂之任而渡海之辰波恬浪息官舫御風而行公遂釋危疑坦然視事時值歲稔民走死如鶩

公乃撫摩與咻蠲逋發積其單弱者楚筆桁楊亦不輕用若縣蒲韞千庭而至巨惡魁豪則以重法繩之

無少貸有楊奇嶺者收合亡命往來推埋一方騷動

仰晉徒成爲耳目有司莫敢誰何而公初至即畫計就擒崔荷自此絕跡黎峒有寇時出沒爲民蠹賊公躬往宣諭擊牛醢酒犒之遂誓死不致侵犯又修鄉

里籍書善惡姓名繩督提擿其子弟而復做丘文

莊配丁田法五十畝稅一丁田漏丁浮者一切據實

汰去之民亦稱便蓋萬州於海外稱壯前守多坐脂膏斥去而公勵水蘗罷征其素里中嘉肺之美不以

入私囊而以新學宮葺蘭若不越半載間而葺政種業已吏習民懷之而公亦自謂可以安意行志矣一日又渡海參謁值朝勢驕發橫奔餘腫九上九下于中流幾葬魚腹公怔怔怛怛遂成肺疾居三月投檄乞歸上官咎晉之不得又數閱月竟掛冠去先是公力疾抵瓊州謁胡公桂芳觀察觀察憐才意重恐一去銅公終其身乃慫慂直指論移之爲他日地而不察益自憤志遂卒于瓊州萬人聞之爲之慟哭悲號罷市者數日痛哉此無論公居官賦政在事淺而得民深能令繫思去後卽縉紳士夫想憶其公亦

無能去懷去口者公實重然諾披肝膽舌如其心

如其舌貪士窮交以緩急告者揮阿堵典驢驢無所

辭或有潛恃與援偃仰詭詭者則不惜攘肱唾地以

禽鹿腐鼠浸視之其或言辟行非輒厲色面斥亦素

性故然而公不希獨勝不加曲摘故當之者亦能相

諒雖少年輩目其英銳若以爲口吻雌黃而不知公

固斤斤長者也處事有深識沉思度不可如堅壁閉

壘不輕發已發如捕龍蛇搏虎豹奮迅不能止其心

算井井如雨漢老吏其議論恢恢如列國霸儒其胸

次光光明明又如青天白日今世亦那有此人令人

益轉展不能忘耳至其親族兄弟友居已廉爲幸
數二十餘年而居無用第無脂田圖書可餽無利
物斯言可傳也其子諸生畢死于憂讎與讎良可扼
腕而其孫皆宋員高世才亦公後裔之俊終當遠舉
尚飛不受人羈縻者已

雲間志卷之廿

天

郁孝廉鳳谷公傳

郁伯純字履臣號鳳谷華亭人溫州中水軒郁公山
之孫中萬曆己卯應天鄉試孝廉爲人端毅沉寂動
以古人自明言非義之事則掩耳不願聞見非類之
人則狂奔不與凡蓋其性然也事父母以孝聞而事
外寡母亦如父母其妻先孝廉死十七年終身不再
婚亦不二色日坐一室整衣冠讀書其中自晨至宵
終不見其懈怠貌與人交諄懇有情款郡邑之庭
歲僅一再報謁生平未嘗以一刺先人亦未嘗以一
事干人如履臣者真可稱義夫可稱廉士矣時同儕
雲間志卷之廿
謂其孝廉曰夫人生有父子兄弟以成類也有
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德義理以檢性也而又衰
足以旅形疏足以果腹是人之極樂而吾生之所
共耳他復何求哉聞者愧而服其言孝廉死陸宮保
平泉時年八十餘聞之歎歎者竟日蓋傷後俊之衰
表也臺使者爲之表其廬蓋亦重之矣孝廉又嘗有
言書生爲人亦猶爲文也必先定草藁而後其爲
工太史氏張公世詞誦其言而誦之謂孝廉後漢行
名猶以爲書生草藁而竟於人與也可歎

范文學叔子傳

范延啓字叔子別號養菴後一名濂則既謝諸生後所更名也世居華亭漕涇里人叔子生之前一夕其母坐庭中漏下三鼓天忽開一巨目光燦燦射入而叔子始生宗黨沾沾喜不以凡兒蓄之稍長與伯子延言同就外傳日誦萬言比充博士弟子員則與伯子齊名並駕過伯子操鉛槧一意治舉業家言而叔子則自正業外好讀周易尚書賦禮公羊穀梁左氏春秋以及諸子史伯子之文春容爾雅人人瞻炙每試輒冠其同曹而叔子之文則好爲奇詭跌宕絕尤

雲間志卷之廿二

字

出試有司則有遇不遇領至里中月旦竟不能甲乙兩君也是時經生多靡麗相高漫言無當叔子作文機十論矯矯之所著一家言時亦推爲赤幟姚江丁公懋建令義興爲子弟上師人有以叔子告者立索其文讀之未終篇即大稱善走幣延之署中設臯比令子弟北面舍所業禮而令子弟從叔子業改而受詩乃叔子儼然師道自尊令其弟亦自之惟謹居二歲而令君以憂辭任叔子亦以自其弟之學今君復自姚江遊叔子居師席而漸中諸士入其門問難者屢滿戶外矣至是壬午叔子凡四試其子至司而伯

子業先舉已卯試遂喟然嘆曰世方啞古余獨卑今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奈何雞肋一舉鉅繫廣文令中逐諸少年持三寸管爭得失而以爲欣戚耶因上書學校者請開博士弟子籍而服山人服自隱余山平原村居然以作者自命著空明子據日抄兩書話多識切時專而又著四書理解大郡與紫陽分門立戶而自以爲紫陽忠臣云叔子善貧亦善病然不以貧病自挫輒高視闊步有疆直聲骨稜稜而目炯炯口若懸河絕無世俗渙浥脂膏態性亦喜恢譁抵掌而談事往往令人捧腹開顏

雲間志卷之廿二

字

而至優大開則婉婉不踰尺寸如高白下而不爲處女數挑者所動客義興而不爲富人請託者所汚此其行誼高潔者也五十而後有好事者爲叔子買山一區封其藏爲異目首丘地叔子欣然從之請之吾友陳子有太常誌其生瘞其言人生宇宙間百歲一瞬余生且半百矣過此以往或數十年近或旦夕皆不可知其歸于盡一也及至身而微惠如椽之筆寫余生平以俟益惜其少片不長于載而下莫不知有范叔子其人也松之夫子車馬于富貴而片渾乎窮達遠廬乎天地而慶覺于其子有太常

所志者斯不亦狂士達人也與哉叔子居常好盡言以招尤于人喜著書以取罪于當道而終不能爲之狂悖者則以其但有口過而實無他腸也蓋叔子負才而不得志于時故不勝汪洋自恣有子也才而不祿故不勝噉噉嘆息然猶得箕踞一寒齋傲然詩酒自娛而優遊七十年餘老死牖下相知者未嘗不爲叔子惜而又未嘗不爲叔子幸矣所葺尚有杜詩選註一寒齋副墨行于世雲間信史藏于家

徐太學孟孺公傳

徐益孫字孟孺號與偕華亭人甫十齡而喪其父母陸夫人鞠育之甚勤而教誨之亦甚嚴也孟孺以此發憤讀書童子一試而卽冠其儕耦爲小博士弟子員其師師莊虞廷孝廉其友友方象父彭欽之馮開之陳子有唐元徵楊彥履及余數輩而中土之吏如屠大令長卿喻太守邦相皆尊禮之吾鄉徐志貞陸支定莫方伯以及練川徐宗伯新都汪司馬費水王司寇王文肅兩公皆折行而與之禮聲名籍籍公卿間已而屢棄諸生業請入貴六館有茗溪茅公子嘉雲間志墨

孟孺而孟孺力辭上奏記其畧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惜母以竊名嘗爲三思只欠一死未能從殞已是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倖進讀者比之陳情表云又一年戊子不肯以秋仲爲已丑計偕遊與孟孺言別孟孺意忽忽不樂且有所欲言而復鳴咽不能言余竊怪焉別無何而孟孺以計聞矣時年尚未半百可惜也孟孺博覽能文所記唐元微占星堂序屠長卿田家集不減兩京六朝若南橋族譜蘇公禪宮集及樂府篇皆膾炙人口而其唇吻手腕間別具一風雅鑄錄雖小亦臚字間志畧卷之廿一

說

有似巷說街談而言言亦復烟霞金石真異才也負才既不羈而操行復不苟跡其卻金則廉廬墓則孝焚引辭旌則高此可以定其品矣余嘗爲孟孺作傳茲又次第其語如此

王文學見素公傳

王時亮字伯寅號見素華亭之七寶里人也伯寅少負才雋丁卯學臺之試爲耿公楚侗首錄以儒士觀場名奕奕起凡八上公車不第乃其凌雲之志久而愈勵不少衰其人亦復強項有氣節一言一事未嘗隨俗習汚亦儒林端方士也里中仕宦家有居址比隣宮牆褻嘗憑藉家世侵漁隙地以構樓臺者堪輿謂將不利爨序而萬曆壬午鄉試正案應制五十人無一登解額者于是舉學青矜子群起攻之以請復學基事具呈直指荆公直指下其事于縣司勘問問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意

仕宦家亦願拆改正而予弟有襲廕京師熟于輦轂之下輒具奏章首列伯寅姓名將中以法士人莫不短氣因而有怖死者而伯寅獨徒步四千里外伏闕上書好公之爲議則孰也而不願列名疏中者公昌言擯之恥與絳灌爲伍比至涇州起行之日有三四短衣晝夜追隨不散去伯寅心知其爲勢家僕而又不忍聲言問之意恐恐不自安一夕與馬夫陰約潛往其家兩三日始得脫虎口而詣都下及上疏又爲勢家所持通政司禁不得上公力與之辯詞終無所屈抗然亦計必不可得也之朝房中痛

哭流涕而告之三政府政府見其情詞迫切許之而
通政司乃以其疏上疏下部院而行此中兩臺事乃
得自而妄奏者服誣矣是役也伯寅以貧士而抗豪
宗以孑身而禦衆侮以一日而返數十年侵疆神情
慨慷氣激烈不爲勢疚不爲利搖以危機撼之者
畧無懼心以公憤懣之者亦無德色郡邑監司相與
嘆其義鄉士大夫相與服其公如伯寅者將不得爲
大丈夫乎哉不數年而謝去諸生日坐蒲團修無生
淨業優悠以終其天年而公之生平性篤孝友其德
行可述者固不能枚舉也試舉復學一事以俟他日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二

美

修郡乘尊學志者孫焉御史沈公時來曾贈公一詩
云蚤歲青雲坐陸沉上書伏闕壯儒林餘生且學修
禪觀半偈能高出世心慈香中後晝永迎陵枝上
語春深人間自有應居士何必僧孤劫外尋亦可謂
深知伯寅而雅重其人者曰錄之以見公實錄
云

張道人貞白傳

張允孝更名初字太初自號貞白道人華亭之沙岡
人也公之大父僑居城南集仙里而道人生焉生時
其母夢有羽衣翩跹而下豈其人亦謫仙歟而公幼
時飄飄然負不凡之氣自是非俗子者流束髮習舉
子業爲邑弟子員有志適往直至毘陵從薛方山先
生受學盡得其理學宗旨而文亦大雅擅場然以俗
薄數奇坐病中廢又遭父喪道人不克治家遂中
落乃掃沙岡墓廬頽之曰楓菴取風木以志感也嘗
示其子曰吾以病須于死者數矣死便理哉野哉

雲間志畧

卷之廿二

毛

口占一詩曰裸體誰云似戮屍古人達識我堪歸不
然就裡施牀席單被蒙頭學趙岐其放達如此道人
生無他能惟好涉獵書史讀一書未竟至廢寢忘餐
亦或遊戲書畫書法宗孫過庭畫筆宗惠澤仲紙潑
墨自是可觀每慕勝景名區便有凌風長往之想輒
爲食所困輒繫一方雖九峰三泖中間歲或一至以
畢其興晚年家無長物陋室蕭然有罽毼公室諸所
有四字日惟閉門燕坐萬念皆空第課童磨墨待塵
拂凡而已其與人交每每吐露情實無賤貴少長亦
無冷熱敦疏如以勢利臨之屹然不動公之爲人可

知也公之自贊曰淵達不拘於于狂子立無與疑于
獨敢質中行且曰卿鳳鸞形塵壤心遊乎太初志樂
林泉終身而貪賤者耶是爲貞白道人傳

雲間志卷之十一

美

黃憲副穀城公傳

黃體仁字長卿號穀城上海人公生而岐嶷端碩有
大人志方九歲時舉家避島夷難晝伏夜行即爲扶
掖祖母及母見者已卜其非凡兒迨補博士弟子員
年猶弱冠也而其爲文即以高奇雄博受知于督學
使取公攜之至泰州講身心性命之學多所發明究
解不以諸生禮遇公而公之在膠庠也凡事必嚴毅
發憤有社友棄產之金爲族貴所匿意極鬱鬱病且
危公往陳大義責之遂返其金得不死學有羣忠祠
久湮公倡義復其故址顏令公修邑乘有議汰鄉賢
雲間志卷之十一

美

將給諫性中從祀者公力持之俎豆如故此其磊落
之概可以見矣當是時自縉紳大夫以至學人士皆
以公輔期公而無奈高才多戚戚之窮屢不售於場
屋邑令許公仰亭與鄉學附有人倫鑒知其大器當
屬晚成輒捐俸貲代公援入六館至甲午始登薦
書而尚阻于第一第其爲孝廉十年所爲鄉邦計利弊
甚悉如議築甬塘議建滙塘開議增繕內外城議開
東西水關議省煩役皆得行其說而亦聲錚侃侃未
嘗覲顏倪首居間郡邑大夫郡邑雖重之閭甲辰成
進士出文恪唐公抑所之門文恪舊與公同社有意

引之庶常數語公公不應通循例授官刑曹公莊曹
明刑飭法豪貴不得少于以私爲大司寇重公沈公
所器會科場劄卷事發署有老露風奸度無可上下
別爲駁語以撓公公持之益堅有三尺重則一官輕
科場公則鄉曲私之示人爭傳誦之而又補定律例
人情帖然 朝論亦無不服公者鄞州陳橋殺夫橋
倚中貴人勢勾攝之不得公能捕之伏其辜內犯劉
夢龍姦人妻正在按問忽有挾匕首持頭而入者震
動禁門公能勘其致死之由寘之於理若貨郎以七
品秩從使朝鮮假之三品服色而以虛俸濫得恩典

雲間志卷八

卷之廿二

中

主爵者訊而成永茂之獄公謂十法不宜茂而爲之
據事參駁卒從末減之科公即執法而亦持平是其
精明而仁恕者也無何出守登州登瀛海瘴民多
不堪命而公至即捐市中雞豚麪醕屑悉之稅且約
已率屬務敦本實挽頽風伸卑寒抑豪右省科派賑
饑貧頌聲大作屬吏有不善倪仰者爲黃帝所中撫
臺已將從事彈章矣公心知其無他也而竟與白之
登之舊志以浮于髮爲穉育公易之以嬰仲連蓋重
仲連之爲人也而靖難時少保陳迥以抗拒得罪戊
其子孫于登公代爲陳乞而且以謚諡焉又爲戚少

保繼光 諡謚于 朝而壽張有張公藝九世同居遺
跡公爲建祠而擇其後裔之賢者給衣冠奉祀其未
章名賢以礪俗皆此類公以此益騰膺卓聲遂有東
莞憲使之提時且歲當大侵民情騷動山林嘯聚道
路停尸而會 福藩之國舟車輻輳于途公皆處置
調停民亦不苦於酬應死之人相與德之蓋公秉憲
以來其所陳列者皆儲容備服諸條其所崇筆者皆
泰謁供億諸款雖得民譽而頗不得當路心有含沙
射之者而公亟賦歸來矣其歸也囊無餘貲自奉惟
取諸田稅之入而市不米厘漕不畢渡行不規利奴

雲間志卷八

卷之廿三

聖

不役官日惜故舊友朋載觴載咏而聲聲好行其德
內外戚疎籍之衣食婚嫁者不可勝數而凡事且多
陰爲之地沒齒不令其知此晉陵宗伯孫公慎行第
其墓而稱公青松不改寒日足瞻且謂公淳懿方遂
豪舉輟幅合而爲一人者也至乃居家孝友又公天
性自然毋庸諭矣公爲諸生嘗橫經受徒多馬足爲
駟人鉅卿而宗伯徐公光啓尤敬信其師詳述其行
誼官箴屬余受簡而爲之傳如此公所著四然齋稿
十卷續稿四卷奏議二卷詩文雜著東牟西曹案牘
各二卷藏于家有丈夫子六人應申兆錫輩皆讀其書

能自壁立當有似續而昌大之者而今已從祀鄉賢
得與廟食公其不亡也夫客有談公遺事者公嘗夢
至李善長祠中得題詠一扇後書贈晉相國尤公瑛
蓋善長爲開國元勳以甲午年謁見高皇帝而先
是尤公成進士以嘉靖甲辰公鄉舉會榜之選適與
之符信亦有數并記之

王封君淳宇公傳

王煒宇韜甫號淳宇晚年更號狎鷗道人公生而魁
岸立志慷慨尊甫如山翁時雖食貧公恬然不以介
意日夕課讀不休與弟煒饒平公兄弟自相師友嘉
靖丁卯偕不佞輩赴童子試西江聶憲使爲華令賞
鑒其文兄弟皆置高等旋赴督學耿恭簡公試同補
郡博士弟子亦同負時名而公入予文社中爲研筆
莫逆友已而社中如唐宗伯楊宮詹王郡侯陸考功
暨予次第得雋弟饒平公亦先是乙卯舉應天而公
意氣飭辭如故曰我輩以老諸生終也蓋至屢試屢
雲間志 卷之五十二 聖

蹶而公遂厭去舉于家言一意課諸子讀仲子陞薦
丙子季子坊薦己酉叔子臺薦乙卯幼子桂薦辛酉
而伯子陞久食餼且將奮翼而雄飛昔有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者公家亦復不讓一頭地屈指吾社
中王郡侯之子一科一甲楊宮詹陸考功之子俱發
一科然與公家頡頏而論公即不第而有子實佳荀
龍科第雖聯不絕所得孰多哉仲君旋登丙辰榜出
宰常山量移山陰宰滿考得封公如其官始去備求
寇而軒冕矣然公亦一再辭之請歸郡邑大夫而外
第以葛巾野服與兄弟三四輩及故人老友徜徉城

隅半畝之官閒遊散步挈榼提壺客有度曲者有彈棋者鼓琴者輒留小飲與之盤桓不忍其去偶見貴人列騶張蓋轎眉欲遮之亦其性簡率然也辛酉之秋忽患脾疾醫藥弗靈至仲冬竟不起色易簣之辰猶強自沐浴櫛髮整冠至牖端坐而瞑人以爲公尸解云公生平直腸傲骨急人之患難甚于其身有赴湯蹈火而不顧者社中好友太學彭欽之以里誤繫囹圄諸生張仲仁爲邑尉所捶欽恨死公兩白其冤控之臺察使者又作尺牒數千言走京師告唐楊二太史其牘至今人能誦之一字一淚幾于秦庭之哭

無庸具論者卽所爲友人拯援兩三事亦當索之古人中而公旣貴以後宦茲土者修年家子弟禮虛左迎之欲望見顏面而不可得賓客有以居間相聞者洗耳不願聽也其訓諸子甚嚴非沾沾雍微半通之綸輒組舞車矜貴人態一絲一粒皆與張太孺人量口節腹而用之歲時觴祝諸子稍盛具進之輒慨然相對而語兒曹竟忘屑愉懸鵲時耶無論吾福量不宜過豐卽大父大母在以吾修脯作供者寧諍有此奚忍獨享甘脆爲蓋公之老不忘親痛自節縮如是仲君爲今比行惓惓以清慎勤三箴爲勗輒欲迎養

與續而成之則亦何愧于希文哉公以狎鷗更號蓋
晚而有得于道其視世之窮通榮辱一以無心處之
若海上鷗鳥然飄飄世外讀李商隱玩鷗之歲而譚
王封公狎鷗之意可以論其人矣公生五丈夫子世
其德亦世其家且身受 封誥之榮而享年七十有
七可謂以祿位壽考終亦吾松一福德人也予與公
同社通家故吮毫而爲之立傳

朱少尹中孚公傳

朱朝貞字孟元號中孚華亭之泗涇里人也家藏宋
譜乘實晦翁先生之裔云公之王大父倫爲名御史
父承祜爲名孝廉而公淵源家學少爲名諸生已而
入貲爲南雍宮弟子名亦噪起數奇九頤棘闈輒旣
然長歎曰大丈夫安能雌伏然何可奪司命者權吾
毋籍寐李永和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耶遂棄去
公車業第日夜爲囊帙囊魚兼咀茹釋氏諸書間與
衲子來往話無生或偕逸士良朋選勝陞眺致可樂
也偶語及著作曰文必東西京可無辱子墨詩必開
雲間志

元大曆可無卑官商時爲詩賦古文其才故足辦耳
爲人惻惻坦衷然落落寡合不喜遨遊太人先生市
野時之譽嘗謂古逸民如野鶴冥鴻莫可籠胃今奈
何林泉于市朝濡沫于軒冕此又何如終南捷徑哉
其挽首而就西安丞非其質也不踰年而投綬歸亦
足稱高尚矣公居恒著胡蘆篇以見志并踏雪草蚊
賦行于世武丘吟草瑣言纖麝集存于家年近八旬
一夕長逝郡之縉紳學人士皆哀而誄之公之子蔚
以武進士積資今爲閩中郡閩能文更能詩書儒雅
不羣亦朱氏後來之末故因傳公而併及焉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人物

徐太學澤夫

殷少叅十峰

唐常山魯城

陸考功中陽

丘長汀魯城

顧光祿清宇

宋光祿京菴

陳少叅成所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王太守達宇

沈侍御石樓

張官諭瀛海

張宜春內菴

雲間志畧

雲間志畧卷之廿三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徐太學澤夫傳

徐元普字澤夫號五修華亭人也予嘗爲澤夫立傳叙其人畧得梗槩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非即澤夫爲徐相國存翁次孫太常仰齋仲子又爲太常寅陽介弟而其謙恭不啻小生其儉樸不啻韋布其嗜讀書不啻儒素而孜孜好行其德不啻古人且無論其他卽以世錦衣轉昇其兄寅陽則能讓爵分貲給其第六弟公懋則能讓財上疏辭乃祖存問遺謝所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詔授之中書舍人則能讓命夫其謙也亦豈爲是矯矯者而以沽名干譽也乎哉吾以爲巢由之讓天下夷齊之讓國句起之讓師充燮之讓功肅玄成之讓位薛包之讓產皆讓也此澤夫之讓所以爲賢而可追踪于延陵季子也余與澤夫爲肺腑戚金石交其其甚悉因特爲之傳揭而出之以愧世之藏金穴算牙壽不肯貸人一貫錢一斗粟者獨其享年不長未及四十而齋志以歿今人不無懊惱耳澤夫最寬心于古史亦究心于今史二人同事筆硯者五六十年嘗逢首垢面相與談論校讎甚至永夜

清宵忘餐忘寢所輯唐詩五七言分類及歷代帝王名臣攷編業已成帙而惜乎其未付之殺青也白著
有記序二卷尺牘二卷詩歌四卷其筆秀色可餐王
元美司寇汪伯玉司馬皆極口稱之以爲後來之雋
而其稿亦未梓行計其冢君中翰迎慶必有傳者余
何力能爲之表揚哉蓋余前爲澤夫傳者詳叙其行
誼而後爲澤夫傳者詳叙其文章此皆不可偏廢余
故兩存之使後世知有學行兼優如雲間徐澤夫其
人者

殷少叅十峰公傳

殷廷樞字執夫號十峰居士華亭人父舜石公汝幸
登嘉靖甲子鄉科爲嘉祥鉅野令皆有善政及人屢
列薦牘而遽移疾乞歸後以公貴贈按察司僉事其
人固亦篤行君子也公童有奇采穎異逾人贈公爲
孝廉時卽自課讀治詩爲經生衰然高等官給之輟
一時名家爭延之爲子弟師傅而忽念贈公宦遊千
里外遂謝諸生北遊成均便道省覲卽以戊子秋薦
順天己丑遂成進士初拜南京車駕卽督草場稅草
場舊有好升猾胥窟食其中弊莫可窮詰公立法務
雲間志畧
卷之三
三
釐剔之積蠹一洗特東事孔丞羽書交馳公佐大司
馬轉餉朝鮮軍典不乏當事者以爲能公餘與陳子
有傳長孺諸君子以標格襟期相引重時嘯咏佳山
水間子有賦金陵十子詩公其一也當贈公乞身歸
公在南邵迎視潤州願投効終養而贈公弗許居無
何而贈公不起矣公聞計躡蹠跣歸服除補郎膳部
北上門之役所節省水衡錢以萬計時方奉差歸省
母唐宜人而又遭宜人疾服除仍故秩入武選尋同
職方握駕篆首裁閭閻之費雅以幹局稱時大
司馬性方嚴鮮有寬於者願推重公謂爲道遠之器

時論欲進公銓曹公以爲非意所及嘆謝之力請補
外補河南僉憲分巡河北道歲省大役稅鑛之使四
出公檄諸司發發賑民饑而劇盜王好問者聞聚懷
單間戕殺命吏聲言掠及郡且犯 潞藩計莫知所
出公從容投方畧盡其渠魁置餘黨弗問衆皆首公
功而公自挹損以爲我何功之有且曰河南畿輔左
臂太行黃河間奏稱盜藪若令人人開騎射猝有探
丸之突卽朝發夕制其何盜之能爲遂下令立射圃
集材官課之又招流民給以耕具每歲墾田無算民
皆樂生服則進鄆邑子弟與之會課甲乙其文是歲

雲間志

四

庚子得公 居多而河朔諸少年裘馬之
習至是一變矣尋遷本省右叅議分巡大梁道陳子
有以幹學至相得甚歡雖貪墨謝匪董公與不謀而
合兩道肅於秋霜士民有雙清之頌焉入 賀抵家
適遭祖母倪夫人之變承重三年執哭位之哀無復
仕進意親知多爲勸駕謂公年方壯盛今日豈懸車
掛耶公乃出補開 歸部劉滿道感疾上牒乞休爲
臺使者所格既而以官俸償道歸里決意掛冠不一
載而竟以病歿歿之前一日手書遺令并詩有
氣爽而不亂享年僅五十

雲間志

五

在遠宦念贈公宜人不去懷每以不得視含語及輓
泣數行下且善處二仲開始終無間而寡妹有女擇
名士配之故人屠文學成而乏嗣公爲經紀其喪贍
其寡而立其宗人問饒歲時不絕其他賑貧卹孤餓
者食寒者衣死者葬指不勝屈也與人交真惡有情
無親疎寒熱就之溫溫恂恂至言及非義則聲色俱
嚴凜然絕不可犯里中豪有魚肉故宦之裔者具百
金爲壽乞公一言公投袂起曰何物屢子敢以不義
潤乃公立斥去宦裔恃以無虞而居恒折節恭儉未
嘗失禮于鄰里姻親且承贈公之後以清白相安生
月居清而公處之裕如世俗一切以浮靡相高者公
絕首非屑也竊好讀先聖格言讀名臣奏議及條論
時事得失成敗語語快心人爲之誦服大抵世人勸
解廉介稱經綸稱氣節皆類優孟之學叔故乃公則
非空言而皆實際善哉乎陳子繼儒之傳之也其曰
公由曹郎爲藩大夫不可言危行而天下服其節不
希衣敝履而天下服其清不掛耳靈心而天下服其
真實生不玷白前歿不愧青史古人哉卽不上爵不
上年而身名則已全璧矣其子 謹有
傳聲豈不愧其爲公之嗣云

唐常山魯城公傳

唐之屏宇君公號魯城華亭人也公自少穎悟過人九歲能屬詞卽厲志於學凡經籍子史皆旬疏而字櫛之當弱冠時已破萬卷稱淹通矣從董先生栢山遊一見奇之爰所藏書授之讀學益淵泓莫方伯聞公有異材命之代作一志須臾數千言立就不落近代經生唇吻方伯繫節嘆美再三以爲非常器也丁卯與余輩同試于縣西江聶崇翁憲使時爲華亭令獎賞公文弗去口隨以是歲泮遊自是試輒高等屢于學官上公車者七而戊子之試復下第還時且意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六

氣披靡不知公者謂以青衿老而公志益勵日夕讀書不休取秦漢以來古文手錄校讎成帙不下數千篇其文以王唐聖薛爲宗絕非徑創語至後場論表策判皆斐然風雲之致鏗然金石之聲同輩莫不推服而姚江張公喻齋令華試士本出經書題先課一論手公卷嘆賞不置謂爲博雅閎肆之才以魁元期許而公時亦英英自負氣不少衰張公旋以憂去而遂昌項東鰲中丞又來今華會定踐更之役公無百畝產里中人陷之役公力爭之項令推案而起公亦拍案而言曰我非長賤貧者而奈何咎我以役我寧

詎終爲縣家役者哉遂拂袖出爲之揜關下捷大書萬曆二十二年糧長唐某於齋中壁上以自策勵云而又會赴府試常山濂源詹侯憲使在事置公于百名外雖不在額中而猶徵倖學使者兼收以爲院試地及閩府中送院冊忽添數名於公前公遂揭府案入袖中將進白之學使者詞色俱厲詹侯亦無奈公何遂易冊以進而公得與試錄名觀場矣詹侯意殊不憚必欲抑公乃不備食餼生新舊間補之例克補他生而公不得與焉而公之見詹侯亦云吾豈終食餼者第聽之不與較也是歲挾策往卽登應天賢書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七

公歸而謂郡邑大夫卽不能無緇色而猶以牟廉易之比壬辰上南宮又登進士高第而甲午就選銓司授公爲常山令時詹侯之弟洞源爲北地憲使輒具書馳賀公并遣車馬送之乘傳歸而公皆麾之去歸則以單車赴任常山其治大氏以愷悌爲本而威嚴濟之策願豐顯以時蓄洩立常平倉以防饑荒捐俸粉魁星樓立名宦祠以新學宮而又廣置田租建舫書屋擇諸生有志者人給一室授餐供之不能嫁娶者爲具六禮成之公餘手輯縣志成一信史而又刻勸丘館柱笏齋二稅每季凡兩試試必親臨厚款品

其等第而丹鉛其文變其體之朴陋浮靡者而一歸之乎大雅是歲賓興與計偕者二人則公之閔鎔力也時遇大旱當事者徧走羣望圭璧不靈而公徒步度禱頃之甘霖如注旱魃不能爲災父老歎聲動地有神明之祠常山俗故不舉女生則溺之而公立抵罪之禁從此遂舉女行活者無慮百千民皆呼爲唐公子云魯氏之族頗恃兩憲使勢爲橫里中公於憲使無成心而亦不能廢法其有不便于民者大都與之更始而不以私曲徇之詹氏以此不快思所以中公百方卽撫按諸監司俱會議以常山爲循良舉首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八

而萋菲之口遂致錄金於是詆築壩爲聚斂訾修學爲勞民當事者誤聽其言遂疏議調士民稱冤者萬計皆臥轍牽裾以詣而公畧無愠色猶命檢百金晉修縣廨其廉可知也時衛守亦與公不甚相知聞報卽遣倪某者至意公案中有艷裝而公蕭然文史數冊不六日便行守亦聞而愧之當事者亦追悔之而已無及矣是時京師大老流布國以下及吾鄉唐宗伯諸老皆憐公之才而折簡相問欲其亟赴都門量移善地而公以乃翁無懷春秋高愛日彌殷決意終養不再出喟然嘆曰人情之險比于九折坂逾世吾

其爲王陽乎遂杜門却軌一拳石一盆魚聊以樂志而讀書乃其性然居恒手不釋卷午夜坐紙牕下疎燈熒熒徧閱古史每事每人必徹其顛末而後已常採古之善行嘉言勒成幾帙名救史志餘逸志稿就而猶未竟厥緒也公嘗自謂知義知命知玄知時知足以五知領其堂自標通隱開徑生無不空之酒亦無不韻之賓而吾黨舊交如章公觀工部董玄宰太史陸君策辛廉偕余數輩時亦相過爲杯酌笑談歡而貴人欲式其廬者類高枕謝之不與見許周翰太守於公有文字之契于鹿子子常造公之門而請焉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九

而公亦不爲報謝以此有間散聲然非睥睨布衣亦復無妨公耿介耳乙巳客有自浙至者倅聞余公漢城胡公元瑞屠公緯真相繼淪沒公潛然泣下曰海內交知落落如晨星矣歲在龍蛇賢人其厄乎是冬夢老衲指引西方因得廢疾呼其子元修兄弟而謂之曰我卽死無以遺而輩所遺者第令人稱清白吏子孫牀頭書數卷及所鍾愛卷石余手澤存焉共善藏之言訖惟念大士數聲而腹絕無恙楚呻吟爲兒女子涕泣態也公生平強項似董公早白頭似顧凱之喜讀書似桑維翰善諧謔似蘇長公能詞賦似

司馬相如而遂初衣似陶元亮至其仗義疎財恤孤
教老周人之急忘人之讎親之不加昵連之不加嫉
落落穆穆固即叔度汪洋千頃波也其視手握牙籌
心營險目口問家人生產者去之遠矣元修兄弟貪
而勉爲借貸以刻公之集乃其許大孝恩而其人亦
大雅能文庶幾克光前業公其有後也哉嘗憶倭奴
入寇時公僅六齡耳方戲於臥室倭忽至其居舉家
逃竄竟夫携公父欲還抱恐擲賊鋒只得含淚而走
抵幕倭散亟歸見公仍在臥室問倭來何以不殺公
曰不知也蓋倭及門不入室而去似有神護持之者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

此亦奇事故併識之

陸考功中陽公傳

陸彥慎字以寧號中陽華亭人中丞阜南公之子而
宮保平泉公之從子也中丞嘗晝寢夢紫衣僧杖錫
而至覺而誕公公生而豐頤廣額修幹碩軀望而知
爲超乘之器六齡善屬對八齡卽能屬詞十六齡而
稱博士弟子時雖習經生業而雅好古文詞意不屑
枯語語其文遠于理奧宏于體裁至其操縱得意處
幾乎鞭驅雷電而叱咤風雲吾社中推爲白眉聲稱
藉藉而久之不爲有司推擇困公車者垂二十年乃
其謀度廓然雖羽落麟摧曾無幾微見于顏色日與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

其第諸同社談藝課文而暇則從宮保中丞兩公時
起居視飲食周旋南北子舍階杖屨歡蓋宮保舉子
問卿最晚向以于菴公故宮保非公在侍弗樂而中
丞遊宦暫還里居公資秉家政而戲綵婆娑亦不廢
也中丞建牙濟上時公以單車省覲羈屢嬰轡津吏
無從物色之逡巡戟門下人皆易公及延入而知爲
中丞子公之深自韜匿至此乎比歸讀書山莊蕭然
一室平頭赤腳取充使令每讀史至馬伏波傳大村
晚成則作而言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會 皇長子生
覃恩中丞以太僕授三品廕公笑而受之嘗以李德

裕韓維爲解而推非其所好也又垂十年許不第公意已倦遊矣辛卯將調任子選時駐行李于城南草廬余詣送別見几上文稿一帙取而讀之則爽然蔚然余竊嘆賞謂爲必捷之技以問公公曰此余作也老驥伏櫪而尚有千里志耶余遂慫恿公令南遊應舉而至則復以文請質少司馬石公介峰司馬亦止其北發而強之入試棘闈遂以是年登應天鄉薦又逾五年乙未成進士觀政御史臺當事者虛席常選以待而公稱疾不赴請急歸里省官保公比至又遽巡不時發官保爲之趣治裝使入都需次次當得京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十一

制官而公又不樂居輦下自投牒王銓者願得留都一閒秩主銓者難之持其議久不下而公請之益堅乃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功令司副不得與選臺諫人謂公印簿秘書郎獨不爲臺省地耶公若爲不問也者而捧部符之南南都故多佳山水公偕諸曹卿厚者日暢咏其間而又與之結社所商確皆國家經濟之務其資實利害成敗悉中機宜非徒對鍾陵朝爽已也公又以留司給舍簿書庫所事事請于大宗伯以賀長至行至彭城而病作有勸公尼其北轅者公以王言不宿于家輒與疾叱馭而往至都門

而病逾劇竟不得一望闕庭第伏枕頓首呼萬歲而已及病稍愈馬首遂東旣抵里將具請告一疏而考功之命下方詠日戒行會官保以壽九十天子存問之使在門公與弟同卿肅衣冠並騎出迎使者與之揖讓成禮而退不月餘而以脾病大劇遂不起矣時公年尚五十胡天奪之速迥爾乎夫公恂恂醇謹以孝友爲政于家乃其至性娓娓好施以慷慨行德千里乃其本懷其居第不求多于學官其請托不得志于武弁其省親不徇私於部吏其仕宦不躁進于當官亦其刺事而獨公有志經畧天下事則非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十二

其畧也其所敢望其藩籬而亦非縉紳大夫所能窺其畛域者且無論爲中丞草漕事一疏爲東南百世利而均區平役之議亦爲鄉邦計久遠其言四害八利若燭照而數計然第其說主于貼銀助役一時不察見謂違俗不可行而無何不十年間有撫臺徐公檢吾民式者創行均役均田之法遂至役及縉紳潤寇崇于編戶議者謂公與徐撫舊稱莫逆交遂以公爲口實而不知公欲以津貼實惠裕民庶之脂膏徐第以均役虛名貽士夫之錫毒去之霄壤懸絕矣藉令當年卽行公言何至有此大然後嘆公之爲見遠

而爲慮深也如公而使之永其天年必且有掀揭之
業高出尋常萬萬者而奈之何雄心推于弱情長算
詘于短日如士衡所云豈不痛哉公之長子景朋登
鄉書次子景阜精門廕而皆不永其天年其孫慶紹
輩當且接武而起可以慰公九原矣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四

陳書次子景阜精門廕而皆不永其天年其孫慶紹
輩當且接武而起可以慰公九原矣

丘長汀曾城公傳

丘民貴字伯畏號竹鶴後更號曾城世爲華亭里人
就童子試弗售乃徙而之嘉興受知于學使者滕公
遂以第一人補其邑弟子而嗣是學使喬公之試復
拔實第一名藉甚而試輒冠軍矣乃其下帷讀書無
間晝夜寒暑士林多推轂之然猶逡巡至萬曆辛卯
始登鄉薦而旋且報罷公車時相繼丁內外艱哭踊
致哀枯槁寃寃既喪事捷戶攻苦卒業如初而戊戌
僅魁乙榜此所謂高才多戚戚之窮者也公嘆曰吾
劇心此道三十年而竟不能博一第更何顏握寸管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五

嘔寸心爲耶于是赴選入授蘭谿論蘭之學人士業
耳熱公名至則與之談稅不輟人人臚就丘先生延
獎無虛點以過勞患目青無意計偕行親朋相與勸
爲而是歲長君儀部履嘉舉于鄉遂堅決不往會明
年擢閩之長汀令乃携家之官下車卽延問疾苦去
其煩苛務與民休養生息首立鄉約設誠而致行之
倉庾多朽粟輒爲典守者病甚至破家公條上五議
報可遂得以陳勢新而民始甦困幸田之賦額往往
倍千民田率質之外庫徒以空手受鞭笞公爲平其
賦緩其征而寺僧始不知輸將之習邑有來東橋久

而傾圯公捐一歲俸倡義而石梁屹然改觀矣又葺書院以課儒生而又建浮屠于巽隅以輔學官之勝先是汀得雋者蓋渺而是年鄉舉三人後且鵬翮而起論者謂公造士作人之效云而其所尤難者陞縣連城有浮糧九千而贏令故遷客也力能得之上官議派各邑各邑唯唯而公力持不可爲上官申辯婉婉數千言卒無以難併連城稅並蠲之七邑以是德公立生祠者七至今家戶而戶祝焉此豈可以虛文鼓動者哉然公雖以強項得名而亦以強項爲同官所忌且未嘗供篋篚餽餽傳以喜事監司絕無逢迎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六

能竟失當途心而公不爲腐鼠所嚇亟欲解綬拂衣比甲辰計竣屢牒乞休抵家堅臥不出而汀之胥役迎公者接踵而來涕泣不忍別去公不得已強起之任而勞來益勤病大作公卽引疾投劾歸汀之人強番之不得矣歸田之四年爲庚戌祠部君成進士錦旋里中正當公六十誕辰徧乞名公詩若文上壽里巷後其事爲禁而公不色喜第手錄名臣言行授之祠部君令無負庭訓而已又八年公乃卒卒之日櫛沐起坐如平時無病狀手指西方者三口持佛號而瞑至百日之夕木主衣冠皆西向蓋公暮年修淨

土業若以此示盼嚮者噫又何異哉公性孝友爲諸生時求脯所入悉以奉養兩尊人無纖毫私其橐而在官則懸像于中堂出入肅衣冠以告若稟命者然而其待兄孟鶴以弟季鶴也共衣而共食之友于之愛歿而彌敦撫其子女不啻已出而生平自饗序而辛廉而懸車林下于公庭絕無私謁私于卽郡邑儒童之試亦不作薦牘而貧交故人以其子托公者公又唯唯如所請錢氏吳氏之子皆得青其祿又有鰥而寡者兩穉子日夕饑餒幾至投繯而公度之爲僧復捐金以資其餽粥偶至白蓮寺有浮屍觸舟者卽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十七

僥倩人昇菴之而後去是又仁人長者之用心非可以世俗論也家故貧食貧居官亦無厚蓄而亦不靳施捨真如東塔兩刹皆公讀書舊遊處悉損貲修葺之而其與人文尤篤情誼舊館殺陶玄亭家有郡伯欲延致官舍爲其子師以先諾陶辭不赴後陶爲寧邵令歿于官莞庫者乘機盜鏹八百家衆傍徨莫知所措公聞之奮袂起令祠部君星馳告于當事者及其邑之縉紳曲爲昭雪持其喪還真可謂生歿肉骨而至其親知緩急必應終不責其償直公利事耳余門生陳仲醇繼儒有言誄公而謂公掇皮皆真夢寐

俱淡不漁里中事不挑輦上名晚年幾于莊生之木雞程叔子之泥塑其公之實錄哉總之公家兩世占籍嘉禾蟬聯科第夫既儼然爲湖之鄉先生矣而祠部雅不忘水源木本之恩時時過從梓里見父之友猶執後進禮久而不衰蓋其人恂恂孝謹謙尊而光名位未可量也一日持乃翁誌狀再拜乞傳于余故爲走筆叙其如左

顧光祿清字公傳

顧正心字仲修號清字華亭人大叅左山公季子初遊膠庠旋入太學性喜結納賓客人人延欸問遺歲時金帛米粟之饒率以爲常倒篋傾囊亦無靳色雖大叅公所遺貨產厚饒而亦稍稍中落光祿不以爲意也及母吳夫人易簀時授以橐中裝甚艷光祿受而益拓之而其用度亦復少吝因而置買田宅買遷有無十年中遂致累貲幾十萬甲第之侈田疇之盈僮僕之多園林之勝不惟冠於吾郡而且甲於江南人以比之卓鄭田彭當不是過或疑其有神運鬼輸之術而非也蓋光祿大有心計握筭持籌百不失一而人亦不能欺以分毫以故寸累銖積動以萬千遂致殷富堂古之陶朱計然者流與光祿既富享此素封亦可以自況矣乃光祿之志意則猶欣欣然者曰我輩鬚眉男子土之不能策勳于國下之不能爲德于鄉乃徒然掠取世資以熙私室安所貴六尺之軀哉會江陵柄國以苛法毒流海內凡重役坐侵者梟首縣之郡門吾松張楠流蘇臣草竟罹此禍公見而惻然憫之喟所以爲之計者先是縣有長牧之役往往公身破家光祿爲其呈兩臺改作牧銀總催分二十

餘樞省役人之費已多復憫邑人踐更之苦願蠲銀十萬四千餘兩置買義田贍役先用銀七萬四千七百兩買田四萬八百餘畝該租四萬三千六百餘石分貼該縣細布收解以至學校坊廂埠頭司獄皂隸人夫等項靡不分給簿籍具存而又以美金三萬兩呈請貯庫欲准及青浦以廣餘波惠至渥也兩臺檄府縣給義士扁而卽上其事于 朝天子亦爲改容下廷臣議建坊表其間有特命嘉賢之額欽授光祿寺署丞享年七十晚舉鄉飲而歿祀鄉賢祠可謂得善人之報矣第義田之置久而弊生多蠹耗蠶食其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手

中未免乾沒有賢子孫者爲之清查而又有良有司者爲之振刷光祿之澤其百世不亡哉夫人情買錢斗粟不啻貨人而光祿毅然捐十萬餘金救人疾苦此其人亦一異人也或曰光祿富人耳子何以傳余曰光祿富而好義余故傳之若其人猶然多田翁守財虜我視之如園鹿欄牛耳雖輸以丁氏之五千斛贈以蜀人之十萬錢義不爲之立傳

宋光祿京菴公傳

宋邦又字民倩號繼宇更號京菴華亭人御史定字公賢之長公子也定字爲名御史而竟以日廢居家家在東海上能以魚鹽收什一之利故以富厚稱而民情藉有其父之業且性亦跌宕疎疎時有聲伎音樂之娛與夫彈棋擊劍蹴鞠博蒲之好而間亦常以鮮衣怒馬自雄千里巷間顧其爲人樂善行義慨慷好施更喜結納賓客賓客至則勸庖廚具精膳以食之開良醢以飲之且設弦琴枹棋投壺博陸之技以娛之座有風騷者有任俠者有儒衣冠而賢豪者有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廿

以吹簫鼓琴夜燕雜進者蓋四方之士輻輳而雲集焉一時慕義趨風謂有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概皆以爲盛事美談而無何海泰之難作矣海中丞蔡兵使兩公皆有聲望而時相欲修却於徐文貞家遂指授之以國憲真其宰掣欲齎貲縉紳以快其意往往錮人于議鞠人於刑而里中兇猾負隅而爲虎憑城而爲狐營窟而爲兔含沙而爲蜮者稍與宋氏有涉輒構榮役機羣起而告訐民信幸民信無一敗名殄我之事遂得不藥於詞句微民情之素其不身犯露露而家嬰繯絏也者幾希自是民情益增修其

樹其恩以膠鄉曲之譽而里人有悔過謝罪俱荆來
請者第咲遺之而已民倩以此家亦少挫所收租自
歲輸而外強半外府予人而日亦不暇給於是乃議
徙居金陵其寓金陵也尤爲孔道之衝賓客日益進
自寇綏軒蓋以及王親貴戚之流皆以民倩爲郵
往往彩從響集而民倩不難洗橐傾囊以供之此其
人如衡之以勤儉操家之子不免愧謝弗如其以視
之計算牙籌把握錄兩垂死不散斗壘之剩澀分雁
驚之餘累者奚啻霄壤哉後從金陵徙歸亦未嘗絕
交知之歡不減曩時意氣而不幸一夕長逝其不容

雲關志畧

卷之三

廿

死而死於牖下亦幸矣太史公作史記立傳論者謂
其崇勢利羞賤貧爲良史累余亦竊竊恠之及讀孟
嘗信陵諸公子傳而後知太史公之用意深也如諸
公子而無傳何以使富貴而行俠者勸乎吾故舉今
世之富貴而行俠如民情其人者節取焉而爲之傳
雖然民情卽以俠傾家其子啓明不墮其家業而且
讀書能文章近修吏部志成爲銓曹所器重題授給
林符詔侍班經筵預修實錄其孫敏應舉都門與
續御史公科名一綫之緒又可以不墮其家聲矣

陳少參成所公傳

陳嗣元字承一號成所華亭人少參慶康後梅公之
幼弟也公之父封君所恒翁生二丈夫子長後得公
次卽公俱爲翁所鍾愛嘗語人曰我二子必皆科第
中人也而甲戌之歲長公已成進士矣公方從師業
舉而是時見兄得雋輒有奮心識者卜其俊偉之器
比爲諸生文聲藉甚卽以辛卯舉于鄉後七年戊戌
登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其在冬曹當鼎
建三殿兩宮及淮黃潦泗諸大役一時帑藏空
虛大司空綱紀出入不能塞漏卮直賴公借箸而籌

雲關志畧

卷之三

廿

多所倚辦遂以才望推擇出樞武林之南關開之設
稅起自成化間其始僅數千百緡後乃增至萬四千
有奇溢矣又加新稅三千有奇更又溢矣商民每
告乏而屬者大役繁興主計之臣盡無所之不得不
復取羨且重以中涓括金鑑錄必悉幾于竭澤而漁
使者提算持籌往往掣肘關樞英有病于此時者歲
癸卯公奉簡書來董臨政首造齒牙諭之于庭視
若疾苦奸弊如燭照然卽不能輕議蠲貸微恩非望
以供驪虞寧忍藉口時紳重困我商民令行者居者
長關樞如國門禦哉于是政以寬爲規稅以平爲準

不求過額不務取盈晨起坐堂皇受事曲直必和顏色而垂聽焉訥者亦得伸詞黠者不能逞辨反覆勸諭使人意消其有負且愆期者書姓名于籤每月朔望聖籤唱名商東才西竹立別其不償者大用創懲而畢償者有銀花朱幣之賞以此無敢後償襄深山之民伐木作室而仇者以告公差一出膏血盡捐公曰彼伐木未嘗通商不在稅例笞而逐之已而代爲報稅公曰是又仇者巧爲計耳復笞而逐之自是民有所恃以無恐而城中水道淺濕如溝舟筏往來多滯公令無重載魚買而行停留者有罰從此水道常

雲間志

卷之三

姑

通而公署之在水口者慶豐閣與橋之就圯者公皆捐俸葺之甚至水涸木少或勸議加而公守克政自若用其一常核其二舉其鉅不責其苛市無能奸之以通負牙無能奸之以乾沒保家不得依水計以攫牙之利怨家不得指禁販以修已之鄰富商大賈皆欣欣願出公塗而闢關之細氓亦得食其餘而幸有所庇跡公之爲政開津也恩威並濟故人人樂公如膏雨而畏公如轟霆神明豈第之聲不脛而走四境競取益辦廉取益饒計公蒞任僅匝其耳而國以裕商以通大司空之緩急以備蓋公愛商甚于自愛故

不廢權亦不廢恩商愛公甚于自愛其財故見公恩不見公權誠有如侍御陳公禹謨所記碑詞而太史馮公慶禎謂公持已以水霜而庇人以雨露非虛美也公以事竣復命旋擢江西少叅公至愈益守官守道兩臺皆倚重之而有一郡侯性狂悍異常不守上下堂屬之分見必踞上座意殊傲睨公公不能堪遂拂衣歸兩臺留之不可得歸而與吾黨故知數輩聯社爲杯酒歡意常如也且築園誅茆澆花種竹將流連詩酒作逍遙散人而無何一病奄奄竟成沉疾不起矣此余之所以哭公而愁腸若割揮淚如雨者

雲間志

卷之三

墓

也公之子汝膺秀美而文以天啓辛酉舉應天鄉書必且南宮接武有子如此公其不亾也夫是年按使者鹽使舂江使者三臺並臨隨巡查攝者若無公署一公信居公舊第中白晝見有義冠緋衣而出揖者不勝駭然問之左右而知其爲公宅也遂徙去不一月而郎君泥金之報至矣此於公在天之靈爽爽不昧示之矜鑒以啓休後人者也說謂鬼神之說渺茫不可信耶故傳公而并載其事爾爾

王太守達字公傳

王善繼字孝冲號達字華亭人公少開敏志氣不凡其祖拙齋公父若川公皆憐愛之乃祖嘗齟齬于仇家產日挫役日煩輒多愠色而見公膝下則輒解頤以爲此吾家鵲鷺也而公自垂髫卽發憤博綜羣籍口誦掌錄砭砭嗜學不休而屢困童子試至二十五始補邑庠生時歲大稔田廬俱爲債家所沒無宿春之儲而居極湫隘蕭條風雨旁射公乃拮据故址構一椽棲公而以舌耕供朝夕暇則奉贈公杖履行遊街市間或至名園疎林一觴一豆歡如也數年間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共

哭弟哭父又哭大母三遭大喪公雖貧而祭葬中禮人以孝稱撫其兄之子不啻己子又以友愛稱戊子服除補試邑令喻齊張公郡守楓谷喻公俱拔置第一是歲遂登賢書己丑上春官不第歸授經如初課子弟雁行入庠序無何兄之子灰死而其孫又殤公哭之哀甚至嘔血而以此懷抱不堪中每與友人商出處遂于戊戌計偕謁選得池州東流學博官時奉母陳安人就養蠶舍而曾安人恭公扶輿還里辛丑服除又下第補嘉定學博至則與士子立社課文品第甲乙其等而一日閱視宮牆以近來文運不昌爲

歎息有意舉而更張之蓋公精于青烏家言其右方之秀水宜通左方之土山宜鑿兩山環匯而中峙則人文可立振者于是請之大令韓侯捐俸創義而多士樂助此役不數月而告成而又鼎新草經閣購書千卷入其中與多士絃誦不輟癸卯得雋者三人亦前此所未有而公之言驗矣先是公率其長君獻吉以文請質千太原王文肅公文肅驚且嘆曰郎君如神駒當是一日千里君亦非伏櫪老驥奈何戀戀此豆稊耶至甲辰公果成進士補刑部郎入部適當巨璫高淮被逮淮以城社憑依撤金規脫公捕淮爪牙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

七

黨與盡伏其辜而特疏列其罪狀大畧謂權髮不足數淮罪寸斬不足謝遠民如高祿者虎之負隅所當犁其巢而掃其穴高淮者虎之在匣所當食其肉而寢其皮疏上 朝諭快之公何馬璫謙以盜紹事發下公公復具疏謂謙影射出入幻若鬼神乞勅下法司究問如律時謙百計宛轉稽遲奏章乃得不下而公之直聲已震 輦下矣舊司禮道選孽與其黨構蒙黨坐辜實權戊戌而田無死法黨公之西城御史欲寘之大辟使人諷公公曰此某未諳司以事也今奉 肯定罪狀請不可非兩造具備不

欲擅反舊案乎執不聽會公出守建寧中蜚語而京師素直公者皆曰王曹郎風稱強項彼目中且無高淮馬謙兩大愁而何有于田貴人謗始得白公之守建寧也嘗大潦後城闔屋舍皆浮水波中流離載道而公延見父老慨然欲修廢舉墜不以傳舍視其官而官署在萬山間雲霧四合不辨晴雨晨昏公輒聽事大樹間蒸嵐瀼瀼木葉索索有聲嘗以榜腹當之不憚勞勩其長君偶在待教以爲言而公視事自若一切繕廬藏飭郵傳省囚繫勸農桑蠶丁賦勸山盜履任僅八月餘而精辦如久任者竟以此耗其精神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宋

明年二月而公疾甚疾作矣乃遂堅意乞休請之當道臺使者强晉之不得遂以請告例具題覆奏病痊之日撫按疏薦起用此亦四品外臣所未有之異數也公廉于居官第欲建溪杯水而病次將行復檢美金百餘兩議復雲龍橋又捐金爲課士費又給衆帛爲節亭旌僅垂善政皆足繫思去後故解郡時老稚攀車號送音聲盈山谷局人車數日慰遠之乃散既歸惟日坐一室中客笑談以自遣而逾年抱病矣公體素肥腹便便負背如山嶽而至是嘗見者每憂之而竟

以壬午五月中旬長逝矣公最熟朝家掌故併哥心當世之務故居官遇事不問險夷不避勞怨而爲之策成敗利害如指諸掌公亦偉人哉以公其人卽賜節擁旄直其刺事而官乃晚達僅自刑曹而郡守以二千石終年且不逾中書豈不大可惜哉獨目見子獻吉爲解元長孫宗熙爲名諸生工文潔行不愧清白吏子孫此公可以含笑地下者也若公一生恭儉身無妄動口無戲言衣不重彩食不加葷恂恂一似書生而又分租分俸以贍其從兄弟及其族人賙貧恤乏慷慨好施而橐中垂垂至歿時不能爲殮公

雲間志畧

卷之三

元

之爲人可知其樂矣吾故于公不勝緬懷也而爲之傳

沈侍御石樓公傳

沈時來字君大號石樓華亭人雲間一沈學士之裔也公以故家舊閥值時中衰而乃尊封公見屏翳垂老而貧至無以供朝夕日多患難憂危公以弱冠仔肩外侮扶掖乃翁于搶攘之中人稱其孝時公且歷盡艱辛苦心嗜學年二十五始得補邑諸生自是每試輒冠曹綱郡邑大夫督學使者靡不鑒賞其文試卷一出人爭寫之紙貴矣公爲里塾師弟子以方嚴見憚陸宮保平泉公延之爲其子傅不以後輩禮待之今同卿陸公勛思其高足也年四十舉賢科落第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孝

而歸仍就館教者三歲咸得修資悉以供乃翁養殯酒饌之用亦復毫無私蓄以此人稱其孝并稱其廉壬辰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寧夏時慶藩遣遊學之亂方飄搖不堪而公卽旨慰藉且盡卻其饋遺爲藩王所敬禮旋典試雲南蘭拔皆知名之士謝錄半出公手朝論以爲斐然有文而歸且數載杜門棲遲冷曹如寒士狀時從封翁逍遙田野嘯咏園林角巾布袍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已而選授御史董役長陵省破冒之費以巨萬計中官不敢有所乾沒侵漁比巡視庠寺兼攝京倉則又搜弊剔

紆凡所條革鋪行賄補之累權役解額之煩者爲令甲公私便之其巡視兩關也出都門而外武弁自大將以下無不披執見者而百荷馬軍步軍環達雍循一似鐵壁銅牆其呼撼之聲幾動天壤而公晏然坦然不爲色動至則簡閱士伍而汰其不良者考選將領而去其不職者甚使輿援吞聲無敢私爲之地夫公第書生耳憑藉天子威靈乘傳出關而有此寵異豈非丈夫生世之一快耶竣事歸公以巡城適有訊妖之役都市間皆重足立側目視而公解貸誣編數百人得拜帑鉅之賜無不頌公克仁者而于時

雲間志畧

卷之五

世

奉簡書出按部江西矣公于西臺素有聲望而豫章清之響而無何忽以暴疾卒于途享年五十有七可惜也鄉人有官河上者爲公經紀喪事檢之囊橐蕭然真可謂廉吏而易簪之時一語不及家事第涕泣而呼封公不去口也可不謂孝子乎哉公當母夫人抱病顛天以祈增算盡撤諸簾而太公拜有章服時始食兼味卽一再去爲堂從官司居間一事而室無二御門無雜物出則數十畝僅資伏臘餽而而已蓋其孝其廉亦公天性然也嘗弘正間莆田

陳靜思先生世稱孝廉御史大宗伯爲之請謚于

朝今吾鄉亦有孝廉御史如沈公其人者亦既舉祀鄉賢矣顧安所得公論而諡之謚乎方四明相公之入政府公實以皇華使持節召之家而四明柄國以後未嘗私謁以邀故人之一盼此其品又當求之古人中者因爲公立傳而并及之所更可惜者封翁以望養之年不幸見子客死行道之人愴然悲心焉而幸有孫士棟代父以行其孝鄉之縉紳士夫亦不以公存心易心盛陳玉帛詩章於庭以申封翁千秋之祝公亦可以瞑目九原而士棟亦得以承歡膝下庶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七

世

科郡中一時盛事耳士棟開戶讀書無脂韋倚羅熊

且能彙集先世之文獻刻之以存家乘他日爲御史

善繼善述者其左是子也夫

張宮諭瀛海公傳

張以誠字君一號瀛海青浦人公生時幾不舉媼姬見紅光滿室驚相告而率之在兒童已有異光四歲能讀書出語驚其塾師謝去八歲屬文奇警袁相國履善與公同居隣比一見嘆賞之曰此非凡兒也時封公見峰翁家日中常愀然爲門祚憂惟是兒曹誦讀是韻而族里中多所齟齬公獨仰體封公心下帷發憤即寒無衣饑無食而晝夜吟唔不絕聲且結同志爲文社專精制舉言而於諸史百家及國朝典故諸書無不博覽丙戌食芹於泮則司空柱宇羅公縣試所首拔上而庚寅食餼于官則海澄立臺柯公行學所首拔士也自是文舉精甚人爭延之爲子弟師而錢肇陽達來公與公爲內兄弟奇之於未遇之先令其長子文學樞宣聖錫仲子太史稱文龍錫執經備弟子禮甥舅相與砥礪讀書課文識者知騰驤有日而壬辰之春詔天下舉郡邑俊英爲選貢生而公領袖諸生得與選入六館下廷試歸里舟次青徐聞忽墮水同舟者以爲必無幸矣有一從僕故善泅皇遽赴水救之已屬下泅數里許而竟出之皮海湖海中非鬼神呵護不復此矣已正月遣元配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三

世

陳安人之變而七月又喪其生母華安人親戚皆引
歷嫡舊制詩之封公恐再誤甲午之試而公愴然以
失養爲痛竟服斬衰之服者三年拮据襄事幸且告
完公亦無意再娶而徐貢士時夫繼博與公文字相
知力推穀之乃翁尚實前遂歸其妹時公以寒士而
爲相府東床卽其家不以常婿相蓄而公亦默然不
有其家也丁酉遊成均爲兩司成具區馮公毅應黃
公所甄異以天下士目之而是歲以監元入試棘闈
又不得雋公以久善敗北不無陰陵再述荆璞三刑
之嘆且復自疑欲易轍改絃以授主司之好而又不

雲間志卷之十三 諸

能更其故步慨衡于奇正今古之間日事鉛槧而縱
筆成之迂爲時髦先登而與方家並駕以庚子辛丑
聯登科第矣至入對 大廷 神廟親擢第一人及
第倚馬萬言規切時政雖賢良天人策何以遇之且
公享亭王立氣宇清嚴士紳咸屬目公以得人爲
國家慶而京洛諸賢人又知爲東海翁益心儀之
公亦較尚名節動以古人自期同館諸名流一時倚
公爲重會 東朝册立以 覃恩封乃翁如其官而
馮母太安人之計音適至公卽跣奔辭 朝歸而執
喪讀禮乃所以侍翁養志而承歡庶所不至非但修

甘脆之細節襲溫清之虛文如世俗所傳孝也者一
日掃墓鳳山見所陳莫慨然嘆奈何以高曾躬嚮
之地而今蒸嘗簡率至此乎卽筮仕未饒祿入先捐
產三十畝爲祭田共養之請以異日是又其追遠之
孝思矣甲辰服除奉乃翁而北得以拜恩 闕下寵
受馳封斯亦家門吉祥盛事而公自簪筆校書外不
見一人亦不輕出一刺獨吾松細布白糧諸役人
久候待而嘗勒捕者不靳折柬爲之轉白所司曰吾
何忍重困故鄉父老也是冬公上疏乞歸省正乃翁
八十誕辰公於親朋燕見之後偕兄弟輩再捧一觴

雲間志卷之十三 諸

紀而進之膝下以祝千秋而翁神氣益王亟呼公而
謂之曰吾全家叨 國厚恩惟汝一人報效如徒戀
戀椿陰豈汝志亦豈余志也且汝非獨子汝卽行尚
有兄弟六人過侍子側日趣公治養乃發比已酉還
紀公以 東官久虛講席爲 聖學憂與同官上
疏具奏 畧云官闕非進學之地內侍非勸學之官
乞早命 皇太子出御講筵以重 國本以慰人心
而中間援引古今詳明剴切讀者謂公不忝官坊之
職云庚戌分考詐一房壬子又奉 簡書任入闈王
考必晨起焚香祝天日是役也願得正人端士以登

我邦家既入器心繙閱務無遺珠而後已故所錄皆
海內知名又嘗三閱例貢 廷試卷其拔之前茅亦
多才雋倫魁者豈亦公之誠心所感召耶癸丑公以
思親兩上疏省親未報可而會乃翁有都門之役公
卽迎之遠郊拜而泣曰兒子亦數數乞歸以比例不
得又請封差以資淺又不得若之何今吾父倚間且
匆遽就道間聞至此於是益務承膝下歡且乞在京
諸老摘詩若文以介眉壽而公旋拜諭德之命乃
翁益銜 上恩喜淹留京邸而衰頹種種公痛心憂
之適頌 大行皇太后哀詔勉就山西及萬全都司
雲間志畧卷之三

其時竣事從容奉乃翁南還纔兩月抵舍而乃翁病
病且劇矣公迎醫視藥無停日且願以身代終夜顙
天亦靡神弗禱而翁竟不起也公哭之哀有泣盡而
繼之以血者而卽以乙卯從鳳山祖塋間舉寔窆之
事上下陵麓一皆身親其勞以至神傷貌瘁此實公
致病之由而公仕宦十五年來室無二姬門無雜客
若恒自朝至晡端坐齋頭第亦披閱書史或與賓客
弟昆對奕一兩局而已蓋直廢然于聲色貨利外者
第海內文字之托靡不規焉構思麗翰甚至短箋小
疏必出公手是亦公之所以致病者也而自大葬乃

翁後于孟冬之朔日侵晨入山奔號具祭墓前一慟
幾令草木生愁歸不越三日而公咯血數升竟無起
色非所謂死孝者耶天以公之望之責以需大拜有
日乃進不過遲早出不過衡文而一時鼎鉞之業尚
虛天何奪之速也獨其笑言不假絕倫不弛譽行前
修獎借後進包荒片長薄技緩急故友窮交此共行
誼之不可及者其惜書做趙吳興行草法王于敬文
章宗蘇學士而詩律擬孟襄陽其篇章尺幅藏家者
固多而流傳四方者亦不少是在公之諸子安苞安
世安茂安孝襲而集之刻而行之而更有繼志述事
雲間志畧卷之三

閨揚而光人之者余於嗣君端有學焉嘗憶辛丑之
前一歲爲庚子之冬余與公及海上唐聖涯朱爾師
同赴計偕之役道多雪色永花相與曉行夜宿至除
夕始抵蘆溝橋四人浮白醉餘顧天所夢茂三人皆
朦朧若無若存而公獨夢入捧一大盒贈公啓視之
則金花一枝也果皆以爲金花者官花一枝者第一
人之兆輒相慶嘗得恭元公像唯謝不妄而至臚傳
之日公果及第矣乃知公名日有前定之數而夢之
可驗如此

張宜春內庵公傳

張本嘉字孟端號內庵乃翁隆陽公從甥李公下依
外戚孫氏隸華亭籍遂爲華亭人公生而聰敏絕倫
乃翁口授以孝經論語卽能成誦見者皆異之從
王宇王先生遊羣弟子以百計嘗羣而試以文藝試
必甲乙其名無不以公爲第一而反賀歲公方十九
於就試于學使郭公卽擇第一與觀場名自此赫赫
起矣不佞與乃翁隆陽公交以年少目爲小友而公
之交不佞又年少甚亦以小友目公夙稱通家世講
公自巳卯後凡五試皆不得志于王司道鹿門茅先
雪間志畧

卷之廿七

七

生從歸安至吾郡會華亭令武林王懷我試士出十
名卷差先生披閱而公名在第五獨手此卷謂如僕
水清潭沉人肌骨當是科第中人而公時以家寒
貧餬其口於館穀壬辰館余外舅李憲使家每對
譚說間意殊快快不自得而不佞從衆中座上欣賞
其文以爲必捷之技公輒輒然色喜而勝氣舞于眉
端故公之甲午乙未聯登首推鹿門先生爲知己而
惜且再屈不佞亦公一知己也釋褐授官得江西之
袁州宜春尹袁故鹿郡在萬山中爲李文饒韓昌黎
遷謫之地仕宦者亦非樂居而公慷慨目命曰替李

韓兩公視余何如人而余寧詎不堪爲吏乎至刑持
大體略苛條一意與民興利除害山田中下民冒偷
情不自耕召外境流人爲佃戶第飽傭直去田卒汗
萊而公廉待其弊禁絕遊手之徒戴星風戒而袖出
勸農耒耜之田保使嚴督其課至有秋而黍與與稷
翼翼皆公造之福也下車之初見獄囚累累察之而
知尉有受富人指被繫者立訊出之嗣後每逢熱審
必加哀矜有公在事而囹圄之中無復以輕罪桎梏
者矣鄉民王禹以力稼成家禹死而寡妻孤兒形影
相吊其族長與族衆謀剽掠家貲殆盡公按問如律
雲間志畧

卷之廿七

七

是禹試勝殊固乃喟然歎曰是豈不欲燕翼也者而
以供此革魚肉耶悉以歸之禹子而罪其族人諸生
楊猪伯死立一嗣男倫序不應嗣者以重賄賂宗人
輒爲左右袒且造蜚語離其母子間公召而嚴諭之
曰若曹視而家如秦鹿耳衆共逐之必傾而家遂感
之定嗣如初而楊氏幸不至爲若敖氏之鬼有楊禮
二者以廬舍數椽爲商賈居停主會某商失盜捕人
單獄主人禮二不諱撈掠自誣服獄成矣公司其獄
而心徇疑之後竟纂獲真盜而出禮二於獄得不死
也蓋公之恤民命而重獄情大都類此官陽冬佳山

水當楚粵之衝郵軒繹絡前令應接不暇意深惜之而公冲襟雅度見者飲醇即發客詞人踞至必置酒高會相與盤桓嘯歌不忍舍去是何驅車負弩之場而有此柱板看山之致哉且采擷名勝貯之錦囊標日春臺雜咏此豈俗吏所能又誰如其風雅也公雅憐才好士爲之修費序設田租暇則進諸生以文行相勗勉直指監司有衡文之役必以屬公故所得四邑士皆知名時髦如袁君業渠龍君起陽嚴君堯日並受公國士之知至庚子歲連翩得雋而公知人之譽又可知已郡侯南海平字黃公由廷尉出守精于

雲間志卷之五

早

比詳從諸邑中得公所上爰書讀而知爲宜春之筆以此推轂于當路諸公至辛丑入覲部使者以卓異請旌于朝將待以不次之擢而吾黨借計晤對長安親公奕奕神采輒相與美而言曰是必登三事位九列者而抵家已何旋復任不二月而計聞矣公之在宜陽自俸入外不染民間一絲一粟有秀水清遜今君之謠而公之死也又以憂勤民事日夕廢寢忘餐乃致沉痾不起父老子弟惜其挺身廉而賦政敏至相向哭失聲如喪父母非公有以感之而能然乎按公宦蹟多以陰德活人天之報之宜豐其壽

而享年僅僅四十有二似乎天道無知而公之子汝開伯元者高才橫學登己酉賢書今方待詔公車竟公未竟之業天實留所有餘以待後人是又天道之有知者也故不爲公吊而爲公慶云公之元配王夫人名諸生見素王公女也有賢德能詩刻焚餘集行于世

雲間志卷之五

四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人物

楊孝子懋延

高孝子旭岷

康隱君了予

周文學水亭

蔣允溪適菴

翁將軍伯圭

雲間詩人傳

雲間老圃傳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雲間兩善人

雲間孝子傳

雲間節婦傳

雲間節烈傳

雲間兩異人

雲間名醫傳

壹

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楊孝子懋延公傳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總著 男如鼎

楊應祈字懋延華亭人故給諫允繩抑齋公之子而
刑部郎忠裕長世君之父也在世宗朝有二三直
臣赤心烈膽干日貫竟而其時嵩相權奸邪蠲負
給諫公不難抗論發之初疏劾大臣濫受餽遺嵩相
已深心銜公矣而又疏劾寺丞胡齊虛冒貪鄙膏屬
嵩相私人嵩益怒乃喉膏以謗訕誣公坐死法下詩
室孝子甫弱冠痛父冤每欲請上方劍而不可得又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欲挾匕首中之而又不可得乃匍匐案牘日省父于
獄中退而蓬跣蓆食悲號籲天願以身代父死遂刺
拮臂瀝血書疏將抱石擊登聞鼓鳴冤上奏其獄畧
曰臣父允繩以破冒物料情弊據實劾胡齊而膏抵
塞無由反以謗訕君上劾臣父竊念人臣之罪莫
大于謗訕而謗訕之語必不入於人主之耳且謗于
讎人之口胡膏臣父讎人也使臣父果欲希劾胡膏
不應輕泄前語使臣父果有前語不應希劾胡膏伏
惟聖明垂鑒察父孤忠從寬特賜原宥使臣父得
與讎讐俱生臣雖伏斧鑕甘斧同斃且不朽矣疏

其母黃孺人泣止之曰楊氏自祖父四傳以來止爾一脉爾尚未有子也藉令爾蹈厄機徒死無益焚其草格不得上居久之傳聞欽諭采取靈芝孝子竊做劉殷木堽澤間故事費糧入山直至平坡寺地方得芝二本將其疏上之朝請代父死而母黃孺人復止之于是服蒼頭短後衣蹠躡長安街頭方傍徑無以爲計而何舉子卽令刑部長世君僅五十日耳孝子泣而告之母氏曰嚮以兒未有兒所以兒不卽死今有兒在可以死矣遂入獄與父泣別出而又別其母妻指所生子而言曰爾世血胤惟此一孤雲間志卷之廿四

破其卵豈復有人心又豈復有天道者乎蓋孝子亦計其必無幸而以死先之此孝子之所以死也此孝子之所以爲孝子也昔者申生之死衛太子之死皆有所迫而然而楊孝子以自父冤從容就死其死孝不啻遇之故吾謂孝子之死于國法當旌于史法當傳故特傳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者法焉

高孝子旭崖公傳

高承順字干理改字孝卿別號旭崖華亭人君自幼穎異大父極愛之比大父卒君哀慕如成人宗黨親知見者曰此子孝于大父必能孝于其親是能聚百順以事者故以承順名而其改字孝卿則以其叔贈公多君孝行故更其字曰孝卿也君始業舉會其兄以舉學寢瘁而亡乃翁南坡公鬱鬱爲嚴詞以誡君而君亦重貽乃翁憂遂謝去輒力事耕種爲階澆資無何母夫人暴卒公哭之慟若弗欲生不御酒肉不御內者終其喪蓋巖然難骨支床當其執母喪時而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四

孝聲已駭駭起矣歲壬子倭夷猖獗君倉卒奉乃翁走入城道猝與倭會露刃向翁君延頸請代倭亦義之父子俱脫於虎口嘗侍翁輓漕燕都翁遽危疾君日夜涕泣額天忽夢大士授君刀圭翁病旋起比歸途大風陡作舟幾覆矣君又擁翁叩頭泣禱于天得免封姨之厄蓋乃翁之瀕于死而復活瀕于危而復安者衆皆以爲孝感所致云居恒又曲意就養以奉乃翁歡手摘佳果時佐餐進之以佐七筋曰此以娛吾父口也庭栽修竹植萱葵進之以供清飢曰此以娛吾父目也乃翁言

曰此以娛吾父志也兄與嫂俱蚤世而無三尺之祿君傾室以歸之主曰此吾父遺體也兄諸父必恭即小宴集亦親爲之袒割嘗代南石與南汀于之役代義請行囊無私染曰此吾父所遺手足也乃翁有一劉侍兒矢志服勤或疑其有所挾強之改而君非以爲然曰此吾父之所愛也君于兄弟中最少然以孝最得父母心遂有爲飛語構亂骨肉者君置弗辨而一切喪葬以身任之所析箸惟踴脫寢丘是取以此白首無異言此又君之以友愛而成其孝者矣兩尊人歿且有年祭必泣蘇蘇下而忘日之持服如初喪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五

時孟君之嫗嫗行孝始自其天性出之而非以矯情慕與君直孝子哉扁其室曰見崖而名其里曰世孝焉君之子文學復以孝聞居父喪三年如一日甚矣其似君也王學憲洪洲公所紀孝行自伯奇子輿而下可十人而吾鄉得焉者張貞奔兩先生于後又得孝孝子楊孝子高孝子余喜其可以風世也遂摺管而爲之傳

康隱君子傳

康時萬字孟修號即山晚更號了千居士饒州司理南濱公學詩之長子也公生而秀眉目美姿容卽所稱玉樹璧人亦不是過王弼州兄弟欲爲海虞張氏女甥擇一快婿而難其人偶過雲間訪南濱公出其子見喜甚遂許之授室贈以千金裝而孟修神情爽朗舉止清疎吐語出言絕無烟火氣而翩翩文采全州益愛重之乃其性不耐俗又不喜事家人生產不數年而僉中之裝盡弁其產日益挫矣而孟修如山麋野鶴意常在長林豐草間翛然泊然也始居郡城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十

亦簡出必爲山水遊其交皆富世賢豪長者或高僧老衲之流不與雜賓爲伍此其一種清幽之趣有可望而不可攀可親而不可狎者嗣後二十年來則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卽親故亦罕睹其面焉所居田隴間多空陵大澤有古藤老楓三四株因築團結廬其下繞田皆插薜編檉膝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則花草蒙茸不見徑徑轉而之曲橋下又不見丙舍草堂修竹千雲疎梅障月翠微蔚暖惟聞機杼聲與吟詠聲相和而已客至不啻雷輶飲飲深醉而無客則倚杖閱耕開門獻黍大兒讀小兒啼不知人世間

榮枯毀譽爲何物而孟修年未五十時鬢毛已種種如雪望見者以爲山澤之癯當是龐德公蘇雲卿流亞而其居亦頓成深山與桃源芋村相似王景玄所云龍居深藏者孟修其人也真隱君子哉孟修詩必宗唐字必宗晉揮毫潑墨有大曆永和之風而一門孝友終始雍雍無間言且居恒不聞其誦讓之聲亦不見其諂驕之色斯又人所難能者焉司成開之王太史宰泰丁儀部長孺于比部中甫及吾鄉唐宗伯抑所吳太僕懷野與孟修爲莫逆友時造其廬而孟修不務逢迎落宕翫離如故人以爲高琴川繆希雍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七

仲淳客雲間久每依孟修以居嘗仲淳遊長安其母病且沒而孟修之侍湯藥與其視含殮不啻如母然人以爲義而孟修亦不以自有也晚歲食貧至無以供餽粥而相知中有贈米數斛者輒呼傭奴爲之疏泉治畦點綴其所居之景不幾日聲矣說者謂其烟霞之癖至老不忘而亦以富兒暴貧每生寒燠之感淚稍不快于中奄奄以逝雖其享年七十有奇不爲不壽而就其高隱之致爛熳天真卽百歲曾何難至而乃遽止此哉今亦不能呼隱君而起之第如隱君者不能有兩而安可無一也是可惜也其弟季修時

策好遠遊亦以能詩爲公卿所重近從西粵還卜居吳門亦有棲隱終焉之志可稱兩難而孟修之子元滋其孫斗樞斗權爲博士子員皆有文章今譽將昌大于公之門孟修可以含笑而遊地下矣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九

周文學水亭公傳

周紹節字希允號水亭華亭集賢里人 世宗朝理學名臣真靖先生學憲萊峰公之少子也兄曰紹元字希安號山亭生於清源宦邸學憲公以賀客先至者爲卜而鄉先生方公元煥適至方固名士因以紹元命名既又分憲長沙而舉大君方伯趙安節公稱賀首至趙亦素稱長者遂復命名紹節學憲公廉無宦囊第以清白相詒山亭公少績學一再試有司不售輒棄去日以詩酒自娛論茗焚香靜聽斗室不復知人間有貧富經營事突烟不舉釜甑常塵而公嘗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九

簪冠布袍長嘯松風慧露之下鋤蔬藝菊意豁如也而復有捐金以賑陳氏一事公不欲自居而僅於集中漫記不載姓名此又行德冥冥他人所不敢望耳水亭公九歲失怙時且不勝痛楚至牽母衣而號聞者酸鼻年十七復罹張宜人之變更益哀毀盡禮人皆異之比時家政壇委外侮紛沓公一一簪書不少示人以隙而更以餘暑憤發下帷期緝先世之積弱冠補博士弟子兩試陪京皆報罷愈自淬勵與名雋相結納肆力于文詞而不知其精神之漸銷耗也病已中之矣于是謝去舉子業弗事曰我先人有一畝

之宮千卷之書是足不墮清白家聲矣豈必金紫可謝地下哉適杜門却軌屏除應酬寡慾清心兀然枯坐時公諸子裕仁裕宗章皆以髫年苦學有聲膠庠間而公日夕以貞靖先生遺言遺行指示座隅更舉當世人物與古今成敗可資法戒者諄諄誨誨蓋公揚摧勘摩於經濟處大有得力所策兵農水利救荒療時不惜嫖嫖千言悉中肯綮至於叅覆前代興亡之故揣摩後來成敗之機不啻燎原操券而所以教誡其子孫者可知已家之西有萊峰書屋三楹日高臥其中箕坐長吟清風颯颯課花聽鳥林木翳然嘗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自號灌園居士云性喜吟咏亦隨興所到取適意而止所著和閨詩二十首真以玩世之心爲出世之語彭澤有知亦當冥契稱泉臺知己耳公亦吾松一高隱士哉公孝事貞靜先生如事生事存建特祠金碧一龕儼然先生之遺容在焉而自幼搜畫先生遺稿刻成貞靖全書至與其兄山亭愛友垂白尚如嬰孩尤人所難者公初構奇疾李藩人多方調護之而孺人竟以勞瘁無起色公曰我賴孺人而生孺人竟爲我而死遂不要終其身也有一豪富者思與公締婚姻之約公曰貧不富交賤不貴耦幸謝却之而又

推念毋黨之家無守者妻外黨高之物無後者且及其先友朱之貧無依者則又公之行誼種種可述者已當公六十吾鄙作詩壽之且和公原韵壽之者幾至成帙計將以七十八十次第奏賦稱觴而詎意其未及古稀遽奄然以逝也人琴之痛可勝道耶然公有賢子孫在雖死亦生矣公所著有讀史管窺雲間故畧往詰錄童子夜歌蕩蕩言灌園草詩名臣傳藏于家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七

蔣尤溪適庵公傳

蔣之芳字士榮號適庵世爲華亭人自少豐儀偉幹雅負意氣而提躬雅素惻惻無文所爲制舉義又皆撫實去華腴炙人口與兩弟相切砥其名亦相頡頏上下時且號稱蔣家伯仲比於河東鳳朗陵龍而公抑首窮經不自知爲名下士弟子執轡問奇者屢滿戶外公課之各滿其意凡授人短戈寸鐵靡不拔戟先登願乃自厄一第然當雷次貢選時猶哀然舉爲全省冠萬曆丁未對大廷復爲第一人旋備得士籍司訓崑山崑爲巖邑先達巨魁項背相望學人士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十一

聞公且至咸負笈而請負弩而迎公以端重冲夷應之人人鄙消客釋益然樂育春風而所評語品題又皆錄於時梓於古一時譽髦躍躍思奮公與揚花風雅校讎古今稍暇則獨坐蕭齋手一編絕不問及地方事至於監司臺察輒多雅重公每各訪邑中利弊則又玄言如屑鑿鑿中窾秦中薛直指真按部至喜曰文章行誼如蔣博士者真不愧人師矣特疏名於朝以備南床一席而束於功令不得起乘先之居六載僅拜闕延平之允溪令去之日崑人士洒淚祖帳輒車不得發更攜文壁碑以志去思皆殊數也公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十一

既薨尤尤處萬山中居高阻深又屬凋瘵之後行納其空公以真心副實政爲之咨訪民瘼者拊歎黃倉庾平輿梁疏杆貨緝侵蠹懲衙僧而又重理聖訓六條訓詁註釋圖形廣布縣署翕然一新其他嚴保甲固城池蠲鹽引頓使盜息民嬉式鼓且舞而公所自奉甚約永不改飾食不重葷茹然如寒士面目計其所入不過升斗養廉之需而公義重急公絕不自濫如遠左驛驛海內往往求多賦額公捐俸助餉一百五十金爲同事者倡潘泉長心異之部檄森嚴議括縣藏羨餘三之一以助遠募有司輒事加編公復

刺之才而一本之乎無欲無欲乃大故往往易人所難起家明經不以寒毡自限無論不漆脂膏卽歲時餽問之儀一切謝絕而復捐俸二十金贖其兄華山公是則難門下士有貧不自給者數輩公辭其修脯且分芹菜之資以供膏燭經歲累月無倦施亦無德色是則難所得饒贖不足當賑予之費歸裝蕭蕭曾無寸縑尺縷入其笥筐也是則難方授經時識李廷尉素我公於童穉招爲館甥既廷尉秉憲乘驄繫當世重望人謂公何不一借齒頰餘芬耶公笑謝曰梁伯鸞豈因人熱者是則難生平杜門吟咏卽爲吏士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載不廢嘯歌字則永和而上詩則大曆以還每一臨池揮洒忘倦是則難人觀病阻不修片楮於長安貴人而廉介之聲轉覺斐亹仍嚴督水程還邑受事是則難居官嚴謹而且慈祥不妄決不濫繫且施湯藥以療山城嵐障之毒是則難然則公豈特清白吏哉殆所稱有道君子也士論官評足以不朽玉峰劍浦間尸祝者千秋未央矣又安得以科目限之因泚筆爲公傳于周胤爲名諸生其悃誠博雅有父風是能補公未竟之業者

喬將軍伯圭傳

喬琦字伯圭上海人方伯懋敬純所公之子也方伯僉閩憲時書竊夢韓魏公入謁竊而聞中報舉子因以魏公之名召伯圭伯圭生而玉質蔚蔚狀貌魁偉聞先達陳公有入倫鑒見而奇焉曰此子風骨不減班定遠但未必生入玉門關耳其善視之既受書日十行俱下年十六入邑庠隨入太學應都試試畢出三場應制執示客客額手爲方伯賀謂必得雋無疑乃竟報罷伯圭從此逆服薄經生業嘆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死當雷萬古名耳安能坐寒穩守破硯局促轅下駒乎乃稍稍結納豪傑學擊劍喜談兵而臂有兩骨能開五石弓左右射馳馬如電運槊如飛常以許大繩索密懸巨石置身其中奮呼擊舉而擊之旋出旋入故以武勇騎射名三吳武弁之流見喬將軍者無不避席而里黨柯曲之士輒私詆訾會三吳妄男子數曹幸天下有事時作不軌語有司捕之急株連伯圭逮繫吳門獄雨臺案治之無左驗事竟得白已而伯圭中癸卯武舉受知于巡撫周公待以國士委練孟河兵孟河爲劇盜出沒之所不遺數千人往往劫掠客商行貨且斃其命而投之河至

是聞伯圭名皆望風散逸而一日有巨艦揚帆鼓噪中流者商舟震懼伯圭至引弓發矢火其舵舟不能進且知爲伯圭也棄舟泗水遁去後乃遣悍卒詭爲鑛工造麾下持匕首從耳畔欲刺之見伯圭威貌如神股慄手戰不敢動伯圭覺而拷掠其人乃知賊所遣間諜也遂梟首榜示一軍服其神明由是羣盜束於威稜區不出而並河稱安流矣直棊薛公因而薦薦于朝有七尺長驍騎射巧兼其技一腔赤膽

雲間志

卷之廿四

本

尚將經畧熊公爲直指一見折節下之晉語十日乃罷比熊以復命行而伯圭有撫順之擢途遇遠撫張公代還虜騎卒至圍公伯圭策馬與虜戰斬其渠帥數人虜遂解散張公還朝薦伯圭才可大用乃移謁滴水崖崖密邇胡部最稱要害伯圭至則練卒繕屋宣布威德一境帖然有胡婦老娘子者擁衆犯龍門將遇害又後兵向滴水伯圭單騎薄虜營切責之曰國家何負汝汝來欲何爲耶胡婦答云老婦無他慕願識翁將軍一面耳伯圭謂汝說以好來安用多騎胡婦遂與親近五六人入見贊伯圭禮定賞

格相與款宴而去撫按周陳兩臺重嘉之敬禮在諸將上居無何建酋難作朝中每以乏將材爲憂科臣首薦伯圭可當一面遂進遊擊守鎮江城時總督汪公與兩臺咸喜曰喬遊擊來無虞虞矣時經畧楊與熊有郤而併疑伯圭人謂伯圭東事未易措手皆尼其行而伯圭慷慨言曰大丈夫爲國出死力安計利害吾恨不得一當單于耳且經畧爲國求才豈以修怨尼壯士乎遂蒞事日夜訓練甲兵爲戰奮備鎮江並高麗界高麗戍兵伯圭併將之經畧令伯圭出口哨探多所斬獲會政府疑諸將逗留賈戰甚盛經畧

雲間志

卷之廿四

七

遂下令以己未二月廿五日鴉牙出師令總兵劉經杜松分道進而以伯圭監朝鮮兵屬劉少保經部下節制少保令伯圭爲先鋒建旗鼓獨當前隊於是少保兵出窺莫伯圭兵出鎮江別別泊口至京馬甸與少保合兵伯圭策其未可輕進也爲少保言之不聽越二日抵牛毛寨酋立柵斷路伯圭麾衆所其柵斬首八十餘級擒胡婦胡兒數口三月朔抵馬家寨伯圭縱兵攻炮之次日抵深河賊駭萬餘列陣以待伯圭所部大戰斬獲亦多又次日復建遇酋五百餘騎對壘相拒自辰至未酋不能支扶傷奔北獲器械

牛馬無算是時經畧有寬奠路獲捷之奏以此又次日少保又督進兵伯圭言此地深入山險未審道路虛實恐不宜鼓行而前且連敗而退寧知非誘我乎少保又不聽長驅欲搗其巢且提兵策應杜帥松逼令進戰母緩乃進兵而時則杜松已歿于陣兵皆潰散矣酋乃盡撤其勝兵六七萬騎併力來戰合圍數重伯圭率親兵奮勇突圍轉戰十餘里與少保兵合因整陣以禦追騎伯圭挺身力戰手斬奴酋第三子阿都又斬奴婦火胡里奴酋益憤乃傷張松兵旗幟遙擁而來先是少保下鐵蒺藜扎營數四攻之難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十六

破故設計誘之即令杜帥敗兵持令旗趣少保兵赴接少保誤信其言乃開陣酋得衝入而又伏兵四起少保被圍中流矢立仆伯圭猶執虎尾又麾朝鮮兵殺入重圍鏖戰數十合手刃數十人尋亦為流矢所傷乃敗伯圭計無所出率殘兵保一山自固而高麗帥二人被擒降矣或有勸伯圭逸去者伯圭仰天嘆曰大將軍不用我言以致此豈非天乎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吾義不屈節以辱國亦不辱身遂投危崖而死一軍無不痛哭者後朝鮮國王上疏陪臣不能亡士有帥二人降賊為陪臣羞有如天朝遊將軍

其子愛婿足奪精爽之氣而以勞瘁力屈其然而非萬人之敵大國之光哉伯圭既死上怒經畧不勝任逮繫兩室而以前直指熊公代之詔王爵贈師諸死事者於天啓元年二月詔贈一琦都督僉事葉隆四級廕子本衛世襲百戶仍予祭從祀庶幾可以報伯圭矣伯圭天才絕世於書無所不窺而所為詩賦古文詞皆奇警迥法尤長書法多龍蛇飛動之勢有刻帖行于時而伯圭亦瀟水崖兩臺命書八大字于崖石曰鎮星之精凌空臺玄每字方廣二丈筆勢遒勁雄奇此亦邊境一壯觀也若其居恒尚意氣矜名節疎財重義卹災救貧高誼種種茲又不具論云曾憶將軍署里時有狂生顧某輒之謂伯圭無甚勇力徒大言欺人耳語喃喃不覺將軍因怒髮上指從坐立躍起立庭中呼諸客語之頗與顧生鬬力客叩其腹如石故然將軍令顧生先擊三下生奮力揮拳擊之畧不動比將軍還顧生遂仆地不能起再三叩頭哀告眾客力解之乃得釋而此生眼瞢負痛歸不三月斃矣如喬將軍者不可謂不勇然卒以勇死而將軍之死死于國難死而忠者也斯亦何害其一死哉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十九

雲間詩人傳

青浦所屬唐行鎮有山林隱逸之士陸雲谷錢雲崖
者陸名孝思字維則錢名岳字丘山兩人皆長于詩
常唱和爲社稱莫逆交雲谷家號該洽凡五經羣史
及諸子百家九流之書莫不披覽又雅習方言玄談
聞之人人意得第以詩文自豪尊狙間有所論議每
岸然高抗不肯降氣下人常使酒罵坐世以此少之
而君冲襟絕無留滯未幾歎笑釋然矣雲崖類敏異
常載籍過目成誦有賦後逸清新讀之自是騷雅又
困庠序間晚爲鄉塾師席且精于岐黃之術醫道大
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字

臥丘整思重雖者並傳芳名千古不朽則亦何必營仕
進而美顯榮哉陸文定公談詩每亟稱錢陸諸輩蓋
亦重其品格耳此皆吾松詩人中之逸士高流何可
無傳

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水重其品詩耳此皆吾松詩人中之逸士高流何可
無傳而美顯榮哉陸文定公談詩每亟稱錢陸諸輩蓋
亦重其品格耳此皆吾松詩人中之逸士高流何可
無傳

雲間老圃傳

陸時伊字汝莘自號老圃上海人其以老圃號者取韓魏公不羞老圃秋客淡之句也老圃少業儒而病去業農業農而貧去業圃常誦十畝之詩以爲桑者閒閒桑者泄泄彼地方十畝而盈故可以爲桑圃吾地僅貳畝而隘僅可以爲蔬圃耳吾其以圃自老優悠樂其餘年安往而不閒閒泄泄乎於是葺圃而圃成焉凡葵匏菊蒲茄蘇菲靡躡鴉卷蘭首荷蔓青及梨栗棗橘之屬其色或丹或紫或白或青其味或辛或甘或鹹或淡可以給人餐供人膳者皆于舍傍隙地裏上而藝植之晨起卽衝風披露荷鋤而芟汲水而灌雖暴赤日中不吝勞而立嚴霜下不爲勞嘗效宋宇於時雨之後按行蔬圃中第求天苗此徒以助鼎俎之味吾願足矣他非所知也性亦喜讀書暇則手一編倚大樹傍朗吟長嘯而所藝植肥穎足奉養

雲間志

卷之五

三

給祭祀餘悉付之酒家胡居恒不啖人一飯不受人一錢雖晚節益貧第以圃自給以故里中俱稱陸老圃云老圃簡率清真真與人意合卽以語妻子者語之毫不喜見貴人有冠蓋來輒匿影避去而亦終身不孫門此亦一高人也故爲老圃立傳

雲間兩善人傳

雲間兩善人者一姓潘名奎一姓莫名文通潘爲郡吏莫爲村民兩人何以傳也以兩人者陰行善其事足傳也潘性廉潔纖毫不苟取人而慈祥好爲人緩急爲吏時太中某取下甚嚴吏胥一啓口無論當與不當必榜之三四十人多畏避之縣有豪殘暴甚鑿楚滅虢無完膚每至頒命逃則誣以強盜廣賂諸役必勾攝得之寃殺者無算總豪前後所訟奴四十餘俱問大辟爰書成矣潘與豪隔河而居知其寃家悉深心憐之而恨未能得當以白也會審錄守召諸奴

雲間志

卷之五

五

鞠訊皆誣伏無敢置一辭辯者諸奴既出潘趨至守前伏地請先受杖而後白寃守雖嚴峻而時亦見其惻誠霽顏色而問曰汝試言之潘乃述豪不法狀出一簿籍記諸奴所得罪事故及日月甚具也守遂入潘言復召諸奴一一訊之乃悉解放寧家捕豪下獄居歲餘潘于吏舍生一子是夜守夢見諸神騎乘鼓吹這一兒至吏舍中醒而念曰此必潘奎家也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潘氏其興乎乃月給担米周之所生子卽尚書恭定公恩奎以子貴封僉事贈左都御史而恭定子名哲名瑞亦第進士云莫世農家居郡城

二里涇性極善長時以濟人利物爲念一日持二十金至鄉買稻遇黃浦日將暮矣有二人縛一少女欲沉浦中女大呼號莫問之二人曰此我至人女也年方及笄王人察其與人有私以爲父母羞故令我輩授之急流耳莫曰兒女子何知且目擊之事恐有未真者幸爲釋之請以囊中二十金爲壽二人曰如王命何莫曰暮夜有誰知者若輩得我金而又活女命此兩利也兩人如其言女得脫叩首莫前願執箕箒莫曰吾豈愛爾姿容哉特憐爾芳年死于賸昧耳今天已昏黑吾舟小難容汝登岸並望市而趨有燈火處投入可耳女因感泣問姓名莫以告之是夕歸舍夢有神人語曰汝救人命陰德深重天報汝以賢德其妻卽以是月懷孕生子吳魁鄉書吳生子愚亦鄉薦愚生子知忠登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方伯贈吳如其官是女逃去一文學收之生六子一子卽與吳同年時女亦垂老率六子來拜謝莫公而公已歿矣設祭辭其祠而去夫潘莫兩公者其始一郡吏一村民乃能陰行善救人命千百死而出生之遂致子貴孫榮而科名至今疊繁不絕然則天之報施善人豈有爽耶故爲兩善人立傳或曰潘公以一言救四十餘

人之命其得善報固宜莫公所救者一女子耳且女以潘敗而可救乎曰莫公以其事出賸昧而救之又安知此女之不寬也聖人制禮濬有出條而無死法且幼女無知女而果濬也逐之而已殺之不傷天地之和乎馮元成氏謂海上有以潘懲其妹逼之雄經死與謀者十三人後妹爲厲鬼作祟一歲間十三人與其兄皆物故故知上帝好生而殺命之爲重業也

雲間孝子傳

雲間自前代陸續徐初金子安趙恭稱孝子後人
國朝來以孝行者著名者亦復不少洪武中沈得四祖
父母病割股取肝作湯以進飲之而疾瘳張榮一母
病割腹取肝以進啖之而病愈里人以其事聞詔
旌表其門而得四則徵授太常贊禮卿榮一則畫像
于城隍廟錫矣若嘉靖隆慶間孝子馮行可必欲救
父御史恩之冤刺血上疏楊應祔不悉見父給諫兄
繩之兄絕粒殞身徐億歛薪枕石廬父墓于盛冬炎
暑之時高承順延頸叩頭救父命于刃乃風波之厄
雪聞志畧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并

亦得並施于朝詳其別傳中無庸具論而自永樂之朝以迄萬曆之季其間傳志所紀父老所談耳目所親記者又何繁夥多幸也幸廉有李敬者爲父抱痾庭會試者再乃上疏乞官就近祿養特以上海學訓授之暇則放舟歸省夕發朝至上堂問安間宿復泣在救水承歡者十餘年父歿治棺營葬皆身親爲之後改崇德竟以思親得疾尋卒矣有張永思者母少守節至九旬永思亦七十定省如兒時親知邀飲常不赴赴亦止嘗一味曰此皆母所未啖而永食于後召飲者必更設數器以遺其母永俟母食畢而後赴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卷一

有可遺之粟則拜而受遺之金則請辭或說之活間者輒謝曰此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終其身竟無干謁有金山衛指揮王子奇者母有痼疾終夜呻吟子奇吞其痰疾旋愈及卒三年處塊寢苦冬不絮夏不扇是日祭祀號泣如初喪後總戎閩中所產荔枝等美物不一人口曰吾親所未食也有居宗族者母患膈氣疾不可療宗族剖胸取肝和酒又割股爲湯以進母食之病尋愈有盛重之者母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徬徨無計夢神語云鵝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鵝使自念鵝者我也於是引刀剖臂血瀝酒進母又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爲母祈福

亂時其父鶴江翁避居舟次致濱殆從高跬步不離及父卒寇縱火已迫殯所公泗水捍之沒而復濟幸無恙胡大松父沒廬墓號泣終年恍然見父者命之歸者而慈烏百餘集其家累日不散顧師程母死哭之極哀夜宿柩邊不輟泣有一猫與之共臥四十九日去竟不知此猫從何而來此四君者人皆以爲孝威所致也他若禱神願減已年以益父算先其父暴亡而父復延齡三四歲六七歲者則有包世熙徐元普若父母爲倭所擄一捐金請贖一挺身請代得與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廿

俱還而復割股以療母疾父疾者則有孟羽治陳時熙至乃邑諸生韓宏謨賊欲刃其母宏謨號泣請代母子皆就殺宏謨之子復哭救其母亦并殺至今稱韓氏一門爭死則所謂死孝者矣他若割股以救父母者王節則楊公豫扁其廬陳泰則錢文通志其墓馮翌之則督學旌其行楊松則有司復其家陸紹賈則直指察其實其諸閭閻窮戶細民之孝所不及聞不及表者挂漏尚多也若夫廣詢而博採之是在觀風采俗之使

雲間節婦傳

世之所稱節婦者青年甘苦白首茹荼或承夫志以事其舅姑或念宗祧而保其胤嗣甚而從容就死慷慨捐生斯亦女中之烈丈夫矣如雲間郡志所載華亭王彥章之妻楊氏蔡倫之妻唐淑清者此婦姑同守節者也上海任仕中之妻俞淑安與其長女嫁俞邦用者此母女同守節者也張清之妻胡氏璣之妻瞿氏珩之妻楊氏者此妯娌同守節者也上海王鐸李從吉占籍邑中其妻劉氏其二女妙貞妙堅贅婿唐文祥沈源仲者此又母子姊妹同守節者也當時

雲間志畧

卷之廿四

廿九

詔旌其門而曰雙節曰三節倚與休哉他如孫思聰之妻倪妙真不忍以失節見夫於地下鄧林之妻湯慧信不敢以水患輕去其故居阮文亮之妻金氏守節四十年金復之妻張善才守節五十年張瑞之妻李氏張璠之妻楊氏皆守節三十餘年王惠之妻張氏年二十八而寡山宗海之妻胡淑貞年二十七而寡沈璠之妻陸氏年二十六而寡孔瑜之妻郁淑貞年二十五而寡朱璣之妻陸氏年十九而寡張昱之妻趙氏未嫁而寡皆能爲九泉吐氣千載爭光雖受旌與未受旌不同而志節輝煌與其人俱不磨

矣嗣是而後據所見聞記之亦可備採擇者如晉盛鶴之妻宋氏孝廉宋弄俞之妻張氏孝子徐之妻衣氏已經奉 旨監坊而吾弟贈公三德之妻唐氏以子萬化成進士具疏于 朝亦奉 旨旌表門閭茲不具論外若文學吳聘甫之妻李氏夫死而悲號幾絕也辛勤紡績者四十餘年而課其子敏孝為清白更徐正禮之妻陸氏夫亡而大慟求死也辛勤機杼者四十餘載而竭其子昌齡為名諸生李文學光初之妻楊氏夫死而斷指投棺也卒踐舊盟于十五年前而訓其子傳節為名儒青浦錢雲川之妻

雲川之妻

三

顧氏夫死而拮据克家也抱其胤子若珍教之成立為娶婦謝氏若珍夭而婦始相守謝不欲生仍以節殉乃獨身禮佛畢願生死士大夫類其居為水玉菴他若將懷經之妻胡氏張孝廉德瑜之妻姚氏為文學衍可之妻姚氏范孝廉允謙之妻陸氏皆未經題請者而張文學士震之妻氏夫死而獨居悲號十數日不食而死許三之妻氏夫死而獨居悲號十不從竟引刀自刺其心而死 已見前門之如左亦晚近節烈之聲錄焉 已見前門之如左以快觀風之使採焉

雲間節烈傳

予既為雲間節婦傳矣茲又為節烈傳者蓋以嘉靖甲寅倭奴之變雲間節婦烈女有城南陶氏張氏有城東張氏有葉鎮鎮王氏有泗涇趙氏張氏有浦南焦氏張氏朱氏有七寶陸氏所稱十節者蓋皆以節死且于倭亂時死節者也當是時鄉邑懼鋒刃者不下幾萬家亦不下幾萬口而其節婦烈女就死不污辱者往往而有因在田陌間聞其名或致民滅海樵張山人西樓雜記書烈而死者凡十人而太史氏世調為作十節傳余因得而畧言之城南陶氏居民應奎女年二十二未字倭至與其母奔避倭及之遂沉河而死其隣女張氏聞之歎曰嗟乎得死所矣已而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城東張氏為韓文學洪謨妻寇至洪謨具儒衣冠擊曲迎之欲勸以好生勿殺言未脫口而刃已加其腹矣氏號而被執亦死之葉謝王氏者夏文學世勲妻也寇臨鎮夫婦奉其母偕弟姪同載而逃賊邀之于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溺于河泗涇趙氏居民李之葉妻也寇來家人奔逃四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水淺不死賊蹙逼之氏乃自戕口大

廿一

罵死又有張氏者亦爲賊所逼得不辱而死浦南焦氏文學朱煥妻也與家人避寇及浦賊追之迫氏被執與子婦相挈沉之河賊怒亂斫之二子戀信樁廉亦與俱死而居民譚三之妻張氏者出奔避賊賊追及欲淫之水涯間卒不從引頸受刃死朱文學明輔之妹二女朱氏者寇臨境逃之賊追抵瓜涇塘與婢秋香連結赴河死七寶陸氏居民陸台蘭妻聞賊至出奔賊窘之選接橋下死而十節之外又有譚應禮之妻高氏任華亭之十保倭奴突至洋涇地方執氏并二僕婦欲污之高氏義不受污罵不絕口倭怒

卷之十四

九

遂被害斷其四肢二僕婦亦赴水死事聞奉旨旌表高氏貞烈之門此又山人與太史所未載者夫婦人女子之死等死耳死而從容就義烈烈如歸凜凜有生氣則其人爲節爲烈至簡冊而得身後名如其爲身後名而死之則容有較計利害輕重之心或死或未必死而村落中之婦孺烈女不然也彼未嘗讀書明義理而直憑其本性出之故有百折不同之氣可以死焉耳太史氏謂士見危授命蹈白刃不悔者世人皆樂爲之第百千年不多見何也豈名之不足維持人耶然則名不能敬女子而乃以誤丈夫嗟

嗟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也行女子之信而丈夫矣烈不烈之名何論焉蓋目傳其名以風世云

雲間劉忠肅公卷之十四

其

雲間兩異人傳

吾松有警而博學能詩文者兩人異人也其一朱岱輿名大章其一唐酉陽名汝詢岱輿爲司成文石公之從弟弱冠補博士弟子頗博洽有枕文聲不在乃兄司成公下年二十而患痘兩目俱盲遂以警廢古今書籍所過目者輒亦不忘送一意古文詞考及諸風近體與張玉屋董子元何元朗兄弟結社相倡和乞文問字者屢滿戶外殆無虛日其人雖瞽而氣度亦自爽剴與之語則談笑風生今人不忍別去余猶及見而低回久之酉陽乃大叅純字公之族姪

雲間志卷之四

附

大令曾城公之從弟也方在襁褓已患痘喪明目曾不見天日亦不見書史而穎慧絕倫一似無書不覽者蓋其叔姪兄弟輩以六經諸子百家名公文集讀一過卽終身記憶不忘摘文賦詩有所撰作若成誦而書之手者然有註百家唐詩及自著編蓬始蓂等集行于世其唐詩註旁引曲證出史入經畧無差訛遺漏而集中詩句亦復大佳此皆所謂盲于目不自于心者兩人松之異人也第岱輿筆有一種疎宕氣而酉陽秀美不啻過之且酉陽自幼而盲以耳爲眼殆天縱之聰明則又奇之奇者矣

雲間名醫傳

我松在嘉靖初年郡中稱嬰兒名醫有神術者一曰沈虛明一曰王節之兩公用醫必互相推許而沈尤以奇中王節之生二字長一風穴一鵬一鳳卽所謂碧梧一鵬卽所謂啓雲者也碧梧翩翩儒雅長於詩歌與學士大夫相唱和而於醫尤探玄奧少習小兒科旣又精入大方凡所診脉悉以素問爲宗不啻秦越人察肌見裏與啓雲名並馳而長壽考有賢子孫剛又過之啓雲少多斯弛不羈喜與酒人博徒驅其父時督過之虛明獨曰我視此子目力不羣我生平

雲間志卷之四

附

秘訣雖兒子不傳者悉當私授我何靳此青囊耶自是君得爲虛明高足弟子而神用更出其右可謂青出于藍而藍于青矣宋侍御定宇之孫兩郎余姪子也少聰穎絕倫祖及父母皆極憐愛之平日小不豫卽延君療治輒廖一日謂余曰令表弟來歲三月間必出痘疹若將出時稍有傾跌必且無幸頃善防之余竊記憶其言而未敢遽以爲然也至春明景出疹前三日偶失足跌門限外延君至第目視余不發一言而亦不投一劑送至不起余以此心服其神矣廉楊回山止生一千方歲迨暑月旦暮啼哭不休乳

亦不能下咽亟召君視之君曰能壽我百金則生楊
唯唯又曰能依我法則醫楊亦唯唯君命取石灰于
堂中畫一圈置兒寢碑上任其啼哭切弗令乳母進
之楊一一如君言少間兒已就寢君視其覺索香齋
飲以丸藥少許投之一服而瘥遂索百金去友人蔡
寧詎私問之曰子何術而神若是君曰此兒爲暑氣
所苦乳母體甚肥兒愈哭則愈懷抱于懷輒哭輒不
乳我臥之冷磚哭盡暑氣自愈若付之庸醫立死矣
李御史雲亭少子暑天亦啼哭不止徧延諸醫治之
束手無策君後至適中午飯之後園中君見樹上刺

雲間志卷之十四

七

毛花墮地且晒尿稱于庭中君卽意憶其爲刺毛花
所螫也及入視以手摸其背肚兒輒大啼令煎濃甘
草湯浴之未幾兒卽睡去半日方醒已不復作痛苦
狀矣御史公大喜出數十金酬之一大姓兒方二歲
徧體發瘍皮肉俱腐爛且臭不可聞諸醫治之不效
君視之若不以為意弟熟視乳母不已至人意殊怪
之君笑曰我豈輕薄子耶因密語主人云此乳母有
楊梅瘡毒兒食其乳故發此瘡主人微察之乳母果
病毒者也君亟令易之而授以劑解其毒兒遂恬然
無恙貴家兩月嬰孩病者目輒順許久不甦君以藥

確入其口覺口中有酒氣卽詰乳母曰汝何得以酒
噴兒乳母不能隱以實告云偶以酒漿入兒口兒且
甘之君令煎桑豆湯投乳母日夕恣飲遂解酒毒而
此兒得生矣有兒垂絕必無生理而君決其某日生
則生有兒安好全無死形而君決其某日死則死諸
如此類者怪怪奇奇難以殫述然皆非方書所載而
時醫豈能窺測其涯涘也遠近見君至皆爭逐以爲
神仙而君狀似痴人騷子不整衣亦不修容所得卽
千金百金一揮而盡蓋君生平不治家人生產輒嗜
酒好聲妓逐構蒲到手便散去亦其性然耳親知乘

雲間志卷之十四

七

問語之曰君且老矣何不爲菟裘計君曰達人亦爲
此言耶我如貴視金玉則用藥亦不靈矣君視貨財
如糞土而視造化如小兒固宜其術之神至此君嘗
入都下貴戚縉紳家不惜兼金厚幣爭致之殊若酬
應不給然竟以此得罪貴人遂至詔獄幾淪倒囹圄
中然賴援拯者多幸脫虎口而君亦不以為意也父
老有言沈虛明醫術之神者一貴公子乃公携之官
虛明瞞曰公子出痘切弗用藥用藥則或反傷生上
痘不必用藥下痘用藥亦無救中痘則須用藥扶持
然醫者未必得人又不如不藥之爲愈也既而貴公

之子出痘竟弗藥而愈如沈青俊啓雲嘗誦人曰稚
子有恙慎勿以藥輕投此要訣也二君之言如合符
節豈其醫學淵源之自耶故遂敘其略輯之爲雲間
名醫傳後來者大方科如陳明善抱元小方科如秦
昌遇景明傷寒科如吾宗何從教及江皆有活人之
心活人之手而又不責人報不炫己能遠近聞而迎
致之者殆無虛日此亦雲間名醫不可逸其姓名遺
其藝術者也請以異日者爲之立傳焉